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六二冊目次

曾子全書一卷 （周）曾參撰 （宋）汪晫輯 明隆慶四年汪文川刻曾思二子全書本 〇〇一

北溪先生字義二卷嚴陵講義一卷 （宋）陳淳撰 明弘治五年林同刻本 〇三五

新編音點性理群书句解二十三卷 （宋）熊節輯 熊剛大註 日本寬文八年刻本 〇八七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三卷綱領一卷 （元）程端禮撰 元刻本 二九三

理學類編八卷 （明）張九韶撰 明張克文刻本 三七三

蕺山先生人譜一卷人譜類記二卷 （明）劉宗周撰 （清）洪正治輯 清雍正四年教忠堂刻本 四六七

欽定執中成憲八卷 （清）世宗胤禛撰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五三九

曾子全書一卷

（周）曾參撰　（宋）汪晫輯

明隆慶四年汪文川刻曾思二子全書本

曾子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汪晫編。晫字處微，績溪人。是書成於慶元嘉泰間。咸淳十年，其孫夢斗與子思子同獻於朝，得贈通直郎。考漢志載曾子十八篇，隋志有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亦載曾子二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二卷十篇，稱即唐本，高似孫子略稱其與大戴禮四十九篇五十八篇及雜見小戴記者無異同，後人掇拾以為之。陳振孫書錄解題併稱有慈湖楊簡註。是宋時原有曾子行世，殆晫偶未見，故輯為此書。凡十二篇，仲尼閒居第一、明明德第二、養老第三、周禮第四、有子問第五、喪服第六、中闕第七第八、晉楚第九、守業第十、三省身第十一、忠恕第十二。明明德獨標云內篇，養老以下皆標外篇，而仲尼閒居篇不言內外，疑本有內篇字而傳寫佚之也。其第一篇即孝經，而削去經名，別為標目，未免自我作古。第二篇即大學，考自宋以前有子思作大學之傳，而無曾子作大學之說，歸之曾子，已為疑似，又改其篇目，與前篇武斷亦同。至外篇十篇，亦往往割裂經文以就門目。如曾子問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至老聃云，孔疏曰此一節論出師當取遷廟主及幣帛皮圭以行，廟無虛主之事。蓋首問師行必以遷廟主，論其常也；師行無遷主，又論其變也。二問相承，義實相濟，故孔疏通為一節。今割古者師行無遷主至蓋貴命也入周禮篇，割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至老聃云入喪服篇，文義殆為乖隔。若云以其文有涉喪服，是以分屬，則周禮篇內又明載三年之喪弔乎數節，為例尤為不純。然漢本久逸，唐本今亦未見，先賢之佚文緒論，頗可借此以考見，則過而存之，猶愈於過而廢之矣。卷首冠以夢斗進表，稱有晫自序，而此本佚之，僅有元汪澤民、俞希魯、翟思忠、明朱文選序四篇，明唐澈後序一篇，皆合二書稱之。蓋晫本編為一部也。今以前代史志二子皆各自為書，故分著於錄焉。

曾子子思子全書序

著書所以明道非尚淹該而闡繹靡言哉聖人之於言蓋有不得已焉者耳世降叔季著述漫羨蹈襲一轍去道益遠矣新安康範先生汪公暐嘉遁殁世無求于時問學操履孜孜師古非有為人之私也見曾子子思言行散於諸書於是會萃以成二編精以闡斯道行萬世先生與朱子同宗科且並生於紹興間朱子不及見其書成而先即世先生每以為恨焉其孫夢斗以書送官適藏秘府寖以佚寘泉壤矣然不得以傳於當時迨其五世孫琦一日携寫本過余披誦三復採摭據乎經傳淵源本乎伊洛發揚先哲嘉惠來學視彼窺竊陳編衒媒希進者相去萬萬也今逢盛時曾思二子之學大明于世夫列館閣以斯文為任尚采遺書布諸區宇則於治教豈小補哉

至正八年戊子歲四月丁卯朔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事新安汪澤民序

孔子之道曾子得之而為大學曾子之旨子思子述之而為中庸道統之傳於焉攸繫而漢志所載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今皆不存後世乃間取大小二戴禮文以相傳會要非本書也然二子之嘉言善行雜出於傳記諸書寥寥千載未有能裒而集之表而出之者新安康範汪先生與晦庵朱子生同時學同道肥遯丘園篤志師古乃於蒐羅彙萃以成二編藏於家塾逮其孫夢斗始獻諸朝而未克頒行於天下今其五世孫琦蓋將鋟梓廣傳以昭先世之潛德使後學得以稽夫道統之傳而不惑於世儒之陋其用心公且溥矣方今　朝廷表章聖學二子光被綸綍載建上公加謚宗述是編之行將與大學中庸相為表裏其於治道豈小補云

儒林郎松江府判官俞希魯敘

章章乎聖人之言如日月之在天上洋洋乎聖
人之道如江河之行地中垂萬年而不廢亙萬
世以無窮天下之人明其道者成其德遵其言
者成其行況當時親炙之者乎曾子親聖人之
傳述聖言以作大學子思紹曾子之學闡聖道
而作中庸此曾思言行之成書者也千載而下
程子為之發揮朱子為之集註曾子之學於是
乎大行然曾思之言行又有見於他經者
學者泛遠而失稽故安康范汪先生輯成二帙
而為之說曾思之書之行於是散而得合其萬
曾思之心亦庶矣嘗曾思祇深嚮遺之五書
請追思父而深設壽諸梓以行諸世會退
臣也康親之能務也
至正九年春二月己巳承直郎太平路
仕濱川老人權思忠叙

草廬吳先生嘗序高安李純仁所編
曾子書曰宋儒有備論諸子書所載今
大戴記內十篇為曾子書又輯子思所言
為子思子書然則曾思已有全書矣而
二子之見序中但云宋儒又未之所指某
何人也生晚不得拜先生門以請其詳至
正八年壽寄續集序生注疇細其
五世祖居敬先生所纂曾思全書余讀
之竟疑吳先生所指者其居敬先生
生於宋紹興間與晦庵先生同時所纂
之書與晦庵注書去取之言時合再觀
先生自序之語得晦庵曾先生曾子書
未得不得見其本及子思書成以纂附晦
庵門人滕德粹以寄晦庵纂未遂而晦
庵已謝世又得西山真先生見此二書深
歎其論著罷則難以竟其未遂而西

迨矣德祐年間先生之世孫夢斗以
其上進者卻謙擬頌告天下公論丞
命纔下而宋祚化矣嗚呼此書之斯
亦可於古今此成乎又曰曾子子思
有大學中庸又何必全書余於以為
曾煥庵嘗釋曾子之省字曰背學
而無實可為全於古然則煥庵亦
以指其未全之言子思統前曾子者
言其義所以者可亦不止於中庸一書
而已此全書之所以宜編也先生早登
朝踐以其書告諸在位欲得一言之公
使其書公論邑並以逸爾祖不泯之
心可得見而其志矣余謂朝謂百僚
皆自道學中來宜無貿於其先生之
書必將有以轉聞於上而頒行於天下使
岂惟處徽之幸亦吾道之大幸也先賢

清暉處徽其字也別號環溪□云
君子以問學行誼作類妻太上相與
私淑之曰庸齋先生宋德祐間特贈
通直郎云
龍飛付士浙東道宣慰使判副使僉
都元帥鄒易溪學朱文選克用叙

曾思二子全書後序

予嘗讀漢志載子輿子思二氏篇目未嘗不嘆二子之書不盡傳於后也及讀宋康乾先生家傳知其嘗撰曾書雖欲得而觀之而其書亦亡矣奈何汪子文川寓郡城中一日出其祖所訂遺稿則二子全書也予覽之喜甚既卒業作而嘆曰大哉仲尼之道之難見也然得其傳而不泯者有二子焉康乾先生拾其散見者集為一編其有功於後學也不其至矣乎嗟乎先生之集此也夫豈務為博洽以自鳴哉亦以不能盡傳於世則為之後者與有責焉耳故其平生精力盡在此書積歲研摩窮搜載籍凡其一言一行出於二氏者莫不採而著之書焉亦以二子心一道同而微言之湮沒固可惜也夫自中世以窮經為學士大夫捨本業緣訓詁章分句析以為取世之資至於先聖之言殆或習焉而不察而況於二子之言乎而況於微言之散見者乎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是重先生之憂也或曰大學之旨以發其歸中庸之理以極其趣二子之所傳者莫要於此矣而何必於全書為余曰不然道無往而不存言無微而可忽而況於二子之粹然者哉二子之在聖門其道尊矣見而知之其傳的矣言之不盡見於後世是猶至寶淪錆而識寶者必不使之終棄矣然則后之覽者其尚能識明月於荊礫乎簡良玉於卞璞乎孰瑕孰瑜必有以辨之矣汪子文川於先生為十世孫今將率其宗人琛應期應麟應光應陳應商應乾應和應遇應道應相希周希和等克承谷山公未成之志梓是書以行於世云

旹

隆慶四年夏五月既望歙後學白陽唐黃伯季甫

頓首謹撰

曾思二子全書後跋

語云矦國者實其實學人亦然夫貞常萬古永刧不壞是實也更歷顯晦烏得而晦諸尼師一脉根於人心自顛載實者有矣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誰能盡去此殞黃泥也乃其書於籍以詒嗣世附驥乎貞常者迺故若有呵護終當叢天莫可晦也已經書雖火於秦至今貽如也其叅見錯出則編簡之為苦囯漢儒之愍懃其遺憾於後學戕亦坐此曾子子思子庸二書乃至實球髓所存宗人西園康範先生拾其散見者編為全書皆一一貞

語有裨於道先生之用心誠懃實其所實矣晦菴先生索觀未及見西山先生擬表於朝值末年未竟先生孫夢斗進呈詔藏秘閣適有宋北轅未須行其五世孫疇謀梓行惟其附驥貞常故傳世不磨然迨今將五百年今所見僅落落[illegible]楮二編時尚新繡何限雖時行特泯乍出若鮮品然市者如堵有[illegible]寂如矣則信乎實其所實者之[illegible]貴也夫吳草廬嘗序高安李純仁[illegible]編顏子全書予陋未見亦未知[illegible]行否儒先云六經皆我註脚只增梯由增梯而登層臺登層[illegible]

而悟訂御頤共學者易之先生十
一世[illegible]偶予有言語曰高之
仰止景行行止又曰紹聞衣德言
上下千萬禩撫遺編而感懷云
侯書[illegible]
隆慶三年[illegible]新春穀旦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提督南贛
漳等處軍務兼巡撫都察[illegible]
副都[illegible]
御史古歙周潭汪尚寧廷德甫
拜譔

進曾子子思子書本表

臣汪夢斗言迺者徽州以臣先大父[illegible]所編
輯子曾子子思子全書繳申尚書省已奉指
揮送秘書省救管令將上件書刊鋟訖費請
登聞檢院投進者臣伏以
聖皇勸學載推道統之尊遺老編書宜補經文
之缺龔吻乙覽飯用申言臣夢斗惶懼惶懼
頓首頓首臣竊聞帝王之治道已湮聖賢之
學術迭起自周公而下以曾鄒為雖然孟氏
之興實參伋所傳蓋皆有於著書乃可見其
明道惟有唐為先聖以蔵禮迨
本朝推後賢而佾祠取彼七篇躋于六籍試
闡以之校藝經幄用之沃心故龔乎仁義之
談實翼彼性習之教嘗考諸儒哲之議論當
究其師友之淵源則惟二子之共宗可以千
載而缺典比逢
臨御特詔表章樂以軒垂亦俾參陪於嘉薦似
之琬琰父當兼訪乎全書豈惟證衆說之發

明抑廢備
九重之講閱伏念臣先大父臣𤍞篳歌自樂縑
素爲生詒後人垂憲言盡黜百家之陋爲往
聖繼絕學肯輯二藥之全彙次悉其幽微網
羅所遺軼卷帙成於慶元嘉泰向不畏黨
禍之方與句讀本乎伊洛考亭間亦明師旨
之未發觀其存之所自述者豈云苟爲而漫
爲之蓋以先臣之平生嘗遇諸公之許可闡
道精詣同朱熹視祝有道於外家制行潔脩
如袁甫與真德秀乃爲知己雖蹈丘園而老
死尚稱問學之淹該即其編摩亦可想見必
求諸道擬爲傳遠之書未喪斯文會有送官
之典臣無肯以生際
聖明亟煩二千石之纍封爲徑三七篇之鈆槧
昔在私塾固常出虹氣以驚人今置秘丘自
當與雲漢而在上然竊惟泉下之意豈止類
天上之藏且孔門得曾思而道有傳乃授之軻
而不絕由漢迄今皆一啓而言未備必待我宋

而始全蓋聚奎之運有開而藏壁之文畢出
世既爭於先覩道焉可以自私必壽之堅接
以傳人當效彼羨芹而獻
主恭惟
皇帝陛下緝熙文典統一聖真孝通神明自事
親而加百姓刑四海誠贊化育由脩身而爲
遠人懷諸侯已表屬於其人乃推行乎所學
視編輯雖筌蹄之末於就將有券籥之同臣
抱遺書而未號知孤忠之有在仰干斧扆叅
獻匭函庶幾補
聖德之光明或以新儒習之鍵琢格言大訓恐
當與論語孟子並行鉅冊高文毋應以封禪
太元爲比其新刻先大父臣𤍞所編曾子子
思子全書見印造二部四冊黃綾裝背黃羅
夾複封全內一部二冊乞留中一部二冊乞
降付尚書省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上
進以
聞臣夢斗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咸淳十年四月　日徽州紫陽書院學生
江東漕貢進士臣汪夢斗上表

延賜指揮節文
擬承節郎汪夢斗狀爲上表投進先大父肚
所著曾子子思子墨本事德祐元年十月十八
日批送禮部推看詳限一日申尚書省准此
禮部長貳書判故處士汪晫所著曾思二書編
輯精詳有補孝著其孫夢斗悉上送官即不希
望恩賞備申省取自
朝廷指揮
都司書擬照得汪夢斗以故祖汪晫所著曾思
子思子二書表進其書採摭詳備訂證精明去
補學者雖不敢希望恩賞之請
朝廷爲斯文計宜加恩卹稍賁泉壤
故汪晫特贈通直郎其曾子子思子一[illegible]
冊降付秘書省
丞相鈞筆備照得送中

新安西園汪晫編輯
提學蘭亭司馬垔校

仲尼閒居第一凡十四章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而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

子曰昔者明主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親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為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內篇明明德第二九十一章

曾子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 此章釋格物致知之義程子曰日謂知本一句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句耳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

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

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外篇養老第三九十四章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終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亨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衡乎四海

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
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博
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慈愛
忘勞可謂用力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
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歿必求仁
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足瘳數月不出猶有憂

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
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
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
之所養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
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
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
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
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
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

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己然後不
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
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故為人子而
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為人
弟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為
人臣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
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

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
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
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懽欣忠信咎故
之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矣致敬而不忠
入矣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
處溫愉著心於此濟其志也仲尼曰可人也
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
慰其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
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

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悌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任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悌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悌可謂之終矣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寧由己爲賢人則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倖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任善不敢臣三德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爲可聞所以
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
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
曾子志存孝道齊國嘗聘欲與爲卿而不就曰吾
不就而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
遠親而爲之役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
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
曾晳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
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而聞之知其
體也仲尼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納也曾
子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仲尼仲尼曰女不聞乎
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之事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在於
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
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
委身而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
不孝孰大焉女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
若曾子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仲尼而謝過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於孟
軻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軻曰膾炙哉公孫丑曰
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
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
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
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
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
是故君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
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待存親也故吾嘗仕
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多也
樂逮親也既歿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
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
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若士人恬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
外篇周禮第四九十五章
曾子曰周禮其猶 與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其狎足以交懽其莊足以成禮仲尼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曾子問於仲尼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仲尼曰主命問曰何謂也仲尼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曾子問於仲尼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仲尼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曾子問於仲尼曰諸侯相見揖讓於門不得終禮廢者幾仲尼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則廢

曾子問於仲尼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仲尼曰廢

曾子問於仲尼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祭也如之何仲尼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曾子問於仲尼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仲尼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仲尼曰三年之喪練不

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仲尼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曾子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仲尼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仲尼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子羔之襲也繭衣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二曾子曰不襲婦服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外篇有子問第五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

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
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
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
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
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
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
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
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
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
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
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
薑桂之謂也

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
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
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
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
儉則示之以禮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
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
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
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
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
面而弔焉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
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
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

而又責之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
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
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
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
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
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
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
亦已久矣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
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
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
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
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
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
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

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
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
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
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
君無辱命

齊晏桓子卒平仲麤衰斬苴絰帶杖以菅屨食粥
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
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仲尼仲尼曰晏平仲可
謂能遠害矣不以己知是駮人之非遜辭以避咎
義也夫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
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
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
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以喪冠者雖
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大
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
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
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凡弁絰其衰侈袂父質

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
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
樂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
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示民疑也曾
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
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曾子問於仲尼曰禮
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則羔裘
玄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

子罕問於仲尼曰始死之殷重也何為仲尼曰重
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人重徹焉請問喪朝仲尼
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之廟而
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外篇喪服第六 九十八章

曾子問於仲尼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仲尼曰
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
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
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
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
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
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
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
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
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
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
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曾子問於仲尼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仲
尼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
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曾子問於仲尼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仲尼
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
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
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曾子問於仲尼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
衰大功之喪如之何仲尼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

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仲尼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于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仲尼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仲尼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曾子問於仲尼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仲尼曰何必小功爾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仲尼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曾子問於仲尼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仲尼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曾子問於仲尼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事乎仲尼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曾子問於仲尼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仲尼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曾子問於仲尼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仲尼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仲尼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仲尼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仲尼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

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曾子問於仲尼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仲尼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曾子問於仲尼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仲尼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曾子問於仲尼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仲尼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曾子問於仲尼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仲尼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爾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曾子問於仲尼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仲尼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

曾子問於仲尼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仲尼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曾子問於仲尼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仲尼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仲尼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仲尼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外篇晋楚第九 九十一章

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也反乎爾者也

子夏子游子張皆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是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是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群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群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群臣則安可也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仲尼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

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女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軻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遊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各有宜也

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推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

曾子病疾曾元抱首曾華持足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顔氏之言吾何以語女哉然而君子之務蓋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鶽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魚鱉黿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為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本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意而已矣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而不衰者乎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乎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乎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民者矣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外篇守業第十九十五章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

曾子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曾子曰君子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
問觀色而復之雖不悅亦不彊爭也君子既學之
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
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
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曾子曰君子博學
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
子終身守此悒悒也

曾子曰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
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也

曾子曰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
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
守此勿勿也

曾子曰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
焉見不善恐其及已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君子
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
身守此戰戰也

曾子曰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之必
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
謂愼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
復宜其類類宜其作亦可謂內外合矣君子疑則
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君子患難
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
是故君子夙絕之

曾子曰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
能也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爲善而
弗趣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
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

曾子曰君子不逆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
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
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也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
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
盈於人也

曾子曰君子不絕人之懽不盡人之禮來者不豫
往者不愼也去之不謗就之不賂亦可謂忠矣君
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
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無私矣

曾子曰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
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
其居也寧句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
曾子曰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
爲罪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而弗致也道遠日益
云衆信弗主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
曾子曰君子不倡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
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多知而無親博
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
曾子曰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
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僿者
君子不與也夸而無恥彊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
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体忿怒而無
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而
無能小行而篤難爲仁矣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
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
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
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

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間而無
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
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免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
議論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
焉耻也壯稱不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
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耻也慕善人而不能與
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
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其非事而居之矯
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
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人言不善而不違
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以身近
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
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
身之矣故身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止也作於中
則播於外也故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
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所好矣
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矣久而復之可以知其術
矣視其所安親可以知其久矣臨懼之而觀其不

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惛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
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
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
營也勤勞之而觀其不擾也

曾子曰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能也色勿爲不
可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心思勿爲不可能也太
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強仁者樂道知者
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
棄民矣

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
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
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罪矣是故君
子爲小猶爲大也居由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
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
使臣也使弟猶使臣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
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
其臣妾亦猶用刑伐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
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居上位而不

淫臨事而栗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先樂事者
後憂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戰戰唯恐不能入諸
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
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
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
矣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
以道而勿彊也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憘憘朋
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
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外篇三省第十二 凡十二章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
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
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
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鍾

鼓琴瑟不在其中有親可畏有婦可歸有子可遺
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婦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
也有君可諭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少而學老而忘
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而
中絶之此三費也

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
萬人吾往矣

仲尼曰博而不學其貌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
不信其驕夫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
行也夫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
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
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
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諸己
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曾子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梨蒸
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曾子曰梨蒸小物爾
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
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
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
尹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
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
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
外親二曰內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
呼天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
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
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
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
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
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
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
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擧扶而易之反席未安

而歿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外篇忠恕第十二凡十四章

仲尼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仲尼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仲尼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義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慾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之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宣悅此三者學而未能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也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

仲尼晝息於室而鼓瑟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澈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沉則貪得之所由施夫子何所感之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仲尼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貓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曰是閔子仲尼曰可與聽音矣

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乎曾子從仲尼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之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啜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美也所以湛之者美矣願子詳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道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可不信乎仲尼聞之曰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仲尼曰與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法進可謂知言矣言而類鄉之可謂知時矣

曾子全書卷之終

北溪先生字義二卷嚴陵講義一卷

（宋）陳淳撰

明弘治五年林同刻本

北溪字義二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陳淳撰。淳字安卿，號北溪，龍溪人。嘉定十年授
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事蹟具宋史本
傳。此編為其門人清源王雋所錄，以四書字義分
二十有六門。每拈一字，詳論原委，旁引曲證，以暢
其論。初刻於永嘉趙氏，又有清漳本，刻於宋淳祐
間，即九華葉信原本也。舊版散佚。明宏治庚戌始
重刻，復有四明豐慶本，增減互異。近惟桐川施氏
本為較詳。然亦有大全所引而施氏本未收者。此
本乃
國朝顧秀虎校正諸本之異同，復取散見於他書者
錄為補遺一卷。又附以嚴陵講義四條，曰道學體
統，曰師友淵源，曰用工節目，曰讀書次第。乃淳嘉
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延講郡庠
時作也。考淳同時有程端蒙者，亦撰性理字訓一
卷，其大旨亦與淳同。然書頗淺陋，故趙汸答汪德
懋性理字訓疑問書（案汸東山集作性理字義），稱其為初學
者設。今惟錄淳此書，而端蒙之書則姑附存其目
焉。

重刊北溪先生字義序

吾儒講學原性命道德之微察人倫日用之常辨酬酢萬變之機以明吾心全體大用而所存者誠敬所發者忠恕斯可立大本行達道而成參贊位育功效盡此心之量而無歉焉古昔聖神明物察倫故能盡性踐形而立人極也爰自孔孟絕學不傳世儒隨所意見便私自學發言措行多昧至理繇秦迄宋千四百餘年濂洛關閩真儒輩出而後斯道再明心學有繼閩漳北溪陳先生為朱門高第下學上達貫徹本末所著字義上下二卷凡二十五門究極根源推明物理由一本而萬殊合萬殊而一本毫分縷析脉絡分明其於性道仁義誠敬忠恕等字義咸確有定論不為謬說異言所參雜而道之體用學之始終因是而可明也學者誠能熟繹其義遡流尋源由本達支則孔子之一貫顏子之博約曾子之忠恕中庸之性教七篇之仁義皆總括于是書矣浙江參政林君進卿先生鄉人也自少講學即讀先生之書而精察實體焉嘗病舊刻訛謬特加校正欲重鋟梓以惠後學屬序一言于端榮丱角時先給事府君手抄是書授讀遂於性理之說畧知推究中歲提學廣衕亦嘗衍繹先生辭旨啓迪諸生顧愚昧寡陋弗克仰續遺休第願吾黨之士玩是編者心領神悟力任斯道專志正學俾漢晉以來詐謀矯激風流詞藻之習舉不足以眩惑吾之趨向則先生垂訓覺人之功遠且大矣用謹序此為讀者規

弘治三年庚戌春三月朔後學新喻胡榮序

北溪先生字義序 舊序

道德性命之蘊陰陽鬼神之秘固非初學所當驟窺苟不先析其名義發其旨趣使之有所鄉望則終日汩没於文字白首不知其原者矣諸老先生雖慮學者居下而窺高然其所以極本窮原發揮蘊奧以示人者亦未嘗有隱也然皆隨叩而應或得其一二而無以會其大全學者病焉臨漳北溪陳君淳從

文公先生二十餘年得於親炙退加研詠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為此書凡二十有五門決擇精確貫串浹洽吾黨下學工夫已到得此書而玩味焉則上達由斯而進矣學者往往未見溫陵諸葛玨來莆一目是書恨見之晚歸謀之永嘉趙崇端鋟板以惠同志俾莆田陳宓為之序云

北溪先生字義目錄

門人清源王雋編

上卷

命

性

心

情

才

志

意

仁義禮智信

忠信

忠恕

一貫

經義序藏本增入○但序云二十五門據未增本言之也

按卷內二十六門附錄已增本言之

誠

敬

恭敬

下卷

道

理

誠
太極
皇極
中和
中庸
禮樂
經權
義利
鬼神
佛老
附卷嚴陵講義四篇
道學體統
師友淵源
用功節目
讀書次第
目錄畢

北溪先生字義卷上

性命而下等字當隨本字各逐件看要親切又却合做一處看要得玲瓏透徹不相亂方是見得明

命

命猶令也如尊命台命之類天無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

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為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雜乎氣而為言耳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等命字皆是專指理而言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賦予於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却亦有兩般一般說貧富貴賤夭壽禍福如所謂死生有命與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論是命分之命又一般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論是

說人之智愚賢否

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為五行二與五只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為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醎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為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横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為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如火煙鬱在裏許所以理義皆不通

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如聖人得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堯舜既得其至清至粹為聰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寛厚所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於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地大氣到那時已衰微了所以夫子雖得不高不厚止栖栖為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止僅得中壽七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自聖人而下各有分數顔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得氣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理義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義理上儘看得出而行之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雜詭譎去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脈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煑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烹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脈味純甘絶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温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縁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

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上甚爲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衝拗了如泉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巉巗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爲元於時爲春物之發達處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遂處爲利於時爲秋物之斂藏處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則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

問天之所命固是大化流行賦予於物如分付他一般若就人事上論則如何是賦予分付處曰天豈諄諄然命之乎亦只是其理如此而已孟子說天與賢與子處謂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天與之人與之又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其意發得亦已明白矣如孟津之上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亦其出於自然而然非人力所容便是天命之至武王但順乎天而應乎人爾然此等事又是聖人行權底事惟聖人及大賢以上地位然後見得明非常情所及唐陸宣公謂人事盡處是謂天理蓋到人事已盡地頭亦見得不容一點人力便是天之所爲此意旨極精微陸宣公之學亦識到此如桎梏死巖墻死者非正命是有致而然乃人所自取而非天若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蓋到此時所值之吉凶禍福皆莫之致而至故可以天命言而非人力之所取矣

問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朱子註曰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此處何以見二者之辨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却微有分別爲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爲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面訓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自人言之謂之命命是

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為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為一邊而言其指歸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

問天之所命果有物在上面安排分付之否曰天者理而已矣古人凡言天處大槩皆是以理言之程子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又曰天也者道也論語集註獲罪於天曰天即理也易本義先天弗違謂意之所為嘿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又嘗親炙文公說上帝震怒也只是其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觀此亦可見矣故上而蒼蒼者天之體也上天之體以氣言上天之載以理言

問天之所命則一而人受去何故如彼之不齊曰譬之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其雨則一而江河受去其流滔滔不增不減溪澗受去則洪瀾暴漲溝澮受去則朝盈暮涸至於沼沚坎窟盆甕罌缶螺杯蜆殼之類受去或有斗斛之水或只涓滴之水或清甘或汚濁或臭穢隨他所受多少般樣不齊豈行雨者固為是區別哉又譬之治一片地而播之菜子其滋播種一也而有滿園中森森成行伍出者有擲之蹊旁而踐蹂不出者有未出為鳥雀啄者有方芽為鷄鶩嚙者有稍長而芟去者有既秀而連根拔者有長留在園而旋取葉者有日供常人而羹食者有為菹於禮豆而薦神明者有為齏於金盤而獻上賓者有丐子烹諸瓦盆而食者有脆嫩而摘者有壯茂而割者有結食成子而研為齏汁用者有藏為種子到明年復生生不窮者其參差如彼之不齊豈播種者所能容心哉故天之所命則一而人受去自是不齊亦自然之理何疑焉

性

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故程子曰天所付為命人所受為性文公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只管分看不合
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
分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
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
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
之理成這性所以横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
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
撥一字來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撥一
字來說理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只
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
以仁義禮智粹然獨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為形骸所
拘所以其理閉塞而不通人物所以為理只一般只
是氣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爾

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為性
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
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啓後世紛
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
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
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重厚七者夾雜便有參差
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
去自有箇真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
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真
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
時少如一歲間劇寒劇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
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值此不
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
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戾是又值陽
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
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
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
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中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
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
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駁粹便有賢愚氣雖不
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
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
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正為
此耳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為惡揚子
便以性為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為性有三品都只是
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為性未有善惡五峯胡
氏又以為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與天相接處捉摸

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竟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
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
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即理也理則自
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氏說
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
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嘆之辭又誤了既是贊嘆
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嘆豈有不好物而贊嘆之耶
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
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
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
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去
不可改易
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繫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為
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為善乃是就其
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
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
方行者也道到成此者為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
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踈

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與陰
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
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
處說善乃重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
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
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
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
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
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
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移就人
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
智與下愚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
知三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亦是說氣質之
性但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為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
指認說出甚詳備橫渠因之又立為定論曰形而後
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
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
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
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為言

耳此意學者又當知之
韓文公謂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是
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為三品又差了三品之說只說
得氣稟然氣稟之不齊蓋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
而已哉他本要求勝荀揚却又與荀揚無甚異
佛氏把作用是性便喚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運水搬柴
無非妙用不過只認得箇氣而不說著那理耳達磨
答國王作用之說曰在目能視在耳能聞在手執捉
在足運奔在鼻嗅浥在口談論徧現俱該沙界收攝
在一微塵識者知是道性不識喚作精魂他把合天

地世界總是這箇物事乃吾之真體指吾之肉身只
是假合幻妄若能見得這箇透徹則合天地萬物皆
是吾法身便超出輪廻故禪家所以甘心屈意枯槁
山林之下絕滅天倫掃除人事者只是怕來侵壞着
他這箇靈活底若能硬自把捉得定這便是道成了
便一向縱橫放恣花街柳陌或喫猪頭鴟子都不妨
其實多是把持到年蒼氣衰時那一切情欲自然退
减却自喚做工夫至到便矜耀以為奇特一向呵佛
罵祖去
今世有一種杜撰等人愛高談性命大抵全用浮屠作

用是性之意而文以聖人之言都不成模樣據此意
其實不過只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此等邪說向來
已為孟子掃却今又再拈起來做至珍至寶說謂人
之所以能飲能食能語能嘿能知覺運動一箇活底
靈底便是性更不商量道理有不可通且如運動合
本然之則固是性如盜賊作竊豈不運動如何得是
性耳之欲聲目之欲色固是靈活底然目視惡色耳
聽惡聲如何得是本然之性只認得箇精神魂魄而
不知有箇當然之理只看得箇模糊影子而未嘗有
的確定見枉誤了後生晚進使相從於天理人欲混

雜之區為可痛
心
心者一身之主宰也人之四肢運動手持足履與夫飢
思食渴思飲夏思葛冬思裘皆是此心為之主宰如
今心恙底人只是此心為邪氣所乘內無主宰所以
日用間飲食動作皆失其常度與平人異理義都喪
了只空有箇氣僅往來於脉息之間未絕耳大抵人
得天地之理為性得天地之氣為體理與氣合方成
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為主宰處然這
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心而發者又各不同

也
心只似箇器一般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性者心
之郛郭説雖粗而意極切蓋郛郭者心也郛郭中許
多人煙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
即這所具底便是心之本體理具於心便有許多妙
用知覺從理上發來便是仁義禮智之心便是道心
若知覺從形氣上發來便是人心便易與理相違人
只有一箇心非有兩箇知覺只是所以爲知覺者不
同且如飢而思食渴而思飲此是人心至於食所當
食飲所當飲便是道心如有人飢餓瀕死而蹴爾嗟
來等食皆不肯受這心從何處發來然其嗟也可去
其謝也可食此等處理義又隱微難曉須是識見十
分明徹方辯别得

心有體有用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
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即所謂性以其靜者言
也用即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賢存養工夫至到
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常
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
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銖兩之差而所謂鑑空
衡平之體亦常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

性只是理全是善而無惡心含理與氣理固全是善氣
便含兩頭在未便全是善底物才動便易從不善上
去心是箇活物不是帖靜死定在這裏常愛動心之
動是乘氣動故文公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
氣機正謂此也心之活處是因氣成便會活其靈處
是因理與氣合便會靈所謂妙者非是言至妙是言
其不可測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
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亡失了故孟子曰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惟心之謂與
存便是入亡便是出然出非是本體走出外只是
邪念感物逐他去而本然之正體遂不見了入非是
自外面已放底牽入來只一念提撕警覺便在此人
須是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然在中爲之
主宰而無亡失之患所貴於問學者爲此也故孟子
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意極爲人親
切

心雖不過方寸大然萬化皆從此出正是源頭處故子
思以未發之中爲天下之大本已發之和爲天下之
達道

仁者心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

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
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
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
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真能盡得心
然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周室班爵祿之制未嘗
聞畢竟是於此心無窮之量終有所欠缺未盡處
心至靈至妙可以為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遠
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雖金石
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微至幽可通
佛家論性只似儒家論心他只把這人心那箇虛靈知

覺底喚作性了
伊川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
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語亦說得圓橫渠曰心統
性情尤為語約而意備自孟子後未有如此說親切
者文公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情性之主
說得又條暢明白
橫渠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虛
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人物受得去成這性
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來不離氣知覺從氣來
不離理合性與知覺遂成這心於是乎方有心之名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
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處是言天之心性情所謂易
便是心道便是性神便是情所謂體者非體用之體
乃其形狀模樣恁地易是陰陽變化合理與氣說

情

情與性相對情者性之動也在心裏面未發動底是性
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是情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
通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其大
目則為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中庸只言喜怒哀樂
四箇孟子又指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四端而言大抵

都是情性中有仁動出為惻隱性中有義動出為羞
惡性中有禮智動出為辭讓是非端是端緒裏面有
這物其端緒便發出從外來若內無仁義禮智則其
發也安得有此四端大槩心是箇物貯此性發出底
便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
端也云云惻隱羞惡等以情言仁義等以性言必又
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統情性而為之主也孟子此處
說得卻備又如大學所謂憂患好樂及親愛畏敬等
皆是情
情者心之用人之所不能無不是箇不好底物但其所

以為情者各有箇當然之則如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當惻隱而惻隱當羞惡而羞惡當辭遜而辭遜當是非而是非便合箇當然之則便是發而中節便是其中性體流行著見於此即此便謂之達道若不當然而然則違其則失其節只是箇私意人欲之行是乃流於不善遂成不好底物非本來便不好也

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更無不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箇不善孟子論情全把做善者是專指其本於性之發者言之禪家

不合便指情都做惡底物却欲滅情以復性不知情如何滅得情既滅了性便是箇死底性於我更何用

孟子四端是專就善處言之喜怒哀樂及情等是合善惡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欲便是情

才

才是才質才能才質猶言才料質幹是以體言才能是會做事底同這件事有人會發揮得有人全發揮不去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所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爾殊等語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以其從性善大本處發來便見都是一般要說得全備須如伊川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惡之論方盡

志

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謂心之正面全向那裏去如志於道是心全向於道志於學是心全向於學一直去求討要必得這箇物事便是志若中間有作輟或退轉底意便不得謂之志

志有趨向期必之意趨向那裏去期料要恁地決然必欲得之便是志人若不立志只泛泛地同流合污便

做成甚人須是立志以聖賢自期便能卓然挺出於流俗之中至不隨波逐浪為碌碌庸庸之輩若甘心於自暴自棄便是不能立志

立志須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資質純粹靜淡甚近道却甘心為卑陋之歸不肯志於道只是不能立志如文帝寛仁恭儉是其資質儘可與為帝王然其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却不能立志武帝上嘉唐虞志向高大然又好名駁雜無足取

程子奏劄說立志一段最切是說人君立志學者立志與人君立志都一般只是在身在天下有小大之不

同

為學緊要處最是立志之初所當謹審決定此正是分頭路處緣志於義便入君子路緣志於利便入小人路舜跖利善正從此而分堯桀言行正從此而判孔子說從心所欲不踰矩緊要正在志學一節上在聖人當初成童志學固無可議自今觀之學之門戶雖多若此處所志者一差不能純乎聖途之適則後面所謂立所謂不惑所謂知命所謂從心節節都從而差無復有見效處惟起頭所志者果能專心一意於聖人之學則後面許多節目皆可以次第循序而進果有不倦工夫以終之則雖從心地位至高亦可得而造到矣

人常言志趣趣者趨也心之所趨也趣亦志之屬

孟子曰士尚志立志要高不要卑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意

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義大抵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情是就心裏面自然發動改頭換面出來底正與性相對意是心上發起一念思量運用要恁地底情動是全體上論意是就起一念處論合數者而觀纔應接事物時便都呈露在面前且如一件事物來接着在內主宰者是心動出來或喜或怒是情裏面有箇物能動出來底是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是意心向那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之中節處又是性中道理流出來即其當然之則處是理其所以當然之根原處是命一下許多物事都在面前未嘗相離亦粲然不相紊亂

以意比心則心大意小心以全體言意只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慮處

毋意之意是就私意說誠意之意是就好底意思說

人常言意思去聲思者思也平聲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之屬

仁義禮智信

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為木之神在人性為仁義在五行

為金之神在人性為義禮在五行為火之神在人性為禮智在五行為水之神在人性為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旺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而土無專氣只分旺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不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脉絡都不亂

且分別看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敬之理智是知之理愛發見於外乃仁之用而愛之理則在內事物各得其宜乃義之用而宜之理則在內恭敬可見處乃禮之用而敬之理則在內知箇是知箇非是智之用而知之理則在內就四者平看則是四箇相對底道理專就仁看則仁又較大能兼統四者故仁者乃心之德如禮義智亦是心之德而不可以心之德言者如人一家有兄弟四箇長兄當門戶稱其家者只舉長兄位號為言則下三弟皆其家子弟已包在內矣若自曰三弟者之家則拈掇不起道理只如此然仁所以長衆善而專一心之全德者何故蓋人心

所具之天理全體都是仁這道理常恁地活常生生不息舉其全體而言則謂之仁而義禮智皆包在其中自為仁而言纔有一毫人欲之私挿其間這天理便隔絕死了便不得謂之仁須是工夫至到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則全體便周流不息無間斷無欠闕方始是仁所以仁無些少底仁

仁義起發是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方見得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

仁道甚廣大精微何以用處只為愛物而發見之端為惻隱曰仁是此心生理全體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隱而充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自可見得脉絡相關處矣

義就心上論則是心裁制決斷處宜字乃裁斷後字裁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面前便須有剖判是可是否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若可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且如有一人來邀我同出去便須能剖判當出不當出若要

出又要不出於中遲疑不能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
處須是自有得破如韓文公以行而宜之之謂義則
是就外面說成義外去了

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自生
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然有箇禮文節則無太過文
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采是失之不及末節繁
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恰好
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
便即是中故濂溪太極圖說仁義中正以中字代禮
字尤見親切

文公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以兩句對言之
何也蓋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
在中而著見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
人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粲然可象
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
於中者乃確然不易之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
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言須
盡此二者意乃圓備

智是心中一箇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定是智
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識弗去便是確
定不易之意

問智是知得確定在五行何以屬水曰水清明可鑒似
智又是造化之根本凡天地間萬物得水方生只看
地下泉脉滋潤何物不資之以生亦猶萬事非智不
可便知知得確定方能成此水於萬物所以成終而
成始而智亦萬事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

孟子四端之說是就外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如
乍見孺子入井便自然有惻隱之心便見得裏面有
這仁如行道乞人蹴爾呼爾而與之便自羞惡而
不肯食便見得裏面有這義如一接賓客之頃便自
然有恭敬之心便見得裏面有這禮一件事來非底
便自覺得爲非是底便自覺得爲是便見得裏面有
這智惟是裏面有是四者之體故四者端緒自然發
見於外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所謂善也以
見性不是箇含糊底物到發來方有四端但未發則
未可見耳孟子就此處開發人證即得本來之善甚
分明所以程子謂有功於萬世者性善之一言

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及發出來便爲忠信之
信由內面有此信故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
是一物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統外面應接

事物發原處說

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看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做此又不能割捨得彼只管半間半界便是心中頑鈍而無義既斷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太過如何是不及做得正中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禮做事既得中更無些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純是天理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真實所為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如與箇賓客相接初纔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心怛然動於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他是禮既接見畢便須商量合作如何待或喫茶或飲酒輕重厚薄處之得宜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真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宜橫說竪說皆通

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無仁不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解裁斷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亦必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哉

〈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為元於時為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為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為亨於時為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粲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為利於時為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為貞於時為冬萬物到此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統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為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辭遜

羞惡是非之端而為之統焉今只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真情懷切時便自見得惻隱貫通處故程傳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古不易之論矣

何謂義禮智都是仁蓋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義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智分別萬事是非各定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

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作仁義兩箇如春夏秋冬四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春夏屬陽秋冬屬陰夏之

通暢只是春之發生盛大處冬之藏斂只是秋之肅殺歸宿處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只是天理流行顯著處智之是非確定只是義之裁斷到正處文公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

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是豎觀底意思

若横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序別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別合當序合當信底皆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別序信之有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而不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誠然而不妄又是信

若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凊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為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為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肅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為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

以懷惻於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酧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為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懷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為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斯言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為是言之實則信之信也

故有仁義禮智信中之仁有仁義禮智信中之義有仁
義禮智信中之禮有仁義禮智信中之智有仁義禮
智信中之信有仁中之仁義禮智信有義中之仁義
禮智信有禮中之仁義禮智信有智中之仁義禮智
信有信中之仁義禮智信
自其過接處言之如仁生理流行中便醞釀箇禮之恭
遜節文來禮恭遜節文中便醞釀箇義之裁斷得宜
來義裁斷得宜中便醞釀箇智之是非一定來到這
智是非一定處已收藏了於其中又復醞釀仁之生
理流行來元自有脉絡相因非是界分截然不相及

五者隨感而發隨用而應或纔一觸而俱動或相交錯
而互見或秩然有序而不紊或雜然並出而不可以
序言大處則大有小處則小有隙處則隙有容處則
容有縱橫顛倒無所不通
見人之災傷則為之惻然而必憤其所以傷之者是仁
中含帶義來見人之不善則為之憎惡而必欲其改
以從善是義中含帶仁來見大賓為之致敬必照顧
惟恐其失儀是禮中含帶智來見物之美惡黑白為[illegible]
之辨別必各有定分不相亂是智中含帶禮來
孔門教人求仁為大只專言仁以仁含萬善能[illegible]

善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
陽也
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惠說是又太泥
了愛又就上起樓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遂
以博愛為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
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
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
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
又流入佛氏作用是性之說去夫仁者固能知覺謂
知覺為仁固不可若能轉一步看只知覺純是理纔

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體夫仁者固
能與物為一謂與物為一為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
量若能轉一步看只於與物為一之前徹表裏純是
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
己須與物合為一體方為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
於我都無統攝必己與物對時方下得克己工夫若
平居獨處不與物對時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疎
闊之甚據其實已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八荒如何
得皆在我闥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底氣
象如此耳仁實何在殊昧失向來孔門傳授心法本

旨其他門人又淺皆無有說得親切者

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此一語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為準去看更無所謂仁是性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等數語相參願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

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也如夫子稱回也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是也若以用功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之德而已矣如夫子當時答群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歸大槩不越乎此

忠信

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此四位實為萬善之總括如忠信如孝弟等類皆在萬善之中孝弟便是箇仁之實但到那事親從兄處方始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言處方始名之曰忠信

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是以事君不欺為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直至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為有以有為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從己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那物之實而言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

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
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事上說是做事之實
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
忠信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但誠是自
然實底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真實
道理上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
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五常之信以心之實
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
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
者不可執一看若泥著則不通

聖人分上忠信便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
誠是人道
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信對則忠天道
信人道
孔子曰主忠信主與賓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
是吾家之主常存在這屋裏以忠信為吾心之主是
中心常要忠信蓋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
信則其中許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
切道理都虛了主字下得極有力
忠信等字骨看得透則無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
是盡己之心以事君為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
以為人謀耳如與朋友交之信亦只是以實而與朋
友交與國人交之信亦只是以實而與國人交耳

忠恕

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論伊川
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
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
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字義中心為忠是盡己
之中心無不實故為忠如心為恕是推己心以及人
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
凡己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
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
人使人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
己欲達人亦欲達必推己之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
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底
流去到那物而已然恕道理甚大在士人只一門之
内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
者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所推者愈大
如吾欲以天下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餓不

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其長幼吾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其處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

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旣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在聖人分上則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箇渾淪真實底流行去貫注他更下不得一箇推字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只是借學者工夫上二字來形容聖人一貫之旨使人易曉而已如木根上一箇生意是忠則是這一箇生意流行貫注於千枝萬葉底便是恕若以忠恕並論則只到那地頭定處枝成枝葉成葉底便是恕

大槩忠恕本只是學者工夫事程子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天豈能盡己推己此只是廣就天地言其理都一般耳且如維天之命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一息之停只是一箇真實無妄道理而萬物各具此以生洪纖高下各正其所賦受之性命此是天之忠恕也在聖人也只是此心中一箇渾淪大本流行泛應而事事物物莫不各止其所當止之所此是聖人之忠恕也聖人之忠便是誠更不待盡聖人之恕便只是仁更不待推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無他以己者是自然推己者是著力

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

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何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未能無爾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這物上旣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蓋學者須是著力推己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

忠是在己底恕是在人底單言恕則忠在其中如曰推己之謂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己之一字便含忠意了己若無忠則從何物推去無忠而恕便流為姑息而非所謂由中及物者矣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

正是說學者之忠恕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
聖人之忠恕聖人忠恕是天道學者忠恕是人道
夫子語子貢之恕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即是中庸
說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也當時子貢又曰我
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亦即是此意
似無異旨而夫子乃以為賜也非爾所及至程子又
有仁恕之辨何也蓋是亦理一而分殊曰無加云者
是以己自然及物之事曰勿施云者是用力推己及
物之事

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己量主者而我
朝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
就己上着不得據他說恕字只似箇饒人底意如此
則是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為
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
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恕人一句說
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
義不明為害非輕

一貫

一只是這箇道理全體渾淪一大本處貫是這一理流
出去貫串乎萬事萬物之間聖人之心全體渾淪只
是一理這是一箇大本處從這大本中流出見於用
在君臣則為義在父子則為仁在兄弟則為友在夫
婦則為別在朋友則為信又分而言之在父則為慈
在子則為孝在君則為仁在臣則為敬又纖悉而言
之為視之明聽之聰色之溫貌之恭凡三千三百之
儀動容周旋之禮又如鄉黨之條目如見冕者與瞽
者必以貌如或仕或止或久或速或溫而厲或恭而
安或為居處之恭或為執事之敬凡日用間微而洒
掃應對進退大而參天地贊化育凡百行萬善千條
萬緒無非此一大本流行貫串

自其渾淪一理而言萬理無不森然具備自其萬理著
見而言又無非即此一理也一所以貫乎萬而萬無
不本乎一

一貫只是天道一以貫之聖人此語向曾子說得甚親切
曾子忠恕即所以形容此一貫借人道之實以發明
天道之妙尤為確定切實蓋忠即是一恕即是貫夫
盡己之心真實無妄則此心渾淪是一箇天理即此
便是大本處何物不具於此由是而酬酢應接散為
萬事那箇事不從這心做去那箇道理不從這裏發
出即此便見一貫處故曾子之說於理尤為確定切

實於聖人之緼尤為詳盡而於學者尤為有力其進
道入德有可依據實下手處
在學者做工夫不可躐進那所謂一只當專從事其所
謂貫凡日用間千條萬緒各一一精察其理之所以
然而實踐其事之所當然然後合萬理為一理而聖
人渾淪太極之全體自此可以上達矣
天只是一元之氣流行不息如此即這便是大本便是
太極萬物從這中流出去或纖或洪或高或下或飛
或潛或動或植無不各得其所欲各具一太極去箇
箇各足無有欠缺亦不是天逐一去粧點皆自然而
然從大本中流出來此便是天之一貫處

誠

誠字與忠信字極相近須有分別誠是就自然之理上
形容出一字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說
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
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尤見
分曉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加諸人只成箇謙恭
謹愿底意思不知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至誠乃是真
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乃可當之如何可
容易以加諸人

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天
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
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
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為之主宰如天行
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躔
度萬古不差皆是真實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觀之甜
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
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
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
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
真實道理自然而然此中庸所以謂其為物不二其
生物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
切
就人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予於人自然發見出來
底未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
具這道理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
身日用常常流行發見但人不之察耳如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親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
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
至行道乞人飢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屑就

此皆是降衷秉彝真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雖極惡
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
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真實處雖
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
只是慤實不欺偽之謂是乃人事之當然便是人之
道也故存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誠也
一行之實亦誠也

如君子誠之為貴誠之者人之道此等就做工夫上論
蓋未能真實無妄便須做工夫要得真實無妄孟子
又謂思誠者人之道正是得子思此理傳授處古人
立意有就天命言者有就人做工夫言者至於至誠
二字乃聖人德性地位萬理皆極其真實絕無一毫
虛偽乃可以當之

誠在人言則聖人之誠天之道也賢人之誠人之道也

誠有以理言者若誠者物之終始是也有以心言者若
不誠無物是也

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類若不是實理如此則
便有時廢了惟是實理如此所以萬古常然雖更亂
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殄滅者

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
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
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敬

誠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

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
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
只把做閑慢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
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敬字本是箇虛
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把做實工夫主意重了似箇
實物一般

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所以主宰統攝若
無箇敬便都不見了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
他只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走作不散慢常惺惺地惺
惺便是敬

主一只是心主這箇事更不別把箇事來參插若做一
件事又插第二件事又參第三件事便不是主一便
是不敬文公謂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正如此

無事時心常在這裏不走作固是主一有事時心應這
事更不將第二第三事來插也是主一

無適者心常在這裏不走東不走西不之南不之北

程子就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閑靜無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於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格物致知也須敬誠意正心脩身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

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常在這

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意又如人入神祠中此心全歸向那神明上絕不敢生些他念專專一一便自不二不三就此時體認亦見得主一無適意分曉

整齊嚴肅敬之容如坐而傾跌衣冠落魄便是不敬

上蔡所謂常惺惺法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須實下持敬工夫便自見

文公敬齋箴正是鋪序日間持敬工夫節目最親切宜列諸左右常目在之按爲準則做工夫久久自別

恭敬

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恭主容敬主事

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

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

坐如尸立如齋便是敬之容亞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

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

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敬意思卑屈恭體貌尊嚴

文公曰以成德而論則敬字不如恭之安以學者做工夫而言則恭字不如敬之切

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

北溪先生字義卷上

北溪先生字義卷下

道

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人所共由底方謂之道大槩須是就日用人事上說方見得人所通行底意親切若推原來歷不是人事上劃然有箇道理如此其根原皆是從天來故橫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來歷天即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言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也只是箇積氣恁地蒼蒼茫茫其實有何形質但橫渠此天字是說理理不成死定在這裏一元之氣流出來生人生物便有箇路脉恁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行其所從始如此至子思說率性之謂道又是就人物已受得來底說隨其所受之性便自然有箇當行之路不待人安排着其實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老莊說道都與人物不相干皆以道為超乎天地器形之外如云道在太極之先都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空虛道理且自家身今見在天地之後只管想像未有天地之初一箇空虛底道理與自家身有何干涉佛氏論道大槩亦是此意但老氏以無為宗佛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為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皆為幻化人事都為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真空乃為得道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著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

道非是外事物有箇空虛底其實道不離乎物若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叙與信聖門之學無一不實老氏清虛厭

事佛氏屏棄人事他都是把道理做事物項頭玄妙底物看把人事做下面粗底便都要擺脫去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自有箇當然之理且如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齋如尸如齋便是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箇恰好底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自聖門實學不明然後有老莊佛氏一切等說後世儒者纔說到道便涉老莊去如子云用心亦甚苦然說到道理皆是黃老意如中首所謂靈根及爰清爰淨遊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等說都是純用老子意

論道之大原則是出於天自未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理然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此理便在乎氣之中而不離乎氣氣無所不在則理無所不通其盛著見於造化發育而其實流行乎日用人事千條萬緒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臾離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為道體則在此身有何干涉此佛老莊列異端邪說所以為吾道之賊學者不可不嚴屏峻卻而聖門實學坦如康莊學者亦不可自暴自棄而不由也

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鍊出來

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有以見道無不在甚昭著分曉在上則鳶飛戾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這箇道理程子謂此是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所謂喫緊云者只是緊切為人說所謂活潑潑地云者只是真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

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大凡字義須是隨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原儒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為道便是指氣為理了

韓公原道頭四句如所謂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盡說從外面去其論德如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言雖未圓猶未害至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則道全在人力脩為之方有而非子思中庸率性本然之道如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等語又把道都脫從上面去說與德仁義都分裂破碎了揚子雲又謂老氏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吾無取焉耳是又把道德仁義判做二物都不相交涉了

韓公學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敘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為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同遊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理

道與理大槩只是一件物然析為二字亦須有分別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對說則道字較寬理字較實理有確然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狀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法則有箇確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當合做處便是當然即這恰好無過些亦無不及些便是則如為君止於仁止仁便是為君當然之則為臣止於敬止敬便是為臣當然之則為父止於慈為子止於孝孝慈便是父子當然之則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手容恭恭便是手容當然之則如尸便是坐中當然之則如齊便是立中當然之則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上窮箇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那合做處恰好處而已

理與性字對說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為我所有者

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物當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德

道是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處論德便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何謂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事兄便是此心實得這悌大槩德之一字是就人做工夫已到處論乃是做

工夫實有得於己了不是就方做工夫時說
大槩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
做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
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理具在吾
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此
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德者是古今天下人
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之有所謂懿德者是得天理
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
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德性又有所謂天德者自
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天得之為天德其道流行賦
予為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人論則人得天之
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為純得天理之眞而無人
偽之雜亦謂之天德
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大抵道是公共底德是實得於
身為我所有底

太極

太極只是渾淪極至之理非可以氣形言古經書說太
極惟見於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易只是陰陽變化
其所為陰陽變化之理則太極也又曰三極之道三
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細分之三極者以言三
才之中各具一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
中也外此百家諸子都說差了都說屬氣形去如漢
志謂太極函三為一乃是指做天地人三箇氣形已
具而渾淪未判底物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
正是指太極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
指三才未判渾淪底物而道又別是一箇懸空底物
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為二矣不知道即是太
極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
而言惟理之極至所以古今人物通行惟古今人物
通行所以為理之極至更無二理也
太極字義不明直至濂溪作太極圖方始說得明白所
謂無極而太極而字只輕接過不可就此句中間截
作兩截看無極是無窮極只是說理之無形狀方體
正猶言無聲無臭之類太之為言甚也太極是極至
之甚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此只是說理雖無
形狀方體而萬化無不以之為根柢樞紐以其渾淪
極至之甚故謂之太極文公解此句所謂上天之載
是以理言所謂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二字所謂萬化
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是解太極二字又結以非太極
之外復有無極也多少是分明

太極只是以理言也理緣何又謂之極極至也以其在中有樞紐之義如皇極北極等皆有在中之義不可便訓極為中蓋極之為物常在物之中四面到此都極至都去不得如屋脊梁謂之屋極者亦只是屋之衆材四面湊合到此處皆極其中就此處分出去布為衆材四面又皆停勻無偏剩偏欠之處如塔之尖處便是極如北極四面星宿皆運轉惟此處不動所以為天之樞若太極云者又是就理論天所以萬古常運地所以萬古常存人物所以萬古生生不息不是各各自恁地都是此理在中為之主宰便自然如

此就其為天地主宰處論恁地渾淪極至故以太極名之蓋總天地萬物之理到此湊合皆極其至更無去處及散而為天地為人物又皆一一停勻無少虧欠所以謂之太極

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了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為之論纔說離天地萬物而有箇理便成兩截去了

畢竟未有天地萬物之先必是先有此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

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纔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是理便已具於陰靜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這氣裏面那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為先孰為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分別得先後便成偏在一邊非渾淪極至之物

老氏說道在天地之先也畧有此意但不合都離了天地人物外別說箇懸空底道理把此後都做粗看了

總而言之只是渾淪一箇理亦只是一箇太極分而言

之則天地萬物各具此理亦各有一太極又都渾淪無欠缺處自其分而言便成許多道理若就萬物上總論則萬物統體渾淪又只是一箇太極人得此理具於吾心則心為太極所以邵子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謂道為太極者言道即太極無二理也謂心為太極者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心渾淪是一箇理耳只道理流行出而應接事物千條萬緒各得其理之當然則是又各一太極就萬事總言其實依舊只是一理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為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

為一大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叟月落萬川處處皆
圓之譬亦正如此此太極所以立乎天地萬物之表
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在萬古無極之前而貫於萬
古無極之後自萬古而上極萬古而下大抵又只是
渾淪一箇理總為一太極耳此理流行處處皆圓無
一處欠缺纔有一處欠缺便偏了不得謂之太極太
極本體本自圓也

太極之所以極至者言此理之至中至明至精至粹至
神至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强名之曰極耳

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柳子天對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
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
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
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耳

皇極

書所謂皇極皇者君也極者以一身為天下至極之標
準也孔安國訓作大中全失了字義人君中天下而
立則正身以為四方之標準故謂之皇極若就君德
論則德到這處極至而無以加以孝言之則極天下
之孝以弟言之則極天下之弟德極其至而天下之
人以為標準周禮所謂以為民極正是此意

詩說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是就牟麥上論后稷以此
教民民亦以此為準則

皇極域中之大寶又是就崇高富貴之位而言大君極
至之位四面尊仰無以復加所以謂之大寶亦謂之
寶極商邑四方之極則以其居中為四方之極而四
方輻輳至此而無以復加也

自孔安國訓皇極為大中後來谷永跡言明王正五事
建大中以承天心便都尋習其說更不復知古人立
字本義且如皇則受之皇之不極訓為大則受之大
之不中惟皇作極訓為惟大作中成甚等語義理如
何通得

中和

中和是就性情說大抵心之體是性性不是箇别物只
是心中所具之理耳只這理動出外來便是情中是
未接事物喜怒哀樂未發時渾淪在這裏無所偏倚
即便是性及發出來喜便偏於喜怒便偏於怒不得
謂之中矣然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
過不及字及發出來皆中節方謂之和和是無所乖
戾只裏面道理發出來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無所乖
戾於理便是中節中節亦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

過無些不及與是理不相咈戾故名之曰和耳
中者天下之大本只是渾淪在此萬般道理都從這裏
出便為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只是這裏動出萬般
應接無少乖戾而無所不通是為達道
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論
已發是就事上論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
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
子通書亦曰中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
堯舜禹允執厥中皆是已發之中若是裏面渾淪未發
未有形影如何執得及發出來方可執此事合當如

此彼事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
可得而操執之也
中庸篇只舉喜怒哀樂四者只是舉箇大綱而已其實
從裏面發出來底當然而然無所咈於理者都是和
釋氏之論大槩欲滅情以復性李翱作復性論二篇皆
是此意翱雖與韓文公遊文公學無淵源見理不明
瑩所以流入釋氏去釋氏要喜怒哀樂百念都無如
何無得只是有正與不正耳正底便是天理不正底
便是人欲
大抵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却又是含

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解中庸
二字必合內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
之理可謂確而盡矣
中庸
文公解庸為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
底發出於外無過不及便是日用道理平常與怪異
字相對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異是人所不曾行忽
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
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
奇特底事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夷齊之立節

三仁之制行又如視之思明聽之思聰色之思溫貌
之思恭與夫足容之重手容之恭頭容之直氣容之
肅及言忠信行篤敬居處恭執事敬等類論其極致
只是平常道理凡日用間人所常行而不可廢者便
是平常道理惟平常故萬古常行而不可易如五穀
之食布帛之衣萬古常不可改易可食可服而不可
厭若無他只是平常耳故平常則自有不可易之義
自餘珍奇底飲食衣服則可供一時之美終不可以
為常若常常用之則必生厭心矣
程子謂不易之謂庸說得固好然於義未盡不若文公

平常之說爲明備蓋平常字包得不易字意不易字包不得平常字意其實則一箇道理而已游定夫謂中和以性情言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以德行言是兼行事相合說

禮樂

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禮之文如玉帛俎豆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中和而又文之以玉帛俎豆聲音節奏方成禮樂不只是備守中和底意思便可謂之禮樂

就心上論禮只是箇恭底意樂只是箇和底意本是裏面有此敬與和底意然此意何自而見須於賓客祭祀時將之以玉帛寓之以籩豆播之於聲音節奏間如此則內外本末相副方成禮樂若外面有玉帛鐘鼓而裏面無和敬之心以實之則不成禮樂若裏面有和敬之心而外面無玉帛鐘鼓以將之亦不成禮樂

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而不和如兩箇椅子纔下得失倫序便乖戾不和如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所以相戕相賊相爭相鬬相仇相怨如彼其不和者都緣是先無箇父子君臣夫婦兄弟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

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底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自相和睦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纔有箇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鬬之心皆緣是無箇少長之序既自先亂了安得有和順底意於此抑見禮先而樂後

人徒見升降揖遜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爲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消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經權

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經與權相對經是日用常行道理權也是正當道理但非可以常行與日用常行底異

公羊謂反經而合道說誤了既是反經焉能合道權
只是濟經之所不及者也
權字乃就秤錘上取義秤錘之為物能權輕重以取平
故名之曰權權者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
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
取其中相似
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然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非
理明義精便差却到合用權處亦看不出權雖經之
所不及實與經不相悖經窮則須用權以通之柳宗
元謂權者所以達經也說得亦好蓋經到那裏行不

去非用權不可濟如君臣定位經也桀紂暴横天下
視之為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武征伐以通
之所以行權也男女授受不親此經也嫂溺而不援
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經也如危邦不入亂
邦不居此經也佛肸召子欲往則權也然須聖人理
明義精方用得不差
權只是時措之宜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權天地之常
經是經古今之通義是權
問權與中何別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
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

其當然無過不及者也
論語從共學至可與立方可與權天下事到經所不及
處實有礙須是理明義精方可用權且如武后易唐
為周張柬之輩於武后病中扶策中宗出來嘗見說
武后乃社稷之賊又是太宗才人無婦道當正大義
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為庶人而賜之死但天下豈有
立其子而殺其母南軒謂此時當別立箇賢宗室不
應立中宗他也只見得後來中宗不能負荷故發此
論文公謂南軒之說亦未是須是身在當時親見得
人心事勢是如何如人拳拳中宗中宗又未有失德

如何廢得人心在中宗纔廢便亂須是就當時看得
端的方可權度所以用權極難先生所編文公竹林
精舍語錄亦以後來言之則中宗不可立以當時言
之中宗又未有可廢之罪天下人心皆矚望中宗高
宗別無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是時承乾亦
有子但人心不屬若卒然妄舉失人心做不行又事
多最難處今生數百年後只據史傳所載不見得當
時事情亦難斷定須是身在當時親見那時事情如
何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可別立宗室若人心在中宗
只得立中宗

文中子說權義舉而皇極立說得亦未盡權固義精者
然後用得不差然經亦無義不得蓋合當用經時須
用經當用權時須用權度此得宜便是義使是二者
都不可無義如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是不當用權
而用權者也王魏不死於建成而事太宗是當守經
而不守經者也自魏晉而下皆於國統未絶而欺人
孫寡托為受禪皆是當用經而不用經不當用權而
用權者也又如季扎終於固讓而不肯立卒召亂其
宗國是於守經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柬之等五王反
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罹禍之慘是於

用權中見義不精者也

義利

義與利相對而實相反纔出乎義便入乎利其間相去
甚微學者當精察之自文義而言義者天理之所宜
利者人情之所欲欲是所欲得者就其中推廣之纔
是天理所宜底即不是人情所欲纔是人情所欲底
即不合於天理之所宜天理所宜者即是當然而然
無所為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然有所
為而然也天理所宜是公人情所欲是私如貨財名
位爵祿等此特利之粗者如計較强弱多寡便是利

如取己之便宜亦是利如求名覬效如徇己自私如
徇人情而為之如有外慕底心皆是利然貨財名位
爵祿等亦未可便做利只當把一件事看但此上易
陷於利耳

古人取民惟以井田什一之賦此是取以為天下國家
經常之用不可缺者其餘山林川澤悉與民共之無
一毫私取以為己有蓋聖人出來君天下姑以應天
下之望不以天下為己利所以凡事皆公天下之大
義而為之分天下之地為萬國與有德有功者共之
王畿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庶人受

田百畝孟子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
最說得聖人心上大義出天下是至大底物一不義
不辜是至微底事不肯以其所至微而易其所至大
可見此心純是義無一點利底意思後世以天下為
己私己是利了及做一切事都是利毁封建公天下
之大法而為郡縣欲總天下之權歸於己不能井天
下之田以授民民自賣田為生官司又取他牙稅及
秋夏取稅名色至多至茶鹽酒酤民生公共急切之
用盡括為己有凡此等大節目處都是自利之私無
一點義其他詭譎自私微細曲折處更不待說

在學者論之如貨財亦是人家為生之道似不可闕但
當營而營當取而取便是義若出於詭計左道不當
營而營不當取而取便是利有一般人已自足用又
過用心於營殖固是利又有一般人生長富足不復
營殖若不為利然吝嗇之意篤計較之心重合當切
用一毫不拔此尤利之甚者如名位爵祿得之以道
非出於私意計較是當得而得便是義若得之不以
道出於私意計較是不當得而得如營爵薦舉左道
圖薦章苞苴營差遣等類皆是利如萬鍾不辨禮義
乃為宮室妻妾所識窮乏而受之便是利原思為宰

義當受常祿之粟九百他卻以為多而辭之便是利
不是義子華為師使於齊義不當請粟而冉子為之
請便是利周公以叔父之親處三公享天下之富是
義之所當享季氏以魯卿而富於周公乃過於封殖
便是利
有所為而為如有所慕而為善有所畏而不為惡皆是
利如為獲而耕為畬而菑便是利於耕而望獲利於
菑而望畬亦是利易曰不耕穫不菑畬是無所為於
前無所覬於後此方是義如哭死而哀非為生也經
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此皆是

當然而然便是義如為生而哀為干祿而不回為正
行而必信便是利如赤子入井是所當救而惻隱自
生於中便是義若為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便是利
計較之私加以天下儉其親便是利齊王見牛不忍固
是仁心之發然以小易大便是利子貢欲去告朔之
餼羊是計較無益之費便是利孔子愛其禮不愛其
羊便是義梁惠王移民移粟計較民之多寡是利孟
子犯而不校若計較曲直勝負亦是利或論文而曰
我工爾拙論功而曰我高爾低論德而曰我優爾劣
皆是利

取己便宜小處如共食而自揀其美如共處而自擇其
安共市物而爭取其尤都是利大處如舍義取生固
人之所欲然義所當死只得守義而死豈可以己不
便而生顧戀之私如揚雄甘事王莽已自錯了後來
迫於追捕又卻投閣是偷生惜死忘義顧利魏徵背
建成而事太宗李陵戰敗而降虜皆是忘義惜死取
己自便
求名之私如好名能讓千乘之國如以德報怨欲求仁
厚之名仲子避兄離母居於陵欲沽廉潔之名微生
高乞醯掠美市恩以歸於己都是利於美名

徇己自私如為己謀則盡心為他人謀則不盡心是利如齊王好色好貨不與民同亦是利凡處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纔有一毫自私之心而不行乎天理之當然皆是利雖公天下事而以私心為之亦是利

徇人情是凡事不顧理之當然只徇人情而不敢決便是利如劉琮以荊州降曹操則是魏之荊州矣是時先主未有可據之地孔明欲取之以為興王業之本此正大義所當然先主不決以大義却顧戀劉表之私情而不忍取是利也

覬效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皆是先盡其在我所當為而不計效仁人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自漢以來無人似董仲舒看得如此分明如揠苗助長便是望效太速太宗即位四年外户不閉斗米三錢方是小康便道行仁義既效便有矜色

外慕如今科舉之學全是外慕自嬰孩便專學綴緝為取科名之具至白首不休切身義理全無一點或有早登科第便又專事雜文為干求遷轉之計一生學問全是脫空古之學為己今之學為人為己是無所慕為人是有所慕此便是義利之分義利只介分毫要別白分明若不別白分明則有義之似利利之似義便都含糊沒分曉了末稍歸宿只隨在利中去更無復有義矣

鬼神 魂魄附

鬼神一節說話甚長當以聖經說鬼神本意作一項論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淫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妖怪作一項論

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說得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者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往來是自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自二氣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為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為鬼如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為神秋冬是氣之已退屬陰為鬼其實二氣只是一氣耳

天地間無物不具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有大抵神之為言伸也伸是氣之方長者也鬼之為言歸也歸是氣之已退者也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

冬氣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鬼以日言則日方升屬神午以後漸退屬鬼以月言則初三生明屬神到十五以後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之伸者皆為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為陰屬鬼古人論鬼神大槩如此更在人自體究

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脉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為陽下體為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有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為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具鬼神

祭義宰我問鬼神一段甚長說得極好如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云云鄭氏注謂口鼻之呼吸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又解得明切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斯言亦莫得聖學之遺旨

所謂始化是胎中畧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陽為魂陰為魄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活處便是魂耳目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是魄

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淮南子曰陽神為魂陰神為魄魂魄二字正猶精神二字神即是魂精即是魄魂屬陽為神魄屬陰為鬼

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中為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等分屬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為魂為神凡屬陰者皆為魄為鬼

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為神魄之降者為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殂落正是此意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

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言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游魄降散而

為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槩不過如此

以上論鬼神本意

古人祭祀以覓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故或求諸陽或求諸陰如祭義曰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旣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謹諸此又曰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所以求鬼

神之義大槩亦不過此

樂記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即是禮樂道理以樂祀神樂聲發揚屬陽以禮祀鬼禮是定底物屬陰故樂記說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祭義論春禘秋嘗以春雨露旣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秋霜露旣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故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意亦如此

夫子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蓋緣誠意旣不接幽明便不交

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說得最好誠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豈不歆享且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冐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極盡其誠敬之心與神亦不相干涉泰山之神亦不吾享大槩古人祭祀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旣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來格底道理

人與天地萬物皆是兩間公共一箇氣子孫與祖宗又是就公共一氣中有箇脉絡相關係尤為親切謝上

蔡曰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極盡其誠敬則己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便自來格今人於祭自己祖宗正合著實處卻都鹵莽了只管胡亂外而祀他鬼神必極其誠敬不知他鬼神與己何相關係假如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歆非類必無相交接之理若是淫邪苟簡竊食而已亦必無降福之理

古人宗法子孫於祖先亦只是嫡派方承祭祀在旁支不敢專祭況祖先之外豈可又招許多淫祀之鬼入來今人家家事神事佛是多少淫祀孔子謂非其鬼

而祭之諂也今人諂祀鬼神不過只是要求福耳不知何福之有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絶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絶晉以牛睿絶亦皆一類仲舒繁露載漢一事有人家祭用祝降神

祭畢語人曰適所見甚怪有一官員公裳盛服欲進而躊躇不敢進有一鬼蓬頭衩袒手提屠刀勇而前歆其祭是何神也主人不曉其由有長老說其實舊日無嗣乃取異姓屠家之子為嗣即今主祭者所以只感召得屠家父祖而來其繼立本家之祖先非其氣類自無交接感通之理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於上世聖人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為憑須審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取女子之子為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異而屬疏者然晉賈充以外孫韓謐為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及其境内之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士庶祭其先古人祀典品節一定不容紊亂在諸侯不敢僭天子而祭天地在大夫亦不敢僭諸侯而祭社稷山川如季氏旅泰山便不是禮曲禮謂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淫祀不必皆是不正之鬼假如正當鬼神自家不應祀而祀他便是淫祀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社稷季氏旅泰山便是淫祀了

古人祭祀各隨其分之所至天子中天地而立為天地人物之主故可以祭天地諸侯為一國之主故可祭一國社稷山川如春秋時楚莊王不敢祭河以非楚之望緣是時理義尚明故如此如士人只得祭其祖先自祖先之外皆不相干涉無可祭之理然支子不當祭祖而祭其祖伯叔父自有後而吾祭之皆為非所當祭而祭亦不免為淫祀

古人祭山川皆立尸誠以天地山川只是陰陽二

氣用尸要得他氣來聚這尸上不是徒然歆享所以
用灌用燎用牲用幣大要盡吾心之誠敬吾心之誠
敬旣盡則這天地山川之氣便自聚

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大氣關係於一身極盡其誠敬
則天地之氣關聚便有感應處諸侯只是一國之主
只祭境內之名山大川極盡其誠敬則山川之氣便
聚於此而有感召皆是各隨其分限大小如此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氣爲雲雨者皆是神日月星辰民
所瞻仰者亦皆曰神其在人則法施於人則祀之以
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
能捍大患則祀之古人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見祭法
篇甚詳若後世祭祀便都沒理會了

大夫祭五祀乃是門戶竈行中霤自漢以來以井易行
古者穴處上爲牖取明之處名曰中霤只是土神士
人又不得兼五祀閒舉一兩件在士喪禮却有疾病
禱于五祀之文而無其祭

鄭康成注月令春祀戶謂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
祀竈謂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秋祀門
謂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祀行謂陰盛寒於水
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中央祀中霤謂土主中央
而神在室於此亦見漢時理學猶明論鬼神猶主於
陰陽爲言猶未失先王之遺意也

古人祀典自祭法所列之外又有道有德者死則祭於
瞽宗以爲樂祖此等皆是正祠後世如忠臣義士蹈
白刃衛患難如張巡許遠死於睢陽立雙廟蘇忠勇
公於邕州死節其偉合立廟於邕今貢侯立祠於本
州亦宜如漳州靈著王以死衛邦人而漳人立廟祠
之凡此忠臣義士之祠皆是正當然其祠宇須官司
爲嚴其扃鑰開閉有時不與民間褻瀆乃爲合禮在
民間只得焚香致敬而已亦不可越分而祭

以上論祭祀祀典

大凡不當祭而祭皆曰淫祀淫祀無福由脉絡不相關
之故後世祀典只緣佛老來都亂了如老氏設醮以
庶人祭天有甚關係如釋迦亦是胡神與中國人何
相關假如忠臣義士配享元勳若是已不當祭皆爲
外神皆與我無相干涉自聖學不明於世鬼神情狀
都不曉如畫星辰都畫箇人以星君目之如泰山曰
天齊仁聖帝在唐封爲天齊王到本朝以東方主生
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是一上帝而已安有五帝豈
不僭亂況泰山只是箇山安有人形貌今立廟儼然

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
山可以當其配而為夫婦耶人心迷惑一至於此據
泰山在魯封内惟魯公可以祭今隔一江一淮與南
方地脉全不相交涉而在在諸州縣皆有東嶽行祠
此亦朝廷禮官失講明而為州縣者不之禁㝡虽愚
民本不明理亦何足恠
南嶽廟向者田祿太尉欲再造問於五峯先生先生答
以天道與人事本一理在天為皇天上帝在人為大
君大君有二則人事亂矣五嶽視三公與皇天上帝
並為帝則天道亂矣而世俗為塑像為立配為置男
女屋而貯之褻瀆神示之甚後南軒又詳之曰川流
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
接也而字之也何居皆可謂正大之論甚發愚蒙破
聾瞽

上蔡云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要得氣來
聚這尸上據此說則祭山川而人其形疑亦
古人立尸之意惜不及質之先生

世俗鄙俚以三月二十八日為東嶽聖帝生朝闔郡男
女於前期徹晝夜就通衢禮拜會于嶽廟謂之朝嶽
為父母亡人拔罪及至是日必獻香燭上壽不特此
爾凡諸廟皆有生朝之禮當其日則士夫民俗皆獻
香燭悉懇致酒上壽按古經書本無生日之禮伊川
先生已說破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張
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也以李世民之忍猶能於是
日感泣思慕其親亦見天理之不容泯處故在人講
此禮以為非禮之禮然於人之生存而祝其壽猶有
說鬼已死矣而曰生朝獻壽者何為乎

伊川破橫渠定龍女衣冠從夫人品秩事謂龍獸也豈
可被人衣冠且大河之塞乃天地祖宗社稷之佑及
官卒之力龍何功之有其言可謂甚正大又以見張
程學識淺深之不同世俗事真武呼為真聖只是北
方玄武神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真北方玄
武乃龜蛇之屬後人不曉其義畫真武作一人散髮
握劍足踏龜蛇競傳道教中某代某人脩行如此

江淮以南自古多淫祀以其在蠻夷之域不沾中華禮
義狄仁傑毀江淮淫祠一千七百區所存者惟夏禹
伍子胥二廟伊川先生猶以為存伍子胥廟為未是
伍子胥可血食於吳不可血食於楚今去狄公未久
而淫祀極多皆緣世教不明民俗好恠始者土居尊
秩無識者唱之繼而群小以財豪鄉里者輔之下焉

則里中破蕩無生産者假托此裒斂民財為衣食之計是以上而州縣下至閭巷村落無不各有神祠朝廷禮官又無識庸夫多與之計較封號是以無來歷者皆可得封號有封號者皆可歲歲加大若欲致論邪正則都無理會了

後世看理不明見諸神廟有靈感響應者則以為英靈神聖之祠在生必聰明正直之人也殊不知此類其間煞有曲折一樣是富貴權勢等人如伯有為厲子産所謂用物精多則寃魄强之類一樣是壯年蹈白刃而死英寃不散底人一樣是生稟氣厚精爽强底人死後未便消散一樣是人塑神像時捉箇生禽之猛鷙者如猴鳥之屬生藏於腹中此物被生劫而死寃魄不散衆人朝夕焚香禱祝便會有靈其靈乃此物之靈非關那鬼神事一樣是人心以為靈衆人精神都聚在那上便自會靈如白蔡大王之類一樣是立以為祠便有依草附木底沉寃滯魄來竊附於其上一樣又是山川之靈廟宇坐據山川雄猛處氣作之靈又有本廟正殿不甚靈而偏旁舍人有靈者是偏旁坐得山川正脉處故也又有都不關這事只是隨本人心自靈人心自極其誠敬則精神聚所占之事自有脉絡相關便自然感應吉凶毫髮不差只緣都是一理一氣故耳所謂齋戒以神明其德夫即此意

湖南風俗淫祀尤熾多用人祭鬼或村民裒錢買人以祭或捉行路人以祭聞說有一寒士被捉縛諸廟柱半夜有大蛇張口欲食之其人識一咒只管念咒蛇不敢食漸漸退縮而去明早士人得脫訴諸官人以為咒之靈所致是不然凡虎獸等食人者多是挑之使神色變動方食神色不動則不敢食若此人者心自以為必死無可逃更不復有懼死之念矣只一味靠咒口只管念咒心全在咒上更無復有變動之色故蛇無由食之亦猶虎不食淵邊嬰兒之類非關咒靈之謂也

聞說南軒曾差一司户破一大王廟纔得牒即兩脚俱軟其人即乘輿而往到廟中取大王像剖其腹有盤數重中有小合盛一大白蟲活走急投諸油煎之纔破合見蟲脚便立愈推此其他可以類見

以上論淫祀

天地間亦有沉寃滯魄不得正命而死者未能消散有時或能作怪但久後當自消亦有抱冤未及雪者屢

作怪纔覺發便帖然如後漢王純驛中女鬼及朱文
公斷龍巖妻殺夫事
大抵妖由人興凡諸般鬼神之旺都是由人心興之人
以為靈則靈不以為靈則不靈人以為怪則怪不以
為怪則不怪伊川尊人官廨多妖或報曰鬼擊鼓其
母曰把槌與之或報曰鬼搖扇其母曰他熱故耳後
遂無妖只是主者不為之動便自無了細觀左氏所
謂妖由人興一語極說得出明道石佛放光之事亦
然
昔有僧入房將驕暗中誤踏破一生茄心疑為蝦蟆除之

屬卧中甚悔其枉害性命到中宵忽有扣門覓命者
僧約明日為薦拔及天明見之乃茄也此只是自家
心疑便感召得游魂滯魄附會而來又如道書載一
官員於金山寺薦拔亡妻之溺水者忽婢妾作亡鬼
胡語言死之甚究欵曰後有漁者救得妻送還之此
類甚多皆是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
賴省幹占法有鬼附耳語人來占者問姓幾畫名幾畫
其人對面默數渠便道得或預記定其畫臨時更不
默數只問及便答渠便道不得則思慮未起鬼神莫
知康節之言亦見破此精微處

張元郡君死後常來與語說渠心下事一道士與圍棊
而妻來道士捉一把棊子包以紙令持去問張不知
數便道不得曰我後不來矣此未必真是其妻乃況
竟滯魄隨張心感召而來被道士窺破此機更使不
得世之扶鶴下仙者亦如此識字人扶得不識字人
扶不得能文人扶則詩語清新不能文人扶則詩語
拙嫩問事人扶鶴人知事意則寫得出不知事意則
寫不出與吟咏作文章則無不通問未來事則全不
應亦可自見此非因本人之知而有假托蓋鬼神幽
陰乃藉人之精神發揮隨人知識所至耳便見妖非

由人不可
昔武三思買一妾絕色士夫皆訪覯狄梁公亦往焉妾
逃遁不見武三思搜之在壁隙中語曰我乃花月之
妖天遣我奉君談笑梁公時之正人我不可以見蓋
端人正士有精爽清明鬼神魑魅白不敢近所謂德
重鬼神欽鬼神之所以能動人者皆由人之精神自
不足故耳
以上論妖怪
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極說得圓而盡如正神能知敬
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

敬須是都要敬而遠遠而敬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為親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佛老

佛老之學後世為盛在今世為尤盛二氏之說大畧相似佛氏說得又較玄妙老氏以無為主佛氏以空為主無與空亦一般老氏說無要從無而生有他只是要清淨為方外之物以獨善其身厭世俗膠膠擾擾等事欲在山林間煉形養氣將真氣養成一箇嬰兒脫出肉身去如蛇蛻之法又欲乘雲駕鶴飛騰乎九天之上然亦只是煉箇氣輕故能乘雲耳老氏之說尤未甚惑人佛氏之說雖深山窮谷之中婦人女子皆為之惑有淪肌洽髓牢不可解者原其為害有兩般一般是說死生罪福以欺罔愚民一般是高談性命道德以眩惑士類死生罪福之說只是化得世上一種不讀書不明理無見識等人性命道德之說又較玄妙雖高明之士皆為所誤須是自家理明義精胸中十分有定見方不為之動

常人所惑死生罪福之說一則是恐死去陰司受諸苦楚一則是祈求為來生之地故便能捨割做功德做因果或庶幾其陰府得力免被許多刑憲或覬望其來生作箇好人出世子子孫孫長享富貴免為貧賤禽獸之徒佛家唱此說以罔人故愚夫愚婦皆為之惑

且如輪迴一說斷無此理伊川先生謂不可以既返之氣復為方伸之氣此論甚當蓋天地大氣流行化生萬物前者過後者續前者消後者長只管運行無有窮已斷然不是此氣復回來為後來之本一陽之復非是既退之陽倒轉復來聖人立卦取象雖謂陽復返其實只是外氣剝盡內氣復生佛氏謂已往之氣復輪回來生人生物與造化之理不相合若果有輪回之說則是天地間人物皆有定數常只是許多氣翻來覆去如此則大造都無功了須是曉得天地生生之理方看得他破

人生天地間得天地之氣以為體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斃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盡得便自無愧到死時亦只是這二五之氣聽

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化為徒人纔有私慾有私愛割捨不斷便與大化相隨

因果之說全是妄誕所載證驗極多大抵邪說流入人心故人生出此等狂思妄想而已溫公謂三代以前何嘗有人夢到陰府見十等王者耶此說極好只緣佛教盛行邪說入人已深故有此夢想

天地間物惟風雷有象而無形若是實物皆有形殼且如人間屋宇用木植甎瓦等架造成箇規模木植取之山林甎瓦取之窯竈皆是實物人所實見如佛氏天堂地獄是何處取木植何處取甎瓦況天只是積氣到上至高處其轉至急如迅風然不知所謂天堂者該載在何處地乃懸空在天之中央下面都是水至極深處不知所謂地獄者又安頓在何處況其所說為福可以冥財禱而得為罪可以冥財賂而免神物清正何其貪婪如此原其初意亦只是杜撰以誘人之為善而恐懼人之為惡耳野夫賤隷以死生切其身故傾心信向之然此等皆是下愚不學之人亦無足怪如唐太宗是甚天資亦不能無惑可怪可怪

士大夫平日讀書只是要畧知古今事變把來做文章使其實聖賢學問精察做工夫處全不理會緣是無這一段工夫胷中無定見識但見他說心說性便為之竦動便招服如韓文公白樂天資禀甚高但平日亦只是文字詩酒中做工夫所以看他亦不破文公闢其無父無君雖是根本然猶未知所以受病之本

佛氏所謂玄妙者只是告子所謂生之謂性之說告子生之一字乃是指人之知覺運動處大意謂目能視其所以能視處是誰耳能聽其所以能聽處是誰即這一箇靈活知覺底常在目前作用便謂之性悟此則為悟道一面做廣大玄妙說將去其實本領只如此此最是至精至微第一節差錯處至於無父無君乃其後截人事之粗迹悖謬至顯處他全是認氣做性了如謂狗子有佛性只是呼狗便知搖尾向前這箇便是性人與物都一般所謂萬刼不滅亦只是這箇老氏謂死而不亡亦只是如此所說千百億化身千手千眼皆是在這箇裏

自古聖賢相傳說性只是箇理能視能聽者氣也視其所當視聽其所當聽者理也且如手之執捉氣也然把書讀也是手呼盧也是手豈可全無分別須是分別箇是非是底便是本然之性非底便是徇於形氣

之私佛氏之說與吾儒若同而實大異吾儒就形氣上別出箇理理極精微極難體察他指氣做性只見這箇便是性所以便不用工夫了

是編剖析詳明論議精當有志於聖賢義理之學者玩味之服膺之而融會貫通焉其於造道成德豈小補哉舊本歲久字漫覽者病之公暇特加考正命工刻梓以壽其傳嚴陵講義四篇仍依舊帙併列于左後學文山林同拜手謹書

附卷北溪先生嚴陵講義

淳恭承判府寺丞鄭公之命偕諸廣文先生領郡之群賢衆俊會于學校謂淳從游晦菴先生之門俾講明大義以開發後進區區淺陋辭不獲命輒吐為說四篇一曰道學體統二曰師友淵源三曰用功節目四曰讀書次序以為賢侯作成人材之助願諸同志共切磋之

道學體統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蓋道原於天命之奥而實行乎日用之間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蒞官理國牧民御衆微而起居言動衣服飲食大而禮樂刑政財賦軍師凡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強為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統而顯微無間也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

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與塗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爲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爲學講求踐履乎此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迪之則吉悖之則凶蓋皎然易知而坦然易行也是豈有離乎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爲一物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行也哉如或外此而他求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聖賢所不道也

師友淵源

粤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眞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授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群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學者不欲學聖人則已如欲學聖人而考論師友淵源必以是爲迷塗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苟或舍是而它求則茫無定準終不得其門而入矣既不由是門而入而曰吾能眞有得乎聖人心傳之正萬無是理也

用工節目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與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

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從舊善於已而使之無
不備也知不致則眞是眞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
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
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
我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
正心脩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博學
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顔子稱夫子循循善誘
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
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
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

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
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
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之所以貫動
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淸明由
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顚冥之患由是而力
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亦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
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有
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
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
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

者爲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顔子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爲
能虛其心旣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
自是然後聖門用工節目循序而進日日有惟新之
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
所當深自警也

讀書次第

書所以載道固不可以不讀而聖賢所以垂訓者不一
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而不容以躐進程子曰大學
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

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
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蓋大學者古之大人所以
爲學之法也其大要惟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
善三者而已於三者之中又分而爲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脩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凡八條大抵
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實群
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其次則論語
二十篇皆聖師言行之要所萃於是而學焉則有以
識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七篇皆諄諄乎王
道仁義之談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爲體驗充廣之端

至於中庸一書則聖門傳授心法程子以為其味無窮善讀者味此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然其為言大槩上達之意多而下學之意少非初學者所可驟語又必大學論孟之既通然後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的知其皆為實學無所疑也蓋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蘊奥而極中庸之歸趣若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哉是則欲求道者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而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理義昭明胸襟洒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氷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嗚呼至是而後可與言内聖外王之道而致開物成務之功用也歟

此北溪陳先生字義一帙採取諸儒訓釋之根於理者并附以己意示門人為書誠後學入道之門户也舊有版行于世歲久湮訛余同寅林君進卿與先生同郡景行先哲為西廣參議時嘗校正壽梓以惠同志曩進權浙藩遂留于彼近因公暇追想舊書不可復得乃捐俸再為刻之凡一百葉嗚呼理學雖明尚矣林君於是書惓惓如此其有志於聖賢之道蓋匪直景慕鄉先哲而已前版余鄉胡大參希仁序之詳矣此版余名慚重林君用心之勤僭跋數語如右

弘治壬子春三月望後學永寧周季麟謹識

新編音點性理群书句解二十三卷

（宋）熊節輯　熊剛大註

日本寬文八年刻本

性理羣書句解二十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熊節編，熊剛大註。節字端操，建陽人，官至通直郎知閩清縣事。剛大亦建陽人，受業於蔡淵黄榦。嘉定中登進士，自稱覺軒門人，嘗建安書院朱文公諸賢從祀祠。其仕履則不可考。註中稱週年皇上親洒白鹿洞規以賜南康，則理宗時人也。節受業於朱子。是書採摭有宋諸儒遺文，分類編次。首列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涑水考亭遺像并傳道支派，次贊，次訓，次戒，次箴，次規，次銘，次詩，次賦，次序，次記，次說，次錄，次辨，次論，次圖，次正蒙，次皇極經世，次通書，次文，而以七賢行實終焉。其列司馬光一人，與後來講學諸家持論迥異。考朱子於紹熙五年冬築竹林精舍，率諸生行舍菜之禮，於先聖先師以周程邵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集中載其祝文，有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之語。則朱子序列學統，本自有光。後來門戶日分，講學者乃排而去之。節親受業於朱子，故猶不敢恣為高論也。所錄之文，亦以七賢為主，而楊時羅仲素范浚呂大臨蔡元定黄榦張栻胡宏眞德秀所作亦間及焉。其上及范質者，以朱子作小學嘗錄其詩。旁及蘇軾者，則以司馬光行狀之故，非因軾也。明永樂中，詔修性理大全，其錄諸儒之語，皆因近思錄而廣之；其錄諸儒之文，則本此書而廣之。并其性理之名，似亦因此書之舊。是其文雖習見，固亦作樂者之葦籥，造車者之椎輪矣。剛大所註，蓋為訓課童蒙而設，淺近之甚，殊無可採，以其原附此書以行，姑並錄之，以存其舊焉。

新編性理羣書句解目錄

考亭門人廸直郎知福州閩清縣事賜緋魚袋巳熊節 集編

覺軒門人掌御賜建安書院朱文公諸賢從祀祠熊剛大 集解

卷之一

[illegible]

濂溪先生周元公遺像 春陵家傳道支派并附廟本

明道先生程純公遺像 河南家傳道支派并附廟本

伊川先生程正公遺像 河南家傳道支派并附廟本

共城邵康節先公遺像 河南家傳道支派并附廟本

橫渠先生張獻公遺像 大梁家傳道支派并附廟本

涑水先生司馬文正公遺像 陝州家車騎并附廟本

考亭先生朱文公遺像 考亭家傳道支派并附廟本

贊

濂溪先生遺像贊　明道先生遺像贊

伊川先生遺像贊　康節先生遺像贊

橫渠先生遺像贊　溫公先生遺像贊

文公先生畫像贊　警學贊

原象贊　稽類贊

復卦贊 巳上並文公先生述　心經贊 西山先生述

卷之二

訓

學則　蚤作

受業對客 巳上並文公先生述　字訓 文公門人程端蒙述

戒

子弟戒 范魯公質　言戒

事神戒 巳上溫公先生述

箴

視箴　聽箴

言箴　動箴 巳上伊川先生述

心箴 蘭陵范浚述　敬齋箴 文公先生述

勿齋箴　思誠齋箴 巳上西山先生述

規

白鹿洞規 文公先生

卷之三

銘

東銘　西銘 巳上橫渠先生述

顏樂亭銘 明道先生　克己銘 呂大臨 横渠門人
書字銘　藏書閣書厨銘
至樂齋銘　敬恕齋銘
學古齋銘　求放心齋銘
尊德性齋銘 已上文公先生述

詩 五言絕句

月到梧桐上吟　清夜吟
安分吟　天聽吟
感事吟 已上康節先生述

五言長句

復卦詩 康節先生　訪高會判 勉齋先生
林居 西山蔡先生元定　宿方廣寺 南軒先生
觀物詩 康節先生　感興一首
感興二首　感興三首
感興四首　感興五首
感興六首　感興七首
感興八首　感興九首
感興十首 並文公先生述

卷之四

感興十一首　感興十二首
感興十三首　感興十四首
感興十五首　感興十六首
感興十七首　感興十八首
感興十九首　感興二十首
酬南軒 並文公先生述　送元晦 南軒先生
此日不再得示學者 龜山楊先生

七言絕句

題大顛堂壁 濂溪先生　偶成 明道先生
謝王佺寄丹 伊川先生　暮春吟 康節先生
芭蕉　上林 並横渠先生
四子言志　送劉戶曹
禮儀 並藍田先生呂大臨　勉謝自明 龜山先生
顏樂齋　月臺 並豫章先生羅仲素
觀書 二首　論啓蒙
寄籍溪 二首　水口行舟
詠閑窓 已上並文公先生

七言絕句

秋日

和堯夫打乖吟 並明道先生

龍門道中

名利

閑行

天意

極論

觀易

觀物

首尾吟 [illegible] 康節先生 已上並述

卷之五

西齋 西山蔡先生

賦

拙賦 濂溪先生

遂初堂賦 南軒先生

白鹿洞賦 文公先生

序

春秋序

易傳序

易序

禮序 已上伊川先生述

詩集傳序 文公先生

卷之六

論孟集義序

程氏遺書序

戊午讜議序 已上文公先生

通書序 五峯胡先生

無名公傳序 康節先生

鄉飲酒序

送許大博入幕序 已上勉齋先生

記

卷之七

養魚記 伊川先生

獨樂園記 溫公先生

克齋記

復齋記

袁州三先生祠堂記

江州濂溪先生祠堂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衢州江山縣學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

濂溪先生畫像記 已上文公先生述

龜山先生畫像記 南軒先生

說

卷之八

養心亭說

愛蓮說 並濂溪先生

保身說

用洪說 並司馬先生

元亨利貞說

盡心說

孝悌說　仁說　已上文公先生

錄

雜行錄　伊川先生　書近思錄　文公先生

辨

無極辨　皇極辨　並文公先生

論

顏子所好何學論　伊川先生

卷之九

圖

河圖圖　洛書圖　並文公先生

卷之十

先天圖　康節先生

八卦次序圖　八卦方位圖

六十四卦次序圖

六十四卦方位圖

六十四卦圓圖　六十四卦方圖

卷之十一

太極圖　濂溪先生

卷之十二

正蒙書　橫渠先生述

太和篇第一　參兩篇第二

天道篇第三　神化篇第四

動物篇第五　誠明篇第六

大心篇第七

卷之十三

中正篇第八　至當篇第九

作者篇第十　三十篇第十一

有德篇第十二　有司篇第十三

大易篇第十四　樂器篇第十五

王禘篇第十六　乾稱篇第十七

卷之十四

皇極經世書　康節先生述

觀物篇一　觀物篇二

觀物篇三　觀物篇四

觀物篇五

卷之十五

觀物篇六　觀物篇七
觀物篇八　觀物篇九
觀物篇十
卷之十六
觀物外篇上十一　觀物外篇下十二
卷之十七
濂溪先生述
誠上第一　誠下第二
誠幾德第三　聖第四
慎動第五　道第六
師第七　幸第八
思第九　志學第十
順化第十一　治第十二
禮樂第十三　務實第十四
愛敬第十五　動靜第十六
樂上第十七　樂中第十八
樂下第十九　聖學第二十
卷之十八
公明第二十一　理性命第二十二
顏子第二十三　師友上第二十四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過第二十六
勢第二十七　文辭第二十八
聖蘊第二十九　精蘊第三十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
富貴第三十三　陋第三十四
擬議第三十五　刑第三十六
公第三十七　孔子上第三十八
孔子下第三十九　蒙艮第四十
卷之十九
邵州遷學釋菜祝文濂溪先生
祭門人朱光庭文
祭門人劉質夫文並伊川先生述
祭先師延平李先生文
謁道州三先生祠文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並文公先生述

卷之二十

濂溪先生行錄 文公先生

明道先生行狀 伊川先生

卷之二十一

伊川先生年譜 文公先生

橫渠先生行狀 呂大臨述

卷之二十二

康節先生墓誌銘 明道先生

司馬先生行狀 眉山蘇軾

卷之二十三

晦庵先生行狀 勉齋先生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一

遺像 遺像乃身後所遺之像此是傳本貴家所得七先生子孫家廟眞本

濂溪周元公

舂陵家廟本

濂溪先生傳道支派

伏羲 唐堯 虞舜 夏禹 商湯

文王 武王 周公 孔子 孟子

濂溪周先生

明道程先生 伊川程先生

明道程純公

河南家廟本

明道先生傳道支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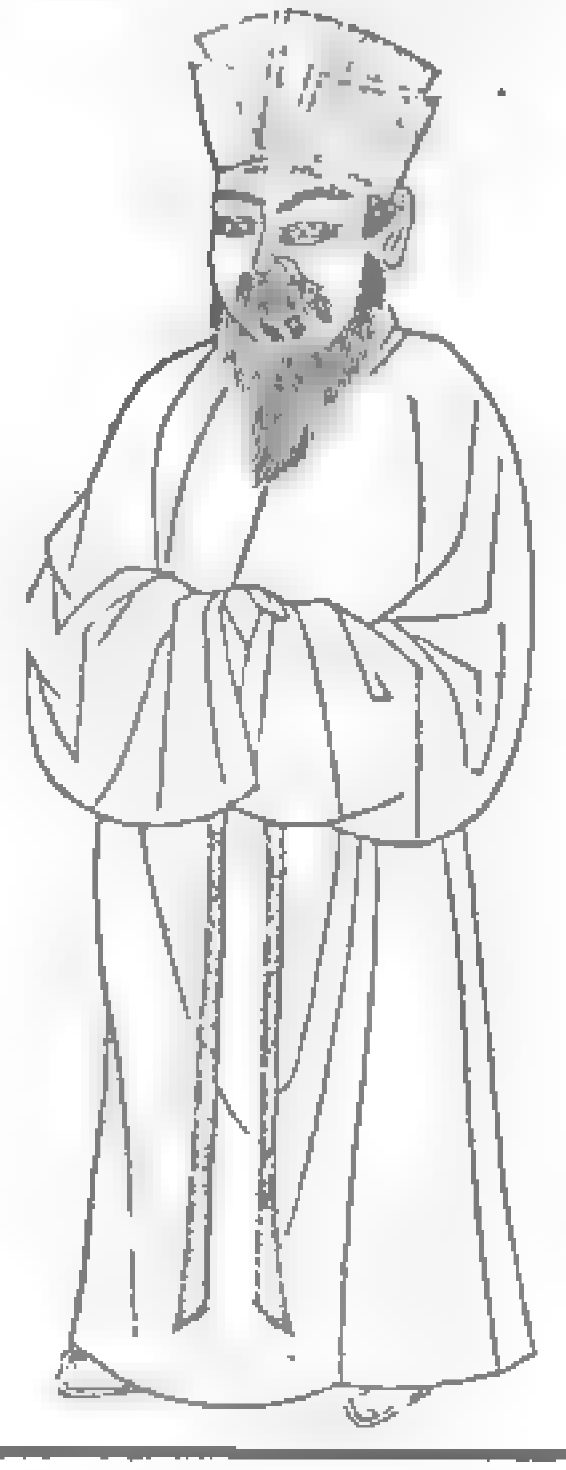
濂溪先生—明道先生

(游定夫) 李端伯 王信伯 林大節 周恭叔 陳經邦 馮聖先 邵伯溫 范叔器 許景衡

(謝顯道) (呂與叔) 胡康侯 (胡安國) 朱子發 陳貴叔 唐彥思 謝天申 范文甫 劉安節

劉質夫 蘇季明 王彥明 李先之 陳貴一 邢和叔 李嘉仲 潘子文 暢中伯 吳給

伊川程正公



河南家廟本

伊川先生傳道支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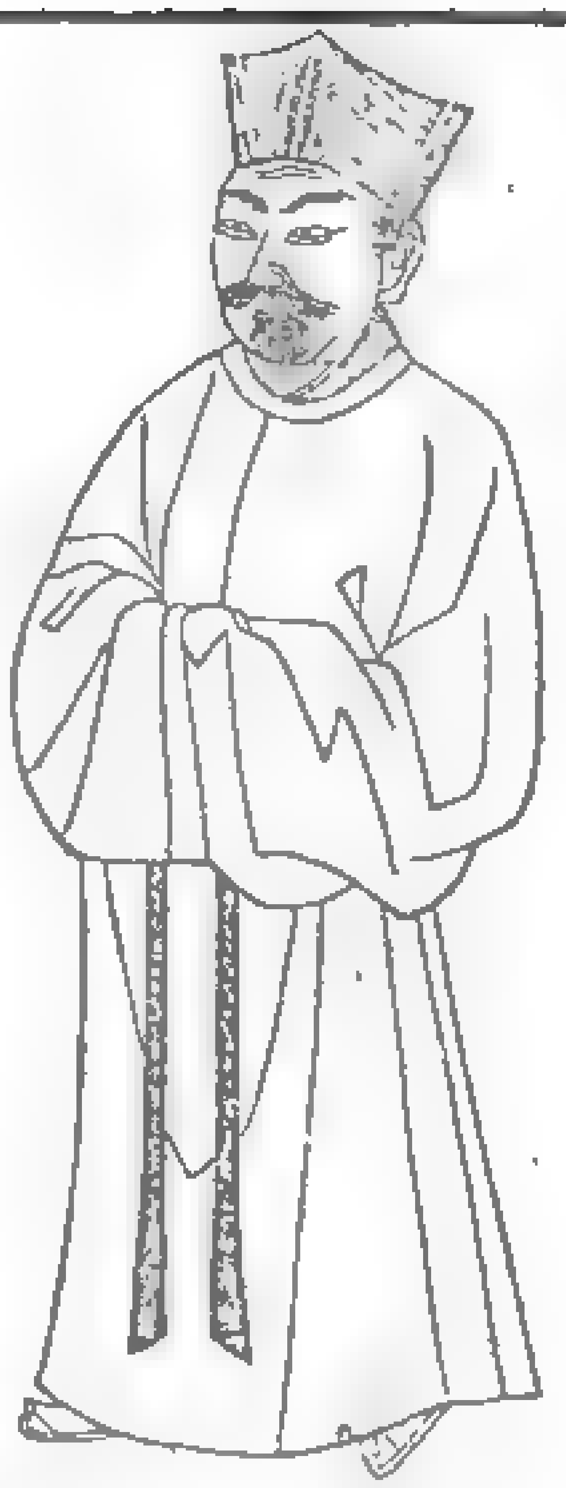
濂溪先生—伊川先生

張思叔 (謝顯道) (尹彥明) 楊中立 劉宗禮 周伯溫 郭立之 趙承議 陳貴叔 邵伯溫 潘子文 劉安世 暢悅道 劉質夫 蘇季明 王信伯

林大節 孟敦夫 楊遵道 鮑商霖 邢和叔 張閎中 范文甫 朱公掞 (呂與叔) 李端伯 馬時中 胡康侯 周伯忱 李光之 朱子發 陳貴一

馮聖先 (游定夫) 暢中伯 馬伸 范淳父 呂進伯 侯仲良 王彥霖 周恭先 周孚叔 韓彥 陳經邦 唐彥思 謝用休 許景衡 吳給

橫渠張獻公



大梁家廟本

橫渠先生傳道支派

濂溪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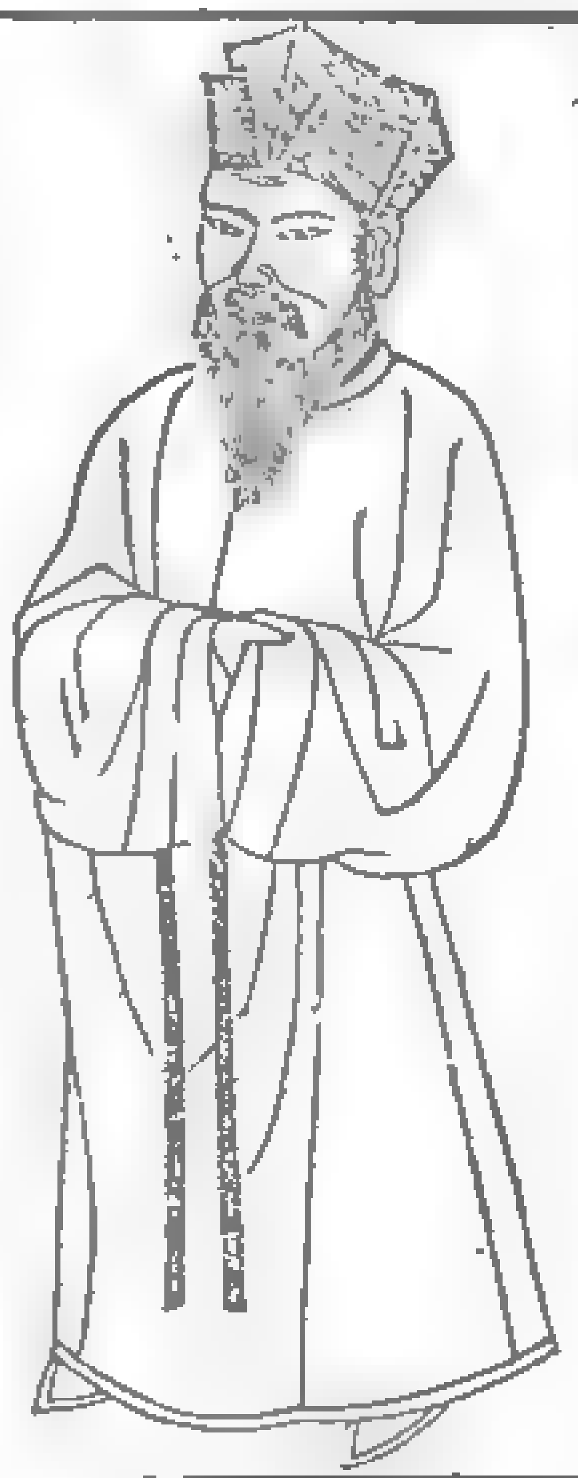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橫渠先生

呂和叔　呂與叔　薛景庸

蘇季明　侯仲良

共城邵康節先生



河南家廟本

康節先生傳道支派

陳摶

种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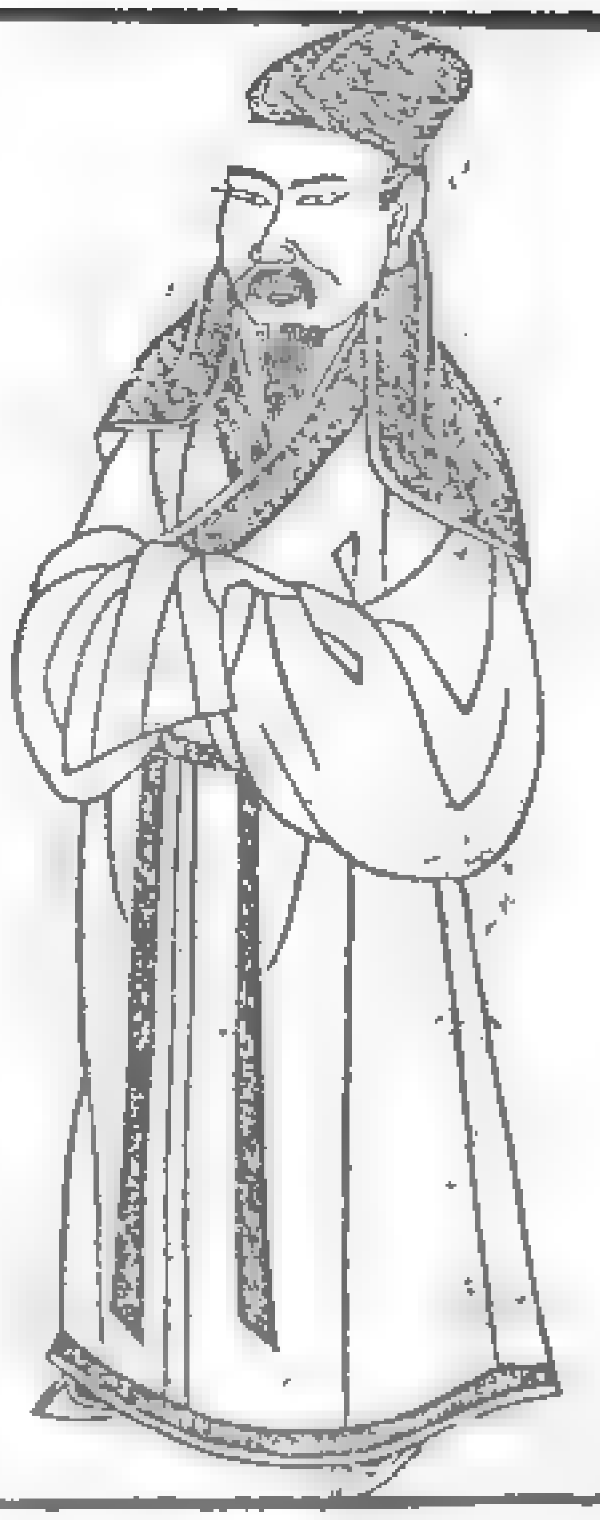
穆伯長

李挺之

康節先生

邵伯溫

涑水司馬文正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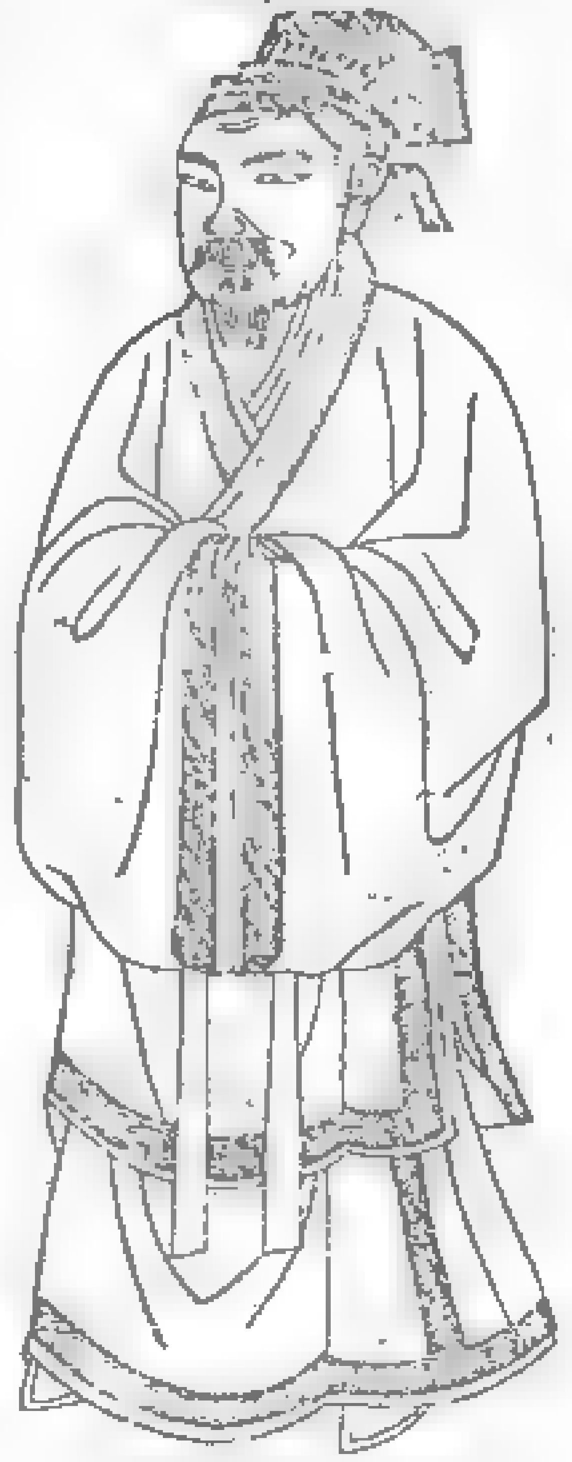


峽州家廟本

上無所傳　下無所授

天資粹美　暗合道妙

晦庵朱文公



考亭家廟本

晦庵先生傳道支派

濂溪先生

伊川先生　明道先生

晦庵先生　延平先生　豫章先生　龜山先生

【黃榦】　【廖德明】　【蔡淵】　葉賀孫　楊道夫　湯泳　徐寓　陳膚仲　徐彥章　林恪　趙季蕃　李方子　陳淳　【蔡沈】　呂燾

王子合　任伯起　李閎祖　龔蓋卿　周謨　黃㽦　甘節　【石子重】　程端蒙　【蔡模】　熊節　輔廣　潘復振　潘時舉　王力行

方允大　金去偽　黃義剛　【劉砥】　【林學蒙】　【蔡杭】　董銖　萬人傑　潘墳　陳文蔚　潘恭叔　林德久　曾祖道　余大雅

〇贊者褒頌之意。六先生贊皆文公親筆。而文公未有贊。吳先生書畫像自贊載諸大全集。至今讀之使人凜然起敬。

濂溪先生遺像贊

此篇贊詠濂溪上繼千載不傳之道統。

文公先生

道喪千載 道者日用常行之理。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傳之孔子。由孔子而傳之曾思孟子。此道也。孟子歿不傳其學。至於我朝蓋千餘載矣。

聖遠言湮 聖人之世遠而不相接。聖人之言湮沒而不可見。湮音因。

不有先覺 先覺謂先知此理者。

孰開我人 將何所頼以啓發後人乎。

書不盡言 易通書者。周子所作也。而書之不足以盡周子之言。

圖不盡意 圖者太極之圖。亦周子所作也。而圖不足以盡周子之意。

風月無邊 其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無邊際也。

庭草交翠 生意無窮。庭前之草翠色交加。如此等氣象。豈圖書所能盡哉。

明道先生遺像贊

此篇贊詠明道道德溫粹之容。

揚休山立 揚讀爲陽。陽休與揚同。言氣之充實如陽之休揚也。貌之端嚴如山之屹立也。見禮記。〇屹音吃。

玉色金聲 言其色之溫潤如玉色也。聲之鏗鏘如金聲之不絕也。

元氣之會 是皆天地真元之氣會合於此。

渾然天成 明道德性渾全。出於天成。不假人力之爲也。

瑞日祥雲 人之仰其德者。如瑞日祥雲之見。

和風甘雨 人之被其德者。如和風甘雨之著物。

龍德正中 乃乾之象。九二中正之位。聖人具陽剛中正之德。大而化之。猶龍之變化莫測。言明道實具聖人之德。而在下位者也。

厥施斯普 使得其位以行其道。則其德所施。斯極天下。莫之能外矣。〇施去聲。

伊川先生遺像贊

此篇贊詠伊川氣象端嚴之態。

規圓矩方 規器所以爲圓之器。矩器所以爲方之器。言其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也。

繩直準平 繩器所以取直之器。準器所以取平之器。言其至直如繩。至平如準也。

允矣君子 允信也。此君子之人。

展也大成 展誠也。誠然集大成之美。

布帛之文 文章見於外者。如布帛然。雖無奇異之文。實民生之不可闕。

菽粟之味 言根於裡者。如菽粟然。雖無奇異之珍。實民食之不可無。

知德者希 知此德者少。

孰識其貴 有孰能知其爲可貴哉。

康節先生遺像贊

此篇贊詠康節倜儻豪邁之態。

天挺人豪 天所挺生。康節之人。

英邁蓋世 英雄超邁之氣。蓋乎一世焉。

駕風鞭霆 言如駕風氣而上遊。鞭雷霆而在下。

歷覽無際 周覽宇宙之間。浩無邊際。

手探月窟 一陰生於姤。是爲月窟。言邵子能探陰長陽消之理。而姤卦實居先天圖之上。故曰手探。

足躡天根 一陽生於復。是爲天根。言邵子獨會陽長陰消之理。而復卦實居先天圖之下。故曰足躡。

閑中今古 閑中靜觀古今之變。而萬期須臾也。

醉裏乾坤 醉裏玩視乾坤之大。而兩間蘧廬也。

橫渠先生遺像贊

此篇贊詠橫渠力學精思之功。

蚤悅孫吳 先生初喜孫臏吳起用兵之法。〇蚤音早。

晩逃佛老 後來盡…

氏老子虛無之教勇撤皐比皐比虎皮也嘗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及聞二程論易遂撤去皐比之席比音皮一變至道由是一變而至聖人之道精思力踐精而思之以通其微力而踐之以造其極妙契疾書中夜妙合於此心取筆疾速記其所得訂頑之訓西銘之書初名訂頑先生所作以誨學者訂正也丁定切示我廣居蓋非示我以仁道之大廣居所以狀仁體之大而可以安居也

涑水先生遺像贊此篇贊詠溫公清修苦節之美

篤學力行專志於學勉力而行清修苦節清介自修堅苦節約有德有言蘊於內爲德發於外爲言有功有烈著於國曰功及於民曰烈深衣大帶身服以深衣束以大帶張拱徐趨張手而拱徐步而趨遺像凜然一見遺像凜然肅然可肅薄夫雖薄之夫莫不起敬

晦庵先生自贊此篇自述其行已養心之道

從容乎禮法之場動而此身優游於天理準則之地沈潛乎仁義之府靜而此心存養於實理渾涵之天是予蓋將有意焉吾皆之意所欲爲而力莫能與也而吾之力恐未及佩先師之格言佩服先師當理之言奉前烈之餘矩奉承前人已正之道惟闇然而日修惟知闇隱之中日不忘自修之實或庶幾乎斯語庶幾遵禮嘗守仁義於斯言得之先生自少而老恪守父師之訓韋齋父也屛山師也既冠屛山祝詞云木晦於根春華曄敷既長題桃符曰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皆致意於此故贊亦及之

警學贊此篇教人以讀易之法

讀易之法讀周易之法先正其心當前正此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如有所臨而敬有如兩翼即論語所謂趨進翼如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十二卦二十八爻如筮必得其應假彼象辭借此易象之言爲我儀則以作我應事之準則字從其訓一字之訓必循易之訓句逆其情一句之內必求易之情事因其理所占之事必因其當然之理意適其平所卜之意當使其平不可先有所主曰否曰臧言凶言吉如目斯見言吉凶者如目見曰止曰行言止言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寬之以略則失之略毋密以窮毋密察之以窮則失之窮

毋固而可毋堅固以爲可毋必而通毋期必以爲通平易從容平易以求從容不迫自表而裏由外而內及其貫之至于學貫萬事一理萬事雖多總趨一理理定既實理一定而有實事來尚虛事之未來者尚虛用應始有及應諸用方有其事體該本無體該本無事稽實待虛稽考其理之實以待其事之虛存體應用存是體以應其事之用執古御今執古之理御今之事由靜制動以靜之理制事之動潔靜精微潔靜其體精微其理是之謂易此之云易體之在我於己動有常吉動則常吉在昔程氏伊川繼周紹孔繼周之易紹孔之易奧旨宏綱奧妙之旨宏大之綱星陳極拱

（衆友鋤而與肯明揣 此極居中而衆星拱）惟斯未啓（惟此未有開發）以俟後人（以待後來君子）擬小子狂簡（小子狂斐 文公自稱也）敢述而申（又述此而重申之）

原象贊（此篇推原八卦奇耦之數 如三陽畫爲乾 三陰畫爲坤之類）

太一肇判（太極分判）陰降陽升（陰降而下 陽升而上）陽一以施（陽奇而發散）陰兩而承（陰耦以順承於乾）惟皇昊羲（三皇中太昊氏）仰觀俯察（伏羲仰觀天文 俯察地理）奇耦既陳（奇畫耦畫燦然明陳）兩儀斯設（陰陽兩儀由此而立）既幹廼支（既有其幹 復生其枝）一各生兩（一奇之上又生一奇一耦 一耦之上又生一奇一耦）陰陽交錯（陰陽交互錯雜）以立四象（是爲太少陰陽四象）奇加以奇（奇而又奇）曰陽之陽（太陽）奇而加耦（奇上又加一耦）陽陰以襍（陽與陰參）耦而加奇（耦上又加一奇）陰內陽外（陰在下爲內 陽在上爲外）耦復加耦（耦上復加以耦）陰與陰會（二陰交會）兩一既分（一陽一陰既分而爲太陽少陰少陽太陰四象）一復生兩（一象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三才在目（天地人之分皆在目前）八卦指掌（八卦之畫 如指諸掌）奇奇而奇（三畫皆陽）初一曰乾（是爲乾卦 位居第一）奇奇而耦（二陽上畫耦一陰）兌次二焉（是爲兌卦 位居第二）奇耦而奇（下畫奇 上畫奇 一陽一陰一陽）次三曰離（是爲離卦 位居第三）奇耦而耦（下畫一陽 上畫二陰）四震以隨（是爲震卦 位居第四）耦奇而奇（下畫一陰 上畫二陽）巽居次五（是爲巽卦 位居第五）耦奇而耦（下畫一陰 上畫一陽 一陰）坎六斯睹（是爲坎卦 位居第六）耦耦而奇（下連畫二陰 上畫一陽）艮居次七（是爲艮卦 位居第七）耦耦而耦（三畫皆耦也）八坤以畢（是爲坤卦 位居第八 蓋先天之卦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位次之布如此）初畫爲儀（初畫是兩儀）中畫爲象（中畫是四象）上畫卦成（上畫則八卦成矣）人文斯朗（奇耦分別 尊卑貴賤 人文著見明然）因而重之（因以八卦 演而重之）一貞八悔（一卦爲貞 變卦爲悔 如乾變爲八 以乾宮內八卦觀之 乾卦爲貞 其八正是正固之體 悔有變易之義）六十四卦（六十四卦 變爲六十四）由內達外（貞若正卦爲內 悔若變卦爲外）交易爲體（一陰一陽 交易而爲體）往此來彼（自此往彼 陰陽自彼來）變易爲用（一陰一陽迭相變易而爲用）時靜而動（動極復靜 靜極復動也 此已上言羲易）降帝而王（先天易 自皇降而帝 帝降而王）傳夏歷商（傳之夏 又歷商）有占無文（有商雖有占卜 未有文字）民用弗彰（前民用不顯）文王繫彖（於是文王係之以彖辭）周公繫爻（周公又係之以爻辭）視此八卦（看此八卦）二純六爻（乾坤二卦純陽純陰 六卦則陰陽相交）乃乾斯父（乾純陽爲父）乃坤斯母（坤純陰爲母）震坎艮男（震初畫得乾陽爲長男 坎中畫得乾陽爲中男 艮上畫得乾陽爲少男）巽離兌女（巽初畫得坤陰

爲長女。離中畫得坤陰爲中女。兌上畫得坤陰爲少女。離南坎北 此以後天易言。離在南方屬火主夏；坎居北方屬水主冬。震東兌西 震在東方屬木主春；兌在西方屬金主秋。乾坤艮巽 乾東南坤西北艮東北巽東南。位以四維 四位於四方之間。建官立師 建官以掌之，立師以誨之。命曰周易 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至有周乃名之曰易。此已上皆文王後天易。孔聖傳之 夫子作傳以發明之。是爲十翼 十翼者，彖辭、大象、小象、乾文言、坤文言、繫辭上篇、繫辭下篇、說卦、序卦、雜卦。遭秦弗燼 遭秦焚書，獨免灰燼。及宋而明 及我宋大明。邵傳羲畫 邵堯夫傳伏羲先天之卦畫。程演周經 程伊川演周文王後天之書。象陳數列 卦象昭陳，卦數並列。言盡理得 言之詳盡，道理由此而得。彌億萬年 過百萬載。永著常式 永作常法。

稽類著 此篇稽考八卦類分之象，如乾爲天，坤爲地之類。

八卦之象 八卦象。說卦已全 夫子說卦已自全備。考之於經 復以考究之於經。其用弗專 其發用不專。彖以情言 彖即周易之情言。象以像告 象即周易之像言。惟是之求 惟以此探索。斯得其旨 乃得其要。乾健天行 乾主乎健，天行不息。坤順地從 坤主乎順，屬地，而順從乎天。震動爲雷 震主乎動，有雷之象。巽入木風 巽主乎入，爲木爲風。坎險水泉 坎主陷，爲水爲泉。亦雲亦雨 又爲雲，爲雨之象。離麗文明 離主乎麗，文章光明。電日而火 爲日爲月爲電爲火之象。艮止爲山 艮主乎止，有山之象。兌說爲澤 兌主乎說，有澤之象。以是舉之 此求其要。斯得其大要，凡可得。凡卦六畫 凡一卦六畫之虛。奇耦殊位 奇耦異處。奇陽耦陰 奇爲陽，耦爲陰。各以其類 各從其類而得。位爲之正 得其位則正。二五爲中 二爲下爻三畫之中，五爲上爻三畫之中。二臣五君 二乃臣位，五乃君位。初始上終 初爻爲始，上爻爲終。貞悔體分 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其體既分。爻以位應 變動所占之爻，又觀其所應之位。陰陽相求 陰與陽相交。乃得其正 之正。凡陽斯淑 則陽皆善。君子是之 君子當此。凡陰斯慝 陰則皆惡。小人是當 小人當此。常可類求 常者，卦之有常，可以類求。變非例測 變者，卦之有變，非可以例測。非常曷變 不有其常，何有其變。謹此爲則 言以此爲法則。

復卦著 此篇推明陰陽消長之義。

潛物職職 萬物之衆，職職動貌。其生不窮 生生無窮。孰其尸之 誰其主此。造化爲工 天地爲之主宰也。陰闔陽闢 陰主闔，陽主闢。一靜一動 陰闔則靜，陽闢則動。於穆無疆 嘆其深遠無窮。全體妙用 此全體妙用。何獨於斯 何獨於此時。潛陽壯陰 藏此陽氣於老陰之下。而曰昭哉 而謂昭然。此天地心 是爲天地生物之心。蓋翕無餘 蓋閉藏翕斂已盡。斯闢之始 此乃陽氣方動之初生。

藹然之端之出 日開萌 生物 具此全美 有此
之美其在于人 在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 是性之仁 中則為仁之仁
欽哉有司 渾涵於一心之中 包蘊藏 包含蘊畜 有出其端
萌物之初 如草木始生 有惻其隱 惻怛隱動 于以充之 自此充廣
源其達 不一二 敬之天下 初然 如泉則然 曰惟茲今 謂當此方 彼之時
初之閉 至日閉關 不絕之陽 是用齋戒 齋必也齋戒 謹抱守閉關
休養以助方長之陽也 先王至日閉關息旅 此當安 仰止羲圖 羲圖 後先天
之 復者易經 合易 敢贊一辭 一言 以詔無窮
以告後之君子

八一六

心經贊 此篇首舜禹傳授心法之妙 西山真先生
舜禹授受 舜授是道於禹 禹受此道於舜 十有六言 只有十六字 人心惟
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 萬世心學 傳心之學 此其淵
源 此其源頭本也 人心伊何 謂人心者如何 生於形氣 生於形氣之私
之 有好有樂 好樂喜也 有忿有懥 忿懥怒也
心之於喜 於怒 惟欲易流 是偏於喜怒而不得其正 從欲易至於危
而不察 懥音帝 去聲
是之謂危 是曰人心 則危殆而難安 須臾或放 放縱
衆慝從之 衆惡隨之 道心伊何 謂道心者如何 根於性命 本於天之所命
之理 宜之理為義 愛之理為仁 曰義曰仁 曰中曰正 中之理為中 ……之理為正

之理為智 惟理無形 形則可指 是之謂微 微妙而難見 是曰道心
毫芒或失 毫芒之間或有所失 其存幾希 其能存此心者甚少 二者
之間 人心道心之間 曾不容隙 隙音平聲 容間 察之必
精 察之則精而不雜 如辨白黑 使人心道心判然如辨白黑之易 知及
仁守 以知察之 以仁守之 相為始終 察之於始 守之於終 更相為用 惟精
故一 惟能精以察於危微而不雜 故能一以純於彈體而無間 惟一故中 惟能
一以純於彈體而無間 故能執此中而不失 聖賢迭興 從上聖賢更迭興起 體
姚法姒 體舜姚姓 法禹姒姓 上下 提綱挈維 振其綱 舉其維 昭
示來世 後世 戒懼謹獨 戒謹恐懼於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 閑

邪存誠 閑邪防閑百邪 一誠存 曰忿曰慾 凡忿怒嗜慾之私 必窒必
懲 必窒塞 必懲治 上帝寔臨 天上帝有臨之鑒臨 其敢或貳 凜乎不敢
二其心 屋漏雖隱 屋漏 室西北隅 隱然 寧使有愧 寧可使有愧恥 若右
四非皆克 非禮勿視聽言動 此四者皆當克治 如敵斯攻 攻敵必須逐去
四端既發 惻隱仁之端 羞惡義之端 辭讓禮之端 是非智之端 四者既發皆見
皆廣而充 皆當推廣而充之 以全此德 意必之萌 一意度期必之萌於心 雲
卷席撤 當先去之 如雲之卷 如席之撤去 子諒之生 子讀為慈 諒讀為良
慈良之心 油然而生 春噓物茁 如春氣噓物 萬物皆萌芽 雞犬之放 人
放其雞犬 欲知其求 尚知求之 而放心不知求 可不然乎 牛羊之

人之牧濯其牛羊，濯濯是憂。愛以其山之萌蘖而保養之，獨不知愛乎一指肩背。一指之養，與肩背之養。孰貴孰賤。何者爲貴，何者爲賤。簞食萬鍾。竹器之飯，萬鍾之粟。辭受必辨。辭卻受之之間，亦當辨明。克治存養。克治人欲，存養天理。交致其功。兩用其功。舜何人哉。彼虞舜果何如哉。期與之同。豈不可與之同耶。維此道心。道心維茲。萬善之主。乃萬善之宗主。天之與我。上天賦與於我。此其大者。此其爲大者。斂之方寸。方寸，心也。收斂於此心之中。太極在躬。太極渾全之理，皆在吾身。散之萬事。散之事事物物之間。其用弗窮。其妙用有不窮者。若寶靈龜。若寶靈龜。若奉拱璧。如奉拱璧。念茲在茲。心念於此，念念在此。其可弗力。其可不力。

其可不顓。蓋言所念之理在於此。相古先民。相古先聖。以敬相傳。以敬之一字，相與傳授。操約施博。其所執者甚約，所施者甚博。孰此爲先。當熟行此，敬爲先。我來作州。吾來此領州事。茅塞是懼。會懼茅塞，言不通也。爰輯格言。於是采輯至言。以滌肺腑。以滌蕩肺腑。明窗棐几。明窗之前，棐几之上。清晝爐熏。清晝於爐焚香。開卷肅然。展開書卷，肅然起敬。事我天君。天君，天心也，君主宰之謂也。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一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二

訓 訓，有誨之義。管氏弟子職三篇，教人爲弟子之方。文公取以爲幼學，訓字訓一篇，乃文公門人程端蒙所作。文公見之，謂之大不爾雅。

學則 此篇述弟子爲學之法。 文公朱先生

先生施教。先我而生，謂之先生。施其教誨。弟子是則。爲弟爲子，即此取法。溫恭自虛。溫顏恭己，謙虛其心。所受是極。則所聽受，斯見能極其本原。見善從之。見一善則從之，惟恐其後。聞義則服。聞一義則服之，惟恐其忘。溫柔孝弟。溫和柔熟，孝親悌長。毋驕恃力。毋敢驕慢，恃其有力。志毋虛邪。心志毋虛偽邪僻。行必正直。所行必端正方直。行，去聲。游居有常。出處有常時。必就有德。必親近有德之人。顏色整齊。顏色必肅，毋有惰容。中心必式。中心敬謹，有法式。夙興夜寐。早起夜睡。衣帶必飭。雖至衣帶，亦必謹飭。朝益暮習。朝有所益，暮必溫習。小心翼翼。小心恭謹。一此不懈。常如此，不怠。是謂學則。是謂之學法也。

少者之事 此篇述弟子早起事長之儀。 文公朱先生

少者之事。爲弟子之事。夜寐蚤作。睡在於夜，早起。既拚盥漱。既灑掃室堂，盥手漱齒。拚，弗運反。執事有恪。各服其事，無不恭敬。攝衣共盥。攝衣，襟具盥器。先生乃作。先我而生者乃起。沃盥徹盥。沃水于盥，待先生盥罷則徹去。汎拚正席。汎掃內外，復正先生之席。

生乃坐（父兄就坐）出入恭敬（出入之間必常恭敬）如見賓客（雖無賓客如見賓客）危坐仰師（直身而坐以仰授業之師）顔色毋作（顔色毋有愧怍）

受業對客（此篇述弟子受學對客之節）文公朱先生

受業之紀（從師受業之綱紀）必由長始（必從長者始 長去聲）一周則然（一周如此）其餘則否（餘則不必然）凡言與行（凡言出於口行履於身）思中為紀（只欲以無過不及為法之常）古之將興（興去聲）必由此始（古人興家必由是始）後至就席（后來者就坐席）狹坐則起（狹坐者則當先起）若有賓客（或有賓來）弟子駿作（為弟子者必急起）對客無讓（對賓客供給使令不敢有辭讓）應且遂行（既應則當便行）趨進受命（行進受先生使令）所求不得（凡求不得物有不得者）必以反命（又必反告先生）反坐復業（於是歸坐復理學業）若有所疑（如或有疑未釋）捧手問之（以手奉書問於其師）師出皆起（從師出則皆起）至於食時（至於食罷之時復聚）

字訓（此篇推明字訓之義）程端蒙

天理流行（天以元亨利貞四德運行于上）賦予萬物（予與同 付萬物）是之謂命（所謂命也）人所稟受（人心稟受此理而為仁義禮智）莫匪至善（莫非純粹至善）是之謂性（所謂性也）主於吾身（為吾身之主宰）統乎性情（未發為性已發為情心則兼統之）是之謂心（所謂心也）感物而動（感於事物而不能不動）斯性之欲（性之所發則有欲）是之謂情（所謂情也）為性之質（本性之體質）剛柔強弱（所受或剛或柔或強或弱）善惡分焉（剛之善者為果毅惡者為 柔之善者為慈祥惡者為 弱 以分二者）是之謂才（所謂才也）心之所之（此心之所適）趨向期必（趨向者定期其所到必不可回）皆由是焉（皆自此始）是之謂志（所謂志也）為木之神（稟得木之神氣）在人則愛之理（具在人心則是為愛之理）其發則惻隱之情（發見於外則為惻隱之情）是之謂仁（所謂仁也）為金之神（稟得金之神氣）在人則宜之理（具在人心則是宜之道理）其發則羞惡之情（發見於外則為羞惡之情 惡音汚）是之謂義（所謂義也）為火之神（稟得火之神氣）在人則恭之理（具在人心則為恭之道理）其發則辭遜之情（發見於外則為辭遜之情）是之謂禮（所謂禮也）為水之神（稟得水之神氣）在人則別之理（具在人心則為分別之道理 別音鱉）其發則是非之情（發見於外則為是非之情）是之謂智（所謂智也）人倫事物（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事事物物）當然之理（理有當然而然）是之謂道（所謂道也）行此之道（踐履是道）有得於心（有所得於吾心）是之謂德（所謂德也）真實無妄（雖然真實無有妄）是之謂誠（所謂誠也）循物無違（循其事事之實）

無所疑於信是之謂信（所謂信也）發己自盡（發諸己者盡不一毫）是之謂忠（所謂忠也）推己及物（推己之心以及乎人）是之謂恕（所謂恕也）無所偏倚（此心未發無所偏倚者）是之謂中（所謂中也）發必中節（此心已發無一乖戾皆中其節）是之謂和（所謂和也）主一無適（心主此一更不走作）是之謂敬（所謂敬也）始終不二（自初及末一而不二）是之謂一（所謂一也）善事父母（能順承父母）是之謂孝（所謂孝也）善事兄長（能敬凡及年齒長我者）是之謂悌（所謂悌也）天命流行（天道運行）自然之理（自然而然之道理不待假借作爲）人所稟受（人皆得以稟受於天）五性具焉（仁義禮智信之性以具）是曰天理（是謂天理）人性感物（人性感觸於物而動）不能無欲（豈能無所欲）耳目鼻口（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斯欲之動（四者皆是）有欲之動是曰人欲（是謂人欲）無爲而爲（無爲之爲無所求而爲）音謂天理所宜（合於理之宜）是之謂誼（所謂誼也）有爲而爲（有爲之爲音謂有所求而爲）人欲之私（動於欲心之私）是之謂利（所謂利也）純粹無妄（純美精粹眞實無妄）天理之名（合於天理之名）是之謂善（所謂善也）兇暴無道（兇狠暴戾所爲悖道）不善之名（得不良善之名）是之謂惡（所謂惡也）物我無照（己之與物相視如一）曠然無私（洞然八荒一無所私）是之謂公（所謂公也）蔽於有我（蔽塞人欲惟知有己）不能大公（不能使乎大公之道）是謂之私（所謂私也）凡此字訓（凡是爲此詩）蒐輯舊聞（無非採錄往訓以爲類之　蒐音搜　嗟音七）嗟爾小子（嗟彼后學）敬之戒之（敬其當爲戒其不當爲）克循其名（能隨其字之名）深惟其義（深思其字之義）以達于長（長上　長上聲）以（以問於師）會于學（下以詢于同學）審問明辨（審其問明其辨）精思篤行（精思力於行）孜孜勉焉（勸汝惟此自勉）以聖可賢致（則聖人地位可以由賢而至）

戒

（戒者警戒之義）

子弟戒（此篇戒子弟緊求剝穆之心文公載之小學書中）

范魯公（質）

戒爾學立身（戒汝當學立身之道）莫若先孝弟（無如孝弟順遜之德）怡怡奉親長（和其顏色以奉其親事其長怡和也　長上聲）不敢生驕易（不敢萌一驕易之心）戰戰復兢兢（恐懼又復兢兢）造次必於是（雖頃刻之間亦必於此）戒爾學干祿（戒汝學爲求祿之人）莫若勤道藝（無知盡力道德文藝）嘗聞諸格言（嘗聞聖賢之至言）學而優則仕（學而無不足則可以入仕）不患人不知（不憂人不己之知）惟患學不至（惟憂學力之未至無以見知於人耳）戒爾遠恥辱（戒爾當遠去恥辱之）恭則近乎禮（惟恭敬則可近於禮）自卑而尊人（無自卑下）

而尊敬乎人，今先彼而後己（先乎人而后乎我）。相鼠與梟鴟（相鼠譏無禮，鴟鴞刺惡言），宜鑒詩人刺（宜明詩人興諷之由）。戒爾勿放曠（戒爾勿放蕩），放曠非端士（放曠則非端直之士）。周孔垂名教（周公孔子煥垂世教），齊梁尚清議（齊國梁國崇尚清虛之議）。南朝稱八達（南朝稱爲八達之士），千載穢青史（千年之下穢汚史冊）。戒爾勿嗜酒（戒爾勿貪於酒），狂藥非佳味（狂惑之藥，釀造而成，不是好味）。能移謹厚性（能移謹厚之人性），化爲凶險類（變爲凶強傾險之人）。古今傾敗者（自古及今傾敗者，由），歷歷皆可紀（歷歷皆可紀錄）。戒爾勿多言（戒爾勿多言語），多言衆所忌（多言語之人，衆人所忌）。苟不慎

樞機（樞機猶弩牙，皆以所發處言。苟不能謹其言之所發，樞戶），災危從此始（災釁自是而起）。是非毀譽間（或是或非，或毀人或譽人），適足爲身累（適足爲吾身之累）。舉世重交游（舉世之人，重其交游），擬結金蘭契（擬結爲金蘭之契，類之同如蘭之臭，志之堅如金可斷）。忿怨從是生（忿怨怨惡自此而生），風波當時起（當是而起，激爲風波而起）。所以古人疾（是以古人所疾惡），籧篨與戚施（籧篨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籧音渠，篨音除）。舉世重游俠（舉世重游談輕俠之士），俗呼爲氣義（世俗名爲氣義之人）。爲人赴急難（人有危急險難之事，則往而赴之。難，去聲），往往陷囚繫（至犯法往往自入，陷身自取縲紲）。所以馬援書（馬援之書辭），勤勤戒

諸子（勸率衆戒，戒其諸子）。舉世賤清潔（舉世賤清脩雅潔之人），奉身好華侈（奉身好尚繁華侈靡。好，去聲）。肥馬衣輕裘（乘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揚揚自得，經其鄉里）。雖得市童憐（雖得市井之童憐惜），還爲識者鄙（又爲有識之人鄙薄）。我本羈旅臣（羈旅之臣。貧事周世宗，後方事太祖，故言），遭逢堯舜理（遭逢堯舜之治）。位重才不充（位爲相則已重，才則不充及此），戚戚懷憂畏（戚戚然常懷憂畏之心）。深泉與薄冰（如在深泉之中，如履薄冰之上），蹈之惟恐墜（蹈之於間，惟恐隳墜）。爾曹當憫我（爾曹當憫念我），勿使增罪戾（毋使我得罪咎）。閉門斂蹤跡（閉門收斂其蹤跡，勿輕出），縮首避名勢（縮頭以避名勢）。勢位（名勢位之隆）

難久居（丞相之勢位，雖尊而難久處），畢竟何足恃（畢竟是何足倚恃）。物盛則必衰（物之盛者，終必衰），有隆還有替（有興隆則必有衰替）。速成不堅牢（天下之事，欲速就則不堅固），速走多顛躓（急速而走則必顛躓。躓，音至）。灼灼園中花（灼灼其盛者，園中之花），早發還先萎（雖是開發之早，又先零落）。遲遲澗畔松（鬱鬱而生者，澗邊之松木），鬱鬱含晚翠（雖是香發之晚，經歲寒而不改蒼色）。賦命有疾徐（賦命於天，有早者有遲者），青雲難力致（事業青雲之上，不可以力而致）。寄語謝諸郎（寄言以謝諸郎之躁進者），躁進徒爲耳（躁求而進，徒耳）。

言戒（此篇戒人言語躁妄之失）

司馬溫公

迂叟曰（迂叟公自稱也）言不可不重也（言之發不可不謹重）子不見鍾鼓乎（汝不見夫鍾之與鼓）夫鍾鼓扣之鳴鏗訇（擊之則其聲洪大）（鏗音坑）（訇音宏）聾人不以為異也（聾人不以為怪以擊之聲之使然聽鍾鼓之聲）（聾人可鍾鼓之人）（聾音籠）若不扣而自鳴（如是不曾扣擊而自有聲）人孰不以為之妖邪（人誰不猜為妖怪）可以言而不言（當可言之時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正如鍾鼓扣而無聲）亦為廢鍾鼓也（是特無用之物而已）

事神戒（此篇戒人事神之神不若事心之神）　司馬溫公

或問迂叟事神乎（迂叟公自稱或問曰敬事神明乎）曰（應之曰）事神（吾事神明）或曰（或人又問）何神之事（所事何神）曰（應之曰）事其心神（吾事心之神明）或曰（或人又問）其事之何如（其奉事之當如何）曰若至簡矣（至簡至要）不黍稷（不以黍稷祀）不犧牲（不以牲牛祭）惟不欺之為用（惟以正直不欺為用）君子上戴天（君子其人）下履地（上頂乎天下足乎地）中函心（中而天地立而有此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雖欲欺其心其能得耶）

箴

四箴（箴者箴戒之義）　伊川先生

程子曰（伊川言）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姓顏名回字子淵孔門高弟也問仁夫子答以克己復禮又問其條目）子曰（夫子言）非禮勿視（視者目之所睹非禮不正則禁止而勿視）非禮勿聽（聽者耳之所聞非禮不正則禁止而勿聽）非禮勿言（言者口之所稱非禮不正則禁止而勿言）非禮勿動（動者指身手足之所動非禮不正則禁止而勿動）四者身之用也（視聽言動四者身之用而不能無者）由乎中而應乎外（四者乃此心之形見而應酬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就形見處用功禁制於外所以養此心也）顏淵事斯語（顏淵從事此言）所以進於聖人（所以能進至聖人地位）後之學聖人者（後之有志學為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當以此語服膺於胸臆之間而勿敢失墜也）因箴以自警（因此為箴詞以自警戒）

視箴（此篇專言非禮勿視）

心兮本虛（人之一心本自虛靈）應物無迹（感應出入無迹可執）操之有要（操存此心有其要）視為之則（莫先於視視則為準則也）蔽交於前（物欲之蔽交接於前）其中則遷（感於所見中必移矣）制之於外（禁制於外目不妄視）以安其內（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久而誠矣（久則實理流行周旋中禮矣誠者實理也故克己復禮則猶務於用力至於誠則無所用其力）

聽箴 此篇專言非禮勿聽

人有秉彝 人有此生便秉執此彝常之性 本乎天性 本原於天無不善 知誘物化 知識誘於外而莫覺 化其內而莫知返 物欲 喪去聲 遂亡其正 由是所秉之正日以喪亡 卓彼先覺 卓然不凡之先覺 知止有定 知止者知其所當止 有定者得其所當止 閑邪存誠 閑邪妄於外 存實理於中 非禮勿聽 非禮不聽之謂矣

言箴 此篇專言非禮勿言

人心之動 心活物也故動 因言以宣 動則因言宣達 發禁躁妄 躁輕肆也 妄虛謬也 言語之發 禁止其輕肆虛謬 內斯靜專 禁此躁妄則內斯靜定 禁其虛謬則內斯靜專 矧是樞機 樞戶樞也 機弩牙也 樞之闔闢 機之中否 皆由之發言乃吾身之樞機 興戎出好 言之惡或至於興戎 言之善或至於合好 好去聲 吉凶榮辱 得則有吉有榮 失則有凶有辱 惟其所召 發於己者甚輕 召於彼者甚捷 傷易則誕 躁而傷於易則誕肆而不實 易去聲 傷煩則支 妄而傷於煩則支離而遠實 己肆物忤 肆縱也 忤逆也 己肆者必忤物 出悖來違 悖乖理也 悖而出者必悖而反 妄之致也 非法不道 非法度之言不敢稱道 欽哉訓辭 敬此聖賢教訓之辭

動箴 此篇專言非禮勿動

哲人知幾 明哲之人知其幾微 誠之於思 於所思而誠之 一念之動不妄也 志士勵行 立志之士勉勵其行 守之於為 於所為而守之於事之動 不敢忽也 合而言之 思是動之微 為是動之著 思是動於內 為是動於外 順理則裕 順天理而動則安而裕 從欲惟危 從人欲而動則殆而危 造次克念 頃刻之間常思以順乎理 造去聲 戰兢自持 恐懼自守 恐或陷於欲 習與性成 習謂修於己 性謂得於天 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 聖賢同歸 與聖賢一矣

心箴 此篇專言心不可為物所役 文公載之於孟子集注中

蘭陵范先生

茫茫堪輿 堪天道 輿地道 茫茫廣大貌 俯仰無垠 仰觀俯察無窮盡 人於其間 人處天地間 眇然有身 一身眇然而微 是身之微 太倉稊米 太倉中之小米 稊稗也 參為三才 然人與天地參而為三才 曰惟心耳 惟有此靈之心耳 往古來今 已往之古 方來之今 孰無此心 誰無此心 心為形役 苟心無定主 從耳目之欲 乃獸乃禽 則悖理傷道 與禽獸無異 惟口耳目 手足動靜 形亦形也 投閒抵隙 從閒缺隙而入 為厥心病 為此心之病痛 一心之微 一心之小 眾欲攻之 聲色臭味之欲羣而攻之 其與存者 能操存之者 嗚呼幾希 嗟嘆少有 君子存誠 君子之人存此誠意 克念克敬 能念能敬 天君泰然 心為君主 泰然而安 百體從命 四肢百體

無不敬 畏天命

敬齋箴 此猶言動靜皆不可無此敬 文公先生

正其衣冠 衣冠整也 尊其瞻視 目容端也 潛心以居 居在也 此心以自處也 對越上帝 越於也 可對於上天也 ○此四句主靜而敬言 足容必重 視行矩步而無躁遽之態 為行貌 手容必恭 束手而無弛下之狀 拱手貌 擇地而蹈 一一擇步必擇地而行 折旋蟻封 折回旋於蟻垤中 蹈躕如有猶也 ○此四句主動而敬言也 已上兩條皆言處己之敬 出門如賓 出門行便如見大賓而不敢易 承事如祭 承一事便如奉祭而不敢忽 戰戰兢兢 畏謹也 罔敢或易 無敢慢易也 易去聲 ○此四句亦主動而敬也

守口如瓶 謹言語如瓶之貯水而不泄 防意如城 杜私意如城之防寇而周其周 洞洞屬屬 質愨專一 罔敢或輕 無敢輕忽也 ○此四句亦主靜而敬也 已上兩條皆言接物之敬 不東以西 不南以北 不於東而轉以西 不於南而轉以北 當事而存 當此一事則心存於此事 靡他其適 更不走作此一件 無適是無所往 經子曰 主一無適之謂敬 主一只是主此一事 無所往而非敬 釋無適也 主動而言 勿貳以二 勿參以三 此心主此一事 不貳插第二事 亦不參插第三事 惟心惟一 此心惟主此一 萬變是監 事有萬變 此為監臨 釋主一 萬變 主靜而言 監平聲 從事於斯 是曰持敬 從而事乎此 是謂持守此敬 動靜弗違 一動一靜皆不違此敬 表裏交正

外貌內心 俱得其正 須臾有間 頃刻暫斷 間去聲 私欲萬端 物欲之私 千條萬緒 不火而熱 無火而自熱 煩而躁也 不冰而寒 無冰而自寒慄而慄也 毫釐有差 敬忽之差 毫釐耳 天壤易處 天地為易位 三綱既淪 君臣父子夫婦之大綱既淪喪 九法亦斁 洪範九疇之法亦斁 於乎小子 嗟爾後生 念哉敬哉 當此念所存 持此敬 墨卿司戒 墨卿 墨之號也 為此戒語 敢告靈臺 敢告之靈臺 敬忽在心也

勿齋箴 此猶言視聽言動 當於勿字用功 西山真先生

天命之性 天所賦 是為性 得之者人 稟得者惟人耳 人亦有心 人生而有此心 其孰不仁 又誰不有此仁 人而不仁 有此仁 曰為物役 亦為外物所役 耳蕩於聲 耳為聲所搖蕩 目眩於色 目為色所眩 役以言則肆 言則放肆 以動則輕 動則輕易 人欲放紛 欲心放縱紛擾 天理晦冥 天理不明 於焉有道 於此有道 禮以為準 惟禮為準 惟禮是由 惟禮則行 匪禮勿徇 非禮勿從 曰禮伊何 所謂禮者如何 理之當然 理之當如此耳 不雜以人 不雜以人欲 一循乎天 一由乎天理 勿之為言 勿之一語 如防止水 猶防止水 孰其尸之 誰其主此 曰忌而已 謂心而已 聖言十六 孔子非禮勿視十六字 一字其機 勿之一字 是其機括 機牙既斡 機牙斡 關利也 既動 鈞石必隨 三十斤為鈞 百二十斤為石 鈞石之最重者 必隨之而

發我乘我車(吾載吾車)駟馬交騤(乘馬交騤)孰範其馳(範謂範其馳法)其維轡在手(惟轡常在手中)是以君子(所以君子其人)必正其心(必先正其心)翼翼兢兢(敬謹也)不顯亦臨(雖不顯處亦如上帝監臨)萬夫之屯(屯聚也萬人)一將之令(皆所聽將之命)靈銜颷馳(猶雷之震猶風之馳)〔颷〕宏音 孰敢干命(其誰敢犯其威命)衆形役之(耳目口鼻衆形之役)統于心官(心為之官實統治之)外止邪流(外能禁止不流蕩)內守愈安(內之所守愈得其安)其道伊何 所主者敬(主乎心惟有此敬)表裏相維(內外交養故曰相維)動靜俱正(或動或靜俱得其正)莠盡苗長(莠去如莠之盡經明如苗之長)

醨化醴醇(如糟醨渾化為醴醇)〔醨〕音丕 方寸泰然(此心中泰然)〔泰〕音胎 無物不春(物物生意)惟勿一言(惟勿之下語)萬善自出(萬善皆從此出)念玆在玆(念此常存在此)其永無斁(雖久而不厭)

思誠齋箴(此箴論誠與思誠有天道人道之分)

西山真先生

誠者天道(真實無妄謂誠乃天之道也)本乎自然(自然而然非事作為)誠之者人(人者求盡此誠人為也)以人合天(由誠之以至乎誠由人之道以合乎天道)曰天與人(凡天與人)其本則一(其初則一)而胡差殊 (如何等差)蓋累於物(蓋為物欲所累耳)心為物誘(此心為物誘)

性逐情移(此性為私情所移)天理之真(天理之真實無妄者)其存幾希(所存者亦甚少)豈惟與天(豈止與天)邈不相似(相去之遠絕不相似)形雖人斯(雖其人形)實則物只(實則何異於物只皆助語)皇皇上帝(大哉上天)命我以人(與我以人之形)我顛物之(我乃自顛自擠於物)抑何弗仁(何其不仁之甚)維子思子(維此子思)深憫斯世(重閔世)指其本源(指出實理之本源)袪俗之蔽(以開袪俗之惑)〔學〕音 學問辨行(即博學審問明辨篤行)統之以思(以上四者總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必擇其善而堅執之)惟日孜孜(惟日不足)狂聖本同(狂者聖者其初亦同)其忍自棄(何忍自棄其天)人十己千(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弗至弗已(不至此亦不止)雲披霧卷(且思而通之若雲開霧收)太虛湛然(蒼蒼之天湛然在上)塵掃鏡空(若去塵鏡空)清光自全(清光瞭然無蔽)曰人與天(人之與天)既判復合(其始既判今復合矣)渾然一真(渾全一心之理)諸妄弗作(一箇邪妄無有萌作)孟氏繼之(孟子繼子思)命曰思誠(乃名之曰思誠)更兩鉅賢(更子思孟子二大賢)其指益明(其指意愈分曉)大哉思乎(大哉思之一字)作聖之本(此乃為聖之本根)歸而求之(苟能反而求之於心)實近非遠(實至近而求之者遠也)

〔規〕(規乃規矩之規)近年 皇上(規諫自警洞規以警南康)

白鹿洞規 此篇論明倫爲學修身處事接物五者之道

文公先生

洞在南康軍唐李渤之隱居學徒常數百人 本朝興國初嘗賜九經又官其洞主明起後廢不治其淳熙間文公守南康請于朝而重葺焉故爲此規以示學者

父子有親 父子有相親之恩 君臣有義 君臣有相與之義 夫婦有別 夫婦有分別而不可褻 長幼有叙 長幼有次序而不可紊 朋友有信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交遊有信而不可欺

右五教之目 已上五者乃教化之條目 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 堯帝舜帝命契爲司徒六官敬布五者之教 即此是也 只此是也 學者學此而已 學者學此而止 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 所以爲學次序又有五件 其別如左 別具于左

博學之 廣學於文 審問之 審問其疑 謹思之 謹思其道理 明辨之 明辨其是非 篤行之 專篤而踐行之

右爲學之序 爲學之次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 此四者皆所以窮究道理 若夫篤行之事 如篤行一事 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 則自修吾身以至酬酢萬事應接萬物 亦各有要 亦各各有要理 其別如左 其別具于左

言忠信 言語忠實 行篤敬 行己恭敬篤厚 懲忿窒慾 懲治忿怒窒塞嗜慾 窒音的 遷善改過 遷徙於善更改其過

右修身之要 此四句於身最切 故云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是正於合宜之義不謀安之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闡明道理不計較功效

右處事之要 此四句於事上最切 故云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我所不願欲不以施於它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行於人而不從反求其盡善

右接物之要 此四句於物上最切 故云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 私切看往古聖人賢士所以教人爲學本意 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 皆是講究推明義理修治其身然後推以及人 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 不徒欲務廣記博覽作爲文章以釣聲名利祿而止 今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 今世爲學之人既與此相反矣

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但聖賢所爲教人之成法)具存於經(具載於經書中)有志之士(立志君子)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自當精詳於學思問辨四者)苟知理之當然(誠知理當如此)而責其身以必然(責諸己斷如此行)則夫規矩禁防之具(則夫嚴規矩爲禁制防閑之器具)豈待他人設之(何待別人設此)而後有所持循哉(而有所能據持循守乎)近世於學有規(近來於學貪有規矩)其待學者爲已淺矣(其待學者之意已甚淺薄)而其爲法(所立之學規)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未必合古聖賢本意)故今不復施於此堂(故今不施須於示觀瞻之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而只取聖賢所以誨人爲學之大端緒)條列如右(逐條陳列如前)而揭之楣間(開揭於楣梁中)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衆學者同講明義理遵守條目責任於身而力行)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則夫心身之間)其所以戒謹恐懼者(所以敬畏者)必有嚴於彼者矣(當更嚴於世之學規)其有不然(有不如此)而或出於禁防之外(而反蕩跌於禁制防閑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則世所言學規)必將取之(只得取而用之)固不得而略也(固不容略而不可用也)諸君其念之哉(衆學者深思之)

新編音點性理群書句解卷之二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三

銘 銘者誌也所以銘誌其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己之兄弟儕輩人當盡事親之道以事天

橫渠張先生

乾稱父 乾爲天父道也故以父言 坤稱母 坤爲地母道也故以母言 予茲藐焉 吾於此以藐然之身 藐音眇 乃混然中處 混合無間而處乎中于道也 故天地之塞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充塞於兩間 吾其體 吾資之以爲體 天地之帥 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統帥 吾其性 吾得之以爲性 民吾同胞 人皆資此氣得此理以生爲吾同類故視之如同胞兄弟然 物吾與也 物之生亦本於天故視之亦如己之黨與然 大君者 人君也 吾父母宗子 即乾父坤母之長子 其大臣 宰相也 宗子之家相也 即長子家之輔 尊高年 尊敬老人所以長其長 所以長我之兄弟 慈孤弱 慈愛孤弱親微弱 所以幼吾幼 所以幼吾之卑幼 聖其合德 聖人與天地合德是兄弟之合德於父母者 賢其秀也 賢者才德超人是兄弟秀出乎等夷者 凡天下疲癃殘疾 凡天下疲癃篤疾之人 惸獨鰥寡 無兄弟惸無子獨無妻鰥無夫寡者 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無非吾兄弟之顛倒流連無告而貧者也 于時保之 畏天以自保者 子之翼也 猶子之翼敬乎親也 樂且不憂 樂天而不憂懼 純

乎孝者也 猶子之篤孝於親而無愧也 違曰悖德 違背乎親是謂悖之德 害仁曰賊 戕滅天理賊殺其親故謂之賊 濟惡者不才 長惡不悛是世濟其凶故謂之不才 其踐形 若能盡得人形而充其道 惟肖者也 是與天地相肖似而不違者也 知化 是聖人知變化之道 則善述其事 則其所行皆天地之事即人子善繼述父母之事 窮神 是聖人通神明之德 則善繼其志 則其所存皆天地之心即人子善繼父母之志二者皆樂天踐形者 不愧屋漏 不自欺於室隅人所不見之地 爲無忝 不忝辱於天地即人子無忝爾所生也 存心養性 存其心而不失養其性而不害 爲匪懈 不懈怠於事天即人子事親而夙夜匪懈也此二者畏天而不賤夫形者 惡旨酒 惡美酒而不欲 惡去聲 崇伯子之顧養 崇伯鯀之子禹也禹惡旨酒所以顧父母之養 養去聲 育英才 英俊之才篤於教育 潁封人之錫類 潁谷掌封疆之人名考叔鄭之大夫也能感動莊公思念其母是錫與儔類使之皆孝也 不弛勞而厎豫 不解弛其事親之勞而能厎致其父瞽瞍之悅豫 舜其功也 舜帝之功致也 無所逃而待烹 晉獻公太子申生爲驪姬所譖或曰不如逃之太子不從太子自縊新城而死此所謂無所逃而待烹也詳見左傳僖四年 申生其恭也 申生之敬恭父命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 人之一身受於父母當體其所受全而歸之 參乎 曾參其人乎將死而啓手足是其事也 勇於從而順令者 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不敢後也 伯奇也 伯奇之履霜中野是也伯奇周鶴主

子富貴福澤（富足貴顯，福祿利澤），將以厚吾之生也（所以大奉於我，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貧薄卑賤，憂苦戚嗟），庸玉汝于成也（所以拂亂於我，使吾之為志也篤，庸玉汝，用以琢磨汝，使成人也）。存吾順事（孝子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吾寧也（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愚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蓋仁是從然推愛處，義是截然分別處。故天地化生萬物，則為理一。然乾稱父，坤稱母，其分未嘗不殊。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其理未嘗不一。然民稱同胞，物稱吾與，則其分未嘗不殊。與夫合天下之人，皆吾兄弟之親，其理未嘗不一。然至於大君家相，長幼聖賢，殘疾皆自有等差。又其後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理一處便有愛之仁，分殊處便有截然之義。不然，愛無差等，墨氏之仁耳，豈足以論張子西銘之大。肯學者其更細繹之。

東銘（此篇論戲言過言戲動過動不同） 橫渠張先生

戲言（戲謔之言）出於思也（由思而出），戲動（戲謔之動）作於謀也（自謀而作）。發於聲（戲言發於聲音），見乎四支（戲動見乎支體），謂非己心（却云不是本於吾心），不明也（是不明也）。欲人無己疑（本於吾心，欲人不疑），不能也（弗能得也）。過言（誤言）非心也（非其本然也），過動（誤動）非誠也（非其心之實然也）。失於聲（失於聲音而為言之過），繆迷其四體（繆迷其四體而為動之過），謂己當然（以為己之當然），自誣也（自誣罔其心也）。欲他人己從（既憚改而自誣，又欲他人之順從乎己），誣人也（是誣罔他人也）。或者謂（或說）出於心者（出於心思而戲謔者），歸咎於己戲（可歸咎責以為己之戲），失於思者（於失於心思而過誤者），自誣為己誠（可自誣罔以為己之實然），不知戒其出汝者（不知警戒其出於汝心而故為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乃歸咎責其不出於汝心而偶失者），長敖（愈滋長咎己戲則增長傲慢，長上聲，敖去聲）且遂非（誣己誠則遂從非失而過不改矣），不知孰甚焉（不知而愚莫此為甚）。

顏樂亭銘（為孔周翰作○此篇論聖賢指傳授之妙） 明道程先生

天之生民（上天之生斯民），是為物則（物者身也，則者理也，有是物必有是則）。非學非師（非篤於學，非親於師），孰覺孰識（誰覺其天，誰識其理）。聖賢之分（生知為聖，學知為賢，分量之分），古難其明（自古難曉）。有孔之遇（聖有孔子，得於親遇），有顏之生（賢有顏子，生於此時）。聖以道化（聖則覺之以道而使之化），賢以學行（賢則勉於學而篤於行），萬世心目（使萬世之人心開目明），破昏為醒（破其昏蒙為此覺悟，實孔顏有以示訓也）。周爰闕里（夫子所居之地為闕里，周爰即周迴也），惟顏舊止（乃顏子舊時所居）。巷汙以榛（其巷既汙穢而荊棘），井堙而圮（其井復湮沒而圮壞，圮音否）。鄉閭蚩蚩（鄉里之間愚蚩之民，蚩音癡），弗視弗履（不能退想聖賢之遺迹，廢其地而不視履）。有卓其誰（有卓然欲往其誰，責者誰哉），師門之嗣（是未

子之後嗣孔周翰也 追古念今 追古人之遺迹念今日之荒蕪 有惻其心 惻然有愛於心 良價善諭 以良價而得善諭 發帑出金 發帑藏出金 帑音儻 眷焉以闢 眷之深者給而闢之 井渫而深 井之地者疏而深之 渫音泄 清泉澤物 清可以潤物 佳木成陰 有木之佳自然成陰 載基載落 載始其基載成其宇 亭曰顏樂 新然有亭名以顏樂 落音洛 昔人有思 思昔顏子融此樂心 子忖子度 維今之人於此求度 度音鐸 千載之上 由今視昔千載而上 顏惟孔學 有此顏子惟孔是學 百世之下 由今以後百世而下 顏居孔作 顏樂亭孔氏所建 盛德彌光 顏子盛德後世愈光 風流日長 遺風之善流傳日遠 道之無疆

是道無窮 古今所常 古今常行 水不忍廢 此水不忍廢也 地不忍荒 此地不忍荒也 嗚呼正學 嗟彼顏氏之正學 其何可忘 其何時可忘之哉

克己銘 克己是克去己私也○此論仁銘者規天地萬物爲一體不可損 藍田呂先生

凡厥有生 凡有生於天地間者 均氣同體 皆稟此氣與吾同體 胡爲不仁 何爲而不仁公此心 我則有己 惟知有我 立己與物 與己對物 私爲町畦 私自分別彼町此畦 勝心橫生 爭勝之心橫恣而發 擾擾不齊 紛擾多事不能齊一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不仁者也 擾音 大

人存誠 大德之人存此實理 心見帝則 心常澄定洞明天理 初無吝驕 初無吝於人驕於己之意無我也 作我蟊賊 爲吾仁之蟊賊 蟊賊害苗稼之虫喻己私也 志以爲帥 志以爲之主帥 氣爲卒徒 氣官聽命如卒徒然 奉辭于天 奉行命令于天 誰敢侮予 外邪客氣誰敢侮傷 且戰且徠 且戰退之且招徠之 勝私窒慾 勝去其私窒塞其慾 窒音的 昔爲寇讎 昔爲寇讎與我相敵 今則臣僕 今爲臣僕聽我宰制 方其未克 方是私之未去 窘我室廬 常窘迫我室廬言心也 窘音 婦姑勃谿 婦姑不安而鬭爭也 勃谿音 安取其餘 安能取其他 亦既克之 亦既勝去私欲 皇皇四達 此心之公廓通廣達 洞然八荒 洞然八方之遠 皆在我闥 皆在吾闥中 孰曰天下 不歸吾仁 誰言天下不歸於吾仁 仁不在我乎 癢痾疾痛 人之癢痾疾痛 舉切吾身 皆切於吾之身 實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 一日至之 一日克去己私至此地位 莫非吾事 皆我己分內事 顏何人哉 顏子何如人能克復如此 睎之則是 睎之是亦顏子

書字銘 此篇論寫字亦當持敬 文公朱先生

握管濡毫 把筆之管漬筆之毫 伸紙行墨 伸開其紙以墨行於紙 一在其中 一者敬也敬存於心 點點畫畫 一點一畫各得其正 放意則荒 縱意則荒疏 取妍則惑 求其妍麗必以迷惑 必有事焉 必有所事於此

神明厥德（惟神明其德而已 蓋指敬也）

藏書閣書廚銘（此篇論書皆是元聖所作 子孫百世寶永保之）　文公先生

於穆元聖（嗟嘆夫子之道深遠）繼天測靈（上繼天道 測其妙）開此謨訓（不此典謨訓誥諸書）惠我光明（惠我後人使我光明覺悟）永言寶之（永言寶之 顧久長珍而藏之）匪金厥籯（此非黃金滿籯）含英咀華（採摘書中之英 咀嚼書中之華）百世其承（相傳百代可常之）

至樂齋銘（此篇論讀書有味 甚於嗜肉有味）　文公先生

呻吟北窻（疾中呻吟於北窻之下）氣鬱不舒（氣鬱結而不伸）我讀我書（吾讀吾書）如病得甦（悅然悟 如病之得甦醒）客問此書（客問我所讀之書）中作何味（其中趣味若何）君乃嗜之（汝乃嗜之）其趣如此其至（極至是趣）爲予語（爲予言）【趣 音促】無味乃然（書中自有不可以滋味言 所以爲可樂之至者）是有味者（凡是有滋味者）乃瘠乃羶（瘠乃牛之臭 羶乃羊之臭 拘拘求其滋味 是乃病難而已）天下之樂（天下至樂）我不敢知（我不敢知天下至樂之事）我思古人（古人 歐陽脩也）至歐陽子（至歐陽脩）乃賦斯詩（詩中有至樂字）【陳 音陳】實感我心（實感我心）惟日惰惰（不過安和）【惰 音因】式鈞且深（鈞自有音之深義）

敬恕齋銘（此篇論敬恕爲仁之功）　文公先生

出門如賓（出門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奉事如承大祭祀）以是存之（即此存之於心）敢有失墜（無敢有所墜失 此四句言主敬）己所不欲（吾身所不欲者）勿施於人（亦不以此施之他人）以是行之（即此行之）與物皆春（渾然與萬物同一春）胡世之人（何如一世之人）恣己窮物（恣己則窮物 窮物則非恕）惟我所便（惟求己之便）不謂彼奚（言於人何如 不謂彼亦是如此 則非恕）孰能反是（誰能反此）斂焉厥躬（斂其身）于墻于羹（坐則見之於墻 食則見之於羹）仲尼子弓（仲尼孔子字也 子弓仲弓字也）內順于家（在內以此道順其家）外同于鄰（在外推此道同於人）無小無大（無小者與太者）罔時怨恫（是怨痛）【恫 音通】爲仁之功（敬恕即是爲仁）曰此其極（此則功至矣）敬哉恕哉（此敬此恕）永永無斁（常常無厭）【斁 音亦】

學古齋銘（此篇論學古之學者 爲己之學者 今之學者爲人 之非）　文公先生

相古先民（觀古聖人）學以爲己（所學以求盡其己）今也不然（今之人不如此）爲人而已（所學但求知於人）爲己之學（所學之爲己者）先誠其身（先於誠發之 開務其誠實）君臣之義（處君臣則當盡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處父子則當盡父子之仁）聚辨居行（學以聚之 問以辨之 寬以

含之仁以行之無怠無忽無有怠惰無有間忽至足之餘天理充足於身已極其至澤及萬物而後推其餘澤以及萬物為人之學學為華人者以然春華爗然光彩如陽春一布百物華麗誦數是力勤於讀書復逐句而數以求其義纂組是誇求工文章猶纖絍結組誇美誇耀於人結駟懷金子貢結駟過原憲之家顏子不以紆朱懷金為榮結駟懷金富貴也煌煌煒煒彰灼光輝世俗之榮俗人以為榮貴君子之鄙君子則鄙賤之維是二者惟此二者為己為人其端則微其發端則甚微眇綿不察於發微間不之致察胡越其歸末流如北胡與南越相遠卓哉周侯高哉周君此齋主人也克承先志繼承其先人之志日新此齋重新是齋

以迪來裔以啓迪其方來之子孫此齋何有此齋中何所有有圖有書有圖軸又有書籍厥裔伊何其子孫又何如衣冠進趨皆明著衣冠趨進儼然進趨夜思晝行夜以思之日以行之咨詢謀度咨問諏度不恃己能也度音鐸絕今不為謝絕今人為人之學而不為惟古是學惟以古人為己之學先難後獲先用工於難而以有得為後匪亟匪徐不敢欲速亦不敢緩我則銘之吾今為銘其齋以警厥初以警戒其為學之初

求放心齋銘

此篇論操執此心之道

文公朱先生

天地變化天地變化無窮其心孔仁以生物為心故天地之心為甚仁成之在我人得天地生物之心為心則主于身則為一身之主宰其主伊何其所主宰如何神明不測神妙明通不可測度發揮萬變發施萬事之變立此人極以立人道晷刻放之頃刻放失千里其奔則奔逸千里之外非誠曷有不有實理以操存之何以有此心非敬曷存不有此敬以操存之何以存此心孰放孰求或放或求在我而已更由誰哉孰亡孰有或亡或有在我而已更由誰哉屈伸在臂屈伸惟臂之所為反覆惟手反覆之一反一覆惟手之所為防微謹獨苟能此敬以防其微以謹其獨茲守之常守此以為常切問近思又切於問而近以思之曰惟以相謂惟以此二者交相用功

尊德性齋銘

此篇論人當尊敬上天所賦之性不可為物慾所汩

文公朱先生

維皇上帝皇天上帝降此下民降此生於下民何以予之何將物賦予之曰義曰仁言有仁與義而已維義與仁維仁義二者維帝之則皆天與我之理欽斯承斯敬此而又順此猶懼弗克尚恐不能孰昏且狂誰人昏塞狂妄苟賤汙卑苟賤而不自貴重汙卑而不及高明淫視傾聽視不正為淫聽不正為傾惰其四肢隳惰四體褻天之明褻狎上帝之明命褻音屑慢人之紀慢侮在人之倫紀甘此下流甘心居於下流衆惡之委衆流積惡皆歸於此我其監此吾當察此

祗栗厥心（祗敬莊栗以持此心）有幽其室（雖處幽暗之室）有赫其臨（亦如上帝赫然在前）執玉奉盈（譬之執玉惟恐其墜奉盈惟恐其溢）須臾顛沛（須臾不可離顛倒必於是）任重道悠（負荷者重而道又遠）其敢或怠（安敢或生怠惰之念）

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月到梧桐上吟

此篇借物形容聖人清温之德

康節先生

月到梧桐上（月影方照梧桐樹上）風來楊柳邊（風方來楊柳梢邊）院深人復靜（庭院之深人聲之寂）此景共誰言（這般時景果與誰言）

蓋月到梧桐天光瑩也風來楊柳天氣温也必聖人德性昭融方足語此故末復云此景共誰言以歎有旨哉

清夜吟

此篇借物形容聖人本體清明人欲淨盡

康節先生

月到天心處（月照天之中）風來水面時（風來水之上）一般清意味（這般意味）料得少人知（切想少有人知此）

蓋月到天心則雲霧盡掃風來水面則波濤不興此正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時也

安分吟

此篇論安分知幾乃是出人之事

康節先生

安分身無辱（能安本分則身自無辱）知幾心自閑（知幾者自識幾先之微能識幾則心自然閑）雖居人世上（我雖居人世之上）却是出人間（却是能自拔於衆人之中豈夫自詠也）

天聽吟

此篇論工夫之道只是人心之理

康節先生

天聽寂無音（天聽之高寂然無聲）蒼蒼何處尋（蒼蒼其遠何處可尋）非高亦非遠（然亦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近而求之只在此心蓋心函太極所以參贊造化者也何待求之高遠乎）

感事吟

此篇論善根難培惡習難克

康節先生

芝蘭種不榮（芝蘭雖好種之不茂）荊棘剪不去（荊棘雖惡剪之不去）二者無奈何（種剪皆無奈何）徘徊歲將暮（徘徊延佇歲月之將暮）

蓋此言善根難培惡習難克因循荏苒老至無成矣詠此以警後學也

復卦詩

此論陰剝於坤陽萌於復復坤中間爲無極天之心尚未發動

邵康節先生

冬至子之半（十一月爲建子月冬至節正得子之中氣故曰子之半一陽生於此是即復之初爻也）天心無改移（於此見天地生物之心生生不息未嘗有所改變而移易之）一陽初動處（是時一陽方始萌動）萬物未生時（而萬物猶未生時）玄酒味方淡（玄酒猶明水之酒其味正淡喻其未生時）太音聲正

希咸英之樂其聲甚希 此言如不信此語若不信 更請問庖犧更請問庖犧氏先天學也因河圖而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圖爲方圓圖以負陽方[illegible]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illegible]始於西北[illegible]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詳見先天圖說

訪高僉判所居此篇論隱居之地景物瀟洒之狀 勉齋黃先生

遠樹分高下遠地之木或高或下 平洲半有無平洲之間半有半無 短亭低密竹短亭比於密竹則尤低 小艇隱寒蘆小船撑入寒蘆 轉浪魚深入急浪翻中魚更深入 斜陽鴉亂呼日斜登之而深噪爲噪時鴉集 自慚貴公子戎自慚貴公子如高僉判者 未老賦歸歟年未老而已上掛冠之請

林居此篇論隱居之地意態清高之狀 西山蔡先生

富貴良非願富與貴皆非我願 林泉畢此生下以於林泉之此生 酒因隨量飲酒隨量而飲不至勉強 詩或偶然成詩偶然而成就不覓思索 秋水和煙釣秋水則和煙而釣 春田帶雨耕春田則帶雨而耕 頹然無縫塔林中所居之屋頹然殊禪塔而無縫 自不費經營自然而然非有所經營

宿方廣寺此篇狀禪林清幽之態 南軒張先生

俗塵元迥隔俗間之塵本與相隔 景物自天成眼前景物渾然天成 山近四圍碧山近四圍而色青 泉鳴永夜清泉流徹夜而聲清 月華侵戶冷月光侵門而冷 秋氣與雲橫秋氣淩雲而横 曉起尋歸路曉來尋歸路 題詩寄此情題此詩以述其情

觀物詩此篇論陰陽動靜之理 邵康節先生

地以靜而方地主靜而體方 天以動而圓天主動而體圓 既正方圓體一方一圓其體各正 還明動靜權圓者動而方者靜而明其動靜之權 靜久必成潤地陰而靜久必成潤 動極遂成然天陽而動極遂成然之變也 潤則水體具潤則爲水而水之體以見 然則火用全然則爲火而火之用以全 水體以器受水體必須以器而受 火用以薪傳火用必須以薪而傳 體在天地後體質雖見於天地之後 用起天地先用則起於天地之先此用字於用之用如所謂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也

感興一首此篇論天地陰陽寒暑運行之氣有理融貫其間以爲之主 文公先生

崑崙大無外崑崙天形圓也大而無所外 旁礴下深廣旁礴地勢方也下而深且闊礴音薄 陰陽無停機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其機軸不停 寒暑互來往故寒而暑暑而寒更迭來往 皇羲古聖神皇羲伏羲古者神聖 妙契一俯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有以見天地對待之體陰陽交

錯之象無物不然默契其妙不待窺馬圖雖不待窺見伏羲所負之圖人文已宣朗而剛柔之晝奇耦之數尊卑之等貴賤之位所謂人文者已粲然明於天下矣渾然一理貫陰陽寒暑自然非天自天地自地陰陽自陰陽寒暑自寒暑也有一理而融貫其間所謂太極也昭晰非象罔天此陰陽寒暑之理故冲漠無朕之中而已具此理象然昭晰而可見之實非蒙昧也晰音折珍重無極翁我朝周子推而廣之又有無極之說蓋易所謂易有太極是言陰陽變易之中而有至定極之理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是言無定極之中而有至定極之理無極二字周子發之故以無極翁稱之為我重指掌於皇羲畫卦之後又得周子作太極圖以圖其理言珍重者貴重也義如重指諸掌而甚明

感興二首 此篇論陰陽一太極　文公先生

吾觀陰陽化吾觀陰陽二氣變化升降八紘中上騰下降八極之中前瞻既無始謂其有所始則由前而觀大極動而生陽若以陽動為始則陽之動實根於陰靜之前未始無靜未見其有所始後際那有終謂其有所終則由後而觀動極而靜靜而生陰若以陰靜為終則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未見其有所終至理諒斯存無始無終運行不息者信有太極之理默存其間萬世與今同雖歷萬世之久與今一同誰言混沌死彼莊周且言大極獨立於天地之先及天地既判而混沌死而不知氣依理而行天下安有理已死而氣獨行哉幻語驚盲聾此特荒誕之語但可驚世之無耳目者少有聰明豈惑於彼之說哉

感興三首 此篇論人心出入之機　文公先生

人心妙不測人心之靈神妙不可測度出入乘氣機機動處也或出或入隨氣而動凝冰亦焦火心有所懼則寒於凝冰心有所憤則熱於焦火淵淪復天飛思而深與或淵而淪思而外馳或天而飛淵淪以入言也天飛以出言也至人秉元化至德之人秉執造化之理而為吾身之主動靜體無違此理一動一靜之間皆體無違戾焉珠藏澤自媚方此心寂然不動如珠藏在淵而澤自生媚之時也玉韞山含暉如玉韞在石而山自含暉神光燭九垓及此心之動也感而遂通神光徹照乎九天之上玄思徹萬微幽思妙通乎萬理之微塵編今寥落自聖人不作心學無傳舊在塵編殘亂寥落亦鮮有能知之者嘆息將安歸從有志者嘆息而已其將歸之誰乎

感興四首 此篇論人心之欲　文公先生

靜觀靈臺妙靈臺心也離而觀之萬化從此出一心之靈神妙不測經綸萬事皆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如何不自把捉而為物慾所蕪穢反受衆形役一心莫識為主而役役於耳目口鼻之私欲厚味紛朵頤厚味方嗜其於朵頤而不恥朵垂頤而口也言欲食妍姿坐傾國妍姿可愛坐覆其國孰顧而不悔妍姿美色也崩奔不自悟崩推奔放於人欲橫流之中而不悟其非也馳騖靡終畢終身顛倒馳騖而無終畢之時也君看穆天子周之穆王萬里窮轍迹造入騷之乘車轍馬迹殆遍天下失為君之道不有祈

招詩不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止之招音韶徐方御宸極則諸侯離心徐偃伯於徐土玉帛而朝者不但三十六國殆欲出御君位而文武之業墜矣豈不甚可長哉茲所舉蓋天子之事特借此以喻人心之馳騖流蕩若不知止則心失主宰而物役反據而爲之主矣此六義之比也

感興五首

此篇論周室君臣之失

文公先生

涇舟膠楚澤此言周室衰替之由蓋自昭王無道南游於楚濟漢船人惡之即涇水之舟膠合以進至中流而膠液遂沈沒於楚江焉周綱已陵夷周室紀綱廢墜不振況復王風降況又幽王爲犬戎所殺王風大衰下同列國故宮黍離離平王東遷西周故宮鞠爲禾黍離離之嘆玄聖作春秋孔子作春秋經哀傷實在茲始於魯隱而當平王東周之初其哀傷之意實在於此祥麟一以踣麟出必有聖人在位今明王不興麟出非時其困踣一至於此踣音匐反袂空漣洏夫子觀之反袂拭面涕霑吾道之窮春秋遂作於此而亦絕筆於此漂淪又百年自是周政又餘百年僭侯荷爵珪魏斯趙籍韓虔三家分晉僭竊侯位周王不能正其罪反錫命之彼遂得以荷諸侯之珪爵王章久已喪王章猶法也王者之法久已喪失何復嘆嗟爲亂名分爭與奪常何用嗟嘆馬公述孔業司馬温公作通鑑欲纘述夫子春秋之業託始有餘悲乃託始於初命晉大夫韓趙魏爲諸侯而致其有餘不盡之悲然此豈周室陵夷之始耶拳拳信忠厚寓意拳拳切至信爲忠厚不薄無乃迷先幾當是時諸侯盛大夫

強視王室如贅疣耳豈無王命其能使之不自立乎司馬公乃欲託始於此可謂迷幾不知事幾之所先矣

感興六首

此篇論漢室君臣之失兼史筆者不能黜魏而尊蜀

文公先生

東京失其御漢自桓帝靈帝失御下之道刑臣弄天綱宦官事恣切弄威福天綱即威福西園植蕪穢開西園賣爵置八校尉蹇碩袁紹鮑鴻曹操趙融馮芳夏牟淳于瓊以崇植蕪穢五族沉忠良用單超具瑗左悺徐璜唐衡五族沈陷陳蕃李膺忠良之士黨錮禍也青青千里草千里草董卓謎語也乘時起陸梁乘時而起陸梁之甚卓初爲中郎將其後廢立焚宮室發諸陵自爲相國跋扈於一時當塗轉凶悖魏闕當塗高曹魏讖語也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卒成篡奪之計其凶悖尤甚於董卓炎精遂無光漢之炎運銷歇於此桓桓左將軍于此之時有武威左將軍劉備亦漢子孫也獻帝建安三年爲左將軍桓桓威武貌伏鉞西南疆伏義起兵於西南之疆以誅操復漢爲名鉞斧鉞也伏龍一奮躍伏龍諸葛亮也一奮躍而起鳳雛亦飛翔鳳雛龐士元也亦飛翔而來伏龍鳳雛即司馬徽謂此中有伏龍鳳雛也祀漢配彼天羽翼劉備紹續漢祀以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出師北伐曹操天下震動天意竟莫回然天意不可得而挽回先主既殞孔明亦殂王圖不偏昌卒使王業不偏盛於西蜀此漢祚所以不能復振晉史自帝魏夫陳壽作三國志自尊大曹魏爲正

統固無後賢孟更張司馬溫公一代之大儒通鑑之作盍改而正之乃復
資不因襲其繆世無魯連子求如魯仲連之不肯帝秦者世亦不復有斯人矣千
載徒悲傷千載之下豈不徒悲傷也

感興七首此篇論唐室君臣之失秉史筆者不能黜武后而尊唐

文公先生

晉陽啓唐祚唐高祖爲隋晉陽宮監太宗與裴寂陰謀以晉陽宮人侍高祖因舉
以起兵是曰晉陽啓唐家運祚王明紹巢封王明王子明也太宗子也巢封元吉
封爲巢刺王太宗弟也太宗手刃元吉而奪其妻生子明立爲齊王紹巢之後垂統已
如此垂統之主其瀆亂天倫如此繼體宜昏風繼體之君臣習目染昏亂

之風宜有甚焉塵聚瀆天倫武后本是太宗宮人後出蓄髮高宗見而說之使潛
入宮立以爲后父子聚麀亂倫也如此麀牝鹿音憂牝晨司禍凶然且使之
參預國政擅權自恣猶人家之牝雞司晨顛倒錯落其凶禍可知乾綱一以墜
既廢其子中宗于房陵唐之紀綱已自墮地天樞復崇崇復立周之宗廟鑄銅
爲柱名曰天樞高插于天紀武周功德改唐爲周禍甚焉淫毒穢宸極淫毒秦誅
宦者以此張易之張昌宗二人易之昌宗淫毒狎比武后穢惡帝居春音恭虐焰
燔蒼穹來俊臣周興爲酷吏虐焰如火燔炙蒼天向非狄張徒向非
狄仁傑張柬之輩誰辦取日功忠憤激切挽回天日則中宗終廢於房陵誰人
能辦此大功取日謂挽回天日云何歐陽子如何歐陽脩撰唐史秉筆迷

至公之秉史筆乃迷至公之道徇已私之意唐經亂周紀武氏以母后篡逆公
竊神器中宗尚在房陵無一毫正如季氏強逼公室而昭公出居乾侯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
君未嘗無君也豈以季氏專權而遂與之歐陽子反紀周之年號以亂唐之曆數可勝嘆哉
凡例孰此容夫以歐公之作唐史一一凡一例皆擬春秋誰謂凡例而可容此乎
侃侃范太史惟此侃侃范太史侃侃溫和厚貌范太史范祖禹受說伊
川翁受學於程伊川遂以伊川之說改而正之春秋二三策著唐鑑黜武
后之僭每歲必書曰帝在房陵如春秋書公在乾侯之例二三策即二三言也萬古開
羣蒙使天下後世有君臣之大義莫其足以開萬古之蒙蔽也

感興八首此篇論姤乃陰之始復乃陽之始

文公先生

朱光遍炎宇赫赫日光蒸蒸炎宇陽之盛也炎宇夏天也微陰眇重
淵然外雖盛暑而重淵之底其冷如冰是一陰之細已蓁然生于下以卦言之姤是也重平
聲寒威閉九野寒威寒氣閉藏九野極也九野八方與中央陽德
昭窮泉然外雖嚴寒而窮泉之底其溫如春是一陽之德已藹然萌動于下以卦言之
復是也文明昧謹獨其在人也陽明勝而德性用苟有文明之德而昧謹獨之
戒昏迷有開先陰濁勝而物慾行雖日昏昧之極而有開先之理幾微
諒難忽惟其昧謹獨故幾微之際惡所萌也信有所不容忽善端本綿綿
性其有開先故善端之充綿綿無窮今有所不可擦掩身事齋戒君子於言是之

時必掩身正色屏絶嗜慾及此防未然及此而防其陰之未然求以固夫陽也閉關息商旅先王於冬至之時閉關息旅以安靜體休絶彼柔道牽去彼柔道之牽繫以絶夫陰也

感興九首此篇論天之北極則人心之太極 文公先生

微月墮西嶺新月既墮於西嶺爛然衆星光衆星爛然而光明

明河斜未落河漢斜而未落斗柄低復昂斗柄低而復昂

感此南北極於斯之時仰觀天象獨見此南北極因有所感樞軸遥相當二極相去雖遠而樞軸之遥正直相當

太一有常居南極在下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北極在上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故星日月度運轉不常惟有此極太一辰星常居其所而不動

仰瞻獨煌煌視之獨煌煌然有光中天照萬國在天之中臨照萬國三辰環侍旁日月星之三辰皆環其旁而拱之

人心要如此正如人心居身之中寂感無邊方寂然不動無所偏倚隨感隨應無邊無方而耳目口鼻之形無不聽命於我正猶太一居天之中而日月星皆環列其旁然則心爲吾身之北極歟

感興十首此篇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心之法在乎敬 文公先生

放勲始欽明放勲堯之功也或以爲堯號自帝堯始盡此欽敬光明之德南面亦恭己至舜繼堯端拱南面亦惟知恭敬於己大哉精一傳及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人心危殆而難安道心微妙而難見必精以察於二者之間一以守其本心之正信可得執此中精一非敬不可大哉其言眞聖人傳授之心法也

萬世立人紀萬世綱常可以藉此有立猗歟嘆日躋成湯聖敬日躋詩既嗟嘆而美之猗歟日躋之外也

穆穆歌敬止文王緝熙敬止詩復歌而詠之穆穆深遠貌止語助辭也戎奏光武烈與夫武王戒謹於旅獒之訓而武烈有光

待旦起周禮周公思得於待旦之頃而作此禮皆所以持此敬也

恭惟千載心恭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六七君子相去雖千有餘載而傳心之法不外乎敬秋月照寒水吾想其心淸明有如秋月下照寒水

魯叟何常師是數聖人一敬傳心之法不捨於周貴則誦於詩又不則布於周禮仲尼無所不學初無常師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無聞夏禹商湯周公亦何常之有哉刪述存聖軌晚年惟刪定詩書修制禮樂是數聖人心法之敬盡見於詩書禮樂之間庶幾帝王軌範猶存而來者有考耳

感興十一首此篇論易首乾坤伏羲畫此以示後世君子當體乾坤以進德

吾聞庖羲氏我聞在昔伏羲爰初闢乾坤於此始分闢乾坤布之內外畫爲方圓以圓函方圓者象天方者法地故下句以行布揮方爲言乾行配天德易曰乾天下之至健又曰天行健蓋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故盡乾以配合天德

坤布協地文坤卦曰坤爲布生數布施生萬物散殊小大呈露森然有文故盡坤

以協合於地文仰觀玄渾周（仰而觀之天圓而動玄一渾圓也周運動也）一息萬里奔（一息之間奔行萬里）俯察方儀靜（俯而察之地方而靜易曰坤至靜而德方儀象也）頹然千古存（頹然其順千古常存）悟彼立象意（君子悟伏羲畫卦所以立乾坤二象之意）契此入德門（默有以契合而我入德之門也）勤行當不息（乾道奮發有爲法乾之健動而不息則德日新而可久）敬守思彌敦（坤道靜重有守法坤之順敬守愈篤則業不失而可大）

新編音點性理群書句解卷之三

新編音點性理群書句解卷之四

感興十二首（此論六經散亡已久千載之下惟有程伊川能繼孔子六經之絕學）文公先生

羲易圖象隱（何圖卦象易之本也注於術數之末學則易之圖象隱晦不明）詩書簡編訛（風賦比興詩之義也牽於小序之說則詩之章旨訛舛而無當審者攷書事之紀僅存於口授壁藏之餘而虞夏商周之文誥誓命之作錯亂無考）禮樂分交喪（禮樂中和之教僅得於二戴氏之所記而三千三百之儀不得入而之節目喪失無傳）圖去春秋魚魯多（與夫春秋褒名分之書不存文字錯譌以魚爲魯以已多爲三家如郭公則書郭公夏五不書其月之類更多）瑤琴空寶匣（猶瑤琴空藏於寶匣）絃絕將如何（而其絃斷絕不復堪彈）龍門有遺歌（惟有伊川先生得聖賢微意於殘編斷簡之中而說言有能振此絕響所謂正如琴絃既斷今復續也龍門伊川所居之地）興言理餘音（千載之下）嘆後之人不能

感興十三首（此篇論顏曾思孟傳孔子之道亦惟能繼其心法又重）

顏生躬四勿（顏淵問仁夫子告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淵躬行此四者）曾子日三省（曾子一日常以此三者省察其身爲人謀不忠與朋友交不信傳不習）中庸首謹獨（子思作中庸首明謹獨之戒謹獨者戒謹於暗室屋漏獨處之時）

衣錦思尚絅如衣錦衣而思以絅衣加其上謂之至也絅縕衣也絅大迥切偉哉鄒孟氏大哉鄒國孟軻氏雄辯極馳騁肆口不辨極其馳騁於文字間操存一言要其論心學引夫子操則存之語至簡且要操平聲為爾挈裘領為示後學挈其綱領言得其要如挈裘者挈其領也丹青著明訓四夫子之言炳如丹青著在聖經可為明法今古垂煥炳垂千古炳然可見何事千載餘謂自孟子千載之下無人踐斯境無人踐履到此地

感興十四首

此篇論是道之本源

元亨播群品元亨利貞乾坤之四德元者生理之始屬於春物於此而萌亨者生理之通屬於夏物於此而敷榮故曰播群品利貞固靈根利者生理之遂屬於秋物於此而成實貞者生理之成屬於冬物於此而歸根故曰固靈根非誠諒無有誠實理也故元亨為誠之通利貞為誠之復苟非此誠則四者皆無有矣五性實斯存在人則五常之性實於此而存蓋人得天之元則為吾性之仁得天之亨則為吾性之禮得天之利則為吾性之義得天之貞則為吾性之智五常不言信以貫乎四端是實有此理猶誠之貫乎元亨利貞也世人逞私見世人不知本然實有之理順而存之乃逞其私見鑿智道彌昏務其小智若為穿鑿自以為有見於道不知者愈鑿而道愈昏豈若林居子豈若隱居山林之士幽探萬化原幽探索隱而有以見萬化之原哉萬化原即上文所謂誠也此將言異端詞章之學害道妨教故先發此以明吾道之本原也

感興十五首

此篇論仙學之失

飄飄學仙侶仙之流飄飄然學遺世在雲間遺棄人世居雲山之間盜啓玄命秘既盜造化生生之權於秘密中竊當生死關氣合則生氣散則死復竊陰陽合散之機以為長生不死之計關機也金鼎蟠龍虎鼎所以煉神丹龍虎之氣交用水火之丁龍虎蟠結龍虎鉛汞也煉丹藥物也三年養神丹然煉丹之法非一日可成初年聚集材料次年煉而溫養至三年而後可服刀圭一入口刀圭之藥纔入於口刀圭小刀頭尖處白日生羽翰則白日飛昇如生羽翰翰平聲我欲往從之宋子自言我欲往從學仙之侶於雲山間脫屣諒非難脫屣塵世想非難事屣發也屣音徙但恐逆天理但恐違逆天理偷生詎能安縱得長生心亦不安蓋有生有死天理之常吾儒之道生順死安不以夭壽貳脩身以俟何必苦欲偷生於天地間耶

感興十六首

此篇論佛學之非

西方論緣業佛在西方其始也論人之受業皆有因緣卑卑喻群愚言極卑下化誘衆生愚民流傳世代久流傳既遠世代既久梯接凌空虛漸入玄妙如梯之接陵駕於空虛高遠之中顧瞻指心性顧瞻之間謂即心是佛見性成佛指其心性之妙名言超有無言語之際謂不滯於無不著於有不住中間與內外欲超於有無之外捷徑一以開便捷之徑一開徑曲路也靡然世爭趨舉世靡然爭趨慕靡猶風靡草也號空不踐實相與

談論於空虛寂滅之境不復知路躋彼荊榛塗實地以由夫日用當然之實理宜其壅擯酬酢隔閡事面墻正猶顚躓困踣於荊棘叢中而不知所往也誰哉繼三聖誰能為孟子正人心息邪說上繼禹周公孔子之三聖為我焚其書我為焚其書以絕佛氏夷狄之教乎

感興十七首此篇論大學之教

聖人司教化聖人任君師之責道司教化之責黌序育群材學舍養育人才黌音橫因心有明訓因人心之自然而為之節文以脩道立教於天下善端得深培使人自以涵養其德性而培其善端善端仁義禮智也天序既昭陳天序天敘之典既以明陳其五倫之敘典不敘以其出於天而有定敘也人文亦褰開人文人事之當然者亦秩其品節之文以其行於人而有節文也褰開謂褰而開之也褰音搴云何百代下如何百世之下學絕教養乖學既絕而教養之道又乖戾矣群居競葩藻群居聚學舍不務學而爭為詞藻之文爭先冠倫魁爭先乎奪頭較高第倫魁狀元也淳風一以喪淳厚之風喪失故曰失俗日薄淳厚之風喪失無有擾擾胡為哉吾不知是擾擾何為哉蓋道者文之本文者道之末古人當於本者加意故設學教育惟以天理人倫為重文藝之間特餘力之暇學云耳後世於末者用工故設學教育惟以文詞葩藻為尚天理人倫曾不講明此朱子所以深嘆也

感興十八首此篇論小學之教

童蒙貴養正童稚之初貴養正性遜弟乃其方養正之方在於遜弟遜是順父母弟是事兄長雞鳴咸盥櫛雞初鳴時咸起而盥手櫛髮盥音管櫛音側問訊謹暄涼適父母所敬謹問訊寒暖奉水勤播灑奉水而播洒勤於洒地拚堂收几箱拚掃堂室擁抱几箱拚音?進趨極虔恭進趨於父母之前極其恭謹退息常端莊退而有休息之時常加嚴肅劬書劇嗜炙讀書必勤劬甚於嗜炙之有味炙肉也炙音隻見惡逾探湯見惡必遠避甚於探湯湯平聲庸言戒麤誕庸常言語既戒以麤暴虛誕時行必安詳時舉動必以安詳為上聖途雖云遠聖人之途雖遠發軔且勿忙發軔之初且勿忙迫言不可躐等軔車輪木發軔猶行之始也軔音刃十五志于學及其十有五歲志于大學之道念念在此為之不及時起高翔蓄既久則及是時也蓄養而起又孰能禦之哉蓋自十五志學至七十不踰矩有許多等級豈容躐等躐造耶

感興十九首此篇借牛山之木形容仁義之心所當保養

哀哉牛山木可傷牛山之木非不美也牛山齊東南山斤斧日相尋而斧斤日尋伐於上伐之豈無萌蘖生亦非無萌蘖之生牛羊復來侵豈得以牛羊復從而踐蹂哉恭惟皇上帝皇大惟此降此仁義心降衷於民莫不有此仁義之良心物欲互攻奪物慾之私交互攻奪孤根孰能任仁義之心僅存孤根孰能保以全其生乎蓋仁義之在人猶

木之在山也善端之間發猶萌蘖之復生也私慾外邪斧斤牛羊也任保也反躬艮其背是以反躬自省而艮其背焉蓋人之一身四肢百體莫不與物相感惟背非聲色臭味之所能動搖反躬艮背所以止於內艮止也肅容正冠襟肅其容貌正其衣冠所以防於外內外交養保養方自此但保養之功方自此始何年秀穹林不知孤根生長何時擢秀高出於林端乎

感興二十首此篇論天道不言聖人無言後世多言之弊

玄天幽且默天道不言幽深而默仲尼欲無言聖人亦欲無言動植各生遂然天不言而萬物動植各遂其性德容自清溫聖人無言而容貌舉履之間盛德清和可即無非至教彼哉夸毗子彼有爲不言以夸毗於世諛言以阿附於人者彼外之辭也呫囁徒啾喧衆人以口耳動如百鳥之聲徒尒喧啾呫囁多言貌目涉反但騁言詞好但騁其外面言辭之好莫知其實豈知神監昭要其胸中實無真見於表裏至當之體全不知也神鑒昏昧莫甚於此神鑒心也曰予昧前訓朱子自謂予亦昧前訓者嘿嘿無言之訓坐此枝葉繁而坐此言語枝葉之繁多發憤永刊落自今發憤永求刊落刊落除也奇功收一原無事多言而收本原一貫之功不墮夸毗子呫囁啾喧之失也

酬南軒此篇論太極之理万化自出　文公先生

昔我抱冰炭我文公自謂也昔我嘗抱猶冰與炭冰白炭黑言其難也從君識乾坤君指南軒從南軒論乾坤之理始知太極蘊知太極之蘊要妙難名論要妙難以名狀謂有寧有跡謂其有又無迹可指謂無復何存謂其無又不知何所存在惟應酬酢處惟於應酬萬事之間特達見本根無非是理之寓乃洞見其本根也萬化自此流故天地万化自此流出千聖同茲源千聖繼受同此淵源此皆指太極廣然遠莫禦雖其散處廣然廣大不可禦遏惕若初不煩其斂藏則惕然肅亦不煩於事而言惕以斂於心而言云何學力微如何學力之弱未勝物欲昏不能勝物欲之昏蔽涓涓始欲達猶下錄之木方欲流達言陽之發也已被黃流吞已爲猖狼所吞併言人欲之勝也豈知一寸膠豈知於此一寸之膠救此千丈渾能止此千丈之渾水窮救之一寸能去人欲而存天理阿膠出東阿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以攪渾濁之水則清勉哉共無斁共學力不可厭斁此語期相敦期言更相敦勉也與崇篤也

送元晦此篇述朋友相得之情元晦朱文公字也南軒與文公相友時文公過訪南軒留兩月於其歸也贈之以詩如此　南軒先生

君侯起南服君侯指文公公以南康軍乃南方藩服豪氣蓋九州豪雄之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近者登文石之陛文石陛即御陛之石飾以文忠言動宸旒忠直之言上動旒冕坐令聲利場使坐

馳逐聲名利慾之場者。縮頭仍包羞。莫不縮頭包羞愧心。却來臥衡
門。既又不以合而歸，却來隱臥衡門。無愧自日休。俯仰無愧，心休休然。盡收
湖海氣。盡收江湖豪邁之氣。仰希洙泗游。仰慕洙泗游泳之樂。不遠
關山阻。不以關山阻隔為遠，來遊詣也。為我再月留。且為我再月之留。
遺經得紬繹。聖賢遺經既得相與紬繹。心事兩綢繆。二人心事乎相合
無間。超然會太極。太極之理超然頓悟。眼底無全牛。眼底無理不剖判，
如全牛無不剖判。惟茲斷金友。言其同心，如金可斷。出處寧殊
謀。或出或處，寧有異謀。南山對床語。南山之下，對床同語。匪為林壑
幽。非為貪林壑幽靜之遊。白雲政在望。望白雲飛，遊思親舍，敏歸與也。歸
袂風颼颼。風吹歸袖颼颼然。朝來出別語。朝來方出語相別。已
抱離索愁。已使我抱離索之愁。妙質貴強矯。氣質雖美，貴用強勉矯
揉。精微更窮搜。理之精妙更貴極心力而搜。毫釐有弗察。毛髮
之間不能致察。體用豈周流。求體或遺其用，言用不及其體，二者豈周流行乎。
而不至。車馬萬里逞。譬之出車馬萬里之程。中途可停輈。既適中途，豈可停其
輈。勉哉共無斁。相勉用功，共宜無所厭斁。邈矣追前
修。古之聖賢則可往追前。

此日不再得示學者。此篇諭為學當在少年能擇何方。

龜山楊先生

此日不再得。此日不可復得。頹波注扶桑。觀之海水倒流入扶桑，
勢不容禦。言光陰之易過也。扶桑日出之地。躡躡黃小群。唐食貨志云，人始生
為黃，四歲為小。方為黃小之群，戲舞躡躡。毛髮忽已蒼。今頭髮忽已蒼矣。願
言嫺學子。願言嫺於學之人。共惜此日光。同惜此日之光景。術
業貴及時。學術勸德，貴及其時。勉之在青陽。勉力須在青春之年。
行矣慎所之。發軔之初，當謹防所往。戒哉畏岐方。戒哉畏慎，不可歧於其
方。舜跖善利間。舜為善則帝，跖為利則盜，皆由介於善利之間。所差亦毫
芒。所差只毫毛耳。富貴如浮雲。不義而富且貴，吾視之如浮雲之輕。苟得
非所臧。非所取以為臧善。貧賤豈吾羞。貧賤不足為吾之羞。逐
物乃自戕。逐物慾乃自賊天理。胼胝奏艱食。昔禹胼手胝足，播奏艱食，勞苦。
一瓢甘糟糠。顏回一瓢自樂，甘味糟糠。
所逢義適然。所逢之時義適然爾。未殊行與藏。行道
斯人已云沒。二人今已逝矣。簡編
有遺芳。簡籍只載有餘芳。晞顏亦顏徒。晞慕顏子，即顏子之徒。要
在用心剛。大要只在用心剛決耳。譬猶千里馬。譬如駿馬能行千里。
駑蹇豈易彷徨。駑蹇云往，豈能便至，但勿彷徨急進。驅馬日云遠。驅馭馬行，日月遠。
誰謂阻且長。誰說道路阻隔長，不可至乎。末流
學多岐。末流之學多分岐路，道多端也。倚門誦韓莊。倚門誦推韓愈莊

聞之出入四寸間入耳出口出入於四寸之間雕鐫事辭章雕琢
文文章以學成欲何用綴使其學有成何所用奔趨利名場
爲事不過奔逐於利名之場挾策博奕遊故挾簡策以讀書志在
以圖利之人與博奕爲
言塞傳也其趣均亡羊其志趣雖不同均爲失其所守言臧穀二
人牧羊臧挾書穀博奕俱亡其羊事見莊子
我懶心意衰我懶而心意已衰撫
事多遺忘臨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念爾方是少年壯圖宜自
強故圖大事者盡自強之志至寶在高深至貴之寶在山之高水之深處不
憚勤梯航高處則不憚其高而勤於用梯深處則不憚其深而勤於用航高
深須強力以求之也茫茫定何求否則茫然其所求遠又何所求所得安能
常縱或有得亦不可常萬物備吾身天賦萬善備在吾身求得舍則
亡求則得舍則亡舍上聲雞犬猶知尋雞犬放而人尚知求之自棄
良可傷此心之放乃甘自棄而不復求誠可傷也欲爲君子儒欲爲君子
之儒勿謂予言狂勿謂吾前所言之狂

七言絶句

題太顛堂壁此篇責韓愈闢佛又與太顛交結之深

濂溪先生

退之自謂如夫子韓文公自言其知如孔夫子原道深排釋老
非原道一篇深排斥老佛之非不識太顛何似者不知太顛和尚何所以

數書珍重更留衣數書往復珍重其言又更留衣服以爲別

偶成此篇借物形容勝槩以生意春融

明道先生

雲淡風輕近午天雲淡風輕日影近晝此正
傍花隨柳過前川依花隨柳閑過前溪取其生意春融與己一也傍去聲
旁人不識予心樂旁之人又不知吾心之樂處將謂偸閑學少
年未必不言論片時閑學後生爲花柳遊也

謝王佺寄丹此篇言丹藥之丹不如吾道之丹能壽一世

伊川先生

至誠通聖藥通神至誠之一念可通乎聖神故丹藥亦能通靈遠寄
衰翁濟病身遠寄與年衰之老以濟其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吾亦有一丹汝能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如有用我者則推吾之道以蓋指儒道言也壽斯民仁壽之可也壽去聲

暮春吟此篇形狀隱居清閑之氣象

康節先生

林下居常睡起遲山林之下閑居睡起常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日來車馬相過者甚少春深晝永簾垂地春老晝長簾垂於地此可見其靜定氣象庭院無風花自飛庭院無風花自飛此可見其從容洒落氣象

芭蕉此篇借物形容人心生生之理無窮

橫渠先生

芭蕉心盡展新枝芭蕉之心已展開新枝猶人之爲學已有新益矣新卷新心暗已隨裏面又新卷藏方新之心已隨其後猶人之心之義理無窮方其得新益之時又有新義存於其間也願學新心養新德願學芭蕉所卷之新心以養我德性所存之新益旋隨新葉起新知又隨其所生之新葉以起學問之新知細玩此四句上兩句是狀物下兩句是體物新心養新德尊德性工夫也新知道問學工夫也橫渠先生觀物性之生生不窮以明義理之源源無盡學者當深味之毋徒以詩句觀也盡去聲

土牀此篇形狀隱居不求溫飽消閑瀟散之狀　橫渠先生

土牀煙足紬衾暖累土爲床地爐中煙火常足又有紬爲被可以暖體紬音疇瓦釜泉甘豆粥新瓦器爲釜汲香甘之泉煮新豆爲粥可以充饑萬事不求溫飽外萬事不須求於人紬衾可自溫豆粥可自飽既溫且飽外此何求漫然清世一閑人橫渠自言我於清明之世不過一無事閑人耳

四子言志此篇形容孔門諸子皆爲功名所累惟曾點所樂者天理也　藍田呂先生

函丈從容問且酬孔門函丈雖容且問且荅文席間可闊一丈地容學者立定也展才無不志諸侯各欲展布才能以伸其事諸侯之志可憐曾點惟鳴瑟可惜曾點鼓瑟而鳴獨對春風詠不休獨向春風歌詠不已可見此心上達天德不爲富貴利達所動也

送劉戶曹此篇言學者爲文爲學所累却不如顏子心齋無事　藍田呂先生

學如元凱方成癖學如杜預元凱之註左傳方成癖好言嗜學之深也文似相如殆類俳文似司馬相如殆類俳優言爲文之麗也獨立孔門無一事獨立孔門之中了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但輸顏子此心齋戒忘情於世

禮儀此篇論禮儀無先無後只當行者便行　藍田呂先生

禮儀三百復三千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言經禮曲禮之多也酬酢天機理必然應酬萬事無非天機之動理之必然而不可關者寒即加衣飢即食如寒之即當加衣飢之即當進食孰爲末節孰爲先皆事也皆理也孰爲末節孰爲先務言精粗本末莫非至理不可先傳而後倦也

勉謝自明此篇論人之爲學貴在少年光陰能得幾度　龜山楊先生

少年力學志須強少年勉力爲學其立志須當自強得失由來一夢長其間或得或失都來如一夢長耳試問邯鄲欹枕客邯鄲地名欹側枕而睡之人邯音寒欹音卑人間幾度熟黃粱不知人生世間禁得幾度熟黃粱之久乎○此事乃鍾離化呂洞賓爲仙洞賓睡去夢中遍歷清要把麾持節及覺鍾離炊飯方熟故龜山援此以勉謝使之志於道義毋徒志於功名也

顏樂齋 此篇言隱居清閑雖無賓客然顏瓢滋味甚長

豫章羅先生

山染風光帶日黃 山染清嵐之色又帶日光

蕭然茅屋枕池塘 蕭條茅舍跡在池塘 塘去聲

自知寡與真堪笑 自知與人寡合真自可笑

賴有顏瓢一味長 特有顏氏瓢飲味長

月臺 此篇形容月臺之狀

築作牆頭不作臺 築牆以立一臺 臺謂階上登

時邀明月寫襟懷 時待明月寫吟詠之懷

夜深獨有長庚伴 及夜深獨有長庚星與月相伴 長庚西方星也

不許庸人取次來 不許庸凡之徒容易到此 蓋清絕之與須有好胸懷者方識得也

觀書 此篇形容本體清明之象

文公先生

半畝方塘一鑑開 半畝方塘如一鏡之開 所以喩吾心之鑑也

天光雲影共徘徊 天光雲影皆與之俱徘徊 所以言萬理之涵具也

問渠那得清如許 問他安得清明如此 所以喩吾心之靜定明朗也

為有源頭活水來 蓋由源頭常有活水來耳 傳有云涵養須用敬 人之一心能敬以養之則天理流行亦猶是也 許去聲

觀書 此篇形容讀書窮理始疑終悟之意

昨夜江邊春水生 昨宵江之邊春水新長 喩讀書窮理忽有所得

艨衝巨艦一毛輕 艨衝大舡也 如一毫毛輕 喩所疑一旦釋然而悟其

向來枉費推移力 向日枉費推挽撐移之力 喩其向時未悟此理 枉費心力推究 艨音蒙 推通回切

今日中流自在行 今日中流帖然而行不費餘力 謂此理既悟徹上徹下無窒礙亦猶舡行中流而自在也

論啓蒙 此篇言復陽方動萬物皆春 ○此詩當與邵堯夫復卦五言詩相參看

忽然半夜一聲雷 忽然於冬至夜子之中一陽來復如一聲雷震于地下 復卦坤上震下 象曰雷在地中復 雷陽也 言一陽生於下耳 非真謂冬至夜有雷鳴也

萬戶千門次第開 萬戶千門 六十四卦 三十六宮 次第而開 渾然春意 萬戶千門言三十六宮 詳見堯夫觀物詩注

若識無中含有象 一陽此詩 言一陽動萬物未生沖漠無眹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 此所謂無中含有象也 若能識得此意已

許君親見伏羲來 便許汝親見伏羲氏來 蓋伏羲先天之圖載乾坤始復姤極妙 已解見前

寄籍溪 此篇言出仕者固尊顯 隱處者亦清高

先生去上芸香閣 芸香閣 秘書省謂之芸閣 蓋植芸草其中 香可辟蠹 書籍以是為名 此召而上芸香閣

閣老新栽豸角冠 其彈劾群官 劉恭父以閣老而戴豸角之冠 臺官冠豸角冠 以其能觸擊邪物

留取幽人臥空谷 只留得我清幽之人臥空谷

一川風月要人看 一川風月清白正要人看這些子也

寄藉溪 此篇謂富貴如浮雲，吾終不爲之動，亦猶雲自舒卷而山色長青也。

甕牖前頭翠作屏 甕牖，言窓之小者。其開明處，只如甕大。前面青山擁翠如屏。

晚來相對靜儀刑 然山之體靜，吾之性亦靜。晚來相對，肅然儀刑。

浮雲一任閑舒卷 雲氣生於山，一任自舒自卷。

萬古青山只麼青 青山萬古只麼地青，豈以浮雲而增損哉。此詩寄藉溪胡先生。蓋是時秦檜當國，籍溪趨朝，文公以其出非所當出，故作詩譏之，言謂富貴如浮雲，吾終不爲之動，亦猶雲自舒卷而山色長青也。

水口行舟 此篇形容人慾之波自在泛溢，天理常昭著乎。

昨夜扁舟雨一蓑 昨夜扁舟過雨，沾濕長衣。

滿江風浪夜如何 滿江風浪之中，無非是何浪，此夜難謂何如。

今朝試捲孤篷看 今朝試捲篷看。

依舊青山綠樹多 青山綠樹不改其舊。一夜之雨，滿江風浪，正比人猶人慾之波張盛，而青山綠樹不改，慾淨盡而天理著明。學者詳味，自有深長之意。

詠開窓 此篇詠塞者既去，明者自來。

昨日土墻當面立 昨日土墻當面而立。

今朝竹牖向陽開 今朝竹窓向日而開。

此心若道無通塞 此心若云無通塞，謂今朝竹窓向南而開亦得。

明暗如何有去來 如何昨日墻立則塞而暗，今朝牖開則通而明乎？無通塞，明暗有去來，即明之去、明之來，是即明暗有去來也。

秋日

明道先生

此篇形容心體曠大超乎天地萬物之上，外物不足爲累。

閑來無事不從容 此心清閑，則事事無不從容。

睡覺東窓日已紅 睡覺東窓，日已紅色。

萬物靜觀皆自得 萬物散在天地間，靜而觀之，無非自得。

四時佳興與人同 四時佳興，暖春秋凉，與人自家意思一般。

道通天地有形外 道通天地有形之外，致廣大也。

思入風雲變態中 思入風雲變態之中，盡精微也。

富貴不淫貧賤樂 處富貴不淫，處貧賤而能樂。

男兒到此是豪雄 男兒到此地位，雖見其優游不迫，豈不真豪傑也哉。

知堯夫打乖吟 此篇形容堯夫居貧樂道，雖混處塵俗而至德之容自見，人畏之。

打乖非是要安身 打乖非是要安其身。打乖，堯夫自號。

道大方能混世塵 道極其大，方能混世塵而不汚。

陋巷一生顏氏樂 顏居陋巷。

清風千古伯夷貧 伯夷清風千古，一貧自樂。

客求墨妙多攜卷 客來求字多攜卷。

天爲詩豪剩借春 天見詩豪，遇剩借春光。

儘把笑談親俗子 即所謂章中月月長多少，瀾古風光十二年之意。或言儘將此親近世俗之人，即上文所謂混世塵也。

德容猶足畏鄉人 至德

之容自能使鄉里之人皆知敬畏

龍門道中　此篇言觀物之理泰然自處是非榮辱不足爲吾累　康節先生

物理人情自可明　物理人情瞭然可見　何嘗戚戚向平生　一生之間未嘗憂戚　卷舒在我有成算　卷舒以道在我先有定畫　畫上聲　用捨隨時無定名　用舍在人隨時而應初無定名　滿目雲山俱是樂　雲山春翠滿目無非可樂　一毫榮辱不須驚　虛花榮辱雖毫毛不足驚畏　侯門見說深如海　諸侯之門深雖似海　三十年前掉臂行　向來已嘗揚臂而行不屑見之此所謂榮辱不須驚也　掉　徒弔反

名利　此篇言求名求利皆非樂事不如措理淸樂自是無憂

名利到頭非樂事　虛名虛利到底皆非可樂之事　風波終久少安流　知在風濤中終久不能安穩　稍鄰美譽無多取　人當省悟稍近美名處使勿貪取　纔近淸歡與剩求　纔有淸樂處分外求之　剩　首甚柔　美譽既多須有患　美名之多必有禍患　淸歡雖剩且無憂　淸樂之多且是無憂　滔滔天下曾知否　天下滔滔於名利波濤中還知之否　覆轍相尋未肯休　前車覆後車又不復戒其相繼尋求未肯休　上此所謂風波少安流也

閑行　此篇言悟易道消息之數則能安分自處一點閑氣不入胷中

長憶當年掃弊廬　長記當年掃開弊廬　未嘗三逕草荒蕪　三逕之中未嘗有草荒穢其中　欲爲天下屠龍手　欲爲天下屠龍之手　屠宰也言其任大也　肯讀人間非聖書　肯誦讀世間非聖人所作之書　否泰悟來知進退　故以易卦觀否則悟君子道消之機而知退觀泰則悟君子道長之機而知進　乾坤悟了識親疏　此以先天圖言也乾居南在上故踈坤居北在下故親　自從會得環中意　環中即先天圓圖也自從會得此環中之意　閑氣胷中一點無　消息進退皆有一定之理不由人造作亦惟順而安之而已此所以胷中無一點閑氣也

天意　此篇言天道自然人當絶利欲之心以求造聖人之極致

天意無他只自然　天意無它只自然之理　自然之外更無天　自然之外更無所謂天意　不欺詐怕居暗室　此心苟能誠實不欺何患居暗室中而不能謹獨　絶利須求在一源　絶其功利之心專一從義理上尋求路徑　未與分時猶有說　未曾着力時尚有假於論說之辭此乃博學詳說底意　到收功處更何言　及其功深力到初何俟乎言語之及此及無聲無臭底意　聖人能事人難繼　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其能自然聖人能事亦猶是也雖人難爲繼　無價明珠正在淵　然又未有不可及者猶無價之至寶止在深淵之間惟盡心力以求之而已

極論　此篇言人生天地間只有百年必須反己以求至貴而爲出乎人之事

下有黄泉上有天下有地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天高
地下人居其間皆許住百年百年舉成數也還知虛過死萬遍不能學聖
人學爲君子儒過下生則雖死萬遍却似不曾生一般却與不曾生此身則
般要識明珠須巨海故要見光明之珠須於大海之中如求良
玉必名山如尋至良之玉必須有名之山言欲求衆理當求之此心先能了
盡世間事先能全盡世間日用常行之道即三綱五常四端萬善也然後方
言出世間然後方可言超出世之表而有高見也

觀易此篇言天以一心爲太極人以一心爲太極天人之理則一當充而廣之

一物其來有一身人物生來各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

人物於天賦形於地一身之中各具一乾坤之理能知萬物備於我
知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豈肯將天地人之三才別立根本天
向一中分造化故天於太極中以分造化即太極人於心上起
經綸人具太極之理於心萬事由此經綸與心即上文所謂立根也天人焉
有兩般義曰天曰人皆不外乎太極又焉有兩樣義理道不虛行只
在人是道不能自行要在人充廣之耳

觀物此篇言始復陰陽及八卦之數

耳目聰明男子身此詩言陽貴陰賤人受形天地得爲男子又耳聰目明
洪鈞賦予不爲貧且其稟賦良厚萬物皆備於我可見大造之賦予不爲貧

薄矣爲不識造化之理不在偏男人乎上聲須探月窟方知物又
以先天圖言姤卦一陰生於下月陰也窟指一
陰生處言也姤卦處圖之上故言探非真以手
探也須探姤之月窟方知陰而賤者爲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復卦陽生於
下天陽也根指一陽生處言也復卦處圖之下
故言躡非真以足躡也未復復之天根豈識陽
而貴者爲人乾遇巽時爲月窟乾與巽遇其卦爲姤此時是爲月窟地
逢雷處見天根坤與震逢其卦爲復此處可以見天根天根月窟
閑來往陽來陰往如循環然故堯夫又曰陽去來餘略時往時來即此意也三十
六宮都是春一陽之來則[illegible]貫於乾一兌二則三十六宮
宮也離三震四合三與四則爲七以三乘七二十一
十宮也巽五坎六合五與六爲十一以十乘十
一則二十一宮也艮七坤八合七與八則十五
以二十一乘于五則三十六宮也○三十六宮
此亦先天八卦圖看以八卦圓圖言之乾三畫
坤六畫則數九也震坎艮各五畫則數十五也
巽離兌各四畫則數十
二也合之爲三十六

首尾吟此篇借物形容本體請明微塵人愁不能覺

堯夫非是愛吟詩堯夫不是好吟詩句詩是堯夫可愛
時詩是堯夫自述其有可貴重之理實鑑造形難隱髮如寶鑑照
形之造鑑雖毫髮不能隱其見善惡也明去聲寶刀迎刃豈容絲如寶刀
刃之利則刃而迎爲雖絲不容留寶其用心剛也
風埃若不來侵路譬風埃若不來
塵土何由上得衣則塵土無因上身喻人若不爲
彼近道路

知誘物化，則私欲亦不得以蔽其本心。欲論誠明是難事 欲言誠實理無不盡，而本心無不明，如聖人者，眞是難事。誠實明瑩。
堯夫非是愛吟詩 言堯夫不是好吟詠詩句，只是欲詠其可愛之理耳。

首尾吟 此篇言天理生生於中，雖貧亦樂，處己下人，雖貴何用。

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不是好吟詠詩句。
詩是堯夫先見時 詩是堯夫自述其先見之明耳。
直在胸中貧亦樂 直道在胸中，雖處貧賤亦樂。
居於人下貴奚爲 若居於人下，則雖貴亦何用爲。
誰何藥可醫無病 雖人有藥可醫疾，蓋言有先見之明，則不待病而後求醫藥也。
多少金能買不疑 有多少金錢可買不疑，言有先見之明，則物來能名，事至能辨，自無

所歲遷老更 今衰遲……又遂養事 未老則新功猶未已。
堯夫非是愛吟詩 言堯夫不是好吟詠詩句，只是欲詠與先見之明耳。

首尾吟 此篇言一心寬平，皆好田地，可以自適，不必貪慕卅閒官爵。

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不是好吟詠詩句。
詩是堯夫忽發時 詩是堯夫自述其放曠樂天之意。
在世上官雖不做 世上官雖是不做。
出人間事却能知 出人間事却能先知。
待天春暖秋涼日 直待天時春暖秋涼之日，
且並我家遊西泛時 正是我東遊西泛之時。晴節東遊，以東方爲春也；西泛，以西方爲秋也。
多少寬平好田地 無限寬閑平博好田地，可以自樂，世人自擾擾，不能識得。
堯夫非是愛吟詩 重言

堯夫不是愛吟詠詩句，只是欲詠其樂天之意耳。

首尾吟 此篇言世人用詐，則天下盡疑心，堯舜傳禪，湯武革命，皆非用詐，天下信之而不疑。

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不是愛吟詠詩句。
詩是堯夫愛物時 詩是堯夫自述其與物無競之意。
只彼人間多用詐 只爲世人多用詐，
遂令天下盡生疑 遂使天下之人莫不生疑心。
唐虞揖遜三盃酒 唐堯虞舜揖遜，不過觀猶飲三盃酒。
湯武交爭一局棊 商湯周武事取天下，如看一局棊，是二者初無爭事，詐而天下亦無疑之者。
小大不同而已矣 雖世人與事與此有小大不同，而其不曾用詐以召疑則一也。
堯夫非是愛吟詩 重言詩句，只是嗟嘆之深也。

首尾吟 此篇言凡事不可強爲，當知所止。凡吾身自有寬平田地，天下亦有平坦路岐，正不消如此。

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不是愛吟詠詩句。
詩是堯夫不強時 詩是堯夫自述其不強作爲之意。
事到強爲須涉迹 事到強作爲，終涉形迹。
人能知止是先機 人能知所止，是爲識照於幾先。
面前自有好田地 眼面前自有寬平好田地，心下無事是也。
天下豈無平路岐 天下亦豈無平坦道路，樂循理是也。
省力事多人不做 不費力之事極多，人知之不爲，是可惜也。
堯夫非是愛吟詩 重言堯夫不是愛吟詠詩句只

是詠其不辭强之意耳

首尾吟 此篇言其平生修身窮理所見高所處泰不爲物慾昏撓

堯夫非是愛吟詩 言堯夫非是愛吟詠詩句 詩是堯夫喜老時 詩是堯夫自述其喜處老衰之時 明著衣冠爲士子 分明著衣冠而爲士子謂之明著服儒衣鉅儒將也與著同 高談仁義作男兒 縱談論仁義而辨之男兒大丈夫之高者口無擇言無早論也 敢於世上明開眼 敢在世上開開兩眼辨是與非此言所見之高也 肯向人間浪皺眉 肯向人間妄皺眉或喜或憂乎此言所處之泰也 六十七年無事客 六十七年之內此身安處天地間了無一事堯夫壽止於此 堯夫非是愛吟詩 重言堯夫不是好吟詠詩句所以詠其平生心體胸中不爲物慾昏撓讀此數詩使人謂論不已又有見康節是甚麽樣人後學當知之

西齋 此篇狀其隱居安貧不爲利名所撓 西山蔡先生

數間茅屋環流水 茅屋數間環繞流水與茅同 布褐藜羹飽煖餘 布素之被以煖軀藜藿之羹以飽腹 不向利中生計較 不向財利中生計較 肯於名上著工夫 又不於名聲上過妄用工夫 窗前野馬閑來往 野馬塵埃也窗前任其閑來閑往 天際浮雲自卷舒 天際浮雲所其自卷自舒借此以喻本心既定事物不能爲之累 窮達始知皆有命 或窮或達我知皆有一定之命 不妨隨分老樵漁 不妨隨我之分樵於山漁於水以終我老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四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五

賦 賦者所以諷詠情性也

拙賦 此篇言人之巧於用智不如拙於守己者之有德也

濂溪先生

或謂予曰 或人語我云 人謂子拙 人皆言汝拙 予曰 我云 巧竊所恥也 巧者乃私切自愧也 且患世多巧也 又且患世人多為巧累 喜而賦之 喜我之拙而形諸賦詠 巧者言 巧者求工於言語故言 拙者默 拙者其言不出諸口故默 巧者勞 巧者役於智慮故勞 拙者逸 拙者澹然無為故逸 巧者賊 巧者用於人不德 以害人故賊 拙者德 拙者安於天理惟知守己故德 巧者凶 巧者詐譎 終乃取凶之道 拙者吉 拙者去智任真終乃獲福之道 嗚呼 歎辭 天下拙 刑政徹 則各安其理不畏於法刑以使天下之人皆拙 上安下順 君安其位民順其化 風清弊絕 風俗清淳百弊盡絕

白鹿洞賦 此篇歷寫書院廢興之由本朝尊崇之盛也

文公先生

白鹿洞賦者 白鹿洞中之賦詠 洞主晦翁之所作也 洞之主朱氏字晦翁者所製也 翁既復作書院洞中 翁既復創立書院於洞中 又賦其事以示學者 又詠興廢之由以曉學者 其詞曰 共言曰

承皇考之嘉惠 承皇帝之恩澤 宅廬阜之南畺 廬阜南康軍也 守南康之畺土 閔原田之告病 遭天不雨旱高仰之田告病甚閔焉 惕農扈之非良 惕傷無良農以繼治之 扈亦農也 扈音户 粤冬孟之既望 於十月十五日後 夙余駕乎山之塘 早出駕我車行視陂塘 徑北原以東騖 直由北原而東橫 騖音務 陟李氏之崇岡 升李渤隱居之高岡 揆厥號之所繇 揆度其名之所自 得頹址於榛荒 得頹敗基地於草莽中 於晦菴尋訪之初得於榛者指言其處 曰昔山人之隱處 謂昔日山人李渤隱居於此 至今永久而流芳 至今流傳芳名 自昇元之有土 自南唐李王昇元始開立洞於此 始蒐而為庠 方始收家塾而為黌宇 蓋書為家私藪之地 今為郡開其學之所矣 儼衣冠而弦誦 儼然士子之衣冠弦誦 紛濟濟而洋洋 紛然雜其中 濟濟其儀 洋洋其聲 濟濟儀貌言 洋洋聲響言 在叔季之且然 於南唐叔末之世且如此 矧休明之景運 况大明國家光明之運 皇穆穆以當天 太宗皇帝尊臨大位穆然深遠 一軌文而來混 方天下車軌文書一混合于一 念敦篤於化原 首以敦庠序為教化之原念 乃搜剔乎遺遯 遂搜羅剔剖前代遺逸之遯跡 音物 黃卷以置郵 因江州守臣周述之請賜九經 於廬洞就遣郵發下 頒同 廣

廣青衿之疑問 使學士誦讀以質疑問難 樂菁莪之長育 樂育英才
而教育如在阿之莪菁菁其盛 拔雋髦而登進 拔擢其俊秀者登而用之 逮
繼照於咸平 及眞宗纘禹之明咸平年間 又增修而罔倦 又增
寵之崇化之意固有所嘉 旋錫冕以蕃其歸 宋太宗賜孫冕以榮其歸 琛
以肯堂而詠孫 其子琛亦能繼父志肯堂於前詠孫詠於後皇祐五年冕子
郞中即學之故址爲序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四方來者亦給其食 丑林反 去聲 悵
茂草於熙寧 傳至神宗時又荒廢不治熙寧中已鞠爲茂草矣 尚
茲今其奚論 然及今尚何言哉 天既啓予以堂壇 然因仕視此地
者指教若天開示我以舊日書堂之址 友又訂予以冊書 朋友又訂證我

以故迹清江記云公建立白鹿洞之初劉子澄亦哀集故實來寄 丁定反 謂此前脩
之逸迹 言此乃前哲隱逸之遺迹也 復關我聖之宏謨 亦關係聖
朝修創之規模 亦作模 亦既震于余衷 亦既震動於吾之心 乃謀度
而咨諏 於是更與寮屬商度 入聲 子須反 尹悉心以綱紀 尹令
盡心以經畫白鹿洞書院記初建之日屬星子縣令王仲傑董其事 吏竭蹶而奔
趨 公吏竭力奔走效役 士釋經而敦事 士子暫輟經籍來相工役 工殫
巧而獻圖 匠人盡智以獻其所創屋圖 曾日月之幾何 曾猶日月
之未 屹廈屋之渠渠 屹然大屋之落成 山葱瓏而遶舍
山青環而遶屋 水汩㶁而循除 水流繞屋循庭除閣 方伯反 諒昔人

之樂此 想李渤之所喜者亦此 羌異世而同符 吾雖與之異世而同此
心若合符節也 音巨 偉章甫之峨峨 一時儒冠者作興章甫冠也 抱
遺經而來集 與抱遺書雲集此洞 豈顓眺聽之爲娛 豈在
望視聽爲娛樂哉 實覬宮墻之可入 實望循學之門徑可自此入耳 音冀
愧余修之不敏 自愧吾修學不能敏 何子望之能給 以何
使彼之望於我者能足乎 矧道體之無窮 況是道之體在天地無有窮極
音無 又豈一言之可緝 豈是一言之間而便可得續 請姑誦其
昔聞 請且誦其舊聞 庶有開於時習 庶幾有以開啓初學時習者 曰
明誠其兩進 明無不知誠無不實二者並進則物慾不能蔽而實理無不全矣

抑敬義其偕立 敬是收斂一心義是裁制萬事內外交持二者偕立 允莘
摯之所懷 允信莘野伊摯之所懷素抱君民是所懷也當志伊尹之志 謹巷
顏之攸執 蓋守陋巷顏回之所執克己復禮是所執也當學顏子之所學 彼青
紫之勢 足彼青紫之人其勢固榮 亦何心於俛拾 但志於道義則
功名不足重又何意俛首而取之哉 亂曰 亂樂其餘以終之 洞水鏗石 言鹿洞之
澗水激觸其石 鏘鳴璆兮 璆玉磬也鏘鏘其聲如玉磬然 音求 山木苯
䔿兮 山木叢生 音本 音捧 枝相樛兮 枝垂而曲 居虯反 彼藏以脩
彼李氏子隱迹於此脩學於此 息且游兮 既亦休息又且遊詠 德崇業茂
道德之隆學業之盛 聖澤流兮 聖朝崇奬之澤流衍無盡 往者弗及

往時偶廢置而不及為能繼其志念忘憂兮我心憂之來若有繼兮今方來者我將焉求兮吾又將何所求與言及此蓋亦陰有繼之有人

遂初堂賦

此篇言上天賦予萬善充足人當去慾存理以遂其初心

南軒先生

皇降衷于下民兮惟皇上帝降其衷於下土之民厥惟甚常於世五常之理猗叢然而難名兮嗟深遠而難名狀維生之良是為有生仁義之良心含萬善而具存兮合萬善而俱存於中不紛其光其光明莫此為顯也粹然提挈而愛親兮提孩之童皆知愛其父兄曾不鑠乎外兮此理非是由外鑠我本具此良心之於中年燁燁而寖長兮年華盛而漸長大紛事物之交相紛綸事物方交於吾前非元聖之生知兮苟非是大聖生知之資懼日遠而日忘隨其日汨遠而日益亡緣氣稟之所偏兮蓋自氣稟偏而不全橫流始夫濫觴如橫流之不可遏始於下至水之微濫感以動兮不止外感物欲乃厥初之或戕本然初心戕賊無餘既志帥之莫御志猶主帥既是把握之不力氣決驟以翱翔氣乃卒徒故決裂馳驟肆為吾擾六情放而易徂喜怒哀樂好惡六情放而不收出者百骸弛而莫強百骸放弛不能自立自青陽而逝景自少年以至于身老於天此間暨黃髮以流落少年至髮黃莫知歸宿之鄉倘於中道或能悲於半途以求諸其極盍反求於厥初為而亦反求之於初心厥初伊何其初如何夫豈遠歟近而非遠彼匍匐以向井見赤子匍匐而入井音蒲音白我惻隱之萃如我心惻然為之驗端倪之所發兮此端緒所發見識大體之權輿便知人道之大視萌芽於是知繹而聰猶人乘舟而得如遂而塗如逐路而人皆亦知睨視之匪遠乃知睨視其道不遠乃本心之不渝不離乎本心而已嗚呼嘆辭予既知其然兮吾既知其如此予惟以遂之安當有以遂其初心若火始然而泉始達兮是理發見之初然良之初始達惟不息以終之惟在運行不息以終

於終予視兮毋流所視毋流其目予聽兮毋從所聽毋從其耳予言兮毋易言之所毋失之輕予動兮以彝動之所動必反之身惟日反兮夫理惟天理日月自反以茲日新兮不窮新此德與之俱進不已遂充實而輝光發到是德充實於中而輝光發見於外信天資而本同則知性本天極神存而過化所存者神無非至妙之理所過者化而無私慾之累亘萬世以常通此理雖至萬世常可通行嗚呼嘆辭以羲文之所謂復此伏羲畫易文王彖易以復名卦蓋取其不善之動去仁不遠即復其初而顏氏之所以為萬世學之宗歟顏氏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雖小去即復其初所以為百世道學之師

序（序若叙述其事也）

春秋傳序（此篇專言春秋之書實天道人道之所自出）

伊川先生

天之生民（上天之生斯民）必有出類之才（必有超出倫類之才能）起而君長之（與起為君而居天下之上）治之而爭奪息（治之以政而相爭相奪之風以息）導之而生養遂（導之以德而相生相養之道以遂）教之而倫理明（教之以義禮而人倫天理之分以明）然後人道立（三者既全而後人之道賴此以立）天道成（以人道既有所立推之綱維天地之道天之道由此以成）地道平（地之道咸得其平）二帝而上（堯舜而上）聖賢世出（以聖賢之君世有其人）隨時有作（因時而興）順乎風氣之宜（各隨風土氣類之所宜）不先天以開人（道本於天未嘗不先天以示乎人）因時而立政（治出於未嘗因時之所尚而為政）暨乎三王迭興（及禹湯文武相繼而作）子丑寅之建正（夏用寅月商用丑月周用子月以為正月）忠質文之更尚（夏之治尚忠殷之治尚質周之治尚文）人道備矣（人之道至此而全盡）天道周矣（天之道至此而周備）聖人既不復作（聖人既不再出）有天下者（君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雖欲倣古人之遺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不過以己私意妄有作為安能達古人耶）事之繆（事繆亂而不合乎古）秦至以建亥為正（嬴秦至以建亥為正月非復建子丑寅之道）道之悖（道乖悖而有戾於古）漢專以智力持世（炎漢之智力務持一世非復尚忠質文之治）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又安能知三代之道耶）夫子當周之末（夫子生於周之末世）以聖人之不復作也（悼古先聖王之不作興也）順天應時之治（順天道以建王政因時尚而立治）不復有也（不復見也）於是作春秋（是以作為春秋一書）為百王不易之大法（為後世人君不可變之定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是為考諸三代之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建立於天地而不違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質正於鬼神而無所疑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雖百世之下復有聖人亦不疑惑於是矣）

先儒之論曰（先儒有言）游夏不能贊一辭（夫子作春秋子游子夏二弟子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非不贊也蓋有所不敢也）言不能與於斯耳（實非游夏所能與於此）斯道也（是道之大）惟顏子嘗聞之矣（惟有顏子嘗聞夫子之語矣）行夏之時（謂行夏之時以寅月為歲首）乘殷之輅（輅大車也乘殷之木輅得質之中也）服周之冕（服周之冠冕得文之中也）樂則韶舞（作樂則用舜之韶舞）此其準的也（此其準則之所在）故學春秋者（學者之學春秋）必優游涵泳（必當從容玩味）默識心通（默會於心通達此理）然後能造其微（而後能詣其精微之極）後王知春秋之義（後有王者作能知春秋之大義）則雖德非禹湯

湯（繼其君，非湯之君）尚可以法三代之治（猶可以仿法三王之治）自秦而下（由秦以降）其學不傳（春秋之學無傳）予悼夫聖人之志（我哀夫夫子之心）不明於後世也（不能表白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故作此傳以明夫子之心）俾後之人（使後來者）通其文而求其義（通春秋之文以求春秋之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得春秋之旨而究春秋之用）則三代可復也（則三代之治可復還矣）

河南程頤正叔序

易傳序

（易卦辭周文王所作，爻辭周公所作，此謂之經，猶春秋之正經也。彖辭大象小象夫子所作，演繹卦辭爻辭之義，此謂之傳，猶春秋左氏公穀之傳也。此篇乃伊川先生自為易傳而自爲之序，推原先儒失易之意，故於傳首，猶未精後人誦易之言，不察其旨之所在，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

伊川先生

易變易也（易之爲義，變易也。易因陰陽變易而得名）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隨其時而變易以合乎道）其爲書也（此書也）廣大悉備（至廣至大無不該備）將以順性命之理（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此順其理）通幽明之故（幽則鬼神，明則人，爲此達其事）盡事物之情（事事物物皆盡其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無非示人先物而發，成其事之理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古先聖人之慮後世）可謂至矣（用心可謂詳且盡矣）

去古雖遠（去往古之世雖遠遠）遺經尚存（而聖人之易猶在）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已前諸儒失易之意而妄形諸言）後學誦言而忘味（後來學者雖誦讀易之言而不知玩味）自秦而下（自秦而下）蓋無傳矣（此學遂無所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我生去聖人之世已千餘年）悼斯文之湮晦（傷易之文湮沒）將俾後人（欲使後生者）沿流而求源（譬之水然，自流以究其源）此傳之所以作也（此言傳易之書不可不作）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易之書有聖人之道者四）以言者尚其辭（形之於言，一本以言乎易書之辭）以動者尚其變（形之於動，一本於易爻之變）以制器者尚其象（用之於制器，以取象於是易也）以卜筮者尚其占（用之於卜筮，以占驗於是易也）吉凶消長之理（一吉一凶一消一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一進一退一存一亡之道）備於辭（皆具於卦彖爻象之辭）推辭考卦（推究其辭，稽考其卦）可以知變（可因其理之常，知其事之變）象與占在其中矣（象以像告，占以決，皆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君子之人靜而察易之象，求易之言）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動則察易之變而玩其所占之事）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得之於言而不通其意者有之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未有不安於言而能達其旨意者乎）至微者理也（易之理則

至微而難見 至著者象也（易之象則至著，顯而易知） 體用一源（體者微，用者著，其體其用同出一源） 顯微無間（故體隱而用顯，本相融貫，無間去聲） 觀會通以行其典禮（觀其會聚變通之際，以推行其典禮文） 則辭無所不備（易書言辭之間，無有不備者） 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善學易之人，故能學求言，此於近者） 易於近者（有忽於此） 非知言者也（非知易之言者） 予所傳者辭也（我所作爲易傳者辭也） 由辭以得其意（因其辭而達其意） 則在乎人焉（則存乎其人）

河南程頤正叔謹序

易序（此篇論易道至廣至大，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大業，玩易者不可以不近求之）

易之爲書（易之爲書） 卦爻彖象之義備（曰卦曰爻曰彖曰象，其言） 而天地萬物之情見（大而天地，小而萬物，其情無不具見於此） 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古先聖人之爲天下後世慮何其至也） 先天下而開其物（先乎天下而發乎物之幾） 後天下而成其務（後乎天下而成其民之用） 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窮其數則可以定天下之象） 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明其象則可以定天下之吉凶） 六十四卦（其爲卦凡六十有四） 三百八十四爻（其爲爻凡三百八十有四） 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無非順人性命之理）

盡變化之道也（陰陽變化之道） 散之在理則有萬殊（散之於事物之理，則人物萬殊有萬不同） 統之在道則無二致（統之於變化之道，則同出一原，無二致） 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以陰陽變易之初，則生一奇一耦而爲兩儀） 太極者道也（太極云者即道之謂也） 兩儀者陰陽也（兩儀云者，奇爲陽，耦爲陰，即陰陽之謂也） 陰陽一道也（陰陽雖是氣，但所以使陰陽者道也） 太極無極也（至極之理本無形） 萬物之生（物之生於天地間） 負陰而抱陽（是皆負陰而抱陽） 莫不有太極（太極理也，無不具此理） 莫不有兩儀（兩儀氣也，無不稟此氣） 絪縕交感（理與氣聚合，交相爲感） 變化不窮

形一受其生（形一有此生） 神一發其智 情僞出焉（人情之爲眞爲僞由此而出） 萬緒起焉（萬事之端緒由此而起） 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易書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大事業也） 故易者陰陽之道也（言故易乃陰陽之道） 卦者陰陽之物也（卦之爲畫有奇有耦，乃陰陽之物也） 爻者陰陽之動也（爻之爲義有貞有悔，乃陰陽之變也） 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卦雖不同，其爲奇耦陽陰不能不同） 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爻雖不同，其爲九六陽陰不能不同） 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所以卦六十四乃其體也） 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爻三百八十有四）

用爻互分布皆其用也遠在六合之外其至遠在天地四方之外近在一身之中其至近只在一身之內暫於瞬息其暫見於一瞬一息之間微於動靜其微寓於一動一靜之際莫不有卦之象焉無不有六十四卦之象莫不有爻之義焉無不有三百八十四爻之義至哉易乎易之書可謂至矣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道極其大而無所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其用至妙而無一不著時固未始有一時雖未始有一定之時而卦未始有定象於卦亦未嘗有一定之象事固未始有窮事固未始有窮盡之時而爻亦未始有定位於爻亦未嘗有一定之位以一時而索卦以一時而求卦則拘於無變是拘於卦而不能變非易也不足以知易之理以一事而明爻以一事而求爻則窒塞而不通則窒而不通非易也不足以知易之理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理知有卦爻彖象四者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而不知有卦爻彖象四者之用亦非易也亦不足以知易之理故得之於精神之運故必得於精神之運用心術之動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至於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其明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其序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與鬼神合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可謂知易之方知易之道至貴至大不可以淺近求也雖然雖語易之有卦易之

有六十四卦易之已形者也乃易已形之理卦之有爻有三百八十四爻卦之已見者也乃卦已見之象已形已見者已形之理已見之象可以言知可因卦辭爻辭而知未形未見者未形未見之象不可以名求不可以名義求則所謂易者所謂易者之爲書果何如哉果何如而求此學者所當知也此皆爲學者所當審察也

禮序此篇論禮者人倫風教之自始禮則家國天下與之俱無禮則家國天下與之俱亡其關係不至重哉

禮經三百禮經之有三百威儀三千威儀之有三千三百三千皆其經禮曲禮之多也皆出於性皆本於天性非偽貌飾情也非以虛貌飾情所以爲之節文而其積也鄙夫野人鄙俗之夫野外之人卒然加敬忽然致敬於彼逡巡退卻而不敢受雖容謙退而不敢受禮三尺三尺言其小也三尺之童拱而趨市拱手而行於市暴夫悍卒強暴之人悍戾之卒莫敢狎焉無敢狎之也彼非素有於教彼之人皆非素習於禮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及求名譽於人也其所有於性皆其所得於天性者有此禮物感而出者如此萬物感動發見如是故天尊地卑故天道尊地道卑尊卑之位一定禮固立矣此禮固有立類聚羣分以類聚以羣分大小之分各正禮固行

矣。（禮因由此而行）人者位乎天地之間（人生天地之中也）立乎萬物之上（超乎庶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天地雖大吾與之同體）萬物與吾同氣（萬物雖異吾與之同氣）尊卑分類（尊卑之分類之跡）不設而彰（不待設施而以彰明）聖人循此（聖人由之）制為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冠禮昏禮喪禮祭禮朝禮聘禮射禮饗禮之八）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以行於人倫五者）其形而下者（形於下則謂之器）具於飲食器服之用（見於一飲一食器物服飾之間此理也）其形而上者（形而上則謂之道）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至於無聲可聞無臭可嗅之妙此理也）

人勉之（形人則勉之而知之）賢人行之（賢者則勉而行之）聖人由之（聖人則安而行之）故所以行其身（故行於其身）與其家（及其家）與其國（及其國）與其天下（以至於天下）禮治則治（此禮治則家國天下而治）禮亂則亂（此禮既亂則家國天下無不亂）禮存則存（禮存則家國天下與之俱存）禮亡則亡（禮亡則家國天下與之俱亡）上自古始（上自太古）下逮五季（下及五代之末）雖文不同（尚質尚文之不同）尚文雖若不同）罔不由是（無一不由此禮也）然而（語轉）世有損益（世之損益）惟周為備（惟有周室極其備）是以夫子有曰（以是夫子言其文之盛也）郁郁乎文哉（郁郁文之盛也）吾從周（我惟從周之制）

夫弊也（及其流弊之末）忠義之薄（忠義日薄）情文之繁（情文益繁）林放有禮本之問（故林放問禮之本於孔子）而孔子欲先進之從（孔子有從先進禮樂之言蓋亦庶周末之弊）蓋所以矯正反弊也（所以反其弊而歸諸正也）然豈禮之過哉（是豈禮之弊哉）為禮者之過也（亦為禮者之失於過也）秦氏焚滅經典（秦始皇焚書）三代禮文大壞（夏商周之禮文具經者已磨滅無有）漢興求書（漢興求書）禮記四十九篇（禮經凡四十有九篇）雜出諸儒之手（所傳所記雜出於諸儒之手）不能悉得聖人之旨（不能皆合聖人之旨）考其文義（考其文之意義）時有抵牾（音五）（時有不合）

然而（語轉）其文繁（其文字多）其義博（其義理博）學者觀之（使為學者觀之）如適大道之衢（如往四通之衢）珠珍器帛（珠玉珍寶幣帛）隨其所取（惟吾所取）如游阿房之宮（阿房秦宮名）千門萬戶（千萬言其多也）隨其所入（惟吾所入）博而約之（自博而約）亦可以弗畔（亦可以弗畔於此）蓋其說也（蓋其為言）粗在應對進退之間（其粗者在於應對進退之間）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其精者在於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自童幼之所習）而終於聖人之歸（而終則可以造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惟通達於此理者）然後能知其言（而能知其言）

能知其言（其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得於禮而後能）。然則（轉語）禮之所以為禮（禮之謂禮），其則不遠矣（其準則不外於是）。昔者顏子之所從事（昔顏子之從事於此禮），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不外乎非禮勿視聽言動四者之內）；而鄉黨之記（而論語鄉黨之所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孔子類多在於舉動容貌進退周旋之間）。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此為致者當因疑以致思），思以達也（因思以致其通也）。

詩集傳序（此篇論詩者人心感物而形諸言，古者人心所感正，發言亦正，列國之詩則異於是矣）

文公先生

或有問於余曰（或人問於我云）：詩何為而作也（詩之作何為而作）？余應之曰（答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人生之初，本其寂然，乃天所賦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外感於物，不能無動，是為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既有所欲），則不能無思（則不能無所思）；既有思矣（既有所思），則不能無言（則不能不形諸言）；既有言矣（既形諸言），則言之所不能盡（則有非言語所能盡者），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而形於咨嗟嘆息歌詠之餘），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其聲音節奏自然而然，乃天機之不容自已者）。此詩之所以作也（此詩之所以不能無也）。曰：然則（轉語）其所以

教者何也（其所以為教者何如）？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詩之作乃原於人心之感物而動），而形於言之餘也（形之於言之際）。心之所感有邪正（人心之感於物有邪有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故言語之發有是有非）。惟聖人在上（惟上有聖人之君），則其所感者無不正（則其心之所感無不一出於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形之於言皆可以為教，由俗而為教）。其或感之之雜（其或感於物不能出於正），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其發於言不能皆善），則上之人（則在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必思自反諸己），而因有以勸懲之（因有以勸其是懲其非），是亦所以為教也（即此亦為教之道）。

昔周盛時（昔有周隆盛之時），上自郊廟朝廷（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下至於鄉里閭巷之人），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其言語純粹，莫不出於正）。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聖人即此合於聲律之間），而用之鄉人（行諸鄉閭），用之邦國（施諸邦國），以化天下（以風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至於列國），則天子巡守（則天子每歲巡狩之時），亦必陳而觀之（亦必陳其聲詩而觀其國風），以行黜陟之典（以行其升降之典）。降自昭穆而後（下至昭穆之後），寖以陵夷（此其漸至廢失），至於東遷（至平王東遷於東周），而遂廢不講矣（此詩遂廢棄而不復講矣）。孔

子生於其時夫子生於此時既不得位既無君師之位無以行
帝王勸懲黜陟之政不可以行人君賞罰升黜之典於是特舉
其籍而討論之故特求此詩之篇帙而討論其文義去其重複刪去
重複之言正其紛亂所截煩亂之辭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
名為善而不足為法於後世惡之不足為戒者言其惡不足以示戒於方
來則亦刊而去之則皆刪去以從簡約務從其簡約示久遠
以傳之遠使夫學者得為學之人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
即此可以考究其得失善者師之有善則從而師法之而惡者改焉
其不善者惡而改之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雖不得行於一時

其教而其教可及於萬世而其為教自可及於萬世是則詩之
所以為教也此詩之所以為教者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
體列國之詩大小二雅周二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其不同如此何
耶曰吾聞之此我聞凡詩之所謂風者言凡詩之所謂國風云
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大率出於閭里歌詠之所作所謂
男女相與詠歌皆有男曰女歌各言其情者也各各敘其
情思如此惟周南召南推周公召公所主南方之國親被文王之
化以成德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其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情性
之正人人各得其正發於性見乎情故其發於言者故凡形諸言樂

而不過於淫雖樂而不淫於淫哀而不及於傷雖哀而不至於
傷是以二篇是以周南召南二詩獨為風詩之正經獨稱為國風
正經諸詩之自邶而下自邶鄘而降音皆變風則其國之治亂
不同諸侯之國其或治或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人之或賢或否亦不
一其所感而發者其有所感發於言者有邪正是非之不
齊有邪者正者是者非者之不齊一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求其如先
王之正風於此焉變矣自此而變若夫雅頌之篇若夫二雅三頌
之篇則皆成周之世無非成王之朝廷郊廟樂歌之詞
朝會郊祀宗廟享樂歌之詩其語和而莊其言辭和平而莊其義寬
而密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其作為此者
詩皆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可為萬世
法於萬世而不可變易也至於雅之變者至於二雅之變亦皆一時
賢人君子亦無非一時賢人稱為君子者閔時病俗之所為
傷時世之亂俗之弊而為此也而聖人取之而夫子取之其忠厚
惻怛之心其拳拳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與其陳善閉塞其
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亦非後來有言之士所能及之
可以及此此詩之為經此詩之經所以人事浹於下下而
人事無不浹貫天道備於上上而天道無不全備而無一理之不

與（初無二理之末盡）曰然則（語轉）其學之也當奈何（學此詩者當何先）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本之周南召南以啓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參攷列國之詩以窮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正之於二雅以廣其規模）和之於頌以要其止（和之於頌以求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此乃學詩者之大旨要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於此分其章句以爲之綱）訓詁以紀之（訓解以明其義）諷詠以昌之（歌頌以諷諸言）涵濡以體之（涵泳以體於心）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察於情性之微）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審於言行之發）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則修此身以至于家以治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不必求之於他此是矣）問者唯唯而退（問者唯諾而退）余時方輯詩傳（我方采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因盡次序其語以置之篇首）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五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六

序

論孟集義序

（此篇專言論語之書無非示人以操存涵養之要孟子之旨無非說人以體驗充擴之端）

文公先生

論孟之書（論語孟子二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乃學者探討是道之要領）古今爲之說者（自古及今爲之訓解）蓋已百有餘家（不止百家）然自秦漢以來（由秦而漢）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以儒名者皆不足與於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以陷溺於卑近之人）旣得其言而不得其意（旣得論孟紀載之言不得論孟紀載之意）其騖於高遠者（騖於高遠之人）則又支離躁駁（又失之離散駁雜）或乃并其言而失之（或并論孟之言有所不知）學者益以病焉（學者愈以此爲病）宋興百年（宋興已及百年）河洛之間（河南洛之中）有二程先生者出（有明道伊川二程先生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孔孟不傳之緒二程能繼是道之傳）其於孔子孟氏之心（其於孔孟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世之相去雖異心之同若合符節）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故其推闡論孟之言）言雖近而索之無窮（言雖切近探索無盡）指雖遠而操之有要（指雖廣遠操亦有要）使夫

讀是書者（伴誦讀是書者），非徒可以得其言（不徒然可知其言之近），而又可以得其意（而又可窮其指之遠）；非徒可以得其意（不徒然可窮其指之遠），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又可因此而窮聖賢之所以內此而進於道者亦得之矣）。其所以興起斯文（其興起是道），開悟後學（開明後進為學之方），可謂至矣（亦言至矣極矣）。間嘗蒐輯條流（間或蒐求采輯講論是書之條派），以附本章之次（以附入本章之下）。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又復取學同于二程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與夫有得二程之說者），若橫渠張公（姓張名載字子厚，橫渠其號也），若范氏（姓范名祖禹字淳夫），二呂氏（希哲字原明，大臨字與叔），謝氏（良佐字顯道），游氏（酢字定夫），楊氏（時字中立），侯氏（仲良字師聖），尹氏（焞字彥明），凡九家之說（凡其門人九家之言），以附益之（以此附入增而多焉），名曰論孟精義（名為論孟精義），以備觀省（以擬取其義理最精者披閱），而同志之士（與我同志之人），有欲從事於此者（凡欲有事此書），亦不隱焉（亦不隱匿）。抑嘗論之（抑嘗言此），論語之書（論語一書），無所不包（無不包貫），而其所以示人者（而所以昭示乎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無非操存此心涵養其心之要道）；七篇之指（孟子七篇之指意），無所不究（無不究極），而其所以示人者（而所以昭示乎人者），類多

體驗充擴之端（率皆體驗於心充廣善端之道　擴音廓）。夫聖賢之分（夫孔子之聖孟子之賢其為分量），其不同固如此（蓋若是其不等），然而體用一源也（體為用之體，用乃體之用，著同出一源），顯微無間也（顯乃微之達，微乃顯之自，本無間隔　間去聲）。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苟非二程先生問學之極），其孰能知之（誰能知此）？嗚呼（嗟哉）！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此其所以出乎百代學絕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而得孔孟千年不傳之統而繼其傳也）！若張公之於先生（橫渠之於二程），論其所至（言其學力之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吾意其如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一時及二程之門者），考其言行（考其言語德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顏、曾氏之儔也（則又未敢決其誰可為孔子之弟子顏回曾參）。今錄其言（今采錄其言語），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不敢言不能不小異於二程），而悉合乎聖賢之意（而盡合乎孔孟之賢意），亦曰大者既同（亦推言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則淺之與深疏之與密），毫釐之間（小而一毫一釐之中），正學者所宜盡心耳（正為學之士當盡心推究）。至於近歲以來（至於近年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遊學於二程之徒者），又或出其書焉（又或出示此書），則意其源遠

切料其源派既遠未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不妨醇醨薄
之異其味不復敢紀錄或曰或人言然則轉語凡說之行於世
而不列於此者凡講說之行於世不復紀於是者皆無取已乎盡無所取而止乎
曰不然也言不如此漢魏諸儒由漢至魏以儒名者正音讀正字音及句讀音豆
通訓詁通訓釋詁音戶考制度考文物之制度辨名物及辨名數與方物
其功博矣其功大矣學者若不先涉其流爲學者不能先涉歷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
此則又何以用功於是而近世一二名家近世一二大儒以學名其家
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及學於二程之徒弟者

考證推說其考驗證據推究師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
間亦間有補於是書之文理意義者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爲學者有得於是實而後覽其說
則亦何適而無得哉又何往而無所得
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但所以探求孔孟之意則在此
而不在彼爾則在乎是不在乎考證推說也若夫外自託於程
氏如外則自附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而竊其相似之語以
文其異端之說者以此文飾其異端之言則誠不可以入
於學者之心則不可使爲學者之入於心然以其荒幻浮誇但以其荒惑幻妄浮虛夸誕
足以欺世也可以欺世人而流俗頗

已歸鄉之矣而風俗傾嚮歸心從之矣其爲害豈淺淺
哉其流害豈不大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看其言語氣象之中則
實有不難辨者蓋其不學者難知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
有得焉爲學者能用功於是書至於有得則於其言則於異端之論雖
欲讀之雖是欲誦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自有所不及矣然則
是書之作此論孟精義之作其學爾之謂其發學者之謂雖
不敢辭固不避至求明聖傳之統至明聖人相傳之統緒衆
衆說之長采衆人諸論之長折流俗之謬折倒流俗之謬說則
竊亦妄意其庶幾焉竊謂妄謀之意其庶近得之矣乾道壬辰

新安朱熹序

程氏遺書後序言程氏遺書雖出門弟之手散亂無統多失其眞說集二十五篇並錄其眞者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明道伊川遺書凡二十有五篇二先生
門人乃二程門弟子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記其親見親聞
二先生師弟子相答問之辭始諸公各自爲書初門弟諸人各自爲書以
記其師之語先生沒而其傳寖廣及二先生死愈傳愈廣然散
出並行但散亂而出並行於世無所統壹無有統紀而傳者
頗以己意私竊竄易傳之者又以己之私意改而易之歷時既

久閱歷日久殆無全編竟無全書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編
熹文公名文公父諱松官至吏部家有其舊所藏程子書數卷皆著當時記錄
主名皆述一時所記錄者之姓名語意相承言意相接首尾通貫本末
相貫蓋未更後人之手蓋未更歷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
善故其爲書義精而辭善後益以類訪求後復以其類搜求一凡二
十五篇得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因以其所得於
聞年月前後第爲此書次第而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篇章綱目
卷仍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又復別爲之錄以見分別次
序之所以然者以見分別篇章前後次序之所以如此者然嘗竊聞
之又嘗竊聞於此有伊川先生無恙時伊川先生其無疾病時當門
人尹焞其門人弟尹姓焞名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錄得先
生門人朱姓字光庭者所錄先生言語奉而質諸先生奉持而質正於先生
先生曰云伊川某在我尚在何必讀此書何須讀此書若不
得某之心若不得我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所記者只是亦尹意
公自是不敢復讀尹公自此不復敢讀夫以二先生夫以明道
伊川二程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
倡道學於孔子孟子既沒道統無所傳繼之後可謂盛矣亦云盛矣而當時
從遊之士下時從二先生之遊者亦莫非天下之英材英文

非天下所稱其後之才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其於二先生言論之
英俊之才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又親聞其不得於親見之
之實而以手抄記其語宜其親切不差是宜親切於理不差可以行
遠可以行諸遠而先生之戒而程先生戒其門生之猶且丁寧
若是尚且諄復如此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豈非以爲
學之人未知傳心之妙而滯於言語之間而泥於言辭之中也或者
失之或者失之雖精者言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
乎而其弊奚不止其有不可盡言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後又見於
此又其十數年區區掇拾於殘編斷簡之餘我乃收拾遺言於殘
之際傳誦道說傳誦其門人所稱有道者之言玉石不分不
分玉石有所分別使正使真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
之旨而謂則此可盡得二先生至精至微至嚴至密之意其亦誤矣其誤可知
已也雖然雖然先生之學二程先生之爲學其大要亦可知
已大要所在亦有可知讀是書者讀此書之人誠能主敬以立
其本苟能存主於敬以爲之根本窮理以進其知窮究道理以廣其知
使本立而知益明使敬存而所知益精知精而本益固
所知愈精其本愈立則日用之間見於日用常行之際且將有以得
乎先生之心自有以得二程夫子之心而於疑信之傳而於傳聞

疑信之間，可坐判矣（可以坐而辨別矣）。此外諸家（外此又有數家）所記尚衆（抄錄尚多），率皆割裂補綴（割裂補葺），非復本篇（非是此書之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他日若識其所自傳處），當復出之（當重出而），以附今錄（以附於今日所錄），無則亦將去其直復（否則又就其中去其文之重出者），別爲外書（別作一集以爲程氏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以俟後來之君子參考之耳）。

戊午讜議序（此篇專指秦檜和虜誤國之罪）

君臣父子之大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倫理），天之經（在天爲經常而不可變），地之義（在地爲分義而不可踰），而所謂民彝也（即是所謂民彝之初）。故臣之於君（臣之事君），子之於父（子之事父），生則敬養之（在則盡其敬以致其養），沒則哀送之（死則盡其哀以送其終），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孝於親忠可移於君其理則當曲致其誠），無所不用其極（無所不極致其極），而非虛加之也（非是虛加其禮）。以爲不如是（以爲不如是於君父），則無以盡吾心云爾（則不能盡我忠孝之心）。然則（如此）其有君父不幸（君猶父也有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而遭悖逆不以理之事），則夫爲臣子者（則夫身爲臣子），所以痛憤怨疾（所以痛哭發憤怨恨），而求爲之必報其讎者（求報君父必其讎敵者），其

志豈有窮哉（其心安有窮已）。故記禮曰（禮記有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君父之讎誓不與之共戴乎天）。寢苫枕干（居如居喪之時示不忘也）（苫音覘 枕去聲），不與共天下也（不與同處於天下）。而爲之說者曰（而言者乃謂），復讎者可盡五世（報君之讎雖當期之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及君之世未生於五代後者其身雖不爲臣子），而苟未及五世之外（五世之外），則猶在必報之域也（尚在必報之地）。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此不過衆百姓之事），若夫有天下者（如人君奄有天下之大），承萬世無疆之統（經萬代無窮之統緒），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則亦有萬代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不如衆百姓止於五代），自高祖至玄孫（高曾祖父已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親絕服盡）。而國家靖康之禍（國朝靖康年間之變），二帝北狩而不還（二君北出而不返），臣子之痛憤怨疾（臣子痛哭憤發怨嘗疾惡），雖萬世而必報其讎者（雖是萬代必當報之），蓋有在矣（蓋有所在）。太上皇帝（高宗）受命中興（受天命爲中興之主），誓雪父兄之恥（誓欲洗二帝之恥），雖其間亦或爲姦謀之所前卻（雖其中亦有爲奸佞之謀所沮而或進或退），而聖志益堅（而君志愈堅決）。至于紹興之初（至于紹興初年），賢才並用（賢人盡被用），綱紀復張（紀綱重振）

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常以克敵聞）恢復之勢（恢復疆宇之勢）蓋已十八九成矣（十分已有八九分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虜人見其勢不可敵乃為和親之說以沮吾謀）而宰相秦檜（秦相檜）歸自虜庭（自虜朝還）力主其事（堅主和親之事）當此之時（于是之時）人倫尚明（君臣之倫猶明）人心尚正（人心之天猶在）天下之人（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賢者愚者）無貴賤（無貴者與賤者）交口合辭（並口合言）以為不可（以為和議不可行）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獨有士大夫頑愚貪利無恥）數輩起而和之（數人起而主和親之說如叢近之徒）

清議不容（清議不許）詬罵唾斥（罵詈所辱）欲食其肉（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而寢附和議者之皮）則其於檜可知矣（則其於主和議檜可知）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檜以梓宮君之喪長樂后之事藉口）攘卻衆議（排斥衆人非說）熒惑主聽（變亂人主之聽）然後所謂和議者（於是和親之議）翕然以定（翕合一言）而不可破（牢不可破）自是以來（自此以來）二十餘年（又二十年）國家忘仇敵之虜（國家已忘仇虜之當報）而懷宴安之樂（而且享安平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檜因此恃在外戰權）竊主柄以遂其姦謀（竊人主之權以逞其奸謀）

之柄以遂其姦謀（以成其奸邪之計）而向者冒犯清議（前來不顧清議）希意迎合之人（承順檜意迎其機投合者）無不夤緣驟至通顯（無不攀緣驟至顯宦）或乃踐歷揆路（或至踐歷宰相之職行權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倫）天之經（天之經常）地之義（地之義）所謂民彝者（所謂斯民彝常之理）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不復能存於士大夫搢紳之中）士大夫狃於積衰之後（士大夫安於國勢積弱之後）徒見當時國家無事（徒見國家無虞）而檜與其徒（而附檜與檜者）皆享成功無後患（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讎忍辱為事理之當然（遂以忘仇忍辱為當然）

當然（以為事理當如此）主議者慕為檜（主和議者慕為檜）游談者慕為檜之徒（游士大夫間聚議者慕為檜之徒黨）一雄唱之百雌和之（一雄唱之群雌和之）癸未之議（癸未之議）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其謂虜人與國家世讎不可與之和）尚書張公闡（張尚書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胡左史銓）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此外亦有言不可與和者）而其所以為說（而其言說）不出乎利害之間（不能出乎利害之中）又其餘則雖平時號為士大夫慨然

有兵千里爲供億人役之嗟者(恢毅發憤欲直犯家報上 虜庭六千里爲朝廷邦)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一日顯擢朝廷之上此指用秦檜) 參政而言 顧乃惘然(而乃失志忘去)如醉如幻 而忘其疇昔之言(不復記前日之言) 或告之(人言其或有言者) 則曰(則云) 此處士之大言耳(此閑處之士大言無當者也) 嗚呼(嘆語) 秦檜之罪(賊檜之罪) 所以上通於天(至於達乎天) 萬死不足以贖者(雖萬死不足以贖) 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正以其初則唱爲不正之謀以誤二帝) 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中則通虜挾其勢以要人主之和 要音邀) 使人倫不明(俾君臣之倫理不明)

人心不正(使人人心之不正) 而末流之弊(而流弊之末) 遺君後親(遺其君後其父) 至於如此之極也(未有至是之極) 夫惟三綱不立(惟其君臣父子之三綱不立) 是以衆志無所統攝(是以衆心無以管攝) 而上之人(上而人主) 亦無所憑藉以爲安(亦何所恃而能安其身) 斯乃有識之士(此乃有識之人) 所爲長慮却顧(長爲之慮深思退省) 而凜然以寒心者(凜凜然於心者) 而說者猶曰(而言者猶謂) 姑以衆論之從違(且以衆議從與違) 而卜事理之可否(而占事理之可與不可) 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則今之士夫是和議者多) 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蓋和議者衆不減前時非和者) 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又安能以向者之不可和) 而害今日之可哉(而援今日可和之說哉) 嗚呼(嘆語) 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是不知前日非和議者衆是前日君臣之倫明也) 而今日之不明(今日附和議者衆是今日君臣之倫不明也) 前日人心之正(前日非和議者衆是前日人心之正也) 而今日之不正也(今日附和議者衆是今日人心之不正也) 且吾必以人之寡衆爲勝負(且又欲以人之多少較輸贏) 則夫所謂士大夫衆和之多者(則彼士夫是和議之衆) 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爲多耶(又孰如六軍之衆萬姓之多) 今六軍萬姓之言(今之六軍萬姓之言) 則是二公之言而已(則以張尚書胡左史之言爲是) 蓋君臣父子之大倫(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倫理) 天之經(天之經常) 地之義(地之分義) 而所謂民彝者(所謂斯民秉彝之理) 其於此也有明晦(此道雖有明有晦) 其在人也無存亡(此理在人無存無亡) 是以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雖是王綱陵夷政事廢弛之日) 邪議四起(邪說四方而起) 無復忌憚(不復有所顧忌畏作) 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然此理亦不爲之戕滅 悔餘而無焉 鑠音爍) 奈何不聽於此(如何謀國者不此之從) 顧反以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而乃問得失於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策)

此已墜之三綱(此君臣已失之綱)所以未能復振(因不能復
張)已廢之萬事(國家已廢之事)所以未能復理(又未能復治)
而上之人(上而人主)亦未能有所憑藉(未能有所恃)以成
發強之勢也(以成治安強大之勢也)今南北再懽(今南朝與北地
洽懽)中外無事(內外無虞)往還在見(年年蹤跡往見)所謂
萬世必報之讎者(所言萬世當報之仇虜)固已無所復發
於口矣(固不復出於口)竊伏田間(竊伏田里)不勝憤懣(不勝
嘆息)因論次元履所叙次戊午讜議(因論親因叙次讜議)
變之概然深惜隨決蓋傷其禍(蓋傷其)自

發語也(自此而發)懷不能已(所懷無盡)姑論其終始梗概
如此(且言其首末節略)如是(圖更上聲)以發明元履所爲叙次
之意(所以發揮錯國之言)亦以致草野孤臣舉義
憾之誠(又以致草野之臣盡義憤懣之實)謀國者儻有取爲(謀國
大臣有取於是)則猶足以深廟謨之萬一(尚可以補人主深算萬分
之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又非我所敢覬望也)

通書序(此篇叙濂溪傳道著書之由) 五峯胡先生

通書四十章(通書凡四十篇)周子之所述也(乃周氏子之所著作)
周子名惇頤(周姓子者男子之美稱 通稱惇頤其名)字茂叔(茂叔其字)舂
陵人(舂陵道州先生乃其郡之人也)推其道學所自(推究其傳道講學之
所自)或曰(或人云)傳太極圖於穆脩也(穆姓脩名周子太極一圖
得之穆脩)脩傳先天圖於种放(种姓放名先天一圖穆脩又傳授於种放)
放傳於陳摶(陳姓摶名又傳授於陳摶)此殆其學之一師
也歟(學法無窮此特周子之一事之師)非其至者也(非其至之妙)
希夷先生(即陳摶也)有天下之願(其始志在天下)而卒與鳳
歌荷蓧(鳳歌即論語楚狂接輿歌鳳兮之歌 荷蓧即子路遇丈人荷蓧之事 蓧竹器 二人皆古之隱者也 借此喩陳摶終與歌鳳荷蓧之徒)長往不來者伍(長往不出)
世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其於聖人無所可無所不可之道)

亦似有未至者(亦若有所未到處) 程明道先生(程明道名顥字伯淳)
嘗謂門弟子曰(嘗謂其徒曰)昔受學於周子(昔年從學於周
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使求孔子顏子平日所樂在何事)
而明道先生(程先生)自再見周子(自再見周濂溪)吟
風弄月以歸(其胸襟灑落怡然自得吟詠光風霽月而歸)道學之
士(學道之人)皆謂程顥氏(程先生)續孟子不傳之學(繼孟軻氏不傳之絕學)
則周子豈特爲种穆之學而止者(則濂溪乃程先生之師又豈特种放穆脩二人之學而已哉)
哉學者稽古(學者稽考古書)
之 孔子述三五之道(夫子繼三皇五帝之大道)立百王經

世之法 道百代經世之定法 孟軻氏闢楊墨 孟子闢去楊氏無君墨氏無父之教 推明孔子之澤 推演夫子垂世之澤 以為萬世不斷 於是人推以此為萬斯世相傳不可斷絶者 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 尊之以謂孟子闢楊墨之功不可滅於神禹治水之功 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 今太極不傳之妙濂溪開二程 一回萬古之光明 回光明於萬古既歿之餘 如日麗天 有如日之在天 將為百世之利澤 傳利澤為百世無窮之沾丐 如水行地 有如水之行在地中 其功蓋在孔門之間矣 濂溪之功蓋居於孔門之間 人見其書之簡也 人觀通書四十章之簡 而不知其道之大也 而不知是道之大無窮也 見其文之質也 人見通書四十章文之質 而不知其義之精也 而不知精粹之理在此 見其言之淡也 人見通書四十章言語之淡 而不知其味之長也 而不知意味之深長無窮 其顧愚何足以知之 如我之愚昧何足以知此 然服膺有年矣 但服於胸次有年于茲 試舉其一二語 試舉書中之一二言 為同志者啓之 為同有志於學者開 患人以發策決科 [illegible] 榮身肥家 [illegible] 以希寵取祿而學也 [illegible] 則曰志伊尹之所志 伊姓尹名伊尹之心不在於堯舜其君民

人以知識聞見為得而自畫也 恐人以知識聞見之學自以謂道止於此而自止 不待價而自沽也 如美玉不待善價而沽 則曰 云 學顏回之所學 顏姓回名學顏之樂不以貧賤動其心而不改其樂 人有其能立伊尹之志 人若能立伊尹之所志 脩顏回之學者 脩顏子之所學 然後知通書之言 而後知通書四十章之語 包括至大 包羅事理至大 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 而孔門事業 故此一卷書 故此一卷四十章書 皆發端以示人者 皆發其端倪以昭示後人 宜度越諸子 宜超越其他諸子 直與易詩書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 其功用實與易尚書毛詩春秋論語孟子六經之書同行於萬世而不泯 是以敘而藏之 用敘其篇首珍藏 遇天下之善士 常待天下之稱為善士者 又尚論前修而欲讀其書者 又能考論前者而思得其書而讀之 則傳焉 以是傳之

無名公傳序 此篇康節自序其樂天知命不為虛名所捷

康節先生

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 夫所謂无名者雖欲以名名之不可得也 凡物有形則可器 大凡天下之物有一形必具一用 有可器斯可名 既具一用斯得一名 然則斯人無體乎 如此人獨無形體乎 有形質

則亦可名矣 曰有體 云亦有形體 有體而無迹也 但有形體而無迹可指何名之爲 斯人無用乎 此人其無所用乎 曰有用 云亦有所用 有用而無心者也 但雖有用而無心於用何名之爲 夫有迹有心者 夫有迹可指有心可窺 斯可得而知也 人皆得而知之此即可名 無心無迹者 無心可窺無迹可指 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矣 而鬼神亦不知之 不可得而名 既不可知亦不可名 則況於人乎 何況於人 故其詩曰 康節自言也故其詩云 思慮未發 此心之念慮未發即上文無心也 鬼神莫知 雖鬼神其得而知 不由乎我 不在於己 更由乎誰 更爲於何人 能造萬物者天地也 造化萬物

造天地天地有形可得而名也 能造天地者太極也 造化天地者是道之爲也是道無形不得而名故號之曰太極太極即至極之義也 言太極者 太極之爲太極 其可得而名乎 雖有至極之義而無形可見何自而名矣 可得而知乎 名且不可得而知 故強名之曰太極 不得已強名之謂太極 太極者 太極云者 其無名之謂乎 其始不可名而名者雖謂之無名可也 故嘗自爲之贊曰 康節言自爲己之贊云 借爾面貌 假爾以而貌之形 假爾形骸 假亦以肢體之身 弄丸餘暇 丸指先天圓圖也僞環一圓無非陰陽消長之數康節一身會陰陽消長之理故云玩弄是圓蹤容無事 閑往閑來 以心會陰陽之理而閑來往於是圓之中 人告之以脩福 人或

問之以脩福之道 對曰 答云 未嘗爲不善 我不曾爲不善之事何必脩 人告之以禳災 或人語之以禳謝之道 對曰 答云 未嘗妄祭 未嘗非鬼而祭何必禳 故其詩曰 故我又有詩云 禍如許免人須諂 人之禍可以親免則皆諂媚於神亦 福若待求天可量 福若可得而求則天道亦可量度 又曰 又有詩云 中孚起信寧須禱 中孚易卦名也中心誠信自足以感孚何事乎禱 無妄生災未易禳 無妄亦易卦名也無自妄動天生災禍則未易禳 性喜飲酒 自言其性最好酒 嘗命之曰太和湯 自名之謂太和湯以健使人[illegible]也 所飲不多 飲之亦不至多 微醺而罷 微醉之際即止 音熏 不喜過醉 不喜過飲則失之醉 故

其詩曰 故又爲詩云 性喜飲酒 天性喜酒 飲酒喜微酡 飲酒之時只喜微酡 音陀 飲未微酡 飲酒未至於微酡 口先吟哦 口先吟哦之詩篇 吟哦不足遂浩歌 吟詠之不足遂至浩然長歌 浩歌不足可奈何 浩然長歌之不足其奈此情何 所寢之室謂 寢卧之房 安樂窩 窩藏也以其猶藏於安樂之地 音渦 不求過美 不求過美於華飾 惟求冬燠夏涼 惟欲於冬則暖於夏則涼 遇有睡思則就枕 遇睡興來則就枕而睡 故其詩曰 故自爲詩云 墻高于肩 墻其高過有 室大于斗 一室之大差勝于斗 布被煖餘 以布爲被煖體之餘 藜羹飽後 以藜爲羹一飽之後 氣吐胸中 吐出自胸中之氣 充塞宇

寓(浩然充滿天地間)其與人交(其與人交接)雖賤必洽(賤者至人亦與之偕洽)終身無甘苦(終於一身無甘美之味)未嘗作皺眉事(然亦未嘗汲汲變貿)故人皆得其歡心(故人人皆有歡愛之心)見貴(見貴而有祿位者)未嘗與奉(未嘗起敬奉之心)見不善人(見不有善行之人)未嘗急去(未嘗便趨而避之)見善人(見有善行之人)未嘗急合(未嘗急與之合)之知也(已知之未)故其詩曰(又為詩云)風月情懷(情懷韓話月然浩無量)江湖性氣(性氣超逸如江湖然)不可涯涘 色斯其舉(人不知已見其色則舉而從之)翔而後至(人之即已)則同飛舞是而從集 無賤無貧(無賤者無貧者)無富無貴(無富者無貴者)

無將無迎(不將順不逢迎)無拘無忌(不拘執不忌克)聞人之謗 未嘗怒(聞他人之毀我未嘗加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他人譽己未嘗加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他人之惡未嘗和其言)聞人言人之善(聞人言他人之有善)則就而和之(則從而和其言)又從而喜之(又從而樂誦之)故其詩曰(故為詩云)樂見善人(喜見為善之人)樂聞善事(喜聽為善之事)樂道善言(喜言為善之言)樂行善意(喜行為善之意)聞人之惡(聞他人之有惡)如負芒刺(如負芒刺棘)聞人之善(聞他人之有善)如佩蘭蕙(如佩蘭蕙之二香草)家貧未嘗借于人(家素貧未嘗有借于人)人饋之(或他人有饋于己)雖多必受(雖是不計多少必受之)故其詩曰(故為詩云)窘未嘗憂(雖窘乏未嘗致憂 窘音謹)飲不至醉(雖飲酒不使至醉)收天下春(收天下春和之氣)歸之肝肺(盡歸吾肝肺之中)朝廷授之官(朝廷與之以官)亦不強免(不強求免)亦不強起(不強求起)晚有二子(晚年方有二子)教之以仁義(訓之以仁義之道)授之以六經(傳之以六經之學)舉世尚虛談(舉一世之間皆尚清議)未嘗掛一言(而吾獨無一清虛之語)舉世尚奇事(舉一世之間皆尚詭事)未嘗立異行(而吾獨無非僻之行)故其詩曰(故為詩云)不侫禪伯(不為異言以辨禪師)不諛方士(不為異言以頌方術之士)不出戶庭(蹤跡身常不出於戶庭之間)直游天地(而此心直游於天地之外)家素業儒(家素以儒為業)口未嘗不道儒言(口未嘗不道儒者之言)身未嘗不行儒者之行(身未嘗不行儒者之行)故其詩曰(故為詩云)心無妄思(此心無妄所思)足無妄走(此足無輕所動)人無妄交(於人不妄交)物無妄受(於物不妄其受)炎炎論之(以一世炎炎之勢而論之)甚其陋(而我獨甘處於卑陋似若可愧)綽綽言之(以自裕義理綽綽然有餘裕之)言無出其右(無人出於我之右)羲軒之書(伏羲黃帝之書軒轅氏黃帝也)未嘗去手(未嘗停披於手)堯舜之談(堯舜相授微精一之語)未嘗虛口(未嘗絕吟於口)當中和天(當天氣中和之時)同樂易

友（同樂道乎之友）吟自在詩（詩吟自在）飲歡喜酒（飲歡喜陶陶自樂）百年升平（自歷四朝不見兵革百年之內晏然太平）不為不偶（不為不遇其時）七十康強（精力及七十而筋力康壯）不為不壽（不為不得其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此皆無名公之行如此）故自號曰無名公（故以自號）

習鄉飲酒儀序（此篇論鄉飲酒之禮教民相親相睦之道）　勉齋黃先生

請賓介（介賓之輔也主人請賓及其介）陳器饌（陳其器皿食饌）獻賓介（主人酌酒以獻賓及其介）獻僎（僎主之輔也又酌酒以獻其僎）（僎音遵）旅酬燕（旅字……也以次序相酬而燕）六者禮之大節也（此為禮之大節目者有六）登降辭受（一升一降一辭一受）禮之文也（此為禮之節文也）鼎俎籩豆（鼎俎籩豆者皆所以盛肉果等物）禮之器也（乃盛禮所取以為器也）脯醢脊脅（脯腊也醢肉醬也脊脅肉之有骨者）禮之用也（乃盛禮所資以為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凡觀此禮者而知也）其數易知（其節自為易知）其義難知也（其義則深而難知）鄉飲之禮教親睦也（鄉飲酒教人相親而和睦）鄉閭親睦（鄉里之人相親而和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則尊卑上下犯上爭競之習自然消弭）夫禮主於敬（禮以敬為本）敬勝則乖（過於敬則乖異）和勝則離（乖異則離而不合）聖人制

禮（古先聖人制為典禮）必濟之以和（以和而濟其敬之太過）和勝則瀆（過於和則必至褻瀆）瀆則慢（褻瀆則慢而不恭）聖人制禮（古先聖人制為典禮）必濟之以敬（以敬而濟其和之太過）始之以禮教敬也（首示之以禮教民以此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終示之以樂教是教民以此和也）拜至（賓至而主拜之）拜洗（主洗爵而賓拜之）拜既爵（飲訖而賓又拜之）敬之至也（此為致敬之極）請安（請安燕）請坐（請升坐）脩爵樂爵（脩爵與樂爵無算數）和之至也（此為和樂之極）敬而和樂禮之大義也（此為禮之大者）此所以親睦鄉閭（所以能使鄉閭相親而和睦）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而相陵犯相爭……）

（……之習由是止息）降盥（將降而盥手）（盥音管）潔也（取其潔也）賓辭洗（賓辭其洗器洗手之禮）遜也（致其謙遜也）父坐子立（父坐於上子則侍立於旁）孝也（此教人以孝之事）老者坐上（年高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年少者則侍立於下）弟也（此教人以弟之事）飲食必祭（一飲一食必祭乎祖）不忘本也（不敢忘其先也）酬賓不舉（酬賓之禮賓主皆備至於介僎則省）不盡人之忠也（不盡人勸酬之忠也）序賓以賢（次序賓必推其賢）貴德也（貴其有德者也）序坐以齒（次序坐必尊其年）貴長也（尊其長上者也）序僎以爵（次序於僎必尊其爵）貴貴也（尊其貴者也）工歌必獻（樂工升歌之下而人亦酌酒而獻之）不忘功也（不忘其勞）

也
燕及沃洗又降而滌觶之亦酌酒以虛之人不忘賤也不忘其賤
者也歌關雎葛覃卷耳三詩皆頌后妃之德樂歌此詩齊家之義
著矣則齊家之道於此昭著一飲一食飲食之頃一拜一坐拜坐
之間一揖一降揖降之際無非教也莫非禮之教通於義者
若因此而通曉其義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不止使鄉
閭之人相親相睦而已天理得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禮即全此天理也人心
正天理有諸身則人心自無不正無所施而不可也殆將無所施設而不
可聖人著為禮以教人古先聖人著為禮典以教後世之人凡為
鄉人者凡為鄉里之人皆知此義焉無不知此者此成周之
世此周成王之時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無人不有賢人君子之德也
禮廢樂隳禮既廢飲鄉之禮又隳失鄉人之會飲者
未嘗廢鄉之群衆而飲者則未嘗亡豐飲食厚其飲食侈供帳華其
帳幄悅聲伎喜淫哇之聲樂娛心目喧譁呶噭其歡語譊譊豪侈也是其
之以後也導淫佚也是訓之以淫亂也縱欲也是縱欲心也聽其
非所以教人心者也皆是敗壞人之心術此後世之士大
夫此後世之士大夫者嘗古之服務奢侈而敢之不若也
曾不知古之農民服力田與耕耘不講明是禮遇親孝遇長弟而反不失於是礼也然則
如此是禮也此鄉飲酒之禮雖不行於今之世雖未能即行於今之
時學士大夫之存志於古者苟有為學之士大夫有志於古之禮
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習之歟此獨可以不講明此禮而學習
耶此禮

送許大博入幕序

此篇論宇宙中間只一陰陽若少分而為四象天地之造化人之情性無不由此也
天地之間天地中間一陰一陽靜陰動陽兩儀焉是生兩儀
陰陽有老少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四象生焉是生四象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上者乃陰陽之理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形而下者乃陰陽之用故謂之器語大言其廣大之體天下莫能載焉雖天
下之大莫之能載語小言其精微之妙天下莫能破焉雖天下至微之物其
之能破皆不外是四者而已皆不外乎陰陽之理人之一身
此一身有仁禮為陽仁配元禮配亨皆有發達之象故為陽義智為
陰義配利智配貞皆有收斂之象故為陰兩儀也是即兩儀也仁為木
仁主春故為木禮為火禮主夏故為火義為金金主秋故為金智為水
水主冬故為水四象也是即四象也形而上者也則皆形而上之理也兩
肝心為陽肝與心屬陽脾肺腎為陰腎與肺屬陰兩儀也亦兩
儀也肝為木肝屬於木心為火心屬於火肺為金肺屬於金腎為

水（皆屬於水）皆四象也（亦四象也）形而下者也（皆形於下）耳
目口鼻之分（身耳目口四者之分）少長老死之變（曰少曰長
曰老曰死之變）喜怒哀樂之感（喜怒哀樂四者之相感）惻隱羞惡
辭遜是非之情（四端發見之情）與夫五常百行（五常之理百行
之跡）未有出四者之外也（皆不能出四者之外）是語大（言其大
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則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四時之運行鬼神之吉
凶）不能違也（不能外乎此理）語小（言其小）則一草一木（則草
木之微）之細無不具也（莫不畢備）四者之妙（此四者之妙）其
淵深廣大如此（幽深浩大而悍若此）人之所以與天地並

立而無間者（人之一身中天地並立而為三才無所間者）於此器之
中（於此身之中）具此道也（金得此理）格物致知（窮物理之極以致吾
心之知）窮此道也（所以窮究此道）存誠居敬（存此實理守之以敬）守
此道也（所以守此道）無以窮之（苟不能窮此道）則罔然無所
見（則昧昧而無所覺）無以守之（苟不能守此道）則茫然無所得
（則茫茫而無所有）雖具人之形（形雖人之形無以自別）其與
禽獸不遠矣（其與頑冥不靈之蠢然有生無知之禽獸不相遠矣）世教不
明（世之教學不明）學者知之而未必求（學者雖知此而不能求此）求之
而未必熟（雖知求之亦未至於熟）不至於熟（苟其不熟）猶無

得也（亦猶罔然無所得者也）至於熟（苟至於熟）則動容
周旋（舉動容貌周旋之頃）無適而非四者之用也（無往而非此四
者之妙用）古之君子（古之人）所以自強不息（所以自強無有
止息）亦將求以熟之也（亦將以熟乎此）許君一日（許姓也君其
名）相與語康節先生之學（相同講論堯夫數學）有感
於數之起於四者（因論其數之起於四而有感）予因極言之
（予於是乎極論其理）以諗許君（諗音審以告許君）且以自警云（因
此自警
省焉）

新編音點性理群書句解卷之六

〔記〕記者，記述其事也

養魚記

（此篇想見伊川愛物之仁，心不特於魚為然，將欲周徧天下）

伊川先生

書齋之前（書院之前）有石盆池（以石為池，其大如盆）。家人買魚子食貓（家中人買小魚，為養貓用。〔餒〕音似），見其煦沫也不忍（吾觀其吹氣吐沫，不忍其死。〔煦〕虛去聲，〔沫〕音末），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遂取其可活者百有餘），養其中。大者如指（其內最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最小者如箸）。支頤而觀之者竟日（以手托口間，視之終日）。始舍之，洋洋然（初放於池，則洋洋然自得。〔洋〕音羊），魚之得其所也（此魚之樂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靜觀於終，戚戚焉不足），吾之感於中也（此吾之有感於心也）。吾讀古聖人書（吾讀上古聖人之書），觀古聖人之政（歷觀上古聖人之治），禁數罟不入洿池（禁密網不入洿濁之池。〔數〕音促），魚尾不盈尺不中殺（魚自首至尾不滿一尺者不可殺。〔中〕去聲），市不得鬻（市井不許鬻。〔鬻〕音育），人不得食（人亦不許食）。聖人之仁（聖人愛物之仁），養物而不傷也（是生養萬物而不傷其生）。如是物獲（物得其生若此），則吾人之樂其生（反而觀我之自樂其生），遂其性（自適其性），宜何如哉（又當若何）？思是魚之於是時（想魚之於此時），寧有是困耶（既得其生，有是困耶）？推是魚（但此魚），孰不可見耶（誰不能見）？魚乎魚乎（是魚是魚）！細鉤密網（微小之鉤，細密之網），吾不得禁之於彼（我不能禁彼〔總〕捕之人）；炮燔咀嚼（炮炙食啗。〔炮〕音庖，〔燔〕音煩），吾得免爾於此（我可以免汝生於此）。吾知江海之大（我知長江大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可伸爾魚自適其性），思置汝於彼（欲置爾於其中），而未得其路（未有其道），徒能以斗斛之水（徒將升斗斛之水），生汝之命（活爾之命）。生汝誠吾心（伸爾成生，是我之心），汝得生已多（爾之獲生不為不多），萬類天地中（萬物之衆在天地間），吾心將奈何（我之心又如何使之皆然）？魚乎魚乎（是魚是魚）！感吾心之戚戚者（感得我心之戚戚然不足），豈止魚而已乎（又何啻此魚而已）？因作養魚記（於是乎為養魚之記）。

獨樂園記

（此篇言己之樂非衆人之所謂樂，故名其園以獨樂）

司馬溫公

迂叟（迂者公謙之稱，叟者老者，溫公自號也）平日讀書（平時所讀之書），上師聖人（上則師法於聖人），下友羣賢（下則尚友於衆賢），窺仁義之原（愛曰仁，宜曰義，究觀仁義之本原），探禮樂之緒（理曰禮，和曰樂，吾必探求禮樂之端緒），自未始有形之前（自渾沌未有形之先），暨四達無窮之外（及天下四達無有窮極之外），事物之理（一事一物）

（各具理）學集聖賢前（紛至我前）可者學之（擇其善者吾必學焉）未至（至）

於可（苟未至於善）何求於人（何所求於人）何待於外哉（何所

取於外哉惟求諸己而已矣）志倦體疲（其或心志之倦體之勞）則投竿

取魚（則怡然自適以求魚樂或垂竿而釣魚）執衽采藥（或提衣而拾藥[illegible]音）

（忍）決渠灌花（或疏導泉而沃花）操斧剖竹（或執斧以剖竹）濯熱

盥水（熱而濯之以水盥音管）臨高縱目（登高而縱目而視）逍

遙徜徉（優游順適相羊與倘佯同）惟意所適（惟吾意所之）明月時

至（皓月無時而不有）清風自來（清風亮日以長來）行無所牽（時行

則行而無所拘攣）止無所柅（時止則止而無所柅[illegible]女几反）耳目肺

腸（凡曰耳曰目曰肺曰腸）卷爲己有（皆收斂爲吾己之用不爲物欲之所使也）

（[illegible]上聲）踽踽焉（徒有雍儀而無所施踽其禹反）洋洋焉（悠然自得）不知

天壤之間（不知上天下地之中）復有何樂（外此更有何可樂之事）可

以代此也（足以代此樂耶）因合而名之曰獨樂（因合是數樂之

事而總名吾園曰獨樂獨之爲言得非此樂乃己之所獨而非人之所同也耶）

克齋記（此篇專言克去己欲之私以盡吾仁則仁之道盡歸於吾性中矣）

文公先生

性情之德（在諸中謂性發見於外謂情其德至善）無所不備（無不備具）

而一言足以盡其妙（而一語足以該盡其妙）曰仁而已（亦惟

有此仁也）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但所以求仁之方亦多端）而一

言足以舉其要（而一語足以挈其要領）曰克己復禮而已

（亦惟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也）蓋仁也者（蓋仁之爲道）天地所以生

物之心（其爲理生生不息在天地則爲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

爲心者也（人物之生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則爲吾心之仁）惟其得夫天

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惟其得天地之心以爲吾之心）是以未發

之前（故天理未發見之先渾然成性）四德具焉（四者之德咸具其中）曰仁

義禮智（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知曰智）而仁無不統（仁包四德無所不統）

已發之際（故天理已發見之時爲情之善）四端著焉（四者之端發見於外）

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惻隱爲仁發見之端蓋惡爲義發見之端辭遜

爲禮發見之端是非爲智發見之端）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而惻隱貫

乎四端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仁其體也惻隱其用）所以涵育渾全

（仁包四德惻隱亦包四端包涵全備）周流貫徹（流行通貫）專一心之妙（專一

心之妙理）而爲衆善之長也（而爲萬善之宗）然人有是身（人但

有是形）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則耳欲聲目欲色鼻之欲香臭口之

欲味四肢之欲安佚）而或不能無害夫仁（蕩於所欲則適爲吾仁之害）

人既不仁（人既不能全此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

欲者（則其勝滅天理窮極人欲）將益無所不至（又將愈無所不至）此君

子之學此所以君子之為學所以汲汲於求仁在於求仁於切而
求仁之要而求仁之大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
亦在於去夫其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視者目之所睹非禮不正人欲
之害仁也是人欲之私為吾仁之害非禮而聽聽者耳之所聞非禮不正
人欲之害仁也是人欲之私為吾仁之害非禮而言且動焉
言者口之所為動者手之持履非禮不正人欲之害仁也是人欲之私為吾仁之害
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知其害吾仁者皆是數者
人欲之私為吾仁之害於是有以拔其本塞其源譬之去木必拔其根譬之
治水必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克而又克至於無人欲之累以
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以至一日此心豁然人欲淨盡天理純全
則其胸中之所存者凡吾性內所全者豈不粹然
天地生物之心豈非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純粹至善而藹然其
若陽春之溫哉溫如陽春之育物耶默而會之方寂不動而會此理於心固無一理之不具其體該備而何一理之不全而
無一物之不該也何一物之不備感而通焉及感而通達此理於事則無事之不得於理其用散百為而何一事之不當於理而
無物之不被其愛矣何一物之不被愛嗚呼嘆語此仁之
德此仁之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是以一語足以

該性情之理而其所以求之之要但其求之之方則夫子所
以告顏淵者如夫子告顏淵四非之目亦可謂一言而舉也
與可謂一語足以舉其要矣然自聖賢既遠但自去聖賢之世既遠此
學不傳而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及二程先生明道伊川
生而後學者始得復聞其說而後之為學者方得聞求仁之說
而有志焉者或寡矣而有志於此者亦少若吾友會稽石
子重如我之友會稽石子重者則聞其說而有志焉
者也嘗與聞是語且復有志於此故嘗以克名齋嘗自以克字名齋之一
而屬予記之而求我為之記予惟克復之云吾思克復之言
雖若各為一事雖若分為二事其實天理人欲實則理之與欲
相為消長一消則一長故克己者故克去己私乃所以復
禮此即復禮而天理於而非克己之外非日克去己私之外別有復
禮之功也而他求復禮之天理之功夫今子重擇於
斯言於斯言擇者而獨以克名其室而以克字名其齋則其於所
以求仁之要則其於求仁之方亦可謂知其要矣亦是知其要者
是尚奚以予言為哉又何待吾之言為記耶自
今以往自今而後必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
因其所知之要以致其求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

焉（時雖至頃刻顛沛之時亦不怠於用力）則夫所謂仁者（則仁之在己者）其必益然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矣（只見其生意藹然於心自間其幾不容遏也）又奚以予言為哉（到此何假乎吾言哉）顧其所以見屬之勤（觀其屬吾為記之勤）有不可以終無言者（叙客終無一語以發其要）因備論其本末（因詳述其首末）而書以遺之（書以與之）使其朝夕見諸屋壁之間（揭諸齋壁之中朝夕覽）而不忘其所有事焉者（志於此而無所忘）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爾（庶幾亦可以為求仁之助也）

復齋記（述復之義乃是此心不放人欲則本心之善即存非曰下…）

（夫已弃之善而還之而後謂復）

昔者聖人作易（古先聖人作為易）以擬陰陽之變（蓋以參二氣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於上消一陽復生於下）其卦曰復（其卦名之曰復）復反也（復之為復反之義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言陽既去而復回也）夫大德敦化（天地之大德化）而川流不窮（如水之流無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何待假夫陽氣既消）以為方息之資（以為陽氣方生之本）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只見其陰絕於彼則陽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不過因此以明其陰陽往來之象）唯人亦然（其在於人亦然）

此大和保合（天之生人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乾道變化）善端無窮（萬善充足無有窮盡）所謂復者（在人之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非是言追求放出之心而使之復還）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收其已失之善使之復聯屬）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亦惟不放肆此心以馳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則此心本然渾全之體）即此而存（常在清明）固然之善（固有之理）自有所不能已耳（其昭著自不可遏矣）嗚呼（嘆辭）聖人於復之卦（聖人推復卦之義）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以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又言其為德之根本者蓋有天地之復有在人之復天地之復陰極陽生萬物於此萌動故為天地之心在人之復惡極善機萌於此發動故為德之本）其不以此歟（其意不…其詞是歟）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堂記

（此篇推原斯道濂溪發其秘明道伊川得其傳所宜並祠之由）

袁州守臣廣漢張侯（袁州守臣廣漢張杓）既新袁州之學（既新建袁郡之學舍）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遂立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之祠）講堂之東序（正講書堂之東廂）而以書來（因遣書至）屬熹記之（屬我記其事）熹竊惟蓋自鄒孟氏沒（自鄒國孟軻氏死）而聖人之道不傳（不傳於世而往聖之道）世俗所謂儒

者之學（吾儒之所言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內所習者拘於篇章句讀文詞華之學）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外所雜者夾以老氏釋氏之語）其所以脩己治人者（所謂修身以治百姓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皆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淺近卑陋乖戾支離）莫適正統（莫知是道正統之所在）使其治之效（俾上而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不能比夏殷周之隆）民之俗（下而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不能躋夏殷周之盛）若此者（如是）蓋有千有餘年於今矣（始出千餘歲以至今）濂溪周公先生（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起於百代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首能探聖賢之奧學）疏觀造化之原（疏通造化之根原）而獨心得之（而獨得會之於心）立象著書（圖象太極作爲通書）闡發幽祕（發秘詞旨幽深言語）辭簡而天人性命之微（而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之妙）脩己治人之要（脩身治民之方）莫不畢舉（無不盡備）河南兩程先生（明道伊川）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既親見濂溪而得其所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而濂溪之學得二程闡明遂行於天下）士之講於其說者（士之講其學）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方得脫去世俗學陋）異端之惑（與夫老佛之惑）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所以脩己治人之道）亦往往有能卓然世俗利害之私（亦多有能自立不爲世俗利害所昧惑）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慷慨立志欲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蓋三先生者（是三賢者）其有功於當世（其有功於當時）於是爲不小矣（蓋莫此爲大也）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但議者不曾推究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又此是道晦於昔而顯於今之異）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義（故不復知濂溪植其本二程疏其流相與如此）而或輕議之（或敢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間有略聞其因則）又舍近求遠（又失之近取遠）處下窺高（居下而窺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不知於事上窮其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功）嗚呼（嘆辭）張侯所以作爲此祠（張守所以創立祠宇）而屬筆於熹者（而屬我執筆記其事）其意豈不有在於斯歟（其意豈不有在於我知三子之賢之相授受若乎爲此歟同）抑嘗聞之（吾嘗有聞）紹興之初（高宗紹興年間）故侍講國胡文定公（胡公侍講）嘗欲有請于朝（曾欲請于朝）加程氏以爵列（加二程之爵列祀之）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俾得從孔孟之食於廟庭）其後喪之亡友（繼以我之已逝之友）建安魏君掞之（建安郡也掞之名也）爲太學官（以白衣召爲國錄）

又以其尊自宰相(復以此言之相君)且請廢王荊公安石父子勿祠(荊公封國安石其名子名雱又請廢其父子從祀)當時皆不果行(當時朝廷不行其言)識者恨之(有識之士以此爲恨)至於近歲(以至近年)天子乃特下詔(聖主特頒詔旨)罷臨川伯雱者(罷荊公之子臨川伯雱爵名者)略如捘之之言(則已略行然魏國錄言)則(轉語)公卿議臣(公卿議之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其然)(公終具數奏如前廢荊公父子祠二說)亟施行之(盡施行焉)而且復推而上之(而且上之又等上之)以及於濂溪(推尊濂溪列之從祀)其亦無不於不從矣(又何慮上之人不從也)張侯名杓(張其姓杓其名)丞相魏國忠獻公之子(父丞相忠獻魏國公子也)文學政治(文學政事)有家法(能有忠獻之家法)嘗於此祠(能於創立此祠)又可見其志意之所存者(足見其心之所存者在乎義理)若異時從祀(從祀廡納)(從祀之說發端者其言語始促平舉)自發其端(語其事)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使三子祠字徧滿天下)而聖賢道統之意(而朝廷崇尚真儒宗主重儒道之盛心)發於無窮(流傳不已)則其發續之可書(則其扶植道學義功之可紀)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又不)(嘗立此祠而止)故竊既記之論著其事(故我既爲之錄行己之道)而又附此說以俟(而復著此言以待其異日奏請)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祠堂記

(此篇指原氣運眞儒之會鍾爲在人淸明之質而濂溪乃出以續千載之道統)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吾道在天下不嘗一日泯沒)惟其託於人者(惟寄諸人者)或絶或續(或斷絶或聯續)故其行於世者(故道之行於世)有明有晦(或顯明或晦昧)是皆天命之所爲(其爲之爲而爲者天也其之致而至者命也)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非人智力所能至於是也)夫天高地下(天之高遠地之卑下)而二氣五行(陰陽金木水火土之用)紛綸錯揉(紛綸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上騰下降往往來於其中)其造化發育(太造即此化生萬物)品物散殊(品物各殊其形受)莫不各有固然之理(無不皆有本然所賦之理)而最其大者(而其尤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則有五常之理)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與此五等之叙)是其周流充塞(此其周遍流行彌滿)無所虧間(更無欠闕)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又何嘗以古往今來或治或亂而此理亦爲之或有或無哉)然氣之運也(但是氣運之運行)則有醇醨判合之不齊(有眞醇偏薄開合之不同)人之禀也(故人之禀受)則有清

濁昏明之或異（如得是氣之合而其雜則為清明之資稟遇是氣之判而淆薄則為昏濁之氣質）是以道之所以托於人而行於世者（此其道寄諸人以行諸世）惟天所畀（皆天與之）乃得與焉（乃可與此）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斷非智巧果決勇敢之私心）所能臆度而強探也（所能杜撰其與探索其義也）河圖出而八卦畫（圖出於河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書呈於洛九疇以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言是道之興喪失文道也）亦未嘗不推之於天（亦未有不推於天）聖人於此（於是聖人）其不我欺也審矣（不我欺明矣）濂溪先生者（如周茂叔先生）其天之所畀（其上天所畀）

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而得是道之傳者乎）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何道統斷絕之久而周子嗣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前日晦塞之甚推明之速也）蓋自周衰（自今日而思周室衰）孟軻氏沒（孟子已死）而此道之傳不屬（而是道之傳不相聯）更秦及漢（自秦迨漢）歷晉隋唐（更歷晉室及隋與唐）以至於我有宋（至于我宋）聖祖受命（太祖既受天命）五星集奎（五星會聚于奎）實開文明之運（實開啓文明休運）然後氣之漓者醇（而後氣之漓薄者醇厚）判者合（剖判者混合）清明之稟（至清至明之氣）得以全付乎人（得以全付與夫人）而先生出焉（而濂溪先生出）不由

師傳（雖非師授傳授）默契道體（暗合是道之體）建圖屬書（建立圖說通書）根極領要（會本根之極摘要領之要）當時見而知之（當時見其書知其道）有程氏者（有二程子）遂擴大而推明之（乃充廣而發明焉）使夫天理之微（俾天理之微妙）人倫之著（人文之昭著）事物之衆（萬事萬物之多）鬼神之幽（鬼神幽隱之跡）莫不洞然（無不昭然）畢貫于一（悉貫會于一理）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二三聖賢之所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昭然復著於世）有志之士（有志者於此）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藉以探索其精微服行其實理而不失於正道）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如生於夏商周之前）嗚呼

盛哉（嗟歎盛哉）非天所畀（苟非上天所畀斯道付之）其孰能與於此（又誰能悟於是理）先生姓周氏（周其姓）名惇頤（其名惇頤）字茂叔（茂叔其字）世家舂陵（舂陵道州）而老於廬山之下（終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取舊鄉山川之名）以名其川曰濂溪（名為濂溪）以表其川而築書堂於其上（創立書院於川之上）今其遺墟（今遺址）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在江州去州治十里南方）而其荒茀弗治（而荒蕪不整頓）則有年矣（凡幾年矣）淳熙丙申（淳熙年間丙申歲）今太守潘侯慈明（守臣潘侯名慈明）其通守呂侯勝己（與通判呂侯名勝己者）作堂其處（創建書堂）

於其舊址揭以舊名（揭以元名）以奉先生之祀（所以奉其祀）而
呂侯又以書來（而呂侯以書遺我）屬熹記之（屬以其爲記）熹甚
不肖（我庸愚無所肖似）不足以及此（不足以當是）獨幸嘗竊
不聞程氏之學者（獨幸嘗學二程之學）因得伏讀先生之
書（因此得誦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而想象先生之爲人）比年以
來（近歲以來）屏居無事（退居則無它事）常欲一泛九江（要泛舟
入江）入廬阜之下（往廬山之下）濯纓此水之上（欲申纓於江水之間）以
致其高山景行之思（瞻仰高山慨想大行）而病不得往（患不
能遂）誠不自意（實不自料）乃幸甚獲因文字（幸得因此記文）以託
姓名於其間也（以寄吾姓吾名於其中）於是竊原先生之
道（於是併推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得之於天而傳之於人者）上
之（付與傳諸二程之伯仲）以傳其事如此（吾又因二程之紀載而傳先生之事）
靈下使後之君子（使後來學者）有以觀考而作興焉（考
敬先生之言考先生之事行而作興其慕學之志）是則庶幾乎兩侯之志
爾（是乃近乎潘呂二侯之盛心也）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此篇言其實則原天命之性其用則見於日用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同下）理也

道之在天下（言道之大散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其實則本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間（其實用則行於人倫五者之中）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其書
則出於聖人之手而筆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之
籍（著在大經論語孟子之書）本末相須（由本及末彼此相資）人言相發
（由註而疏音訓相發）皆不可一日而廢焉者也（並不可廢此）蓋
天理民彝（天所賦之理民所秉之常）自然之物則（物各有當然之則而亦皆自然之理也）
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在人曰大倫見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行已曰大法見之爲有義有親有序有別有信之道）固不依文
字而立者（固不藉文字而存）然古之聖人（但古昔聖人）欲明
是道於天下（欲使是道昭布於世）而垂之萬世（傳之萬代）則其
精微曲折之際（則於天理精微人事次序之際）非託於文字（非假言語）
亦不能以自傳也（又弗能自傳於世）故自伏羲以降
列聖繼作（自伏羲聖人以下相繼而出）至于孔子（及至夫子）然
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則傳世立訓之道）粲然大備（昭然無所不備）
天下後世之人（天下之人及後世人）自非生知之聖（非是上聖生而知者）
則必由是以窮其理（須必藉聖經以研窮其理然）
後知有所至（而後知有所極）而力行以終之（而又篤行以終其事）

固未有飽食安坐（未有飽食其食安其坐）而無所猷爲（無所謀猷無所爲）而忽然知之（而能忽然自知此理）兀然得之者也（兀然安然而自得此理也）故傅說之告高宗曰（昔傅說言于高宗）學于古訓乃有獲（學于古聖人之訓誨乃有所獲）而孔子之教人（夫子之誨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亦言好古敏速以求）（好去聲）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則君子勉力於學推致其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其可得而知矣）然自秦漢以來（自秦歷漢而降）士之所求乎書者（士之求乎書）類以記誦剽掠爲功（多以記誦其文剽竊其緒餘爲能）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而不本於聖經教人窮究義理以脩其身之要道）（剽去聲）其過之者（過於高者）則遂絕學捐書（則又廢學棄書）（捐音負）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此遂於荒惚虛無誇妄誕之所）（騖音務）蓋二者之蔽不同（此二者之弊雖若有異）而於古人之意（而於古聖人之心）則胥失之矣（則皆失）嗚呼（嘆語）道之所以不明不行（道之不明不復行）其不以此與（豈不由此之故耶）建陽學官（建陽縣學官）講堂之上（講堂上）有重屋焉（古者樓閣皆謂之重屋）（重平聲）牓曰藏書（以藏書）而未有以藏（未有書籍可藏）莆田林侯虙（興化林君名虙者）知縣事（爲是縣之長官）始出其所寶大帝石經（初出其所寶太帝石經之書）

今上御筆之（今皇上御筆以賞之）而又益廣市書（又益增廣買書）凡千四百餘卷（凡一千四百有零卷）列度其上（以板爲閣其上）（度音擱）俾學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使習學業之人可以講明訓誨誦讀傳習焉）熹故邑人也（我本舊邑之人）而客於閩（而客寓於閩中）茲以事歸（今以它事而歸）而拜於學（求拜於學）則林侯已去（林已去）而仕於朝矣（而官於朝廷）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學子手指林侯之書相告）感嘆久之（嗟嘆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躡門（一日學子相扶躡于門）請熹盡記其事（請我當爲之記）且曰（且言）比年以來（近歲以來）鄉人子弟（鄉里之人子弟）願學者衆（願來學者甚多）而病未知所以學也（病於未知所以爲學之要）子誠未忘先人之國（君尚未忘父母之邦）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耶（獨不可因此出一言以喻曉之）熹起對曰（我作而答之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欲記林侯書之功）以詔後學（以告後人）熹方來（熹方來侍）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則是邑亦有先生爲賢德之君子）熹無所辱命（我何可辱是命）顧父兄子弟之言（又觀其乃父乃兄乃子乃弟之說）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又我之所不忍違拒）其敢不敬而諾（其安敢不敬以諾允其請乎）以切記所聞如此（因記所聞者若是）以告

鄉人之願學者（以語同邑願學之人）使知讀書求道之不
可已（俾知誦書求道之心不可暫輟）而盡心焉（而盡其心）以善其身
以美其身齊其家（以齊其家）而及於鄉（近則及於鄉人）達之天下
（廣則達乎天下）傳之後世（遠則垂之萬世）宜以信林侯之德於
無窮也（然則信林侯之德及後人蓋無有窮極）是為記云（於是為之記其
事）

衢州江山縣學記（此篇言學官之一新學者當留意焉己之學不可務為人之學）

建安熊君可量（建安郡熊君名可量）為衢之江山尉（為衢州江
山縣尉）始至（始到）以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以舊典之禮見于孔子先賢之廟）
視其屋（先視其學宮仰觀）皆壞陋弗支（悉皆壞不可支吾）
而禮殿為尤甚（而夫子之殿宮愈甚）因問其學校之政（因問及學舍之政事）
則廢隊不脩（則廢墜失而不脩舉）又已數十年矣（又是十數年於此）
於是俯仰歎息（由此俯觀仰視而歎息）退
而以告其長湯君（退則以語其長官湯君名悅上聲）請衍往
其事而一新焉（欲身其事而新之）湯君以為然（長官以其言為然）
是予錢五萬（與之錢五十萬與同）曰（言）以是經其始（則此以皆）
熊君則徧以語于邑人之宦學者（其初尉又遍告邑中之貴）

學者（而始）久之乃得錢五十萬（既久又得錢五十萬）遂以今年
正月癸丑始事（以是年正月癸丑日始興役）首作大成之殿（初創夫子之宮）
踰月訖工（越月而畢工）棟宇崇麗（梁棟屋宇高偉）貌
象顧嚴（廟貌容象之森嚴）佐序丹青（排佐廊廡飾以丹青）圖合
禮制（圖繪有法度合於禮）熊君既以復于其長（尉既以是告成于長）
合其吏（合衆官）率諸生（創生員）而釋菜焉（始行釋菜之禮）則
又振其餘財（又發其所餘之財）以究廢事（以終其事）列置門
棟（門牆列棟）飾以丹文（飾以奎星之文）師生之舍（師弟子之室）
亦葺其舊（則皆理其舊室）於是熊君（自是尉官）乃復揭

生而進之（乃舉引生員而進之學宮）使程其業（課其所習之業）以
相次第（以分高下）官居廪食（居官食于公庾）絃誦以時（春誦夏絃各以其時）
邑人有識者（邑中有見識之人）皆嗟歎之（皆為美尉之宜）
以為尉本以捕盜賊為官（尉者所以警捕盜賊者也）苟食焉
而不曠其事（苟食于官不廢其職）則亦足矣（亦有餘矣）廟學興
廢（夫子之宮或脩或否）豈其課之所急哉（豈是其功課之所急者）而
熊君乃能及是（而尉官乃克及此）是其知與材為何
如邪（是其心知與其材器為何如人）予嘗適以事過邑（我於是時偶以官事）
聞其言（適聞其說）則以語熊君曰（即以告尉曰）予之

爲是役則善矣（子之興是役則嘉矣）而子之所以爲敎（子而）
之人者（激乎）則吾所不得而聞也（則我所未獲聞也）抑先聖
之言有之（吾夫子嘗曰）古之學者爲己（古之學務內故求盡於己）
（去聲）今之學者爲人（今之學務外故求知於人）二者之分（此爲）
（已之判）爲人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係（乃人品流俗機）
（諸之所係）而爲敎者（並而爲之敎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豈可）
（不察於此）竊予不足以議此（醜我不足以窺此）然予之邑（治邑）
又有儒先（有先儒）曰徐公誠叟者（諱徐存字誠叟名顯者）
程氏之門人（受學於河南程氏之門人）學與行高（學業之與操行）

之高（隱逸）講道于家（推明是道于家塾）弟子自遠而至者
從（去聲）（學之弟子不下）常以百數（常百餘人）其及今未遠也（及今猶未遠）
嘗意夫深山長谷之中（吾想深山大野之中）臨巷窮閻之下
（僻巷敗屋之下 閻音炎）必有獨得其傳（有潛心於其道者獨得其傳）而深藏
不市者（斂藏於人者）爲我訪而問焉（爲我求之）
必有以察乎此（必有能察乎此者）而知所以爲敎之方
矣（則知其爲敎之道矣）熊君曰（尉言）走則敬聞命矣（僕敢遵命之僕也）
然此意也（但此意）不可使是邑之人無
傳焉（不可今此縣之人無所傳）願卒請文以識茲役所刋

之事（願終請記文以紀此事并鐫刻之）熹不得而辭也（我不敢辭）
遂記其言（因盡述其曲折）且書其說如此（又寫其言若是）俾刻
（諸石而使鐫之）既而勵熊君（既以勉勵）且以示其徒（又以示其弟子）
又以告凡後之爲師弟子而食乎此者（且又告後之爲師弟子食于此者）使知所以自擇云爾（俾之知此以自擇于此焉）
淳熙三年七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此篇寓張曲江之遺蹤興懷於此 翛然有塵外之想）

廣漢張侯敬夫（廣漢郡張侯名栻字敬夫即南軒也）守荊州之明
年（爲荊州牧之年）歲豐人和（歲事豐熟民和洽）幕府無事（府治）
顧常病其學門之外（常患用學門之外）即阻高墉（即阻高墉）
無以宣暢堙鬱（不能疏通氣之鬱塞）導迎淸曠（導引淸曠）
乃直其南（於是直向南方）鑿門通道（開其門以通其路）以臨
白河（白河近）而取旁近廢門舊額（而即取旁廢門之舊額）以榜（已廢）
其上（又爲樓臺以表其上）且爲樓觀以表其上（節門上）一日（去聲）
與客（一日張侯與賓客）往而登焉（同往而登樓）則大江重
湖（在側 瀰 平聲）縈紆渺瀰（縈迴渺漫）一目千里（一望千里）
而西陵諸山（西陵地名）空濛晻靄（微雨晦暗）

又皆隱見出沒於空曠煙水之外(或隱或見或出或沒)敬夫於是顧而嘆曰(張侯視此有此)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耶(此亦張九齡所言江陵郡城之南有樓者乎)昔公去相而守於此(昔九齡去相而守此土)其平居暇日(其平常閑暇之日)登臨賦詠(登樓臨江賦詩)蓋皆有騷人悽愴怨憤之思(自賦登樓)至於傷其寒暑之早晏與其陰晴之變(至於傷其寒暑之早晏)而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朝廷(此心無一日不在國家)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汲汲然恐其道之不能終行也)

嗚呼悲夫(音烏嗚呼哀也)已門書其扁曰曲江之樓(乃寫其扁額)而以書來屬予記之(而以書來請予記之)予方閉門(我方閉門)寢疾病侵陵所苦(爲疾病所侵陵)求去不獲(求去不獲)竊讀敬夫之書(竊閱張公書)而知茲樓之勝(乃知此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游於其上(思欲與張侯相同登其上)瞻望江水之隈(瞻望其地江水之曲)覽觀形勢(覽看此樓形勢之盛)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效(究楚漢以降一成一敗一興一亡之迹)而考其所以然者(而推其所以成敗興亡之由)然後舉酒相屬(而後把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以歌詠張曲江之詩)而想見其人於千

載之上(想像其人於千歲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庶可以)悽悵其顧乃千里相望而又遙不可得(相去千里遙不可得)則又未嘗不喟然西望而長太息也(則又未嘗不喟西望而長太息也)而又抑嘗思之(蓋嘗思之)公遠矣(公之遠矣)其一時之事(其一時之事之見於)治亂興亡者(唐室一時治亂之迹)顧亦何預於後之人(後代之人)而讀其書(而讀張曲江之書)者未嘗不爲之撫卷太息也(未嘗不撫卷而嘆息)是則是非邪正之實(是則是非邪正之迹)乃天理之固然(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容已者(人心之不容止者)是以雖百世之相感(故雖百代之遠猶能感發)而懷仰欷歔(而三復嘆傷且欲其人)則又豈有古今彼此之間(以古今彼此之間隔)而亦孰使之然哉(而又孰使之然哉)詩曰(毛詩云)天生烝民(天生衆民)有物有則(有此形便有此理)民之秉彝(斯民之秉執常理)好是懿德(惟樂此懿美之德)登此樓者(是升此樓者)於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於此能反身而自得者多矣)予於此樓

既未得往寓目焉(既未得一登覽觀) 無以寫其山川風景(無以述其山風氣景象) 朝暮四時之變(早晩及春夏秋冬之變態) 如范公之言岳陽也(猶范文正公之形狀岳陽樓也) 獨次第敍其本語(推上下張侯所寄之言) 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又附入二子感儀之情若是) 後有君子(俾後來英哲) 得以覽觀焉(因文字而自得其大槩云) 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濂溪先生墓誌記(此篇歷寫濂溪平生文學政事之善道學相傳之妙)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先生其家世居道州營道縣名濂溪之上流) 姓周氏(姓周其名惇實) 名惇實 字茂叔(其名字茂叔) 後避英宗舊名(後來避本朝英宗舊諱) 改惇頤(遂改名) 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以外祖鄭姓名向官為龍圖閣學士之奏) 授洪州分寧縣主簿(授分寧縣簿) 縣有獄(分寧縣有獄) 久不決(經久不斷) 先生至(先生至官) 一訊立辨(一訊問可辨明) 衆口交稱之(衆人之口交誦其政) 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參軍(監司薦之朝廷為南安司理官) 移郴及桂陽令(又移為郴州又為桂陽縣令) 用薦者改大理寺丞(又用人之薦遷為大理寺丞官) 知洪州南昌縣事(又為洪州南昌邑宰) 簽書合州判官事(又為合州簽判) 通判虔州事(又為虔州通判) 改永州(繼改求州通判) 權發遣邵州事(又權知邵州) 熙寧初(熙寧年號其初年也) 用趙清獻公(趙姓清獻公其謚也) 呂正獻公薦(呂氏正獻公其謚也以此二人薦) 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遂除為廣南路漕使) 改提點刑獄公事(繼改除提刑) 未幾而病(未及幾時先生以疾) 遂得南康軍以歸(遂得南康而歸) 趙公再尹成都(趙清獻再為成都府尹) 復奏起先生(再奏乞起先生) 朝命及門(朝之命及先生門) 而先生已下世矣(而先生已下世矣) 熙寧六年(時熙寧之六年) 六月七日也

(六月初七日) 年五十七(壽止五十七歲) 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葬于江州德化縣名清泉社) 先生博學力行(先生學問多聞廣之) 聞道甚早(年幼少年聞大道) 遇事剛果(遇事則剛而果斷) 有古人風(有古者之餘風) 為政精密嚴恕(為政事精確詳密) 務盡道理(務合其理) 嘗作太極圖(曾著太極一圖) 易說(周易說) 易通數十篇(易通謂之易通凡四十篇) 在南安時(為南安司理時) 年少不為守所知(年尚少太守不知) 洛人程公珦(洛人程公珦之人居洛) 攝通守事(程姓珦名即伊川父也 攝通守通判也權其官) 視其氣貌非常人(視其貌非常人) 與語(與之言) 知其為學知道也

之爲於爲學因與之爲友（因是與之爲友）且使二子（二子程 遣其）
知道者也 顥程頤 從受學焉（往其公孫郎 及爲郎官）爲故事當出
代舉（蔭例當）奏一子授職（一子迁官）以先生名聞（以例）
先生之名聞之于朝 李公初平（太守李姓名初）郡守李公初平（時州官 郡守）
平者 知爲賢之（先生 賢德）學之語而嘆曰（與之言而嘆云）
欲讀書何如（我尚欲讀書 如何）先生曰（答云）公若不讀書
矣（公年已老 爲學無及）蓋也 請得爲公言之（請與之言其所以）
是初平日聽先生講説（是李初平日聽先生之言）二年果有
得（及二年 果有所益）而念公二子（二子程顥之）即所謂

二先生（即二程夫子也）南安獄有囚（南安軍獄有罪人）
因之法不當死 其法不當死（當 猶 處）轉運使王逵（時運使姓王名逵者）
欲深治之 甚欲以法 其吏與官有可否者（官吏無敢與爭）
議其法之 先生獨力爭之（先生獨爭之甚力）不聽（不從）
可與不可
則買夫（即棄其）歸（物而歸）取告身委之而去（取告勅委棄而去）
往曰 如此是（若是）尚可仕乎（猶可爲官矣乎）殺人以媚人
殺一人（命 以）媚太守（人）吾不爲也（我不爲此）逵亦感悟（王逵因此）
有感而悟其過 囚得不死（罪囚 因是得以免死）在郴（在郴州及桂陽）
縣 皆有治績（治功）來南昌縣（及至南昌作宰）人迎喜

人爭迎之喜形於言 是能辨分寧之獄者（得辨白分寧縣獄事者）
吾儕得所訴矣（吾曹得所訴之官矣）於是更相教諭（自相告諭）
莫違教命（莫敢違其政教命令）蓋不惟以抵罪爲
憂（不特以犯罪爲慮）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實是以汙辱其善政爲恥）
在合州（在合州爲判官時）事不經先生手（公事不經先生之手）吏
不敢決（吏人不敢自決）民不肯從（州民亦不肯服從）蜀之賢人
君子（蜀邦之稱爲君子者）皆喜稱之（喜而稱之）
時爲使者（爲監司者）趙清獻 或譏先生（人或以事譏先生）
公臨之甚嚴（趙清獻極嚴）而先生處之超然（先生自處）

在邑（無所 趙公 意高）趙公 疑終不釋（趙清獻公之疑終是未解）
（及趙公爲州太守）先生適佐州事（先生又佐其州治）趙公
熟視先生之所爲（趙公熟視先生之動作）乃（前日之疑頓然消釋）
執先生之手云 幾失君矣（幾乎失賢者矣）今日乃知周
叔也（吾今日方知周茂叔其人）於郴州（郴州守）新學
以教（又修學宮）人以教生徒 又爲（及爲廣南運使提刑）不憚出入
之勤（不畏出入之勞苦）瘴毒之侵（瘴癘毒氣之侵害）
島（雖於崖島荒遠孤絶之所）人跡所不至（人之行跡所不到處）亦必緩
視徐按（亦徐徐按視）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

於澹漱經抑尊剝及物為己之事設施措置設施仁政措置便宜未及盡其
所為未能盡發智中之謂為而病以歸矣而以疾病告歸自少信
古好義自少年時篤信古學尊為義事以名節自砥礪以善名清節常
自磨奉己甚約自奉於己甚薄俸祿盡以周宗族所得俸資
悉以賙卹宗族之貧者奉賓友以奉賓客友之來訪者家或無百錢
之儲家至或無百金之蓄李初平卒李字初平已死子幼其子尚幼小
護其喪歸葬之先生與之護喪以歸葬其事又往來經紀
於其家又於往來之間所以維持於其家始終不懈始終有無怠及
分司而歸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先生妻子食貧或為

饘粥以食稍至不足饘音旃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而此心曠然不
復以此為意襟懷飄灑襟懷飄灑脫落雅有高趣甚有清高之志尤
樂佳山水尤喜奇山所在奇水適意處或逢可人意處或徜徉
終日則遊盡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廬山地名林之下有溪發
源於蓮花峰下其源則發於蓮華峯之下潔清紺寒其水深而清寒
下合於湓江湓江之流而下合於湓音盆先生濯纓而
樂之先生濯其纓於是水之上以自樂因寓以濂溪之號因是
而以濂溪自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而復築讀書之堂於是溪之上豫章
黄太史庭堅豫章郡名也黄姓太史官名庭堅其名也詩而序之曰

為詩以序其事言曰茂叔人品甚高茂叔先生字也其人品級甚出衆人胸
中灑落胸中灑落之間猶光風霽月如光風霽月猶光風霽月之清澄澈
知德者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亦甚有取於此言
淳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

龜山楊先生畫像記

此篇推原王安石倡曲學以惑天下龜山首排其非其功與孟子闢楊墨同

南軒先生

宋興百有餘年大宋之興百餘年間四方無虞天下泰平無虞風
俗敦厚遺風流俗篤厚相尚民不識干戈民生不見其干戈斯時有儒
生出於江南時有儒者生於江南之地指王安石也高談詩書以
論詩書自高自擬伊傅自擬於伊傅說而實竊佛老之似
其實則竊佛氏老子之近似濟非鞅之術以韓非商鞅刑名之學舉
世風動舉一世之人從之猶風之鼓動百物雖巨德故老雖是世之大德耆
元老之人有貴能獨其奸皆不能察其奸邪其說一行自是言之
行一一而天下始紛紛多事自而普天之下紛紛擾擾慈尊信之日益多事矣
反理之評背理之言詭道之論桂道之說日以益熾日益以盛
邪慝相乘邪惡並依卒致禍敗之禍終於中原致其
所致推其所以致此有自來矣其來亦有所自靖康紛靖康徽宗年號

初年，龜山楊公（楊姓，時名，龜山其號也）任諫議大夫（官名）國子祭酒（兼學官之長），始推本論奏其學術之謬（原初其失且弊於上，言其學術之不正），請追奪王爵（請追其王之爵封之爵），罷去配享（撤去配食之祀）。雖當時餘黨猶夥（雖當其時小人之黨尚夥），公之說未得盡施（楊公之言未得悉行），然大統中興（但高宗一繼天下，再造乾坤），論議一正（士大夫議論一出於正），到于今學者（以至于今天下學士）知荊舒禍本（荊舒，荊國王安石封號；荊公發其說，以其變亂國家法度，故皆知其為國家禍之原），而有不廢焉（不而），則公之息邪說（楊公之止邪說）、距詖行（肖其學為其學）、放淫辭（放遠淫亂之言辭），以承三聖者（以上承），其功顧不大哉（其功豈不大耶）！是宜列之學官（宜置之學舍之宮，奧之從祀之列），使章布之士（使佩韋布衣之士）知所尊仰（知所尊其祀而仰其德），而況公舊所臨（又況是邦乃楊公舊政之地），流風善俗之及（流言之美、遺俗之善，皆德化所及），祀事其可缺乎（祀典可闕而不舉乎）？瀏陽（邑名也），實潭之屬邑（乃潭州所屬之縣），紹聖初（紹聖年號，其初年），公嘗辱為之宰（楊公曾屈為是邑之宰），歲飢發廩以賑民（值年之荒，公發以貸貧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時安撫張舜民特公，其厚；師文惡公與張書勤，以不催積）。

公之德及邑民也深矣（公雖不能終是任，德之及於是邑之民，期不淺矣）。後六十有六年（自後又六十六載），建安章才邵（建陽人，姓章名才邵者）來為政（來為政於此邑），慨然念風烈（慨然懷念遺風餘烈），咨故老（咨問耆老），尋公舊所為政之所（尋其舊公為政之所），為飛鴻閣（創為一閣），繪像於其上（繪畫楊公遺像於閣之上），以示後學（以此昭示後學之士），以慰邑人之思（以此慰安邑民思德之恩），公去而不忘也（雖公已去，未始忘也）。又六年（凡六載，閣成），又貽書俾栻記之（以書來求我為之記）。栻生晚識陋（我生之後，是之早），何足以窺公之蘊（安足以窺見楊公之底蘊）？雖公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公雖從河南伊川、明道二先生遊，而以師禮事之），得中庸鳶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得中庸一卷之傳，而領會鳶飛魚躍二章之旨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實踐篤行，堅固），卓然為一世儒宗（卓然出乎眾人之上，而為一世儒者之宗），故見於行事（故見之行事之間）深切著明（親切顯著若是）。敢表而出之（吾因敢表而出之），庶幾其萬一云爾（庶或可仰慕其萬分之一云爾）。

新編音點性理群書句解卷之七

新編音點性理群書句解卷之八

說 說者解說其義

養心亭說 此篇言養心在於寡慾，寡而又寡以至於無，則聖人地位

濂溪先生

孟子曰 孟軻氏云 養心莫善於寡欲 欲者人所不能無但保養此心莫其盡善於鮮有其欲心 其為人寡欲 為人苟自能鮮有欲心則不為外物轉移 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此心雖或有不存處亦少 其為人多欲 為人苟至多其欲心必為外物轉移 雖有存焉者寡矣 此心雖有存時亦少 予謂養心 我言保養此心 不止於寡而存耳 不止是使欲少而後心自存 蓋寡焉以至於無 蓋自寡之少欲以至終焉之無欲 無則誠立明通 無欲則真實無妄而此心之誠以立 誠立則本體清明無不透徹 誠立賢也 無欲是由寡以至於無則其實無妄是用功於此者故方是賢者之事 明通聖也 至於誠立則本體清明無不透徹是又聖人地位矣 是聖賢非性生 若如此則曰賢曰聖非由性分中生出 必養心而至之 皆必保養此心而後能至 養心之善有大焉 保養此心之善而其大者 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若是者亦惟在乎人用功於此而已 張子宗範 張姓宗範字 有行有文 既有德行又有文章 其居背山面水 所居之後則背山前則面水 山之麓構亭 於山之林木幽暗中創亭 甚清淨 甚清淨而潔

予偶至而愛之 我偶來此山而甚愛此亭 因題曰養心 因題其扁以養心二字 既謁 張宗範既來相謁 且求說 且求予所謂養心之義 故書以勉 故寫此說以勉其進也

愛蓮說 此篇形容蓮花出於淤泥而不染其汙，真可為花中之君子矣

水陸草木之花 生於水生於地若草若木之花 可愛者甚蕃 甚多 好者 晉陶淵明獨愛菊 晉朝陶潛字淵明獨好菊花 自李唐來 自唐以來君姓李故曰李唐 世人甚愛牡丹 世之人皆好牡丹 予獨愛蓮之出於淤泥而不染 我獨好蓮花生於汙泥之中而色不染於緇汙 濯清漣而不妖 洗於清水之中而花不妖冶 中通外直 其莖中虛而通外勁而直 不蔓不枝 不生蔓草之延又不如木之有枝 香遠益清 香愈遠而愈清 亭亭淨植 亭亭立貌淨而植 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 可以遠看不可近褻翫 褻音薛 予謂菊 我言菊 花之隱逸者也 如花之清幽隱逸者 牡丹 我言牡丹 花之富貴者也 牡丹花之豔麗如富貴者 蓮 是蓮花 花之君子者也 花之貞潔如君子也 噫 嗟嘆辭 菊之愛 好菊之 陶之後鮮有聞 陶淵明之後少有聞愛此者 蓮之愛 好蓮之 同予者何人 與我同者誰 牡丹之愛 好牡丹之 宜乎眾矣 宜其皆好是也

保身說 此篇論明哲保身之道，深貴諸賢危言取禍之非

司馬先生

天下有道有道之世君子揚于王庭君子之人奮揚於朝廷之上以正小人之罪則能糾正小人邪惡之罪而莫敢不服自無不服天下無道濁亂之世君子囊括不言君子之人以有言爲戒猶謹結囊口而不出也以避小人之禍所以然者恐中小人黃巾之害而猶或不免如此尚不能自免黨人明黨之人指漢末李膺范滂輩言也生昏亂之世生於昏闇濁亂之世不在其位不安厥位四海橫流天下汚濁之波泛濫洋溢流之中而欲以口舌救之而黨輩不察其禍乃欲以言語而挽其末臧否人物自相褒貶議人品之善惡否音鄙激濁揚清汚濁者貶而去之清潔者揚而起之撩虺蛇之頭撩之虺虫之傷人者也而撥其首踐虎狼之尾虎狼獸之傷人者也而履其尾以至身被淫刑至於身罹淫濫之刑禍及朋友其沈禍貽及同志之人士類殲滅善類皆爲之損害殲平聲而國隨以亡而國不能隨而滅亡不亦悲乎可哀也哉夫惟郭泰郭姓泰名諸賢中如泰者獨遠黨害既明且哲是詩所謂明知之人以保其身能保全其終身者也申屠蟠申屠姓蟠名諸賢中如蟠者獨遠黨害見幾而作是易所謂於事之未著翻然而悟不俟終日而不待終日者也卓乎其不可及已若二人者卓卓乎出於衆人之右是豈易及也哉

用法說此篇言爲政當使寬猛相濟則其政和

漢家之法已嚴矣漢室之用法可謂極嚴而崔寔猶病其寬崔姓寔名是政論一篇且病其法失於寬縱何哉何耶蓋衰世之君世衰主弱率多柔懦大率皆柔而無斷懦而不立凡愚之佐凡下愚昧之人爲之輔佐唯知姑息但務姑且安息是以權幸之徒所以權貴寵幸之徒有罪不坐有罪而不能加之以罪豪猾之民豪俠姦猾之百姓之徒犯法不誅雖犯於刑而不能誅之以刑仁恩所施其仁愛恩澤之所加止於目前終於眼前近幸之人姦宄得志故姦賊之徒得逞其欲紀綱不立小曰紀大曰綱國之紀綱不能振立故崔寔之論寔之爲政論以矯一時之枉以矯正之一時用法之弊非百世之通義也非是百世通行之義也孔子曰夫子云政寬則民慢爲政失之寬縱則民敢傲慢慢則糾之以猛民慢則糾以威猛猛則民殘太猛則殘暴於民殘則施之以寬殘則又施故之以寬柔寬以濟猛寬柔而復濟之以威猛猛以濟寬威猛而復濟以寬柔政是以和剛柔相濟皆適乎中改用此得其和平斯不易之常道矣此可爲百世不變常行之道矣

元亨利貞說此篇言元亨利貞四者有心性情三者之分

文公先生

元亨利貞性也 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天之性也

生長收藏情也 元主春生、亨主夏長、利主秋收、貞主冬藏、天之情也

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 藏圈上聲 此即元以生物、即此亨以長物、即此利以遂物、即此貞以成物、天之心也

仁義禮智性也 得天德之元爲性之仁、得天德之亨爲性之禮、得天德之利爲性之義、得天德之貞爲性之智之性也

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 仁發見爲惻隱、義發見爲羞惡、禮發見爲辭遜、智發見別是非、人之情也

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 即仁而愛、即義而惡、即禮而讓、即智而知、人之心也 惡去聲

性者心之理也 性乃此心之理

情者心之用也 情乃此心之用

心者性情之主也 心統性情而爲之主也

程子曰 伊川云

其體則謂之易 其體則名之曰易

其理則謂之道 其理則名之曰道

其用則謂之神 其用不測則謂之神

正謂此也 正言是也

又曰 又言

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 出於天自然之理名曰天道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天之賦予萬物者名曰天命

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 天地之德主生、故以生物爲心

亦謂此也 亦言是也

盡心說 此篇言性乃理之全體而具於心、人惟有所蔽則不能盡、必當會通貫徹而無所遺

盡其心者 能全盡此心之理

知其性也 是能知所受之性

知其性則知天矣 能知所受之性、是知所賦之天矣

言能盡其心 盡此心 是知此性 乃知此性 知此性則知天也 知此性便知此天

天者理之自然 天乃自然而然之理

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 人自此則有其生

性者理之全體 性乃是理所全之體

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 人因具是理而得生也

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 心乃具衆理而統乎一身者也

天大無外 天理大而無外

而性稟其全 而此性稟其全

故人之本心 其體廓然亦無限量 故此心之本體廓然其大亦無限量

惟其梏於形氣之私 人惟有拘於形體氣質之偏

梏於聞見之小 拘於所聞所見之淺

是以有所蔽而不盡 是以此心爲物欲蔽塞不能全盡其理

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 人能即于事于物窮究其理

至於一日會通貫徹 一旦豁然會合通達貫徹

而無所遺焉 無所遺

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 則斯能全此心至大之體

而吾之所以爲性 得五行之理而爲性

與天之所以爲天者 與天理之自然

皆不外乎此 並不越於是

而一以貫之矣 曰心、曰性、曰天、自可貫而一之矣

孝悌說 此篇言行則以孝弟爲行仁之本

或曰或謂程子以孝悌爲行仁之本程伊川以孝於父母悌於長上爲行仁之根本又曰論性則以仁爲孝悌之本言仁則復以仁爲孝悌之根本何也是何知曰仁之爲性言仁爲性之根愛之理也愛之道理其見於用其發於用則事親從兄如于孝於親悌於兄仁民愛物終于仁民愛物皆其爲之事也皆其行仁之事也此論性以仁爲孝悌之本者然也仁是本根孝悌皆由是次第而推故曰論性以仁爲孝悌之本如此但親者我之所自出但父母吾身之所由生兄者同出而先我兄者與我同出於父母而先生於我故事親而孝事親而能盡其孝從兄而悌從兄而能盡其悌

乃愛之先見而尤切者又愛之所當先而愈切於己者若君子以此爲務如君子能即是爲先務而力行之而篤於行至於行成而德立孝悌之行既盡而仁之德由是而立立去聲則自親親而仁民則由事親從兄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又自仁民而推其愛於物其愛有等差厚於親而薄於民厚於民而薄乎物固有等差之殊其施有序次先於親而後乎民先於民而後乎物又有斷然之序而爲仁之道而行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生生不息此學孝悌所以爲仁之本也學孝與悌又所以爲行仁之本蓋由仁而論孝悌自是仁發出故皆仁爲孝悌之本由事親從兄仁民愛物而論則孝親悌兄仁民愛物自此而發故言孝悌乃行仁之本學者能

況體履踐則得之矣

仁說此篇言仁包義禮智三者無所不實曰愛曰公此特仁中之一事未足以名仁之全體

人之性人有此生便有此性仁義禮智曰仁曰義曰禮曰知四德具焉四者之德咸具於中其愛之理則仁也仁主於愛愛之理則爲仁宜之理則義也義主於宜宜之理則爲義讓之理則禮也禮主於讓讓之理則爲禮知之理則知也智主於知知之理則爲知知音智是四者雖未形曰愛曰宜曰讓曰知雖未發見而其理固根於此而其理巳萌內則體實具於此矣則其本體亦在乎內性之中只

有是四者一性之中只有仁義禮智萬善皆管乎是焉萬善于此而管攝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所言愛之理是乃天地生物之心是即天地生育萬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人生得天地生物之心具於心而爲性則愛之理也故仁爲四德之長四德之本仁爲其首而又所以兼包焉而其體包義禮智惟性之中惟其性之內有是四者有此四德故其發見於外則其形著於外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則謂之情形著之初則謂之端有惻然其隱則是仁發見之初知愧恥惡則是義發見之初或辭或遜則是禮發見之初辨是辨非則是智發見之初而所謂惻隱者但所言惻隱端亦未嘗不貫

類焉（又何曾非通貫羞惡辭遜是非之三端）此性情之所以爲體

用（以性而言仁爲體而義禮智其用，以情而言惻隱爲體而羞惡辭遜是非其用）而心

之道（此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具此理則爲性，發此理則爲情，而又爲性情之主）

人惟己私蔽之（人爲私欲蔽固）以失其性之理

而爲不仁（失其本性之道理，故發於外者不能推此仁）甚至於爲忮

爲忍（極而爲狠戾，忮音至，忍爲殘忍）是豈人之情也哉（此豈是人本然之情由仁而發者）

是以爲仁者（所以求仁）莫要乎克己（莫先乎克去己私）

己私既克（己之私既克去）則廓然大公（則洞然大公，廓入聲）

而其愛之理（而愛之道理）素具於性者（常具於性之中者）無所

蔽矣（無所蔽塞）則與天地萬物（與天地萬物）血脉

貫通（生生之脉常相流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是仁之用無不周徧）

故指愛以名仁（直指愛爲仁）則迷其體（以情爲性則失其體）而

愛之理則仁也（愛之道理者則是本體之仁）指公以爲仁（直指公爲仁）

則失其眞（公未便是仁，則失其仁之本）而公者人之所

以能仁也（蓋公則此理流通而能仁）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

具（靜而見諸心是性之德）動而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

端達（動而達諸用，此四者皆情之初）其名義位置（其得名之義，如愛曰仁宜曰義之類，與位序布置，如先仁次義次禮次智之類）固不容相奪倫（其次序倫理固不可奪）

然而唯仁者爲能推之而得其宜（此仁推之而至於得其所宜）是義之所存者也（即是仁中之義之所在）

唯仁者爲能恭儉而有節（惟仁人至於恭儉而有限節）是禮

之所存者也（是即仁中之禮之所在）唯仁者爲能知覺而

不昧（惟仁人至於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是即仁中之智之所在）

此可見其兼包而貫通者（此可知其仁包義禮智而惻隱貫通夫羞惡辭遜是非）

是以孟子於仁（所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統而言之謂）

仁人心也（以仁爲人之心，蓋仁該四德而具衆理）亦猶在易（又如易經）

乾坤四德（乾坤元亨利貞之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只稱乾元坤元，元即仁也，亦包亨利貞三德）

然則（轉）學者其可不以求仁爲要（在後學可不推本而以求仁爲先）而爲仁其可不

以克己爲道乎（求仁之方又可不以克去己私爲務哉）

錄（錄者記錄其事）

雍行錄（此篇言人之見識各有差等）　伊川先生

元豐庚申歲（元豐年號也，庚申之歲）子行雍華間（我行雍中華之間）

關西學者（關西路爲學之人）相從者六七人（從予之者凡七人）

予以千錢掛馬鞍（吾以錢千掛於馬鞍之上）比就舍則亡

矣（近歸家則此錢已無）僕夫曰（僕言）非晨裝而亡之（非是早開）

檠東行李而失之則渉水而墜之則是渡水之際墜於溪矣子不覺
嘆曰吾不覺形諸嗟嘆而言曰千錢可惜失錢一千誠爲可惜坐中二
人應聲曰同席之中有二客應聲而言曰千錢亡去忽一千之錢至亡失
甚可惜也誠是可惜次一人曰又有一客言曰千錢微物千
利之微細錢其微細何足爲意何必累吾心哉後一人曰後至一客言曰水
中橐中不在水之中則在橐之中可以一視皆可一觀人亡人得
一人失之一人得之又何嘆乎又何必於嘆耶子曰我云使人得
之吾既失之人或得之則非亡也則不可言亡以而嘆夫有用
之物私切自嘆錢者物之有用者也若沈水中若落於水之則不復
爲用矣則不可再用矣至窮以語呂與叔曰至此與呂與叔以言
人之器識固不同謂器足以用世識足以察人之器識固有不同其等級高
自上聖至於下愚上自聖人下至愚人不知有幾等其不同者如
下不知有幾般同行者數人耳與吾同遊凡六七人其不同者如
此也相同者人一見其不矣如是矣與叔曰呂與叔答云夫數子之
言何如六七人之言何如者爲是子曰我謂最後者善其後至一人之
語爲至善與叔曰呂與叔云誠善矣其言誠是矣然愧先生之
言但以先生有用之言參之後至一人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
則見其爲知大體之所在而不知其用之不可亡也予因書而誌之吾因表

之記後十五年自是而後十五年因閱故編因觀舊書偶見
之此偶見識呂與叔亡呂與叔已死不幸早死不幸先已下世爲
之泣下因爲之隕其淚

書近思錄此篇言集周程張四先生之道言以其關於是道之大體切於日用之間所爲後學入道之方

淳熙乙未之夏宋淳熙年號乙未歲之夏東萊呂伯恭呂先生伯恭
字東萊其號也來自東陽東陽婺州自婺州來過予寒泉精舍予於
文公寓居泉之菴留止旬日留之十餘日相與讀周子程子
張子之書相同共讀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四君子之書嘆其廣大閎
博嘆其規模是道廣大而不可究涉而不可求若無津涯浩然無涯而懼
失初學不知所入也恐初學之人不知入道之方因共掇取
其關於大體與共採摭其有關是道之大體而切於日用者
而實切於日之受用者以爲此編是集錄是編總六百二十二條
總六百條分四十卷分爲四十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
用力凡志學之士求其用功處己治人之要即己之道以
治人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與辨異端之非究聖賢
之實賢操修皆可見其梗槩皆可略見其大槩以爲窮鄉晚
進私切自謂窮鄉僻學有志於學有志於爲學之人而無明師良

反以先後之者（雖無賢師良友相為先後而訓迪之）誠得此而玩心焉（苟得是一編而玩味於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亦可以窺見道學之門戶而深造之矣）如此（初意若是）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而後求之周張二程先生之遺書）沈潛反復（深潛思索反復推究）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徐翫飽飫以取其浩博而撮其簡要）則其宗廟之美（譬之宗廟之美好）百官之富（百官之富盛人之不得其門而入者）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觀此書後庶幾可以盡得之矣）若憚煩勞（若失所謂畏探索之煩勞）安簡便（惟相安於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以言其足於是而不復反加窮理工夫）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又豈吾今日纂輯此書之本意哉）五月五日

東萊呂祖謙謹識

無極辨（辨者辯論其非）

無極辯（此篇力排陸象山無極之非，蓋無極而太極也者，是無形而有理也）

文公先生

[illegible]書發（象山所寄之書反復其語）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於無極而太極之辨論已詳備矣）然以其觀之（但以我觀之）伏羲作易（伏羲始畫）自一畫以下（從一畫而下至於六畫）文王演易（至周文王推而演之為易之辭）自乾元以下（從乾卦元亨而下至於六十四卦）皆未嘗言太極也（言皆未嘗指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作繫辭始言易有太極）孔子贊易（孔子述易道）自太極以下（從所謂易有太極一句而下）未嘗言無極也（言未嘗指言無極）而周子言之（至周濂溪太極圖始言無極而太極）夫先聖後聖（先聖人後聖人）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豈不同其條共其貫）既蒙不鄙而教之（既不相鄙薄而垂教）其敢不盡其愚也（可不盡其愚見）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且易大傳所言太極謂何）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即兩儀四象八卦所以然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太極則在兩儀四象八卦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內也（蘊蓄於兩儀四象八卦之中）聖人之意（夫子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正是究竟是理之至極）無名可名（無名得而名）故特謂之太極（故以太極二字名之）猶曰（如云）舉天下之至極（舉天下之至極者）無以加此云爾（無可加於是）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初不即以中字而名之也）至如北極之極（至若在天北辰之極）皇極之極（洪範皇極之極）民極之極（周禮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訓為中者（諸儒註釋有訓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蓋謂此物之極至）常在此物之中（常在物之中四面到此取正）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不是指此極字而訓之以中）極者至極而已（極者至極之理）以有形者言之（即有形者言之）

則其四方八面（四方者東西南北，方八面者四方合四隅而數之）合輳將來（方方面面皆來），都無向背（無向無背），一切停勻（一一均平以此）。後人以其居中之取正，故謂之極耳（至極更無去處，故謂之極）。後儒者即其居於中，而能應乎四外（而能應乎四方之外），故指其處以中言之（設若其所在以中言之），非以其義（不是以其字義為）訓中也（可以訓為中）。至於太極（至於太極二字），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欲見而無形象，方所不可得而名言也），但以此理至極之（但即是理，極至），而謂之極耳（故名之曰極，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今乃以中名之（今乃以中之一字以訓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其理有未能明於言太極也），而不能無疑乎人言之意者一也（而弗克悟乎人言之意者一）。通書理性命章（周子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初兩句專說理），次三句言性（下三句專說性），次八句言命（下八句專言命），故其章內（一章之內）無此三字（無理性命三字），而特以三字（而特即理性命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名此一章，則章內之言），則章內之言（共一章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各各皆有所主）。蓋其所謂靈（所言靈）、所謂一者（所言二本則一），乃為太極（靈乃此心太極之至靈者，乃是理之極，所謂理也），而所謂中者（所謂中之一字），乃氣稟之得中（與剛柔之形生，後稟天地之氣而得乎）

剛柔之中，與剛善剛惡（所稟剛之好者為義剛，之惡者為暴狠之屬）柔善柔惡者為三性（柔善者為慈祥，柔之惡者為懦弱；謂之類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是謂平併），而屬乎五行（已上五者之性不同，莫非五行之參差為之），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何嘗即此中為太極）。且曰（今象山字之，且謂）中焉止矣（中焉止矣一句），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又下係乎陰陽之二氣，金木水火土之五行），化生萬物之云（化化生生萬物），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象山此言不知何等文字義理如此）。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為太極（今來說乃指此中字便為太極），而屬之下文（而謂之連屬下文之二五行化生萬物），則又理有未明（則又於太極之理有未能明），而不能無疑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而弗克悟乎人言之意者二）。若論無極二字（如論周子無極二字），乃是周子所見道體（乃是濂溪所見是道之本體），說出人不敢說者（言人所不能言），令後之學者（使後世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了然見太極之妙），不屬有無（有非真有，無非果無），不拘方體（無方可見，無體可見）。若於此看得破（如就此窺見得透），方見得此老（方知濂溪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真是心會千聖不曾傳授之秘訣），非但架屋上之屋（非特如象山所言無極是屋上架屋），疊床上之床而已也（床上又疊床也）。今必以為不然（今必為不

如此）則是道有未明（明太極之理有未能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而弗克悟乎人言之意者三）至於大傳（易之繫辭）既曰（既言）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蓋而在上者名之曰道）而又曰（復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循環不已名之曰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豈是果以陰陽為形上之道乎）正所以見一陰一陽（於此見得陰之與陽）雖屬形器（雖不過為形下之器）然其所以一陰一陽者（但一陰一陽所以互根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是乃太極之使然也）故語道體之至極（故言是道本體之至極者）則謂之太極（則名之為太極）語太極之流行（言太極之流行於一陰一陽間）則謂之道（則名之曰道）雖有兩名（太極與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然有二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無極矣所以言無極而太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無方所之可求無形狀之可見）以為在無物之前（謂其在於未有萬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則有萬物之後此理未嘗不立）以為在陰陽之外（謂其在於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則陰陽之運行此理未嘗不在）以為通貫全體（謂其通前後貫外內而為全體）無乎不在（而無所往不在）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又無聲臭之可尋無影響之可見蓋前兩節是言無非真無後一節是言有非果有）今乃深詆無極之非（今象山頗乃深詆無極為非）則是以太極（則以太極）為有形狀方所矣（為有形有狀有方有所）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便指一陰一陽為形而上之道）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所謂道形而上器形而下者又分別不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又但於形而上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又有所謂太極者）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又是道之上復有一物名為太極即形上之道而陰陽即形下之器蓋太極不可指陰陽為形主也）此又理有未明（此亦太極之理有未能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而弗克悟乎人言之意者四）至熹前書所謂（至如我前日書）不言無極（所謂不說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則太極不過只如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足為天地萬化之根本）不言太極（不說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則無極淪入空寂之鄉）而不能為萬化之根本（而不能為天地萬化之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此上六句乃是推明周子之微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以為一時若不是將無極太極二者分別說出）則讀者錯認語意（則讀者誤認發言之意）必有偏見之病（所謂偏見於一偏）聞人說有（見人言有極）即謂之實有（便以為實有此）見人說無（見人言無極）即謂之真無耳（便以為真無此）自謂如此（我自謂如此說話）說得周子之意（道得濂溪之意）已是太

故分明（已極分曉）老兄猶以為未穩（象山言老兄尚）是文理有未明（是太極之理有未能明之理）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而弗克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象山來書既謂大傳分曉謂易有太極矣）今乃言無何耶（今乃諱無極何如）此先非所望於高明者（此皆非所望於天資高明之君子）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象山且說易之言有極）是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果猶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各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天地金木水火土與夫萬物各有常形耶此言有乃本出於無也）非果周子之所謂無（濂溪之所謂無極）是果空虛斷滅（是果虛無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陰陽化生萬物之理耶此言無非真無實華其有也）此又理有未明（此亦太極之理有未能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而弗悟乎人言之意者六）老子復歸於無極（老子言此身無極乃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無極是乃無窮盡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猶莊子言入無窮極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耳（以遊無窮極之野老莊俱是虛無之學故其言相合者如此）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言非如濂溪所言無極之意）今乃引之（今象山引老莊而言）而謂周子之言（且云濂溪之說）實出於彼（實自老子出）此又理有未明（此亦太極之理有未能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而弗悟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以為如何（高明之見將謂若何）

皇極辨（此篇力排孔安國以皇訓大以極訓中之失蓋皇極也者君道是也）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洛書有九數而五位其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洪範有九疇而皇極居次之五）故自孔氏傳註（自漢孔安國傳注洪範）訓皇極為大中（以大訓皇以中訓極）而後之諸儒（諸儒而後來）一皆祖其說（並以傳襲其言）嘗以經之文義求之（曾即洪範之文字意義求之）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盡其說不如此）蓋皇者君之稱也（皇乃人君之稱）極者至極之義（極乃至極無以復加之義）標準之名（標準則可以示人之謂）常在物之中央（常常在物之中央）而四方望之以取正焉者也（因四方之外皆觀望此以取正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至則可（以此極為在中之至則可）而直謂極為中則不可（而便以極訓中則不可）辰之為天極（如北斗謂天之極）屋棟之為屋極（屋棟謂屋之極）其義皆然（其理如此）而周禮所謂民極（周禮六官言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毛詩商頌言四方之極）於皇極之義為尤近（於皇極意義更是切近）顧今之說者（顧今之為書者）既誤

於此而失之於彼 既誤以皇極爲大中 而於民極四方之極 又失其旨矣
其說展轉迷謬 所以其言反復皆迷 而終不能以自
明 至於不知即如舊說 皆錯 亦無問其他 不更
復問其他處 但於洪範之文 之正文 於洪範 易皇以大 皇改
字爲大字 易極爲中 而讀之 以極字爲中字 而誦讀之 則所謂大
作於言皇 則是大作中 大則愛之屬 皇則大 則愛之
爲何以爲說乎 此成何等說話 於乎 竊獨以爲皇者君也
故我揭之言 洛書爲君 極者至極之標準也 極爲至極標準之義 人君
以一身人主 即立乎天下之中 居于四方之中央 而能
修其身 而能修此身 以爲天下至極之標準 以作天下至極
之準 則天下之事 則天下萬事 固莫不協於此 自无不合
於此 而得其本然之正 而得本然天理之正 天下之人 凡天下萬
民 亦莫不歸於此 亦无不歸於是 而得其固有之善焉
而全其固有之理 所謂皇極者也 是所言皇極者如此 是其見於
經者 是其著見於洪範者 蓋皆本於洛書之文 悉出於洛書之
文 其得名之 得皇極之名 則與天極屋極民極 則與所謂
北辰之極 屋極 生民之極 皆取居中而取極之意 皆是取其居在
於中 四方取此 爲之極 更無去處 初非指中爲極也 即不是以中爲極

則又安得而訓之哉 則又安可訓中哉 以 曰皇建其有
極者 經言皇建有極云者 言人君以其一身 是言人主即此身 而
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 而立天下至極之準則 曰斂時
五福 經言斂福 去聲 合是五福 用敷錫厥庶民者 用敷與百姓者
言人君能建其極 謂人君以身建至極之理 而於五行焉
得其性 於金木水火土則得其性 其金木水火土之性 於五事焉得其理
於視聽言貌思則得其視聽言貌思之理 皆因五福之所聚 極建而五行得
性五事得理 是爲五福之聚 而又推以化民 而復推之以化於民 則是
布此福而與民也 是即推是福 以與百姓也 曰惟時厥庶民
于汝極 錫汝保極者 經言推是君之極 以錫其衆民 君于其極 要保極 言民
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 謂民視君之極爲至極之準則
而順其化 則是以此還錫其君 則又以是歸於其君 而使之
長爲天下之標準也 伊之常常作天下至極之準則也 曰凡厥
庶民 經言凡衆民 凡衆民 無有淫朋 無淫朋之朋黨 無有比德 人無有比德
人之 經言有比 去聲 惟皇作極者 言惟君立極 言民之所以能
若此者 謂百姓所以能如此 無淫朋無比者 皆君之德 無非人君有德
以爲至極之標準也 是以爲天下至極標準 曰凡厥庶民
有猷有爲有守 經言凡衆有謀有爲有守 有謀 有爲 有操守 汝則念之

君則當念之 協于極 不合於是極 不罹于咎 亦不至於陷於罪惡

音辟 皇則受之者 君亦無不受之 言君既立極於上 君謂人

違此極於上 而民之從化 而庶民從順其教化 或有遲速深淺

之不同 或遲或速或深或淺自有不同 則其有謀為操守者 其謀

皆求盡是極之道守者固執是極之道 者 修是極之道 固當念之而不忘

固當念念不忘 及其不盡從 其有弗克盡從吾化 而不底於大

戾者 而不至於大違於此道 亦當受之而不拒也 君亦當容受而

無所拒絕 曰而康而色 經言庶民安其顏色 曰予攸好德 所謂我所好

者德 汝則錫之福 君則與之以福 時人斯其惟皇之

極 則是人皆從人君之極 言人之有能革面 謂此人有能改其為惡之面首

小人化為君子也 易曰小人革面 而以好德自名 自以好德為言 雖未

必合於中心之實 雖非其中心之誠然 亦當教以修身求福

之道 君亦當誨以修己獲福之理 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

而勉其進德 則是人亦得以君為至極之守則而勉以求盡其實也 曰無

虐煢獨 經言無侵虐煢獨者獨而無子者 煢音瓊 而畏高明 而

勢位尊貴之人 人之有能有為 人之有才能有謀為 使羞其行 使進

其德行 去聲 而邦其昌 而邦國以興隆 言君之於民 謂君

之於百姓 不審問其貴賤強弱 不必問其貴者賤者強者弱者 而皆

欲其有以進德 欲其進於德 故其有才能者 有才而能者

以皆使之勉進其行 必當使之勉進以進其德行 而後國

可賴以興 然後邦國可以興隆 曰凡厥正人 經言凡其正直

之人 既富方穀 既富矣而納之于善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 汝弗

能有所藉而顧于其家 去聲 時人斯其辜 是人必將干其罪而去

于其無好德 不復有好德之心 汝雖錫之福 汝雖與之以福 其作汝用

咎 者 其定而罹汝惡逆而為惡矣 言須正人者 謂須是正直之人必

先有以富之 當先使之富足 而後納之於善 經此則可導其向善

善 不能使之有所顧於其家 君非有以俾之有所藉而顧其家

則是人必將陷於不義 則是人必至於不義 不復更有好

德之心矣 又安有所謂至誠好德之心哉 至此而後始以告之以

修身求福之說 至於是而始思喻以修己獲福之道 則已緩不及

事矣 又失之緩後不及於為矣 而其人之淪而棄於惡 而是人 趨於惡而莫之改

消喪而無善矣 不唯無善而不知有善 蓋人之氣稟不同

人之稟氣有昏明之不同 而有不可以一律齊者 是又難以一齊之

是以聖人 聖君 所以立極於上者 立至極之準則於上

嚴至正 端嚴至平直 而所以發於下者 所以引誘在下之人 至

寬而廣 寬裕廣大 不狹隘之心 雖彼之所以趨於此者

國是百姓之遲速眞僞無所逃而化之速不
起於此極遲速眞僞爲極不立發若則化之
遲者而康而色曰好才德高下化之速者則才
德則來而知其眞僞德之高化之遲
者則才德之下有黨不同有高等不齊而吾之所以應於彼
者我所以於彼脩將嗇將率無偏無黨則不盡詳盡於當
者挺其彼
不一也未始不一以持之曰無偏無陂經言無不平無不正陂音貴
遵王之義皆猶人君所行之宜無有作好無有私自作好好去聲遵
王之道皆猶人君所由之道無有作惡無有私自作惡惡去聲遵
王之路一猶人君所由之路無偏無黨無偏私無黨與王道蕩蕩
一猶人君無偏無黨無偏私無黨與王道平平一猶人君所爲
喉處之道

之道無反無側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正直之道會
其有極合其極歸其有極以歸于人君之極言民皆
不溺於己之私謂百姓皆不以私爲己私以從夫上之化以順
之從人君教化而歸會於至極之標準也以人君爲至皆
極之則新而言之言而則偏陂好惡偏陂好惡則前面所言
以其生於心者言也此四者是生於心者偏黨反側所謂上下而
偏黨反側以其見於事者言也此四者是見於事者遵義遵道遵路
遵路解見前方會其極方才會於此極蕩蕩平平正直
解見前則已歸于極矣則是已歸于極曰皇極之敷言敷言

以君之道布其命于下是彝是訓不外此有常之理以爲此教于帝其
訓者然此有常之理亦上天之所教言人君以身
爲彝謂人君以一身爲至極之標準而布命于下而布其教則
其所以爲常爲教者則君之彝是訓是一皆循天之理
皆是循夫天之正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而無異上天降此理
於下民者曰凡厥庶民經言凡其衆民極之敷言是極之布爲教語者
是訓是行因此教而服行之以近天子之光者得以親近君
光明之德言民於君之所命凡謂庶民即君之訓命能視以爲教
能視此以爲教訓而謹行之謹以行之則是能不自絕則能不自

絕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而此身得親被人君光明之
道德也曰天子作民父母經言人君作民之父母以爲天下
王者而爲天下所歸往之王言能建其有極謂能建立是極所以
作民父母是以爲百姓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而天下尊之曰
王有不然不如是則有其位則有君之位無其德無君之德不
足以建立標準無以建立天下至極之準則子育元元愛養衆民
而履天下之極尊矣而處天下至尊之位矣天之所以錫
禹天以洪範九疇錫與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箕子以洪範九疇言之武
王其大指蓋如此其大意只如是雖其雅奧深微雅是

是與其深妙精微 或 於淺陋所論究 有非淺陋所能指究者 然嘗
試以是讀之 但曾試即此誦之 則亦坦然明白 盡亦平易分曉
而無一字之可疑者 而一字無可疑 但先儒昧於訓義
之寔 然孔安國不明訓義之寔 言實 且未嘗講於人君脩身
立道之本 又不曾講明人主修己立道之根本 既誤以皇極爲大
中 旣錯認皇爲大極爲中 又見其辭 又觀其言辭 而含洪寬大
之意 皆是含糊寬大之意 因復誤認以爲所謂中者 又復錯認 所指言
中 不過如此 不過如此乎 是 緣不知居中之中 初不知居中之義
旣與無過不及不同 旣自不可與無過無不及並言 而無過不
及之中 不失之過 不失之不及 此所謂中也 乃義理精微之極 是乃
二十七
義理之至精至微處 有不可以毫釐差者 固不容差之毫毛 又非
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名也 又不是含容糊塗 善惡二者俱無分
別之 今以誤認之中 今即錯認之中 爲誤認之極 錯爲誤認之極
謂之極 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 不於本體嚴密 反而務究其微 而務
爲至寬至廣之量 徒然欲爲寬廣之度量而不察其實 則漢元帝
之優游 如漢元優游不斷 唐代宗之姑息 唐宗之姑息敗事 皆
是物也 並是以此而失之 彼其是非雜揉 彼二君是非非錯雜 無是
別音 賢否 賢不肖混殽 賢者與不肖皆混殽不分 古且昏亂陵夷
之所以陵遲 已陵遲衰滅之不遑 尚何斂福錫民之可
望哉 况望其斂福錫民乎 吾意如此 吾之意若是 而或者疑
之 而或猶有疑於此者 以爲經言無偏無陂 謂經之無偏而不平陂
不正 無有好惡 無有私好惡 則所謂極者 言極 是其 豈不實
有取乎含容之義 於其義亦若取 得中之言 而所謂中者 豈不
之中 豈不實有取於寬大之意乎 豈不實是寬大
者 吾應之曰 吾答之云 無偏無陂者 無所
包容無所去就 無所偏倚乎
偏無所陂 不以私意而有所偏陂 不以吾之私意去就而已 然
遵王之義 但其言循人君之義 則其去惡而從善 明是舍惡從善
二十八
未嘗其分也 何嘗不篤於行 無作好惡者 無作好惡
不以私意而自爲好惡 不以吾之私意偏愛而已 然
遵王之道 循人君之道 所遵王之路 循人君所由之路 則其
好惡之正 則是其知善爲善 知惡可惡 固未嘗不明也 何嘗不明
知其善惡而包容 是豈只務含容 漫無分別之謂 都無分別
之言 使優游姑息也 又況經文 經言如是 所謂王義王道王
路者 曰義曰道曰路云者 乃爲皇極有極之體 乃爲人君建立是極
之本 而所謂無偏無陂反側者 曰無偏無陂 曰無反側 自爲民
所有極之事 乃爲無民會歸是極之事 其文義亦自不同也

耶其文亦自不同遂叙必若予言者之言必如或五福天之所
以錫爲錫吾應天之錫於爲者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箕子之言予
於武王者上則流於老莊依阿無忌之說上則失於老聃莊周
依阿無所疑之言下則溺於鄉原同流合汙之見下則同於
鄉原謹愿人同雖欲深體而力行之雖欲深體而力
流合汙之見此理而力
行於身於是乃所以幸求人而循君子無所別以人之幸
方欲以是而循君子之道又何以立大本又安能立是而序
彝倫哉而俾皆得其言哉之作皇極辨故皆爲皇極辨一篇
或人又謂皇極之爲至極何也皇極而有至極之名如何予應

曰吾又人君守天下而立人君以一身中立於天下四方之面
內皆面其內之人而觀仰之者觀而仰之至此輻湊於此會
皆輻湊於之於此而皆極焉於是而極至更無去處
望者由東而望乎此者不能過此而西也不能過此自西
而望者由西而望乎此而不能踰此而東也不能過此之東以
孝言之且舉孝之事言則天下之孝至此而天下之孝於親者
無以加矣到此則無以尚焉又舉弟之事言則天下之
弟於長者天下之弟至此而無以過以至此無以過矣此人君之
位之德此人君之位與人君之德所以爲天下之至極以此爲天

下至極之標準而皇極所以得名之本意也此正得以之標準爲至極之本意故惟曰皇爲君故但言聰明睿智有聰明聖智之德首出
庶物出於衆人之上如所謂天下一人而已者猶言天下但有
一人而止然後有以履之而不疚而後可以履天位而無所病豈
曰含容寬裕一德之偏豈謂寬容一偏之德而足以當此
哉而可以當是位哉客有唯唯或人唯唯受命因復記于此又因
記之以發前之未盡以發揮吾言未盡者於是

論者論其義理

顏子所好何學論

伊川先生

此篇言學者所以學以至聖人之道猶其天資不至於化而未至於化
也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孔子之門徒弟子三千人獨稱顏子爲
好學獨許顏淵以好學夫詩書六藝夫詩書六藝之文三千
子非不習而通也三千之徒非不習熟貫通然則顏子所
獨好者何學也顏子獨稱好學不知其所好何所學學以至聖人
之道也學之爲學將以求至聖人之道聖人可學而至歟所謂聖人
可由學而至其地位耶曰然曰可由學而至學之道如何所以爲學
聖人之道曰云天地儲精天地蘊精得五行之
又何如英之氣

秀者爲人（人稟天地木水火土之秀氣，於心爲最靈）其本也眞而靜（其本然之體，眞實而無妄，靜寂而不動）其未發也（謂所感觸發於外）五性具焉（五常之性全具於中）曰仁義禮智信（愛之理爲仁，宜之理爲義，敬之理爲禮，知之理爲智，實有此理爲信）形既生矣（人之生有此形質）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耳目口鼻之形，外物觸之，於物則其心不能不動）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此心既動，七情乃出）曰喜怒哀樂愛惡欲（喜曰喜，怒曰怒，哀曰哀，樂曰樂，愛曰愛，惡曰惡，欲曰欲）情既熾而益蕩（七情熾而愈蕩）其性鑿矣（其性鑿喪，非復本然之體矣）是故覺者約其情（有知覺者，則約其情之流）使合於中（使之不失之過）正其心（正吾之心）養其性（存養其性）而後可，故曰性其情（故言性其情，蓋所發皆理也）愚者則不知制之（下愚之人不知制其理）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恣其情）梏其性而亡之（害其本性，至於亡滅）故曰情其性（所發以至放逸非僻，故云情其性，蓋所存皆欲也）凡學之道（凡人爲學之道）正其心（必先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以存養此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此心不偏不倚以至實理充足，此聖人事也）君子之學（君子之爲學）必先明諸心（必先明乎此心）知所往（知其所適）然後力行以求至（然後勉力而行，以求至於道）所謂自明而誠也（蓋曰知覺以全此實理也）故學必盡其心（故爲學當先全盡此心之知識）

盡其心則知其性（盡此心則知其心之理）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反而無理之不實，乃聖人也）故洪範曰（書洪範篇云）思曰睿（思而至於無所不通）睿作聖（無所不通則爲聖人）誠之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學聖人者也）在乎信道篤（在於篤信道）信道篤則行之果（篤信之，則行之必果）行之果則守之固（則守之必堅固也）仁義忠信不離乎心（四者之理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頃刻之間，亦必在此）顛沛必於是（顛倒之際，亦必在此）出處語默必於是（或出或處或語或默，亦必於此）久而弗失（至於久而且弗失）則居之安（順適而安）動容周旋中禮（舉動容貌周旋之節，無不合禮）而邪僻之心（邪非僻之念）無自生矣（無自而生矣）故顏子所事（故顏子所從事者）則曰非禮勿視（非禮不正之色，目不之視）非禮勿聽（非禮不正之聲，耳不之聽）非禮勿言（非禮不正之言，口不之道）非禮勿動（非禮不正之動，亦不妄動）仲尼稱之（夫子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得一善則切切然服守於心胸之間，而不敢失也）又曰不遷怒（怒於甲者不移於乙）不貳過（過於前者不復於後）有不善未嘗不知（或有不善，未有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既知之，不復行之）此其好之篤（此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學爲聖人之道也）視聽言動皆

禮矣（乃若無禮不中禮）所異於聖人者（所以與聖人有間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聖人無所思而自得）不勉而中（無所勉而自中）從容中道（雖從容不迫自然造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顏則必待有所思而後造道）必勉而後中（必待有所勉而後中道）故曰（故云）顏子之與聖人（顏子之視孔子）相去一息（相去一間）孟子曰（孟子言）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至理充實於內而光大發見於外謂之大）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化則無迹可指謂之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矣又極而至於妙不可知則謂之神）顏子之德（顏氏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可謂至理充實而光輝發見矣）所未至者

所以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守者也）非化之也（未至於聖人無造之妙）以其好學之心（但即其好學不倦之心）假之以年（若更與之壽考）則不日而化矣（不待歲月之久渾然無迹矣）故仲尼曰（所以云）夫子不幸短命死矣（惜其天年不永為不幸也）蓋傷其不得至聖人也（蓋悼其不得至於聖人之地位）所謂化之者（所謂化者）入於神而自然（造於神妙之地皆自然而然）不思而得（不待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不待勉而自中）孔子曰（夫子云）七十而從心所欲（七十歲從吾心之所欲）不踰矩是也（自不過於規矩之外）或曰（或人有云）聖人生而知之者也（聖人生而知此理者也）今謂可學而至（今言可由學而至）其有稽乎（其有所攷乎）曰然（答云然）孟子曰（孟子有云）堯舜性之也（堯舜乃天性之自然）湯武反之也（湯武以修為而得）性之者（天性之自然）生而知之者也（生而知此理者也）反之者（修為而得）學而知之也（由學而知此理者也）又曰（又云）孔子則生而知者也（夫子乃生而知此理者也）孟子則學而知者也（孟子則學而知此理者也）後人不達（後來之人不悟）以謂聖本生知（聖人本生而知之）非學可至（由非學而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而為學之道遂廢失）不求諸己（不反而求於身）而求諸外（惘然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為工（以博學於文強記其語巧為文章飾以詞藻為能）榮華其言（言辭雖分華采已）鮮有至於道者（有求至於聖人之道者鮮）則今之學（則今之世學者）與顏子所好異矣（與顏子之學不同而所好亦異矣噫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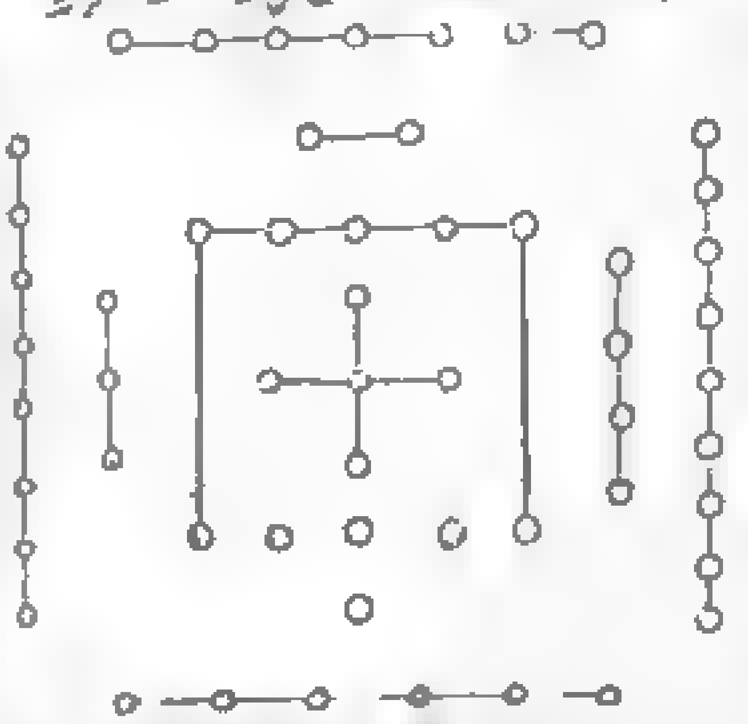
新編音點性理群書句解卷之八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九

圖 圖者圖寫其像

河圖之文前七二後一六左三八右九四居中者數五與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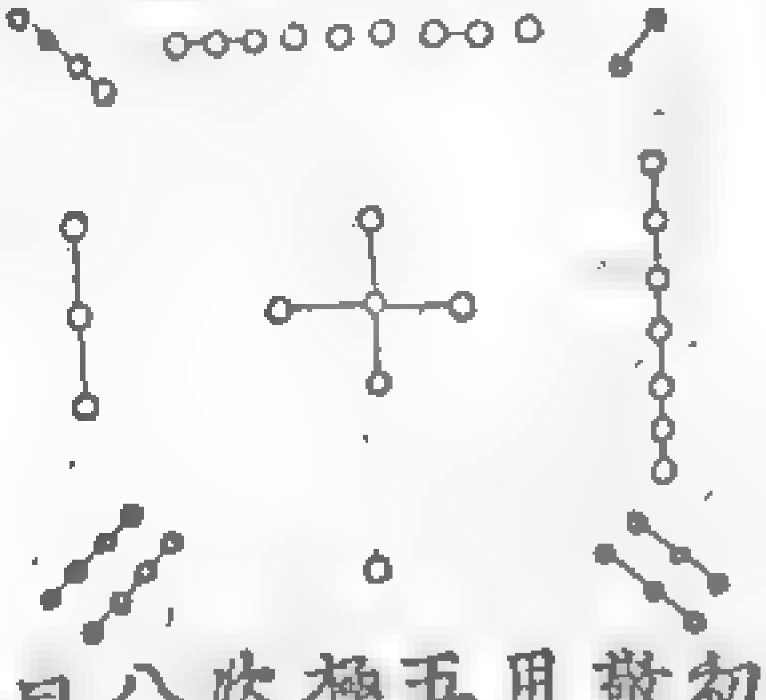
河圖象數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洛書之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央

洛書範數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天一地二天數一地數二天三地四天數五地數四天五地六天數五地數六天七地八天數七地數八天九地十天數九地數十天數五謂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謂二四六八十也五位相得天地之數各有五位皆自相得而各有合又各有相合處天數二十有五以一三五七九合而筭之則二十五數也地數三十以二四六八十合而筭之則三十數也凡天地之數合天數地數五十有五以二十五合三十則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是能成天地之變化而行其妙用也此以上條夫子條易之辭又公則之自此以下乃文公解說此一節此一段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孔子發河圖之秘而之之天

地之間天高地下之中一氣而已只是一行之氣分而爲二一陰一陽故而則爲陰陽則爲二一陰一陽而五行造化金木水火土之造作變化萬物終始萬物之有終有始無不管於是焉皆不管攝於是故河圖之位河圖數之位序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一數與六數共類位乎北二與七同朋而居乎南二數與七數同侶位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三數與八數同其道位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四數與九數爲儔位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五數與十數虛而不用相守位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蓋是圖之所謂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不越乎各一陰一陽一奇一耦

一奇數一耦數以兩其五行而已有在天五行之象有在地五行之形則是兩其五行也所謂天者所言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以陽氣輕清而位乎上所謂地者所言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以陰氣重濁而居乎下陽數奇凡陽之數皆單奇故一三五七九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皆屬乎天莫不屬乎天之陽所謂天數五也是謂天數五也陰數耦凡陰之數皆雙偶故二四六八十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皆屬乎地莫不屬乎地之陰所謂地數五也是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天之數地之數各以其類而相求各各以類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是言天數五地數五各自相得皆如此

天以一生水天之數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六數與天一之數合而成之地以二生火地之數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七數與地二之數合而成之天以三生木天之數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之數八與三並居於左以成之地以四生金地之數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之數九與四並居於右以成之天以五生土天之數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地之數十與五並居於中以成之此又所謂各有合焉者也此又是天地之數各自相合者如此積五奇之數積一三五七九之數而為二十五合之則二十五積五耦而為三十積二四六八十之數合之則三十

合是二者又合二十五又合三十數而為五十有五共成五十五數此河圖之全數此河圖所謂全數如此皆夫子之意莫非孔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亦諸儒之議論也以上係傳說河圖自此以下互說圖書至洛書又至洛書之文則雖夫子所未言雖是孔子未說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漢劉歆云河圖洛書相經緯相表裏以此說觀之亦可知矣

或曰或人謂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河圖之位與數與洛書不同如何曰朱子曰河圖以五生數河圖以一生水二生火三生木四生金五生土五者皆生數也統五成數統六七八九十之成數而同處其方共生數成數共在一方蓋揭其全以示人揭是數之大全以示乎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而言常數之本體洛書以五奇數以中央四方之五奇數統四耦數統四偶之耦數而各居其所各居一位蓋主於陽以統陰以陽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而開其變數之大用

曰或人謂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問河圖洛書並以五居中如何曰朱子言凡數之始凡數之初一陰一陽而已矣本皆於一陰一陽陽之象圓陽主於動則其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圓物徑量一度環而圍之則有三度陰之象方陰主於靜則其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方物徑量一度周而量之則有四度圍三者以一為一

圖三者陽也以一畫爲三故參其一陽而爲三三其一畫而爲三圖四者以二爲一圖四者陰也以二畫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兩其一畫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其陽之一畫故曰參天兩其陰一畫故曰兩地三二之合三大數與地二數相合則爲五則共成五數矣此洛書之數此圖書之數所以皆以五居中也位乎中以五然河圖以生數爲主河圖以一生水二生火三生木四生金五生土五者皆生數也河圖以此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中央虛五之數不用者不特全方而論見其生數只中央亦自有五生數其下一點下面一點天一之

象也即天一生水之象其上一點上面一點地二之象也即地二生火之象其左一點左邊一點天三之象也即天三生木之象其右一點右邊一點地四之象也即地四生金之象其中一點中央一點天五之象也即天五生土之象洛書以奇數爲主洛書中央四方之五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故其中虛五之數不用者亦自具五奇數詳味下面亦可見其下一點下面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即天一之象書之一數居下其左一點左邊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即天三之象書之三數居左其中一點中央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即天五之象書之五數居中其右一點右邊一點則天七

之象也即天七之象書之七數居右其上一點上面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即天九之象書之九數在上其數與位何圖洛書之數與其位序皆同皆三同而二異天一天三天五三位與數皆同只有上一點圖爲地二書則天九右一點圖爲地四書則天七此二位與數俱異蓋陽不可易乃陽數一三五也圖書俱不易其位序而陰可易二四乃陰也河圖位序如此而洛書易之成數雖陽生數本爲陽成數本爲陰以成數對生數而論成數雖有屬陽者固亦生之陰也亦不過爲生數中之陰而已圖或人謂中央之五中央五數既自有五數之象既爲五數之象矣然則辭語其爲數也奈何其所以爲數是如何圖言朱子以數言之即其數言

通乎一圖則通一圖之內外由內及外自內而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各各有所積之實數可計算也然河圖之一二三四何圖一二數三數四數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五居中於一二三四環列各居一方在五數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而六七八數九數十數者又各因五而得數無非因此五而得數故一得五則爲六而居于下二得五則爲七而居于上三得五則爲八居于左四得五則爲九居于右十得五則爲十五居中以附于其生數之外處于一生水二生火三生木四生金五生土生數之外而爲六七八九十之成數洛書之一三七九洛書之一數三數七數九數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五居中一三七九環

（列各居一方在其數之外）而二四六八者（而二數四數六數八數）又各因其類（各因其類各各）以附于奇數之側（以與于一三七九奇數之旁）蓋中者為主（虛中五數為主）而外者為客（外列五數之旁則為客）正者為君（居中而正有君之象）而側者為臣（側處四旁有臣之象）亦各有條而不紊也（各有條理不相紊亂）曰（或人言）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河圖五十五數洛書四十五數多少不同何如）曰（朱子云）河圖主全（河圖之數主于全）故極于十（十為數之全故河圖極于十而止）而奇耦之位均（自中而及四旁每位各一奇一耦而均上矣）論其積實（論其所積之實）然後見其耦贏而奇乏也（耦數有餘而奇數不足蓋陽數二十五陰數三十）

洛書主變（洛書之數主乎變）故極于九（九陽之究陽究者必變故洛書之數終于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耦乏也（奇數有餘而耦數不足蓋陽數二十五陰數二十也）必皆虛其中也（必各各虛其中河圖虛五洛書虛五）然後陰陽之數均于二十而無偏耳（則陰數二十陽數二十均平而無所偏）曰（或人言）其序之不同何也（其位序之不同是如何）曰（朱子云）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河圖即生出次第而言）則始下（則初生下）次上（第二生上）次左（第三生左）次右（第四生右）以復于中（五歸中）而又始于下也（又自下始）以運行之次言之（即運

行次第而言）則始東（初自東屬木）次南（第二則至南木生火也）次中（第三則至中火生土也）次西（第四則至西土生金也）次北（第五則至北金生水也）左旋一周（左運一轉）而又始于東也（又自東始是水生木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其相生之數在中者）則陽居下左（一居下三居左皆陽數也）而陰居上右也（二居上四居右皆陰數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其相成之數在外者）則陰居下左（六居下八居左皆陰數也）而陽居上右也（七居上九居右皆陽數也）洛書以陰陽之次言之（洛書之次第）其陽數則首北（一陽數始居北）次東（三陽居東）次中（五陽數居中）次西（七陽數居西）次南（九陽數居南）其陰數則首西南（二陰數之始居西南）

次東南（四陰數居東南）次西北（六陰數居西北）次東北也（八陰數居東北）合而言之（又合而言）則首北（一居北故始北）次西南（二居西南故次西南）次東（三居東故次東）次東南（四居東南故次東南）次中（五居中故次中）次西北（六居西北故次西北）次西（七居西故次西）次東北（八居東北故次東北）而究于南（九居南故終于南）其運行（其運行之序）則水克火（由北而南北屬水南屬火是水克火）火克金（由南而西南屬火西屬金是火克金）金克木（由西而東西屬金東屬木是金克木）木克土（由東而中東屬木中屬土是木克土）右旋一周（右運一轉）而土復克水也（則由中而北又是土克水）是亦各有說矣（各各皆有意義）曰（或人言）其七八九六之數不

同何也河圖洛書七八九六之數不同如何朱子曰河圖六七八九河圖六七八九之數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既與于在內一二三四五生數之外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八少陰六老陰七少陽九老陽自一而五為進自六而八為退陽數五為饒陰數四為乏其九者河圖九數生數一三五之積也合生數一三五積而計之其數凡九故自北而東自北之一數至東之五數自東而西又得中之五位於西而為九以成於四之外在右邊四數之外而為成數其六者河圖六數生數二四之積也合生數二四積而計之其數凡六故自南而西自南之二數至西之四數自西而北合為六數而位乎北以成於一之外在北一數之外

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七為少陽下於一數之外而為成數以其一居之則位于南自西而南乃老陽之變而少者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八為少陰位于東自北而東乃老陰之變而少者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老陰少陽交互藏其所居之變洛書之縱橫十五洛書直數橫數各十有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七八九六之數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虛中間五數不用縱橫各分為十數而一含九一下九上二含八西南二東北八三含七左三右七四含六東南四西北六則參伍錯綜參伍縱橫相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無所不遇其合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此變化無窮所以

或人曰聖人之則之也奈何伏羲則河圖畫易禹則洛書以敘範是如何朱子曰則河圖者虛其中法河圖則當明其虛之數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法洛書則皆總其實用河圖之虛五與十者河圖虛其中五與十之數太極也是謂太極奇數二十除虛中之外合一三七九而計之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除虛中之外各二四六八而計之偶數二十兩儀也奇為陽偶為陰是即太極生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合在內之一二三四生數在外之六七八九成數四象也即兩儀生四象析四方之合分四方之相合以為乾坤離坎乾居南坤居北離居東坎居西補四隅之空補四方之角頭空處

以為兌震巽艮者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八卦也即四象生八卦洛書之實洛書者實用其一為五行一數則為五行次一五行其二為五事二數則為五事次二五事其三為八政三數則為八政次三八政其四為五紀四數則為五紀次四五紀其五為皇極五數則為皇極次五皇極其六為三德六數則為三德次六三德其七為稽疑七數則為稽疑次七稽疑其八為庶徵八數則為庶徵次八庶徵其九為福極九數則為福極次九五福六極其位與數尤曉然也其位次與其數尤見分曉或人曰洛書而虛其中五洛書虛其中五數則亦太極也亦是太極奇偶各居二十奇數凡四偶數凡四除虛中之數外奇則一三七九其數二十偶則二四六

八其數二十則亦兩儀也亦是兩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之數合九八七六合九八七六之數縱橫十五直數橫數皆十五數而互為七八九六七則少陽八則少陰九則老陽六則老陰亦四象也是亦兩儀生四象四方之正四方相對之正以為乾坤坎離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四隅之偏四方之角空處以為兌震巽艮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則亦八卦也亦是四象生八卦河圖之一六為水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曰一六為水二七為火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言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言三八為木四九為金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言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言五十為土則

固洪範之五行河圖水火木金土生成之數是即洪範之五行而五十五者河圖五十五之數又九疇之子目也即九疇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之目是則洛書固可以為易則洛書亦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而河圖亦可以為範又安知圖之不為書何以知圖不為書書之不為圖也耶書不為圖耶曰朱子言是其時雖有先後河圖出於羲洛書出於禹其時有後先不同數雖有多寡河圖五十五數洛書四十五數雖若多少不同然其為理則一而已但於道理亦只一般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然易之書是伏羲先得此圖而作而初無待乎書初不必待

大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洪範之書禹獨得洛書而作是大時若此而未必追考乎圖耳又未必追攷河圖且以洛書而虛十若即河圖五十五數而虛其十則洛書四十五之數也便是洛書四十五數虛五若只就河圖五十五數而虛其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則又是大衍五十之數積五與十積五數與十數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又是洛書直數橫數十五之數以五乘十以五數乘十數以十數乘五數則又皆大衍之數也又是大衍五十之數洛書之五洛書五數又自含五又自合得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之數則得十合之為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又通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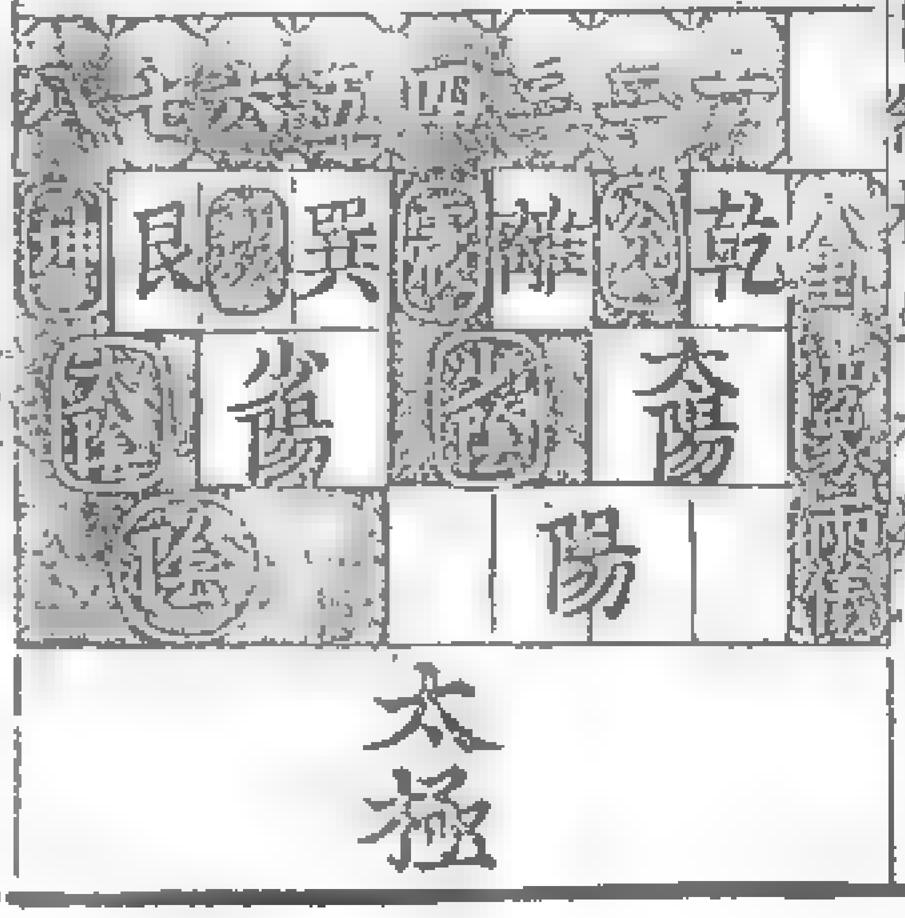
大衍五十之數積五與十即五與十則得五十二三五數合為十而亦為河圖之數矣又作河圖五與十之數苟明乎此苟能明此則橫斜曲直或橫或斜或曲或直無所不通無不貫通河圖之與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何嘗有先後之殊彼此之異哉

新編音點性理群書句解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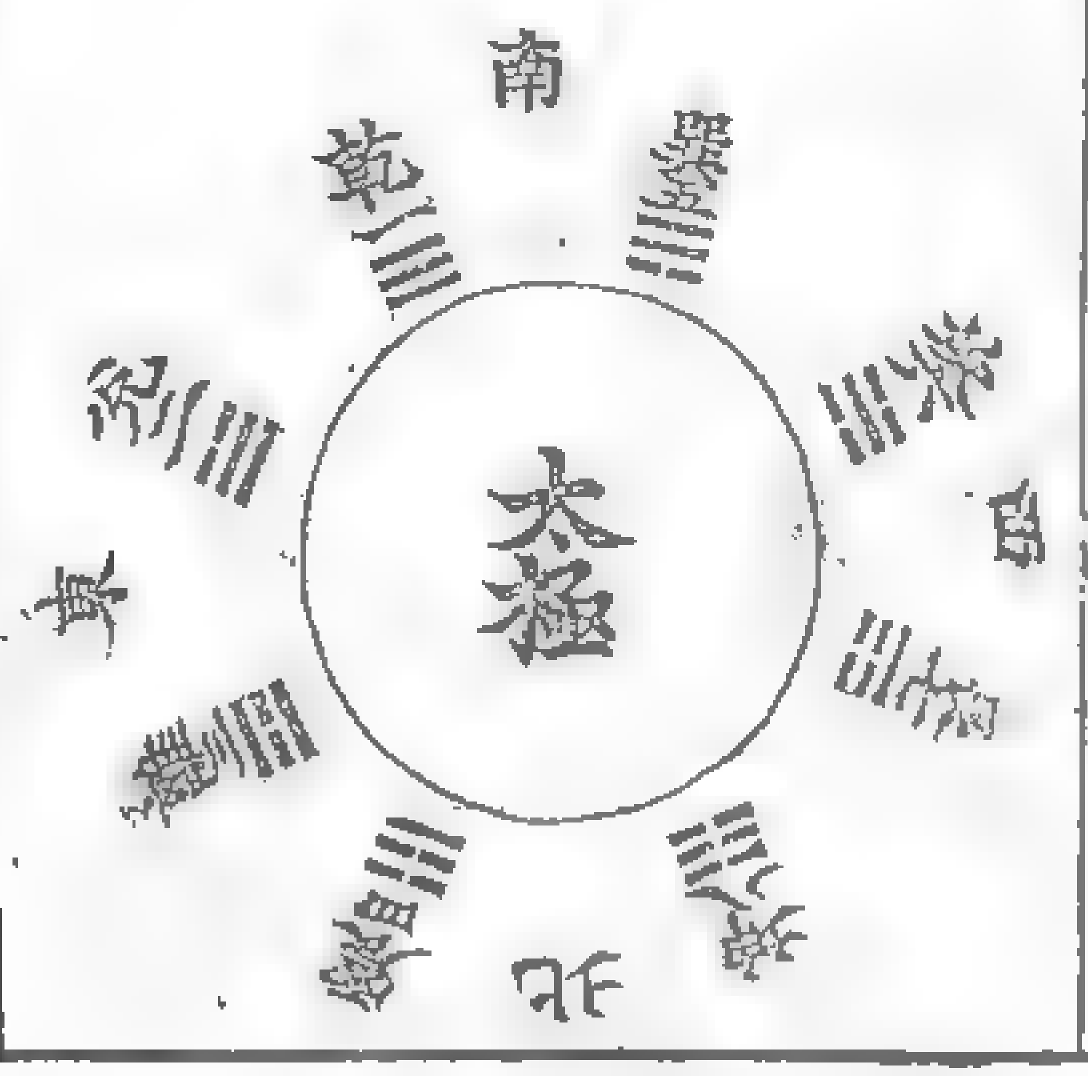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十

先天圖 此圖明陰陽自然相生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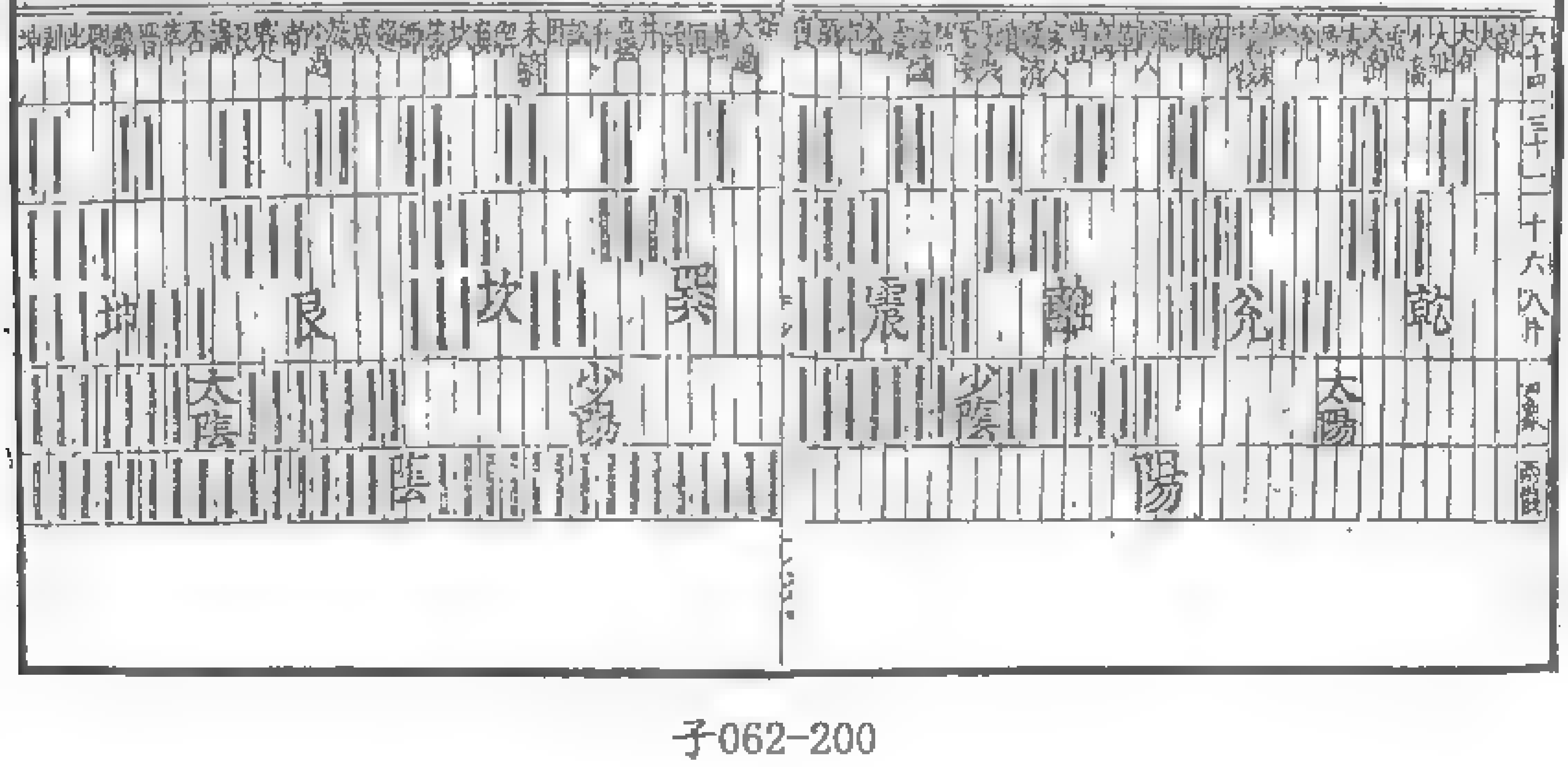
伏羲八卦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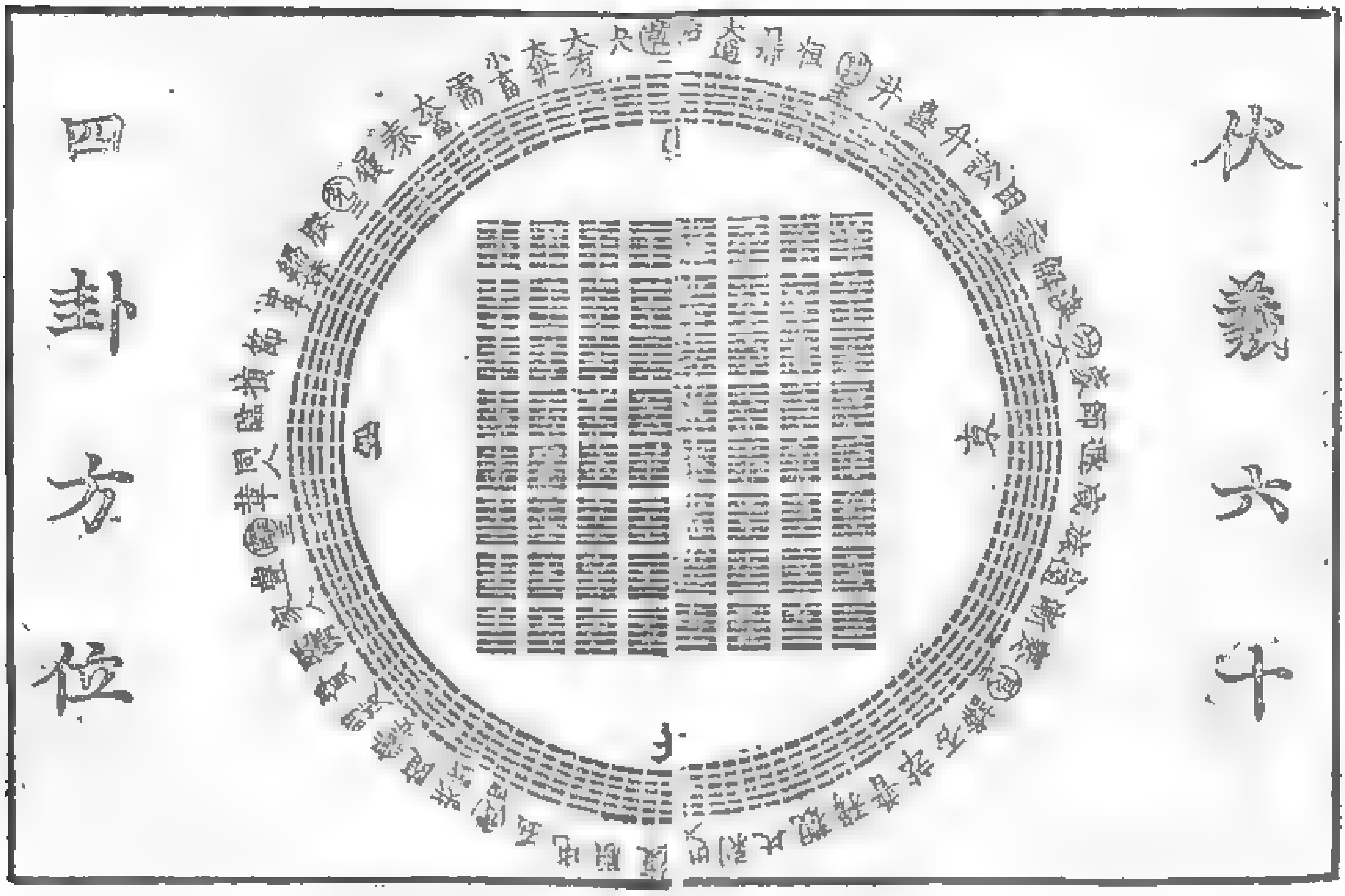


伏羲八卦方位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伏羲六十
四卦方位

伏羲六十四卦圓圖
陽
陰
太極
自巽至坤皆未生之卦
故知來者逆
北
詳見後圖說

伏羲六十四卦方圖
陰
在
南
陽
在
北
乾
泰
詳見後圖說

第一曰 邵堯夫言大傳云 易係辭曰天地定位 乾爲天坤爲地其位定 山澤通氣 艮爲山兌爲澤其氣交通 雷風相薄 震爲雷巽爲風二者與相附 水火不相射 坎爲水離爲火二者不相入 射音亦 八卦相錯 此合八卦更相錯雜 數往者順 已往之卦則以順數之卽負圖左旋自震而至乾也 知來者逆 方來之卦則以逆數之卽負圖右轉自巽至坤也 是故 轉語 易逆數也 作易以逆推來事 此一節明伏羲八卦 此一段言伏羲先天八卦 乾南坤北 乾居南坤居北 離東坎西 離居東坎居西 震東北 震居東北 兌東南 兌居東南 巽西南 巽居西南 艮西北 艮居西北 八卦相錯者 八卦相交錯者 明交相錯而爲六十四 明其交相錯雜而成六十四卦 自震至乾爲順 自震卦至乾卦爲順數 自巽至坤爲逆 自巽卦至坤卦則爲逆數 數往者 順推已往者順推 若順天而行 猶順天道而行 是左旋也 是自左而旋 皆已生之卦也 皆是已生之卦 故云數往 故曰數往猶自今日而追往日也 知來者逆 知方來者逆 若逆天而行 猶逆天道而行 是右行也 自右而行 皆未生之卦也 皆是未生之卦 故云知來也 故自知之於來猶自今日而逆數來日也 夫易之數 先天易數 由逆而成矣 自逆數而六十四卦方備 此一節直解圖意 此一段直解先天六十四卦圖大意 固當推之 固當推之而明之 太極既分 太極

之理分剖太極卽閒中樓自爽是 兩儀立矣 由中生出一爻左一奇數爲陽右一耦數爲陰此卽一分而二太極生兩儀也 陽上交於陰 又自第一爻生第二爻左一奇數之陽進而上交右一耦數之陰 陰下交於陽 右一耦數之陰接而下交左一奇數之陽 而四象生矣 左邊第二爻一奇爲陽右邊第二爻一耦爲陰一奇爲剛一耦爲柔是卽二分而四兩儀生四象也 陽交於陰 又自第二爻生第三爻左邊第二爻一奇之陽交一耦之陰 陰交於陽 一耦之陰而交一奇之陽 而生天之四象 第三爻左邊之奇耦者凡四乾一兌二離三震四是爲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天四象也 剛交於柔 左邊第二爻之剛壹交於柔壹 柔交於剛 又以柔畫交於剛畫 而生地之四象 第三爻右邊之一奇一耦者凡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爲少剛少柔太剛太柔地之四象也 八卦相錯 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八者交相錯雜而爲六十四卦 而後萬物生焉 而後萬物自此生焉 一分爲二 此便是太極分爲兩儀 二分爲四 兩儀分爲四象 四分爲八 四象分爲八卦 八分爲十六 八卦之上各加一奇一耦而爲十六 十六分爲三十二 十六之上各分一奇一耦而爲三十二 三十二分爲六十四 三十二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六十四 猶根之有榦 正如木根上有榦 榦之有枝 榦之上又有枝 愈大則愈小 根本愈大枝葉愈小 愈細則愈繁 條榦愈細枝葉愈多此只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也 是故 轉語 乾以分之 六陽到

復又將消以翕之陰到坤六陰已極震必長之
分爲陰翕合者闢爲陽乃巽宮初卦長
復爲震宮初卦陽是以消之陽始於此始消
於此方長上擧則翕陰消方始有迎翕
陽長方始有必分之理陰消方始有必翕之理
始消而翕又到陰氣翕斂已極之坤又來靜了便動
且不是翕盡而爲坤又便動而爲陽此又有所謂太極在一靜
一動之間坤陰方靜復陽未動中一動一靜而爲
爲坤動而爲復不識人之至妙在天地則爲陰極陽生
而爲復不識人之至妙在人則爲靜極復動豈
不妙哉一動一靜之間此正所謂動靜之間蓋於是時坤陰收斂
斂已盡復陽包含亦原坤復之中乃是本然之
靜不與動對而爲動靜之根本邵子以爲坤復
周太極朱子以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上言天地人
爲無極是也又以至妙至妙言之所以
之至妙此又以至極不可得而形容也故又云
見其妙之至極不可得而形容也
又云無極之前太極未有形象之先陰含陽也此時純是陰
言既有形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動而陰靜然已包得
陽動者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分兩矣闢
其中陰爲陽之母此言復生於坤故陽爲陰之父言此
坤陰消復陽之母
始生於乾故乾爲陽之父故姤爲陰之母相並於下卦
陽爲姤生之父坤六陰極而復生一陽故有母孕長男而爲復
坤六陰極而復一陽生父生長女而爲姤二乾二卦
故有母孕長男之象父生長女而爲姤
相並於上乾天陽極而始是以陽始於復
陰生故有父生長女之象陰生自姤生陽
自復始而陰起於姤也陰生自姤卦始
卦始詩曰蓋嘗有詩曰即此

於詩云耳目聰明男子身耳聰目明爲男子一身又洪鈞賦
予不爲貧天道賦予萬壽具足不爲全貧須探月窟方知物始
卦言月陰也窟指一陰生處姤卦居於先天圖
之上故言乎探月陰也言一物生生於天地間人物陰
方知物猶言始知其爲陰也未躡天根豈識人陽指復卦言天
陽生處復居先天圖之下故言足乾遇巽時觀月窟
躡豈識人猶言不知其爲陽也地逢雷處看天根坤地
也復與姤相值於此可觀月窟之妙也
此可見天根之妙天根月窟閑來往姤復二卦往來
循環無窮皆太極之妙三十六宮都是春三十六宮即八卦
之數言也乾一則一宮兌二則三宮離三則六宮震四則十宮巽
五則十五宮坎六則二十一宮艮七則二十八
宮坤八則三十六宮一陽既復
運行於三十六宮莫非春意是以圓圖言也
此詩以方圖言夫方圖樣方圓始從中造化元妙之理造化
負圓而言
又嘗有詩曰天地定位乾居西北坤居東南角相對
云天地定位也否泰反類居東北角否居西南角其道相反故云反
定位也否泰反類
山澤通氣艮爲山居東北兌爲澤居西南相對而立故云通氣
損咸見
山下有澤爲損兌於上澤山上有澤爲咸於兌相對並居四方兩交股處其義
可見雷風相薄震爲雷巽爲風居中交股處近而相迫
恒益起雷風爲恒風雷爲益震巽之交以發其意水火相射坎爲水離爲火
坎離相射而既濟未濟水火則爲既濟火水則爲未濟
立見易

与離坎二卦相對。四象相交四卦象相交，謂乾坤變為否泰，正為艮兌變為損咸，正為震巽變為恆益，正為坎離變為既濟未濟，各各四卦成十六事而合言之，則成此十六卦。八卦相盪八卦更相推盪為六十四乃成六十四卦。又合圓圖方圖而並論若又合方圓二圖並言圓圖其陽在南貞蒙天，即天而論，則東南陽氣之所升，故陽在南其陰在北西北乃陰氣之所降之地，故陰在北方圖其陽在北方象地，即地而論，則東南雖陽氣之所外，而輝光所照常在乎北，故陽在北其陰在南推其陽在北，則東南陽外之方，抑者陰在南此充造化之妙處此愈見造化之至妙至妙者也圖雖先天之圖雖無文字可見，我盡日言所言未嘗離乎此圖不惟卦爻，大舍此蘊天地萬物之理蓋天地萬物消息盈虛之理盡在此圖之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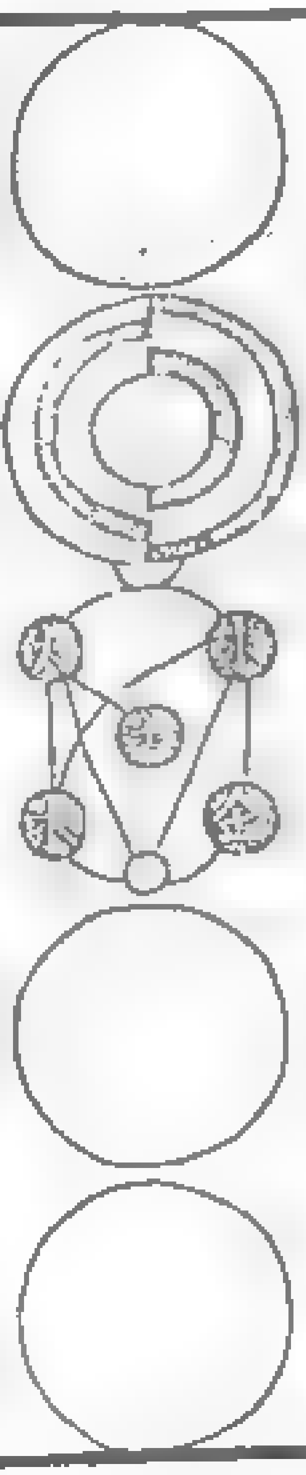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十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十一

圖

太極圖　濂溪先生

此圖明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五行化生男女萬物，聖人則為民物之主焉



文公云○太極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是言無定極之中而有至定極之理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所以為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本然之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然又不能離乎陰陽之外即陰陽而指其本體就陽中指出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爾不外陰陽而為言也◎此即太極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中○太極者其本體也中標小圈是即太極之本體◐陽動者陽之動也陽動即所謂動而陽○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太極之用行故為◑陰靜者陰之靜也陰靜即所

謂靜而陰○太極之體所以立也靜者系體故為太極之體立☾
陰中之陽者☾陽動之根也乃陽動之所由以生也☾陽中之陰者
☽陰靜之根也乃陰靜之所由以生也五行而生水火木金土之陽變陰
合是陰陽靜變動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
五行陽變者陽之變也陽變者之變動也陰合者陰之
合也陰合者之變合也水陰盛故居右左陽右陰乃陰之盛故水
居于右之上火陽盛故居左火乃陽之盛故居于左之上
木陽穉故次火木陽之少故次于火金陰穉故次水金陰之少故次
于水土沖氣故居中土為中氣故居中央而水火之

根陽系乎上而水火之交相系爲於左右之上陰根陽陽根陰也
水爲陰根于陽動火爲陽根于陰靜水而木木而火由水而木
由木而火火而土由火而土土而金由土而金金而復水由金而
水而又如環無端如環之轉初無端倪五氣布是五行之須順布
四時行也木主春火主夏金主秋水主冬四時以行○太極◎陰陽動靜
五行五行一陰陽是五行之理一陰陽之理只五殊二
實其名則有金木水火土五者之殊其本則不外乎陰陽二氣之實無餘欠
也既無有餘又無不足陰陽一太極一陰陽之運又只太極之理精
粗本末太極爲精陰陽爲粗太極爲本五行爲末無彼此也同是一理

無彼此之間太極本無極太極之理本無形狀上天之載即上天
天之道無聲臭也無聲可聞無臭可接五行之生五行既生各
一其性其性各一如火燥水濕金柔木剛土實之類氣殊質異其氣
既殊其質亦異各一其○各其一太極無假借也自然而然
亦有所相假借其精妙合此無極二五此無極之理二氣五行之
精所以妙合而無間也所以妙於合無間斷也○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乾男坤女乾爲陽父道也故成男坤爲陰母道也故成女以氣
化者言也以氣之變化不可見者言各一其性乾健坤順故男剛女
柔各具一性而男女一太極也是爲男女各一太極○萬物化生

萬物化生天下万物化化生生以形化者言也亦有是氣則有是
是形以形之化可見者言變各一其性飛潛動植各一性而萬物
一太極也是万物各一太極○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并盡詳意
惟人也只有生而爲人得其秀而最稟二氣五行之秀而其心
爲最靈則所謂人○極者則凡所言人之極於是乎在
矣於此乎在心是即太極人然形但人之形質☽陰之爲也
疑合一定者陰之所爲神精神☾陽之發也運用不息者陽之發
達五性五常之性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水火土木金五行之德也即是
稟五行之理以爲性木神則仁金神則義水神則智火神則禮土神則信五者之德蓋無

不事善惡夫天地之道陽貴陰賤善惡猶言貴賤也男女之分也而陽貴者爲男陰而賤者爲女男女之所由分也萬事事有萬變萬物之象也是萬物形著之象此天下之動此凡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所以紛擾錯雜而吉凶悔吝吉者動之善凶者吉之反悔者吉之未成吝者凶之未成所由以生也自此而生惟聖人者有聖於此人又得夫秀之精一又有得二氣五行之秀至精而不雜至一而不二而有以全乎○太極之體用者也自有以全乎是極之全體大用是以一動一靜所以或動或靜各臻其極各詣至理之極而天下之故天下之事常感通於寂然不動之

中心常感而寂之於此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中爲禮日仁爲禮感也禮屬夏仁屬春造化流行發育之象乃成之事所謂☾陽也是謂陽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動者爲用即太極之用行正也義也正爲知日義爲知月寂也正屬冬義屬秋造化斂收藏之時乃寂之事所謂☽陰也是謂陰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靜者爲體即太本極之體立中正仁義禮知仁義渾然全體乃渾具之全本體而靜者常爲主焉靜者常爲主於中則人○極於是乎立則人之道自此而立而○太極◎陰陽水火土木金五行天地日月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四時鬼神四時之運行鬼神之變化有所不能

違矣自不能違乎此君子之戒謹恐懼君子於事戒謹心常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所以修此道而吉以得福言也小人之放僻邪侈小人放縱非僻淫邪驕侈所以悖此而凶也所以違悖此道而凶以致禍言也天地人之道三才之道各一○極也各一太極陽也剛也仁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陽之氣剛之質仁之理所謂☾陽也是所言陽也物之始也萬物之所資以始者陰也柔也義也陰之氣柔之質義之理所謂☽陰也是所言陰也物之終也萬物之所資以成者是所謂易也是所謂易而三極之道立焉天地人三才之道相於此以立

實則一○太極也其分雖有三者之實則同一太極故曰故曰言有太極變易之中有至極之理◎陰陽之謂也陰陽之中指出本體而言者也

無極而太極無定極之中而有至定極之理太極動而生陽太極之有動靜即天命之流行故方其動也則爲陽故曰生陽動極而靜動之極而復靜靜而生陰及其靜也則爲陰故曰生陰靜極復動靜之極又復動一動一靜曰動曰靜互爲其根靜極則爲動之根動極則爲靜之根交互爲根分陰分陽靜則陰之體立而陰以分動則陽之用行而陽以分兩儀立焉於是乎兩儀體立定分不可移矣兩儀此一一是也

陽變陰合陽變而交於陰陰凝合而交於陽而生水火木金土陽變交陰則生水金水陰也金亦陰也陰合於陽則生火木火陽也木亦陽也土則居中而旺於四者五氣順布自是五行之氣順序而布四時行焉木行於春萬物以生火行於夏萬物以育金行於秋萬物以遂水行於冬萬物以藏土則交旺於四時而四時行矣

五行一陰陽也然推而上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皆不外乎陰陽陰陽一太極也陰陽異分動靜異時皆不能離乎太極太極本無極也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無聲臭之可言不離乎性之本體五行之生也天下無性外之物故金木水火土五者之生各一其性質具於地氣行於天隨其所稟氣稟不同故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性無不在故無極之理真而無妄二五之精陰陽五行之氣而不二妙合而凝有是理方有是氣有是氣則載是理故理與氣渾融無間是所謂妙合而凝者乾道成男然又各以其類聚而健者成男則乾父之道也坤道成女陰而順者成女則坤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二氣交感陰陽二氣凝發成形形交氣感化生萬物遂以形化而生人若物萬物生生人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而變化之道始無窮盡矣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故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

而其心爲最靈所謂天地之性也形既生矣形體已具神發知矣神氣之發心知之萃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五常之性感物而動陽善陰惡各以類分是又有生之後氣質之生矣萬事出矣故五性之殊散爲萬事皆出於此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定禮也禮者天理之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便是中智屬正先儒皆以正訓之惟正則知得是是非非確然不易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行之也中處之也正發之也仁裁之也義莫不有以全夫太極動靜之德而無所虧凡天下之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周子此言中正仁義通書又言仁義中正中正居先者聖人以此而定人即禮先樂後之意自明而誠者

學也仁義居先者聖人與太極合德渾然本性之妙自誠而明者事也而主靜無欲故靜人全動靜之德而常主於靜靜即太極之本體主乎是則能無欲推之酬酢事物之變而能一之天下之動矣立人極焉人之道豈不賴此有位乎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不能外乎太極陰陽五行之理聖人一身兼具此理者也與天地合德是其德性純全即太極之渾融中庸所謂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也與日月合其明與日月合明是其智皆昭融即陰陽之昭著中庸所謂如日月之代明是也與四時合其序與四時合序是其誠通誠復即五行之順布中庸所謂如四時之錯行是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與鬼神合吉凶是其存神過化即四時變化而行鬼神中庸所謂禍福將至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是也聖人太極之全

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則聖人豈非所以定天人斯民所賴以宗主於我耶

君子修之吉（君子修而未至於聖人者也位雖修此道所以為善）小人悖之凶（小人不知而或悖此道所以為凶修之悖之亦在敬肆之間耳）

故曰（故言）立天之道（天道之所以立）曰陰與陽（曰陰曰陽以氣言也蓋行於天者一氣迭運故以陰陽言）立地之道（地道之所以立）曰柔與剛（曰柔曰剛以質言也蓋地者體質可見故以柔剛言）立人之道（人道之所以立）曰仁與義（曰仁曰義以理言也蓋具於心者實理全備故以仁義言仁也陽也剛也物之始也義也陰也柔也物之終也）又曰（又言）原始反終（推原其始復反其終）故知死生之說（原始則知生之說反終則知死之說可以觀變化不窮之妙矣）

大哉易也（易之為書廣大悉備）斯其至矣（謂其至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十一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十二

書

正蒙（蒙者蒙昧未明之謂正者訂正之也此書係依文公採入近思錄者及聘君覺軒蔡模編入傳道精語者合而為一）　橫渠張先生

太和篇第一（此篇推明太和之氣陰陽運化人物賦受皆是氣也）

太和所謂道（太和即陰陽之氣也一陰一陽所以運行者謂之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其中涵具二氣陽浮而陰沈陽升而陰降陽動而陰靜交相感應之性）是生絪縕相盪（絪縕陰陽合氣也由是而生二氣往來交相摩盪）勝負屈伸之始（陽勝則陰負陽伸則陰屈自此始也）其來也幾微易簡（其初則空虛幾微之間未形未著故曰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究其極也則充滿堅實凝固）起知於易者乾乎（知主也乾健而易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自無所難故易）效法於簡者坤乎（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效法乾成物不勞餘力故簡）散殊而可象為氣（二氣發生散為萬殊有形象而可見者氣之生育者也）清通而不可象為神（其清明正通運行於上無象可見妙不測其精粹者也）不如野馬絪縕（野馬游氣也自非如游氣之紛擾朱子曰絪縕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不足謂之太和（不可言太和之絪縕）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論道者知乎是則可識陰陽之謂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學易）

者見乎是則爲陰陽之謂易 不如是 此不若 雖有周公才美 雖有周公之才之美 其智不足稱也已 不能知此見此安得謂之聰明聖智者乎

太虛無形 空虛之中初無形體 氣之本體 乃氣化本然之體 其聚其散 或凝聚或消散 變化之客形爾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客形言此形質後來方有一氣之初本無是也 至靜無感 寂然不動 性之淵源 乃是性稟之本原 有識有知 有識慮有知覺 物交之客感爾 與物交接其感生焉客感言此感動後來方有一性之初本無是也 客感客形 變化而爲客形物交而爲客感 與無感無形 與初然無所寂無所形 惟盡性者能一之 惟聖人全盡此心之理則能合天人而爲一也

太虛不能無氣 空虛亭毒之衷惟有此氣 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 此氣不能不凝聚而生萬物此自無而有也 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 萬物不能常聚又復消散於無何有之鄉而爲太虛此自有而復歸於無也 循是出入 從此氣之出而發生者從此氣之入而消亡者 是皆不得已而然也 皆氣使之然不得不然者也 然則 辭轉語 聖人盡道其間 聖人全盡其道位天地之中 兼體而不累 兼有無二體而不累於一偏者 存神其至矣 存其所存者神妙極其至而後能也 彼語寂滅者 彼談說空寂絕滅如佛老之徒者 往而不返 則知往而無不知返於有 徇生執有者 以生爲生執滯有迹知世人之爲者 物而不化 則泥於物有而不知化於然

二者雖有間矣 能徇生執有者猶入道之不無現寂滅者雖有異矣 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大本大原其實一而以不知理氣之一舉同去已

氣坱然太虛 陰陽二氣坱盡於太空之中周遍上舉 升降飛揚 上騰下降運流動 未嘗止息 無時不然 虛實動靜之機 陽動而生故虛陰靜而成故實妙用由是而形故曰機 陰陽剛柔之始 陽主健故剛陰主順故柔定體由是而立故曰始 浮而上者陽之清 陽氣輕清上浮指天而言 降而下者陰之濁 陰氣重濁而下降指地而言 其感遇聚結 感者氣之通遇者氣之合聚結氣之發聚而成形也 爲風雨 爲風爲雨 爲霜雪 爲霜爲雪皆二氣感遇而成 山川之融結 以至山峙川流皆此氣之融結 糟粕煨燼 精粗亦微細此氣之成就 無非教也 此句總結上文自風雨以下煨燼以上言陰陽二氣無大無小無精無粗皆至理之所寓也

由太虛有天之名 自輕清而上停極至者而言於是有天之稱 由氣化有道之名 自二氣變化生生不息者而言於是有道之稱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合太虛與氣化付予於人者而言於是有性之稱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性者心之理知覺心之靈合而言之於是有心之稱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氣之至而伸者爲神氣之反而屈者爲鬼良能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也

兩不立則兩指陰陽之用不立則一不可見則一之體不可得而見一指太極不可見言太極隱於無也一不可見太極之體既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則陰陽之用亦止息矣兩體者陰陽之二體虛實也陽生故虛陰成故實動靜也陽虛故動陰翕故靜聚散也陽發故散陰凝故聚清濁也陽清陰濁其究一而已究其極二氣之運只一氣之往來氣之長則為陽氣之消則為陰也

游氣紛擾游氣遊行於天地間紛擾不齊合而成質者合聚而成形生人物之萬殊則人物萬殊所以生也其陰陽兩端陰陽二氣循環不已者推移不窮如環之轉立天地之大義天地之大經所以立也游氣紛擾緯也陰陽循環經也○朱子曰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日之出為晝日之沒為夜一晝一夜乃天運之一小周息也寒暑者天之晝夜乎春而夏為暑秋而冬為寒一寒一暑乃天運之一大晝夜也天道春秋分而氣易天道之運春陽秋陰氣於此而變易也猶人一寤寐而魂交如人寤寐之間魂與魄交魂交成夢魂魄交雜遂成夢寐百感紛紜夢寐之中百般紛擾不定對寤而言對寤覺而言一身之晝夜也寐則為夜覺則為晝是即一身之晝夜氣交為春氣之交感為春萬物糅錯品物流形生生化化糅雜不齊對秋而言至秋則斂就實天之晝夜也春而生則是天之晝也秋而成則是天之夜也

氣本之虛陰陽二氣其初皆本於太虛則湛本無形湛然寂然本無形體感而生則聚而有象交感而生物則聚成形而有象有象斯有對既有形象必有對待對必反其為有對待必相反其類不同如晝之於夜也有反斯有仇相反必為仇敵仇必和而解有對待必相反雌之與雄仇必以和而諧故愛惡之情以是知在人為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皆出於太虛之氣而卒歸於物欲其終也歸於物欲倏而生倏然而生長忽而成忽然而成就不容有毫髮之間不容有一毫髮之間斷間去聲其神矣夫感應之速其神妙有如此夫造化所成造化之所成就無一物相肖者凡物並生皆大造化各其一體無有相似者

以是知萬物雖多以此知物雖萬殊其實一物其實一本無無陰陽者無一物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以此知得天地中間變化只是陰陽不過二者而已萬物形色萬殊之類自形自色神之糟粕不過上天神化之粗迹性與天道云者人所稟受為性所從稟受為天道易而已矣皆一陰陽變易而為變化成性之妙心所以萬殊者人心之靈應萬事萬物而動所以有千變之不一也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天大而無不包其為感者其所以感應者絪縕二端而已皆太和渾合自然而然也

參兩篇第二 此篇論天地陰陽常變之道

陰陽之精 陰陽之氣 互藏其宅 陰根陽陽根陰互居其所 各得其所安 各有定位 日月之形 日陽月陰麗於有形 萬古不變 萬世如此

若陰陽之氣 至如陰陽之氣 則循環迭至 如環之運此往彼來 聚散相盪 或聚或散交相磨盪 升降相求 或升或降交相感應 絪縕相揉 絪縕天地合氣也交相揉雜 蓋相兼相制 相并而相克而成行 欲一之而不能 欲齊之而不可得 此其所以屈伸無方 此其或屈或伸了無方所 運行不息 運行天地無有止息 莫或使之 亦莫或使 不曰性命之理 是理以爲之注 氣非理不行不有以使之也 謂之何哉 又安能周旋而不窮耶

陰性凝聚 陰之性主於翕聚凝結 陽性發散 陽之性主於發達而散 陰聚之 陰氣必有以發散之 陽必散之 然陰凝陽散 其勢均散 其勢同歸於散 陽爲陰累 陽方發散陰又凝聚以累之 則相持爲雨而降 則二氣相挾而爲雨而下 陰爲陽得 陰方凝聚陽得以鼓動之 則飄揚爲雲而升 則飄飛奮揚爲雲氣而起 故雲物班布太虛者 此所以雲氣分列於空中者 陰爲風驅 斂聚而未散者也 風陽也 陰氣爲風所驅逐不能散故如此也 凡陰氣凝聚 故凡陰氣之凝結 陽在內者不得出 陽在陰中不能出 則奮擊而爲雷霆 則擊而皆爲雷霆之聲 陽在外者不得入 陽在陰外不能入 則周旋不舍而爲風 則運轉不已爲風之飄 舍上聲 其聚有遠近虛實 是氣之聚或遠或近或虛或實 故雷風有小大暴緩 氣之聚遠而虛故雷風大且暴 氣之聚近而實故雷風小且緩 和而散 則爲霜雪雨露 陰陽和合而解散則爲雪爲霜爲雨爲露 不和而散 則爲戾氣曀霾 陰陽不和合而解散則爲乖戾之氣爲曀爲霾 陰常散緩 陰氣常能散緩 受交於陽 受陽氣之交合 則風雨調 風雨調順 寒暑正 當寒而寒當暑而暑得其正矣

天道篇第三 此篇論天道感通自然之理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 天道不言四時自行百物日生 無非至教 不以言爲教故爲至教 聖人之動 聖人與天爲一致故其擧動之間 無非至德 無非至德之所形 夫何言哉 又何事於聲色之末哉

天體物不遺 天體物物以爲體言爲物之體也 蓋天理體之而無一物遺 猶仁體事無不在也 猶仁體事事是仁做出來體之而無不有

禮儀三百 禮儀經禮也三百言其多也 威儀三千 威儀曲禮也三千言其多也 無一物而非仁也 禮文大小無非愛敬惻怛之所發見者故無一物而非仁

昊天曰明 昊天昭明 及爾出王 及爾出而有所往之方 王音往 昊天曰旦 旦亦明也 及爾遊衍 遊衍寬縱之意 及爾遊而寬縱之地 無一物

之不體也 凡人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而不在因是以證體物不遺之義

上天之載 上天之道 有感必通 初無安排布置有所感則必能通

聖人之爲 聖人所爲之事 得於自然而爲之也 初無勉強矯揉可以爲則爲

天不言而四時行 天本無言四時順布 聖人神道設教而

天下服 聖人之道神妙無迹故推以化民無爲而民自化 誠於此 此性正心

修身 自誠身 動於彼 變化於上 於下 神之道與 此聖人神化之道也

天不言而信 天本無言四時運行確然不易信也 神不怒而威 神妙

不測赫赫在上雖不怒而威 誠故信 天令推發身實 無私故威

天道生發至公 故誠

無形者謂之道 道運行於上者本無形體是之謂道 形而下

者不足以言之 形而下者未免囿於形體器而已矣不可以道言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天道運行於上鼓舞萬物聖人雖擬天之道而參之身則有憂

天道也 惟其不與聖人同憂此天道之自然也

天不可知也 聖則不可測度

無心之妙 以至於聖則傳萬物而無心

非有心所及也 是豈容心計較者所可得而企及哉

天視聽以民 天之視聽皆因民之視聽

明威以民 天之顯顯可畏因民之顯顯可畏

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 詩言帝命書言天命其實一也

主於民心而已焉 皆本於民情而止耳

也人知道之自然 衆人雖皆知道之爲自然非可以勉強爲

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而所以不待勉強自然之大體則衆人由之而不知也

神化篇第四 此篇論聖人神化不測之妙

神天德 神妙不測者天之德也 化天道 變化不窮者天之道

德其體 神妙不可窺故爲體 道其用 變化者尚可測故爲用

一於氣而已 爲天爲天皆一氣運行而已

虛明照鑒 清明洞徹昭晰鑒照 神之明也 此至神之明著也

無遠近幽深 無遠無近無幽無深 利用出入 順於致用或出或入

神之充塞無間也 此神之無方無間隔也 充塞上下 塞去聲

化之爲也 聖人之德大者猶顏子具聖人之體尚可爲也 大而化 大而至於化則

不可爲也 非至於聖者不能爲也 在熟而已 亦造於不可知之域

易謂窮神知化 神若妙萬物化若有迹易言窮神知化

乃德盛仁熟之致 平日工夫既熟則自然從容而中矣能窮萬物而有迹者化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非智力可強也 又豈專尚智力所可勉強而得哉 孔聖人德盛仁熟然後能至此 雖顏子既竭吾才所立卓爾欲從之末由也已正此是也

大而化之 德大而化也 聖而不可知也 不勉而大也 是無所勉強其德自大

不已而天 循而不已則與天一 則不測而神矣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先後天而不違 先天後天皆不違此理 順至理以推行 天顯

理而行知无不合也自然不合於天雖然轉語辭得聖人之
任者任者能負荷聖人所當爲之事伊尹是已有其德而當其事皆可勉而
至亦可勉力以求至聖人之地猶不害於未化雖未至於化不害其
爲聖大幾聖矣德之大者近乎聖人化則位乎天德矣大而至於
化則上達天德而爲聖人矣
大成性而後聖德既大矣性焉安焉是謂聖也聖位天德至聖人地位
德大我己私也能克去己私則其德自大
不可致知謂神不可測度而知是之謂神故神也者
言之聖而不可知即聖而不可測度之謂也
精義入神精研義理微妙入神事豫吾內事理素定於內求利吾
外也則捷於外者无不順知之功也利用安身其身順於致用以安行之功也
素利吾外所用既順於外致養吾內也則養於內者益厚內外交養
則知行竝進窮神知化神者妙萬物而无方化者萬物之有迹窮神知化蓋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乃養盛自至是則知行交養德盛所致非思勉之
能強非思之所能得非勉之所能至強上聲故崇德而外敦精義以致其
用利用以崇其德自崇德之外君子未或致知也則有所不容致其力故曰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徇物喪心徇逐乎外物失其本心喪去聲人化物而滅天理者
乎是人心爲物欲所變而天理滅亡存神過化所存者神妙不測所過者化去

不滯也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不爲物欲所累則能安性命之正者也
敦厚而不化篤厚固守而不能變化有體而無用也能敦厚是
有體不能變化是无用化而自失焉化而失其化之道徇物而喪
己也乃化於物而失其己之善大德敦化德之大者所化者厚然後仁
知一而聖人之事備仁爲四端之首始條理知居四端之末終條理
事也惟聖人仁知之道盡聖人集大成始終條理能事畢矣
性性爲能存神性性猶言盡性也能盡其性則胸中所存者皆神妙不
物物爲能過化物物猶言物各付物也能物物者不滯於物則所過者化
化而不滯於物則所遇之物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无私己則正己之道盡矣存神然後妙應物之
感所存者神然後接物而妙於无迹能應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範如鑄金之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窮聖人範圍之
之化而不過之化
不過於中道過則溺於空過於中道則溺於空虛淪於靜
已不能存夫神既不能窮理以致其知又不能知夫化矣
則不能盡性以知天命矣
動物篇第五此篇論人物化生之妙
物之初生凡物之生自少以至壯氣日至而滋息氣日至而進故

滋長生息(言生而就滿也)。物生既盈(盈者物之生自而至於老者)，氣日反而游散(氣日反而退，故游散而消，散者消而就盡也)。至之謂神(氣日至而伸則謂之神)，以其伸也(以其生息之方達也)；反之為鬼(氣日反而歸則謂之鬼)，以其歸也(以其生息之將盡也)。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是氣在人，於其生也不離其體，於其死也游散於外，是曰魂，屬陽)；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凝聚成形，以至於死，定體不散，是曰魄，屬陰)。

(云有息者指動物也，動物受陽賦命於天，故云根於天，動者亦有止息之時。)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不息者指植物也，植物受陰質具於地，故云根於地是也)。

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性其體而植也，所以不滯其動而用於方，不居所以不滯其用，滯於方是也)，此動植之分也(此動物植物之所以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人之生也，先者為長，後者為幼，此所謂序於天者自然之倫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有小大則有高下，相並而相形，燦然有以著見之，此其秩然不可紊之禮，無非天也)。

天之生物也有序(上天生物，皆有序，不可易之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物之既生，則皆有不可紊之禮)。知序然後經正(知有長幼之序，則大經以正)，知秩然後禮行(知有此禮，而後遜以行之)。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人之寤既覺，則形神開爽，而心與物接，寤言語)；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夢則形神昏閉，而氣守其定)。寤所以知新於耳目(覺則所見所聞得於耳目者，而一一新)，夢所以緣舊於習心(夢則多緣舊事得於此心之習熟者)。

誠明篇第六

(此篇論性有差等之殊)

誠明所知(實理存於內則明見洞於外)，乃天德良知(自誠而明，生而知之者也，皆天德明曰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非若常人有所聞有所見而後知，知若以聞見而知，則亦淺近而已矣)。

義命合一存乎理(當為而為之謂義，天付一定之謂命，義命雖二，若其實一理)，仁智合一存乎聖(聖無不包之謂聖，明無不知之謂智，仁智兼盡則可以為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靜則寂然不動，動則感而遂通，動靜相涵，感應不測，可以言神矣)，陰陽合一存乎道(一陰一陽運行不息則謂之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性，實理也；天道，亦實理也，合而言之則為誠)。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明以至於誠，是自窮究事物之理，以全盡吾性之實理者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自誠而及於明，是全盡吾心之理，則於事事物物之理自無不照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性者人物所同得於天之一理，故云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非天獨付於我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惟大德之……)

人能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是故語辭立必俱立己有所立必欲夫人以俱立禮之幹也知必周知己有所知必使夫人以周知智之用也愛必兼愛使人皆得所愛仁之施也成不獨成使人皆有所成義之遂也彼自蔽塞彼或蔽塞而不通而不知順吾理者不知所以順吾理則亦未如之何矣則亦無如之何

上達反天理君子上達反天理則所趨日以高遠下達徇人欲小人下達徇人欲則所趨日以沉溺湛一氣之本湛而不淆一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攻取氣之欲飲食臭味之需而皆求攻取於外者氣之動於欲者也口腹於飲食口與腹之欲飲食鼻舌於臭味鼻之於臭口之於味皆攻取之性也皆有氣之性皆求攻取於外也知德者屬厭而已屬厭飲足也君子知德之本故但飲食臭味取足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嗜好之末而累此心之本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如孟子所謂毋以小害大以賤害貴是也

盡其性全盡在己所稟受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則亦能全盡人物所稟受之性蓋人物之性與己一也至於命者推而上之又窮至在己所從稟受之天命亦至人物之命則亦窮至人物所從稟受之天命蓋人物之命亦與己一也莫不性諸道無不具此道命諸天命之於天我體物未嘗遺我有此理萬物亦有此理理具於萬物之中未嘗有一之或遺物體我知

其不遺也萬物之理即我之理皆具於吾身之中知其皆備而不遺也此體字與天體物仁體事之體一般至於命推而極於天命所在然後能成己成物而後能始於成己終於成物不失其道皆不失此道也

性於人無不善是性在人無有不善是謂天地之性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若有氣質之性則翳蔽夫人能反與不能反而已反者克而治之以復其初也過天地之化天地之化初無過差或不能復其本然之性則為過天地之化矣不善反者也此不善反其性之正也命於人無不正天之命於人者莫不各得其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亦關係夫人能順受其正與不能順受而已順者素其位而行之不致有所拂違也行險以僥倖人之行險以冀僥倖於萬一不順命者也是不能順受其正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天命流行賦予萬物本無非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氣聚成形性為氣質所拘則有純駁偏正之異所謂氣質之性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然人能加克治之功則天地之性復全矣故氣質之性故氣質之為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君子不以為性蓋不拘乎氣質之偏必欲復其本然之善朱子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兼理氣而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者愈清以汙器盛之則濁若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也德不勝氣義理與氣質相為消長德不能勝夫氣性命於氣則氣為之主理為之賓而性反聽命於氣德勝其氣德足以勝夫氣性命於德則德

爲之主，氣爲之實，而性乃聽命於德。窮理盡性，窮萬物之理而盡一己之性，此學問之極功。則性天德，則吾渾淪化育理所性者，即天之德。命天理，命所稟者，即天之理，尚何氣稟之爲累。氣之不可變者，夫氣有定數而不可移者。獨死生脩夭而已。脩有死，夭有生，壽與不壽而已矣。

纖惡必除，惡雖小而必去。善斯成性矣，則無有不善，斯全其本然之天。察惡未盡，惡雖已察而未能盡去。雖善必粗矣，雖已爲善，然未至於全本然之天，猶爲粗疎也。

莫非天也。人之氣質不齊，要皆稟於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陽明而陰消，陽清而陰濁，稟陽之多者則明而不昏，故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稟陰之多，若偏而不備，故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若夫領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學乎！必須由學，所謂愚必明，柔必強也。

大心篇第七 此篇論心大則可體天下之物焉。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體猶察也，謂開廣其心，則能心存於事物之中而究見其理。物有未體，於事物之理未能體察。則心爲有外。此心猶未能大而無所外。世人之心，世俗衆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止於所見所聞之物，不能大而無所外，故不能體天下之物。聖人盡性，聖人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不以見聞梏其心，不以所見所聞若累於其心，故其心大而無所外。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言觀天下之中無一物之理不具足於吾心。

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孟子云盡心之理，則可得此性，而知天，正是此意。天大無外，蓋無一物而非天，故天大而無外。故有外之心，人之心苟有外，不足以合天心。則與天心不相似矣。此言萬物一體，性本無外，人惟拘於耳目之偏狹，則私意蔽固滯礙，不能體物而不遺。惟聖人能盡此性，而心之大也，無一不包，故其視物與己本無間然，所以能與天合其心也。見聞之知，得於所見所聞而知者，乃物交而知，因與物交而後知，乃知之小也。德性所知，德性所知，是則光明洞徹，其所謂知，不萌於見聞。初不根於所見所聞，而或以見聞爲知，知之狹者耳。

釋氏妄意天性，佛氏妄猜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成天地之道；佛氏不知裁成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反以六根之微，謂眼耳鼻舌身意爲六根。因緣天地，言本天地六根起滅，緣有實相。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則謂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蔽此身之小，其用而不能推。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樂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故其語大語小，皆展轉流遁失其中。其過於大也，其言空虛，過於大。塵芥六合，則曰六合在虛空中，微塵芥子耳。六合，上下四方。其蔽於小也，其言人世，過於小。夢幻人世，則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謂之窮理可乎？謂其能窮究事物之理乎？不知窮理

事物之理不能窮究而謂之盡性可乎謂其能全盡天命之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既不能全盡天命之性謂其於性夫無所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視六合為微塵芥子謂天地為有窮也是以天地猶且有窮夢幻人世視人世為夢幻泡影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是以人世有起滅皆為幻妄其不知所從來也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十二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十三

書

正蒙

橫渠先生

中正篇第八

此篇論人當植立大中至正之道

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義若必可欲惡若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志仁則無惡也仁該萬善志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誠善於心之謂信誠實也實有此善於心謂之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充滿於中著形於外謂之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塞乎上下天地之間方見其大大能成性之謂聖苟大矣則全其性之本然聖之事也天地同流若聖矣則與天地流通而無間隔陰陽不測之謂神陰陽不可測度其神之所謂乎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混雜是為清之極者也無所異者和之極無所乖異者是為和之極者也勉而清有所勉而後能清非聖人之清非伯夷聖之清者比也勉而和有所勉而後能和非聖人之和非柳下惠聖之和者比也所謂聖者所以為聖人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不待勉強不待思索而求至也

仲尼絕四意必固我盡私意見於應事接物之間此四者皆夫子之所禁止也自始學至成德自初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竭兩端之教也所謂

我竭盡兩端而教者也。兩端猶言兩頭也。意有思也。意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有待也。必者期望於終，故云有待。固不化也。固者滯於己性，故云不化。我有方也。我者成於己私，故曰有方。四者有一焉，此四者或有其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不能至於大而化，與天地全不相似。惡不仁，人能惡其不仁，則察己也。猶(惡)去聲。故不善未嘗不知，有不善知之矣。

徒好仁，苟徒知仁之可好(好)去聲，而不惡不仁，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蓋不察，則所習若或未之察。行不著，所行若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本不著於不仁而莫之覺矣。是故轉語。徒善未必盡義，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時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為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

責己者，在我者皆是責己反躬者，與由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知天下國家，嘗知天下之廣，國家之大，無皆非之理，無一人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為學至於但務盡己，未嘗尤人，學之至也。此問學之極功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知責人之不責，又推此心而責乎己，則能盡其道。所謂君子之道四，如中庸所言君子之道有四，所求乎子以事父至先施之。丘未能一焉者也，夫子自以為不能知責己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知自愛乎己，又以此心而愛乎人，則能盡其仁。所

言施諸己而不願，又有如中庸所言施之於我而不欲者，亦勿施於人，亦勿以此施於他人，是愛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故以衆人所當能之事而望乎人，則人人識而從。所謂以人治人，中庸所言以人之道還治乎人之身。改而止者也，能改焉則止矣，不厚望之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此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惟君子為能盡之。

有愛人之心，人若有心於愛人。雖蠻貊可教，雖是東夷頑冥不靈，未有不可訓誨者。為道既異，若其道不相同。雖嘗其黨為謀，雖是黨與儕亦不相謀。大人所存，此大德之人胸中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當以天下為度，盡人之可教，未嘗絕之以為不可教也，此即有教無類之意。

至當篇第九 此篇言天理求至當之歸(歸)去聲

至當之謂德，凡皆當理，是所謂德。百順之謂福，百無乖逆，是所謂福。德者福之基，德乃福之所本。福者德之致，福乃德所能致。無入而非百順，無所獲而非此福。故君子樂得其道，君子之所樂者亦在得獲福之之道，指德而言也。浩然之氣，胸中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能養之無所損害，則天地合德，則能與天地合其德。照無偏倚，明照洞徹，無偏私無倚著，則日月合明，則能與日月合與明。天地同流，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與天地同運而不息，則四

時合序則能與四時合其序酌酉不倚應酬節不倚不偏則鬼神

合吉凶則能與鬼神合其吉凶

禮器則體諸身禮之成體諸吾身用無不利用之於外無不利

禮運云者禮以運言語其運也運則有通禮器云達之意

者禮以器言語其成也器則其已成之體運與成口運口成體與

用之道運者其用成者其體合體與用能合體用而為一大人之

事備矣大德之人能事備矣

於乎至至者至純至粹之物修行未能與至之純粹人之不足以成

德德不足以言己之德未能成德既未能成己之德不足以

不能感乎天下之人修己以安人能修己則能推以安人則亦能成德

感乎於修己而不安人己修己而人未安則是修己之道未盡德有所

未成故人不行於家乎不行則是修己之德且不行於閨門之內況可

有以及於天下乎為恕也況可恕天下之不成成乎

仁道有本為仁之道亦有其本近取諸身近反諸己推以及人

推此以及乎人乃其方也是乃求仁之方恕之謂也必欲博施濟眾

欲廣其所施擴之天下天下充而廣之以遠施之

以清眾去聲利澤愈施而愈無窮源源無盡必有聖人之才必須有聖人之大力

能弘其道方能弘大此道

義仁之動也仁包四德義乃是仁之流動流於義者義過則斷制大甚於仁或傷而惻怛之不足故傷仁

仁體之常也仁者常生生而不息故其體為有常過於仁者仁過則惻怛太甚於義或害斷制之道不足故傷義

君子於仁也君子之人於為仁之道為之不厭為之在己未始有厭

不倦誨之於人未嘗或倦然且自謂不能如此用功尤且自謂不能

不過人苟其能不過夫人故與人學必至其能與人以

病人夫是以己之所能病人之不能大則天地合其德豈知大公無我

與天合德也不見其能也之志為至其能者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撙猶約也節也恭敬撙節之謂趨歛退讓之謂

謙者禮之文君子從事乎此以明此禮仁之至也則視聽言動天理流行人

欲消盡而心德至愛道之極也恭敬撙節則無怨爭

矣是仁之至也退讓則無爭是皆所以盡仁愛之道者也已不勉明明謂明禮不勉己不知勉力

以明禮則人無從倡人以禮而倡無禮則人無從而倡率

此撙則人無從倡

弘道以禮而弘大不弘大教無從成矣成就不明而

因禮而則教又無

知崇天也知之崇所以效天也形而上也乃形而上之道理也

通晝夜而知然所以能通晝夜陰陽之變由其知崇矣知其

知及之，苟有此知以及之。而不以禮，不能守品節事物之理。矣。

性之非己有也，所性皆非我有。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知禮相資而成其性，道義之所從出。

作者第十 此篇論聖人有爲之迹

作者七人，古之制作之君凡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三皇則有伏羲神農黃帝，二帝則有堯舜，三王則有夏禹商湯。制法興王之道，制法商湯之興王。非有述於人者也，皆以身爲天下先，非有所述於他人也。

好問，大舜樂詢問乎。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隱，去聲，下同。

隱惡揚善，見人有惡則隱之，見人有善則揚之，使天下之人勸於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象舜弟名也。欲殺舜，舜能知之。象之憂，舜亦與之同其憂；象之喜，舜亦與之同其喜。行其所無事也，不以己之私累其心，惟行其所無事。遏過也，所以然者，過而能化，無留迹也。不藏怨也，惟知弟之可愛，未嘗留其怨於心。惟見弟之可愛，未嘗蓄其怨於內，此言之至也。

三十爲第十一 此篇論爲學之序

三十器於禮，夫子年三十成於禮而有所立。非強立之謂也，乃自然而然，非勉然而有立也。四十精義致用，四十則研精義理，妙於致用，時

措而不疑，時而出之，自無所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五十則窮究事物之理，不異己之性，又不外上天之命。理而能盡己之性，盡得己之性，至於天之命，三事一時並了，非有次序。然不可謂之至，故曰知，但夫子不自言其至，故但曰知天命。六十盡人物之性，六十則人之性物之性無不盡。聲入心通，聲入於耳，心通其理，故曰耳順。七十與天同德，七十則德與天同。不思不勉，不待思索，不待勉，從心所欲，皆不踰正。從容中道，從容優游，順適身與理俱，故曰從心不踰矩。踰平聲。

聖人之進也，爲德亦戒謹危懼也，人而無難之時，聖人處身窮危而有反之功，故其見爲甚遠之思，故其從善也敏，孟子謂人

有德慧術知者，人有此則德之慧、術之知。常存乎疢疾，然常在於疢疾，有疢疾則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疢音趁。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古昔之人如舜，父頑母嚚象傲，是困於內者也。困於外無如孔子，如孔子之陳蔡畏於匡，是困於外者也。以孔子之聖，以夫子之大聖，而下學於困，但知下學於處困之時，則其蒙難正志，雖蒙患難，益正其心之所向。難去聲。聖德日躋，既聖而愈極其聖，日進其德。以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而天實知之。故曰莫我知也夫，故言。知我者其天乎，知我者惟天而已，言下學工夫自然上達天德之知。

此豈人所能知耶

仲尼生於周 仲尼夫子字也生於周之末世 從周禮 禮則從周之禮 故

公且法壞 周公名旦制禮作樂傳及數代其法寖壞 皆變不忘爲東

周之意 夫子形諸夢想不忘爲東周意東周謂興周道於東方也 使其繼

周而王 若使夫子得時行道繼周室而王 則其損益可知矣 損則

其太過益其不及必可得而知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 不必俟禮樂之文既備而先俟勉於禮樂 是先

進於禮樂者也 是所謂先進於禮樂者 備而後至於禮樂

必俟禮樂之文既備而後勉於禮樂 後進於禮樂者也 是所謂後進於禮樂

者 仲尼以今賢者必待備而後進 夫子時無其位

乃一貧一賤之人如必待禮樂之文備而後進則其於禮樂無與焉終不

可得而行矣 終無可行之日矣 故自謂野人而必爲 故夫

子自言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所謂不顧乎其外

自處於野人之列而必爲之

也而若此者皆是不顧乎外必待禮樂之文備而後進則必須富貴而後能足願乎其外也

聖人於物無所拒援 聖人於人無有拒絕雖

佛肸晉之邑大夫爲趙簡子一爲叛臣一爲淫婦 衛靈公夫人南子有淫行

然苟有召見於我是以慕道之心來也 欲之在我 所在我亦因而見之

不爲已甚也 不爲拒絕之過甚 如是也 即孟子所謂仲尼不爲

已甚 愛人以德 夫子愛人以大德之德不名姑息之愛 喻於義者常

多 故曉之以義理者常加多 故罕及利 少有一言及於利 盡性者方

能至命 能盡人物之性理可知天所賦予之命 未達之人 自蔽而未能有

覺 告之無益 雖與之言無益於事 故不以亟言 故未嘗亟以此告人

者 則待其有意也 仁大矣 仁道至大 名不可名 人未易及 人未易知

故言之亦鮮 故形諸言亦少 於是則與之言也 侍其可以進 上聲

法立而能守 正法既立又能固守不變 則德可以業可大 則德

性可久而事可弘而大 鄭聲使人 鄭聲者鄭國淫哇之聲 使人者 始而讀之人

二者皆蕩心之原 能使爲邪者 能俾爲邪之人 喪所以

喪公亂紀之具

守 喪失其中心之所守 喪去聲 故放遠之 故當放斥鄭聲遠佞人 此是顏淵

問爲邦夫子所告之一事乃大節也

仲由樂善 子路樂與善人交 故直[illegible]馬衣裘

輕 喜與賢者[illegible] 喜與賢者[illegible]而無[illegible]

顏子樂

進 於進道 顏淵樂於進道 故[illegible]無伐善無施勞 故已無矜誇其

勞 苦於人 矜誇其善則不能盡也 聖人樂天 聖人與天爲一所樂者天理 故

合內外而誠其仁 故自內及外一仁道之流行 蓋仁者生生不息之理 誠其

仁則仁道流行無非實也

有德篇第十二 此篇論人有不德之實

有德者必有言（蘊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言）能爲有也（有諸內必形諸外，是能爲有者也）志於仁而無惡（仁者吾心之全德，心之所向在乎仁，則爲善而不爲惡）能爲無也（善必欲有，惡必欲無，是能爲無也）言有教（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是也）動有法（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也）事有爲（終日乾乾是也）宵有得（夜氣所息是也）息有養（爲之出入爲息，息而必有所養也）瞬有存（目之開闔爲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是言君子無往無時而無也）

天下有道（當大道爲公之世）道隨身出（天下有道則推此道以制行，故身行其道）天下無道（當大道既隱之世）身隨道屈（知困世不見用而不躁，是道與身而俱屈）

困辱者憂（君子傷若於困辱之中，非所憂也）取困辱惜憂（未而道而有困，皆此可憂也已）榮利非樂（君子利祿之極，非所樂也）忘榮利爲樂（志資於利祿，此爲樂也已）

有司篇第十三（此篇論有司爲政之道）

苟子之不欲（子者指有司而言，謂苟子若無貪欲之心）雖賞之不竊（則雖明示以賞，使民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爲）欲生於不足則民盜（凡人有貪欲，皆生於不足，因不足而求足，此民所以爲盜）能使無欲（能使夫人無不足之欲）則民不爲盜（則民自不爲盜矣）假設以子不欲之物（以假使若所不欲之物）賞子使竊（賞子使竊此）其所不欲（既非子所好）子以不竊（子必不竊矣。○此二節上言己無貪欲，雖賞民使竊而不竊，下言己所不欲，雖賞之使竊而不竊，此君子爲政必以無欲爲本）故爲政者（故爲政之人）在乎足民（其要只在使民至足）使無所不足（使民菽粟如水火，人至足矣）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則不見有可欲之物，而竊盜之風自息）

道千乘之國（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賦可出兵車千乘者）不及禮樂刑政（夫子言治諸侯之國而不及禮樂刑政四者）而云節用愛人（而言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役民必以其時，不妨農作之事）言能知之則法行（謂能知此則其法可行）不能知之則法不行（不能如此則徒法不能自行，所指禮樂刑政言也）禮樂刑政（言夫禮樂以導民，刑政以齊民）亦制數而已耳（亦不過法制度數而止耳，蓋禮樂刑政乃治之具，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乃治之本，此夫子言治所以求服及也）

大易篇第十四（此篇論大易精微之蘊）

大易不言有無（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即道也，體用相因，精粗同貫，不可以有無分）言有無（後世異端見道不明，指以道爲無，以器爲有，若爲幻妄，爲牛真無者，爲玄妙爲真空，執有無而二之）諸子之陋也（皆諸子陋見也）

易一物而三才（易只一理，而天地人各有才之道具）陰陽氣也而

謂之天氣運於天者有陰有陽故曰天道剛柔質也而謂之地質具於地者有剛有柔故曰地道仁義德也而謂之人德具於人心之理爲仁宜之理爲義故曰人道

乾至健而無體乾天下之至健不居其體爲感速其感通之速有不可測故易知故其道易知坤至順而不煩坤至柔順而不煩其體其施普其所施廣廣去聲故簡能故其道簡能物因質動物之必因雷以鼓動始萌芽之類雷動不妄雷之動也未嘗差妄則物亦不妄則物之發生亦未嘗差妄故曰物與無妄故云物與無妄與之一字指雷而言也

樂舞篇第五十三此篇論樂舞之大意

象武象武樂名武王初有天下是武王得天下之始象文王之武象法文王之武以之舞象功以見於舞歌維清以奏之歌維清之詩以奏樂焉大武大武樂名武王既沒是武王已死嗣王象武成王象法武王之功以寓於舞歌武以奏之歌武之詩以奏樂焉者以舞焉酌酌之篇周公既沒是周公已死嗣王以武功之成成王以武功之成有成於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歌乃此詩以告成功於宗廟也十三歲者舞焉

象箭勺舞音六二詩篇名有聲虛兮詩中言也聲名也中謂

君德溫厚此是言人君接待臣下禮意溫和而寬厚則下情得伸則在下之情可以上達讒毀不入而讒謗諸無自而入而美名可保著名可保此所以有譽處也

唐棣枝類棣枝唐棣花名其枝與棣枝相似隨節屈曲隨其枝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是以其花有偏者有反者左右相矯必左右兩旁相矯而不正之因得全體均正方得其體均一端正偏喻管蔡失道偏喻管叔蔡叔流言失其中正之道反喻周公誅殛反喻周公誅其不正之身以致周正之功

九疇之次序洪範九疇之次序民資以生百姓賴之以相生莫先

天材天材之生始於天天材莫若五行故曰五行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天下之治爲天下之君必先正己正其身故次五事必先正己然後邦得而治身既正則天下可得而治政不離於食貨政必以食貨爲先故次八政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也政以言貌視聽思也五事言貌視聽思也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政不能以暴故次五紀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也五紀既明則時措得中措之無不得中五紀明而後時措得中建立皇極故次五曰建用皇極太中不可不知權既已得中又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因時世之異而以三德治之正直剛柔也權必有疑聖人因天下之有疑用權必有所疑故次稽疑故次七曰明用稽疑

揣疑難而參之人謀隱而參之鬼謀皆所以決疑而使簡也 可證然後疑決 有所證而後疑可決 故次庶證 故次入曰庶徵雨暘燠寒風時也 福極證 然後可不勞而治 證之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則可不勞餘力而治 故以次嚮勸終焉 故以嚮勸人用五福終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

王禘篇第十六 此篇論禮之實

庶子不祭祖 衆子不祭其祖非宗子也言不主祭也 明其宗也 長宗子也明宗子當祭也 不祭禰 禰父也非不祭也言不主祭也 明其宗也 明亦宗子當祭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 衆子不祭殤未成人而死者及其死而無子者 注不祭殤者 此禮之旨也注云不祭殤 父之庶 庶子乃父之 蓋以殤未足語其數 蓋以殤死者未及語傳世之數 特以已不祭禰 已非宗子尚不得祭禰 故不祭之 故不祭之 不祭無後者 不祭死而無子者 祖之庶也 以其為祖之庶子 雖無後 雖是無子 以其成人備世數 以其既冠成人已備傳世之數 當祔祖以祭 當祔之祖以致其祭 已不祭祖 已非宗子既不祭祖 不得而祭之也 亦不得舉其祭也

小事則專達 事之小者得以自達 蓋得自達於其君 蓋得自達其事於其君之前 不俟聞於長者 長上聲下同 不待稟聞於其長 禮所

謂達官也 此禮之所謂達官 謂其官得自達其事 所謂達官之長者 又有謂達官之長者 得自達之長也 得自達之長官也 所謂官師者 又言所謂官師云者 次其長者也 其位又下於長者也 然則語轉達官之長 謂之達官之長者 以三命以上 命有八命至三命 公侯以上三命以上達官之長是 官師則中士而再命 官師則是再命以上官 上士為之 士為之 庶士則下命為可知 庶士則是一命者也 下而飲者 此言射也射之為法揖讓而升堂射畢則揖而下與不勝者行飲酒之禮 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 乃是揖不勝者使之升堂取觶自下堂而立飲 也其爭也 其所謂爭非以力而爭也 爭為謙讓而已 不過爭習謙恭

是識之實而已

乾稱篇第十七 此篇論佛老之虛寂不知吾道之不滯於一偏

浮圖明鬼 浮圖佛氏也其擇明鬼之一宗 謂有識之死 言人之死也神識不死 受生循環 復寓形而受生如環之轉 遂厭苦求免 遂厭人世之苦異其有識復生以求終免於死 豈知聚則為人散則為鬼是未知鬼之氣 可謂知鬼乎 以人生為妄見 人生日用無非天理之當然佛氏指為浮生幻識 可謂知人乎 是不知有人之理也 天人一物 天與人同一理 輒生取舍 乃棄人事以求天性是不知有天之理 舍上聲 孔孟所謂天 孔子孟子所言天者 彼所謂道 佛氏以為此即是道論於空寂 惑者指游魂為

變爲輪迴（賦者又指人之已死精魄游散是之謂變以爲如輪迴轉尚可復生）未之思也（是始不原也已）大學當先知天德（吾儒大學當先明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明得天德則知聖人之道）知鬼神（知鬼神之事）今浮圖極論要歸（今佛氏極談是體要歸宿之地）必謂死生流轉（實斷斷然以爲死者可以復生因轉無窮）非得道不免（必須識心見性得道而後免於死）謂之悟道可乎（指此爲覺悟乎道悟道者果若是乎）（蓋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命生死安何所厭苦大人一致何所取舍於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自其說熾傳中國（自佛氏此言盛播中土）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吾儒未能窺聖人之門牆）已爲

引取淪胥其間（已爲之引去胥溺其說）指爲大道（以爲真是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其俗習傳播於天下）致善惡知愚（以致善者惡者智者愚者）男女臧獲（婢僕婦妾也）人人著信（人人皆爲可信）使英才間氣（逸傑其人偉間生之才去聲）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自有生以來則於耳目習熟之餘）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既長則得於世人之儒者尊信之語上聲）遂冥然被驅（遂冥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以謂聖人可無所脩爲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大道可無所學習而自能知之）故未識聖人心（未曾知得聖人之精蘊）已謂不必求其迹（已言不必求其既往之迹）

未見君子志（未曾看得君子之志向）已謂不必事其文（已言不必從事於文字之間）此人倫所以不察（人之倫序所以不能究察）庶物所以不明（事物之理所以不明辨）治所以忽（治以故廢）德所以亂（德以故亂）異言滿耳（異端之說盈耳）上無禮以防其僞（說服異行上之人不能以禮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邪說異教下之人又不能遵先王之學以考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自古及今凡是偏詖淫放邪僻逃遁之言）翕然並興（聚然而起）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同出於浮圖之門）千五百年（已千有五百年矣）向非獨立不懼（苟非獨立於頹波風靡之餘而無所恐懼）精一自信（以測其學之非一以合乎理之正而毅然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而有過人之才力）何以正立其間（又何以正立於異學之中）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與之辨論其是非計度其得失耶）

體不偏滯（其體周流不偏滯於一方）乃可謂無方無體（乃可謂之無方所無體質）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若夫道則兼其體而不累於偏滯）以其兼體也（推其象體乎是道能兼體）故曰一陰一陽（故云一陰一陽陰消則陽長體無窮也）又曰陰陽不測（又云陰陽不可測度）又曰一闔一闢（又云一闔一闢闔者靜之極闢者動之始不拘於動靜也）又曰通乎

晝夜又云通乎晝夜之道通則不偏於晝夜也語其推行故曰道推行於外則總名之曰道語其不測則謂之神論其不可測則謂之神語其生生故曰易易者變易無窮論其生生則謂之易其實一物實則同一理而已指事而異名爾特指其事則有異名此乃見其體不偏滯所以無方無體也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十三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十四

書

皇極經世書邵伯溫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此依文公所取見於文集語錄者類而集之

康節先生

觀物篇言太極動靜生陰陽在天以氣言故以陰陽太少分四象在地以質言故以剛柔太少分四象

天生乎動者也未有天地先有太極天陽也生於太極之動地生乎靜者也地陰也生於太極之靜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與靜交靜與動交天地之道盡在此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者為陽故動之初則陽生動之極則陰生焉然動不能常動動之極則必靜靜者為陰故陰生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陰陽相交而天之用盡在是矣在天為氣故以陰陽言靜之始則柔生焉靜者為陰柔亦屬陰故靜之物則柔生靜之極則剛生焉然靜不能常靜靜之極則必動動者為剛故剛生一柔一剛交而地之用盡之矣柔剛相交而地之用盡在是矣在地成形故以柔剛言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盛則為太陽動之小者為少陽動之微則為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盛則為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

靜之微則為少陰 而天之體盡之矣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因動靜之小大而分陰陽太少天之體盡於此矣 靜之大者謂之太柔 靜之盛則為太柔 靜之小者謂之少柔 靜之微則為少柔 動之大者謂之太剛 動之盛則為太剛 動之小者謂之少剛 動之微則為少剛 而地之體盡之矣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因動靜之小大而分剛柔太少地之體盡於此矣體即道之謂也

觀物篇 此篇言人為衆物之宗聖為衆人之宗故窮理盡倫代天行事

人亦物也 人雖與萬物不同然亦天地一物也 聖亦人也 聖人雖與人異然亦人而已矣 有一物之物 物止一物物之小者 有十物之物 能兼十物過於一物矣 有百物之物 能兼百物過於十物矣 有千物之物 能兼千物過於百物矣 有萬物之物 能兼萬物過於千物矣 有億物之物 十萬為億能兼億物過於萬物矣 有兆物之物 十億為兆能兼兆物過於億物矣 為兆物之物 苟其能兼乎兆物 豈非人乎 是必人之一身萬物皆備於我者也 有一人之人 一人之人人之小者 有十人之人 能兼十人便過於一人矣 有百人之人 能兼百人便過於十人矣 有千人之人 能兼千人便過於百人矣 有萬人之人 能兼萬人過於千人矣 有億人之人 能兼億人過於萬人矣 有兆人之人 能兼兆人過於億人矣 為兆人之人 苟其能兼乎兆人 豈非聖乎 是必聖人

一身冠羣倫首出庶物者也 是知人也者 乃如生而為人 物之至者也 最靈於萬物故為物之至 聖也者 所謂聖人者 人之至者也 異於衆人又為人之至 物之至者 必為物之至 始得謂之物之物也 方可言衆物之中出乎物者 人之至者 必為人之至 始得謂之人之人也 方可言衆人之中優於人者 夫物之物者 夫與衆物之中而出乎物 至物之謂也 非常物之可言 人之人者 與衆人之中而高乎人 至人之謂也 非常人之可言 以一至物 以此人也 而當一至人 得此聖也 則非聖人而何 非所謂聖人乎 人謂之不聖 人或曰未聖 則吾不信也 吾不信之矣 何哉 是如何 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 蓋其天德清明獨照能以一人之心而觀萬人之心 一身觀萬身 以一人之身而觀萬人之身 一物觀萬物 由一物之微以究萬物之理 一世觀萬世者焉 於一世之間洞察萬世之事 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 又言其實天生德代天行化天無聲臭可聞聖心所發即天意之所 口代天言 聖語所宣即天不言之下布 手代天工 舉措之間陰陽之形象皆自其手出蓋代天而治天工也 身代天事者焉 宰制之下生殺予奪自其身出蓋代天而行天事也 又謂其能以上順天時 又言其上事天時 下盡地理 下盡水土 中盡物情 中則遂萬物之情 通照人事 至於人事無不洞燭 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 彌綸經綸天地

化之出入造化出入造化之進退今古今之宜行古之道進退不失
其止表裏人物者焉成己成物合內外之道噫噫嘆聖人吾不
得而目見之也聖人不世出吾不得而見之矣雖然語轉吾不得
而目見之吾雖不得而目見察其心察聖人之心觀其跡觀聖
人之跡探其體探聖人之體潛其用潛聖人之用雖億萬年
亦可以理知之也雖歷千年之久以理推尋則可知也
觀物篇此篇論上夫萬物以春夏秋冬為四府聖人盡民以易書詩春秋
為四府也
易曰周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究事物之理則能全盡此心
之理能全盡此心之理則至於與天命而無間所以謂之理者凡所言理者
物之理也是以事物之理言也所以謂之性者凡所言性者天
之性也是以上天所賦性言也所以謂之命者凡所言命者處
理性者也處理性付於人物也所以能處理性者所以能處
處理性而付於人物者非道而何又只是一陰一陽之謂道流行付與之也是
知道為天地之本乃知天地以道為本天地為萬物之本
萬物以天地為本以天地觀萬物即天地視萬物則萬物為萬
物萬物乃天地之所生只見其為數以道觀天地若以道視天地則天
地亦為萬物則天地亦在道之中之萬物道之道道之為道
盡之于天矣天之所以化生萬物故盡之于天天之道謂道天之所盡
之于地矣故地順天而行盡之于地天地之道所謂道合天地之盡
之于物矣萬物于地資生故盡之于物天地萬物之道盡
天地萬物之道合而為二盡之于人矣盡人物之性以全天地之性人之一身兼天
地萬物之道而有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人能察天地萬物之所謂道
之所以盡于人者所以全盡於人之性然後能盡民也由是推而
固之使民各盡其性謂之盡民天之能盡物天之道能盡之于物則謂之
曰昊天昊大也則名之為昊天人之能盡民人之道能盡之於民則
謂之曰聖人是為聖人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天之道與萬物
一說謂昊天與萬物異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則不得為昊天矣謂
聖人能異乎萬民言聖人之道與萬民異則非所以
謂之聖人也則不得為聖人萬民與萬物同民與物同聖人
固不異乎昊天者矣聖與天一然則語轉聖人與昊天
為一道聖人與天同為一道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天既同
一道則萬民與萬物則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亦不
外乎此一道一世之萬民一世之眾民與一世之萬物及一
世之眾物亦可以為一道既不外乎此一道則萬世之萬民
則萬世之眾民與萬世之萬物及萬世之眾物亦可以為一道

也明矣（亦不外乎此道也較然明矣）夫昊天之盡物（昊天之道盡之于物）聖人之盡民（聖人之道盡之于民）皆有四府焉（府者歸藏之地）

（皆有四者焉）昊天之四府者（四府者上夫所謂）春夏秋冬之謂也（指四時言也）聖人之四府（聖人所謂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指四經言也）

春爲生物之府（春主生故爲萬物滋生之府）夏爲長物之府（夏主長故爲萬物長茂之府）秋爲收物之府（秋主斂故爲萬物收斂之府）冬爲藏物之府（冬主藏故爲萬物歸藏之府）

號物之庶謂之萬（言物之衆則曰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又有萬其衆）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萬物生長收藏能外昊天之四府耶）

易爲生民之府（易以三皇事業皇之時猶春故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書以五帝事業帝之時猶夏故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詩以三王事業王之時猶秋故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春秋以五伯事業伯之時猶冬故爲藏民之府）

號民之庶謂之萬（言民之衆則曰萬）雖曰萬之又萬（雖有萬又有萬不同）其庶（又有萬其衆）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萬民之生長收藏能外聖人之四府耶）

昊天之四府者時也（天之所謂四府者以時）聖人之四府者經也（聖人之所謂四府以經）昊天以時授人（天則以時授乎人）聖人以經法天（聖人則以經法乎天）天人之事（曰天與人之事）當如何哉（其當何如耶）

觀物篇（此篇論皇以道化民帝以德教民王以功勸民伯以力率民以四者不同）

三皇同意而異化（三皇伏羲神農黃帝也其同則同其意而異其化）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雖是同意異化必以道然皆不出此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而天下之民亦以是道之名歸之）故尚自然（所尚者自然之化）夫自然者（自然者夫所謂）無爲無有之謂也（無所爲無所有之稱也）

無爲者非不爲也（無所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非必爲之心也）故能廣（道故廣）無有者非不有也（無所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是不求有也）故能大（其大故道極大之）廣大悉備（道兼該）而不固爲固有者（既不容心於有爲又不必然以爲有）其惟三皇乎（其三皇之治乎）

是故（語轉）能以道化天下者（以此道化天下之）天下亦以道歸焉（天下之人亦以道之名歸於皇）所以聖人有言曰（是以聖人有云）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所事而民自阜）我好靜而民自正（我崇清靜而民無不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所欲而民自淳樸）其斯之謂歟（此之謂也）

五帝同禮而異教（五帝少昊顓帝高帝堯舜也同其禮文而其教則異）同禮而異教者

必以德（雖是同禮異教，然皆不出外此德）以德教民者（夫推以德而教天下之民）民亦以德歸之（而天下之民亦以是德之名歸於帝）故尚遜（故所尚者禮遜）夫遜也者（夫所謂禮遜者）先人後己之謂也（先乎人後乎己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以天下之大傳之它人不以為輕）若素無之也（如非己所素有者）受人之天下而不為重（受天下之大於人不見其重）若素有之也（如己所素有者三者指堯舜古）若素無若素有者（授於人則若素無，受於己則若素有之）謂不己無不己有之謂也（言若素無則是不以為己有，若素有則是不以為己無）若己無己有（若己之無若己之有）則舉一毛以取與於人（凡舉一毫之輕以與於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與之者猶有吝心，得之者猶有貪心）而況天下者乎（況於天下之大授之者無吝心，得之者無貪心，其難得也）知天下之天下（蓋亦知夫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者非己之天下者，其孰能至此乎（必五帝方能至是）是故（語辭）能以德教天下者（知以德教天下之民）天下亦以德歸焉（而天下之民亦以是德之名歸於帝）所以聖人有言曰（所以聖人有云）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天下自治）蓋取諸乾坤（法諸乾坤，取諸上下之義也）其斯之謂歟（斯之謂也）三王同形而異勸（三王禹湯文武也，治象同其形者，異其勸民之方）同形異勸者必以功（雖是同形異勸）

（術皆不出此功）以功勸民者（夫推以功勸天下之民）民亦以功歸之（而天下之民亦以是功之名歸之王）故尚政（故所尚者政）夫政也者（夫所謂政者）正也（正之理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以吾之正，正其不正者也）天下之正（天下之所謂正者）莫如利民焉（無若利天下之民）天下之不正（天下之所謂不正者）莫如害民焉（無若害天下之民）能利民者正（能利其民則正）則謂之曰王矣（保民）能害民者不正（害其民則不正）則謂之曰賊矣（殘民）以剗除害（成湯放桀武王伐紂皆是剗民之賊而除其害民者）有能王即（豈是無王乎）以王去賊（以興王之師去其害民之賊）有敢非取者乎（豈是無）是謂（語辭）王者正也（言王之為能正也）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能以征伐大功正天下之不能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天下之人亦以是功之名歸之於王）所以聖人有言曰（所以聖人有云）天地革而四時成（天地變革而四時之序以成）湯武革命（湯武革夏商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上順乎天心下應乎人心）其斯之謂歟（此之謂也）五伯同術而異率（五伯秦穆楚莊齊桓晉文也，同其術而所以率民之道異）同術異率者必以力（雖是同術異率，然皆不外乎力）以力率民者（夫推以力率天下之民）而民亦以力歸之（而天下之民亦以是力之名歸之伯）故尚爭（故所尚者爭）

夫爭也者夫所謂爭者爭夫利者也專以利爲爭也取與利取與
不以義之取下亏惟見利而不見義然後謂之爭而後方謂之爭小
爭交以言小爭者則交形言語大爭交以兵大爭者則交動兵
戈爭夫強弱者也爭強弱爭也猶借夫名焉者假借夫
名進謂之曲直謂己爲直謂人爲曲夫名也者所謂名者命物正
事之稱也命於物正其事之稱利也者所謂利者養人成務之
具也養人成其事之用名不以仁名非其仁無以守業何以
守已成之業利不以義利不出於義無以居功何以居已成之功
民所以必爭之也此民爲得不淨爭五伯者五伯之人借虛

名以取實利者也不過欲借虛主之名以取天下之實利帝不足
則王爲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伯爲王不足則伯伯又不足爲伯不
足又不足則夷狄矣則不過夷狄而已若然則五伯不謂無
功於中國如此則五伯亦不可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但語
以王道則亦未也過此以往則遠矣若過此之後則夷狄遠矣周之東遷
周自平王東遷文武之功德文王武王之休功美德于是乎盡矣
至此已盡餘猶能維持二十四君尚能維周家王室不
絕猶綿綿不絕如線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夷狄之人
不敢侵害中國由五伯借名之力也皆五伯假王室之名而有功也是故

就謂能以力率天下者能以力而率天下之民天下亦以力
歸焉天下之人亦以力歸之伯所以聖人有言曰所以聖人有云
眇能視眇目之小者尚能視跛能履跛足之不正者尚能履虎
尾危履其不咥人凶而不至於傷人武人爲于大君武勇之人
能宣力於其君此喻伯者雖是率民以力然尚足以維持王室於不墜伯之力居多其
斯之謂歟此之謂也
觀物篇此篇論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之異及今古事業皆可以世數論
夫子事業不可以世數論
善化天下者善於化天下之民者止於盡道而已不過盡其道而已

善教天下者善於教天下之民者止於盡德而已不過盡其德而已
善勸天下者善於勸天下之民者止於盡功而已不過盡其功而已
善率天下者善於率天下之民者止於盡力而已不過盡其力而已
以道德功力爲化者合是四者而爲自然之化乃
謂之皇矣三皇之事也以道德功力爲教者合是四者而爲
當然之教乃謂之帝矣五帝之事也以道德功力爲勸者
合是四者而爲使然之勸乃謂之王矣三王之事也以道德功力
爲率者合是四者而爲必然之率乃謂之伯矣五伯之事也以化
教勸率爲道者總歸此四者於道乃謂之易矣易者三皇之事

業也 以化教勸率爲德者(以此四者 揔歸於德) 乃謂之書矣(書者 五帝之事業也) 以化教勸率爲功者(以此四者 揔歸於功) 乃謂之詩矣(詩者 三王之事業也) 以化教勸率爲力者(以此四者 揔歸於力) 乃謂之春秋矣(春秋者 五伯之事業也) 天地始則始焉 天地終則終焉(天地之始 此同其始 天地之終 此同其終) 始終隨乎天地者也(或始或終 惟隨乎天地而已)

○夫古今在天地之間(古往今來 於天地之中) 猶旦暮也(旦則必暮 暮復爲旦) 以今觀今 則謂之今矣(自今時以視今 則言可也) 以後觀今(由後世而視今) 則今亦謂之古矣(則今亦爲古矣) 以今觀古(由今日而觀往古) 則謂之古矣(則以古言可也) 以古自觀(以往古而自觀) 則古亦謂之今矣(當古之時 亦自謂之今) 是知古亦未必爲古(是知不特古之可謂之古) 今亦未必爲今(不特今之世 可謂之今) 皆自我而觀之也(此皆自我而觀 而謂之古今也) 安知千古之前 萬古之後(萬古已後) 其人不自我觀之也(又焉知千古之前 其人獨不由我觀之耶)

○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自古以來 爲一世之君者) 其命有四(其爲命凡四) 一曰正命(第一則爲正命 命謂得天命之正 皇之事也) 二曰受命(第二則爲受命 受命謂傳襲之命 帝之事也) 三曰改命(第三則爲改命 改命謂易代而爲君 王之事也) 四曰攝命(第四則爲攝命 攝命謂已有正者 行其命令 伯之事也)

正命者(正命謂之) 因而因者也(因天命而爲我之命 因以爲者也) 受命者(受命謂之) 因而革者也(因傳襲之命 革於我者也) 改命者(改命謂之) 革而因者也(改前代之命 因而爲君者也) 攝命者(攝命謂之) 革而革者也(則又改而又改者也) 因而因者(因其可因) 長而長者也(正是陽長之時 又長 長上聲下同) 因而革者(因而有所改) 長而消者也(則是長之時而又消也) 革而因者(改而後因) 消而長者也(則是既消之後 復長之時也) 革而革者(改而又改) 消而消者也(則是既消之後 又消之時也) 革而革者(又改而又改) 一世之事業也(不過一時之事業) 革而因者(改而後因) 十世之事業也(可爲十世之事業) 因而革者(因之中有所改) 百世之事業也(是又可爲百世之事業) 因而因者(因其可因) 千世之事業也(乃千世之事業) 可以因則因(可因則用) 可以革則革(可改則改 革必以道 不以命) 者 萬世之事業也(其事業可於萬世) 一世之事業者(事業於一世止) 非五伯之道而何(此五伯以力是者也) 十世之事業者(事業可傳於十世) 非三王之道而何(此三王以功勸者也) 百世之事業者(事業可及於百世) 非五帝之道而何(此五帝以德教者也) 千世之事業者(事業著於千世) 非三皇之道而何(此三皇以道化者也) 萬世之事業者(至於事業及於萬世之遠) 非仲尼之道而何(非自

夫子天生聰明聖知道統之傳綿綿不已蓋未易以達詆是知皇帝王伯者是知曰皇曰帝曰王曰伯命世之謂也隨世而得名者也仲尼者如夫子者不世之謂也不世出者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人孰不知夫子之為夫子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夫子之所以為夫子人不知也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下欲知夫子之所以為夫子則可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如欲知夫子之所以為夫子則捨天地將奚之焉非天地之大不足以名之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人孰不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人不知也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不欲知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則可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如必欲知其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則自動靜之外不足以觀之夫一動一靜者動為陽靜為陰一動一靜周流不滯天地至妙者歟乃天地之至妙處一動一靜之間指坤復言也坤陰方靜復陽未動於此一動一靜之間乃太極也天地人至妙至妙者歟天地本立此以運化人心本立此以復靈豈非三才之至妙至妙者乎是故韓語知仲尼能盡三才之道者則夫子盡說三才之道則夫子一太極也謂其行無轍跡也乃語其道運行無迹也尤太極之周流不滯也故有言曰云故有予欲無言吾欲無所言又曰又云天何言哉天亦無言四時行焉四時自行百物生焉百物自生此即太極主靜之意其斯之謂歟此之謂也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十四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十五

皇極經世書

觀物篇

(此篇論皇帝王伯之道無窮及漢唐秦楚好生好殺之異)

孔子贊易自羲農而下(夫子贊述周易自伏羲神農以降)序書自堯舜而下(序尚書自堯舜帝而降)删詩自文武而下(删毛詩自文王武王而降)脩春秋自桓文而下(脩春秋自齊桓晉文而降)自羲農而下祖三皇也(以皇為祖)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以帝為宗)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以王為子)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以伯為孫非真有祖宗孫之別但言其等第耳)祖三皇尚賢也(以皇為祖以其能推尚賢者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以帝為宗亦以其能推尚賢者也)三皇尚賢以道(三皇之尚賢尚其道也)五帝尚賢以德(五帝之尚賢尚其德也)子三王尚親也(以王為子以其能尚其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以伯為孫亦以其能尚乎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三王之尚親尚其功也)五伯尚親以力(五伯之尚親尚其力也)嗚呼(嗟嘆)時之既往(時之已邁)億萬千年(閱歷滋久)時之未來(時之未至)亦億萬千年(綿綿不窮)仲尼中間(夫子於斯既往未來之中)生而為人(生於世而為人)何祖宗之寡(祖宗之少為羲農堯舜也)而子孫之多也(子孫之多為三王五伯也)此所以重贊堯舜至禹(是以深贊美堯舜以至大禹)曰禹吾無間然矣(無間無罅隙也無間言吾於禹無罅隙之可議也間去聲)

○仲尼後禹千五百年(夫子之生後大禹千五百年)今之後仲尼(此康節自言也今我後夫子而生)又千五百餘年(又是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德仲尼(雖不敢自儕夫子而比其德)上贊堯舜禹(上贊美二帝一王之聖德)豈不敢如孟子上贊仲尼乎(又豈不能學孟軻氏上贊美夫子耶)人謂仲尼惜乎無土(人皆以為夫子未有土)吾獨以為不然(我獨以為不如此)匹夫以百畝為土(匹夫以百畝之地為其土)大夫以百里為土(大夫則以百里之地為其土)諸侯以四境為土(諸侯則以四境之地為其土)天子以四海為土(至如天子則以天下為其土)仲尼以萬世為土(夫子雖無土地然其道可行於萬世則萬世皆其土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也(如此則孟軻謂自天地生萬民以至於今未有若夫子之道)斯亦不為之過矣(大哉斯言亦未為過)夫人不能自富(富非人之所能也)必待天之與之富然後能富(必須天命之富則富矣)人不能自貴(貴非人之所能也)必待天之與其貴然後貴(必須天命之貴則貴矣)若然則富貴在天也(富與

實皆本於天 非在人也 非人之所能也 有求而得者 固有求而遂其欲者 有求而不得者矣 又有求而不遂其欲者矣 是繫乎天者也 皆天之所為也 功德在人也 功與德則在乎人 不在天也 不係乎天 可脩而得之 脩則有功有德 不脩則不得 不脩則安有功德耶 是非繫乎天也 此非本諸天者也 繫乎人者也 人實為之也 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者 人有求而可得富貴 求其可得者也 夫可得者固已求 非其可得者 其不可得者 非所以能求之也 雖求之亦未必可得 此非有天命者在乎 昧者不知 昏昧者不察 求而得之 見可求而得者 則謂其己之能得也 則曰吾之所能得 故矜之 咲誇其得於人焉 求而不得 見有求而不得 則謂其人之不與也 則曰彼人之不與於己 故怨之 遂咎其不得於人 如知其己之所以能得 若果知我之所可得 人之所以能與 人之所必與 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耶 則亦必有所止矣又安至不量耶 量去聲 天下至富也 富有天下非至富乎 天子至貴也 貴為天子非至貴乎 豈可妄意求而得也 此非妄意者可以求而得也 雖曰天命 雖是天命所屬 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 亦未有不世積其功世累其行而致 行去聲 聖君艱難以成之 聖主艱苦以成其業 庸君暴虐以壞之 庸主酷虐以墜其業 是天毀 此是天為之耶 是人

毀之耶 抑人為之耶 是知人作之咎 乃知人自作孽 固難逃已 不可避 天降之災 天降其殃 擁之奚益 乃欲擁去何益哉 積功累行 積其功累其行 君子常分 此君子之常分 分去聲 非有求而然者 非有所為而為之也 有求而然者 有所為而為 所以謂利乎仁也者 是知其求可得而為之則為利仁之事 利仁者知仁之為善而行之也 君子安有餘事於其間哉 君子之人行所當然何所用力於其中哉 然而 轉語辭 有幸不幸者 又有不幸而被禍又有幸而得福者 始可以語命也已 此乃可繩之於命也

中原之地 中原之土地 方九千里 四方凡九千里 古不加多 古不能增多 而今不加少 今不能少 然而 轉語辭 有祚長祚短 前後人主所享國祚有長有短 地大地小者 所得土地有小有大 攻守異故也 所以然者或攻或守其勢異也 自三代以降 自夏商周而下 漢唐為盛 至于漢唐為極盛 秦界乎周漢之間矣 秦則界於周漢之中 秦始乎穆公 秦自繆公始伯 中乎孝公 孝公繼則有 終乎始皇 極乎始皇 起乎西戎 本起自西方之戎 遷乎岐山 遷居於岐山之地 徙于咸陽 又徙都于咸陽 兵瀆宇內 用兵瀆亂海宇 血流天下 血流於天下 并吞四海 吞并六合 更革今古 取今古之法制革而新之 雖不能比德三代 雖不可比三代之德 非晉隋可同

年而語也（可與並論亦非齊商代）其祚之不永（止於二世秦術不長）
得非用法太酷（皆因於任刑）殺人之多乎（殺人猶刈草菅也）
所以仲尼序書（其以夫子序書）終於秦誓一事（辛于秦誓蓋取）
其贖商之悔 其意不亦遠乎（其意豈不深且遠哉）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人有好生之心是即生之徒）好（去聲下同）
好殺者死之徒也（人有好殺之心即死之類）周之好生以義
（紂為炮烙之刑以毒天下武王不忍人之心從伐義而誅之是好生以義）漢之好生
也亦以義（秦視民命如刈草菅漢高帝不忍人之心仗義而誅之是好生亦以義）
秦之好殺也以利（秦尚殺戮務境土貪是好殺以利）楚之好殺
也亦以利（項羽專殺代欲霸天下是好殺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
義（周室好生出於義）而漢且不及（漢亦以義但不及周）秦之好殺
也以利（秦皇好殺出於利）而楚又過之（楚好殺甚於秦）天之
道（上天）人之情（衆人之心）又奚擇於周秦漢楚哉（擇向
於周漢則歸之秦楚則去之）擇乎善惡而已（所擇者周漢好生則為善秦楚
好殺則為惡也）是知善也者（乃知善之一字）無敵于天下（天下莫與
之爭）而天下共善之（天下之人共以善名歸之）惡也者（惡之一字）亦
無敵于天下（天下莫與爭）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下之人亦共
以惡名歸之）天之道（上天）人之情（衆人之心）又奚擇於周

秦漢楚哉（何擇於周漢之君而惡夫秦楚之君）擇乎善惡而已（擇亦其孰善孰惡而已耳）

觀物篇（此篇論帝主受禪與創之際君子小人雜進之難人情利害之眞僞風化操之實）

昔者孔子（昔夫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論堯舜之揖遜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論湯武之征伐革命則云順天之心應人之心）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自古及今凡帝主受命之道斯言盡之矣）堯禪舜以德（堯授舜以天下以其有重華之德）舜禪禹以功（舜授禹以天下以其有平水之功）以德帝也（以德而授帝者之事）以功亦帝也（以功而授亦帝者之事）然而德下一等（下於德一等）則入于功矣（則歸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湯征夏桀但言放逐）武伐紂以殺（武誅殺紂明言曰殺）以放王也（放逐者王者之事）以殺亦王也（殺戮者亦王者之事）然而（轉語辭）放下一等（下於放一等）則入于殺矣（則歸於殺）是知時有消長（乃知時則有消而有長）長（去聲）事有因革（事則有因而有革）前聖後聖（堯舜禹湯武主）非出於一塗哉（豈非共一塗轍者耶）

天與人相與表裏（天道人道二者相因）天有陰陽（天之有陰有陽）

爲陽則正陰則邪 人有邪正 邪正即人之有邪正也 邪正之由 人之所以邪正者 繫乎上之所好也 上之君也在於上之人 上好德則民用正 上之人好德則民罔不正 上好佞則民用邪 上之人好佞則民罔不邪 好去聲下同 邪正之由有來矣 邪正無不有所自來 雖聖君在上 雖以聖人在位 不能無小人 豈能盡無小人 是難其爲小人 但爲小人者難肆其志 雖庸君在上 雖以庸主在位 不能無君子 豈能盡無君子 是難其爲君子 但爲君子者難行其道 自古聖君之盛 自古人君聖哲之極 未有如唐堯之世 未有過於唐堯 君子何其多耶 君子之人甚多 時非無小人也 一時豈能盡無小人 是難其爲小人 但小人則難肆其志 故君子多也 君子之多 所以雖有四凶 是以雖有共工驩兜三苗伯鯀四者之凶惡 不能肆其惡 放流竄殛不得以逞其爲惡之心 自古庸君之盛 自古人君庸暗之甚 未有如商紂之世 未有過於商紂 小人何其多耶 衆小人之甚多 時非無君子也 一時豈能盡無君子 是難其爲君子 但君子則難行其道 故小人多也 故小人之多 所以雖有三仁 是以雖有箕子比干微子三數仁賢 不能遂其善 道身剖心不使之得以遂其爲善之志 是知君擇臣 乃知爲君而擇乎臣 臣擇君者 爲臣而擇乎君 是繫乎人也 此皆在乎人者也 君得臣 爲君而得乎臣

臣得君 爲臣而得乎君 是非繫乎人也 此則非人之所能爲繫乎天者也 皆天開遇合之會也 賢愚人之本性 或賢或愚性一定 利害人之常情 趨利避害人情皆然 虞舜陶于河濱 陶冶於河濱之所 傳說築于巖下 築版築也 說築于傳巖之野 天下皆知其賢 天下之人皆知其有賢德也 而百執事不爲之舉者 在朝百官皆莫之薦者 利害叢于中 利害叢之於心中 而矛戟森于外 矛戟兵器森然排立遂見於外 使之然也 一利害之心使然耳 吁 嘆語 又安知有虞舜之聖 又豈知舜爲聖人 而傳說之賢哉 傳說爲賢人 河濱非禪位之所 河濱非傳禪之地也 巖下非求相之方 巖下非求相之所也 昔在億萬人之下 向則處於衆人之下 今在億萬人之上 今則位於衆人之上 相去一何遠也 其相去何其遠如此也 然而 轉語 必此云者 必如此言者 貴有名者也 人亦貴其有善名也 天下將治 世道將泰 則人必尚行 則人人皆崇尚行檢 行去聲 天下將亂 世道將否 則人必尚言也 則人人崇尚言語 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 崇尚行檢則厚朴實之俗成 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 崇尚語言則詭譎詐之俗勝 天下將治 世之欲治 則人必

尚義也(則人人皆崇尚禮義)天下將亂(世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則人人皆崇尚利欲)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崇尚禮義則謙卑恭遜之俗成)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崇尚利欲則攘取爭奪之風行)三王尚行者也(三王所尚者行而已)五伯尚言者也(五伯所尚者言而已)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行則必歸於義)尚言者必入於利也(尚言則必歸夫利)義利之相去(二者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其何遠哉)

言之於口(以口言之)不若行之於身(不如以身行之)行之於身(以身行之)不若盡之於心(不如以心全之)言之於口(以口言之)人得而聞之(有耳者皆可聞也)行之於身(以身行之)人得而見之(有目者皆可見也)盡之於心(全之于心)神得而知之(神推明得而知也)人之聰明(人性之聰明)猶不可欺(尚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況於神之聰明者耶)是知無愧於口(乃知言於口者無愧)不若無愧於身(不如行於身者無愧)無愧於身(行於身者無愧)不若無愧於心(不如存於中心者無愧)無口過易(故口無過言爲易)無身過難(身無過動爲難)無身過易(身無過動爲易)無心過難(心無過思爲難)心既無過(心既無過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何難之有(凡皆無所難也)吁(嘆語)安得無心過之人(又安得於心無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而與之同論心學哉)是知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乃知聖人純乎天理無有已過)謂其善事於心者也(不過能從事乎盡心之道耳)

觀物篇之(此篇論帝王伯狄有等第分死生正與不正之別云)

仲尼曰(夫子云)韶盡美矣(既韶舜樂名盡其美)又盡善也(又盡其善)武盡美矣(武武王樂名既盡其美)未盡善也(未能盡善)又曰(又云)管仲相桓公(管仲相齊桓公 相去聲)霸諸侯(爲諸侯伯)一正天下(一正定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民至于今皆受管仲之賜)微管仲(若無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民皆被髮衣衽而爲夷狄之俗)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乃知武王雖不及舜既盡美又盡善)以其解天下之倒垂(但天下苦於紂之害而武王撥亂反正猶倒垂之勢得其解)則下于舜一等耳(只是下於舜一等)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齊桓公雖不及武王之上應乎天下順乎人)以其霸諸侯(但以其能霸服諸侯)一正天下(一定天下)則高于狄遠矣(則勝於夷狄亦甚遠矣)以武比舜(以武王與帝舜比)則不能無過(一是揖讓而得天下一是征伐而有天下則武不及舜)比桓則不能無功(若比齊桓則功實過之)以桓比狄(以齊桓與狄人比)則不能無功(若非齊桓一正天下則民皆爲夷狄因爲有功)比武則不能無過

若比武王應天順人則其咸霸天下咸公不及武漢民則宜去乎其武
咸之間矣漢興則在於武三齊桓之也是時也于此之時非會天
下民迷還天下百姓厭秦之暴且甚厭秦室閔之極雖十劉
季百子房雖十漢高祖之爲君百張良之爲輔其如人心之未易
何其奈人心之未去秦何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自古及今之時雖有
異民好生惡死之心則不異也斯民喜生惡死未嘗不同
並去聲自古殺人之多自古殺戮之衆未有如秦之甚若蘇若
秦之極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天下之人安從而苦厭之夫殺人
之多殺戮之衆不必以刃不以利刃謂天下之人以謂人民之衆

無生路可趨也無可趨生之路而又況以刃多殺天下
之人乎況於以利刃而骨殺于民者邪秦二世萬乘也以余之世皇
帝以天子萬乘之其□去聲下同求爲黔首而不能得欲爲百姓而不
可得史趙高使閻樂弑二世二世願爲黔首閻樂弗許黔首百姓也漢劉季匹夫
也漢高祖起於泗上狩一匹夫免爲元首而不能已元首君也取在
人上之義故免萬天下君而不能得萬乘匹夫天子與一夫相去有間
矣其相去有等夷矣間去聲而有時而代之者而或有以匹夫而代萬乘
者謂其天下之利害以天下之大利大害有所係之耳所有
閒係之之也天之道上天之命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非是禍於

萬乘之君而福於一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蓋無道者降殃
有道者則獲福也人之情衆人之心非去萬乘而就匹夫也
非是舍天子而就一夫也謂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蓋無道則去之
有道則歸之也萬乘與匹夫天子與一夫相去有間矣其相去有
等夷矣然而轉語辭有時而代之者或有以一夫而代萬乘者謂
其直以天下之利害亦以天下之大利大害有所係之耳
有所關係之也
任天下事易以天下事自任人所易也死天下事難因天下事致死
人所難也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倘易成天下事難死而能成天下

之事難也苟能成之誠能成天下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
何必計較此身之生死如其不成如不能成天下事雖死矣蓋縱死
亦何所補況其有正不正者乎況有得其正而死與不得其正而死乎
與其死於不正與其死於不得其正孰若生于正又豈如得其正
而生與其生于不正與其生而不得其正孰若死于正又豈如得
其正而死在乎智者之一擇焉在乎有識者決擇於斯死固可
惜一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苟能成天下之事雖死何憾如
其敗天下之事其或不能成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責雖死
何足以塞其責生固可愛人之生固可樂貴乎成天下之事

也(苟能成天下之事其生亦榮)苟其敗天下之事(其成不能成天下之事)生何以收功(雖生何足以嘆)噫能成天下之事(既能成其事於天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生而又得其正)非漢之絳侯(豈非漢室之周勃呂后稱制諸呂作難勃起而誅之)唐之梁公而何(又豈非唐之狄仁傑武后專制外戚擅寵仁傑起而誅之)微斯二人(無此二人)則漢唐之祚(劉氏李唐之運祚)或幾乎移矣(殆將絕而移之它人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豈如世人生死俱不能成事如堯夫詩所謂毀知處過死萬遍恰似不曾生一般也)未虛生虛死者(夫豈虛生虛死之人)譬之蕭艾(正如蕭艾草偃生偃死)豈移智者(豈有智識之人)不達

於其間矣(不免身於草生虛死之中也)

觀物篇(此篇言人道所行有邪正之不同)

行之正則正(所行既正斯無不正)行之邪則邪(所行既邪自無不邪)邪正之間(人介乎邪正二者之中)有道在焉(正則為正道邪則為邪道)何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其以知其然耶)君行君事(君主於仁)臣行臣事(臣主於敬)父行父事(父主於慈)子行子事(子主於孝)夫行夫事(夫主於和)妻行妻事(妻主於柔)君子行君子事(君子則篤君子之行)小人行小人事(小人則習小人之習)中國行中國事(中國有中國之道)夷狄行夷狄事(夷狄安夷狄之俗)謂之

正道(不相侵奪各得所安此謂之正也)君行臣事(君為臣之事)臣行君事(臣為君之事)父行子事(父為子之事)子行父事(子為父之事)夫行妻事(夫為妻之事)妻行夫事(妻為夫之事)君子行小人事(君子為小人之事)小人行君子事(小人為君子之事)中國行夷狄事(中國為夷狄之事)夷狄行中國事(夷狄為中國之事)謂之邪道(倒行逆施背其常此謂之邪)至于三代之世治(及夏商周之世皆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皆由正人倫以為道也)三代之世亂(至于末世皆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為道也(皆由亂人倫以為道也)後世慕三代之治世者(後世慕夏商

周之治)未有不正人倫者也(有不正則人倫未)後世慕三代之亂世者(後世之亂世與桀紂)未有不亂人倫者也(人倫未有不亂)自三代而下(自夏商周而降)漢唐為盛(漢唐之世為盛)未有不由治而興(其興則以治人倫而興)亂而亡(其亡則以亂人倫而亡之)其興也(當其興盛)未有不由君道盛(蓋以君道常盛)父道盛(父道常盛)夫道盛(夫道常盛)君子之道盛(君子盛)中國之道盛(中國盛是皆正道故興)其亡也(當其衰亡)又未始不由臣道盛(蓋以臣道盛於君)子道盛(子道盛於父)妻道盛(妻道盛於夫)小人之道盛(小人盛於君子)夷狄之道盛(夷狄盛於中國是皆

邪道故亡。噫嘆語二道對行邪正並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邪何為治之日少亂之日多君子少而小人多邪君子之人少小人之類多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陽止一畫而陰有二畫而為善者常少為惡者常多天地尚由是道而生天地尚因是道以生況其人與物乎何況於人物人者物之至靈者也人有識有知為萬物之最靈物之靈未若人之靈物雖有知未若人之至靈尚由是道而生物自尚因道以生又況人靈于物者乎又況人靈於物有耶是知人亦物也乃知人亦天地中之一物也以其至靈但以其心為最靈物謂之人也所以列於庶物之中而謂之人乎

觀物篇此篇言聖人以天下之耳目心口為耳目心口故至于神至聖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是書以觀物名篇者非以目觀之也非實有假於目以觀之非觀之以目既不以目觀而觀之以心也則所觀者以此心非觀之以心既非以心觀而觀之以理也則所觀者理而已天下之物天下之萬物莫不有理焉皆有其理莫不有性焉其理具於性莫不有命焉而性皆出於命所以謂之理者曰理云者窮之而後可知也必窮極而後能知其理所以謂之性者曰性云者盡之而後可知也必盡其妙而後能知之所以謂之命者曰命云者至之而後可知

也必推而至之而後能知之蓋理即性之所具性即天之所命緣窮得理便盡得性便知天之所以予我者一事一時並了初無次第也此三知者理性命三者之知天下之真知也是為真知雖聖人無以過之也是雖聖人亦不過如是而過之者而有越于此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非聖人事也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鏡之所以光明者以不蔽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言其能照萬物之形雖然轉語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鏡之照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不如水之能合天下之物形雖然轉語水之能一萬物之形水之照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

也又不如聖人能合萬物之情而一之也聖人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聖人所以能合萬物而一其情者謂其能反觀也言其能反而觀之也所以謂之反觀者夫所以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己而觀萬物不以我觀者既不以己觀萬物以物觀物之謂也是即物察物也既能以物觀物既即物而察物又安有我於其間耶則其理見其有我之一分是知我亦人也乃知己人即是我人亦我也人即是己我與人皆物也己與人皆未離於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天下之人與己一理則因天下之見為見其目無所不觀目自無所不見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

（合天下之耳爲聞）其耳無所不聽（耳自無所不聽）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以天下之口爲口）其口無不言矣（口無所不言）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以天下之心爲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心無所不慮）夫天下之觀（合天下以爲觀）其于見也（見無不見）不亦廣乎（豈不甚廣）天下之聽（合天下以爲聽）其于聞也（聞無不聞）不亦遠乎（豈不甚遠）天下之言（合天下以爲言）其于論也（言無不言）不亦高乎（豈不甚高）天下之謀（合天下以爲謀）其于樂也（樂其所樂）不亦大乎（豈不甚大）其見至廣矣（見廣）其聞至遠矣（聞遠）其論至高矣（論高）其樂至大矣（樂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能爲此四者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而此心無所爲）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豈不神之至聖之至乎）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十五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十六

皇極經世書

觀物外篇上

（此篇論太極生生之理陰陽消長之機天地高下之別）

天數五（天數有五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地數有五二四六八十也見易係辭）合而爲十數之全也（合天五地五之數則爲十矣）天以一而變四（天以一而變爲四一即太極四即四象太陰太陽少陰少陽也）地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變爲四一即太極四即四象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也）四者有體也（陰陽剛柔各有定體）而其一者無體也（太極周流不滞故無定體）是謂有無之極也（是所謂无極而太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天之體數四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也而用之者三天地人也）不用者一也（而其不用者有一道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地之體數亦四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也而用之者亦三天地人也）不用者一也（而其不用者有一道也）是故無體之一（上文所謂一者無體）以況自然也（是太極爲生陰陽之本運行無迹自然而然也）不用之一（上文所謂不用者一）以況道也（是陰陽運行剛柔摩盪是道立乎其中而爲之主也）用之者三（上文所謂用者三）以況天地人也（是上天下地中兩閒而爲皆不外乎此理也）

陽爻晝數也晝以爲陽故易之陽爻爲晝數陰爻夜數也夜以爲陰故易之陰爻爲夜數天地相銜天包乎地地載乎天陰陽相交陰交於陽陽交於陰故晝夜相雜晝而夜夜復晝交相雜剛柔相錯剛而柔柔而剛交相錯綜春夏陽多也春乃陽之始夏乃陽之極陽之分數多故晝數多夜數少故晝刻長而夜刻短秋冬陰多也秋乃陰之始冬乃陰之極陰之分數多故晝數少夜數多故晝刻短夜刻長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乾至泰共八卦一卦六畫四分之則八六四十八也一分爲陰所剋自乾而泰陽三十六畫陰十二畫此所謂一分爲陰所剋也坤四十八而四分之坤至否共八卦一卦六畫四分之則八六四十八也一

分爲所剋之陽也自坤至否陰三十六畫陽十二畫此所謂一分爲所剋之陽太極既分當以經出八卦兩者自太極而生出夫兩儀立矣兩儀即一陽一陰皆由是而生陽下交於陰陽位乎上故不交陰陰上交於陽陰位乎下故上交陽四象生矣陰陽相交而爲陰陽之畫者凡四是生四象陽交於陰然四象有二有天之四象有地之四象在天以氣言故曰陰陽在地以質言故曰柔剛故陽下而交於陰陰交於陽陰上而交於陽而生一陽一陰者凡四居於右之上而生天之四象是爲太陽太陰少陽少陰而爲天之四象剛交於柔剛下而交於柔柔交於剛柔上而交於剛而生一剛一柔者凡四居於左之上而生地之四象是爲太剛太柔少剛少柔而爲地之四象於是

八卦成矣陰陽相交剛柔相錯而八卦之畫以成八卦相錯八卦交相錯綜然後萬物生焉而後萬物生生不息一分爲二一爲太極生一奇一耦者二是爲兩儀二分爲四二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者二則爲四象四分爲八四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者四則爲八卦八分爲十六八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者八則爲十六十六而爲三十二十六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者十六則爲三十二三十二而爲六十四三十二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者三十二則爲六十四矣此即文公易學啓蒙觀之可知故曰分陰分陽故言陰陽分別迭用柔剛柔剛雜揉易六位而成章也卦各六位粲然有文也十分爲百以十分百百分爲千以百分千千分爲萬

以千分萬猶根之有幹譬之本然自本根而幹幹之有枝自幹而枝枝之有葉自枝而葉愈大則愈小起大則越小愈細則愈繁起細則越繁合之斯爲一合而觀之同一根本是即六十四卦之歛爲太極也衍之斯爲萬數而衍之有萬枝節是即太極之分爲六十四卦也是故韓語乾以分之乾者陽之極分而爲陰坤以翕之坤者陰之極主於翕聚震以長之震乃陽之始生長上聲巽以消之巽乃陰之始消始長以復卦爲震宮之卦陽初生也始消以姤卦爲巽宮之卦一陰始生也長則分由一陽之長至六陽則分分則消陽分爲陰則陽如消消則翕也自一陰之消至於六陰則翕矣

震始交陰而陽生 震宮一陽下生接坤 巽始消陽而陰生 巽宮一陰下生接乾 兌陽長也 兌二陽生於下故曰長 長上聲 艮陰消也 艮二陰生於下故曰消陰消陽也 震兌在天之陰也 震二陰兌一陰在陽左一邊陽爲天故曰在天之陰 巽艮在地之陽也 巽二陽艮一陽在陰右二邊故曰在地之陽 故震兌上陰而下陽 此二卦陰居上陽居下 巽艮上陽而下陰 此二卦陽居上陰居下 天以始生言之 氣循環自復至乾爲陽生物之始 故陰上而陽下 故震兌二卦陰居上陽居下 交泰之義也 有陰陽交泰之道主動而言太極之用所以行 地以既成言之 自姤至坤爲陰成物之終也 故陽上而陰下 故巽艮二卦陽居上陰居下 尊卑之位也 爲尊卑一定之位主靜而言太極之體所以立此即先天八卦圓有最分曉

無極之前 言自巽消以至坤翕 陰含陽也 靜之妙也 有象之後 言自震長以至乾分 陽分陰也 動之妙也 陰爲陽之母 坤母道坤陰極而一陽生故曰爲母 陽爲陰之父 乾父道乾陽極而陰生故曰爲父 故母孕長男而爲復 坤盡爲復故有母孕長男之象 父生長女而爲姤也 乾盡爲姤故有父生長女之象 是以陽起於復 所以陽萌爲復 而陰起於姤也 陰萌於姤也 天圓而地方 天體圓而動地體方而靜 天南高而北下 天之形南高北垂 是以望之如倚蓋焉 故望之如傘之斜倚 地東南下而西北高 地之勢東南低下而西北最高 是以東南多水 惟其下衆水所聚故多水 西北多山也 推其高土石融結故多山 天覆地 天蓋乎地 地載天 地承乎天 天地相函 天之氣歸結於地下而地不陷地之氣上騰於天而天道以成天與地相包函 故天上有地 地在天之中故云天上有地 地上有天 天下覆於地故云地上有天 天奇而地耦 天數奇地數耦 是以占天文者 所以占天者 觀星而已 但求諸星 察地理者 察地者 觀山水而已 但求之山水 觀星而天體見矣 觀星則天之大體可見 觀山水而地體見矣 觀山水則地之大體可見 天體容物 天之體在乎容物故星辰之類皆在焉 地體負物 地之體在乎載物故草木虫魚之類皆在焉 是故 轉語 體幾於道也 體即道之謂也 極南大暑 極南陽明之地故大暑 極北大寒 極北陰凝之地故大寒 故南融而北結 故南方陽氣之融明而北方陰氣之凝結 萬物之死地也 陰氣凝結則爲萬物肅殺之所 夏則日隨斗而北 夏則斗運在北而柄指南故言隨斗而北其晷長 冬則日隨斗而南 冬則斗運在南而柄指北故隨斗而南其晷短 故天地交而寒暑和 天地之氣交則當寒而寒當暑而暑各得其和 而物乃生也 寒暑和則四時不失其序萬物各遂其生

理矣

陽得陰而為雨陽氣得夫陰則為雨而降陰得陽而為風陰氣得夫陽則為風而飄揚而為風蒸而為雨皆在天之氣故以陰陽言剛得柔而為雲剛與柔遇則為雲而升柔得剛而為雷柔與剛遇則為雷而震出雲雷出地奮皆在地者也故以柔剛言無陰則不能為雨陽而非陰則不能為雨無陽則不能為雷陰而非陽則不能為雷雨柔也而屬陰雨柔類也則屬乎陰陰不能獨立獨陰不成故待陽而後發故必得陽則發達蒸為雨而降雷剛也而屬陽雷剛物也則屬乎陽陽不能自用獨陽不倡必待陰而後發也故必得陰閉塞則奮擊為雷而震

天之陽在南陽在天則盛於南方故日處之也故日臨其方也地之剛在北剛在地則極於北方故山處之故山居其方也所以地高西北此所以地之勢西北最高天高東南也天之形東南最高

觀物外篇下此篇係統論性與形氣之妙易書諸處之疑

心為太極心指人得是理以為一身之主而言又曰道為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

先天之學心也先天之學非可言傳當以心意而領會後天之學迹也後天之學文字可著故有形迹可見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出而有為生入而無則死此皆陰陽屈伸之所為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以天地生萬物萬物本於天地之所生則以萬物為萬萬物直萬物耳以道生天地天地本於道之所生則天地亦萬物也則天地亦不過道中之萬物耳

凡人之善惡人之為善為惡形於言不特見之言語之間發於行著之躬行之際行去聲人始得而知之皆在人耳目之前故人方知其善惡萌諸心只是心之所萌發於慮念之所發鬼神已得而知之鬼神先已窺其蘊此君子所以謹獨也獨者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處此君子所以必致謹也

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屬陽形屬陰魂屬陽魄屬陰氣盛則魂盛形盛則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氣衰則魂亦衰形衰則魄亦衰魂隨氣而變故魂每隨其氣以運動魄隨形而止魄每隨其形以有無故形在則魄存此形存則此魄與之俱存形化則魄散此形散則此魄與之俱散

人之畏鬼已死為鬼人之畏乎鬼亦猶鬼之畏人亦如鬼之畏乎人人積善而陽多善陽之類人苟積善則陽明用事鬼益畏之矣鬼陰類也安敢與陽敵宜其畏之也積惡而陰多惡陰之類人苟積惡則陰用事鬼弗畏之矣鬼亦陰類安得不與陰敵宜其弗畏也大人者

與鬼神合其吉凶 太微之人順理而行禍福將至必先知之自與鬼神合吉凶

夫何畏之有 果何所懼哉 夫 扶

物理之學 人之爲學窮事物之理 或有所不通 始支心未能透徹 不可以強通 不可強求其透徹 強 上聲 強通則有我 強通則我私也 必有私意 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 纔有私意必不合理而流於不正矣

天易根於乾坤 易之卦皆自乾坤推出故始於乾坤 而生於姤復 乾之初陰之姤復爲陽之始易不過曰陰陽變易而得名故生於此 蓋剛交柔而爲復 坤六陰之柔而爲復以一陽之剛交於 柔交剛而爲姤 姤以一陰之柔交於乾六陽之剛而爲姤 自玆而無窮矣 一陰生至於六陰一陽生至於六陽 六陰六陽易爲體變易爲用 六十四卦生生無窮矣

夫聖人之經 夫子作經 渾然無跡 渾淪無跡之可指 如天道焉 正猶天道之生殺不見其生殺之跡 故春秋錄實事 故春秋一經紀錄其實事 實事善惡如春之生物則惡如秋之殺物 而善惡形於中矣 善惡皆在其中即天道也

凡處失在得之先 凡處事先失後得 則得亦不喜 則雖得之亦不爲喜 若處得在失之先 若先得後失 則失難處矣 則爲害之有素瞿然失之誠難處矣 必至於隕獲 必至於困迫失志 隕獲二字出禮記儒行

人必內重則外輕 爲人必須知在內之天理之可貴 則視在外之利祿之事較輕 苟內輕而外重 苟或不知在內天理之可重而以在外利祿之事爲重 好利好名 則溺於利祿 名 去聲 無所不至 無所不爲也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 天下之人言讀書者甚多 能讀書者少 若得天理真樂 若能於中窮究道理之真趣 真能讀書而求其樂者甚少 何書不可讀 無一書不可讀 何堅不可破 無堅硬之不可破 何理不可精 亦無義理之不可精矣

資性得之天也 性資乃天所賦 學問得之人也 學問則在人之功 資性由內出者也 天賦之資質發於內 學問由外入者也 學力之功由用力於外 自誠明性也 誠實也理無不實則明無不照自然之性也 自明誠學也 先明以窮其理而後能實充其性由學問而後至也

顏子不遷怒 顏淵怒於甲者不移於乙 不貳過 過於前者不萌於再 皆情也 皆治其情者乃學知之功 非性也 非性之虛也

復次剝 復卦繼剝卦 明治生於亂乎 所以明其治萌於亂 蓋復乃爲治之初剝乃亂之極 姤次夬 姤卦繼夬卦 明亂生於治乎 所以明其亂萌於治 蓋姤乃爲亂之始夬乃治之盛 時哉時哉 一治一亂皆係乎時 未有剝而不復者 未有亂而不治 未有夬而不姤者 未有治而不亂

防乎其始(推其將亂之始而豫防之)邦家其長(邦國之祚可長)子孫之昌(子孫之福未艾)是以聖人(古之聖人所以)貴未然之防(於無形防患於未然)是謂易之大綱(此乃易書之大綱領處蓋古今治亂只在君子小人剝是小人道消之時復是君子陽長之時夬是五陽決去一陰君子道盛之時姤是一陰生於下小人根萌之始是必絕其方萌之惡以固其已長之陽則亂可反而治矣)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得易之趣者不必引用其辭講解其義)是為知易(乃真得易之趣者也)孟子著書(孟軻氏著書七篇)未嘗及易(初無一語及易)其間易道存焉(其中易道無不具在)但人見之者鮮耳(但人之見之則少矣)人能用易(人能以易之理而施諸用而不引用其辭)是為知易(方為得易之趣)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若孟子未嘗用易其間易之道無不具是善於用易者也)

所以為學養心(人之為學以養其心)患在不由直道(去人欲所患者不能循天理以去人欲蓋人心生生之理本直特為物欲所蔽耳)由直道(循理)任至誠(而又真實無妄)則無所不通(徹上徹下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蓋天地之道亦直而已矣)當以直求之(是必以直求之)若用智數(苟用私智術數)由徑而求之(但求小徑便捷而求之)是屈天理而徇人欲也(是不由大公至正之道而自屈天理以徇於人欲)不亦難乎(是罔之生也幸而免難矣哉)

事無巨細(凡事無大無小)皆有天人之理(天人之理在焉)脩身人也(脩身者人之事)遇不遇天也(時之遇與不遇者有天焉非人也)得失不動心(得之與失知有命不為之動心)所以順天也(順天道也)行險僥倖(尊行險徑以僥倖其事於萬一)是逆天也(是不知有定分逆天道也)求之者人也(求之在我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與不得天也)得失不動心(得失知有定分而不足動吾心)所以順天也(順天道也)強取必得(強而取之務在必得不安其分)是逆天理也(逆天道)逆天理者(逆悖天理道也)患禍必至(此所以災禍之至也)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鬼神雖无形而氣伸則神氣屈則鬼自有妙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其情狀可得而知)於用則可見之矣(於其用見之也)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人之一身有是數者皆為神明)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之所以致者皆為鬼神)皆鬼神之所為也(无非鬼神之所為)福善禍淫(福善禍淫為鬼神)主之者誰邪(主之者誰)聰明正直(聰明不可欺正直不可私)有之者誰邪(有之者誰實)不疾而速(不急而自爾速)不行而至(不行而自爾至)任之者誰邪(任之者誰實)皆鬼神之情狀也(此又其情狀如此也)

自乾坤至坎離(上經自乾坤至坎離)以天道也(無非天之道)自咸

恒至既濟未濟 下經自咸至既濟 以人事也 無非人之事 復至乾 由復至乾三十二卦 凡百有十二陽 陽爻百十二 姤至坤 由姤至坤三十二卦 凡八十陽 陽爻八十 姤至坤 由姤至坤 凡百有十二陰 陰爻百十二 復至乾 由復至乾 凡八十陰 陰爻八十 即先天圖圓觀之可見

天下之事 事在天下 始過於重 初極其重 猶卒於輕 其終尚失之輕 始過於厚 初極其厚 猶卒於薄 其終尚失之薄 況始以輕始以薄者乎 況於初以輕以薄者乎 故鮮失之重 故少有過於重者 多失之輕 失之輕者甚多 鮮失之厚 少有過於厚者 多失之薄 失之薄者甚多 是故君子不患過乎重 所以君子之人不患過於重 常患過於輕 所患者輕之過也 不患過乎厚 不患過於厚 常患過乎薄也 所患者薄之過也

秦繆公伐鄭 秦繆公出師攻鄭 敗而有悔過自誓之言 敗於崤陵歸而自悔作秦誓一篇 此非止霸者之事 此非特是作霸之規模 幾於王道 可謂近於王道 能悔則無過矣 蓋悔過能改則無過矣 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也 此夫子序書所以錄之以終於尚書之篇

人得中和之氣則剛柔均 人稟得天地中和之氣則剛不過剛柔不過柔而得乎剛柔之中 陽多則偏剛 稟陽氣之多則偏於剛 陰多則偏柔 多稟陰氣之偏於柔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意者萌心之始必者期望於終固者滯於己私我者成於己私毋者禁止之辭夫子所言也 合而言之則一 合而論之則意必固我皆是一私意見於應事接物之間 分而言之則二 若分而論之則二事始於意成於我也 合而言之則二 又合而論之亦只是意與我也 言之則四 但分而論之則意必固我四者之分矣 始於有意 始於萌心 成於有我 成於己私 有意然後有必 始於萌心而後有所期望 必生於意 是期望起於萌心也 有固然後有我 滯於己而後成於己私 我生於固 我是己私起於有所固滯也

朔易 言平在朔易 朔北也 易變也 以陽氣自北方而生 以陰 至北方而盡 陽氣至冬則生於北及春則盛於東及夏則長於南至秋則斂於西至冬則又於北而盡 謂變易循環也 言變易循環之出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十六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十七

通書

誠上第一
此篇論天以此實理賦予於人而爲性命之本源

濂溪先生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所賦人所受之正理聖之所以聖以其全得此理故爲聖人之本 大哉乾元 然是實理有天道之自然元者乾之德運行之不息若是其大 萬物資始 萬物所取以爲始資取也 誠之源也 是則實理之根源 乾道變化 乾之道變化不窮 各正性命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各出於正 誠斯立焉 實理於是乎有立 純粹至善者也 純而不雜粹而無疵渾然至善 故曰 故云 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氣也然陰陽氣之運非理不行所以使陰陽之運行者蓋有理以爲之主所謂道也 繼之者善 繼則氣之方出善則理之方行乃誠之源 成之者性 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具乃誠之立 元亨誠之通 故元亨利正無非誠也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爲誠之通即實理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即上文所謂萬物資始是也 利貞誠之復 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也成爲誠之復復即實理各得而藏諸己性之成也即上文之所謂各正性命是也 大哉易也 故易者陰陽變易之名大哉此易 性命之源乎 其爲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之根源者乎

誠下第二
此篇論聖人全此實理而爲五常百行之本源

聖 聖人之所以聖 誠而已矣 不過全此實理即所謂太極者也 誠 是理之實 五常之本 乃仁義禮智信所謂五常之根本全此實則五常不忘矣 百行之源 孝悌忠順之屬所謂百行之根源全此實則百行脩矣 靜無而動有 方其靜也誠未嘗無以其未形故謂之無及其動也誠非至此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 至正而明達也 靜而無則至正而已動而有則明通達可見也 五常百行 故五常之道百行之至 非誠非也 苟無此誠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也 邪暗塞也 不靜而不正則邪妄動而不明而不達則暗昧幽塞 故誠則無事矣 惟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無事強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故實理自然則充之爲至易人僞奪之則行惟見其難 果而確 果決之勇確守之固則人僞不能奪 故曰 故云 其幾可日而決 一日克己復禮 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天下之至難然 天下歸仁焉 而其效至於天下盡歸吾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
此篇論誠爲實理之自然幾乃善惡之所由分德乃道之得於身者

誠 實理自然 無爲 何爲之有即太極也 幾 幾者動之微 善惡 善惡之所由分 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萌乎其中即陰陽之象 德愛曰仁 道之有得於身謂之德於愛則謂之仁 宜曰義 處事得其宜謂之義 理曰禮 萬物各得其理謂之禮 通曰智 周乎萬事而通達則謂之智 守曰信 凡事固守而不易則謂之信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此於天安行於己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則爲聖人是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則爲賢人降聖人一等是思誠研幾以成其復者也）

發微不可見（發之微妙而不見其迹）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充之周偏而不窮其用此則聖人之神妙不可知者也）

聖第四（此篇論誠精而明誠神而妙幾微而幽其幽此乃性焉安焉之謂聖者）

寂然不動者（性眞而靜然未發者）誠也（實理之本體也）感而遂通者（隨感隨應酬酢不窮者）神也（實理之妙用也）動而未形（心動而未見）有無之間者（介乎有動無動之中）幾也（人心之幾微也）誠精故明（誠至於精則自然明照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是也）神應故妙（神至於能應則自然從妙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也）幾微故幽（幾至於微則自然入幽如理雖已萌事則未著者是也）誠神幾（精明應妙洞其幽微）曰聖人（此則性焉安焉之謂聖）

愼動第五（此篇言君子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

動而正曰道（動之所以正以其合衆所共由之道）用而和曰德（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匪仁（用不以仁）匪義（用不以義）匪禮（用不以禮）匪智（用不以智）匪信（用不以信）悉邪也（則其動也皆邪矣）邪動（以邪而動）辱也（必辱於身）甚焉（又其甚者）害也（必害於心曰辱曰害是皆）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愼動（故君子之人動而致謹必以正焉則和在其中）

道第六（此篇言聖人之道只是仁義禮智守之固行之宜廣之可配合天地之全體）

聖人之道（聖人之所謂道）仁義中正而已矣（亦只仁義禮智而止中卽禮正卽智）守之貴（守之在我則仁義禮智爲天之爵何貴如之）行之利（行之在我則仁義禮智皆順適者也何往不利）廓之配天地（充而廣之仁義禮智可與元亨利貞相配合）豈不易簡（道體本然至易且簡）豈爲難知（人所固有豈不易知）不守（不能守此）不行（不能行此）不廓耳（則亦不能充而廣之）

師第七（此篇言人氣質之性有五剛柔善惡中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

或問曰（或人問云）曷爲天下善（若何而使天下皆善）曰（答云）師（必須有師）曰（或人云）何謂也（是何所言）曰（答云）性也（謂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曰剛曰柔曰善曰惡曰中有此五者而止此所謂性是人生以）不達（或人猶未通徹）曰（答云）剛善爲義（人之稟得陽氣之性發氣質之性也中則爲剛之好者）爲直（爲正直）爲斷（爲裁決之義有果斷）爲嚴毅（爲威嚴爲剛毅）爲幹固（爲幹而有所立爲固而有所守）惡爲猛（稟得陽氣之過則爲剛之惡者是爲猛）爲隘（爲陝隘人）爲強梁（爲強惡陸梁）柔

善為慈人之稟性得陰氣之中則為柔之好者為慈祥為順順為和為巽為禮遜惡為懦弱稟得陰氣之過則為柔之不好者為懦而不立弱而不振為無斷為是非不能斷決為邪佞為同邪柔佞惡若固為非正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惟中也者惟所謂中者以得性之正而言和也追其已發無過無不及是和也中節也和則事事皆中其節天下之達道也天下通行之道是所謂允執其中者故聖人立教聖人立教以教人俾人自易其惡使人自改其惡改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自至乎中而止矣自至其中至其中則或為嚴毅或為慈順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故先覺故先有先覺者覺後覺以開悟後未知覺之人闇者求於明天資暗昧者必當求夫開明之人而師道立矣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能如是則其道有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師道既立則人皆知矯其氣質之偏而善者自多善人多善人之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則朝廷正而天下自治此所以為天下善也

幸第八

此篇言人不幸不聞過不幸無恥

人之生人有此生不幸不聞過不幸不聞己之過不聞過是人不告也大不幸無恥大不幸無愧恥心無恥己不仁也必有恥則可教必須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故可教聞過則可賢必須聞過則知改而為賢故可賢此雖二事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為尤大也

思第九

此篇言思之字乃聖功之本

洪範曰書洪範篇言思曰睿思明之通睿作聖通則可為聖人無思不思而中乃誠者之事本也此其本也思通由思而通神也用也此其用也幾動於彼人心之微方動於彼誠動於此人心之實理已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而得而無不通誠神幾曰聖人此釋誠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思則不能通乎微烏能睿不睿則不能無不通不能睿則不能無所不通烏能聖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是則聖無所不通實由睿而能通乎微通微生於思睿而通微實由於思通故思者聖功之本故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而吉凶之機也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趨吉而不陷於凶發此釋思通用也神也易曰易云乎君子見幾而作君子之人見其幾微而求通睿之事也又曰知幾其神乎知其幾而至於神應而妙聖之事也此釋幾微也

志學第十

此篇言人之為學不可不立志士當志於為賢賢當志於為聖聖當志於希天

聖希天聖者全德之名所望為天道之自然賢希聖賢者秀出於民若得聖人一等所望為聖人之全德士希賢士則志於學若降賢人一等所望為賢人之秀出於民伊尹顏淵商臣伊尹孔門顏子大賢也可謂世之大賢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伊尹愧不能使其君為堯舜之君一夫不得其

所(一民或失其所)若撻于市(撻諸市朝)顏淵不遷怒(顏子怒不移怒於甲者不移於乙)不貳過(過於前者不復於後)三月不違仁(雖三月之久此心猶不去仁伊尹聖之任顏子亞聖是皆賢希聖者)志伊尹之所志(為士而未到賢者地位且當希賢立志必當如伊尹欲其君為堯舜恐一夫不被其澤之志)學顏子之所學(為學必當如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不違仁之學)過則聖(過此則可為聖)及則賢(及此則可為賢)不及(其或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則亦不失其為善之名令善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以寵為事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以文詞矜智謀慕空寂為事故曰學顏子之所學)

順化第十一

(此篇言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聖人順之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與天地為一)

天以陽生萬物(陽主發生陽一虛而生萬物故以生物言)以陰成萬物(陰主收斂陰一翕而萬物成故以成物言)生(生物者)仁也(是為仁即春氣之發生)成(成物者)義也(是為義即秋氣之斂結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故聖人在上(聖人位九重之上)以仁育萬物(法天治政以仁指眾民使之各遂其生即陽之生物也)以義正萬民(以義正眾民使之各安於理即陰之成物也即所謂定之以仁義者)天道行而萬物順(上天只此陰陽之道而萬物皆順其道)聖德脩而萬民化(聖人脩此仁義之德而萬民皆化其德)大順大化(萬物順而至於大順萬民化而極於大化)不見其迹(無迹可睹)莫知其然之謂神(莫知其所以如此是謂神妙不可測天地聖人其道一也)故天下之眾(是以天下萬民之眾)本在一人(其本只在乎君)道豈遠乎哉(君之道亦不遠只在此心)術豈多乎哉(心之術豈多乎哉只在此仁義而已)

治第十二

(此篇言聖人之心純乎理則不雜不雜則賢才輔而天下可治)

十室之邑(十家為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人人挈其耳而誨之猶且不及)況天下之廣(況天下如此其廣)兆民之眾哉(兆民如此其眾乎)曰(言)純其心而已矣(亦在人君之心純而不雜耳)仁義禮智四者(所以純此心者曰仁曰義曰禮曰智四者之德)動靜言貌視聽(若動若靜若言若貌若視若聽)無違之謂純(無所違於此理方謂之純)心純則賢才輔(君心純乎理則賢才以道合而來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眾賢以道合而來輔則天下自治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純心要矣(心不純則不能用賢所以為要)用賢急焉(賢不用則無以宣化所以為急)

禮樂第十三

(此篇言敬則自然和樂故禮先樂後)

禮(禮之為言)理也(在於物物各得其理為乎陰也)樂(樂之為言)和也(在於物物致其和為乎陽也)陰陽理而後和(陰陽之類各得其倫理然後自然和洽)

君臣臣（君臣之道）父父子子（父子之親）兄兄弟弟（兄弟之倫）夫夫婦婦（夫婦之經）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萬物各得其倫理而後和。各得其倫理處，此便是礼，陰也；至於和處，便是樂，陽也）故禮先而樂後（故禮樂二字，禮居先，樂居後。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敬便是禮，先和樂便是樂，後學者不知先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矣）

務實第十四（此篇言君子當使實勝，名不可使名勝於實）

實勝（實勝於名）善也（無非不理）名勝（名勝於實）恥也（大可恥）故君子進德脩業（故君子之人，進其德，脩其業）孳孳不息（孳孳不已）務實勝也（求以實理勝也）德業有未著（其或德行事業尚未見著）則恐恐然畏人知（則恐懼惟恐人知之）遠恥也（惡爲名勝，則當遠去此恥）學（去聲）小人則偽而已（小人則事作偽，求爲名譽者）故君子日休（故君子實脩而無名勝之恥，故善）小人日憂（小人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此篇言君子見善則學，見不善則勸，兼二人於惡，無所不用其愛敬）

有善（或人有善）不及（而我不能及）曰（答云）不及則學焉（不及則當學其善）問曰（又問云）有不善（有不善人，何以處之）曰（答云）不善則告之不善（人有不善，則當告之以不善，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且勸曰（且勸之云）庶幾有改乎（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又且勸之云：庶幾亦可改而爲善乎）有善一（善者一）不善二（不善者二）則學其一（云有善者一，不善者二，則學其一善）而勸其二（是夫人善惡之雜，則學其一善，而勸其二不善者之當改）有語曰（有言曰）斯人有是之不善（此人有此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則言）孰無過（失理謂之過，誰能無過）焉知其不能改（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能改則爲君子）不改爲惡（不能改，則是有心悖理謂之惡）惡者天惡之（去聲，爲天之所惡）彼豈無畏耶（彼人也，豈無畏天之心耶）烏知其不能改（安知其終不能改。此乃答問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故君子悉有衆善（故君子善無不學，有衆人之善，惡無不勸，不棄惡人）無弗愛且敬焉（則無所不用其愛敬之道）

動靜第十六（此篇言動靜一於動靜，則爲物之不通，必動復靜，靜復動，斯爲聖人之神妙萬物）

動而無靜（一於動而不能靜）靜而無動（一於靜而不能動）物也（是物囿於有形，滞於一偏者也）動而無動（既動而又無動）靜而無靜（既靜而又無靜）神也（是神不囿於形，無方無體者也）動而無動（動又無動）靜而無靜（靜又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無動非不動也，蓋動中有靜也；無靜非不靜也，蓋靜中有動也）物則不通（故物滞於一偏，則不能通）神妙萬物（神妙於萬物而無不通。此結上文起下意）水陰根陽（水陰也，而生於天一之數，則本乎陽）

也

火陽根陰（火陽也而生於地二之數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五行陰陽（五行之殊實本乎陰陽二氣）陰陽太極（陰陽二氣實本於太極之理此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四時運行（五行之氣順布而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萬物所資以終復資以始此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混兮闢兮（混若闔合而一闢若用散而殊）其無窮兮（一動一靜如循環之無端此兼舉體用而言）

樂上第十七

（此篇論古者教化脩明故樂聲淡且和後世政刑苛紊故樂聲妖淫愁怨）

古者聖王（古之聖王）制禮法（制爲禮法之法則）脩教化（脩明教化）三綱正（綱綱上大綱三綱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婦綱各得其正）九疇敘（九疇洪範之九疇咸得其敘此即萬物咸得其理所謂禮先也）百姓太和（百姓和而後）萬物咸若（萬物其不皆順此即理而後自然和所謂樂後理也）乃作樂（自是作樂之音）以宣八方之風（以宣東西南北四角八方之風氣）以平天下之情（以節天下之情使之和而不流）故樂聲淡而不傷（樂聲之平淡則不至於傷）和而不淫（和樂則不至於過）入其耳（入人之耳）感其心（感入人之心）莫不淡且和焉（樂音淡則其心無不平淡樂聲和則其心無不和樂）淡則欲心平（平淡則耆欲之心自然平貼）和則躁心釋（和樂則躁急之心自然消釋）優柔平中（躁心釋故優柔不迫欲心平故其中和平）德之盛也（德至此亦可謂盛）天下化中（天下化之淡而不傷和而不淫而各得其中）治之至也（治至此可謂至矣）是謂道配天地（禮居先則屬陰樂居後則屬陽故其道可合天地）古之極也（古聖人作樂功化之極如此）後世禮法不脩（後世禮之典法不脩）政刑苛紊（政事刑罰苛虐紊亂）縱欲敗度（縱其欲心敗亂法度）下民困苦（在下衆民窮困愁苦是萬物不得其理禮先之道既缺）謂古樂不足聽（故云古之樂不足聞）代變新聲（代變之新聲不和亦甚）妖淫愁怨（故發淫敗度故其聲不和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導欲增悲（妖淫故導善之欲愁怨故增悲之）不能自止（於此弗能禁止）故有賊君棄父（增悲至於弑其君棄其父）輕生敗倫（導欲至於輕其生敗壞人倫）不可禁者矣（有故不可禁止者矣於樂後何有哉）嗚呼（嗟哉）樂者（樂之云者）古以平心（古人即樂音之平淡以此平其心）今以助欲（今人爲妖淫之音反助其欲）古以宣化（古人即和樂之音以宣其教化）今以長怨（今人爲愁怨之音適長其怨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不復古禮（不能復古人之禮則自然和樂禮使萬物各得其理）不變今樂（則不能變今人之愁怨之音則亦不能各得其和）而欲至治者（而欲如古人作樂功化之盛）遠矣（相去亦已遠矣蓋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所以禮先而樂後也）

樂中第十八

（此篇論樂本於政政善則作樂以宣暢其和心故天地和而萬物順）

樂者本乎政也樂之云者根本乎人君之政事政善民安政事休美百姓身安則天下之心和則天下之人心翕然和樂故聖人作樂故聖人作爲樂音以宣暢其和心以宣暢天下和樂之心達于天地達于上天下地之間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俾天地之氣交相感動散爲太和天地和則萬物順天地之氣既和則萬物咸若故神祇格故天神地祇莫不來至鳥獸馴則鳳凰來儀百獸率舞無不和順

樂下第十九此篇論樂聲之淡樂聲之善自可移風而易俗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音之淡則人之聽者心亦平順樂辭善則歌者慕樂辭之善則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則令歌者有所感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可以化民風而移易習俗矣妖聲豔辭之化也妖淫之音豔麗之言其感動夫人也亦如亦然此但論其所以變其所習豈如聲之淡辭之善可以和平其心哉

聖學第二十此篇論學聖要在乎此心

聖可學乎或問聖人之道可學而至乎曰可答云可而至有要乎亦有要乎曰有答云有要術請問焉或人又請問其要曰一爲要答云一爲要蓋彼者主一無適之義一者無欲也主一則無物欲昏雜其中無欲則靜虛動直其衆理此心之動直而不昏此心之靜虛靜虛則明明則通靜而虛則本體清明明則無不燭動直則公公則溥動而直則大公至正大公至正則無不周徧明通公溥庶矣乎明而通公而溥於道不其庶幾乎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十七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十八

通書

濂溪周先生

公明第二十一 此篇言己私既克，自能明察，而無所疑。

公於己者公於人，無所私於己，而後能無所私於人。未有不公於己，未有不能勝己之私，而能公於人者也。而能無私於人，不至任法以裁物也。明不至則疑生，此心之知覺有所未盡，則遇事必易生疑。明，此心之知覺了然。無疑也，則何疑之有。謂能疑為明，若言此心遇事能致其疑，是為能明。何啻千里。明則無疑，疑則不明，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遠，不相反。此言不能先覺而欲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 此篇言理乃人心之太極，性則氣稟之不齊，命則萬殊一本。

厥彰厥微，厥彰者陽之明也，厥微者陰之晦也。匪靈弗瑩。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不能明，此瑩明也，此以理言也。剛善剛惡，稟陽氣之中則為剛之善，如直如義之類是也；稟陽氣之過則為剛之惡，如猛如暴之類是也。柔亦如之，稟陰氣之中則為柔之善，如慈祥之類是也；稟陰氣之過則為柔之惡，如懦弱之類是也，柔亦如此。中焉止矣。中則得性之正，無過無不及而已，此以性言也。二氣五行，陰陽二氣，金木水火土之五行。化生萬物，天之所以賦授萬物而生之者。五殊二實，由末而求其本，則五行之殊本二氣之實。二本則一，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萬為一，是合萬物而言為一太極。一實萬分，由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為萬物分之以為體。萬一各正，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之正理。小大有定，物之小者大者莫不各有一定之分，此以命言也。

顏子第二十三 此篇言顏子亞聖，只是所樂者道，富貴分毫一芥動其心。

顏子一簞食，顏子一竹器之飯[illegible]音似。一瓢飲，一瓢之飲[illegible]操子。在陋巷，居於弊陋之巷。人不堪其憂，在他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而顏回獨不改其樂。夫富貴，富之與貴。人所愛者也。乃人之所好者。顏子不愛不求，顏子不好乎此，亦無所求乎此。而樂乎貧者，所樂只在乎貧。獨何心哉。是果何所用心，欲聞以發其理。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illegible]，天地之間有至貴至富可好可求，言恐至愛兩字之中更當有富可二字。而異乎彼者，而異乎人之所謂富貴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仁義天爵何貴如之，萬理充足何富如之；忘其小則金璧之富、爵位之貴，是特其小者，不足為吾累。見其大則心泰，見其大者則此心泰然自安。心泰則無不足，此心泰然自安，則自無一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無一不足，則此心惟知道義可樂，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處之一也。故處富貴之時亦如此，處貧賤之時亦如此。處之一，處富貴貧賤既能一致。則能化

而齊之（斯能至於聖人而化之位而齊於聖）人。故顏子亞聖（故顏子次於聖）。

師友上第二十四（此篇言君子隆師親友以其道德之可尊可貴）

天地間至尊者道（天地中間至大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可貴德）。至難得者人（至難得者其人）、人而至難得者（所以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以至尊之道至貴之德兼而有之於其身也）。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求人之至難得者兼有此道德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非隆師親友則不能得此理於身也）。

師友下第二十五（此篇言道義由師友有之人無師友則愚）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道之與義人能身全此則至貴至尊）。人生而蒙（人生而蒙昧）、長無師友則愚（既長而不隆師親友則愚頑而無所見）。是道義由師友有之（是道之與義必須自隆師親友方能有之於身）、而得貴且尊（而得至貴至尊）、其義不亦重乎（師友之義不其重乎）。其聚不亦樂乎（師友之聚不其樂乎）。

過第二十六（此篇言仲由喜聞過則垂令名人而諱過必至滅身）

仲由喜聞過（子路喜聞己過）、令名無窮焉（其善名傳之無有窮）。今人有過（今世之人有過）、不喜人規（不喜人之規諫）、如護疾（已如諱疾）而忌醫（正猶諱說其疾而忌人之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寧至於滅亡其身而不之覺悟）。噫（是可嘆也）。

勢第二十七（此篇論勢之所趨極重而不可反則歸之天可反而不用力人之尤也）

天下勢而已矣（天下之人惟觀勢之所趨如何也）。勢輕重也（勢之云者勢之輕重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重而輕愈輕重愈重夫極重不可得而反）。極重不可反（勢之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知其重未極而急急反之則猶可也）。反之力也（故反之則在於人力）。識不早（知之不早）、力不易也（用難力之多亦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用力而不能勝天也則歸之天無可奈何）。不識不力人也（不識則不知用力不用力則雖識無補是皆人也）。天乎（夫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人也（若非天而由於人之所爲）何尤（則亦何所歸咎惟當歸咎於己矣不知用力可也）（而不知於用）。

文辭第二十八（此篇言文載道今乃行文而不以道是猶虛車）

文所以載道也（文所以載是道猶車所以載是物也）。輪轅飾而人弗庸（故爲車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愛而用之然我飾而人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輪車輪轅車橫木轅音袁以駕牛者）、徒飾也、況虛車乎（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文辭藝也（文章特技藝也）。

道德（道之與德）實也（實理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篤蓋道德之實，又書之文辭以載之）美則愛（猶輪轅飾，人皆愛之）愛則傳焉（愛之則可以久傳）賢者得以學而至之（賢者可以學而至是）是為教（是為立教）故曰（故言）言之無文（言而無文，猶車無輪轅）行而不遠（行雖亦不甚遠，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人用之也）然不賢者（但不賢之人）雖父兄臨之（日日臨之也）師保勉之（日師日保日日勉之）不學也（非知學也）強之（又強之為學）不從也（不能從也，此猶車已飾而人弗用）不知務道德（不知崇道德以立其根本）而第以文辭為能者（但工文辭而從事於枝葉以為能）藝焉而已（藝而已）噫（此特深嘆）弊也久矣（其流弊蓋已久矣，此言虛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

聖蘊第二十九（此篇言聖人之蘊貴乎宏深，彼世人求聞知於人，薄亦甚矣）

不憤不啟（不因夫人心求通而未得，不能開其意。憤，心求通而未得也；啟，開其意也）不悱不發（不因其口欲言而未能，不能達其辭。悱，口欲言而未能也；發，達其辭也）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物有四隅，舉其一則知其三，舉其一不能推類）（及其三，雖一隅亦不識矣）則不復也（則不再告，蓋欲待其自得則告之也）子曰（夫子云）予欲無言（吾欲無事於言語告詔之煩）天何言哉（說天之寂然無聲）四時行焉（春夏秋冬之運行）百物生焉（動植百物以生之）

然則（時語）聖人之蘊（聖人不言其胸中之所蓄，蘊，中所蓄之名）微顏子殆不可見（無顏淵則不可得而見）發聖人之蘊（蓋夫子之教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因其進脩之迹，發出夫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著於言以教千萬世傳之不窮）顏子也（惟顏子為得其全，故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聖同天（此夫子無言其蘊自見於萬世者，猶天道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常人有一聞知（尋常之人，有一聞一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惟恐人之不及知其有）急人知而名也（求急於人知而得其名）薄亦甚矣（凡淺薄亦甚，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較而明其言，此皆正欲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

精蘊第三十（此篇言聖人之精蘊寓之易，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天地鬼神之蘊畢萃於此）

聖人之精（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畫卦以示（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聖人之蘊（聖人之蘊者，凡卦中所有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因卦以發（有卦則因卦以形見之）卦不畫（不畫卦）聖人之精（聖人之精微之意）不可得而見（不可見）微卦（無卦）聖人之蘊（聖人胸中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不可盡聞）易何止五經之源（此易之一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何止為詩書周禮禮記春秋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奧，莫不見於卦畫之中，此聖人之精蘊必於此而寓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此篇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

誠之方此即聖人之蘊

君子乾乾君子體天剛健不息於誠力行不已以充此誠求然必懲忿窒慾亦必懲治忿心窒塞慾心遷善改過而後至有善則遷有過則改而後能至於誠乾之用其善是乾乾不息者其體去惡進善者其用故懲窒遷改皆乾之用其善於此損益之大莫是過損之象在於懲忿窒欲益之象在於遷善改過故損益之大不過於是聖人之旨深哉聖人作易其意深矣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之爻其體損益大象皆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凶悔吝四者皆起於動噫吉一而已四者之中只有吉之一善凶悔吝之惡居其三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動可不謹乎動其可不謹乎此章論聖人之蘊

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此篇言睽次家人離則睽無妄次復復其善則無妄動此亦聖人之蘊

治天下有本治天下亦有其本身之謂也自修身始治天下有則治天下亦有法則家之謂也自齊家始本必端立本必須正端本正其源本誠心而已矣在乎誠其心心誠則身不可不正則必善立則必須善善則善其法則和親而已矣在乎和其親親不和則家不可齊家難而天下易齊家為難治天下為易家親而天下疏也所以然者家親故親者難處天下疏故疏者易哉也家人離家人之情暌離必起於婦人皆自婦人始故睽次家人故睽卦次家人卦以二女同居二女以睽卦兌下離上言兌少女離中女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外和悅有同居之象而志不同行也內猜疑故異其志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堯所以理治天下降二女於媯水之北蓋治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 [illegible] 舜可禪乎以觀舜之可以傳位與否吾茲試矣吾以此試其齊家如何家齊則可授之以天下也是治天下觀於家是治天下當觀其齊家治家治家之道觀身而已矣觀其正身身端身正心誠之謂也由此心無不實誠心實此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在於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不善之動妄也故不以理而動動皆邪妄妄復則無妄矣邪妄而動知自反則無邪妄矣無妄則誠焉無邪妄則此心純是實理故程子曰無妄之謂誠故無妄次復此無妄之卦次於復卦而曰而言先王以茂對時先王以茂對其時育萬物發育萬物深哉蓋無妄即誠矣王所以明至誠者能此而贊其旨之深也

富貴第三十三此篇言君子之富貴以道德而不在夫富貴之

富貴

君子以道充為貴君子之人以是道充於己為良貴身安為富

身安於義理無善不備是為富故常泰無不足（故常常泰然無有不足）而錙視軒冕（苟惟至足則軒車袞冕之貴視之如錙銖）錙音加塵視珠玉（寶玉之富視之如塵土）其重無加焉耳（其重無加於道彼外物之富貴特其小者）

隨第三十四

（此篇言聖人眞知道德之重不溺於文辭之隨）

聖人之道（聖人之所謂道）入乎耳（入乎其耳）存乎心（存乎其心）蘊之為德行（蘊蓄於內則為德行）行去聲行之為事業（發見於外則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彼不知有道德之重而專以文辭為事者）陋矣（其卑陋可知矣）

擬議第三十五

（此篇言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識之者之事）

至誠則動（至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動則變（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變動不居以至於化此至誠之事實理之自然）故曰言擬之而後言（此擬而後言則言無妄言）議之而後動（論議而後動則動無妄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無妄則誠故自此擬論議以成其變化之道此識之者之事由修為以盡其實理也）

刑第三十六

（此篇言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

天以春生萬物（天道於春生長萬物）止之以秋（於秋則收斂生道於此而止）物之生也（春生萬物既成矣）既成矣（成於秋已結）不止則過焉（故不止之則失之過）故得秋以成（故得秋氣之凝肅而萬物皆有成）聖人之法天（聖人法天治政）以政養萬民（以善政養育眾民猶天之春生萬物也）肅之以刑（殺肅之以刑猶天道之止之以秋也）民之盛也（生斯民生之極）欲動情勝（私欲所動私情所勝）利害相攻（貪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苟不止之以刑則必至於戕賊天理滅君臣彝倫）故得刑以治（必得此刑則能治）情偽變（情偽變易）其變千狀（變易千態）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自非中正其心明達其見果斷於事）不能治也（治訟）訟卦曰（訟卦有云）利見大人（利於見大人即主乎刑者也）以剛得中也（剛即果斷中即中正謂夫中正者也）噬嗑曰（噬嗑之卦有云）利用獄（利用於獄訟之事）以動而明也（動即果斷明即明達謂果斷明達者也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以燭之斷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嗚呼（嗟嘆）天下之廣（此天下如其廣）主刑者（主乎刑者）民之司命也（生民之命實其主之）任用可不慎乎（任其用刑可不謹哉）

公第三十七

（此篇言聖人天地同一至公之道）

聖人之道聖人之所謂道至公而已矣至公而無所私或曰或人云何謂也此言若何曰云天地至公而已矣天地之道亦只至公而無私以此見聖人與天地參者也

孔子上第三十八此篇言孔子春秋之書正王道明大法爲世綱常之自出

春秋經以春秋名者録善如春之生物記惡如秋之殺物正王道正王者之大道明大法也明國家之大法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孔子春秋專以書善惡當時善惡已形故無及爲後世王者作欲其取法也亂臣賊子凡逆亂之臣賊惡之子誅死者於前必書其過惡於經而誅其已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正所以使後之生者知所懼也此而宜乎萬世無窮宜其傳之萬世無已王祀夫子蓋之以王者之祀報其德報功之意無盡焉録善誅惡使後世皆知所戒而爲善是有德又入也爲後世立綱常是有功於世教也則報其德報其功此意安有窮已耶

孔子下第三十九此篇言孔子之一太極道高如天德厚如地教化無窮信如四時

道德高厚道高而明德博而厚教化無窮教以教之化以化之無有窮已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高明則配天陽也博厚則配地陰也教化無窮猶四時運轉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五行也其惟孔子乎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此篇引二卦以明主靜之義此亦聖人之蘊

童蒙求我童稚蒙昧之人來求於我以發我正果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果行也如筮焉正猶卜筮以決吉凶筮蓍筮卜筮者叩神也問神以決疑也再三則瀆矣初筮則神告之吉凶至于再至于三則煩瀆矣瀆則不告也煩瀆則神不復告之以吉凶亦猶師之道不可煩瀆則不決其所行矣山下出泉蒙卦大象文山之下出泉靜而清也山靜則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行可果汩則亂汩則不靜亂不決也亂而不清不能決其未發之而至於亂而不清汩再三也亂即瀆也慎哉其惟時中乎慎之其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不決不告也其只在於時中乎時中者當其可告之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汩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艮其背艮止也背不見之地也止於其背非可見之地非耳目口鼻之所能動故靜背非見也蓋以背非可見之所能動故靜則止靜則能止止非爲也止則無所爲爲不止矣有爲之心則非止之道其道也深乎其道不其深乎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也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十八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十九

文 文者陳其辭以告於神明者也

邵州遷學釋采祝文 濂溪先生

此篇述孔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教化無窮如四時邵學非其地所宜議遷

惟夫子 惟孔夫子 道德高厚 道高如天德厚如地 教化無窮 著書立言萬世所法其教化不窮正如四時 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 故參天地而偕四時 上自國都 帝都 下及州縣 郡邑 通立廟貌 皆立廟於學宮而樹立貌像 州守縣令 郡守縣令 春秋釋奠 春秋各用上丁日行奠祭之禮 雖天子之尊 亦以萬乘之尊 入廟而拜 亦入廟庭致恭行禮 其重誠與天地參焉 且敬重之禮與天地同 儒衣冠 儒其衣冠 學道業者 學道業之學 列室於廟中 列其齋舍環集廟中 朝夕目瞻睟容 自朝至夕仰瞻夫子溫粹之容 心慕至德 景慕夫子至聖之德 幾於顏氏之子者有之 幾於顏同聖者 得其位 有其祿位 施其道 推行其道 澤及生民者代有之 其流澤加於百姓者代不乏人 然夫子之宮可忽歟 但夫子之廟置非其地可忽而不治耶 而邵置於惡地 邵州之學置非其地 掩於牙門 閉於牙門 左獄右庾 左為獄囚右畫倉庾 穢喧歷年 穢汚宣亂 幾年于茲 頤 周子名也 攝守州符 權守是州 嘗拜堂下 嘗拜於堂下 惕汗流背 觀其非所恐懼汗流浹背 起而議遷 遂謀遷徙 得地東南 得其地於東南陽明之方 高明協卜 其地高明卜云其吉 用舊增新 用其舊制增而新之 不日成就 歲月未久旋已落成 彩章冕服 彩色章施袞冕服飾 儼坐有序 儼然羣坐秩秩有序 諸生既集 生徒皆聚 跪俯式成 即俯爲之告廟貌之成 謹以禮幣藻蘋 以奠蘋藻之禮 式陳明薦 用其蘋藻之薦以祭 以兗國公顏子等配 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侑食 尚饗

祭朱光庭文 二程門人 伊川先生

此篇言及門之士固多惟光庭信道篤而力於行

嗚呼 嘆辭 道既不明 此道既不明於天下 世罕信者 一世之人少有之 不信則不求 惟其不信故不求道所以不求 不求則何得 不求不知 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 此道之所以久不明於天下 自予兄弟倡學之初 自我兄弟二人倡學道之始 衆方驚異 衆人 君時甚少 光庭於此時年又最未 獨信不疑 能獨信此道而無所疑 非夫豪傑特立之士 若非英豪卓立之人 能如是乎 其能若是哉 篤學力行 銳意於學勉力而行 至於沒齒 以至 志不渝於金石 立志堅決雖金石之堅不是過 行可質於神

明履行嚴謹雖天地神明可以質之 在家在邦 或在於家或在乎國 臨民
臨事 親民涖事 造次動靜 頃刻之間動靜之際 一由至誠 一本眞誠
上論古人 上而求之古人之中 豈易其比 難可以比之 蹇蹇王
臣之節 入爲給事鯁諤蹇蹇 凜凜循吏之風 出爲太守凜然循吏 著
見事爲業 敬見事業之間 皆可紀述 無非可紀可述之事 謂當施於
時 謂宜施於當時 必得其壽 必將得其壽考 天胡難忱 上天胡不可信
遽止于此 乃止於此之壽 嗚呼哀哉 嗟哉可哀也已 不幸七
八年間 不幸七八載之中 同志共學之人 同志於道相與共學者
相繼而逝 如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巽之楊應之皆相繼淪沒 今君復
往 今又逝 使子鳴號於世 使君有一言一歲無所施於時 憂道
學之寡助 憂道學之無其助 則予之哭君 哭予之哭君 豈特
交朋而已 不特是交友之情 悼講道之無人也 邙山之陽 先定所葬之地
葬音 歸祔先宅 歸祔葬于祖先之所居 思半生之深契 惟
半生之深相契 痛音容之遠隔 痛念音容之不可復見 陳薄奠以
洩憂 陳薄祭以將此誠意 庶英靈兮來格 庶幾英魂之來享 可以昭
於此

祭劉質夫文 二程門人 伊川先生

此篇述其兄弟繼孟氏之絕學 及門如劉質夫篤道之篤爲難得而數止

嗚呼 嘆辭 聖學不傳久矣 聖人之學不得其傳已久 吾生百世
之後 我生於百代之下 志將明斯道 其志將欲闡明是道 興斯學
於既絕 於斯學已絕之餘 力小任重 力量之小而所任之重
不懼其難者 而不憂其難 亦有冀矣 亦有所冀望也 以謂苟
能使知之者廣 以言誠能使人知此道者博 則用力者衆 用
力於此道者亦多 何難之不易也 若是則雖難而實易 遊吾門者
衆矣 及我之門者亦多 而信之篤 而信此道之篤 得之多 得此道之
深 行之果 行此道之確 守之固 守此道之堅 若子者幾希
如質夫者甚少 方賴子致力以相輔 方資汝盡力以輔道 而不幸
遽亡 而不幸卽死 使吾悲傳學之難 使我哀道學之傳爲難
所以惜子者 則所以悼惜乎者 豈止遊從之情哉 相從遊
朋友之情而已 茲焉歸葬 今焉返葬 不克臨穴 不能詣臨墓所 姑因
薄奠 且因薄祭 以叙其哀 以述其哀情

祭延平李先生文 文公之師 文公先生

此篇言二程之道傳之龜山 龜山傳之豫章 豫章傳之先生 而文公實受
先生之傳

道喪千載 自孟子歿是道無傳千餘年 兩程勃興 明道伊川
上繼孟子不傳之道統 有的其緖 的傳之緖 龜山是承 龜山楊中立

也實傳其道龜山之南楊龜山南劒人也既歸南劒道則與俱程先
生有吾道南矣之嘆所以道與俱往也有覺其徒龜山以所傳之道開悟其徒弟
望門以趨人皆望其門而趨之惟時豫章當是之時有豫章先生羅仲素
者傳得其宗傳授是道之宗派一簞一瓢一簞食一瓢飲凜然
高風雖貧自守凜凜清高猗歟先生美哉延平早自得師早年得羅
豫章而師焉身世兩忘身與世俱忘唯道是資唯以道自任精
義造約精於義理所造者約窮深極微窮其深與極其微妙凍解氷
釋脫然穎悟猶凍之釋猶氷之釋發於天機發於天性乾端坤倪天地
初之不鬼秘神彰鬼神之幽顯風霆之變風雷之變化日月

之光日月之光明爰暨山川及于山川草木昆蟲動植微物人
倫之正五倫各正得其正道之中王道之適乎中一以貫之一理
通貫其間其外無餘此外更無餘者縷析毫差絲縷之析毫厘之差其
分則殊其分各異體用混貫體用兼該隱顯昭融顯幽明照萬
變並酬應酬萬事之變浮雲太空所過者化猶浮雲之於太空仁孝
友弟仁愛孝順友弟敬長灑落誠明襟懷灑落由誠而明清通和樂
清明通徹和順樂易展也大成誠然集是道之大成婆娑丘林幽棲山林
世莫我知世人無有知之者優哉游哉優游自得卒歲以嬉
終歲以遊迨其季年及其季年德盛道尊盛德之至有道之尊有來

摳衣或有來者摳趨其旁發其蔽昏啓發其蔽昧昏闇之性侯伯聞
風守郡開其高風擁篲以迎帚門爭迎篲音遂大本大經是道大本
大經之所在是度是程以此爲程度法則稅駕云初下車之始講
議有端講明議論皆有端緒疢病乘之疢病相乘醫窮技殫醫不
能治術止於此嗚呼先生嗟哉延平而止於斯數止如此命之不
融降年不永誰實尸之誰其主之合散屈伸氣合而伸生氣散而屈則
死則消息滿虛既消必息既盈則虛廓然大公洞然大公之道與化
爲徒大與造化爲徒古今一息古今雖異一瞬息耳曷計短長短之
與長初不必計物我一身物我雖殊皆是一身孰爲窮通窮通何必論又

嗟惟聖學獨有聖人之學不絕如綫其不絕者僅一綫耳先生得
之延平得此既厚以全既深厚而全備進未獲施進未及施之於時
退未及傳退又未及傳之於人殉身以歿以道殉身而歿殉從也殉音徇
孰云非天豈非天耶熹也小生其乃小學生丱角趨拜總角
時即進拜先生之門恭惟先君惟我父韋齋實共源派實與先生共其
宗派誾誾侃侃誾誾和悅貌侃侃溫和淳厚貌斂衽推先斂襟推敬先生
爲先生與冰壺秋月冰壺之清秋月之明謂公則然常言先生如此施
及後人施音易我後嗣敢渝斯志敢爲越先生之志從游十
年從先生游凡十年誨誘諄至訓誨誘諄篤極至春山朝榮春朝山木

之矣

秋堂夜空（秋夜之空一堂）即事即理（即其事即其理）無幽不窮（無幽微而不究）相期日深（相期望日益深）見勵彌切（見於勉勵者尤深且切）蹇步方休（蹇難之足方得休息）鞭繩已掣（鞭繩已引）而他之

安車暑行（先生安車於暑而行）過我衡門（過我衡門之下）返旆相遭（歸途相遇）涼秋已分（秋已中矣）喜於此時（喜於此時遇）有命以召（適有君命之召）問所宜言（問先生今所宜言）已當反覆教諸（先生反復其諸語不遑擇其煩）最後有言（最末有言）吾子勉之（勉其力）凡茲衆理（凡理之衆）子所自知（皆我所自知）奉以周旋（奉此道以周旋）幸不失墜（幸無失傾墜）歸裝朝嚴（歸裝晨發而整嚴）

訃音夕至（訃音夕而忽至）失聲長號（失聲長哭）淚落懸泉（淚決之如泉之落）何意斯言（豈知相見之一言）而訣終天（永訣終天）別之來病不舉扶（先生病時不舉手扶持）歿不飯含（先生歿不從至於口含飯）奔趨後人（奔走又落人後）死有餘憾（先生之死則有餘憾）儀刑永隔（典刑隔遠而不可親見）笑業無期（頤終無其時）墜緒茫茫（已墜之緒茫茫何求）孰知我悲（誰知我悲哀之）伏哭柩前（伏地號哭於柩之前）奉奠以贄（奉薄奠以爲禮）不亡者存（先生雖亡有不亡之理存）鑒此誠意（其將歆我實意）

謁道州三先生祠文

文公先生

此篇言道體之傳本於羲農至于孔孟而大明而周程又續孔孟不傳之學

於皇道體（大哉是道之本體）沕穆無窮（音勿）羲農既遠（伏羲神農相去已遠）孔孟爲宗（孔子孟子實爲宗可法）秦漢以還（秦漢已來）名宗實否（雖有尊道之名而無尊道之實）文字所傳（見文字之間）糟粕而已（亦只糟粕之粗而已）大賢起之（有大賢興起於道統不傳之餘）千載一逢（千年一遇）二程之緒（程子之統緒明道伊川二）自我周公（實自濂溪周公啓其傳）淸濂之源（淸濂道州之地名也）有嚴象賢（三賢繇象）欲觀無因（欲瞻仰而無由）徒有悵望（悵然徒自遠望）吏以毁告（吏以祠宇之毁壞來告）閔余子衷 出金少府（手尉出金）往佐其功（往助其功役）爰俾諸生（於是遣諸生）敬陳一醑（故奠一觴）（音□）先生臨之（先生其臨此祀）庶其不昧（赫赫然來歆無昧於此）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文公先生

此篇述夫子集是道之大成顔曾思孟得其傳而本朝六君子又能繼絶學所宜興食

恭惟道統（故此道統之傳）遠自羲軒（其來遠自羲黃軒轅氏黃帝姓也）集厥大成（集是道之大成）允屬元聖（信屬我夫子之大聖）述古垂訓（述往古垂明教）萬世作程（可爲萬世之法程）三千其徒（一時徒弟）

(凡三千人)化若時雨(然夫子之教如時雨之育物)維顔曾氏(惟有顔子曾子)傳得其宗(所傳得其宗派)逮思及輿(思子思輿孟子名也及子思孟子)益以光大(是道愈極光大)自時厥後(自是而後)口耳失真(俗儒汩於口耳之學而是道寖失其真)千有餘年(自孟子而下千餘年間)乃曰有繼(道統湮墜日久於此而有人繼其傳)周程授受(乃生周濂溪明道學授之二程二程受其傳)萬理一原(親傳太極貫萬理於一原)曰邵曰張(繼有邵康節張橫渠)爰及司温(於是又有司馬温公)學雖殊轍(所學雖異其塗轍)道則同歸(於道則同歸)俾我後人(使我後學之人)如夜復旦(明是理於冬夜猶既夜而旦氣發)熹以凡陋(某以凡下陋之質)少蒙義方(少得家傳義方之訓)中靡常師(中間亦無常定師)晚逢有道(最後方逢有道之君子)載鑽載仰(鑽之益堅仰之益高)雖未有聞(雖若未有所聞)賴天之靈(賴上天之靈)幸無失墜(幸然無有墜失)逮茲退老(及今退而歸老田里)同好鼎來(同志于學之人于然而至)落此一丘(落成此一區)羣居伊始(羣來居之實自茲始)探原推本(推其原究其本)敢昧厥初(其敢昧其初乎)奠以告虔(尊備奠禮以致虔恭)尚其昭格(尚冀其顯臨)陟降庭止(一升一降正直無私)惠我光明(錫我以光明之道)傳之方來(以傳來世)永永無斁(永久而無厭斁)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十九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二十

行實(行實者所以紀先賢行己之實行也)

濂溪先生行錄(此篇述先生道德性命之蘊文學政事之善)　文公先生述

先生姓周氏(先生周其姓)名敦實(敦實其名)字茂叔(茂叔其字也)避厚陵藩邸名(厚陵英宗舊諱宗實先生以此引避)改敦頤(遂改敦頤今名)世居道州營道(世居道州營道縣)父輔成(父諱輔成)嘗為賀州桂嶺令(曾爲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以先生奏贈是官)母鄭氏(母姓鄭)封仙居縣太君(亦以先生奏封之太君)先生少孤(少而無父)養於舅家(寄養於外舅鄭氏之家)景祐中(國朝景祐年間)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以外舅龍學鄭向之奏補官)試將作監主簿(初任是官)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繼注簿職)先生博學力行(先生學問該博而篤於力行)遇事剛果(遇事則剛而果決)綽有古人風(綽有古者之餘風)其為政精密嚴恕(其政事精明周密嚴恕)務盡道理(皆務令盡於道理)縣有獄(縣有獄囚)久不決(久而不決)先生至(自先生來)一訊立辨(一加訊問立辨曲直)衆口交稱之(與論並予之)部使者薦其才(監司以其政爲薦于朝)為南安軍司理(遂授是官)獄有囚(獄有罪囚)法不當死(於法不當死)

罪。轉運使王逵(王姓逵名)欲深治之於法(欲深其罪)逵苛刻酷虐(逵政)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官吏無敢議其是非)先生獨與之辨(先生獨辨其人之不當死)不聽(逵不聽其言)則置手板歸(則其笏)取告身委之而去(取其出身告勅委置於官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謂如是更可出仕乎)殺人以媚人(求媚於長官)吾不為也(吾斷不為之)逵感悟(逵感其言語)因得不死(罪因由此得生)且賢先生薦之(且賢先生之見薦之于朝)移郴州桂陽令(延爲桂邑宰)皆有治績(止著政聲)用薦者改大理寺丞(又以人薦改爲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爲洪邑宰)南昌人見先

生來(邑民見其來)喜曰(皆樂而相告曰)是能辨分寧獄者(此乃能辨分寧縣獄事之人)於是更相告語(既而更相與言)勿違教命(無違其教化命令)而以汚善政為恥也(深以汚濁其德政為羞)改太子中舍人(充東宮官)簽書合州判官事(爲合州簽判)殿中丞(就任轉爲臺官)一郡之事(一州之事)不經先生手(不經先生之手)吏不敢決(官吏不敢自決)民不肯從(人亦不服從)趙清獻公為使者(趙姓抃名清獻諡也時爲使者)小人或讒先生(小人或毀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趙抃待之極嚴)而先生處之超然(先生不以爲意自然所守)也。轉國子博士(轉除國子官)通判虔州(爲虔

州通判)趙公來爲守(趙抃適守是州)熟視先生所爲(備見先生爲政)執其手曰(握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今日方知其爲人)以尚書虞部員外郎(郎官又權)通判永州(負任永州學卒)權發遣邵州事(遂知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邵州之學左獄)(有賓先生近之教養生徒)熙寧元年(熙寧年間)用趙公及呂公正獻公薦(以二公之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遂除運判先生)(謝口公啓云在漕官有四方之遊於高蹊無一日之雅)三年(熙寧三年)轉虞部郎中(遂正遷正之)提點刑獄(復州提刑傳本)先生不憚出入之勞(不憚險涉之艱)瘴毒之侵(雖是瘴疫之氣方盛)雖荒崖絕島(亦至

荒僻出谷之地)人跡所不至處(無人行處)亦必緩視徐按(亦必按察徐行問民疾苦)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專以洗滌冤抑澤潤生民自任)設施措置(施爲舉措)未及盡其所爲(未能究其萬一)而先生病矣(而以疾行)因請南康軍以歸(遂得南康宰而歸)趙公再尹成都(趙抃又爲成都府尹)復奏起先生(復上奏乞起先生)朝命及門(君命至其門)而先生卒矣(先生已死)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所死之年也)年五十有七(壽止五十七歲)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所葬之地名也)娶陸氏(妻姓陸)封縉雲縣君(封縣君)再娶蒲氏(繼妻姓蒲)封德清縣君(封縣君)子壽

熹(二子名也)皆太廟齋郎(皆爲是官)先生所著書(其著述)有太極圖(作圖)易說(周易說)易通數十篇(卽通書也)詩十卷藏于家(詩集等藏于家)先生在南安時(官南安時)年甚少(年最小)不爲守所知(不爲郡守見知)洛人程公珦(程姓珦名)(洛邑人也)攝通守事(攝通判南安)視其氣貌非常人(觀其顏貌)(非尋常人)與語(與之談論)知其爲學知道也(則知其爲力學有道之君)因與爲友(遂爲交友)且使其子顥頤受學焉(顥明道名頤伊川名遣之從學)及爲郎(及爲正郎)故事當舉代(同典當舉人自代)每一遷授(每遷秩)輒一薦之(卽爲先生)程公二子

(程珦之二子)皆唱鳴道學(終至皆以道學鳴世)以繼孔孟不傳之統(以續孔子孟子千年不傳之道統)世所謂二程先生者(世稱爲二程先生)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其學端於濂溪也)在郴時(官於郴州時)其守李公初平(郴守李姓名初平)知先生賢(知其有道)不以爲吏遇之(不以僚佐之官待之)既薦之又周其困之(又賙其不及)又嘗聞先生論學(嘗聞其講論爲學之道)嘆曰(嗟嘆云)吾欲讀書如何(我尙欲讀書不知何如)先生曰(答云)公老矣(公年已老)無及也(學之先及)某請得爲公言之(某請爲公論其所以)初平遂日聽先生語(李初平日日聽其講論)

益二年而有得(如此者二年乃然有得於己)王荊公提點江東刑獄(王安石封荊公爲江東提刑)時已號爲通儒(一時稱爲通達之儒)先生過之(先生往之)與語連日夜(與之話連日至夜)荊公退而精思(荊公既退熟思其語)至忘寢食(至於不寢不食)先生自少信古好義(自少年崇信古道好爲義事)以名節自砥礪(以名節自勉)其奉己甚約(其自奉養甚薄)俸祿盡以周宗族(所得官俸盡以與房族)奉賓友(奉養賓朋友)在南昌時(爲南昌宰時)得疾暴卒(得疾然而死)更一日夜始甦(經一日一夜方醒)或視其家(或人觀其家)止一敝篋(只有一破舊之篋)錢不滿百(其錢)

(李守已死)李初平卒子幼不克葬(其子尙幼不能辦葬)先生護其喪歸葬之(乃扶護其喪以葬之)分司而歸(爲南京分司)妻子饘粥不給(其妻與子食亦不給)曠然不以爲意也(處之泰然不以介意)廬山之麓有溪焉(廬山之林其下有溪)築書堂其上(於其上)名之曰濂溪(以濂溪名)因語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曰(潘姓延之名清逸居士其號也因與之語)可仕可止(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古人無所必(仕止非人所能必)束髮爲學(自束髮爲學時)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欲有所展布可以流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尙不可爲然後不得已)止未晚也(止不爲遲)

此濂溪者(此濂溪之書堂)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他日與汝相與從遊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吟咏古先聖王之道此其志)處之本意也(此乃我仕止之初心也)豫章黃庭堅稱之曰(豫章郡黃庭堅名稱之云)茂叔人品甚高(先生爲人資格甚高)胸中灑落(心懷脫灑)如光風霽月(如光風之清徹霽月之明朗)好讀書(喜讀書)雅意林壑(意在山林丘壑之間)不卑小官(不以小職爲卑官)職思其憂(每思不稱其職爲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議法每欲與百姓決訟)得情而不喜(既得其實則哀矜而不喜)其爲使者(其出爲監司)進退官吏(升黜衆官)得罪者自以不冤(爲其劾者自以爲不冤)

濂溪之名(濂溪之得名)雖不足以對其美(雖然未足)然茂叔短於取名(但其不務於求名者)而惠於求志(而樂求其所得)薄於徼福(薄於求福)而厚於得民(而在得民心)菲於奉身(薄於己之奉)而燕及惸嫠(而飲食及於孤苦)陋於希世(陋於希求世之尊顯者)而尚友千古(尚友千古之聖賢)而心契上古(心契上古之聖賢)聞茂叔之風(聞其風者)猶足以律貪(可以懲其貪鄙之習)則此溪之水(濂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其與名同流於千古)所得多矣(其所得多矣)不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有識見者必能審於斯言○此條雖取黃庭堅所撰濂溪詩序之辭)

明道先生行狀

伊川先生

(又以程氏文集遺書呂氏童蒙訓尊堯錄見伊洛淵源)(此篇歷述先生家世行事之美盛歷官行事之美)

先生姓程氏(先生其姓)諱顥(顥其名)字伯淳(伯淳其字也)父珦(父名)見任太中大夫致仕(官任太中請老)娶壽安縣君侯氏(母姓侯封縣君)曾祖而下葬河南(自曾祖以下皆葬於河南)今爲河南人(今居於河南)先生生而神氣秀爽(先生生時氣貌俊爽)異於常兒(與凡子不同)未能言(不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姓任氏封太君)抱之行(抱先生行)不覺釵墜(其釵墜落)後數日方求之(已數月方知)先生以手指示(先生不能以言指其所)果得釵(果得其釵)數歲誦書強記過人(材長讀書誦記)十歲能爲詩賦(及十歲則自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與羣居學)如老成人(不爲孩童之態)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侍郎姓彭名思永)妻以女(彭之以女妻之)逾冠(二十歲)中進士第(登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鄠音戶)令以其年少未知之(邑宰以其年少未深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邑民有借其兄屋舍居之)發地中藏錢(開地得藏錢)兄之子訴曰(訴於官)父所藏也(乃父所藏)令曰

宰曰此無證佐先生曰易辨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時曰四十年彼借宅居幾時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男女聚觀晝夜雜處

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與僧曰石佛現光有諸曰然曰俟復現當取其首觀之自是不復有光所在役人不勞而事集再[illegible]以避[illegible]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皆近府美田為富貴家[illegible]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

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會罷令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詞訟日不下二百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堤決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於府漕然後調役非月餘不能先生曰如是苗槁矣遂發民塞之歲大熟

先生常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府尹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月除服遺詔不敢違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祥符中嚴奉以為神物先生捕而脯之邑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邑人相共語主簿

折黏竿（自主簿折黏飛鳥之竿）鄉民不畜禽鳥（鄉民不敢畜養飛禽）尋春就移澤州晉陽令（二年赴縣第）民以事至邑（民以公事至邑）告之以孝悌忠信（教之以孝於親悌於長盡己之忠以實之信）暇時（閒暇之日）召父老而與之語（呼邑之父老與之言語）兒童所讀書（邑之兒童先所讀書）親為正句讀（親自為之句讀音豆）教者不善（教導者不得其人）則為易置（則為之改易）秩滿（在秩滿）吏夜叩門（公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且言有傷死人者）先生曰（先生云）吾邑安有此（邑民皆善寧有是耶）誠有之（果如此）必某村某人也（必彼村落彼人也）問之果然（既問則果如其言）晉俗尚焚屍（晉城縣風俗人死化以火）雖孝子慈孫（雖是孝順之子慈愛之孫）習以為安（習此而安於此）先生教諭禁止（先生諭以義理而禁絕之）民始信（邑民皆信從）先生為令（先生為宰）視民如子（視百姓如子）欲辯事者（欲辯直其事者）或不持牒（或不持辭牒）徑至庭下（直造公之庭下）陳其所以（歷述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先生徐告與之言）諄諄不倦（懇切不已）百姓愛之如父母（民愛先生亦如父母）用薦者（時有薦先生于朝者）改著作佐郎（遂改為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呂姓公著名為御史又薦先生）授太子中允監察御史（得東宮官又為臺官）神宗素知先生名（神宗聞先生之名）比二三見（二三次召見）遂期以大用（欲以大用先生）前後進說甚多（前後奏篇不一）大要以正心窒欲（皆以正君心窒嗜欲）求賢育材為先（求賢者養人材為先務）不飾辭辯（不文飾言語辯論）獨以誠意感動人主（惟以真誠實意感動人主之心）神宗嘗使推擇人材（神宗令先生推擇可用之人材）所薦數十人（所薦者凡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其父之表弟張橫渠名載頤為先生之弟）所上章疏（所奏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至親如子姪不得親觀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嘗論人君當防遏欲心於未萌動之時）神宗俯身拱手曰（神宗曲其身拱其手云）當為卿戒之（當用卿言而戒此）及因論人才（及在上前論人品辯論）曰（乃云）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人主如何輕視天下之士）神宗曰（神宗答云）朕何敢如是（我何敢若此）王安石日益信用（是時王姓安石名上信用之）先生為神宗言（先生於是為神宗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人君之道當以仁愛百姓為本）未嘗及功利（未嘗一言及于功利法刻意功利必傷仁愛蓋知王安石欲以功利正之）嘗極陳治道（曾極言為治之道）神宗曰（神宗云）此堯舜之事（此乃帝堯帝舜之事）朕何敢當（我何足當此）先生愀然曰（先生戚然變色云）陛下此言（人主有此言）非天下之福也（非是天下生靈之福）

公寖行其說（安石之說既行）先生意多不合（先生多與之不合）事出必論列（荊公所奏之事出、先生必論奏之）數月之間（數月之間、及）章疏十上（章疏至十數上）尤極論者（其尤甚者）輔臣不同心（宰輔不能同心）小臣與大計（小臣得與大事）公論不行（公論不行之議）青苗取息（取青苗錢為民害）賣祠部牒（賣僧子祠部及牒）差提舉官（提舉官因荊公奏方有是官）多非其人（多失其人）荊公與先生（荊公與先生）道雖不同（道雖異）而嘗謂先生忠信（嘗言先生為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先生每與之談論）心平氣和（心既平、氣亦溫和）荊公多為之動（安石多為之感動）先生言

既不行（先生言既不行、不用）懇求外補（懇切求出）面請至十數不許（面諫至十、終不許）遂闔門待罪（遂閉門俟罪）除西京路提刑（神宗命執政除先生提刑）復上章曰（又上書云）臣言是願行之（願人君行其言）如其妄言（如是其言之妄）當賜顯責（當有顯戮）請罪而獲遷（方請罪而却得陞）刑賞混矣（賞罰混亂無統）累請得罷（累請始能罷）既而神宗手批（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宜明同列之罪、不能罪先生）獨於先生無責（獨於先生無所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改差簽判）為守者嚴刻多忌（太守嚴酷、多疑忌）通判而下（自通守以下）莫敢與辨

（無人敢辨之辯真論）事小亦爭（事小亦安處）必與之辯（先生必與之辯）屢平反重獄（數決重囚）得不死者十數（得不死者數人）河清卒（河清兵卒）於法不他役（在法不應役之）程昉為外都水丞（程姓昉名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恃其有勢輕視州郡吏無力拒）欲盡取諸埽兵治河（欲盡取兵卒治河）先生以法拒之（先生以法非之）昉請於朝（程昉又請于朝廷）以八百人與之（八百人越之）昉肆其虐（程昉肆其虐）會天寒兵潰（適天時寒兵皆潰）將入城（將入城歸）衆官畏昉（僚屬皆懼昉）欲弗納（欲皆弗納其歸）先生曰（先生云）此逃死自歸（此人避死而自歸）弗納必為

亂（非之則為亂）昉有言（程昉有言）某自當之（我自當之）郊[illegible]恩（遇郊祀恩）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遂得為竹木務官）改太常丞（除太常丞）神宗嘗語執政曰（神宗嘗與執政云）程某可用（先生可用）執政不對（執政不答）又嘗有登對者（又有登對者）自洛至（自洛中來）問曰（神宗又問云）程某在洛否（先生在洛否）對者連言佳士（連言佳士數）其後彗見求言（後彗星見）先生應詔（先生出應詔對事）神宗手批（神宗親批）與府界知縣（與府界內知縣）差知扶溝縣事（遂為扶溝宰）先生復求監當（先生只求監當場務差遣）執政諭以上意（執政皆言上人之意）不可

設也。不復可改。數月，右府同薦（又數月因諸薦）除判武學（有州）。

武學之命，專尚寬厚（務從寬厚），以教化為先（以教化為先務）。

捕盜賊（捕盜賊）多勝取舟人物（動奪舟人之物），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一年常焚舟十數以張其威）。先生始至（先生初來），捕得一人（捕獲一人），使引其類（使其引其徒黨），得數十人（又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不復懲其舊惡），分地以處之（分其所居之），使以挽舟為業（使之以挽舟為業）。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自此既無焚舟之事）。內侍都知王中正（王姓中正名，為內侍都知），巡閱保甲（以朝命差諸州巡視保伍），所至陵慢縣官（所至陵慢縣官）。

諸邑供帳（諸縣供具帳設），競務華鮮（皆欲華麗），以悅奉之（數於奉承）。主吏以請（主吏以請於先生），先生曰（先生云）：吾邑貧，安能效他邑（豈可比其它縣）？且取於民（且取之於民），法所禁也（法所不許）。故事議郎（改事議郎），以親老（以父母年老），求近鄉監局（求近地監當），得汝州酒稅（遂為酒官）。今上嗣位（哲宗即位），覃恩（覃恩），改承議郎（遂改承議），召為宗正寺丞（召為宗正寺官），未行以疾終（未行而死矣）。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夏六月望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壽之年，五十有四）。識與不識（識先生者與不識先生者），皆惜先生（皆為先生哭）……

其天資既異（異於人），而充養有道（又存養之道），其純粹如精金（容貌純粹有如精金），溫潤如良玉（氣象溫潤有如美玉），寬而有制（寬而有節），和而不流（雖和而不至於流），忠誠貫乎金石（至誠之心可以貫金石），孝悌通乎神明（孝悌之德上通於神明）。視其色（觀其顏色），其接物也（接於人也），如春陽之溫（有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其入於人也），如時雨之潤（有如時雨之潤物）。胸懷洞然（胸襟洞達），徹視無間（徹視無所間）。測其蘊（測其所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浩浩乎如滄海之無涯岸）；極其德美（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言不足以形容之）。

先生行己（先生行己），內主於敬（敬存於內），而行之以恕（所行者恕）。見善若出諸己（見人之善如出於己），不欲弗施於人（己之不欲不施諸人）。居廣居而行大道（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言則有理，動則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自十五六歲），聞汝南周茂叔論道（見汝南周濂溪論大道），遂厭科舉之業（遂厭棄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未知其端倪），泛濫於諸家（泛求於諸子百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參考於老釋），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如此者近數十年，返而求之六經而後得之）。

宗。明於庶物（明識事物之理），察於人倫（察於人倫之大倫）。知盡性至命（知盡己之性，推而至於天所賦之明命），必本於孝悌（蓋自孝悌之德）；窮神知化（達變化之妙，窮義理之精），由通於禮樂（由通於禮樂之事）。辨異端似是之非（釋氏之學彌近理而大亂真，辨明其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開百世未明之疑惑）。秦漢而下（自秦及漢而下），未有臻此理也（未有人能臻此理也）。謂孟子沒（謂孟軻氏已死）而聖學不傳（聖人之學無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以作興斯文為一己之責）。其言曰（述其言曰）：道之不明（是道之所以不明），異端害之也（佛老之學害之）。昔之害近而易知（昔之害猶近，而可以知），今之害深而難辨（今之為害且深，而難辨別）。昔之惑人也（向來惑人者），乘其迷暗（乘人之迷暗）；今之入人也（今其為教入人，而使之信），因其高明（則因其高明而入於……，遂有以惑之）。自謂之窮神知化（自言其窮神知化之道，有於冥心求化，故不足開物而成事），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彼之學以一超頓悟為弄）。言為無不周遍（自謂所言無所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實則外於人倫之理）。窮深極微（窮究淵深，極致微妙），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道其道，非堯舜之正道）。道之不明也（此道之晦），邪誕妖異之說競起（邪妄虛誕妖怪誕異之言競起），塗生民之耳目（塗塞人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陷天下於汚濁之中）。

雖高才明智（雖是高明之君子），膠於見聞（膠滯於所聞所見），醉生夢死（醉而生，夢而死），不自覺也（不能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此皆是正理之路荊棘），聖門之蔽塞（聖人之門猶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是必闢去老佛之塞，道者而後可進於道）。先生進將覺斯人（先生達則以道覺斯世），退將明之書（退則以此道垂之書）。不幸早世（不幸死去早世之）。先生教人（先生訓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自推極吾之知識，以至於知其善所當止），誠意至於平天下（自此心之誠意，以至於平天下之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自灑掃應對之事，履而行之，以至於窮究義理，全盡其性），循循有序（各有其序）。教人易從（誨人，人從），怒人而人不怒（怒人而人不以為怨）。賢愚善惡（賢者善者愚者惡者），咸得其心（各得其心）。聞風者誠服（聞先生之風者莫不誠服），覿德者心醉（覿先生之德者莫不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指王安石也，以新法與先生不合），時見排斥（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退而省察其己之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者，來者稱先生忠信）。先生為政（先生為政），道之而從（道之而民無不從），動之而和（動之而民無不和），不求物而物應（無求於物而物自應），未施信而民信（未施信於民而民自信之），則人不可及也（其為人不可及）。蓋 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

川（伊川地名）謹書家世行業（謹録其家世德行事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及歷仕行事之大者）以求誌於作者（以求誌於當世之作者）

元豐八年八月日孝頤狀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二十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二十一

行實

伊川先生年譜（此篇紀先生道德行藝之實謙等輔翼之功）　文公先生

先生名頤（頤先生名也）字正叔（正叔其字）明道先生弟也（明道之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幼年識見甚高）非禮不動（舉措不合於禮不妄動）年十四五（十四五歲）與明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與其兄同學於道州周濂溪）皇祐二年（國朝年號）年十八（十八歲）上書闕下（上書勸）仁宗以王道為心（勉仁主以王道）生靈為念（恤百姓）乞召對陳所學（乞君對面陳其學）閒遊太學（嘗遊國學）胡翼之主教導（即安定先生也名瑗宗翼之主教學事）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曾以顏子論一篇試學徒）得先生所試大驚（得先生一篇大驚異）即處以學職（即以學職處之）呂希哲原明師焉（呂滎公師事之）舉進士（擢進士）嘉祐四年（國朝年號）廷試報罷（試罷廢）遂不復試（更不應試）治平熙寧閒（皆國朝年號）近臣屢薦（呂申公等數薦之）自以為學不足（先生自謂學不足）不願仕也（不欲出仕）元豐八年（亦年號）哲宗嗣位（哲廟踐祚）司馬

子062-275

公呂公著韓絳（是時光門下侍郎公著尚書左丞絳西京留守）上其行義于朝（並以先生行義薦之於朝按溫公與呂申公同薦劄子切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伏望特加召命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一正君心）授汝州團練推官（遂授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又除學官）先生辭（先生辭不受）尋召詣闕（即詔詣闕）元祐元年三月（是年春）至京師（頤至京當時王岩叟奏云伏見程頤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于時陛下復起而用之欲遂召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向風觀朝廷所以待之如何○陛下此舉係天下之心）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遂除是官）先生辭曰（先生辭云）

祖宗時（先朝盛時）布衣被召（以韋布之士被召命）自有故事（自有舊典）今臣未得入見（未得入見拜未獲拜）未敢祗命（未敢拜君之命）（王岩叟奏云伏聞徐頤京官校書郎足見朝廷尚賢顯一召見之順靜而開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於是召對（遂召入對）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將權為講進之官）先生辭不獲（固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於是受西京國子監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上言講筵三事）其一（第一）以上富春秋（以人君年事已盛）輔養為急（輔導涵養）宜選賢德備講官（選賢德之士為講官）使陪侍宿直（使日夜近人主）陳說道義（講論義理）所以涵養氣質（...）

陶德性（陶成善性）其二請內侍宮人（宦官宮妾）俱選老成有重之人（皆擇老宿重厚者）不使侈靡之物（無俾奢靡玩好之具）淺俗之言（鄙俚淺近之語）接於耳目（嘗交接於耳目之間）其三（第三）請令講官坐講（請許講官賜坐講說）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以表一人尊儒敬道之心）既而命下（未幾有旨）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是秋充說書）五月（是年夏）差同看詳國子監條制（差同孫覺顧臨詳定學制）先生所定之（先生所詳定者）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以為學舍乃尚禮讓之所）而月（崇...）使之爭（而月月使之爭得失）殊非教養之道（甚非教育人才之道）請

改試為課（請改月試為供課）更不定高下（不於上下等第）制定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別立堂名尊賢以待天下之有道德者）鐫解額以去利誘（除去解額以絕利祿之心）如是者十數條（如此者十數事時尚書胡宗愈因是沮訖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又上疏（又復上言）言輔養上德（謂輔養聖德）要使跬步不離正人（半步之頃）（不可與宮人相親[illegible]大槩切）乃可以成就聖德（乃可成君德）請日宰臣史官皆入（當講書日宰相與史官並進）使上不得舒泰（使人君不得自安）請自今一月（請每月）再講於崇政殿（講於崇政殿）於內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是而後宰相史官皆進）餘日講於

延和殿他日講於延和殿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後除先生言入談道德謂入說義理出領訴訟出則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入之非是用人之體再辭不受復不受楊龜山曰事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敎局如鼓院宗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伊川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先生固辭先生在經筵凡在經筵每當進講將講說必宿齋豫戒先期齊莊戒飭冀以感動上意求以感動人主之心一日當講顏子不改樂章一日講論語顏子陋巷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門弟子疑講此章非有人君事也人與上無相關將何以言何以為說及講畢講說已了復言曰再起言曰

陋巷之士貧士居於陋巷之中仁義在躬但知天理忘其貧賤不知貧且賤之為可憂人主崇高人君自貴奉養備極奉養之備富貴苟不知學苟不為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不能不為富貴所動搖且顏子王佐之才也顏淵本有輔王者之才而簞食瓢飲所有不過一竹器之食一勺之飲而已季氏魯國之蠹也季氏聚斂乃魯國之巨蠹而富於周公而富過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魯國之君其用人如此非後世之監乎非後世之君所監乎聞者歎服皆歎而服哲宗亦首肯之哲宗亦肯之嘗聞上在宮中嘗聞哲宗在禁中漱水必避螻蟻

擇地心傷行蟻先生曰先生進言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願得人君以此愛物之心而仁天下之民一日講罷一日講說已畢上忽起戲折柳枝哲宗起而攀折柳條先生進曰又進言曰方春發生方春生物之時不可無故摧折不應無事摧折之上不悅哲宗不喜所講書有容字書中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內侍以黃帛覆講罷進言曰講畢之曰上藩邸嫌名也言於上嫌名同音又言人主之勢人君之分不患不尊不憂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但恐為臣者尊大之太過而驕心生而驕矜之心生時神宗之喪未除時神宗喪服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至冬

節百官皆進賀表先生言節序變遷又言時序改易時思方切思親之念方切請改賀為慰請改賀禮為慰及除喪除喪服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有司又將舉樂置會先生請罷先生請罷此宴曰除喪而用吉禮除喪之始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因事而用樂猶之可也今特設宴今特舉宴是喜之也是喜喪服之除也五年丁太中公憂居父珦喪去官七年七年服除服已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除閣職復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遂有今除蓋蘇軾與程頤不合當時分二黨洛黨蜀黨恰轍弟轍執政纔進京便云但恐不靖簾中入其說故不得復召五月改

授管勾崇福宮遂授宮祠元祐九年哲宗初視政哲宗初視朝申秘閣西監之命依舊秘閣職判監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紹聖年間黨禍罷歸四年及四年送涪州編管遂有此命謝良佐曰門人也有云是行也先生涪州之行乃邢恕等為之耳邢恕從遊先生後畔去爲韓愈之藉是故如此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是年易解成三年及三年徽宗即位徽廟登極移峽州畢後峽州坪四月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復官放還還洛歸洛中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再復官與職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是年又追已復官依舊致仕依舊致政崇寧二年言者論其姦黨是年又論先生為姦黨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龍門先生晚年所居之地也止四方學者曰止四方來學之士云尊所聞行所知可矣尊其所聞行其所知足矣不必及吾門也不必來吾門五年復宣義郎致仕是年又復官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時易傳久已成書學者莫得傳授學者欲傳而不可得或以為請有請於先生者先生曰答云自量精力未衰自度氣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尚期更有所益其後寢疾後疾病始以授尹焞張繹皆門人也尹焞曰先生作傳只是門所寫成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

家是年終於其家年七十五凡七十五歲疾革疾甚門人進曰門弟進言先生平日所學先生平時為學正今日要用今日正要用先生微視曰微開眼云道著用便不是纔說用便不是其人未出門而沒未及出門而先生已逝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與先生云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蓋以其嚴毅所以能使人尊敬之也若接引後學如引誘後進隨人材而成就之隨其材而器成之則予不得讓焉則我所不能辭先生既沒先生既死昔之門人高弟向來從學之徒多已先亡多先逝者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未有能述先生之盛德然先生嘗謂張繹曰先生曾與門人張繹云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向來狀述明道行實我之道蓋與明道同我之學道與吾同凡一則異時欲知我者他日欲知我之行事求之於此文可也而求之明道行實可也

橫渠先生行狀　門人呂大臨與叔

此篇述先生精思力致之功文學政事之美

先生諱載姓張名載字子厚子厚字也父迪仕仁宗朝父迪仕於仁廟時終于殿中丞終臺官知涪州事為涪州守卒諸孤幼既死諸子尚年幼僑寓鳳翔郡縣橫渠鎮之南寓居

鳳翔府郿縣橫渠鎮（因徒而家焉）後遷而家其地。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先生以是年及第）始仕祁州司法（初授祁州司法曹）遷丹州雲巖縣令（邑宰）再遷（爲）又遷著作佐郎（除著作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又爲渭州簽判）熙寧二年冬（是年冬）被召入對（以君命入對）除崇文殿校書（爲校書）明年移疾（次年以疾歸）十年春復召還館（及十年再召就職）同知太常禮院（兼知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及冬又請歸田里）十有二月行次臨潼（臨潼地名，行至其地）卒于館舍（終于次舍）享年五十有八（壽止五十八歲）是月以其喪歸（歸家遂以喪歸）元豐元

年八月葬于涪州（復葬于涪州）先生始就外傅（先生少年初就師學）志氣不羣（志氣異凡人）知虛奉父命（始敬從父命）守不可奪（力守不變）且無所不學（無有不學者）與邠人焦寅游（焦姓寅名邠人也與之游）寅喜談兵（寅號兵學）先生說其言（先生喜其談論）上書謁范文正公（文正公姓范名仲淹上書謁之）一見知其遠器（公下見知其遠大之器）責之曰（因戒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儒家自有名教之樂）何事於兵（何必兵耶）因勸讀中庸（勸之讀中庸之編）先生猶未以爲足（先生猶未止）又訪諸釋老之書（又博覽佛老之書）知無所得（知無可取）反而求之六經（於是求之

六經之旨）嘉祐初（嘉祐初年）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見明道兄弟於京都）共語道學之要（相與講論道學）先生渙然（先生大悟）乃盡棄異學（盡棄去異學之非）淳如也（純然吾道）方未第時（先生未登第）文路公以舊相判長安（路公以文名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久聞聲名德行之盛）聘以束帛（以禮聘之）延之學宮（以學職處之）其在雲巖（及宰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見諸設施以重本善俗爲第一事）每以月吉（每月之朔）具酒食召鄉人高年（置酒敬邑里人之老者）會于縣庭（聚於公字）親爲勸酬（或勸或酬親臨）使人知

養老事長之義（俾人人知養老而敬其長）因問民疾苦（問民之疾苦，百姓之病患）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又教以告其子弟之方）京兆王公（京兆尹王氏）樂道嘗延致郡學（曾招致郡學中）先生多教人以德（先生訓人多以德）從容語學者（和緩與其學徒言）曰（孰能）少置意科舉（誰能弃置舉子之業）相從于堯舜之域（同入堯舜之聖域）學者聞法語（學徒聞其言語有法）多從之（其言皆聽）上嗣位之二年（主上登極之二年）登用大臣（大臣用事）思有變更（新政多行）御史中丞呂晦叔（晦叔爲中丞）薦先生于朝（首以先生爲薦）曰張載學有本原（先生學有本）西方之學

者皆宗之可以名對訪問

上即命召入見（於是召對）上問治道（問以治之道）

皆以漸復三代為對（欲漸復三代之風）上悅之曰

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汝亦宜日日見二府相府講論當世事）朕

且將大用卿（吾欲大用汝）先生謝曰（先生起謝云）臣自外

官赴召（臣以在外小官上赴君命之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未知今日所行新政）

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願容徐待旬月之間有所獻）

上然之（君許）他日見執政（一日見執政）

與語曰（政府與言云）新政之更（新政之變更）懼不能任事

求助於子何如（欲求子為助）先生對曰

朝廷將大有為（朝廷將有施為）天下之士（四海之士大夫）願

與下風（皆欲趨走下風）若與人為善（如與天下人為善）則

孰敢不盡（又誰敢不盡其力）如教玉人追琢（正猶使玉人雕琢）

則人亦故有不能（則人尚有未能者）執政默然（政府不答）

不合（不相合）命校書崇文（遂擢崇文）先生辭（先生固辭）

復按獄浙東（領浙東刑獄事）或有言曰（或有言云）張載以道

德進（先生以道德擢用）不宜使之治獄（獄官非其所宜）執政曰

淑問如皋陶（善問獄之史如皋陶）猶且讞囚

此庸何傷（此又何害）獄成還朝（獄已成還朝）會弟天祺以

言得罪（弟名天祺以言事得罪）乃謁告歸居於橫渠故居

遂移疾不起（遂託以疾不復起）橫渠至僻陋（所居之地最為僻地）

有田數百畝（有數畝之田）以供歲計（以供一年之用）

終日危坐一室（終日之間直坐一室）左右簡編（左右無非簡編）

俯而讀（俯而誦）仰而思（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有所得則記之）

或中夜起坐（或至半夜起而坐）取燭以書（取明燭以記其所得）

其志道精思（有志於道精而思之）未始須臾

息（未始須臾）亦未始須臾忘也（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

有問（為學者有問於先生）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變化氣質之理）學必如聖人而後

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聞之者皆感動其心）

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貲

者雖糲蔬亦共之

得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

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

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

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

然後斷乎無失（至於無所失）吾乃沛然精義入
神（精義則沛然義理之精自入神妙之域）豫而已矣（此心自然悅豫）先生氣
質剛毅（其氣質剛正嚴毅）德盛貌嚴（其德極盛其貌端嚴）然與人
居（但與人相處）久而日親（至久而日益親）其治家接物（其治家之道與應接事物）
大要正己以感人（大率皆是正其身以感動乎人）其家
童子（家有童稚）必使灑掃應對（成使執灑掃語應對）給侍長
上（供給侍奉長上）女子之未嫁者（有女未嫁）必使觀祭祀（使成
觀祭祀）納酒漿（供酒醴之奠）皆所以養遜弟（所以教其遜順之風）
就成德（成就其盛德）嘗曰事親奉祭（每言事父母奉祭祀）豈可
使人為之（豈可令他人為之）聞人之善（聞他人有善之言）喜見顏
色（喜見顏色之間）答問學者（應答問學之人）雖多不倦（不厭倦）有
不能者（有未能開悟者）未嘗不開其端（未嘗不啓其端緒）其所
至必訪人才（所至之地必訪問善人）有可語者（有可相與言者）必
丁寧以誨之（必再三誨諭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惟恐其成德之
遲也）歲適大歉（年饑）至人相食（甚至人自相食）家人惡米不
鑿（家人以米之粗）將舂之（欲舂之）先生亟止之曰（先生急止之）
餓殍滿野（餓死之人盈野）雖蔬食且自愧（雖蔬食亦自愧）又
安忍擇乎（尚可忍有所擇）熙寧九年秋（是年秋）先生感異

蒙（[illegible]）乃集所立言（集其所著述者）謂之正蒙（名之曰
正蒙）出示門人曰（出以示其從弟子）此書予歷年致思
所得（此書乃平生精思以得）其言殆合前聖（其言語與前聖相合）與大
要發端示人（不過啓其端以示夫人）其觸類廣之（觸其類而充廣之）
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則我將有待後人）正如老木之
株（恰如一株老樹）枝別固多（其枝之分固衆）所少者潤澤華葉
爾（猶欠光華花與葉耳）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先生常欲
復三代之盛）嘗曰（嘗言）仁政必自經界始（欲施仁政當自正井地之
經界始）貧富不均（或富或貧不能均平）教養無法（教之養之無其法）
雖欲言治（而欲治）皆苟而已（不過苟且而已）世之病難行
者（世人病其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未有
不以奪富家之田井美政）然茲法之行（但此法既行）悅之者衆（悅人
多之）亦期以數年（以數載為期）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必刑一人
而井地復矣）方有志未就（有此志未及行）會秦鳳帥呂公薦
之曰（時呂公為秦鳳帥薦之云）張載之學善發聖人
之遺意（能發明前聖之餘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其策亦可
用之以復三代之治）乞召還舊職（乞以召還舊職）先生曰吾（先生言）
不敢以疾辭（吾不敢以疾病辭）庶幾有遇焉（或有所遇合）

至都（京及至）公卿閭風慕之（士大夫聞其風而衆慕）然未有深知先生者（猶未有深知先生意者）以所欲言（以其所言）嘗試於人（嘗試詢於人）多未之信（多不以爲然）會有疾告歸（適有疾歸）疾亟不幸告終（不幸卽終）不卒其願（不能終其志）沒之日（死之日）唯一甥在側（唯一外甥在旁）遂奉柩歸殯以葬（及護喪歸葬）其治喪禮一用古（其喪禮一遵古制）以終先生之志（以慰先生平生之志）其以先生行事之跡（卽先生所行之事）敢次以書（敢次序而書之）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二十一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二十二

行實

康節先生墓誌銘　明道先生

（此篇言先生安貧樂道，悟陰陽消長之理，不以富貴動其心）

熙寧丁巳孟秋（熙寧年間丁巳歲七月）堯夫先生（堯夫，邵子字也）疾終于家（以疾沒于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於塗（洛之人士弔哭其家者相屬於道）其尤親且舊者（其至親且舊之甚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又相與同謀其葬之事）先生之子（先生子名伯溫）泣以告曰（垂涕以相告云）昔先人有言（昔吾父有云曰）誌吾者（記吾之墓）必以屬吾伯淳（父嘗屬於明道，伯淳其字也）噫（歎辭）先生之知我者（邵子其知予者）以是命我（以此而屬於我）我何敢辭（我亦不得而辭焉）謹按邵氏姬姓（謹考邵氏出於姬姓）系出召公（世出召奭）故世爲燕人（故世爲燕國人）父諱古（父名古）隱德不仕（隱其德，不耀）先生之幼（先生幼時）從父徙共城（隨其父移居共城）晩遷河南（晩年方始遷居河南）葬其父於伊川（葬其父於伊川之地）遂爲河南人（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先生生於祥符年間辛亥之歲）至是蓋六十七年矣（至此已是六十七年）雍先生之名（先生諱雍）而堯夫其字也（堯夫，先生之字也）娶王氏

王伯温仲良其二子也（二子長伯温次仲良）先生之官（先生之官）初舉遺逸（仁宗嘉祐中舉遺逸）試將作監簿（王公拱辰以先生應授將作監簿）後以為穎州團練推官（後又以為穎州推官）辭疾不赴（以疾病辭不赴）先生始學於百源（百源人先生初就定學明數之學）堅苦刻厲（堅心苦節刻志自厲）冬不爐（冬不近爐）夏不扇（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夜不就席如此數年）衛人賢之（衛之人皆賢之）先生嘆曰（先生方且與嘆云）昔之人尚友於古（昔之人尚友於古人）而吾未嘗及四方（而我尚未及四方之中）遽可已乎（而可自止耶）於是走吳適楚（乃走吳上適楚邦）過齊客梁晉（過魯國客梁晉之地）久之而歸曰（既久則盡得所學浩然而歸云）道其在是矣（吾道其在於是）蓋始有定居之意（方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先生少年時）自雄其才（其才雄駿）慷慨有大志（有大志慷慨然）既學（既奔走四方而學）力慕高遠（所慕者非淺近）謂先王之事（謂三代之治）為可必致（必然可致）及其學益老（及為學益老）德益邵（德日益高）玩心高明（心超於造化之表）觀天地之運化（窮察天地運化之妙）陰陽之消長（陰陽消息之理）以達乎萬物之變（以達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而後恰然順其理）浩然其歸（浩乎而歸）在洛幾三十年（居於洛者凡三十年）始也

蓬蓽環堵（初則蓬室蓽門環堵不全）不蔽風雨（不足以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躬親炊爨以致養其親）居之裕如（居處泰然而自安）講學于家（講論正學於其家）未嘗强以語人（未嘗強以評諸人）而就問者日衆（而來問之人日益衆）鄉里化之（鄉里之人皆化其）遠近尊之（遠近之人皆尊其學）士人之道洛者（士大夫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非是往見州府）而必之先生之家（則是往謁先生之家）先生德氣粹然（先生道德氣質純粹）望之可知其賢（望而見者即知其為賢）然不事表暴（不欲表暴於世）不設防畛（不立限界）正而不諒（正直而不家信於人）通而不汚（明通而無所汚）清明坦夷（靖寧自持平易可近）洞徹中外（洞照內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接於人無貴無賤無親無疏之間隔）羣居燕飲笑語終日（飲燕笑言盡日）不取甚異於人（不與人異）顧吾所樂何耳（亦觀我所自樂如何）病畏寒暑（以疾病畏寒暑之時）常以春秋（常以春秋涼之時）行遊城中（行遊於城市之中）士大夫家（士大夫之家）聽其車音（聽先生之車音）倒屣迎致（顛倒衣屣爭出迎致）雖兒童奴隷（雖童稚奴隷之人）皆知歡喜尊奉（無不喜於尊敬）其與人言（與人言語）必依於孝悌（必以孝親敬長為先）樂道人之善（喜言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未嘗及人之惡）故賢者悅其德（賢者

之人則愛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不賢之人感服其敎所以厚風俗能使風俗之歸厚成人材成人之材美也先生之功多矣先生之功可謂大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昔仲尼門徒賢者七十人其傳可見者得其親傳而可見於經者曾子子思惟曾子子思爲有宗而子思之所以授孟子子思傳之於孟子其餘門人其它門弟子各以材之所宜爲學各以其才之宜學者以爲學雖同尊聖人雖是同尊聖人之道所因而入者因此而入道者門戶亦殊矣其門戶亦各異矣況後乎千歲自孟子後又一千餘年師道不立師之道不能有立學者莫知其從來學者不知其所自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得也獨有先生之學爲得其傳先生得之於李挺之先生得其傳於李之才挺之得於穆伯長挺之之才得於穆脩推其源流其遠遠有端緒其來之遠亦有其源今穆李之言今穆脩李之才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及行事之迹大槩可知而先生醇一不雜先生則眞醇純一不流於雜汪洋高大浩博高遠乃其所自得者多矣自得之者又其所先生有書十二卷著書凡十有二卷曰皇極經世名之曰皇極經世古詩二千篇古制凡二千餘篇題曰擊壤集名之曰擊壤集先生之葬及葬祔于先塋其先塋之年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乃其死年冬月也銘曰

後爲之銘云嗚呼先生嗟哉先生志豪力雄志氣之豪力量之大闊步長趨步地之高趨向之廣凌高厲空心通天地歷覽無際探幽索隱窺造化之幽微究天理之隱奧曲暢旁通由一偏而推闡即其近以求通在古或難在古人之所難先生從容獨先生之不難有問有觀于問于觀以厭以豐厭足而該通之天不慭遺天不以此遺我後人謹切哲人之凶乃使賢者大數止此鳴皐在南葬所地名伊流在東名亦地有寧一宮沒寧之宮先生所終先生終于此矣

涑水司馬先生行狀

眉山蘇軾撰

此篇述先生立朝處已之節歷官行事之表

公姓司馬姓司馬名光光其名字君實其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世居陝州夏縣初以父任以父蔭爲將作監主簿爲監主簿舉進士擢進士甲科登甲科簽書武成軍判官事判入爲國子監直講入爲學官召試館職除館閣校勘除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同知禮院公自成童公自幼時凜然如成人凜然如既冠者七歲聞講左氏春秋七歲聞講論左傳大愛之深喜之退爲家人講退而與家人講說即了其大義即通其義自是手不釋卷自此手不停披至不知飢渴寒暑渴飲飢食與天時寒暑並不知年十五十五歲書無不通

於書無不通聡文辭醇深文字醇正而深切有西漢風類西漢風云
和中年中至和中仁宗始不豫仁宗不豫悦國嗣未立國本未立
天下寒心天下之人莫不寒慄惟諫官范鎮首發惟范鎮為諫官
其議首言其事公時從龐莊敏公辟公以其奏辟通判并
州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聞范公之議而繼其後上疏言上章奏
願擇宗室願選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使暫居儲位以待皇
嗣之生以俟聖嗣生退居藩服退守藩府亦足係天下之
望可以係天下之心及為諫官後為諫官復上疏再上章且百
言臣為并州通判面陳為并州通判時所上三章凡三章言儲貳事

願陛下果斷力行之願得决斷而行其言時仁宗簡默不
言上天性謹默雖執政奏事論奏首肯而已頷之而已
聞公言聞先生之語沈思久之默思甚久曰得非欲選宗
室為繼嗣者乎豈非欲使我選宗英以為嗣續計此忠臣之言
也此盡忠之論英宗即位英廟登極公論入内任守忠大
姦公言内侍任守忠者大奸猾沮壞大策拘撓立嗣之大計離間百
端自斜離間交構兩宮構怨兩宮國之大賊為國之巨賊乞斬
於市請戮諸市曹以謝天下以謝天下之人詔竄守忠蘄州安
置安置守忠於蘄神宗即位神廟即位公上疏論修心之要

三先生上章言正心之道有三仁明武仁主於愛明主於察武主於斷治國
之要三治國之要三官人信賞必罰任官惟人有功必賞有過必罰
其說甚備其言極詳臣昔為諫官臣向為諫官即以此六
言獻仁宗嘗以此六者獻之仁考其後以獻英宗及其後獻於
英考今以獻陛下今又獻之神廟平生學力平生為學之力盡在
是矣並在於此執政以河北災傷大臣以河北有災傷國
用不足國用匱乏乞今歲郊賚乞今年郊祀賜賚群臣兩府不
賜金帛政府不必賜金與帛送學士院取旨令學士院降詔與王
安石王珪同對與二人同對上前公言救災節用先生言救

災傷節用宜自近始當自近而朝廷始可聽辭賜可聽其辭免賜
則用安石曰王安石云常袞辭賜饌昔常袞辭御饌時議以
袞自知不能當知其不足當此當辭位不當辭
祿財當去位不當辭其賜且國用不足且國之用度不足非當今
之急務也非是今日急切之事公曰先生云袞辭祿常袞辭其賜
猶賢於持祿保位者猶勝於貪其祿固其位也國用不足國家
財用之乏真急務其是急切之務安石言非是王安石之言不當安
石曰安石又云不足者不足者臣之所謂以未得善理財者所謂以
故也未得其能理財之人公曰先生又云善理財者理財之

能，不過會斂以盡民財(不過聚斂以竭天下之財)，民窮爲盜(百姓窮斯濫則爲盜)，非國之福(非是吾國家之福)。安石曰不然(安石言非)。善理財者(善於謀利者)，不加賦而上用足(不必增稅而國用自足)。公曰(先生云)：天下安有此理(天下如何有此道理)。天地所生(天所生地所產)，止有此數(其數有限)，不在民則在官(不在於百姓則在於公家)。不加賦而上用足(不增稅而國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不過別立一法，陰竊擄奪百姓之利)，其害甚於加賦(而流害過於增賦)。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不過弘羊之徒立法取財以欺其君)。至其末年，盜賊蜂起(至於晩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幾於大亂)。若武帝不悔禍(若漢武帝不悔其非)，昭帝不變法(孝昭不能變其所爲)，則漢幾亡(則漢將亡矣)。及王安石變政(及安石變政)，始創條例司(別置官謂之條例司)，行靑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立此四者之法)，謂之新法(新法名曰)。公上疏，逆陳其害(先生上章，力說其弊)。行之十年(新法之行凡十年)，皆如公章(其言皆如先生奏章)。邇英進讀蕭何曹參事(邇英殿侍講，一日講蕭規曹隨事)，公曰(先生云)：參不變何法(曹參不改蕭何之法)，得守成之道(得守成之理)，故孝惠高后時(故惠帝與呂后時)，天下晏然(天下無事)，衣食滋殖(民之衣食豐足)。上曰(神宗云)：

漢常守蕭何之法(漢家永守蕭何之規)，不變可乎(常不必變可耶)？公曰(先生言)：何獨漢也(何必漢之君)。使三代之君(夏商周之王)，常守禹湯文武之法(常遵其祖宗之典)，雖至今存可也(其國祚雖至今尙存亦可)。漢武帝用張湯言(漢武信張湯酷吏之言)，取高帝約束紛更之(取祖宗制度，令改更之)，盜賊半天下(以至盜賊蜂起)；元帝改宣帝之政(元帝不守孝宣之政)，而漢始衰(而漢祚自此衰)。由此言之(以此言之)，祖宗法不可變也(祖宗之法不可改易)。後數日(又幾日)，呂惠卿進講(其後惠卿安石黨也)，因言先王之法(因論三代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有一歲一改者)，正月始和(正月之初)，布法象魏是也(布法於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有五年一改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巡狩而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有三十年爲一世)，刑罰世輕世重是也(輕重是三十年一變者)；有百年不變者(有歷百年不可改者)，父慈子孝是也(其人倫也)。前日光言非是(前日光言未當)，其意以諷朝廷(意譏朝政)，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且譏臣當爲此職)。上問光(神宗問惠卿所言如何)，公曰(答云)：布法象魏(不法於象魏)，布舊法也(只典舊)，何名爲變也(非變)？若四孟月朔

若以時異月之朔也屬民讀法會民所法爲時變月變耶此可爲時一變月一變耶

諸侯有變禮易樂者諸侯凡有變禮易其樂者王巡守則誅之天子巡視而誅之王不自變也天子亦自變

刑新國刑新立之國用輕典則用薄刑亂國用重典於暴亂之國則用重刑平國用中典凡國則用平典是爲世輕世重此之謂世輕世重非變也不是變法

先生博學無所不通學問無不通音曆天文書數音樂律曆天文書數之學皆極其妙皆造其極亦好禮喜尚禮教不喜佛老不喜釋老之學有資治通鑑傳于世參論撰述通鑑一書賜名資治

公嘗問康節曰先生問堯夫云我何如人某何如人康節曰堯夫云君實脚踏實地人也乃步步著實之人公深以爲知言先生以其能言己事明道嘗言明道先生尊曰君實之語先生之言如人參甘草如參良藥也又曰又言君實之忠孝誠實先生忠於君孝於親眞誠實只是天資皆其天資天姿純粹暗與道合言天性自然范太史亦以爲勤禮出於天性而范公亦言

先生多歷請要多歷請要之職自并州通判擢起居注同知諫院除制誥除是數職辭至八九力辭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又擢是數職神宗初擢翰林學士又入翰學力辭又辭不許上下許爲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又官翰苑除樞密副使除入不拜不受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以執政出判永興移知許州不赴辭提擧崇福宮官祠復領累遷元祐元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相職也九月薨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享年六十八贈太師溫國公贈師封溫國哲宗親篆碑額曰哲宗親書其碑忠清粹德之碑褒之以爲忠清粹德四字寔

二年炎高宗建炎年間詔配饗哲宗廟庭宗廟庭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二十二

新編音點性理群書句解卷之二十三

行實

晦菴朱先生行狀　勉齋黄先生

此篇言先生立身行己之方著書傳道之實

先生姓朱氏 姓朱 諱熹 熹其名也 字仲晦 仲晦其字 世居徽之婺源 世居徽州婺源縣 父松 父諱松 仕於建 仕於建寧 遂家於建陽縣之考亭 因徙居建陽縣之考亭 先生年十八舉進士 十八歲鄉舉 登第 登科 自以屬志聖賢之學 自少時即 則已心自屬聖賢之學 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 其父韋齋得中原正學之傳 聞河洛之學 得聞洛中二程之學 推明聖賢遺意 推究古者聖賢之餘意 日誦大學中庸 日日誦讀大學中庸二書 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 盡其力於推極其知誠實其心所發之地 先生蚤歲 先生自早年 已知其說 已得備聞其言 而心好之 而此心甚喜之 韋齋病且亟 韋齋病革 屬曰 且急屬先生云 籍溪胡原仲 姓胡名憲字原仲籍溪其號 白水劉致中 劉姓致中其字白水其號 屏山劉彥冲 姓劉字彥冲屏山其號 三人吾友也 此三人皆我之友 學有淵源 問學有淵源 吾所敬畏 皆我所敬所畏之人 吾即死 我若死 汝往事之 汝往其家敬事之 而唯其言之是聽 惟三先生之言是所

則吾死不恨矣 我雖死亦無所恨 先生既孤 先生既失父 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 則奉此語以言三先生稟命而學 時年十有四 時年已十四 慨然有求道之志 奮然有志於道 博求之經傳 廣求於聖經賢傳 遍交當世有識之士 凡當時有見識之人無不納交 雖釋老之學 雖是釋氏老氏之學 亦必討其是非 亦必下論其為是為非 延平李先生 延平南劍也李姓名侗字愿中 學於豫章羅先生 豫章龍興也姓羅名從彥字仲素延平又師之 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 楊姓時名字中立龜山其號也豫章師之 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 延平韋齋皆共學之友也 先生歸自同安 先生初宦泉州同安既歸 徒步從之 徒行從延平游 延平稱之曰 延平稱先生曰 樂善好義 樂親善人好行義事 鮮與倫比 無人可與之比倫 又曰 又言 穎悟絕人 秀穎超越過人 力行可畏 篤行可敬 其所論難 其所辨論問難 體認切至 體認是理切當 自是從游累年 自此就學幾年 學之所造益深矣 學之所詣愈極其邃 其為學也 其為學之道 窮理以致其知 窮究義理推極其知 反躬以踐其實 反之吾身求踐實行 居敬者所以成終始也 自守以敬終始 以謂致知不以敬 言推極吾之知識不以此敬為本 則昏惑紛擾 則昏亂迷惑紛紛擾擾 無以察義理之歸 則不能究義理之所歸宿

躬行不以敬（行己苟不以此敬為本）則怠惰放肆（則怠惰放肆於肢體）無以致義理之實（不能窮義理之真）持敬之方（所以持字是敬）莫先主一（則在乎主此一主一云者心主一事更不參插第二第三事）既為之箴以自警（既為敬齋箴以自警）又纂之書（又纂之大學或問之中）以為小學大學（以為人自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今於此（莫不皆出於敬）終日儼然（盡日儼然）端坐一室（獨處一室）討論典訓（搜閱書籍）未嘗少輟（無少止息）自吾一心一身（自我一心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至於萬事萬物之衆）莫不有理（與不具此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操存此心以敬為本）

（以齋莊靜一敬也）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而後能窮究此理於學問審問謹思明辨之中）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有以見其所當然之理而不容自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與其所以然之故而不容易者）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見其所知而見於所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求諸己也）不睹不聞之前（未有所睹未有所聞）所以戒謹者（所以戒謹於身者）愈嚴愈敬（益嚴敬）隱微幽獨之際（暗室屋漏之中）所以省察者（所以省察於心者）愈精愈密（益加精密）思慮未萌（念慮未起）而知覺不昧（心知不昧）事物既接（事物交接）而品節不差（而義度不差）無所容乎

人欲之私（不容私）有以全乎天理之正（皆備萬善）其為道也（其道所道）有太極而陰陽分（既有太極是分陰陽）有陰陽而五行具（自陰陽分則生金木水火土而為五行）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稟得此陰陽五行之氣而有此生人）則太極之理（則至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各具於陰陽五行之中）天所賦為命（天以陰陽五行之理賦於人則謂之命）人所受為性（人稟得此陰陽五行之理於心則謂之性）感於物為情（感物而動則為情）統性情為心（統乎性情而為心之主則）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蘊於性則為四者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見於情則有是四端之用）

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形之於身則為六者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是於事則為此五倫之道）求諸人（求之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則人之理與己一）參諸物（參諸物情）則物之理不異於人（則物之理與人一）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析之則極其精綱而不至於錯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合之極其大而無有餘）先生之道（先生之道謂道）可謂達諸天地而不悖（詩天地而無違悖）質諸聖賢而無疑（參諸聖賢而契合無疑）其得於己而為德也（其有得於身而為此德）以一心而窮造化之

原以一心而揆萬殊情之妙（盡其性情之德）達聖賢之蘊（窮造化之蘊窮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以一身參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備事事物物之理）任綱常之責（任三綱五常之大）明足以察其微（明足以燭理之微）剛足以任其重（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是弘足以充是道之廣）毅足以極其常（毅足以守是道之常）至於養深積厚（至於所養之深所蓄之厚）嚴厲者和平（初則嚴厲終自和平）操持者純熟（始於操持終自純熟）心不待操而存（心自無不存）義不待索而精（義未嘗索而自無不精）而後學之所可擬議也（而非後來學者所可比擬而論議也）

閑居也（燕閒之居閑音閑）未明而起（昧爽即起）深衣幅巾（深衣幅巾）拜於家廟（拜於家廟廣堂）以及先聖（以及先聖夫子）退坐書室（退坐書室）几案必正（諸書几案必使之正）書籍器用必整（書籍器物四）其飲食也（其於飲食必使之有定所）羹食行列有定位（羹飯左右）匕箸舉措有定所（當飯而用則收斂有定所也）倦而休也（倦則休息）瞑目端坐（假寐坐也）休而起也（休息而起也復起）徐行（步也適意散步也）中夜而寢（夜半方寐）既寢而寤（既寢而覺則）攝衣而坐（端坐）或至達旦（以至通宵）威儀容止之則（威儀可法容止可則）自少至老（自其年少以至年老）未嘗須臾離（無須臾判不如此也）

於家也（施之於家）孝於其親（事親則盡孝）下極其慈（恤幼則有恩）閨庭之間（閨門之內）內外斬斬（內外斬斬中外）恩義之篤（有恩有義）怡怡如也（何其和也）其祭祀也（其於祭祀）事無纖鉅（事無大小）必誠必敬（盡誠盡敬）小不如儀（少不如儀）則終日不樂（盡日不悅）其自奉（自奉於己）則衣取蔽體（衣不取華）食取充腹（食不過充其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居所之室不過以蔽風雨而已）人不能堪（人不堪其憂）而處之裕如也（生生泰然自足）若其措諸事業（若夫施之事業之際）則州縣之設施（則治行州縣之間）立朝之言論（言論出於朝廷之上）亦可見

（亦可見其大槩）雖達而行道（雖出而行道於世）不能施之一時（不足以究其一時之施設）然退而明道（退而著明道於書）是足以傳之萬代（可以為萬代之承繼）於大學中庸（於此二書）則補其闕遺（如大學則補之如致知格物章之類）別其次第（分其次序如二書各分章句）綱領條目（如二書各分經傳為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是也如）於論語孟子（於論孟二書）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則推明一時師弟子問答之意）使讀而味之者（使讀此書而玩味之者）如親見聖賢之面命（猶親承孔孟之誨）於易與詩（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則深明是書本然之義）深得古人遺意

數千載之上 有稽於古人餘言 於前代之上 凡數經者 凡是見
之傳註 皆爲訓釋 其關於天命之微 大而天命之蘊 人心之
奧 近而人心之妙 入德之門 進德之門戶 造道之閫 造道之閫奧 閫
域 音 發其旨趣 無不發其精趣 而無復遺矣 無所有遺矣 於
書則疑今文之艱澁 於尚書則明今文之異其言語艱澁 反不若
古文之平易 遂篇之下有今文古文之別 不知古文之辭語意平易 故於
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 春秋則疑夫子之心正大 決不類
註之穿鑿 不如公谷左氏之破碎 於禮則病王安石廢
儀禮 儀禮則深惡王荊公之破裂禮文 而傳記獨存於樂 傳記之中獨載

天樂 至若歷代史記 古今之史 則又考論西周以
究識論自平王以來 至於五代 終於梁唐晉漢周之五代 取司馬公編
年之書 取溫公資治通鑑編年之史 綱以春秋記事之法 用春
秋褒貶之筆 周程張邵之書 四君子之著書 所以繼孔孟道
統之傳 上續孔孟千載不傳之道統 歷時未久 開發年代未深 微而
不章 文義無有爲發明者 先生爲之哀集發明 先生乃捜集發
言發揮傳註 而後得以盛行於世 此書而後大行於天下 太極
先天圖 太極周子所著 先天圖邵子所述 精微廣博 微妙浩博 不可
涯涘 不可涯涘 則爲之解剝條畫 爲之解註條畫 而後天地本

原本原 造化之 聖賢蘊奧 聖賢之精蘊 不至於泯沒 不至泯沒於世
先生教人 先生誨人 以大學語孟中庸 四書 爲入
道之序 爲求道之端 而後及諸經 然後及他經 以爲不先
乎大學 不首先大學之書 則無以提挈綱領 則不能提挈綱領
而盡語孟之精微 而盡得語孟精微之理 不參之以語
孟 既會大學 不使之參究語孟精微之理 則無以融會貫通 則不能融會貫
通 而極中庸之旨趣 而達中庸奧妙之旨 何以建立大本
又 何以措經綸大經哉 而立其大本 經綸大經耶 其一時樞衣而受
一時摳趨 雖四川西蜀之 先生之側 遠自川蜀 遠莫不至 文詞之傳

文字之 傳播 流及海外 以至窮海之外 至於夷虜 彼夷狄之
人 亦知慕其道 亦莫不慕先生之道 先生既沒 先生已死 學者
傳其書 爲學之士 傳誦其書 信其道者益衆 信先生之道者 爲衆
是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 亦可見理義之入人心其深 同
如此 繼往聖將墜之緒 繼前聖欲墜之統 啓前賢未發
之機 開前哲所未發之言 辨諸儒之得失 辨論諸儒之或得或失
異端之詭誅 斥異端之詭誅害道 明天理 推明天理 正人心 正
人心 事業之大 功業之盛 孰有加於此 誰得而加之 至若天
文地志 至如上而天文 下而地理 律曆兵機 音律曆數兵法之書 亦皆

洞究備微亦能洞察其精微是非資稟之異若非天資之異於人

學行之篤學力之加於己安能事事物物又安至於萬事萬物各

當其理無一不當於理各造其極焉無一不至其極哉秦漢以

來自秦漢而下迂儒曲學儒者迂闊皆非正學既皆不足窺其

藩墻既皆不足以窺先生之門墻而近代諸儒而近世儒者有志

於孟孔周程之學者有志於二聖三賢之學亦豈能造其閾

域哉又安能詣先生之閫奧哉嗚呼嘆辭是殆天所以相斯文

焉是皆天佑斯文篤生哲人生我先生以大斯道之傳也以昌

斯道之一脈也慶元六年庚申歲寧宗慶元六年卒于正寢終于家

年七十一壽七十一歲累歷官終侍講終於侍講之官

太師封徽國公贈以師道之官封公爵謚曰文謚文

新編音點性理羣書句解卷之二十三

寛文八戊申歲夏初旬

吉野屋惣兵衛開板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三卷綱領一卷

（元）程端禮撰

元刻本

讀書分年日程三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元程端禮撰。端禮字敬叔、號畏齋、鄞縣人。以薦為建平教諭、遷台州路教授。事蹟具元史儒學傳。是書有延祐二年自序、謂一本輔漢卿所萃朱子讀書法修之。考朱子讀書法六條、一曰居敬持志、二曰循序漸進、三曰熟讀精思、四曰虛心涵泳、五曰切己體察、六曰著緊用力。端禮本其法而推廣之。雖每年月日讀書程限不同、而一以六條為綱領。史稱所著有讀書工程、國子監以頒示郡縣、即此書也。然書末又有端禮自跋、歷敘崇德吳氏、平江陸氏、池州馮氏及江浙諸處鋟刊各本、而不及國子監頒示事。則本傳所云、或端禮身後之事歟。跋作於元統三年十一月朔。考順帝以元統三年十一月辛丑改元至元、此標十一月朔、則尚在辛丑之前、故仍稱元統云。

九月初旬不猜書出自程善序
卷參另證明耶本拓搨缺三十二字

道光庚寅三月貳日
古歙程恩澤觀於
芙川先生齋頭因識

程伯敬文為學篤行務
有功教亦時率衆艱于
由嗚呼念哉惟食以田
惟田以力力惟苦稼穡乃
甘或靡怵來粒夙投斯
握力罔有獲罪豈在田
古人有言曰五穀不熟
不如荑稗今熟六經必

如五叔尚諄諄致致無已霖
棄誥其初有成無不爾
作式翰林余謙書

四明程君敬叔廣
朱真一先生遺意述讀書
録業法以惠承學之士程
節略分階序層見而既詳

且備矣使家有是書篤信
而踐習如親一旦工夫純熟
上焉者至於盡性知天下
焉者可以決科取仕其為
功用詎可涯邪覽者毋以
易易然而忽之南臺中執
法迂軒趙世延書

程敬叔讀書分年日程序

九經者羣聖人之遺書也書徒聖人之言也然聖人之心必因言而後形善學者必得聖人之言而後得聖人之心豈有他道哉故學焉而不得其言言焉而不得其心皆非善學者也惟夫得其言而熟諸口則言吾言也而後可以精思得其心而及諸身則心吾心也而後可以力踐古之人學以至于聖人之道者如是而已耳 始予少時從臨海方先生學先生授之子朱子讀書之法以謂必熟讀精思而後有以爲力行之地是時志氣精明又善强記積日夜思竊窺見其端乃自以爲甚足而不知熟之之妙及年益至聰明益不逮强記益落始悔不用先生之言今年来金陵聞敬叔氏賢日往造之至則見其敎弟子壹用朱子法善之候其少休則坐其弟子而与之言辯析辭難皆成誦經傳而能通其指意於是益大善之求其所爲立敎之法讀之益盡衷朱子真氏敎人讀書之遺言而別爲節度使粗者可用課覈者區別精詳毋見條理爲法簡易補益宏多於是益悵夫前日之不知讀書也因念朱子之學所以獨能上探堯舜禹湯

文王孔孟氏之心而接程子之緒者其始也皆由熟讀精思而得之故其告君也以是其誨人也以是為說具在為學焉者既熟諸口矣而又精思之既明諸心矣而又力踐之然後知朱子之所以為學者不外乎此而敬朱氏之書為有功於我其與少有得而自以為足者功相万也至順三年冬十月初吉永嘉李孝光序

讀書分年日程序

今父兄之愛其子弟非不知教要其有成十不能二三此豈特子弟與其師之過為父兄者自無一定可久之見曾未讀書明理遽使之學文為師者雖明知其未可亦欲以文墨自見不免於阿意曲徇失序無本欲速不達不特文不足以言文而書無一種精熟坐

失歲月悔則已老且始學既差先入為主終身陷於務外為人而不自知弊宜然也孔子之教序志道據德依仁居游藝之先周禮大司徒列六藝居六德六行之後本末之序有不可紊者 [redacted]

令制取士以德行為首經術為先詞章次之蓋因之也況今明經一主朱子說使理學與舉業畢貫于一以便志道之士漢唐宋科目所未有也誠千載學者之大幸尚不自知而忍紊之邪嗟夫今士之讀經雖知主朱子說不知讀之固自有法也讀之無法故猶不免以語言文字求之而為程試資也昔胡文定公於程學盛行之時有不絕如綫之嘆竊恐此嘆將復見今日也余不自揆用敢

輯為讀書分年日程與朋友共讀以救斯弊蓋一本輔漢卿所粹朱子讀書法修之而先儒之論有裨於此者亦間取一二焉嗟夫欲經之無不治理之無不明治道之無不通制度之無不考古今之無不知文詞之無不達得諸身心者無不可推而為天下國家用竊意守是庶乎本末不遺而工夫有序已得不忘而未能日增玩索精熟而心與理相浹靜存動察而身與道為一德形于言辭而可法可傳於後較其所就豈世俗偏長一曲之學所可同日語哉延祐二年八月鄞程端禮

書于池之建德學

（此宜揭之書齋）　鄱程端禮編

白鹿洞書院教條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皆所以窮理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　行篤敬　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

右脩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

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念之哉

程董二先生學則

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

其日昧爽直日一人主擊板。始擊咸起盥漱總櫛衣冠。再擊皆著深衣或凉衫升堂。師長帥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嚮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嚮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于室。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

謹晨昏之令。

常日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戶

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揖如朝禮。會講會食會茶亦擊板如前。朝揖會講以深衣或凉衫。餘以道服褙子。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諠譁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麤豪狠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勿為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袒裼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
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
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强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
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欹傾

几案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筒衣篋必謹扃鑰

堂室必潔淨

逐日直日再擊板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掃
去塵埃以巾拭几案其餘悉令齋僕掃拭之別
有穢污悉令掃除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
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接見必有定
凡客請見師坐定直日擊板諸生如其服升堂序
揖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
相見者則見師長畢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
親狎

修業有餘功游藝有適性
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奕鄙事未
宜親學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謹愿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
之甚則白於師長懲之不悛衆稟師長遣之不許
直行己意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

庶乎其近矣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
言而所以訓導之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
塾黨庠術序之間乎彼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謹
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
於身體者繇此故也番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
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
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矣余以爲凡爲庠序之師
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

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於后王降德之
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白鹿洞敎條乃文公朱先生所集聖賢之成訓而學則者鄕先生程董二公之所爲文公嘗有取焉者也今合二者而並揭之一則擧其學問之宏綱大目而使人之知所用力一則定爲羣居日用之常儀而使人有所持循卽大小學之遺法也學者誠能從事於此則本末相須內外交養而入

道之方備矣若夫近世之所謂規者則文公不以施之鹿洞而謂必不得已而後取之故今亦不敢以此列於此云寶祐戊午元日饒魯謹書

西山眞先生敎子齋規

一曰學禮

凡爲人要識道理識禮數在家庭事父母入書院事先生並要恭敬順從遵依敎誨與之言則應敎之事則行毋得怠慢自任已意

二曰學坐

定身端坐齊脚斂手毋得伏槃靠背偃仰傾側

三曰學行

籠袖徐行毋得掉臂跳足

四曰學立

拱手正身毋得跛倚欹斜

五曰學言

樸實語事毋得妄誕低細出聲毋得叫喚

六曰學揖

低頭屈腰出聲收手毋得輕率慢易

七曰學誦

專心看字斷句慢讀須要字字分明毋得目視東西手弄他物

八曰學書

臻志把筆字要齊整圓淨毋得輕易糊塗

朱子讀書法

居敬持志　循序漸進　熟讀精思
虛心涵泳　切己體察　著緊用力

右詳見輔漢卿所編近已刊集慶學

斂身正坐　緩視微吟　虛心涵泳

切己體察

右見朱子讀書法

寬著期限　緊著課程

右見朱子讀書法

未熟快讀足遍數　已熟緩讀思理趣

右古人讀書法

朱子記經史閣有曰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脩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而至於食貨源流兵刑法制亦莫非吾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

以釣名干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粹具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

朱子記稽古閣有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為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為用則人皆有之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為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為利祿

之討其有意於爲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俟於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可嘆也已

朱子上疏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

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有君臣之理爲父子有父子之理爲兄弟爲夫婦爲朋友以至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其理焉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

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効蓋莫不具於經訓史策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匆匆常若有所奔走追逐

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退速正謂此也誠能監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

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

以易之

朱子答汪尚書書曰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絶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高若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迴然超絶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

朱子答呂子約書曰夫學者旣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敎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旣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之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

朱子答劉定夫書曰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閒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久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脫空直是可惡

朱子曰爲學須是已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無存養儘說得明自成兩片亦不濟事況未必說得明乎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身分上工夫莫荏苒歲月可惜也

朱子曰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己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八字一生用之不盡又曰某近覺得學者所以不成箇頭項者只緣聖賢說得多了旣欲爲此又欲爲彼如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眞箇是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及用今人却似見得這兩句好又見說克己復禮也好又見說出門如賓也好空多了少間却不把捉得一項周全李貫之曰敬能集義義不離敬敬不容不義義不容不敬敬義夾持則心常存心存則心熟而智益明智益義二字該盡六經論孟中所言之理

朱子論孟集義序曰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旣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鶩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

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於本章之次旣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名祖禹字淳夫**二呂氏**希哲字原明大臨字與叔**謝氏**良佐字顯道**游氏**酢字定夫**楊氏**時字中立**侯氏**仲良字師聖**尹氏**焞字彥明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皆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閒也是則非夫先生

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玆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如橫渠之於二程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旣同則其淺深踈密毫釐之閒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

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攷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誇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朱子作論語訓蒙(後更名集注)序曰余既序次論語精義以備觀覽暇日又爲兒輩論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爲說非本爲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略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偏求諸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啓蒙之要因爲刪錄以成此書本之註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旨列之本章之左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略無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曰集注詳說蓋將藏之家塾俾兒輩學焉非敢爲他人發也嗚呼小子來前予勿獲父師之訓從事於此三十餘年材資不敏未能有得今乃妄意採摭先儒有所取舍度德量力夫豈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曉以是庶幾其可幸無罪焉耳夫其訓詁之詳且明也日誦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且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懋戒之哉汲汲焉而毋欲速也循循焉而毋敢惰也毋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爲迂且淡也毋惑於異端而獵之以爲近且卑也聖人之書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爲學其卒非離此以爲道窮理盡性修身齊家推以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所不備亦修吾身而已矣舍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

昔者吾幾陷焉今幾自脫故不顧汝曹之爲之也嗚呼
小子其懋敬之
朱子曰主敬致知推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
之於虛閒靜一之中。 右朱子送門人李伯諫敎授蘄
學之訓上文云與伯諫游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
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
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 云云 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
乎瀆哉
朱子日用自警詩云圓融無際大無餘卽此身心是太虛

不向用時勤猛省卻於何處味眞腴尋常應對尤須謹
造次施爲莫放疎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先師果齋史先生每敎學者必首以此篇使之揭于座右
曰學問進脩之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
曰窮理四曰反身大抵爲士莫先於尚志孔子曰吾十
有五而志于學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矣程
子亦曰言學便當以道爲志言人便當以聖爲志苟此
志不立而惟流俗之徇利欲之趨則終身墮於卑陋而
不足與諸高明光大之域矣何足以爲士哉此志旣立

便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蓋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
禮智皆吾固有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非自外而得之
也苟能端莊靜一以涵養之則志氣淸明義理昭著而
人欲自然退聽以此窮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誠乃
學問之本原也夫旣知涵養其本原則天理之全體固
渾然於吾心矣然一心之中雖曰萬理咸具天叙天秩
品節粲然苟非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
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則知有所蔽而行必有所差
此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中庸之

篤行所以必先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也旣知所以窮理
矣則必以其所窮之理反之於身以踐其實日用之閒
微而念慮著而云爲其當然者皆天理之公其不當然
者皆人欲之私也於此謹而察之果當然乎則充之唯
恐其不廣行之唯恐其不至果不當然乎則改之唯恐
其不速去之唯恐其不盡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則人欲
日以消泯天理日以純熟而聖賢之道忽不自知其實
有於我矣窮則獨善其身可以繼往聖而開來學達則
兼善天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其功用有不可勝窮

者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不立持養疎略而此心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間而已矣併惟同志勉之此本學峯饒氏之訓

果齋先生名蒙卿字景平鄞人早師常德小陽先生名罘號字溪大陽先生名枋號存齋陽先生師涪陵晏先生名淵字亞夫晏先生師朱子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綱領

子孫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一

鄞程　端禮　述

日程節目主朱子教人讀書法六條修其分年主朱子寬著期限緊著課程之說修

八歲未入學之前

讀性理字訓 程逢原增廣者

日讀字訓綱三五段此乃朱子以孫芝老能言作性理絕句百首教之之意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又以朱子童子須知貼壁於飯後行飯時使之記說一段

自八歲入學之後

凡標于上者皆旁證

朱子曰讀書須一件一件讀理會了一件方可換一件若不與逐件理會雜讀到老依舊生又曰須是精專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得處方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輪流通念而讀之不精則亦未免狂

讀小學書正文

日止讀一書自幼至長皆然此朱子告曰教人之語隨日力性資自一二百字漸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長可近千字乃已每大段內必分作細段每細段必看讀百遍倍讀百遍又通倍讀二三

費工夫也須是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爲佳耳又曰讀書不精深只是不專一朱子小學書取呂舍人法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頃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

十遍後凡讀經書倣此自此說小學書卽嚴幼儀大抵小兒終日讀誦不惟困其精神且致其習爲悠緩以待日莫法當纔辦遍數卽暫歇少時復令入學如此可免二者之患

日程不欲別見通論于此

日程

小學讀經三日習字演文一日所分節目詳見印空眼簿**大學**必待做次卷工程方許學文

用仍依序

大學必雞初鳴卽起

一每夙興卽先自倍讀已讀冊首書至昨日所讀書一遍內一日看讀內一日倍讀生處誤處記號以待夜間補正遍數其間日看讀本爲童幼文理未通誤不自知者設年十四五以上者只倍讀師標起止于日程空眼簿凡冊首書爛熟無一句生誤方是工夫已到方可他日退在夜間與平日已讀書輪流倍溫乃得力如

朱子所訂門人程董學則云必正心肅容記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ㄱ又曰一百遍時自是勝五十遍時二百遍時自是勝一百遍時ㄱ荀子曰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朱子曰司馬公容學者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云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古人亦

未精熟遽然退混諸書中則溫倍漸疎不得力矣宜謹之凡倍讀熟書逐字逐句要讀之緩而又緩思而又思使理與心浹朱子所謂精思所謂虛心涵泳孔子所謂溫故知新以異於記問之學者在乎此也

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自然之貫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不熟亦無可思索○又門人問曰某緣資質魯鈍全記不起朱子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晉之極魯鈍讀書只五十字必三百遍而後能熟積集讀去後來却應賢良要之人只是不會耐苦耳

一師試倍讀昨日書

一師授本日正書假令授讀大學正文章句或問共約六七百字或一千字須多授一二十行以備次日或有故及生徒衆不得卽授書可先自讀免致妨功先計字數畫定大段師記號起止于簿頭令其套端禮所參館閣校勘法黃勉齋何北山王魯齋張導江及諸先生所點抹四書例及放王魯齋正始音等書點定本點

又曰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得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終是能硊不安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也

端禮有廣王魯齋入韻正始音一冊

朱子曰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眞道學第一義須是如此以上方有著力處也又曰近與學者講論不覺稍非成誦之說是爲捷徑又曰備桌云讀書須是成誦云今人不及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朱子因論讀大學答以每爲念慮攪擾頗妨工夫曰只是敬敬是常惺惺底法以敬爲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都不理會

定句讀圈發假借字音令面讀
子細正過於內分作細段隨文
義可斷處多不過十句少約五
六句大段約千字分作十段或
十一二段用朱點記于讀本內書惟有梅溪書院新刊纂疏字大少誤有疏文可參攷集注最便初學讀誦每行二十字五十行則千字細段約四五行則得矣
還案每細段讀二百遍內一百
遍看讀內一百遍倍讀句句字

我底自不知心所在卻要理會他事又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撐船須用篙喫飯須用匙不理會心是不用篙不使匙也攝心只是敬纔敬看做甚麼事登山固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又曰君子之爲學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勵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

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讀須聲實
如講說然句盡字重道則句完
不可添虛聲致句讀不明且難
足遍數他日信口難舉須用數
珠或記數板子記數每細段二
百遍足即以墨銷朱點即換讀
如前盡一日之力須足六七百
字日永年長可近一千字寧賸
段數不可省遍數仍通大段倍

不假焉
又曰大抵讀書須是虛心靜慮依傍文義

讀二三十遍或止通倍讀全章
正經并注或問所盡亦可以待
一書畢然後方換一書並不得
兼讀他書及省遍數此以朱子
讀書法小學書及所訂程董學
則修

一師試說昨日已說書

一師授說平日已讀書不必多先說小學
書畢次大學畢次論語假如說

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如今人言語他貼皆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敎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字一言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個入處怕見如此與卻本文肆寫譯說說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識事者大病也朱子論語口義序云通著已知而時習識看未解而勿忘余以

小學書先令每句說通朱子本
注及熊氏解及熊氏標題已通
方令依傍所解字訓句意說正
文字求其訓注中無者使檢韻
會求之不可杜撰以誤人寧以
俗說粗解卻不妨既通說每句
大義又通說每段大義即令自
反覆說通面試通乃已久之纔
覺文義粗通能自說即使自看

始學亦若斯而已。又曰若曉得文義文記得面是好若曉文義未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道理蓋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然放不得必曉得而後已。

注沉潛玩索使來試說更詰難之以使之明透如說大學論語亦先命說注透然後依傍注意說正文。

一**小學**習寫字必於四日內以一日命影寫智永千文楷字如童稚初寫者先以子昂所展千文大字為格影寫一遍遍却用智永如錢真字影寫每字本一紙影寫十

習真書由智永千文入則已兼得晉人骨肉間架風度他年有餘力當習樂毅論畫贊黃庭經草書由智永以入二王章草行書則蘭亭叢與八分則熟看說文以習李斯陽冰篆。古今以晉二王為書學之聖自唐歐虞褚薛顏柳皆學晉而各得其一體如夷之清惠之和耳故習字須以晉為法學唐乃下策也。

紙上命影寫不得惜紙於空處命自寫以致走樣寫滿命翻紙以空處再影寫如此影寫千文足後歇讀書一二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寫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以全日之力如此寫一二月乃止必如此寫方能他日寫多運筆如飛永不走樣又使自看寫一遍共所以用工

劉漫塘云且未論學者所學如何只這數箇字偏旁點畫十箇九箇差誤了而凡能曉得字上義理安得鄭人小學師且逐箇

文用智永楷字皆有深意此不暇論待他年有餘力自為充廣可也蓋儒者別項工夫多故習字止如此用筆之法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口訣也欲考字看說文字林六書略切韻指掌圖正始音韻會等書以求音義偏旁點畫六書之正每考三五字或十數字擇

與諸生釐正一遍所益亦自不少。

切用之字先考凡鈔書之字偏旁須依說文翻楷之體骨肉間架氣象用智永非寫詩帖不得全用智永也。

一**大學**不得令日日作詩作對虛費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歲前不能讀記九經正文皆是此弊但令習字演文之日將已說小學書作口義以學演文每句先逐字訓

之然後通解一句之意又通結一章之意相接續作去明理演文一舉兩得更令記對類單字使知虛實死活字更記類首長天求日字但臨放學時面講一對便行使略知對偶輕重虛實足矣此正爲己爲人務內務外君子儒小人儒之所由分此心先入者爲主終此生不可奪不

朱子曰觀者一見而央玩者反復而不捨之訣又曰大凡讀書不要段七但遇尋著底不如不可將銘底來捨又曰只是要功功夫紛一了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又答學者曰示諭且看大學後見大凡乃及他書此意甚美但不時須是更將大

惟妨子最是奪志朱子諄諄言之切戒

一隻日之夜大學令玩索已讀大學字求其訓句求其義章求其旨每一節十數次涵泳思索以求其通又須虛心以爲之本每正文一節先致索章句明透然後摭章句之旨以說上正文每句要說得精確成文纔記旨要又致索

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數通透已再透須要熟熟直是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窮之開體遠不夫方是此一段了文換一段看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著力時便漸以力也近實得功夫開病痛都是會多精處知遵步備所以凡事章章推見本欲多知多能下捐一字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

或問明透以參章句如遇說性理深奧精微處不計數看直要曉得記得爛熟乃止仍參看黃勉齋真西山集義通釋講義饒雙峯纂述輯講語錄金仁山大學疏義語孟考證何北山王魯齋張達善句讀批抹畫截表注音考胡雲峯四書通通證趙氏纂疏集成發明等書諸說有異

以成虛度歲月但能元少如前所云誠用度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又曰論語逐章細看每不問兩三段先命盡通諸說異同洪後探求聖言本意則又之自當見效又口若不如此看是幾卜也無義遊又上更耐煩專一細看為住日月不易得大事未明甚可體也又曰論語一日只看一段恐大段明白惑則看兩段須是專了自早全夜難不讀所當涵泳常在胸中如有一件

處標貼以待思問如引用經史先儒語及性理制度治道故事相關處必須檢尋看過凡玩索一字一句一章分看合看要析之極其精合之無不貫去了本子信口分說得出合說得出於身心體認得出方爲爛熟朱子諄諄之訓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

事未了相似到晚却拖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日日如此年歲間自是裏面貫通道理分明。又諸工過曰爲學須要專一用工。不可雜亂因舉異敎數語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置之一處無事不辨。又曰平心易氣熟玩而徐思之自當見得義理明白穩當處有必體說註實心力也。又曰虛心下氣反復涵誦文當有味今以自切之心求之正施治體而勢之雖欲

便道是重須反覆玩味此之謂也。不必多論語止看得一章二章三章足矣只要自得凡先說者要極其精通其後未說者一節易一節工夫不難矣只要記得大學畢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小學**止令玩索小學燈火起中秋止端午或生徒多參攷之書難遍及則參差雙隻夜以便之

體爲之說終非吾心所安字鑿支離愈叛於道矣。又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又曰看文字不可終日思量連將心大驟逐亦須些閑少頃養精神又來看

一雙日之夜倍讀凡平日已讀書一遍倍讀一二卷或三四卷隨力所至記號起止以待後夜續讀倍讀熟書必緩而又緩思而又思詳見讀冊首書條凡溫書必要倍讀纔放看讀永無可再倍之日前功廢矣切戒如防誤處寧以書安于案疑處正之再倍讀倍

二更上五更起不如此不如此比古人夜讀法也夜讀將盡二更即須就睡蓋子時病後不得睡則血不歸心次日決無精神日以讀書勉強至七日卜日必得喫疾咯血成瘵反務身不可任勞事矣勤著宜戒

讀熟書時必須先倍讀本章正文畢以目視本章正文倍讀盡本章注文就思玩涵泳本章理趣凡倍讀訓詁時則視此字注文凡倍讀通解時視此節正文此法不惟得所以釋此章之深意且免經文注文混記無別之患如倍讀忘處急用遍數補之凡已讀書一一整放在案周而復始以日程并書目揭之于壁

夏夜浴後露坐無燈自可倍讀

一隨雙隻日之夜附讀看玩索**性理**書**[illegible]**畢。次**太極圖**。次**[illegible]**如**大學**失時失序當補小學書者先讀小學書數段仍詳看解字字句句自要說得通透乃止小學書畢讀程氏增廣字訓綱此書詮定性理語約而義備如醫家脈訣最便初學次看北溪字義續字義次讀太極圖通書西銘並有朱

字義前有性理圖七節雙峯亦有性理圖。朱子所編伊洛淵源。延平答問朱子年譜行狀皆須看。

子解及有何北山發揮。次讀近思錄。葉氏解。續近思錄。蔡氏編。見性理羣書次看讀書記大學衍義程子遺書外書經說文集周子文集張子正蒙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或看或讀必詳玩潛思以求透徹融會切己體察以求自得。性理緊切書目通載于此讀看者自循輕重先後之序有合記者

仍分類節鈔。若諸道亦見西山讀書記大學衍義

一以前日程依序分日定其節目寫作空眼刊定印板使生徒每人各置一簿以憑用工。次日早於師前試驗親筆勾銷師復親標所授起止于簿庶日有常守心力整暇積日而月積月而歲師生兩盡皆可自見施之學校公教尤

使有司拘鈐考察。小學讀經習字演文必須分日。讀經必用三日。習字演文止用一日。本末欲以此間讀書之日緣小學習字習演口義小文詞欲使其學開筆路有不可後者故也。假如小學簿紙百張以七十五張印讀書日程以二十五張印習字演文日程可用二百日。至如大學惟印讀經日程。待四書本經傳注既畢作次

此亦朱子所謂打揲曆今日到何處明日到何處之意。東萊呂氏亦有日記。

卷工程時方印分日讀看史日程畢印分日讀看文日程畢印分日作文日程。其先後次序分日輕重決不可紊。若依法讀得十餘箇簿則為大儒也孰禦他年亦須自填以自檢束則歲月不虛擲矣。今將已刊定空眼式連于次卷學者誠能刊印置簿日填功效自見也

朱子曰讀書玩理但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又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又曰人若辦得十來年世間甚書讀不了又曰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通理然後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又以史書關切

小學書畢。

次讀大學經傳正文。

一讀書倍溫書說書習字演文並如前法。

次讀論語正文。

次讀孟子正文。

次讀中庸正文。

次讀孝經刊誤。

一讀書倍溫書說書習字演文並如前法。

經書分次後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備句外去古當預防也

次讀易正文。

六經正文依程子朱子胡氏蔡氏句讀參廖氏及古注陸氏音義賈氏音辨牟氏音攷。

一讀書倍溫書說書習字演文並如前法。

次讀書正文。

次讀詩正文。

次讀儀禮并禮記正文。

次讀周禮正文。

次讀春秋經并三傳正文。

前自八歲約用六七年之功則十五歲前小學書四書諸經正文可以盡畢既每細段看讀百遍倍讀百遍又通倍讀大段早倍溫冊首書夜以序通倍溫已讀書守此決無不熟之理。

朱子曰若不能敬則講學無安頓處。又曰古人之學以莊敬持守爲先而讀書窮理以發其趣又曰此亦有十數朋友否免今熟看注解以通念爲先而徐思其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方路有頭緒。

自十五志學之年即當尚志爲學以道爲志爲人以聖爲志自此依朱子法讀四書注或十五歲前用工失時失序者止從此起便讀大學章句或問仍兼補小學書。

讀大學章句或問。

一讀書倍溫書所讀字數分段看讀百遍倍讀百遍並如前法。

朱子論孟集義序曰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說者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宋興百年河洛之閒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

一夜閒玩索倍讀已讀書玩索讀有性理書並如前法必確守朱子讀書法六條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必以身任道靜存動察敬義夾持知行並進始可言學不然則不誠無物雖勤無益也朱子論學者曰學者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

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知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以備觀省或者曰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

有志不立真是無著力處只如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其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

用力於此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朱子曰二程先生說得親切體直須看得業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又曰為學之道更無它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之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久之自有至處。又曰讀書固收心之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不讀書便為事所奪而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胡為不接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更閑

小學又如程子四箴朱子敬齋箴西山夜氣箴嘗熟玩體察外有天台南塘陳先生（名栢字茂卿）夙興夜寐箴曰雞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間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

力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果齋先生常於座間大書靜存動察四字以自點檢朱子曰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窮義理見諸行事若乎居之然略無存養之功文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益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於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又曰持敬讀書

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辯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于為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貳勿三讀書之餘間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莫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正齊振拔精

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曾做工夫。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他物，方有得力處耳。

明夜。又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兹在兹，日夕乾乾。黃金華魯齋王先生（名柏，字會之。）以爲此箴甚切，得受用，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之人寫一本置坐右。又云：養以夜氣，足以證西山之誤。

大學章句或問畢。

次讀論語集注。

又曰：近日眞箇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

次讀孟子集注。

次讀中庸章句或問。

次鈔讀論語或問之合于集注者。

次鈔讀孟子或問之合于集注者。

次讀本經

治周易鈔法：一依古易十二篇，勿鈔彖傳、象傳附每段經文之後。先手鈔四聖經傳正文，依古易讀之。別用紙依次鈔每段正文，次

便準擬作時文使。下稍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雖是朝廷甚歷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出來使，不知一擿百碎。前輩也是讀書。某曾見大東萊之兄是他於六經三傳皆通，他親手點注，並用小圈點。注所不足者，並將疏楷書，用朱點，無點畫草。某只見他禮記如此，他經皆如此。

謹按：明經守家法。凡曰主某說者，則是其說已合經意，當主之而不可違，必演而伸之可也。凡曰用某說者，則是其說猶或未盡合于經意，必用其說辨其得失而斷之，以經意文參所主之說而通論之可也。其法本漢左雄，詳見朱子貢舉私議。而方今科　制因之。惟平日能以此法明經，則他日能以此作義矣。明經作義，自見而裁工夫。今依學既無明經一裁工大爲欲作義始爲涉識傳注之討宜讀經無況潛自得之實也。

低正文一字，鈔所主朱子本義。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程子傳。其連解彖傳、象傳者，須截在彖傳、象傳正文後鈔。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節鈔胡庭芳所附朱子語錄、文集，何北山啓蒙、繫辭發揮，朱子孫鑑所集易遺說，去其重者。次低正文二字，節鈔董氏所附程子語錄、文集。次低正文三字，節鈔胡庭芳所纂諸家解及胡雲峯易通及諸說精確而有裨朱子本義者。其正文分段，以朱子本義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讀易綱領及先儒諸圖及說，鈔于卷首。圖在啓蒙者不可移。讀法其朱子

本義程子傳所節古注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塡讀經空眼簿如前法須令先讀五贊啓蒙及發揮次本義畢然後讀程子傳畢然後讀所節古注疏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攷其程子傳古注疏與朱子本義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卦作一冊。

治尙書鈔法先手鈔全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正文一段次低每段正文一字鈔所主蔡氏傳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二字節鈔朱子語錄文集之及此段者次低正文三字節鈔金氏表注及董氏所

纂諸儒之說及諸說精確而有裨蔡氏傳者其正文分段以蔡氏傳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書序及朱子所辯附鈔每篇之末其讀書綱領及先儒諸圖鈔于首卷讀法其蔡氏傳及所節古注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塡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攷須令先讀蔡氏傳畢然後讀古注疏其古注疏與蔡氏傳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冊。

治詩鈔法先手鈔詩全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詩正文一章音義協音並依朱子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朱子傳次低正文一字節

鈔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二字節鈔朱子語錄文集之及此章者次低正文三字節鈔輔氏童子問及魯齋王氏詩疑辨及諸說精確而有裨朱子傳者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詩小序及朱子所辯附鈔每篇之末其讀詩綱領及

先儒諸圖鈔手首卷讀法其朱子傳及所節古注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塡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攷須令先讀朱子傳畢然後讀古注疏其古注疏及朱子傳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為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冊

治禮記鈔法先手鈔每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正文一段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用古注次低正文一字節鈔疏次低正文一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相關者次節鈔朱子語錄文集之及此段者次低正文二字節鈔黃氏日鈔陳氏澔詳解衛氏集

解精確而有裨正經古注疏者其正文分段以古注為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蓋治禮必先讀儀禮經其讀禮記綱領及先儒諸圖及楊氏儀禮圖鈔手首卷讀法其所節古注并疏依讀四書例盡塡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

參攷其古注䟽之所以合于經與否以玩索精熟爲度其未合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冊或二三冊

治春秋鈔法先手鈔正經每一年作一段讀之讀全經畢別用紙鈔當年經文一段次低經文一字節鈔所許用三傳胡氏傳諸說之合于經之本義者次低經文一字節鈔三傳胡氏傳諸說之未合者次低經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經文二字鈔程端學所著辨疑或問凡諸說之有裨正經三傳胡氏傳者已詳見成書每段正文旣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讀春秋綱領及先儒諸圖鈔于首卷讀法凡所節三傳胡氏傳並依讀四

謹按程子曰以傳攷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眞僞朱子曰春秋不過直書其事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端禮第端學自早年讀四書諸經之餘用其二十餘年之工注春秋其大要以程朱之論攷正三傳胡氏之得失以爲合於程朱之論則合於經之旨矣故用三傳胡氏之有合者爲本義諸說之合者亦附見焉其相戾者爲辨疑以正之文摘諸說之害經者爲或閒以明所以去取之由庶幾士之讀此經者旣可因程朱以得孔子依經之微旨文所以仰遵叔

書例盡塡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攷其三傳胡氏之所以合于經與否以玩索精熟爲度其未合者以異色筆批抹每年作一卷每公作一冊或二三冊

科所用之初意其閑雜之傳采擇之精當世治老亦許其有裨此經而補朱子之所未注者云

前自十五歲讀四書經注或問本經傳注性理諸書確守讀書法六條約用三四年之功晝夜專治無非爲己之實學而不以一豪計功謀利之心亂之則敬義立而存養省察之功密學者終身之大本植矣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一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二

四書本經既明之後自此日看史仍五日內專分二日倍溫玩索四書經注或。問本經傳注倍溫諸經正文夜問讀看玩索溫看性理書並如前法。

爲學之法自合接續明經今以其學文不可過遲次讀史次讀韓文次讀離騷次學作文然後以序明諸經覽者詳焉。

先師果齋史先生云書自有當熟讀者自有當玩讀者自有當看者自有當編鈔者惟經要熟讀非曰他書皆讀二百遍也自看通鑑則朱子已令只一遍便要作濟河焚舟計蓋可知也。

看通鑑

朱子曰看史先看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又曰通鑑却是連記去一事只一處說別無互見又敍在編年雖是大事其初却小後來却漸漸得大故人初看時不曾看得精神只管看後來却記不得不若先草草看正史一過正史各有傳可見始末又有他傳可互考所以易記每看一代正史記抄去看通鑑又曰通鑑且將全本熟看却去看細

看通鑑及參綱目。兩漢以上參看史記漢書唐參唐書范氏唐鑑看取一卷或半卷隨宜增減。四書既明胸中已有權度自此何書不可看雖不必如讀經之遍數亦須虛心反覆熟看。至於一事之始末、一人之姓名、爵里、謚號、世系皆當子細考求強記。又須分項詳看如當時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得失、紀綱之脩廢、制度之因革、國本之虛實、天命人心之離合、君子小人之進退、刑賞之當濫、國用之奢儉、稅斂之輕重、兵力之強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如此等類以項目寫貼眼前以備逐項思玩當時之得失如當日所讀項目無者亦須通照前後思之如我親立其朝、身任其事、每事以我得於四書者、照之、思其得失合、如何論斷合、如何區處有所得與今記者用冊隨鈔、然後參諸儒論斷管見綱目凡例尹氏發明金仁山通鑑前編胡庭芳古今通要之類以驗學、識之淺深不可、先看、他人、議論、如、矮人看場無益、然亦、不可先立

目以發明之儘好議論也。○眞西山任湖南安撫榜亦令學者通鑑與綱目並看。○程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閒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朱子曰看史但欲通知古今之變文以觀其所處理義之得失耳。○揚志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四遍方記

併而久後又忘了。朱子曰只第一過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便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即焚了讀第二板訖即焚了是亦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便記不牢。○果齋史先生云胡致堂於經史所無書作讀史管見蓋胸中默記全史而作也其記史之法蓋用史貼壁盡心覽記畢方攬一冊再貼如前其法妙絕朱子亦取之後有用

其法者於長廊壁上
以紙條兩條上條黏
兩頭虛插所看書下
傍實黏橫條之半盛
所插書須約友三四
人同看其先一人用
濟河焚舟法只
讀一遍看一板
即要盡記如與死別
狀每一板看了即仰
屋思記得周币如未
更補正記了餘板亦
如之其後一
人纔之文其
後一人纔之
三人皆了會
一變先令一人
說兩人諸其是

主意不虛心也諸儒好議論亦
須記仍看通鑑釋文正其音讀
看畢又通三五日前者看一遍
一分日倍溫玩索四書經注或問本經
傳注及諸經正文夜間讀看玩
索溫看性理書並如前法

通鑑畢。

次讀**韓文**。

讀韓文。文法原於孟子經史但韓文成幅尺開闔耳先鈔

非餘人以次說證如
前畢卻倚杖於壁上
虛心且看令熟紆分
項思玩其得失或三
五日或句日又換一
冊大勝案上看也

端禮有廣疊山批點
法及韓文敘事議論
批點成書二冊

讀西山文章正宗內韓文**議論**
敘事兩體**華實兼**者七十餘篇
要認此兩體分明後最得力正
以朱子考異表以所廣謝疊山
批點篇法章法句法字法備見自熟讀一篇
或兩篇亦須百遍成誦緣一生
靠此為作文骨子故也既讀之
後須反覆詳看每篇先看主意
以識一篇之綱領次看其敘述

果齋先生云讀書如
銷銅聚銅入爐大鞴
扇之不銷不止極用
費力作文如鑄器一
既銷矣隨模鑄器一
冶即成只要識模全
不費力所謂勞於讀
書逸於作文者此也

李漢韓文序記公為
學數人經書必通念
曉析諸史百子止搜
快無隱文則數人自
為果齋先生確守是
以訓學者
先生又云叙事體當
自韓學上儘兩古不

抑揚輕重運意轉換演證開闔
關鍵首腹結末詳略淺深次序
既於大段中看**篇法**又於大段
中分小段看**章法**又於章法中
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則作者
之心不能逃矣譬之於樹通看
則由根至表幹生枝枝生華葉
大小次第相生而為樹又析一
幹一枝看則又皆各自有枝幹

始至史漢而止議論
體當自韓學下要展
開格則兼歐曾王料
則兼朱呂張眞魏方
為盡書所以故先讀
韓文敘事議論兩體
者蓋以韓能復古文
正体酌之古今為得
中故也又云凡學
文當以眞西山文章
正宗為準則蓋其編
選一本朱子之意

華葉猶一樹然未嘗毫髮雜亂
此可以識文法矣看他文皆當
如此看又之自會得法今日學
文能如此**看**則他日作文能如
此**作**亦自能如此**改**矣然又當
知有法而無法無法而有法有
法者篇篇皆有法也無法者篇
篇法各不同也所以然者如化
工賦物皆自然而然非區區模

朱子曰貫穿百
經史乃所以辨驗是及
非明此義理豈特欲
使文詞不陋而已義
理既明又能力行不
倦則其存諸中必也
光明四達何施不可
發而爲言以宣其心
當自發越不凡可愛
可傳矣今執筆以習
研鑽華采之文務悅
人者外而已可恥也
矣又曰文字無大綱
領拈掇不起某平生
不會做補接底文字
補湊得不濟事

擬所致有意於爲文已落第二義在我經史熟析理精有學有識有才又能集義以養氣是皆有以爲文章之根本矣不作則已作則沛然矣第以欲求其言語之工不得不如此讀看耳非曰止步驟此而能作文也果能如此工程讀書將見突過退之何止肩之而已耳如朱子或問

西山眞先生曰朱子
之文有東坡之氣欲
東坡與朱子之理致
讀朱子之文古人之
文箋爲之謚發文曰
朱子之文如揚鷺振
萊於九執之獨有藹
藹乎平氣象。果齋
先生曰能大朱子之
文有華有實者惟眞
鈚二先生而已。

及集中文字皆是用歐曾法試看歐曾有朱子識論否此非妄言若能如此讀書則是學天下第一等學作天下第一等文爲天下第一等人在我而已矣易與俗子言也自此看他文欲識文體有許多樣耳此至末事一看足矣不必讀也其學作文次第詳見于后

一六日內分三日倍溫玩索四書經注或問本經傳注諸經正文及溫看史夜間讀看玩索溫看性理書如前法

韓文畢

次讀楚辭

朱子曰騷辭賦之祖

讀楚辭正以朱子集注詳其音讀訓義須令成誦緣靠此作古賦骨子故也自此他賦止看不必讀也其學賦次第詳見于后

一分日倍溫玩索四書經注或問本經傳注諸經正文溫看史夜間讀看玩溫性理書如前法

性理畢

次攷制度

制度書多兼治道有不可分者詳見諸經注疏諸史志書通典續通典文獻通攷鄭夾漈通志略甄氏五經算術王海山堂攷索尚書中星閏法詳

林勲本政書刊賀州
發州

說林勲本政書朱子井田譜夏
氏井田譜蘇氏地理指掌圖程
氏禹貢圖酈道元水經張主一
地理論華漢官攷職源陸農師
禮書禮圖陳祥道禮書陳暘樂
書蔡氏律呂新書及辯證律準
禮典郊廟奉祀禮文呂氏兩漢
菁華唐氏漢精義唐精義陳氏
漢博議唐律注疏宋刑統

大元通制成憲綱要說文五音
韻譜字林五經文字九經字樣
戴氏六書故王氏正始音陸氏
音義年氏音攷賈氏羣經音辨
丁度集韻司馬公類篇切韻指
掌圖吳氏詩補音及韻補四聲
等子楊氏韻譜先釋制度之大
者如律曆禮樂兵刑天文地理
官職賦役郊祀井田學校貢舉

等分類如山堂攷索所載歷代
沿革考覈本末得失之後斷以
朱子之意及後世大儒論議如
朱子經濟文衡呂成公制度詳
說每事類鈔仍留餘紙使可續
添又自為之著論此皆學者所
當窮格之事以夫子之聖猶必
問禮問樂而後能知豈可妄之
以為名物度數之細而略之乎

日識能沉潛參伍以求其故一
旦在
朝庶免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
樂之誚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
不能相一之論可決禘祫廟制
可自我而定如韓子朱子矣豈
特可倣源流至論及呂成公錢
學士百段錦作成策段為舉業
資而已

通鑑韓文楚辭既看既讀之後約纔二十歲或二十一二歲仍以每日早飯前循環倍溫玩索四書經注或問本經傳注諸經正文溫看史溫讀韓文楚辭之外以二三年之工專力學文既有學識又知文體何文不可作

學作文

學文之法讀韓文法已見前既知篇法章法句法字法之正體矣然後更看全集有謝疊山批點及選看歐陽公有陳同父選者佳曾南豐類藁王臨川三家文體然後知展開間架之法緣此三家俱是步驟韓文明暢平實學之則文體純一庶可望其成一大家數文字歐曾比韓更開闊分明運意條暢易學而耐點檢然其句法則漸不若韓之古朱子學之句又長矣真西山雖亦主於明理句法還

朱子曰歐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

又曰人要會作文讀取一部西漢文歐陽文南豐文韓文

曾子固與王介甫書云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果齋先生曰名家之文曰韓柳歐蘇曾王

短不可不知他如柳子厚文先看西山所選叙事議論次看全集蘇明允文皆不可不看其餘諸家之文不須雜看此是自韓學下來漸要展開之法看此要識文體之佳耳其短於理處極多亦可以為理不明而不幸能文之戒如欲叙事雄深雅健可以當**文章**之任當直學史記西漢書先讀真西山文章正宗及湯東澗所選者然後熟看班馬全史此乃作紀載垂世之文不可不學後生學文先能展開滂沛後欲收斂簡古甚易若一下便學簡古後欲展開作大篇難矣若未忘場屋欲學**策**以我平日得於四書者為本更守平日所學文法更略看漢唐策陸宣公奏議朱子封事書疏

陳

朱子曰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甚低了人手段但操他好擬以爲議論足矣若無爲盡

又曰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如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

子則是大底文字

如舞迓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

朱子一日說作文曰不必著意學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理道精後文字自典實

又曰某舊最愛看陳無己文他文字也多曲折

程子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

及第即已若去上面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朱子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豈能累孔子耶。

宋名臣奏議范文正公王臨川
蘇東坡萬言書策略策別等學
陳利害則得矣況性理治道制
度三者已下工夫亦不患於無
以答所問矣雖今日時務得失
亦須詳究欲學經問直以大學
中庸或問為法平日既讀四書
注及讀看性理文字文不患於
無本矣欲學經義亦倣或問文

體用朱子貢舉私議中作義法
為骨子方今科制明經以一家
之說為主兼用古注疏乃是用
朱子貢舉私議之說按貢舉私
議云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
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為主而旁
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
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据依矣
又云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

皇祐初司馬溫公為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為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甚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通主司驚異擢為第一及進糊名乃進士劉恕方年十八溫公以是慕董之

論禮書疑方今取中經義格用冒原講證

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
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當更
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
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
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次又旁
引他說而以己意反覆辨析以
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
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
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

綸以宋末第二篇義樣書坊又刊以為定式恐非設科初意延祐七年正月廿七日親以欽之鄧善之善之曰前年會試所落者皆冒原講證結者今後只宜子細者朱子貢舉私義守之為法某已於試院碑上孤言之以成舉子矣設科時某在朝與聞貢舉之議正欲革宋經義數行處乎之弊所以用貢舉私議明經主某說集用某說要人實下工夫遺傳主豈宜自誤

只限五六百字以上至於舊例
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
弊皆當有以正之此私議之說
也竊謂今之試中經義既用張
庭堅體亦不得不略倣之也考
試者是亦不思之甚也張庭堅
體已具冒原講證結特未如宋
末所謂文妖經賊之弊耳致使累
舉所取程文未嘗有一篇能盡依

聖朝科場制每三歲一次開試舉人從本貫官司於路府州縣學及諸色戶內推選年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備之士結罪保舉以禮敦遣貢諸路府其或徇私濫舉并應舉而不舉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体察究治

今制明舉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說者此皆考官不能推明設科初意預防末流輕淺虛衍之弊致使舉舉相承以中為式今日鄉試經義欲如初舉方希應禮記義者不可得矣科制明曰不拘格律蓋欲學者直寫胷中所學耳奈何陰用冒原講證結格律死守而不變安得

一考試程式

蒙古色目人

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義理精明文辭典雅為中選用朱氏章句集注

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

漢人南人

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

士務實學得實材為國家用而為科目增重哉因著私論于此以待能陳於上者取焉如自朝廷議脩學校教法以輔實興之制則此弊息矣假如書義做張體以蔡傳之說為終篇主意如論破然如傳辭已精緊而括盡題意則就用之為起或略而泛則

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以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

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体章表四六參用古体

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出題

以其意自做次略衍開次入題發明以結之次官題題下再提起前綱主意歷提上下經文而歸重此題次反覆敷演或正演或反演或正引事證或反引事證繳歸主意次結或入講腹提問逐節所主之說所以釋此章之意如孔穎達文釋疏之体逐節發明其說援引以證之繳歸主意後節如前文總論以結之如易又旁通所主次一家說又發明其異者而論斷之又援引以證之結之次兼用注疏論其得失而斷之證之結之平日既熟讀經傳又不患於無本矣此亦姑言其大略耳在作者自有活法直寫平日所得經旨無不可者元設科條　制既云作義不拘格律

不務浮華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朱子曰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又曰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

編賦題賦料參王厚齋詞學指南法及王海制部章表參詞學指南法四六章表參四六寶苑及名公四六

韓禮部名居仁字君美號文溪汴人早與畢齋史先生同師常德陽先生至元間來爲婺元路經歷莅力興學校數請畢齋爲大學師相與定議諸生明經必土葉說兼用葉說盍用朱子貢舉私議法也其後入爲禮部掌行科舉鄧善之云科舉之行筭義析表奏義韓君美備殫心力事成而公

則自可依貢舉私議法此則最妙如不得已用張庭堅體亦須守傳注議論確實不鑿不浮可也欲學古賦讀離騷已見前更看讀楚辭後語幷韓柳所作句法韻度則已得之欲得著題命意間架辭語縝密而不議論爲科舉用則當擇文選中漢魏諸賦七發及晉問熟看大率近世文章視古漸弱其運意則縝密於前但於文選文粹文鑑觀之便見欲學古制誥章表讀文章正宗辭命類及選看王臨川曾南豐蘇東坡汪龍溪周平園宏辭總類等體四六章表以王臨川鄧潤父曾南豐蘇東坡汪龍溪周平園陸放翁劉後村及宏辭總類爲式其四六表體今縱未

李始非偶然

按西山應舉工程云時文有四類一性理二治道三故事四制度自初一日至初九日編性理賦自一道或半道如無疑本即自檢經史對通然後自窮初十日作性理賦或一二課亦從

其便十一日至十九日編性理論二十日作性理論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編性理策論策亦皆檢用事處變寫月終則作性理策次月再輪如初賦論策每歲只須二三十篇惟擇其最佳者性理賦畢編治道賦治道賦畢編制度及故事賦論策亦然既知格式文能遣辭即參以古文如韓歐曾蘇等集各取明白純粹及近於時文者與時文閒者則敬文不遠不

能盡見諸家全集選鈔亦須得舊本翰苑新書觀之則見諸家之體宜幷得其編定事料爲用

作科舉文字之法 用西山法

讀看近經問文字九日作一日

讀看近經義文字九日作一日

讀看古賦九日作一日

讀看制誥章表九日作一日

讀看策九日作一日

作他文皆然文體既熟旋增作文日數大抵作文辨料識格在於平日（此用剡源戴氏法）及作文之日得題即放膽（此用疊山謝氏法）立定主意便布置間架以平日所見一筆掃就却旋改可也如此則筆力不餒作文以主意爲將軍轉換開闔如行軍之必由將軍號令句則其裨將字則其兵卒字

工此西山之訓愚今
敘其法亦以今
制三場分四類輪流
編鈔讀作
按歎陽求叔每以所
作貼壁待心事虛間
時如管見他人文字
相似貝得失聽然篇
篇如此改過所以居
士筆最佳
愚謂棄業必求其義
理精深致諸的確指
詞雅當敷述明暢文
詳略開合總結首尾
法度整嚴文平
實自努則正大
光明程文郎古文矣
今場中所取文字二

科則其器械當使兵隨將轉所
以東坡答江陰葛延之萬里徒
步至儋耳求作文祕訣曰意而
已作文事料散在經史子集惟
意足以攝之正此之謂如通篇
主意間架未定臨期逐旋摹擬
用盡心力不成文矣切戒
一仍以每日早飯前倍溫四書經注或問
本經傳注諸經正文溫史夜間考

舉不如一舉未足為
法頭場尤甚所以日
程欲其讀看
先儒佳作之
近頭揭者此也學者
直深思之
凡有所作即以貼壁
改而又以自畫截圈
林用平日看文例以
來篇章句字一一中
的方止每種作得一
二十篇則能事畢矣
劉擱齋敘平日作舉
業者止權監韻入室
鎮門如場中則習貫
整暇也

索制度書溫看性理書如前法
專以三年工學文之後纔二十二三歲
或二十四五歲自此可以應舉
參三場既成却旋明餘經及作
古文餘經合讀合看諸書已見
于前竊謂明四書本經必用朱
子讀法必專用三年之功夜止
兼看性理書並不得雜以他書
必以讀經空眼薄日填以自程

朱子文集有增損
呂氏鄉約
端禮始者亦嘗用西
山應舉工程法教友
朋矣蓋其一日之內
讀四書本經看文作

看史及學文必在三年之外所
作經義必盡依科
制條舉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說
而推明之又必擇友舉行藍田
呂氏鄉約之目使德業相勸過
失相規則學者平日皆知敦尚
行實惟恐得罪於鄉評則讀書
不為空言而士習厚矣必若此
然後可以仰稱科

文看史兼此五項工
夫而其用工迫促所
讀之書不精不熟無
一種可了而所作之
文亦不能工與今俗
學無異且使學者終
身無為己自得之實
所謂本末俱失者也
其後直用朱子法窮
此分年日程確守以
與友朋共學植有實
效然亦約自十五志
學起不過三年讀四
書本經傳注并考書
三年之外看史學文
編鈔共六年耳所謂
本末俱得者也端禮
不才職教事者四十

制經明行脩鄉黨稱其孝悌朋
友服其信義之實庶乎其賢材
盛而治教興也豈曰小補古者大
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
之未有不教而可以賓興者方今
聖朝科制明經一主程朱之說
使經術理學舉業三者合一以
開志道之士此誠今日學者之
大幸豈漢唐宋科目所能企其

年白夕從事備究得失評知朱子所謂横渠成誦為學者捷徑之說誠確論也敢述于此与四方有志之士共守之

萬一第因方今學校教法未立，不過隨其師之所知所能以之為教為學，凡讀書經挾冊開卷已準擬作程文用，則是未明道已計功，未正誼已謀利，其始不過因循苟且，失先後本末之宜而已，豈知此實儒之君子小人所由以分，其有害士習乃如此之大。嗚呼，先賢教人格言大訓何乃置之無用之地哉。敢私著于此，以待職教養者取焉。

右分年日程，一用朱子之意修之，如此讀書學文，皆辦纔二十二三歲，或二十四五歲，若緊著課程，又未必至此時也。雖前所云失時失序者，不過更增二三年耳，大抵亦在三十歲前皆辦也。世之欲速好徑，失先後本末之序，雖曰讀書作文，

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而今都蹉過了，更不能轉去，作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劄住，立定腳跟作去，栽種後來根株，補塡前日欠缺。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腳跟作去；如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腳跟作去；便年八九十歲覺悟，亦當據見前劄住硬寨作出。

而白首無成者，可以觀矣。此法似乎迂闊，而收可必之功，如種之種云。

前所云學文之後方再明一經，出於不得已。纔能作文之後，便補一經，不可遲，須是手自鈔讀，其諸經鈔法讀法，並已見前。

其餘經史子集音義旁證等書，別見書目，今不備載。惟取旁證一二曰當觀省者手末卷。

凡前引用書名，其稱姓氏名字謚號，從世所易知，故不歸一。

讀經之後，當看全史一過。

看張子、邵子、三胡、張南軒、呂東萊、眞西山、魏鶴山、程朱門人之書一過。

批點經書凡例

館閣校勘法

句讀二字，側點為句，中點為讀，凡人名地物名并長句內小句並從中點。

勉齋批點四書例

句讀例

句 舉其綱 文意斷

讀 者也相應 文意未斷 覆舉上文

上反言而下正 上有呼下字 下有承上字

點抹例

紅中抹 一本作黃旁抹

綱 凡例

紅旁抹

警語 要語

紅點

字義 字眼

黑抹

考訂 制度

黑點

補不足

實勉齋例

舉其綱爲句

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文意斷爲句

如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

者也相應爲讀

如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文意未斷爲讀

如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

覆舉上文爲讀

如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

上反言而下正爲讀

如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

上有呼下字爲讀

如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下有承上字爲讀

如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續補句讀例（並以朱子門人以下諸儒所點准之）

一曰字是作本書者記當時對面答問之辭者並作句。曰字是援引他書他日他人之言止作言字說者並無點。有句長欲讀者寧讀於上文，仍以曰字連下文。

一凡呼小子或二三子或參乎對面呼之而欲重其聽者皆爲句。

一綱在上而目在下者綱爲句目爲讀目盡爲句。

一目在上而綱在下者諸目皆讀目盡爲句綱獨爲句。或下是繳語解語意短急者目盡爲讀。

一無綱之目並爲讀自盡爲句。

一無綱之目每目自有抑揚及自解者解盡爲讀目盡爲句。（如易三陳九卦則可中庸九經則不可更詳文義所宜）

一有綱之目每目自有抑揚及自解者解盡爲讀目盡爲句。（同前例）

一上段正下段反或上段反下段正短者可爲讀若是長段反正有然字轉者及有大轉語辭者當爲句。

一引用他書他人語上有所謂字下有者字急繳歸主意者所引句下者字爲讀繳語盡爲句。

一凡引他書他人他日及覆舉上文之辭者其中未盡之語爲讀至所引辭盡爲句。（如所引他書語及事實太長如孟子引齊景公晏子答問各以答問盡處爲句）

一凡詩銘韻語以韻爲句未至韻皆讀。（此謂特意全載者若經傳中引者如引書例至引盡處方爲句更詳文義所宜詩經自依章句）

一凡議論體自然讀多句少。

一凡叙事體自然句多讀少。（意未盡者或爲讀亦可）

一提解經文訓詁某者某也之下意盡者以也字爲句。如貼解本意未盡者雖也字亦爲讀至意盡方爲句。（某也下如補見章旨者也字別爲句更詳文意所宜）

一注文釋經訓詁就兼見章旨以義已明不再通說經文後即以大圈斷之者其中章旨未盡小句皆讀意盡爲句。（如上釋訓詁欲人自玩味經文者不當拘此）

一以言字通叙貼解一段經文大意者並讀意盡方爲句。亦有無言字而意實貼解段意者並同。

一敘論發明文義本意已盡爲句其下有繳歸章旨及別貼贊歎勸勉之辭以結者別爲句

一上發明所以然下以此字或是字再指上段繳歸所當然或繳歸主意者此字是字上並爲句下段如文意短急者此字是字上爲讀

一上發明所以然下以故字繳歸所當然者故字上爲讀如上是長段故字下發意又長者故字上爲句

一或問中問曰之末何也若何而用力邪奈何亦

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如之何之類何也之上並讀或何也之上無者字者及句短者不讀或大段內自提問己意何者何哉何則何也之類又自發大段意者何者之上並句

發音例

並考許叔重說文及鄭夾漈六書略每字有兩音者先依夾漈所正叔重之誤者餘方依叔重先正始音然後依本文音義隨四聲圈發其音義參陸氏經典

釋文賈氏羣經音辨大祗以朱子爲主

所用點子

以果齋史先生法取黑角牙刷柄一頭作點一頭作圈至妙凡金竹木及白角並剛燥不受朱不可用也造法先削成光圓如所欲點大小磨圓平圓子先以錐子鑽之而後刮之如所欲

用丹鉛法

點書用丹丹用當日新煎膠調用或揉成鋌子正誤用

調丹粉及黃青等色或用新曬白米濃煎粥飲漉滴不得過宿調揉成鋌子當日曬乾磨用鋌久色不變黑如止調丹書字點字用西瓜汁或剡汁尤妙此古書丹法

牛膠久變黑或云宜用魚膠

鉛粉凡有誤處先以墨筆改正誤處文義分明爲底却以粉筆蓋之乃塡寫粉上粉久必脫不如所以必須先改正分明者蓋防經久脫落欲底還可攷也須以鉛粉水浸七日日日攪動待澄逼去淨水以去鉛氣待盌內乾却用當日新煎阿膠調揉爲鋌子磨用凡鈔書之法亦須改正底本分明然後剪紙貼之寫淨切不可鏤去

誤處爲孔補貼又之脫去文義不可
攷矣切戒貼誤法厚齋王先生親教
云平生所自用者

批點韓文凡例 廣疊山法

議論體

一句讀並依點經法

一大段意盡　黑畫截 於此玩篇法

一大段內小段　紅畫截 於此玩章法

一小段內細節目及換易句法　黃半畫截 於此玩句法

一論所舉所行事實及來書之目及所以作此篇之
故每篇首末常式　黑側抹

一所論援引他書及攷證及舉制度及舉前代國
名　青側抹

一所論綱要及再舉綱要及或問體問目及提問之
語及斷制之策　黃側抹

一義理精微之論　黃中抹

一凡人姓名初見者　紅中抹

一繳上文結上文緊切全句或發明于事實之下或
先發明事之所以然于事實之上者　紅側圈

一轉換呼應字及用力字及繳結句內雖已用紅側
圈而字合此例者每字　黃側圈 於此玩字法

一假借字先攷始音隨四聲　紅圈

一有韻之韻　黑側圈

一造句奇妙者　紅側點

一補文義不足 反覆提論處行文及推就蹉叙無過其所以然　黑側點

一譬喻　青側點

一要字爲骨初見者　黃正大圈

一要字爲骨再見者　黃正大點

叙事體

一句讀並依點經法

一大段意盡　黑畫截 篇法

一大段內小段　紅畫截 章法

一小段細節目及換易句法　黃半畫截 句法

一叙所行事實及年號及人名爵里謚號父祖妻子
兄弟等及叙所以作此篇之故銘曰詩曰及每篇
首末常式　黑側抹

一叙敎詔對答之語　紅側抹
一所叙引援他書及考證及舉制度及舉前代國名　青側抹
一所叙綱要及再舉綱要及提問之語所提問難事實雖已用黑側抹而合此例者　黃側抹
一義理精微之論　黃中抹
一凡姓名初見者　紅中抹
一造句奇妙者　紅側點
一反覆提論其德行及推說其用心而虛叙總述其所以然及補文義不足　黑側點

一譬喩　青側點
一繳上文結上文切緊全句或發明乎事實之下或先發明事之所以然乎事實之上者　紅側圈（叙事少此例頗不可強求）
一轉換呼應字及繳結句內雖已用紅側圈而字合此例者每字　黃側圈
一假借字先攷字始音隨四聲　紅圈
一有韻之韻　黑側圈

一要字爲骨初見者　黃正大圈
一要字爲骨再見者　黃正大點

判印日程空眼簿式

讀經日程（詳見工程）專治一書　年　月　日生員
一早令倍讀前日已讀書至昨日書一遍大長則分　止起
一面試倍讀昨日書
一面授本日書以字數以約大段　止起
一面以大段分細段令朱記段數
一每細段面令讀正音句讀字音曲說正過文義
一令每細段先看讀百遍又倍讀百遍
數足然後倍讀倍數遍而墨筆朱記後段如前
段足令倍讀倍讀通作大段倍讀倍遍　止起
一批試夜間已玩索書　止起
一面授試已讀書就反復說大義而益用余　止起
一晝日之夜玩索已讀書　止起
又玩索性理書　止起
一翌日之夜以序倍讀平日已讀書一遍　止起
又選讀性理書　止起
一令假日做定本點句讀圈發字音
凡書忘誤處朱記即補點墨鈔
思勉齋

讀看史日程 五日一周。詳見工程。

一日 以序倍讀四書經注或問一遍。 以序倍讀經正文。 夜讀看性理書并溫。

一日 以序倍讀本經傳注一遍。 以序倍讀經正文。 夜讀看性理書并溫。

一日 看讀說記通鑑。 參合看史。 夜做點史攷釋文。

一日 看讀說記通鑑。 參合看史。 夜溫記史。

一日 看讀說記通鑑。 參合看史。 夜溫記史。

日填起止

思勉齋

年 月 日生員

讀看文日程 六日一周。詳見工程。

一日 以序倍讀四書經注或問一遍。 以序倍讀經正文。 夜攷索制度治道書。

一日 以序倍讀本經傳注一遍。 以序倍讀經正文。 夜攷索制度治道書。

一日 溫記通鑑。 以序倍讀經正文。 夜攷索制度治道書。

一日 讀看玩記文法。 溫記文法。 夜鈔點抹截文。

一日 讀看玩記文法。 溫記文法。 夜鈔點抹截文。

一日 讀看玩記文法。 溫記文法。 夜鈔點抹截文。

日填起止及所考所鈔。

思勉齋

讀作舉業日程 十日一周。九日讀看。一日作文。詳作文日。

年 月 日生員

一日 一日 一日 一日 一日

以六日之早以序倍讀四書本經傳注

以九日之飯後讀看頭場文字以性理

以九日之夜隨三場四類

一日 一日 一日 一日

或問

三日之早溫經騷韓文

制度治道故事周而復始

編鈔格料批點抹識

一日 以全日作頭場文。

夜改所作

日填起止及所讀看鈔點詳見工程。

思勉齋

小學 習字演文日程 讀經四日內分一日，詳見工程。　年　月　日　貫

一早令倍讀冊首已讀書至昨日書一遍，太長則分。

一令影寫楷永千文楷書約一二十紙，寫五七日一易樣。

一以已讀說小學書作口義。

一說讀記字門類，平不虛實動靜等。

一漸長學切韻，攷字始，音偏傍，音義假借等。

一夜以序倍讀已讀書一遍。

日須起止及所看所作。

呈改　上簿

思勉齋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二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三　旁證

正始之音序

夫載道傳世書之功大矣。書有六義，其來已久。蓋自蒼頡始制文字，雖點畫偏傍之微，有精義入神之妙，有自然布置之宜。後人推之以為有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六者之別。雖分千衍萬，要不越此。夫象形者寫其跡也；指事者推其義也；會意者合其形而兼乎義者也；諧聲者合其聲以附乎形也；轉注者形之變也；假借者聲之變也。學者精辨乎此，則古今文字若綱之在綱，有條而不紊矣。是以古之小學之教，自十歲則教之書計，而大司徒之屬有保氏者，所以誘掖夫未成之材而教之道藝者，六書居其一焉。蓋將使之自末以窮本，由藝以達道，因小學之流，泝乎大學之源，小而習之，終其身而不厭。古人於六書之義其重若此。蒼頡而下，至周宣王時有史籀者，演暢古文，著為大篆。漢志謂為周人教學童之書，雖時與古文少異，而六義初未失也。自秦斯輩省改古籀約為小篆，而古文浸微。獄吏程邈欲趨約易，變為隸體，而籀篆亦廢。又有草書者，自趨簡便，而六義亦幾乎絕。漢人猶稍知尊崇字學，尉

律試吏者課以八體而必使諷籀至九千字以上吏民上書或劾其不正者然而古法既變雜體紛然非復蒼史之舊其後楊雄之訓纂相如之凡將史游之急就以致甄豐之改定古文是雖有意於存古要皆略而不備及後漢和安時許慎受學賈逵始兼采史籀雄斯作說文解字萬六百有餘上之其書詳博最爲近古然隷學行之既久行草八分雜然並出視史籀反爲奇怪鍾王而降眞草爭妍顧野王廣益說文爲玉篇始從其楷孫愐增加陸法言切韻更爲唐韻說文雖存而學之者鮮矣逮大曆中李陽冰

始尚說文修正筆法自謂篆籀中興然時持臆說排斥許氏識者謂其筆力雖殊絕而古體益壞歷考古今紛紛異尚固無以加於說文也然叔重止得象形諧聲二義而其餘復略且病於子母之混渚國初詔徐鉉校定說文雖曰不遺六書之體然大略亦得二義而已但說文無翻切鉉始取孫愐音切附益之大中祥符有詔刊正玉篇廣韻而說文復衰又有丁度集韻司馬類篇之屬其名不一或訓或擇或證或辨至王安石字說作而又一以會意解之固未有全六義者也玉篇類形不類聲廣韻類聲不類形大抵形尚可考而聲爲難工蓋形有定而聲無窮也類形者必類聲者多類聲雖多而未有正其始音之的者世革風移轉相假借方音淸濁譌變因乘甚矣始音之難知也栢知學最晚小學工夫固大缺畧諸經雖多釋音每病始音之未明既而求於說文又病從聲之難曉一日以說文翻爲楷字又得李文簡壽類韻之編部叙雖非叔重之舊然亦頗便於討閱既而又得夾漈鄭公樵所著六書畧一篇喜不釋手蓋其訂覈精整六義粲然一掃千古之陋而於假借一門始音之義亦備故獨取以附于說文翻楷之後

又得賈昌朝羣經音辨取其三麗之詳說徐音賈辨鄭畧微有異同互相補發按古證今訂譌正誤以之讀聖賢之書於音義亦庶幾焉今合而一之名曰正始之音嗚呼昔沈約以郊居賦示王筠讀至雌霓五的反撫掌笑曰僕常恐人呼爲五雞反遂以爲知音以霓字從雨從兒義合諧聲則當讀爲五雞反爲在其爲知音哉韓昌黎鄙爾雅謂非磊落人爾雅固未爲盡善是亦學之一端而遽鄙之過矣而況後世自兒已習爲進取捷徑之學固視此爲迂也迂非栢所敢避但自念日月斯邁於六藝始求其一而未究

其蘊方自笑其苟焉耳因併識其編鈔之歲月云端平丙申秋仲晦王栢書。

字音清濁辨 賈昌朝撰

王 于方切 君也　　王 于放切 君有天下也
子 將此切 男女通稱　　子 將吏切 子育下民
女 尼呂切 女未嫁稱　　女 尼据切 以女嫁人
妻 七奚切 與夫齊者　　妻 七計切 以女適人
親 七鄰切 姻也　　親 七吝切 婚姻相會
賓 必鄰切 客也　　賓 必吝切 客以禮會

衣 於希切 身章也　　衣 於既切 施諸身
冠 古桓切 首服　　冠 古玩切 加諸身
枕 章荏切 藉首木　　枕 章鴆切 首在木
飲 於錦切 酒漿　　飲 於禁切 所以歠
麾 許為切 旌旗　　麾 許類切 所以使人
冰 筆凌切 水凝　　冰 彼凭切 所以寒物
膏 古刀切 脂凝　　膏 古到切 所以潤物
文 無分切 采章　　文 亡運切 所以飾物
粉 夫吻切 白飾　　粉 夫問切 所以傅物

巾 居銀切 帨也　　巾 居吝切 所以飾物
熏 許云切 煙出也　　熏 許運切 所以薰物
陰 於金切 氣之濁也　　陰 於禁切 所以庇物
采 倉宰切 取也　　采 倉代切 所以取食
輕 去盈切 浮也對重　　輕 苦政切 所以自用
兩 力奘切 偶數　　兩 力讓切 物相偶
三 蘇甘切 奇數　　三 蘇暫切 審用其數
左 臧可切 左手對右　　左 臧箇切 左右助之
右 云久切 右手對左　　右 尤救切 左右助之

先 思天切 前也對後　　先 思見切 前之
卑 補支切 下對高　　卑 部止切 下之
遠 雨阮切 疏對近　　遠 于眷切 疏之
離 力支切 兩也　　離 力智切 兩之
傍 蒲郎切 近也　　傍 蒲浪切 近之
空 苦紅切 虛也　　空 苦貢切 虛之
沈 直金切 沒也對浮　　沈 直禁切 沈之
重 直龍切 再也　　重 直用切 再之
數 色主切 計之也　　數 色句切 計有多少

量 龍張切 酌之也　龍向切 酌有大小
度 徒洛切 約也　徒故切 約有長短
高 古刀切 崇也　古到切 度高幾許
深 式金切 下也　式禁切 測深幾許
長 持良切 永也對短　持亮切 揆長幾許
廣 古黨切 闊也對狹　古曠切 量廣幾許
染 而琰切 濡也　而豔切 既濡
折 之舌切 屈也　市列切 既屈
別 彼列切 辨也　皮列切 既辨

貫 古桓切 穿也　古玩切 既穿
縫 符容切 紩也　符用切 既紩
過 古禾切 踰也　古卧切 既踰
斷 都管切 絕也　徒管切 既絕
盡 即忍切 極也　慈忍切 既極
分 方云切 別也　扶問切 既別
解 古買切 釋也　胡買切 既釋
行 戶庚切 履也　下孟切 履迹
施 式支切 行也　式豉切 行惠

相 息良切 共也　息亮切 共助
從 疾容切 隨也　秦用切 隨後
走 臧苟切 趍也　臧候切 趍向
奔 逋昆切 趍也　逋悶切 趍後
散 蘇亶切 分也　蘇旰切 分布
還 胡關切 回也　胡慣切 回遶
和 戶戈切 調也　胡卧切 調繁
調 徒聊切 和也　徒料切 和適
凝 魚陵切 結也　牛證切 凝固

彊 其良切 堅也　其亮切 堅固
齊 徂奚切 等也　在計切 等平
延 余然切 長也　余見切 長引
著 陟略切 置也　直略切 置定
冥 彌經切 暗也　彌定切 暗甚
塵 池珍切 土也　直吝切 土汚
煎 子仙切 烹也　子賤切 烹久
炙 之石切 炮也　之夜切 炮肉
收 式周切 斂也　式救切 斂之

歛 力撿切 收也 力餡切 收聚
陳 池珍切 列也 直刃切 成列
呼 火吳切 聲也 火故切 大聲
悔 呼罪切 過也 呼内切 改過
如 人諸切 似也 而預切 審似
應 於陵切 當也 於證切 相當
當 都郎切 宜也 都浪切 得宜
帥 所律切 總也 所類切 總人
將 即良切 持也 即亮切 持衆
監 古銜切 莅也 古陷切 莅事者
使 疏士切 命也 疏事切 將命者
援 于元切 引也 于眷切 引者
障 之良切 壅也 之亮切 壅者
防 符方切 禦也 符況切 禦者
任 如林切 堪也 如禁切 堪其任
中 陟弓切 任也 陟仲切 任得宜
閒 古閑切 中也 古莧切 厠其中
足 子六切 止也 子預切 益而止

勝 識烝切 舉也 詩證切 舉之克
觀 古完切 視也 古玩切 謂視
號 胡刀切 呼也 胡到切 謂呼
爭 側莖切 鬭也 側迸切 謂鬭
迎 魚京切 逆也 魚敬切 謂逆
攻 古紅切 伐也 古送切 謂伐
守 式帚切 保也 式救切 謂保
選 思兗切 擇也 思絹切 謂擇
聽 他丁切 聆也 他定切 聆謂之
禁 居吟切 制也 居蔭切 制謂之
知 張離切 識別也 張義切 識謂之
思 息兹切 慮度也 息吏切 慮謂之
評 蒲兵切 訂也 蒲柄切 訂語謂之
論 魯昆切 說也 魯困切 說言謂之
便 蒲連切 欲也 蒲練切 得所欲謂之
好 呼皓切 善也 呼到切 嚮所善謂之
惡 烏各切 否也 烏路切 心所否謂之
喜 虛已切 悅也 虛記切 情所悅謂之

怨 於元切 尤之也 紆願切 意有所尤謂之
操 七刀切 持之也 七到切 志有所持謂之
語 仰舉切 言也 牛據切 以言告之謂之
令 力丁切 使也 力政切 所使之言謂之
敎 古肴切 使也 古孝切 所使之言謂之
雨 王矩切 天澤也 王遇切 雨自上下
種 之隴切 五穀也 之用切 謂播種
宿 息六切 止也 息宥切 日星所止舍
生 所庚切 育也 色慶切 謂育子

六 上

乳 而主切 生子也 而遇切 謂飼子
吹 昌垂切 呴也 尺僞切 謂呴氣
烝 章升切 氣噓也 之勝切 謂氣噓而澤
經 古靈切 東西也 古定切 東西其緯
緣 羊專切 循也 羊絹切 循飾其傍
編 補年切 次也 步典切 謂所列次
封 甫容切 授爵土也 甫用切 謂所受爵土也
載 作代切 舟車以致物 昨代切 謂所致物
張 陟良切 陳也 陟亮切 謂所陳事

藏 徂郎切 入也 徂浪切 謂物所入
處 昌呂切 居也 昌據切 謂所居
爨 七端切 炊也 七亂切 謂所炊爨
柱 知庾切 支也 直主切 謂所支木
乘 食陵切 登車也 食證切 謂其車也
卷 居兗切 曲也 居戀切 謂曲者
祝 之六切 祭主贊詞者也 之又切 謂贊詞
要 伊消切 約也 於笑切 謂約書
傳 直專切 授也 直戀切 記所授

十一

名 彌并切 目也 彌政切 目諸物
首 書九切 頭也 書救切 頭所嚮
蹄 杜奚切 歐足也 大計切 足相蹵
始 式氏切 初也對終之稱 式志切 緩言有初
聞 亡分切 聆聲也 亡運切 聲著於外
稱 尺烝切 舉也 尺證切 舉事得宜
譽 羊諸切 偁也 羊洳切 稱名當體
平 蒲兵切 均也 蒲柄切 品物定法
治 直基切 理也 直吏切 致理成功

衷 陟弓切 中也　陟仲切 處事用中

裁 音才 制也　音在 體制合宜

勞 力刀切 勤也　力到切 賞勤勸功

興 虛凌切 舉也　許應切 舉物寓意

累 力水切 連也　力僞切 牽連爲敗

與 羊主切 授也　余慮切 授而共之

比 卑履切 近也　毗志切 近而親之

難 乃干切 艱也　乃旦切 動而有所艱

繫 古詣切 屬也　胡計切 屬而有所著

爲 于嬀切 造也　于僞切 造而有所徇

遲 直尼切 緩也　直利切 緩而有所待

妨 敷方切 害也　芳亮切 置而有所害

屬 章玉切 聯也　時玉切 聯而有所係

享 呼兩切 獻也　呼亮切 神受其獻

棺 古桓切 柩也　古患切 以棺斂

緘 古咸切 束也　古陷切 齊謂棺束

含 胡南切 實口中也　胡紺切 謂口實

遣 苦演切 送也　苦傳切 送終之物

引 以忍切 曳也　余刃切 曳車之紼

臨 良尋切 莅也　力禁切 哭而莅喪

彼此異音辨

假 古雅切 取於人也　古訝切 與之

借 子亦切 取於人也　子夜切 與之

乞 去訖切 取於人也　去旣切 與之

貸 他得切 取於人也　他代切 與之

壞 音怪 毀之　戶怪切 自毀

敗 音拜 毀之　薄邁切 自毀

毀 許委切 壞他　況僞切 自壞

風 方戎切 上化下　方鳳切 下刺上

見 古甸切 上臨下又視之　胡甸切 下朝上又示之

告 古祿切 下白上　古報切 上布下

養 餘兩切 上育下　餘亮切 下奉上

共 九容切 上賦下　九用切 下奉上

遺 以追切 有所亡　羊季切 有所與

施 式支切 設之　羊至切 及之

更 古衡切 因故而改　古孟切 捨故而作

去 羌舉切 除之　丘倨切 自離
畜 敕六切 聚謂之　許六切 養謂之
喪 息郎切 死亡也　息浪切 失亡也
忘 無方切 意遺　無放切 意昏
巧 苦絞切 善功　苦教切 僞功
恐 丘隴切 懼之急　丘用切 縱也
還 音旋 音全 又 復之速　戶關切 縱也
射 神亦切 命中也　神夜切 以禮也
取 七與切 制師從己　七句切 屈己事師

仰 魚兩切 上委下　語兩切 下瞻上
大 徒蓋切 凡廣也　他蓋切 其極也
少 施沼切 凡微也　施召切 其降也
焉 於乾切 何也常居語辭　于乾切 已也常居語末
會 胡沛切 相合　古內切 聚合
披 鋪卑切 開謂之　鋪彼切 分謂之
播 補我切 揚謂之　補過切 布謂之
降 古巷切 下謂之　戶江切 伏謂之
覆 甫六切 傾也　敷救切 蓋也

樂 五角切 聲和也　力各切 志和也
朝 陟遙切 旦日也　直遙切 旦見也
食 時力切 餐謂之　音寺 餉謂之
涕 他禮切又音弟 目汁也　他計切 鼻汁也
刺 七亦切 刺謂之　七賜切 傷謂之
奉 扶甬切 承也　音捧 拱也
父 音甫 人之美稱　扶雨切 家之尊稱
被 音披 著謂之　平義切 覆謂之
合 古盍切 牽和也　胡閤切 自和也

字音疑混辨

上 時亮切 居高定體　時掌切 自下而升
下 胡賈切 居卑定體　胡駕切 自上而降
夏 胡賈切 四方廣大　胡嫁切 萬物盛大
後 胡茍切 居其後　胡垢切 從其後
近 巨隱切 相隣也　巨刃切 相親也
被 部委切 所以覆者　部僞切 所以覆之

右在字咅字坐字聚字若此類字書皆有上去二聲雖爲疑混而釋文義無他別不復載之

假借序

夾漈鄭樵

六書之難明者爲假借之難明也六書無傳惟藉說文然許氏惟得象形諧聲二書以成書牽於會意復爲假借所擾故所得者亦不能守焉學者之患在於識有義之義而不識無義之義假借者無義之義也假借者本非己有因他所授故於己爲無義然就假借而言之有有義之假借有無義之假借不可不別也曰同音借義曰協音借義曰因義借音曰因借而借此爲有義之假借曰借同音不借義曰借協音不借義曰語辭之借曰五音之借曰三詩之借曰十日之借曰十二辰之借曰方言之借此爲無義之假借先儒所以顛沛淪於經籍之中如汎一葦於溟渤靡所底止皆爲假借之所魅也嗚呼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假借明則六書如指掌

同音借義

初 裁衣之始而爲凡物之始

基 築土之本而爲凡物之本

始 女子之初而爲凡物之初

本 木之基而爲凡物之基

小 水之微也凡微者皆言小

永 水之長也凡長者皆言永

牝 爲牝牡而牝牡通於畜獸

雌 爲雌雄而雌雄通於鳥雀

狀 本犬之形而爲凡物之狀

物 本牛之事而爲凡事之物

駕 馬言駕凡乘皆曰駕

牧 牛言牧凡養皆曰牧

落 木曰落而爲墮落之落

苦 本苦良之苦而爲滋味之苦

希 乃綈巾之希而爲希少之希

旋 反旆也而爲回旋之旋

封 爵土之封也而爲封殖之封

賢 多財也而爲賢良之賢

茸 草茸也而爲尨茸之茸

饒 食之餘也而爲饒衍之饒

零 雨曰零而爲飄零之零

蔓 本藤蔓之蔓而爲蔓衍之蔓

柞 本柞木之柞而爲支柞之柞

戲 兵交之戲也而爲嬉戲之戲

戚 斧戚也而爲親戚之戚

妃 嘉偶也而爲后妃之妃

珣 東王也而玉夷亦謂之珣

約 絲之束也而爲儉約之約

英 本英華之英而爲節物之英

文 乃文繡之文而爲文象之文

鑿 本金鑿之鑿而爲疏鑿之鑿

平 氣之平也而爲均平之平

塵 土也而爲塵積之塵

純 絲也而爲純全之純

蘆 草也而亦謂之蘆菔根

凡此之類並同音借義者也

右三十五

借同音不借義

汝 水也而爲爾汝之汝

示 旗也而爲神示之示

畜 田畜也而爲畜聚之畜

爲 母猴也而爲作爲之爲

易 蟲屬也而爲變易之易

翁 毛也而爲翁老之翁

弟 本弟茂之弟而爲弟悌之弟

爾 花盛也詩彼爾維何常之華而爲爾汝之爾

業 大版也而爲事業之業

它 蛇屬也而爲它人之它

率 鳥畢也而爲率循之率

能 熊屬也而爲賢能之能

題 頟也而爲題名之題

登 豆也而爲升登之登

牢 牛圈也而爲牢固之牢

蚤 蝨類也而爲蚤夜之蚤

來 麥也而爲來往之來

黽 鼃也而爲黽勉之黽

薄 本林薄之薄而爲涼薄之薄

干 盾也而爲干犯之干

革 皮也。而爲更革之革。
雅 鳥也。而爲雅和之雅。
丁 當也。而爲椓之丁丁之丁。
方 並舟也。而爲方所之方。
韋 相違也。而爲皮韋之韋。
財 貨也。而爲財成之財。易財成天地之道。
晉 先明也。而爲晉國之晉。
字 養之字。而爲文字之字。
久 距也。而爲久遠之久。
鞠 革囊也。而爲鞠養之鞠。
漆 水也。而爲室家漆漆之漆。
幾 卒也。而爲虔之幾幾之幾。
節 竹目也。而爲節操之節。
貿 相易也。而爲眊睽之貿。禮貿貿然來。
齎 財之齎。而爲齎咨之齎。易齎咨涕洟。
夢 寐也。而爲雲夢之夢。
勿 州里之旗也。而爲勿不之勿。
難 鳥也。而爲難易之難。
棣 栘也。而爲威儀棣棣之棣。
胥 蟹醢也。而爲相胥之胥。
管 竹筩也。而爲主管之管。
休 息也。而爲休美之休。
時 辰也。而爲時是之時。
風 虫之風。而爲吹噓之風。
出 花英也。而爲出入之出。

凡此之類並同音不借義者也。

右四十五

協音借義

旁 之爲去聲。
分 之爲去聲。
御 之爲迓。爲禦。
趨 之爲七六切。又[illegible]九切。春秋傳賓將趨。鄭康成讀
燕 之爲亡甫切。
吹 之爲去聲。
噍 才笑切。嚼也。之爲音焦。禮志噍殺。之音。又子流切。禮樂注啁噍之頃。
中 之爲去聲。
少 之爲去聲。
行 之爲下孟切。戶良切。
徹 通也。之爲直列切。
呼 之爲去聲。又呼賀切。春秋傳呼役夫。
上 之爲時掌切。
鳥 之爲音鐃。
數 色主切。之爲所故切。色角切。
咽 之爲音燕。又一結切。
飲 之爲去聲。
下 之爲胡嫁切。
遺 之爲惟季切。與也。
藩 音藩。樊也。之爲音煩。
蔓 蘇也。之爲[illegible]。千切。蔓菁。

否 之爲音鄙。部鄙切。否泰之否。
趣 之爲平聲。又七口切。周官有趣馬。
樂 之爲五教切。又音洛。
鄼 作管切。聚也。之爲音贊。南陽縣名。在河切。沛縣名。
從 之爲才用切。又七容切。從容閒暇也。
放 之爲上聲。
筍 之爲私閏切。筍輿也。
嘉 之爲戶嫁切。春秋傳公孫嘉樂。
回 古文雷字。之爲亦作回繞也。
敎 音邀。之爲音傲。
塞 之爲去聲。塞垣。
宣 之爲上聲。詩云赫兮宣兮。
幾 居希切。之爲音冀。春秋傳庸可幾乎。又渠希切。近也。
華 今作花。之爲音譁。榮也。又去聲。華也。
空 之爲音孔。窮也。又苦貢切。詩不宜空我師。
比 毗至切。之爲音皮。和也。方也。蒲必切。次也。音能朋也。
背 脊也。之爲音佩。違也。
奇 之爲居宜切。奇偶。
枝 之爲音岐。
暴 步卜切。晞也。之爲去聲。暴也。
衡 橫木。之爲音橫。
栽 之爲音在。築也。

[illegible] 楔爵之爲才細切。禮柰醆在堂元音齊。
定 之爲丁佞切。詩定之方中。
伏 之爲去聲。禮視姬伏毛者孕育者。
辟 必益切。君也。之爲蒲益切。法也。
麗 之爲力知切。詩云魚麗于罶。
援 之爲平聲。引也。
姓 之爲音生。春秋傳公孫歸姓。
總 之爲子公切。詩素絲五總。
[illegible] 之爲力傷切。
析 之列切之。析士列切。
土 之爲音杜。詩徹彼桑土。
亘 之爲去聲。
卻 之爲去聲。
裨 補支切。之爲婢支切。副也。
覺 之爲古孝切。覺也。
磨 之爲平聲。
女 之爲尼句切。
孫 之爲音遜。
識 之爲[illegible]吏切。識也。詩織文鳥章。
壞 之爲音怪。
杼 之爲去聲。
厭 之爲去聲。
閼 之爲社救切。
間 之爲去聲。
妻 之爲去聲。
純 之爲之尹切。緣也。
錢 之爲子淺切。詩庤乃錢鎛。

斂 音斂之為其兼切
衣 之為去聲
食 之為時吏切
輕 之為去聲春秋傳戎輕而不整
兩 之為去聲詩葛屨五兩
三 之為去聲論語三思而後行
先 之為去聲
復 之為扶又切
度 之為去聲

親 之為去聲婚姻相謂
冠 之為去聲
膏 之為古到切詩蒸衷如膏
後 之為去聲
重 平聲之為去聲
染 之為去聲

賓 之為去聲客以禮會曰賓
枕 之為去聲
熏 之為去聲
離 之為去聲
沈 之為去聲
左 上聲之為音佐
遠 之為去聲
度 之為徒洛切
縫 之為去聲

飲 之為去聲
陰 之為去聲
量 之為去聲
右 上聲之為音佑
近 之為去聲
長 之為去聲
別 彼列切之為皮列切

斷 都管切之為徒管切
走 之為去聲書武成奔走
和 之為去聲
著 之為陟略切直略切
炙 之為之夜切
應 平聲之為去聲
守 之為去聲
迎 之為去聲
知 之為音智

盡 即忍切之為慈忍切
殖 之為去聲
施 之為式豉切以豉切
收 之為式救切
帥 之為所類切
任 之為平聲
遂 之為去聲
思 之為去聲

解 之為胡買切通也
奔 之為逋悶切
冰 之為彼凭切
冥 之為去聲
當 之為去聲
監 之為去聲
勝 之為平聲
聽 之為平聲
便 之為平聲

相 之為息亮切
散 之為去聲
彊 之為其亮切
煎 之為去聲
悔 之為去聲
使 之為去聲
學 之為去聲
論 之為平聲
好 之為去聲

令 之為平聲
衆 之為平聲
張 之為去聲
卷 之為上聲
稱 之為平聲
與 之為去聲
舍 之為去聲
假 之為古訝切春秋傳不以禮假人
敗 之為音拜

教 之為平聲
兩 之為去聲
識 之為去聲
祝 之為之又切
吾 之為平聲
繫 之為古詣切
遣 之為去聲禮有遣奠
見 之為胡甸切

語 之為去聲
種 之為去聲
處 之為去聲
傳 之為去聲
勞 之為去聲
選 之為去聲
引 以忍切之為余刃切
借 之為入聲
告 之為古祿切禮出必告

怨 之為平聲
緣 之為去聲
乘 之為去聲
間 之為去聲
與 之為去聲
屬 之為章玉切
臨 之為去聲
債 之為入聲
養 之為去聲

共 之為音恭
恐 之為丘用切
焉 之為於乾切
覆 之為甫六切
父 扶雨切之為音甫

去 之為上聲
射 之為食亦切
會 之為音檜
朝 之為直遙切
子 之為將吏切禮子庶民也

喪 之為去聲
取 之為七句切禮聞取於人
被 之為上聲
刺 之為入聲

忘 之為去聲
大 之為音泰
降 之為戶江切
奉 之為音捧

凡此之類並協音而借義者也

右二百八

借協音不借義

荷 之為胡可切負也
茹 茹藘切茅蒐也之為去聲度也
鮮 之為上聲少也

熱 之爲平聲。
蛰 七余切麻也之爲子餘切包眞
也 之爲徒門切
不 之爲音介副也禮明堂有左右个又音斡禮人爲候上兩个與其身三
番 附袁切歐足之爲音翻次也音皮番番勇也
台 音怡我也之爲音胎星名又臺春秋季孫宿稅台范宿讀音
調 之爲徒弔切品調又陟留切詩云惄如調飢
正 音征射侯之正也之爲去聲
追 之爲丁回切追琢也
薄 之爲必各切迫也
徼 古堯切之爲古弔切邊徼
菑 側其切田也之爲音災
旁 之爲蒲彭切詩四介旁旁
莫 音暮之爲模各切又音陌春秋傳德正應和曰莫
句 之爲古侯切又古候切詩敦弓旣句
登 之爲音得春秋登來
邪 琅邪地名之爲邪正之邪
滸 之爲栩詩川澤許許
竟 之爲音境。
召 之爲音邵。
咽 之爲音淵詩伐鼓咽咽
說 之爲音悅。

識 之爲音志。
殺 之爲去聲降殺
雅 今作鴉之爲上聲
脩 脯也之爲音卣中尊
予 之爲音與。
箾 音簫之爲音朔象箾以舞
盛 音成之爲去聲
昭 之爲音韶。
潰 之爲古惠切習也
信 之爲音伸。
占 之爲去聲。
瞿 九遇切驚也之爲平聲戟類
肺 之爲音沛詩其葉肺肺
委 之爲於僞切委積
索 之爲生革切
游 之爲音流旗游也
栗 之爲音裂畱栗也
揆 之爲音盤揆纏
甫 之爲音圃甫田
脫 之爲音退詩舒而脫脫兮
女 之爲音汝。
簿 簪世之爲簿書
稽 之爲音啓稽首
旋 之爲音選鐘縣
齊 之爲音咨齊衰
革 之爲紀力切急也
省 昔井切之爲所景切
鳥 之爲音島。
創 音瘡傷也之爲去聲
削 之爲音肖刀室
平 之爲年切辨
鄉 之爲音嚮。
盟 之爲音孟盟津
冒 之爲莫北切貪也

俾 之爲普計切俾倪
弁 之爲蒲官切詩小弁
薦 之爲音荐天方薦瘥詩
扁 之爲上声春私我心褊褊
耿 工迥切光也之爲古幸切耿耿憂也
揖 之爲子入切詩螽斯羽揖揖兮
紀 之爲起詩有紀有堂
緇 音屐之爲音緇
險 之爲音儉春秋傳險而易行
北 音佩之爲入声方也
賦 平聲之爲去聲
縱 之爲平聲
軒 之爲音憲礼野季爲軒
屏 之爲上聲。
驕 之爲許喬切詩載獫歇驕
稟 鑿也之爲丘隕切衆也
閒 之爲音閑。
拒 之爲音矩招拒白帝
蟄 之爲尺十切詩宜爾子孫蟄蟄兮
絮 之爲敕慮切礼毋絮羹
隊 之爲音墜。
合 之爲音拾。
兄 之爲况詩倉兄塡兮
振 之爲平聲詩振振公子
繆 之爲音穆謚也
斤 之爲紀親切斤斤明也
王 于况切之爲平聲

宿 之爲思宥切星也
夏 胡賈切中夏也之爲胡嫁切冬夏也
卷 之爲音衮禮三公一命卷又音拳禮執女手之卷然又起權切冠武也
鬻 亦作粥之爲音育賣也居六切詩鬻子之閔斯
將 之爲去聲又七羊切詩將仲子
肉 之爲而救切禮寬裕肉好又音而注切豐肉而短
從 之爲則庸切從衡七容切從容又音縱又音總礼爾無從從爾
衰 衰絰之爲楚危切等衰又衰微
辟 必益切君也之爲音避又音弭止也又音裨礼率帶終辟又音僻禮負劍辟咡
風 之爲音諷。
鞠 毬也之爲音麴又音芎鞠藭
殿 音奠之爲丁見切又音店詩民之方殿屎
敦 之爲都豚切玉敦又都回切詩敦彼獨宿徒本切渾敦
膴 火武切大臠之爲亡古切詩則無膴仕音膴詩民雖靡膴
貉 之爲音陌狄也又音貊
耆 之爲音嗜又音底

厭 於豔切之爲於葉切詩厭浥行露又音壓禮死而不弔曰厭又於驗切服也

率 摘鳥之具之爲將帥之帥亦作率又音律約也

凡此之類並協音不借義者也

右一百三十三

因義借音

球 本球玉之球而爲大圭不球之球音求

惡 以有惡也故可惡去聲

佚 夷質切佚樂也而爲佚宕之佚音迭

幬 帳也而爲覆幬之幬音壽春秋傳如天之無不幬

蓼 本蓼蓼之蓼而爲蓼彼蕭斯之蓼力竹切

術 邑中道也以其所行故爲鄉術之術音遂

嘯 嘯吁之嘯而爲指嘯之嘯音叱

副 普逼切剖也而爲副貳之副

甄 吉然切本甄陶之甄而爲聲甄之甄音震禮薄聲甄

齊 本齊一之齊而爲齊莊之齊側皆切

推 本推與之推而爲推挽之推土回切

獻 本獻享之獻而爲獻尊之獻素何切

橋 本音喬以其義過於橋故又音撟

輅 本車輅之輅而爲狂狡輅鄭人之輅音迓

內 以其內也故可內音納

伯 長也而爲伯王之伯音霸

冪 帷也而爲冪覆之冪音覓

錞 本金錞之錞音淳而爲厹矛沃錞之錞徒對切

嬴 秦姓也以其所居故爲嬴水之嬴音盈

跛 跛踦之跛彼我切而爲跛倚之跛彼義切

承 奉也而爲贈承之承音贈

封 本封土之封而爲封棺之封音窆禮縣棺而封

巡 本巡行之巡而爲相巡之巡音緣禮始終相巡

摶 本摶搏之摶徒端切而爲束之摶除轉切禮百羽爲摶

衰 本雨衣之衰素何切而爲衰絰之衰音催

凡此之類並因義借音

右二十五

因借而借

難 鳥也因音借爲艱難之難因艱難之難借爲險難之難去聲

爲 母猴也因音借爲作爲之爲因作爲之爲借爲相爲之爲去聲

射 本射御之射因義借爲發射之射食亦切因發射之射音借爲無射之射音亦律名

斁 本厭斁之斁羊益切因義借爲斁敗之斁多路切書彝倫攸斁因斁敗之音借爲斁塈之斁音徒書惟其斁塈茨

亨 音享本饗也因義借爲亨飪之亨普庚切因亨飪之音借爲亨嘉之亨

來 本麥也因音借爲往來之來因往來之義借爲勞來之來音賚

矜 本矛柄也因音借爲矜憐之矜因矜憐之義借爲矜寡之矜音鰥

適 往也因音借爲適責之適音謫詩勿予禍適因適責之音借爲適匹之適音敵禮大夫訃於同國適者

參 七南切間厠也因義借爲參差之參楚金切因參差之音借爲參伐之參所金切

邪 本琅邪之邪因音借爲語辭之邪因語辭之義借爲虛邪之邪音徐詩其虛其邪

食 本啖食之食因義借爲飲食之食音伺因飲食之食借爲食其之食音異

費 本費用之費因音借爲費邑之費音祕因費邑之義借爲費氏之費扶未切

崔 本南山崔崔之崔子惟切因義借爲崔嵬之崔慈回切因崔嵬之音借爲崔氏之崔音催

不 本鄂不韡韡之不音趺因音借爲可不之不音否因可不之義借爲不可之不音弗

塡 本塡塞之塡因義借爲塡壓之塡音鎭因塡壓之音借爲塡久之塡音塵詩倉兄塡兮

罷 本罷置之罷因義借爲罷困之罷音疲因罷困之音借爲罷辜之罷鋪逼切禮以罷辜祭四方

質 本質贄之質音贄因義借爲交質之質音至因交質之音借爲形質之質

畜 本田畜之畜，敕六切。因音借爲畜養之畜，許六切。因畜養之義借爲六畜之畜，許又切。

治 平聲，水也。因音借爲治理之治，因治理之義借爲平治之治，去聲。

乞 氣也。因音借爲與人之乞，音氣。因與人之義借爲求人之乞，入聲。

能 奴求切，獸也。因義借爲能鼈之能，三足鼈。因能鼈之音借爲能事之能，音耐。又爲三能之能，音台。

凡此之類並因借而借。

右四十三

語辭之借

序曰：書者象也。凡有形有象者則可以爲象，故有其書。無形無象者則不可爲象，故無其書。語辭是也。語辭之用雖多於主義，不辛並從假借。

之 芝也。　也 陰也。　云 雲也。　忌 惡也。

邪 琅邪之地。　焉 鳶也。　惟 思也。　旣 小食也。

盍 覆也。　而 面毛也。　須 鬚也。　若 艸覆。

斯 析也。　然 燃也。　以 薏苡實也。　矣 箭鏃也。

爲 母猴也。　居 蹲也。　且 子余切，薦几也。　諸 辨也。詩曰：居月諸。

耳 人耳也。　我 言之間也。　兮 乞也。　爾 華繁也。詩：彼爾維何，維常之華。

乎 乞也。　于 乞也。　只 乞也。　旃 旃也。詩：舍旃舍旃。

乃 乞也。　於 烏也。　巳 几也。　每 本音梅，原田之貌。借爲上聲。

夫 本丈夫也。借音扶。　其 箕也。　豈 鎧也。　員 物數也，音云。詩：聊樂我員。

與 挨也。語辭借平聲。　承 奉也，音懲。楚人語辭。　唯 本上聲，乃作諾之唯。借平聲。

害 去聲，災也。借音曷。詩：害澣害否。

凡語辭惟哉乎兮于只乃有義，他並假借。以語辭之類虛言難象，故因音而借焉。

右四十

五音之借

宮 本宮室之宮。　商 本商度之商。　角 本頭角之角。　徵 本徵召之徵。　羽 本羽毛之羽。

右五

三詩之借

風 本風蟲之風。　雅 本烏鴉之鴉。　頌 本顏容之容。

右三詩五音皆聲也。聲不可象，並因音而借焉。

右三

十日之借

甲 本戈甲。　乙 本魚腸。　丙 本魚尾。　丁 本蠆尾。　戊 本武也。

己 本几也。　庚 鬲也。　辛 被罪也。　壬 懷妊也。　癸 草木實也。

右十

十二辰之借

子 人之子也。
丑 手之杻也。
寅 臏也。
卯 牖也。
辰 未詳本義。
巳 虹屬也。
午 未詳本義。
未 木之滋也。
申 持簡也。
酉 卣也。
戌 與戊戚同意。
亥 豕屬也。

十日十二辰惟巳亥有義他並假借以日辰之類皆虛意難象故因音而借焉。

右十二

方言之借

鮦 之爲鮦音胄鮦陽縣名。
歌 之爲歌上音觸下徂咸切昌歜也菖蒲也。
覃 之爲覃上如字下音剡詩以我覃耜。
羹 之爲羹上如字下音郎楚地名。
咎 之爲咎上如字下音臯臯陶字。
穀 之爲穀奴走切楚人謂乳穀。
抱 之爲抱上必茅切下音桴鼓桴也。
敦 之爲敦音燾每敦一几又爲敦音彫詩敦弓。

右九

雙音並義不爲假借

陶 陶冶。臯陶。
駣 徒刀切馬四歲曰駣。他彫切馬三歲曰駣。
把 補訝切柄也。白加切收麥器。
枸 音苟枸杞。音矩枳枸。
校 古孝切木囚也。巨教切木闌也。
鵃 都聊切鷙類。陟交切鶻鵃鳴鵃。
鷂 以照切。音遙雉也。
檠 求兵切檠也。音營塋榮。
椹 知林切禮射甲革椹。質食甚切桑實也。
楅 音福布帛之幅。音逼行縢也。
幓 所銜切幓帽也。七消切頭括髮也。
被 部委切寢衣也。普義切春秋傳翠被豹舄。
褎 音袖袂也。由救切盛服也。
襢 音但袒裼也。張彥切后六服有襢衣。
衿 居吟切領也。其鴆切結也。

右三十

凡此之類皆是也

凡此借類計五百九十八。

論急慢聲諧

急慢聲諧者慢聲爲二急聲爲一也。梵書謂二合聲是矣。梵人尚音有合二合三合四成聲者華人尚文惟存二合。詩序曰聲成文謂之音。知聲有急慢則發而爲文抑揚合度鏗鏘中節。箋釋之家全不及此至於語辭渾而無別但取言中之義不問句中之節。故柳宗元極論語辭之義良由不知急慢之節所以辭與句不相當。如慢聲爲者焉急聲爲旃旃爲者焉之應。如者與之爲諸而已之爲耳之矣之爲只者也之爲者也者急聲爲也嗚呼之爲嗚噫嘻之爲嘻皆相應之辭也。

論高下聲諧 音讀附

董正之董亦爲督察之督者東董凍督故也。改更之更亦爲變革之革者更梗更䩐革故也。伊之爲已大誥曰已予惟小子已之爲億易曰億喪貝又曰億無喪有事伊已意億故也。非之爲匪匪之爲

弗非匪沸弗故也。眅卽盼者攀眅盻故也。儆類敬者京儆敬故也。翻之爲反，痛之爲用，邪之爲也，之之爲只，者並此道也。而之爲爾，爾之爲汝，汝之爲若，手之爲於，於之爲與，與之爲與（音譽），亦此道也。是皆一義之所起而發聲有輕重耳。乃若父雖甫音，讀若輔；道雖杜老切，讀若導；禮記大昕，昕音忻，讀若希；說文臑字音懦，讀若襦；甹字特一切，讀若亭。此爲音讀之別，無非聲之諧也。

論諧聲之惑

左氏曰止戈爲武。武非从止，凡沚芷齒耻之類从止，武从戈从亾，从戈見其義，从亾見其聲。古文歌舞之舞作㲯，撫撫之撫作㧺，廊廡之廡作庑，古並从亾，今並从無，於篆文亦从亾，則武之从亾又何疑焉。若曰武有止戈義，又何必曰假武乎。亾之與止，易得相紊，左氏所見止之訛。武於六書爲諧聲，武戈類也。武之从亾，亦猶戰之从單（音善），戮之从翏（音六），戩之从晋（音緝），戣之从癸，皆聲之諧也。禮記曰祖者且也。祖非从且，凡罝姐之類从且，徂祖之類从且（音俎）。祖無且義，凡此之類，皆不識諧聲。

論象形之惑

左氏曰反正爲乏。正無義也。正乃射侯之正（音征），象其形焉。正（音征）以受矢，乏以藏矢，其義在此。或曰反正爲丏（音沔），丏蔽矢短墻也。正以受矢，丏以蔽矢，此亦反正爲乏之義。邪正之正無所象，故正用侯正（音征）之正，邪用瑯邪之邪，並協音而借，是爲假借之書也。韓子曰自營爲厶（音私），厶非自營之義也。厶於篆文作ㄙ，象男子之勢，故又音烏，ㄙ與卪同（音卯）字。故厶勢下垂，丁狀槌上，並是象形之文。若乃自營之厶，與丁絕之丁，並同音而借，亦爲假借之書。䀇古作豊，祭肉之積在器也，从宜，祭器也，从晶，象積肉之形。豊與豐同意。豐亦俎豆之衍也。揚雄以豐爲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故从三日从宜。此亦爲不識象形者也。何用識奇字之多乎。能象熊之形，許氏謂能熊屬，則可矣；又曰賢能之能，何也？出象花英之形，許氏謂象艸木益滋上出，亦可矣；又曰出進，何也？是皆惑象形於假借者也。三代之前有左氏、韓子，三代之後有揚雄、許慎，猶不達六書之義，况他人乎。

論子母

立類爲母，從類爲子。母主形，子主聲。說文眼學，廣韻耳學。說文主母而役子，廣韻主子而率母。說文，形也，禮也；廣韻

聲也樂也說文以毋統子廣韻以子該毋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爲字毋然毋能生子不能生今說文誤以子爲毋者二百十類且如句類生拘鉤卤類生㮚粟半類生胖叛菐類生僕𦣞拘當入手類鉤當入金類則句爲虛設㮚當入木類粟當入米類則卤爲虛設胖當入肉類叛當入反類則半爲虛設僕當入人類𦣞當入臣類則菐爲虛設蓋句卤半菐皆子也子不能生是爲虛設　夾漈作象類書總三百三十毋爲形之主八百七十子爲聲之主合千二百文而成無窮之字故去許氏二百七而取其三百三十也

論變更

對 舊作對漢文以言多非誠故去口　隋 舊作隨文帝以周齊不遑寧處故去辵　曐 舊作曐新室以三日太盛改爲三田　⿰馬內 舊作騧宋明以咼音偶類禍改而爲⿰馬內　形影之影舊作景葛稚川加彡於右　軍陣之陣舊作陳王逸少去東从車　尼丘之山三倉合而爲屔音尼　章貢之水後人合而爲贛音紺　荒昏二義元次山謚隋煬帝合而爲䀀音荒　鄗火各切本一名分而爲高邑者漢光武也　鄚嫌近鄭更而爲莫　邠嫌近幽更而爲邠此並唐明皇所更也

論遷革

雅 本鴉字今復有鴉字遂以雅爲雅頌之雅後人不知本音鴉字　雇 本九扈之扈借爲雇賃之雇今復有扈字後人不知本爲扈也　頌 本顏容借爲歌頌之頌今人見頌知爲歌頌之頌而已安知本是容　泉 本貨錢之錢故於篆家古刀文借爲泉水之泉今人見泉知爲泉水之泉而已安知本爲錢字

徐鉉奏俗書譌謬不合六書之體者二十九字

盃 个 暮 熟 捧 遨 廻 腰 鳴 慾 揀

倖 影 斌 悅 藝 著 墅 蓑 嘖 賫 𧖴

麼 池 徘徊 鞦韆 𧖴

字音正譌 用說文切

[illegible] 尺遴切	汶 亡運切	[illegible] 此緣切	錢 即淺切	[illegible] 蘇來切
軻 康我切	浣 胡玩切	謾 母官切	蕩 徒朗切	在 昨代切
輔 扶雨切	灑 山豉切	訂 他頂切	頃 去營切	燠 烏到切
洎 平聲	泌 兵媚切	誖 蒲沒切	峙 直离切	[illegible] 沉哀切
濟 子禮切	漚 烏侯切	它 託何切	婢 便俾切	罷 薄蟹切
洗 蘇典切	湛 宅減切	柩 巨救切	婦 房九切	陛 旁禮切
洒 先禮切	沱 徒河切	恃 時止切	母 莫后切	附 符父切
溺 而灼切	[illegible] 平聲	[illegible] 曾胡切	[illegible] 於蓋切	[illegible] 昌故切

醋 在各切　打 都挺切　摽 子尉切　桂 古賣切　摘 他歷切　搦 尼革切　唯 以水切　疇 直由切

啞 於革切　趍 直离切　料 洛蕭切　事 鉏史切　賈 公戶切　号 胡到切　號 乎刀切　祴 古哀切

繫 月玦切　棧 私閒切　盻 胡計切　散 蘇旰切　盼 匹莧切　腥 蘇佞切　部 蒲口切　霸 普伯切

孛 蒲妹切　過 古禾切　趮 七到切　紹 市沼切　楎 云貴切　紂 上聲　繆 平聲

館 古玩切　劾 胡槩切　草 自保切　予 余呂切　能 奴來切　示 音祈　豈 苦亥切　弟 特計切

探 它含切　儒 人朱切　捶 直追切　剡 以冉切　扣 苦后切　不 方久切　負 房九切　旱 乎旰切

暵 呼旰切　統 去聲　條 徒弔切　聚 才句切　噫 於介切　未 亡運切　簟 徒念切　徯 胡計切

媆 奴困切 作嫩非　嗌 伊昔切　副 芳逼切　假 古頫切　泉 古錢字　創 楚良切 作瘡非　摵 胡感切 作撼非

部位雜記

折 艸部　卒 衣部　阜 古草字 爲阜字　詧 言部　於 古文烏字　荅 从竹合　朞 即期字

卬 元和　砠 山元从　服 舟元从　柴 此　拒 本止部字　糕 說文从禾　穌 从禾从示

虓 說文作虎部　蒐 說文無 玉篇有　妙 本妙 說文女部 玉篇妙部　乞 古乞字 借入聲

點畫譌舛

牛 ⺧　言 言　音 音　卜 卜　角 角　竹 ⺮　丹 冂　井 井　矢 矢　之 ⺌　出 出

生 生　宏 宏　突 突　備 備　使 使　犬 犬　頁 頁　包 包　壺 壺　才 扌　糸 糸

恒 恒　力 力　卩 卩　左 左　右 右　令 令　人 人　入 入　比 比　丘 丘　之 氵

少 少　小 小　王 王　王 王　雁 今非　鷹　犬 今非　犭

朱子答楊元範有云大有亨享二字據說文只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爲享如王用享于帝之云也字書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如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非但易學凡經之說無不如此獨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

字學

說文　爾雅　字說　字林

三蒼　吴楚音辨　呂靜韻集　夏侯該韻略

楊休之韻略　周思言音韻　李季節音譜　杜臺卿韻略

玉篇　唐韻　丁度集韻

唐藝文志

音隱　音略　音義　音訓　音鈔　釋音　辨證

辨疑　辨嫌　辨惑　辨字　注辨

論字說　三顧隱客蕭楚 字子荊號清節先生

象形

日 从口从一陽數　月有盈虧從口而闕之从二而不陰數避於陽而不得其正也　田 象四口十阡陌之制

上象龜兆從橫。冉從五畫直下象其枚數中有聯綴王氏只以字爲象形非也。乃氣生出之難公羊曰乃難辭也。 屮象物初出有枝莖。

指事 直著其事視而可知也

人目爲見 鼻臭爲齅 兩戶相向爲門。

兩手𠬝爲拜。𠬝古字。 土木示爲社。古社字。 矢耳爲聅。以矢貫耳。

刀耳爲刵。 王居門爲閏

會意 合文以成其義

言欲其順故口辛晉愆爲言。辛从上。古上字从干爲辛。口辛爲言。 止戈爲武

力田爲男 女帚爲婦 人言爲信

吏於人爲使 反於后爲司 后無司則有爲 人爲爲僞

諧聲 本一字以定其體而附他字以諧其聲。

江河鵜鴨。江河左从水以定其體而諧聲在右。鵜鴨右从鳥以定其體而諧聲在左。婆娑諧聲在上。簾箔諧聲在下。圍圃諧聲在內。徽與諧聲在外。徽三糾繩也故从糸从微省聲。若江河以工可字諧聲者取其聲之同母字也。及草之類从艸木之類从木金之類从金土之類从土而附他字以諧聲者是

轉注 同意相受考老字是。此說非也。古之人於文有解釋其意義謂之轉注者

本一字更有意義可轉用也。有一轉爲二聲用者。有再轉爲三聲用者。有至四聲而皆有義者。

長本長久字。長則物莫先焉故又爲長幼之長。長則有餘故又爲長物之長。

行本行止字。行則有蹤跡故又爲德行之行。行則有次序故爲周行之行。又子路行行之行。無義也。以聲相近而用之假借也。

齊整齊也。專一人之意齊齋音如故爲之齋戒之齋。齋則適等無過不及有調適之意故爲酒齊刀劍齊之齊。

令又爲使令之令。

乾卦名陽也。故爲乾熯之乾。

數一二之名有數則可數故又爲數往之數。有數則密矣故又爲疏數之數。又音促數罟亦密罟也亦轉注也。凡此之類皆聲轉而各有義故曰轉注。

又有本其意特轉聲用之者。以女爲人妻謂之妻以女妻

人曰者指所載之物統曰載（昨代切 不輸爾載）如此類本皆無其
字時人亦是語故原其意轉聲而用也此類字不爲假借
者本其意故也

假借

本無其字原它字聲意而借用之亦
有只借聲而用之者先儒謂令長字
是非也

能本獸之耐材者賢能之能借用之 豪本獸之威猛者
豪傑之豪借用之俗作毫非正如碧是碧玉之碧玉之碧
色者萇弘血化爲碧故碧从石用爲碧糸之糸與此正

同皆假借也

震霹歷也動物亦物之所懼故爲地震之震又爲震來虩
虩之震

須鬚也鬚無實用不可無故爲須待之須又爲須用之須
此類係其聲意借用之也

旂（古人止淨）思（語始辛之辭）旂旗也指揮之用也故旂爲指物之辭
詩曰舍旂舍此也思屬土五行成於土五事成於思故思
爲語始辛之辭思樂泮水始語也不可度思辛語也此類
亦當時有是語故爲文者原其字意亦因其聲而用之也

不然旂旗皆旗何獨取於旂思私同音何獨取於思
尊尊彝也又爲尊卑之尊卽酒尊字古者大酋主酒周官
用此後人始有從木从缶以尊或有瓦木也如刑鼎古人
亦用刑字後人始用鉶

雅鴉也（俗作鴉）又爲風雅之雅（古疋字如此）
豕豬也又爲豕象之豕此類只借其聲用之也

以冰爲掤也所以覆矢可以飲抑釋冰忌（古人通氷字）
以麋爲湄居河之麋（水草荒織處）
以來爲秝來牟先儒謂來本瑞麥天所來故用往來之來

非也周以前有來字

易以盍爲合以羸爲纍此類亦借其聲而已於字無義也
又以定爲顛頌領麟之定古人通用

常爲棠（棠棣借爲常）害爲曷（害澣）彭爲旁（彭匪其彭）居爲其（何居此）
類皆古人因其聲相近而借用之於字亦無義也所謂六
書之體可攷見者如此豈盡是會意字可說哉

爾雅飛類謂之雌雄走類謂之牝牡故雌雄字从隹羽族
也鳥短尾總名隹牝牡字从牛毛屬也

書以越字爲始語詩以侯字維字爲始語楚辭以蹇字

羗字爲始語易以若字如字爲止語之辭詩以只字且字
爲止語楚辭則此字又曰居月諸叔善射忌音既聊樂我員音云
皆當時之語爲文者借字聲而用之
今所傳六經之文有異於漢儒所傳之文
營營青蠅作營營　勿拜作扒拔也　噬肯作逝肯
衣裳𪓿𪓿音楚五色鮮明　桃之夭夭　平鞅東作
西伯戡黎　泉陶皐
顚木有甹枿甹木再生枿也後人傳寫脫丂字並作由說者云由枿非也當作甹見說文
我與受其退旁逑孱功是今文有非漢儒所傳之文漢儒

所傳之文非孔子之文欲字字而解之可乎
而毛穎冬官作麒麟之而訓如孟子而未之見左傳若而
人又訓汝而翁又爲止語殆而
敦五音五義音團聚也詩有敦瓜苦　音彫與弴同弓也　音
對器也左傳珠盤玉敦　又音頓歲在酉曰困敦　又都
昆切厚也
思念也又爲于思之思桑才切今作鬖多鬚也
絳四音四義音洪音缸音閧音絳皆水不遵道也
䫶二音二義言又上聲去聲皆甑名也

敎書方敎詩穀則異室訓生　穀是訓善
薫音草葷與同一音
古文以赤爲尺灸爲七皆是借聲用字
古易羝羊觸藩羸其角系羸不能進羸其瓶之義亦然系羸
其瓶故致傾覆不能上水今之說者未見古本　又如以
壺爲合彭爲旁繻爲濡疑皆傳錄之誤繻有衣袽當作繻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演而申之至於不可窮詰凡天
地之運行四時之代謝日月星辰之進退九州萬物之繁
夥果不逃其數可以窮變化而行鬼神功用抑大矣世人

皆云蒼頡所造而曾不究其旨方伏羲畫卦仰則觀天而
畫一俯則觀地而畫二中則觀人而畫三觀四方而得四
觀天地之氣交午而得五以至六七八九十亦莫不然始
於三畫分爲八卦九六藏於中則知此十字非伏羲畫卦
時爲之不可蒼頡但能因此而字之如人之字育爲之滋
長變出他文學者當細玫之不可以常字觀近王荆公留
心字學皆爲之解釋至此十字却無贊辭要之如日月星
辰十干十二支金木水火土首目口耳手足山石蟲鳥等
正字非聖人不可作蒼頡體其意以從偏傍而字之耳雲莊

讀鈔

正始之音畢

朱子學校貢擧私議

古者學校選擧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

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擧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

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患而唱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擧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粮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

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擧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擧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士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

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矣。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太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太學解額闊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太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為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婺之人，而它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它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則今日欲救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為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太學終場人數解試亦合分還諸州，理為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為率，而取其若干以為新額。（如以十分為率而取其一，則萬人終場者以百人為額，更斟酌之。）又損太學解額舍選取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其見住學人分數推計，仍舊。）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

命典樂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于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為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為德行科，蓋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減其半，其餘五十人，自依常法。）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之類。）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

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為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為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為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為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

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為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

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詩書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為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於當年中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通鑑為一

科時務則律曆地理為一科通禮新儀為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為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

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
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
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揑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
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為尤甚主
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為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
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
號為作文而實為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今欲
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如
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

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
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軾程頤張
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
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
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
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
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劉彝等說恐亦可取）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
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
以本說為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

牽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
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
又多為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
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理可通以
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於省試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為怪
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
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為鬬飣
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

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
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却使舉子愈有拘礙
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勑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
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
答以駁其繆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
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譴罰
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
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
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

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爲之禁使但條陳所聞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爲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以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于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小大長短而必欲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革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已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辨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見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

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者師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大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儁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

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

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辭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以能

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朱子調息箴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已而吸如百蟲蟄氤氳闔闢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臥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按雙峯語錄云門人問涵養之道須用敬否曰固是如此但功夫熟時亦不用說敬只是稍靜便存而今初學却須把敬來做一件事常常持守久之而熟則忘其爲敬矣問明道教人且靜坐是如何曰此亦爲初學而言蓋他從紛擾中來此心不定如野馬然如何便做得功夫故教它靜坐待此心寧後却做功夫然亦非教它只靜坐也故下且字先生因言調息箴亦不可無一如釋氏之念佛號道家之數息皆是要收此心使之專一在此若此心不存則數珠之數數息之數皆差了調息亦然人心不定者其鼻息之噓氣常長吸氣常短故須有以調之息數停勻則心亦漸定調息又勝數息見勉齋說性者萬物之一原明甫曰在廬山時饒師魯明甫

皆如此說來勉齋曰是它這事物辨了看得如此須是靜方看得道理出廬山諸人如蔡元思胡伯量輩皆不肯於此著功見某有時靜坐諸公皆見攻以為學禪雖宏齋亦不能不以為慮也○看道理須是涵養若此心不得其正如何看得出調息讖亦不可無蓋心固氣之帥然亦當持其志無暴其氣也

饒雙峯語錄云下學上達意在言表程子此語蓋為讀書者言讀書是下學之一事蓋凡下學者皆可以上達但恐下學得不是則不能上達耳且如讀書則聖人所以作經之意是上面一層事其言語則只是下面一層事所以謂之意在言表若讀書而能求其意則由辭以通理而可上達若但溺心於章句訓詁之間不能玩其意之所以然則

是徒事於言語文辭而已決不能通其理也程子曰玩其辭不得其意者有矣又曰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此皆下學得不是而無由上達者也問夫子所謂下學兼知行否曰夫子此章只說知惟程子引此以釋忠恕違道不遠曰斯下學上達之義卻是兼知行說問或問云上達而與天為一是知行俱到能如此否曰與天為一亦以知言方其未上達時與天隔幾重在及其既已上達則吾心即天天即吾心但聖人之上達與學者之上達有遲速之不同聖人才學便達學者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

物久後方貫通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端禮竊聞之

朱子曰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粹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取其要定為讀書法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且所謂循序漸進者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

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疎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趲看了則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腳其循序漸進之說如此所謂熟讀精思者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遍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真道學第一義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

誦必滿遍數但百遍時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時自是彊一百遍時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件發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非爲己之學也其熟讀精思之說如此所謂虛心涵泳者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

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前賢與諸家說便了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箇意思了却將聖賢言語來湊他底意思其有不合便穿鑿之使合其虛心涵泳之說如此所謂切己體察者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自箇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體察之說如此所謂著緊用力者

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麽精神甚麽骨肋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直要抖擻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其著緊用力之說如此所謂居敬持志者朱子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歛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捻合來說却不詳密活熟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

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說如此

愚按此六條者乃朱子敎人讀書之要故其誨學者告君上舉不出此而自謂其爲平日艱難已試之效者也竊嘗論之自孔子有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之訓以顏子之善學其賛孔子循循善誘亦不過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是孔子之敎顏子之學不越乎博文約禮二事豈非以學者捨是無以爲用力之地歟蓋盈天地間萬物萬事莫非文也其文出於聖人

之手而存之於書者載道為尤顯故觀孔子責子路何以讀書然後為學之語可為深戒豈非讀書為博文之大而急者歟朱子曰約禮則只是這些子博文各有次序當以大而急者為先蓋謂是也然則博文豈可不以讀書為先而讀書又豈可不守朱子之法朱子平日教人千言萬語總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條而六條者總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讀精思切己體察之兩條蓋熟讀精思即博文之功而切己體察即約禮之事然則欲學顏子之學者豈可不由是而求之哉今幷其說具存學者

讀書苟能循是六者以實用其力則何道之不可進何聖賢之不可為使朱子復生身登其門耳聞其誨未必若是之詳且要也學者可不自知其幸歟世之讀書其怠忽間斷者固不足論其終日勤勞含多務廣終身無得者蓋以讀之不知法故也惟精廬初建端禮荒陋匪材夫豈其任承之之初敢以朱子讀書法首與同志講之期相與確守焉以求共學之益使他日義精仁熟賢材輩出則朱子之訓不為虛語精廬不為虛設顧不美歟

存存齋銘　　程端禮

性與天道。夫子罕言。於易乃言。成性存存。

惟性之成　天予其全　知禮畢具　無異愚賢
心統性情　性體惟靜　心乘氣機　存之斯正
曰惟存心　所以存性　其方伊何　在乎主敬
其效伊何　動靜皆定　無間無雜　始日有存
虛閒靜一　細微糾紛　弗謹弗養　千里其奔
勉彊安行　聖賢是分　敬天法地　道義之門

右讀書分年日程余守此與友朋共讀歲歲刪修遂與崇德吳氏義塾台州路學平江甫里書院陸氏池州建德縣學友朋馮彥思所刊及集慶江東書院友朋安西高郵六合江浙友朋所鈔及定安劉謙父所刊舊本不同此則最後刊于家塾本也覽者傑矜其愚補其所未及實深望焉

元統三年十一月朔程端禮書于甬東之思勉齋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三　旁證畢

右稼軒書院山長程君
本朱真二先生教法詳
為工程以教今之應舉
者用意若迂而收效甚
捷學者能信守不懈

則其進也孰禦若夫
下學上達之功則有不
外是者後學者病其迂
則亦不足以言學矣凡學
道者不合乎今無後能

合乎古惟程君勿以人言
自畫則又余之望也至
治改元良月廿又八日巴西
鄧文原因巡歷建平觀
此鄉書其後是亦勉

厲學者之一云

定安劉侯謙父見鄉友鉛山教授程君敬叔讀書分年日程書大善之俾余為之序既捐貲刊版以之帰教北方之學者矣今敬叔重為删定其門人與鄉友又捐貲刊于甬東之家塾余謂此書之為法蓋以當讀之書定其本末重輕先後之序詳其節目分之以年程之以日俾其心力得以主一而整暇先讀一書精熟胷中既有真知自得之實然後以此一書之所得者為本而再讀一書讀四書諸經皆然然後以其得於經者為本而看史然後以其得於經史者為本而為文蓋截然不可少有所紊且兼也其始之讀也惟務明經脩行以立儒者之大本若不知世之有作文應舉事者及其應舉也則又初不外此以為業其為文也又皆沛乎其直寫胷中之真見而不假牽合傅會無用之虛辭又可因其有言而責其有德有業故科舉之行或不行學者之應舉或不應舉皆不可以無此書也使朱子復生思救士習之弊不能易此矣凡為師弟子者知守

是以教以學有司之職在興學者知守是以為勸勉程督之方庶乎學校有造士之實而真儒之效白于天下矣豈特為科目增重而已哉其或悍焉而不能守者皆見小欲速者也務外為人者也此儒之小人由是以分是又不足以言學不足以為士矣敎州職教江左學校者四十年所至以此為教而躬其勞以求實益凡其所教與門人之守焉以為教者成效卓然所在刊以為式且未嘗以職之畢為淹而惟以盡職之難是憂其亦異於世之為學官者矣元統三年十一月朔前武林郡文學甬東薛觀慶靜父識

北平孫鐵跋

理學類編八卷

（明）張九韶撰

明張克文刻本

理學類編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九韶撰。九韶字美和、後以字行。故明史附見宋訥傳作張美和。清江人。元末累舉不仕。洪武三年、以薦爲縣學敎諭、遷國子助敎。改翰林編修、致仕歸。後復徵入校書、書成遣還。玆編成於至正丙午、乃未入明時所作。其初本名格物編、臨川吳當見之、以爲所輯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之說乃格物之一端、不足以盡格物之義、因爲易今名。凡天地一卷、天文二卷、地理一卷、鬼神一卷、人物一卷、性命一卷、異端一卷。以周程張邵朱六子之言爲主、而以荀子以下五十三家之說輔之。復於每篇之末繹以己見。其所採摭、大都摘取精要、不事博引繁稱。故條理次序、頗爲精密。前代如揚雄谷永淮南子之說、近世如洪邁容齋五筆羅大經鶴林玉露之說、並加摭集、以參觀互證。亦不蹈講學家門戶之見。其異端一門、於陰陽相術讖緯諸家斥駁明切、尤足以破世俗之惑。史載明初司國子監者有宋訥王嘉會龔斆、而九韶與聶鉉貝瓊亦皆名儒、當洪武時先後爲博士助敎學錄、以故諸生多所成就。知其躬行導率、無忝師範、與徒爲高論者異矣。

理學類編序

古之學者即事以窮理謂乎彝倫日用以脩身不敢騖乎高遠也故曰道不遠人性也者人所得乎天以爲德具于人心宜至切矣孔門穎敏莫先子貢而其言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聖人之設教可知矣道絕于戰國經燔于秦漢儒專門授受惟事口耳千有餘年聖賢不傳之緒中興於濂洛關閩諸君子師友並起論議精到道學之明於斯爲盛朱子所定諸經四書既有成說而元之設科取士表而

宗之宜後學之有依賴而無所惑矣間嘗觀有司取性命天道設爲疑問而荅者之抵牾不可勝說何哉徒徵諸儒先之言而無以驗乎身心之實稍以己意增廣演繹則舛謬隨焉於是子貢之言爲益信而每深嘆其未易聞也臨江張氏九韶衆周程以下數子所論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之說載於成書及其門人之所錄者輯爲八卷名曰理學類編使學者不待徧閱諸家之書而可攷乎天道性命之說其用心仁矣哉烏乎知性則知天

矣反求諸身盡乎吾心之量則天地之故鬼神之跡事物之襍奚待考索推測而後知哉周子首繼前聖之絕學作為圖說發明太極以授程子而二程終身未嘗以示學者非不欲門人有聞乎天道之妙也以初學之賢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毫釐之差則或淪於高虛而不知切己之實病則程子之教深有望於後世學者之深造自得之也是編所輯固有功於初學矣然學者不知驗夫身心之實以求聖賢之所同則古昔之言又烏

能究其孰同而孰異哉故朱子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博物洽聞者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夸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此為己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當以庸下之質蓋嘗用力而悟懼未有聞也因誦是編謹述此為序而請教焉臨川吳當序

吳氏伯尚

理學類編者集先儒之格言而示學者以
窮理之要也程子有言物必有理皆所當
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
是也予自蚤歲讀周程張邵朱子之書嘗
欲編葺天地鬼神之說以及人物性命之
言類為一編以為初學讀書者之助然以
方習舉子業而未暇也浪遊場屋不得志
于有司於是退脩初服始欲為前所未暇

為者中更出變屏處山林乃取諸家之書
而蒐閱之取其有關於此理者輯為五類
自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以至辯異端之學
莫不類各有目目各有說以究其理蓋格
物窮理之一端也或者乃謂初學之士未
能致力根本之地而先語之以茫洋不可
詰之理幾何而不為荒誕之歸者殊不知
學者之初示之以聖賢格言將以究其見

趣使不為異端怪誕之言所惑是亦進德
之地也又何嫌乎學者由是而窮天下之
理盡人物之性庶幾朱子所謂身心性情
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
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
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
可易者皆可由此而入矣然尚求是正乎
當世儒先以刋削其所未善而增益其所

未逮云時至正丙午冬十有二月庚申翰
林
國史院編脩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謹書

家祖初編此書凡三易藁乃克成編其初命之曰格物編臨川吳先生伯尚見之曰是編所輯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之說乃格物之一端耳不足以盡格物之義不若止謂之理學類編乃為之作為序引以冠此書之首今三十餘年矣是歲之春京兆趙君師常監稅于此閒從家祖書室中見此編以為有益於學者命鋟諸梓以廣其傳且捐己貲為之倡而一時好事者協力成

之可謂能以義舉者矣拱切惟此書以家祖十年編輯之勤而趙君一旦作成之力在我後人不可不知其所自也

洪武甲子之歲四月戊辰朔孫拱百拜謹誌

夫理莫大於天地幽於鬼神深於人物微妙於性命叢廣於異端皆學者所當究而辨焉者也故陸子靜曰宇宙內事皆吾儒分內事此臨江張九韶氏理學類編所由作也其所采輯以周子程子邵子張子朱子之言為主而本之六經語孟參之諸儒論議

而附以己見無非闡明理學以淑人心焉耳是編昔雖梓行而傳之者尚未廣也余偶得之觀其顛末而知其析類之善匪徒詳於紀載以博覽爾也蓋天地鬼神人物性命理之正也至於異端則非理之正矣世之君子孰不從事正學間亦有惑於異端者

其見理不真故也是編先之以論
天地次之以論鬼神以論人物以論
性命宗正也終之以論異端闢邪也
崇正闢邪而理學明矣學者誠能以
心而會其理推類以盡其餘則天下
之理寧不一以貫之哉苟或徒事口
耳而泥於編之所載其不貽斲輪者

之嘆幾希矣茲余以是有補於來學
故命工重鋟諸梓以為理學之助云

右序刻見
英廟睿製文集按集
盖莊王諱厚燁號勿齋
大祖高皇帝六代之孫而
憲宗純皇帝第四子
益端王之長子也
王究心理學得是編梓爲益
名藩賢王矣克文因家板歲久而訛乃重
刻是編敬錄此序附刻之以傳
七世孫克文謹識

理學類編綱目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進士尭文宗欽　校閱

卷之一
天地
論天地之始終　論天地之形體
論天之樞紐
卷之二三
天文
論日月星辰　論日月食
論雲雷風雨之屬　論虹蜺河漢
卷之四
地理
論地里之廣闊　論潮汐之消長
卷之五
鬼神
論鬼神之情狀　論祭祀之感通
卷之六
人物

論人物之始生　論人為物之靈

論輪迴生死之辨

卷之七

性命

論性命之理　論本然之性

論氣質之性　論心為性情之主

卷之八

異端

論佛老神仙　論陰陽家之流

論相人形貌　論讖緯之說

綱目終

理學類編引用先儒姓氏書目

正編

周子 惇頤茂叔 濂溪先生　太極圖說

二程子 顥伯淳 明道先生 頤正叔 伊川先生　遺書　外書

易傳　文集

張子 載子厚 橫渠先生　正蒙　文集

邵子 雍堯夫 康節先生　皇極經世書　文集

朱子 熹元晦 晦菴先生　四書集註章句或問

易本義　詩集傳

楚辭集註　太極圖解

西銘解　經濟文衡

文集　語類

附錄

荀子況卿

屈子原平　離騷

董子仲舒　賢良策

揚子雄子雲　中說

淮南子劉安　鴻烈解

張衡平子　靈憲

揚泉　物理論

蔡邕伯喈　月令章句

鄭氏玄康成　禮記註

杜氏預元凱　左傳註

顏氏之推　家訓

韓子愈退之　文集

皮氏日休　文集

孔氏穎達仲達　五經正義

邢氏昺叔明　爾雅疏

歐陽公脩永叔　文集

司馬公光君實　書儀

胡氏安國康侯　春秋傳

沈氏括存中　筆談

致堂胡氏寅明仲　讀史管見

五峯胡氏宏仁仲　知言

上蔡謝氏良佐顯道　語錄

龜山楊氏時中立　語錄

安定胡氏瑗翼之　易說

東萊呂氏祖謙伯恭　博議

南軒張氏栻敬夫　語孟解　文集

西山蔡氏元定季通　皇極經世指要

勉齋黃氏榦直卿　通釋

九峯蔡氏沈仲默　書集傳

北溪陳氏淳安卿　性理字義

果齋李氏方子正叔　文集

瓜山潘氏柄謙之　感興詩解

古洲馬氏莊[redacted]父　文集

觀物張氏行成文饒　皇極經世衍義

西山真氏德秀希元　讀書記　大學衍義

容齋洪氏邁景盧　五筆

夾漈鄭氏樵漁仲　通志

平岩葉氏采仲圭　近思錄解

雙峯饒氏魯仲元　石洞紀聞

深山董氏鼎季亨 書傳集成

草廬吳氏澄伯清 文集

攖齋陳氏普尚德 文集

定宇陳氏櫟壽翁 四書發明 書蔡疏

魯齋鮑氏雲龍景翔 天原發微

觀樂黃氏瑞節 經世附說

雙湖胡氏一桂庭芳 經世附說

緣督趙氏友欽子公 革象新書

鶴林羅氏大經景綸 玉露

史記天官書

漢書天文志

晉書天文志

資治通鑑

事文類聚

先儒姓氏書目

編輯大意

一是編以天地鬼神人物性命異端之說各分為卷而天地類次又分天文地理亦各為卷蓋天地者陰陽之體也故居是編之首鬼神者陰陽之用也故居天地之次人物則陰陽之氣聚而成形者故以次於鬼神性命則陰陽之理賦在人物者故又次於人物是四者皆天下之正理而人之所當知者至於異端則非理之正而易以惑人者又必辨而闢之而後可與論天地鬼神人物性命之正理故以為是編之終焉

一是編以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六先生之言為主而本之六經語孟以發其端參之諸儒論議以究其極至於管窺一得之愚因各以類附見焉觀者幸恕其僭

一所編諸書除六先生之言固無庸議矣其餘諸子之書則取其合於理者稍有可疑皆所不錄

一所引六經語孟之言有先儒傳註者本合作小字分註於下今並以圈隔之而大書列於

本章之下不復作小註至於先儒論議有展轉相發明者亦以圈隔之而就列於其下不復別作一條覽者詳之

編輯大意終

理學類編卷之一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進士堯文宗欽　校閱

天地

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朱子曰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又曰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第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若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

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為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即有是氣理一而已氣則無不兩者故曰太極生兩儀○今按孔氏正義曰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則是認太極為氣矣故朱子辨之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曰無極而太極是無形之中有箇極至之理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未有天

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
而生陰亦只是理又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
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又曰當初
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
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
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是這物事在這裏流
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
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袞袞將去又曰太極動而
生陽是自從動處說起其實動前是靜靜前又是
動如晝而夜夜而晝晝前已有夜夜前已有晝或

問太極之有動靜是動先靜後否曰動靜無端陰
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此只是就起處言之畢竟
動前是靜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
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
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
是呼

邵子曰或曰頽然而高者吾知其為天也隤然而下
者吾知其為地也吾不知天地之前何物也曰夫
無者從而有者也有者反而無者也清濁混而為
一是謂太極太極者已見氣也太極判兩儀生太
極者謂之有耶謂之無耶太極者一氣也謂之一
非無數也乃數之始謂之氣非無象也乃象之始
安可謂之無哉然太極之所以判兩儀之所以分
者孰使之然耶其所以然而然者由道之變也○
朱子曰周子邵子說太極是和陰陽袞說易中便
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
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
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
論其生則俱生但言其次序須有這理方始有陰
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觀之則陰陽函

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西山真氏曰自周
子以前凡論太極皆以氣言莊子以道在太極之
先所謂太極乃是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
渾淪未判者之名而道又別是一懸空底物在太
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為二矣不知道即太極太極
即道以其理之通行者而言則曰道以其理之極
至者而言則曰太極又何嘗有二耶倘非周子啓
其秘而朱子闡而明之孰知太極之為理而非氣
哉○今按邵子之說太極亦以氣言之故備載西
山之說于此讀者當自擇焉

邵子曰一氣分而為陰陽判得陽之多者為天判得陰之多者為地又曰天生乎動者也地生乎静者也一動一静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又曰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也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如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舍動静將奚之焉

朱子曰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二氣這一箇氣運行磨来運去磨得急了搒得許多查滓在裏面無出處便結成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

朱子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是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為波浪之狀只不知因甚麽時凝了初間極軟後来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來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朱子曰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寛闊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静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

峯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為高柔者却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朱子曰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常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

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虚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

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行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

朱子曰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魯齋鮑氏曰物之初生其形皆水水者萬物之一原皆根於天一之造化只金石之産其初亦乳一陽之氣一日之時一年十一月冬至皆聲於子子者水位也夫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氣始動而陽生氣聚而静則成水觀河氣可見蓋生水之初爲一故微至成水時則六矣或問曰天一生水亦有物可驗乎曰人之一身可驗矣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

淡生愧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方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所以心一動而水生即可以為天一生水之證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也

朱子曰天數九重漸漸上去氣愈高愈清只是箇旋風就外而旋來旋去旋出查滓在中間成地○會齋鮑氏曰天非若地之有形也地之上無非天減得一尺地便有一尺天人自不覺耳輕清上浮者為天天圓而動包着箇地地方而靜在天之中所以重濁下沉者皆天氣之查滓凝聚於下者也原其初則一氣而已一分為二陽得兼陰是以乾天之一包坤地之二而為三地在天中地之氣皆天之氣也

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始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於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出物來

草廬吳氏曰一元凡十二萬九千六百歲分為十二會一會計一萬八百歲天地之運至戌會之中為閉物兩間人物俱無矣如是又五千四百年而戌會終自亥會始五千四百年當亥會之中而地之重濁凝結者悉皆融散與輕清之天混合為一故曰渾沌清濁之混逐漸轉甚又五千四百年而亥會終昏暗極矣是天地之一終也貞下起元又肇一初為子會之始仍是混沌是謂太始言一元之始也是謂太一言清濁之氣混合為一而未分也自此逐漸開明又五千四百年當子會之中輕清之氣騰上有日有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四者成象而共為天故曰天開於子濁氣雖摶在中間然未凝結堅實故未有地又五千四百年而子會終又自丑會之始五千四百年當丑會之中重濁之氣凝結者始堅實而成土石濕潤之氣為水流而不凝燥烈之氣為火顯而不隱水火土石四者成形而共為地故曰地闢於丑又五千四百年而丑會終又自寅會之始五千四百年當寅會之中兩間人物始生故曰人生於寅也

問三統朱子曰諸儒之說為無據看來只是當天地肇判之物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為天正其次地始闢當丑位故以丑為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為人正即邵康節十二會之說當寅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戌位則有所謂閉物閉物便是天地之間都無物了看他說便須天地翻轉數萬年○雙峯饒氏曰當初只是一氣清濁混沌濁者沉清者浮濁自濁清自清此是天開於子其時雖已有地而未成質到丑上方堅實有山川之類方是地闢到寅上人始生問以皇極經世觀之自子至丑丑至寅年歲極多不應天地人如此隔絕

曰且論其理那箇是數

或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朱子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是以數推得知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其上方有人物也有一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漸及未矣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不知人物消磨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場鶻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便有一箇生得來○覲樂黃氏曰堯之時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當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半以上為六萬四千八百年之巳往以下為六萬四千八百年之方來是以謂堯得中數也○袁明善曰禹即位後八年得甲子初入午會前至元元年甲子初入午會第十一運從天開甲子至泰定甲子得六萬八千八百二十一年○雙胡胡氏曰今當一元之午會癸運酉世即一歲之五月初十日酉時也○今按邵子皇極經世書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

一運統十二世猶一歲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一日有十二時故西山蔡氏曰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也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為息後六會為消即一歲自子至巳為息自午至亥為消也開物於寅猶歲之驚蟄也閉物於戌猶歲之立冬也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則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知此則知皇極經世之旨

矣

右論天地之始終或曰天地亦有終始乎

邵子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亦形氣二物也○愚按先儒之論天地之初混沌鴻濛清濁未判但一氣耳及其久也其運轉於外者漸漸輕清其凝聚於中者漸漸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為天重濁者積氣成形而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是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是也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地處天內安靜不動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不陷不墜岐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

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朱子曰康節此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為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外必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若夫地動只是一處動動亦不至遠也又曰康節此說古今曆家所未及○邵伯溫曰伊川先生見康節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康節之詳也○或問邵子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朱子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月東升西沒又從東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外今曆家只筭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筭不得安得是無內外

邵子曰天圓而地方天北高而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然地東南下而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包地地載天天地相依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觀物張氏曰天圓如虛毬地斜隔其中西北之高戴乎天頂故北極出地緣三十六度降及東南復乎天末故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其高卑可見矣地勢本傾旋以其體天故人居其上而弗覺西北負實東南面虛也人倚北而面南是以天潛乎北而顯乎南水發乎西而流乎東也天包地地載天天地相依以立於太

虛之中而能終古不壞故在天成象則在地成形仰天有文則俯地有理人能窮此可以達性命之原知生死之說矣

程子曰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天中一物耳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

程子曰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

致堂胡氏曰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其象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声無臭皆舉之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塊乎形能無壞乎○西山真氏曰按陽倞註荀子亦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

朱子曰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將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後左將旦則自後

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昔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有涯矣

朱子曰天轉地升自東面西也非旋環磨轉却是側轉○今按先儒謂天左旋者背北面南視之則其運如絡絲背東面西視之則其運如轉磨是也

或問天行健朱子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其言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或未達曰如弄椀珠底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息則墜矣○今按冊書言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五百息一千一百二十五息乃應一時胡氏之言蓋取諸

〇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朱子曰公且說天是如何後
高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
此高要之他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旋來轉去天
大了故旋得許多查滓在中間世間無一箇物事
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查滓故厚而深也
朱子曰地却是有空缺處天則四方上下都周匝無
空缺偪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天天
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氣却從地
中迸出又見地之廣處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胡用之問易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
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朱子曰此兩句說得極
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
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天之氣却盡在地
之中地盡承受得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
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
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堅實然却
虛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裏面發出來所以
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
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將去

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
箇鼓鞴天便是那鼓鞴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
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中間盡是這
氣來往升降惟中間虛故容得這氣來往升降以
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
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
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
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
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出來如十一月冬至用黃
鍾管距地凡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

晷刻不差
朱子曰周禮註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遊升降
不過三萬里土圭之景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
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
謂四遊曰謂地之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
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
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
今曆家筭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曰譬如大盆
盛水而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
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於

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亦三萬里矣
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行出沒之
所為乃地之游轉四方而然耳曰然曰人如何測
得如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算其數
皆合恐有此理也○今按鄭氏曰地厚三萬里春
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地下萬
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而
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
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
後地又漸漸而下此所謂地升降於三萬里中也

朱子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今按爾雅疏
亦曰天是太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為天
耳
或問天有質否抑只是氣朱子曰只是箇旋風下耎
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為
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
至高處則至清至明耳
問晉志論渾天以為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
如何朱子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
朱子曰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
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耳
右論天地之形體北溪陳氏曰天即理也
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
其自然而言故謂之天若就天之形體論
也只是箇積氣恁蒼蒼茫茫實何有形體
○餘說見下段
朱子曰尚書璣衡疏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其
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殼
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
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

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
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
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
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
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
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
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
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
轉也
或問北辰之為天樞何也朱子曰天圓而動包乎地

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爲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謂之屋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傍則諸星隨天左旋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矣

朱子曰南極在地下中處北極在地上中處南北極相對天雖轉極却在中不動

朱子曰南極上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常有人從海上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中黃義剛問如說南極見老人星則是南極也解見朱子曰南極不見是南邊自有一箇老人星南極高時也解浮得起來

或問北辰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如門簨子相似又似箇輪藏心輪在外面動心却不動又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故雖動而不覺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近樁底點子雖是也隨盤轉緣近樁子便轉得不覺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朱子曰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一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也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今推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詩云北極其星五在紫微中

或問上蔡謂北極天之樞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周建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是否朱子曰以其居中不動衆星環向爲天樞軸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則如物橫亘在中兩頭稱定一頭在北上爲北極一頭在南下爲南極問太一曰太一是帝座即北極也以星辰之位言之謂之太一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一如人主北極如帝都

又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

夜不息而北為之樞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
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
朱子一日論黃赤道日月躔度潘子善曰嵩山本不
當天之中為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朱子曰嵩
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
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此處不動如磨心然
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緣督趙氏曰古人仰視天象遂知夜久而星移十轉
漸漸不同昏暮東出者曉則西墜昏暮不見者曉
則東升北天之星雖然旋轉未嘗入地四時皆見
其徼夜在天然其旋轉有甚窄者以衡管窺之衆
星無有不轉但有一星旋轉最密循環不出於管
中名曰紐星者是由古人以旋磨比天則磨臍比
為天之不動處此即紐星旋轉之所名曰北極亦
猶車輪之中軸瓜瓣之攢須也後觀南天雖無微
夜見者但北東西星宿旋轉則不甚遠由是而推
乃是南北俱各有極北極在地平之上南極在地
平之下今比北極為瓜之聯蔕處南極為瓜之有
花處東西旋轉最廣之所比乎瓜之腰圍北極邊
傍雖然旋轉常在於天有極側近雖然旋轉不出

於地如是則知地在天內天如雞子地如中黃然
雞子形不正圓古人非以天形相肖而比之但喻
天包地外而已以此觀之天如蹴毬內盛半毬之
水水上浮一木板比似人間地平板上雜置微細
之物比如萬類蹴毬雖圓轉不已板上之物俱不
覺知謂天體轉旋者天非可見其體因衆星出沒
於東西管轄於兩極有常度無停機遂即星所附
麗擬以為天之體耳
右論南北極為天之樞紐○愚按先儒之
說天形至圓如蹴毬地隔其中人物生於
地上地形正方如博骰日月星辰旋繞其
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而
復左天形如勁風之旋其兩端不動處
極上頂不動處謂之北極下臍不動處謂
之南極南北二極相去之中天之腰也謂
之赤道日所行之道謂之黃道春秋二分
黃道正與赤道相直故其出沒正與地之
卯酉相當是以晝夜均平春分以後行赤
道北夏至則去北極最近故曰日北至而
其出入與地之寅戌相當是以景短而晷

長晝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
至秋分又與赤道相直秋分以後行赤道
南冬至則去南極最近故曰日南至而其
出沒與地之辰申相當是以景長而晷短
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北至
春分又與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
爲冬至上年冬至至下年日道極南復北
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不滿故天度
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
有餘日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而不足天度有餘日道不足故六
十餘年之後冬至所直天度率差一度是
謂歲差按堯典堯時冬至日在虛七度至
月令時該一千九百餘年冬至日在斗十一
十二度至元朝初又該一千七百餘年冬
至日在斗初度由元初至今又百餘年而
冬至日在箕八度矣以此推之則歲差之
說信然

理學類編卷之一終

理學類編卷之二

明翰林編修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庠生先文宗遠　校閱

天文

屈子天問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朱子曰沓合也此問天與地合會於何所十二
辰誰所分別乎陳列也言日月衆星安所繫屬誰
陳列乎今答之曰天周地外非沓乎地之上也十
二云者自子至亥十二辰也左傳曰日月所會是

謂辰註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爲辰十一月辰
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
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
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
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于地之午
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有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
四方之位以天體言之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
超一度日月五星亦隨天以繞地而惟日之行一
日一周無[illegible]遲速之差焉然其

飛也固非然各在其運也亦非推挽而行但當
其氣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又各有次第耳
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
者張衡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
各有攸屬此言皆得之矣
又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朱
子曰湯一作暘次舍也汜水涯也書云宅嵎夷曰
暘谷即湯谷也爾雅云西至暘谷入爲大蒙即蒙
汜也此問一日之間日行幾里乎答之曰暘谷蒙
汜固無其所然日月出水乃升于天及其西下又
入于水故其出入似有處所而所行里數曆家以
爲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日一晝夜而一周
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而夏長冬短一進一退
又各以其十之一焉
又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
朱子曰夜光月也死其晦也育生也此問月有何
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望之兔常居其
腹乎答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
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
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

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
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卻在月
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于東而遡日
以爲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爲得之括之言
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
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
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
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
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
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
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
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
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中有盈有虧非既死
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問則世俗桂樹蛙兔之
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
地居其中四傍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
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
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又問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朱
子曰闔閉戶也開闢戶也陰闔而晦陽開而明角

宿東方星旦明也耀靈日也此問何所開闔而為晦明且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答曰晦明之問前屢發之其實亦陰陽消息之所為耳陽息而闢則日出而明陰消而闔則日入而暗又何疑乎角宿固為東方之宿然隨天運轉不常在東古經之言不假借也日之所出乃地之東方未旦則固已行於地中特未出地面之上耳

程子曰日月陰陽之精氣也

程子曰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

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為有盈虧然否程子曰日月一也豈有日為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張子曰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旋轉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常星不動純繫於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從而右耳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

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常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已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朱子曰正蒙中此一段說日月五星甚密

張子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朱子曰橫渠說日月順天左旋此說最好又曰天左旋之說如以大輪在外以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

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則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

張子曰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一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乎日月朔望其精可感

張子曰天體北高而南下地體平著乎其中日近北則去地遠而出早入遲故晝長日近南則去地近

而出遲入早故晝短
邵子曰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遠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觀物張氏曰日自冬至以後行陽度而漸長夏至以後行陰度而漸短雖以陽臨陰為客之禮亦不敢自肆也諸曆家說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日至晦行又太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以一

月均之則日得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遠日則明生而行遲近日則魄生而行疾有君臣之義焉
邵子曰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為父日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為夫月為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觀物張氏曰初三日日將入時月在庚上哉生明見西方八日為上弦日初入時月在丁上十五日為望日初入時月在甲上盛於東方十六日日將出時月在辛上哉死魄見平旦二十三日為下弦日將出時月在丙上三十日為晦月與日合在乙上

月本無光借日以為光及其盛也遂與陽敵為人君者可不慎哉天左旋日右行日東出月西生父子夫婦之道陰陽之義也月望亦東出者敵陽也非常道也○朱子曰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昏見於西方庚地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受二陽之光昏見於南方丁地十五日第三節之終月既望之時全受日光昏見於東方甲地是為乾體十六日第四節之始也始受下一陰為巽而成魄以平旦沒於西方辛地二十三日第五節之中復正中一陰為艮而下

弦以平旦沒於南方丙地三十日第六節之終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於東北一月六節既盡而禪於後月復生震者云○真氏曰震一兌二乾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為一節朔旦震始用事為日月陰陽交感之初道家象此以為修養之法此參同契註也附于此○今按易卦納甲之法其原蓋起於此故虞翻曰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

日中則離象火就巳成戊巳土位象見於中
邵子曰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
邵子曰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或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右行則如何朱子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退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遲一日一夜於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之故謂之右行且云日行遲月行速○懼齋陳氏曰天繞地左旋東出西没一日一周而少過之日者天之精與天左旋日適一周以天之過也而為少不及爲天日進而日日

退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耳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天與日復相遇於初進初退之地而為一年月行遲常以二十七日千一十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一月一周天者以與日會月也其實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又二日有奇而與日會朱子以為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日會蓋未詳也
九峯蔡氏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定宇陳氏曰四分度之一者周天全度外其零度有一度四分中之一也以對周歲全日外其零日亦有一日四分中之一分所謂四分日之一也九百四十分為一日

其二百三十五分即四分中之一分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即四分日之一也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是不及日十二度有奇也積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而月與日會四百九十九分是六時零三刻弱也二十九日零六時三刻實為一月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乃十二箇二十九日餘分之積以日法筭之其五千八百四十分該六日零者尚有三百四十八分三百四十八日加六日一歲通得三百五十四日此一歲小歲之數也十七年閏餘通得二百單六日須置七閏

月所以每十九年或二十年必氣朔同日者一番也然一歲只有三百五十四日而經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何也此一歲大歲之數也蓋今年立春到明年立春二十四氣全數並有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二十五刻即四分日之一以二十五刻當一日舉全數而言故曰三百六旬有六日也二氣為一月必有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始交後月節氣合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此氣盈之溢數也十一月有六小盡者此朔虛之虧數也一朔無三十日全非朔虛而何二氣必

三十日零五時二刻非氣盈而何節氣之有餘與小盡之不足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因此有餘不足而置閏於其間三者參合而交相成茲為萬世不能易之妙法歟

九峯蔡氏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井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

秋八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夏夏至從朱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沈氏曰曆家天有黃道赤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朞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幷黃道為九行也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各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曆家不知其意遂以為實有九道甚可嗤也○臞齋陳氏曰天本無度與日進退而成其每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一周而周天之度遂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為度焉○今按日之行道不逾寅卯辰申酉戌之間卯酉相對為赤道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強黃道斜絡於赤道而七曜循環焉日之行半在赤道之內半在赤道之外冬至黃道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出辰入申日亦出辰入申又漸退而北行及於春分在奎正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進而至夏至黃道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出寅入戌日亦出寅入戌至秋分在角復當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日亦出卯入酉而月之行道與日相近交道而過半在白道之裏半在白道之表其當交處出入黃道不過六度遇朔則與日會此日月行道之大率也

或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朱子曰正是月遲又問日一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如何却是月遲曰曆家是將他退底度數筭天行徤故日常少及他一度月又遲故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遲

朱子曰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

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西月在
東人在下而待以望見其光之全自十六日生魄
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
與日相疊月在日下光盡體伏矣○真氏曰月太
陰也本有質而無光其盈虧也以受日光之多少
月之朔也始與日合越三日而明生八日而上弦
其光半十五日而望其光滿此所謂三五而盈也
既望而漸虧二十三日而下弦其虧半三十日而
晦其光盡此所謂三五而闕也方其晦也是為純
陰故魄存而光泯至日月合朔而明復生焉○魯
齋鮑氏曰前輩有云日月會於晚朔之間初一晚
最好看起日纔西墜微茫之月亦隨以墜至初二
便相離微闊初二生明以後相去漸遠直至十五
日月對望則是日行速進而遠至半天月行不及
日而退亦遠半天矣自十六至月晦日行全遠盡
一天月行全不及亦盡一天則日進盡本數月退
盡本數而後相會
朱子曰月受日光只質常圓不曾缺如圓毬只有一
面受日光望夕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
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

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
光從四傍上受於月其下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
月與日行便差背向一半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
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月與日正緊相合月便純無
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亦不受光又曰月之中
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
中日光甚大從地四面衝上其影則地影也地礙
日之光所謂山河大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
天地之光皆日光也問人言月中黑影為地影是
否曰前輩有此說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形
到去遮了他光耳
草廬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
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非不知
七政亦左行在順行難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
相直處算之因此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
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
自己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
不着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
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
鎮星之行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

而不及於天積二十八箇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其不及於天積十二箇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於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匝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為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數最多今人不曉

以為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

緣督趙氏曰日月兩曜懸虛運轉本不附箸於天各有所行之道五緯亦然月因日而有晦朔弦望其遲疾卻不因日五星則因日而遲留伏逆近日則疾遠日則遲遲甚而留留久而退初遲退漸疾退疾而復遲退如初遂止而留留久而順行卻從最遲以至於最疾最疾則與太陽同躔矣又曰

若謂七曜不附天而空轉則右轉者亦皆是左旋留者是一日遶地一周而與天同過一度行疾者反是遲行遲者反是疾退者反是疾之甚順行而遲疾皆是一日遶地一周而以不及行天之數為所行度退行者卻是一日遶地一周而多過天行之數退遲者先天不甚者退疾則愈多矣

深山董氏曰日月麗乎天宜皆隨天而行也而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何哉大要天最健而行速日月五星不相及耳故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東作西沒遶地而左遶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獨以漸而東為逆天而右轉蓋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舍雖退而行未嘗不進也退雖逆而進未嘗不順也於天雖逆而右轉於地則未嘗不順而左旋也

夾漈鄭氏曰日為太陽之精循黃道而行行西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東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所以成陰陽寒暑之節月者太陰之精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夕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魄也

晦朔之時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月行之道斜帶黄道十三日有奇在黄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黄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黄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

張衡曰大羅𡾊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為二十八宿五緯經次用告禍福

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今按漢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熒惑曰南方夏火太白曰西方秋金辰星曰北方冬水填星曰中央季夏土是也

朱子曰緯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金水土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又曰二十八宿隨天而轉皆有光芒五星運行而動無光芒

朱子曰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土之名可辨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

星辰有形質否朱子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光否曰然

朱子曰星有墜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而為石者

朱子曰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爍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

朱子曰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所宿處為辰○鮑氏曰辰者天之體故曰天壤亦猶土者地之體也

晉天文志曰衆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

楊泉曰星者元氣之英也

嚴善思曰山川之精氣上為列星

禮記正義曰月是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亦似彈丸日照之則明不照處則暗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生為星

右論日月星辰西山真氏曰按張子有言

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顔曾輩皆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以張子之說推之則日月星辰之事亦學者所當講也○愚按先儒之說天之積氣為辰凡無星處皆是猶地之土也積氣之中有光耀者為星二十八宿及衆經星皆是猶地之石也日月五緯乃陰陽五行之精成象而可見者浮生太虛之中與天不相繫着各自運行遲速不等天左旋於地外一晝夜一周匝自地之正卞而觀之則其周匝之處第一日子時至第二日子時微有爭差蓋周匝而過之觀天者定其闊狹名曰一度日亦左行晝行地上夜行地下晝夜一周匝但比天度則不及一度盡日之行也與地相直處日日齊同無過不及而天之行也與地相直處一日過一度二日過二度故曆家以日之不及天而退一度者為右行一度盡以截法取其易算耳月亦左行其行則尤遲於日晝夜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蓋日行疾於月而退度不及於天

一度反若遲然月行遲於日而退度不及於天十三度有奇反若速然五星之行亦猶日月其行有逆速行過於天則為逆行與天等則為留行不及天則為順遠於日則見近於日則伏

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朱子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

又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朱子曰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

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
食爲其常日食爲不熾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
也陰勝陽而𣏌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
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春秋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氏曰
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
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
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食者
又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旣○杜氏曰
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

同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
輪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月光溢出也旣者正相
當而相掩門䦨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有食
爲文者闕於所不見
程子曰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橫渠張子曰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
䰟反交則光爲之食
邵子曰日月之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
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克○觀物張氏曰日月相
對謂之望日月相會謂之晦日常食於朔月常食

於望正如水火之相克日月一年十二會十二望
而有食不食者交則食不交則不食也所以有交
不交者日行黃道月行九道也亦有交而不食者
同道而相避也
朱子曰天有黃道赤道天正如一圓匣赤道是匣子
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內一半在赤
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只是將天橫分爲
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
交處撞着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
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

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日所以食於朔
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旣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
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曆家
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
着其中暗處故月食
或問月食如何朱子曰至明中有暗虛其暗至微望
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爲暗虛所射故
食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
相敵而不食矣○夾漈鄭氏曰張衡云對日之衝
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

值星則星亡今曆家月望行黃道則值暗虛矣值
暗虛有表裏深淺故食有尚北多少○緣督趙氏
曰日體對衝之處往古名曰暗虛似乎日之像景
月體因之而失明故云暗日非有像景強立其名
故云虛言其非實有也暗虛緣日而有故其圓徑
與日相等
廖子晦問日月之行其道各異然每月合朔不知何
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食或不食悉未
能曉向承指諭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
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偪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

不食如何朱子曰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
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傍耳其合
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
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故合朔之時日月
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
則不食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亦
不食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
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
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在內而執扇在外則雖近
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可見又曰魄加日之

上則日食在日之後則不食謂之晦朔則日月相
並
容齋洪氏曰曆家論日月食自漢太初以來始定日
食不在朔則在晦否則二日然甚少月食則有十
四十五十六之差蓋置望參錯也天體有二交道
口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為羅睺交中者計
都也隱暗不可見於是為入交法求之然不過能
求朔望耳若餘日入交則書所不載
緣督趙氏曰世人觀望日體見為月體所障故云日
食然日體未嘗有損所謂食者強名而已日道與

月道相交處有二若正會於交則月體障盡日體
謂之食既然日月之行遲速不同須臾則兩輪參
差而生光矣若不正會於交但在交之前後而度
相近者亦見其食兩輪雖相犯所食却不既近於
正交者食分多遠於正交者食分少兩朔之間日
月對躔而望平分黃道之半黃道有二交若不當
二交前後而望則不食望在二交前後者其月必
食或食既或不既食分之數當以距交遠近而推
之
右論日月之食○愚按日月五星之與天

體相值也由北而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指西而横截之謂之道月之行也二十九日卆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為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是為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横不同道若横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横不對道若横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為之食所食之分數則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少也又按左傳註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弦全照乃成望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旣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旣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一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交非交則自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

理學類編卷之二終

理學類編卷之三

明翰林編修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進士堯文宗欽　校閱

天文下

易豫卦象曰雷出地奮○程子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

易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程子曰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唱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唱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唱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又曰凡雨須陽唱乃成陰唱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東北屬陽西南屬陰陽唱而陰和故雨陰唱則陽不和故不雨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

然○朱子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是以巽畜乾畜他不得故不能成雨凡雨者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爲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也又曰密雲不雨尚往也是陰包他不住陽氣便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又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泄處方能有雨
易解卦彖曰天地解而雷雨作○程子曰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朱子曰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若只管閉結不

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只是如今一箇爆杖
詩小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朱子曰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則成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春秋隱公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胡氏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
禮記孔子閒居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氏曰神氣謂神妙之氣於地言神氣者氣從

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霆偏屬於地
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孔氏曰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中孟春動於地之上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以雷有漸故云乃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升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也○問程子以雷是氣相摩軋是否朱子曰然或以爲有神物如

何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又曰電者陽之光陽在外陰有所麗故閃爍而爲電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程子曰是雷震之也問有使之者否曰人之作惡與天地之怒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耳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動極陽生自然之理

程子曰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上無
雹雖有不為災○按春秋左氏傳昭公四年王正
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
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鄭氏曰雨水陽也雷雹
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為雹雨雪而從陽
薄之則合而為霰故曰雹沴氣也

程子曰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
烝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
感陰氣尚亦有氣則能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
風自生

程子曰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又曰霜與露不同霜
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得甚氣即為
露甚氣即為霜○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

朱子曰露自是有清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為霜今
觀之誠然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
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
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霧氣肅
而霧氣昏也

張子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虛實動靜
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
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
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張子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
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
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斂而
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
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
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
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
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朱子曰橫渠此論

極分曉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
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墜壓而下也陰氣
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陽氣伏
於陰氣之內不得出則爆開而為雷陰氣凝結於
內陽氣欲入不得則旋遶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
散陰氣乃已戾氣飛雹之類曀霾黃霧之類皆陰
陽不正之氣所以雹水穢濁或青黑色

邵子曰陽得陰而為雨陰得陽而為風剛得柔而為
雲柔得剛而為雷無陰則不能為雨無剛則不能
為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興

雷剛也而爲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觀物張氏曰陽唱而陰從則流而爲雨陰格而陽薄則散而為風剛唱而柔從則蒸而為雲柔蓄而剛動則激而成雷客主後先陰陽逆順不同也風雨自天而降故言陰陽雲雷自地而升故言柔剛天陽也陽必資陰故無陰則不能為雨陽薄陰然後聚而成體也地陰也陰必資陽故無陽則不能為雷陰得陽然後發而成聲也此言陰陽之相資也雨之形柔也屬陰者本乎天之氣也陰不能獨立待陽而興者天之陰資乎天之陽也雷之聲剛

也屬體者出乎地之形也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發者地之陰資乎地之陽也

邵子曰有雷則有雹有雷則有風雨生於水露生於土雷生於石雹生於火雹與風同為陽之極故有雹必有風○觀物張氏曰雷者震之氣也雹者離之氣也風者巽之氣也陽為重陰所制怒氣發而為雷怒而極激而為雹陰已不能制矣散而為風則反制陰也故風與雷皆為陽之極雨者水之氣蒸則為雲凝則為雪露者土之氣升則為霧結則為霜雷出於石雹生於火有雷則有雹火出於石

也

致堂胡氏曰或問雷霆何為而然者有形邪有神邪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為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雹緩小則震亦緩小雹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雹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雹雹而不震則無

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特是隕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為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雹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跡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僞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為要也

朱子曰雷擊所在只一氣衮來間有見而不爲害只緣氣未掤裂有所擊處皆是已發洩李通云人於雷所擊處拾得雷斧之屬是一氣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見人拾得雷斧如今斧之狀似細黃石

或問龍行雨之說朱子曰龍水物也其出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然雨者陰陽之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

朱子曰如飯甑有盖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則爲雨如飯甑不盖其氣散而不收則爲霧

朱子曰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云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雷霆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便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先雪

朱子曰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爲陰數天地自然之數也太陰玄精石亦六稜

朱子曰雪非能爲豐年其所以然者以其凝結陽氣在地至來歲發達而生長萬物也

朱子曰風與天相似旋轉未嘗息也今此處無風盖或旋在他處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盖亦可見

真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爲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乎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殺之也〇按隋文帝欲以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爭之帝曰六月豈無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致堂胡氏嘗論之曰雨露猶人君之惠澤雷霆猶人君之號令生成萬物之時固有雷霆而雷霆未嘗殺物隋文取則雷霆而乘怒殺人其違天多矣

爾雅曰地氣發而天不應曰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作則萬竅怒號

淮南子曰天地之氣怒者爲風和者爲雨陰陽相搏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

劉向曰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氣而湛於寒泉則

為冰及霓之消亦水解而散此其驗也

韓子曰龍之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雲亦靈怪矣哉

右論雲雷風雨之屬○愚按陰陽之氣流動充滿於天地之間或聚或散或升或降或清或濁或蒸或潤或震擊或凝結為風為雲為雷為電為雨露為霜雪皆是氣也造化之妙豈有出乎陰陽之外者哉蓋其聚則有其散則無聚而為神散而為鬼而風雲雷雨亦各有神以主之故周禮大宗伯有祭風師雨師之禮

詩鄘風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又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朱子曰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暮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暮東也隮升也註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日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程子曰虹者陰陽二氣之交映日而見

張子曰蝃蝀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其全見者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朱子曰蝃蝀本是薄雨為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或為祥問虹蜺只是氣還有形質曰既能吸水亦必有形質只纔散便無了如雷部神物亦此類

蔡邕曰陰陽不和即生此氣虹見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輒與日相互率以日西見於東方

邢氏曰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暗者為雌雌曰蜺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趙德麟曰先儒以為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噀日側視之則暈為虹蜺然則虹雖天地淫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

史記天官書曰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

晉天文志曰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為二道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

揚泉曰漢者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天漢

右論虹蜺河漢○愚按虹蜺者俗名之曰旱龍以為此物見則雨止故也嘗聞長老言有人雨霽夾溪而行虹起溪中兩人相望如隔紅紗蓋微雨將散為日光所照即成是彩雨散則無矣天河者俗呼為河氣蓋黃河之水精華所發也昔人言天漢與黃河相通亦謂是耳

理學類編卷之三終

理學類編卷之四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庠生克文宗聖　校閱

地理

屈子天問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朱子曰錯置也洿深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此章三問今荅之曰九州所錯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洿衆流之會也不溢之故則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

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脉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燥疏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浟浟又何溢焉三子之言遞相祖述而柳又明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遠於西又滲縮而升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

息也水流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

又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隨其衍幾何○朱子曰脩長也隨狹而長也衍餘也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也答曰地之形量固當有窮但既非人力所能徧歷算術所能推知而書傳臆說又不足信惟靈憲所言八極之廣原於歷算若有据依然非專言地之廣狹也柳對直謂其極無方則又過矣

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際海道里懸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朱子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極邊與際海處南邊綠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

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註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昳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朱子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註不可曉但說到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謂日未中而景已中蓋立表處近南則取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者謂日已過午而景猶未中蓋立表太北而取日遠午前景長而午後景短也問多陰多風之說曰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極多風終日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不如此間之無定蓋土地曠闊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其方至某嘗在漳泉驗之早間則風始生至午而盛午後則風力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則陽氣生至午而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風亦從而盛衰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陽氣到彼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即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日越之雪言其少也所以蜀有漏天言其地多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亦不甚闊以日月所照及寒暑

風陰觀之可以驗矣

朱子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宋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矣

或問天竺國去處極闊朱子曰以崑崙山言之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闊而所生亦多異人水經云崑崙取嵩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黃河自崑崙東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耳佛書所說阿耨山者即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水分流四面去為四大水入中國者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崑崙也

朱子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下與地之

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接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

問佛家所謂天地四州之說果有之否曰佛書有之中國為南瞻部州天竺諸國皆在南瞻部州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說赤縣之類四州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徧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但其言日初出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正或側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照得娑婆一處即已曛黑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

朱子曰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而詳於漢志然考左傳所載大火辰星之說又却只因其國之先曾主二星之祀而已是時又未有所謂趙魏晉者然後來占星者又却有驗殊不可曉○魯齋鮑氏曰

分星禮經所載不可磨也其說有三以州為曰歲星所在則我之分野古堪輿書亡後郡國所入非古歲星或北或西與古受封所在不同一也唐虞及夏萬國殷周千七百國並依附十二州以係十二次之星法先王命親之意以主祀為重如封閼伯商丘主辰為商星商人是因封實沈大夏主參為夏星唐人是因唐後為晉參為晉星二也今以分野次舍考之青州在東玄枵却在北雍州在西鶉首却在南以至揚東南星紀在北冀東北大梁在四徐東降婁西豫與三河居中大火在正東鶉火在南此躔次之最差者也三說不同識者當自擇之〇今按周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氏註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十二次之分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為象

朱子曰冀州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遶右畔是華山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謂則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為第三重案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朱子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為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

朱子曰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福建二廣

朱子曰岷山之脉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徑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

朱子曰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山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山多

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
流
九峯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嵐
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
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
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
分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
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大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此
大河北境之山也其江漢南境之山則岷山之脉
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

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之敷淺原二支之間
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
孔子以為衡山之脉連延而為敷淺原者非也
右論地里之廣闊○愚按淮南子地形訓
言闔四海之内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
萬六千里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
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
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二萬三千五
百里七十五步此皆荒誕無稽之語故今
不取

程子曰今夫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
已無也月出則潮水復生却不是將已涸之水為
潮水自然能生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
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
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
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
始卯為陽中酉為陰中也○今按余襄公安道之
言曰潮之張退海非增減盖月之所臨則水往從

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
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
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夫
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
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
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晝
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
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
之去來亦合沓不盡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
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盖春

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

古洲馬氏曰禮祀曰日朝致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為潮夕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朝汐應焉由朔至望明生而為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為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朝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

次也故潮平于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潮於寅則汐於甲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刻刻為二分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漸遠於日故朝汐之期浸移日後六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二日明生而朝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朝倍咸於大寒極陰而疑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

朝信

或問燕甫口四海朝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常如山嶽奔若雷霆奔激可畏何也答曰龕赭二山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濱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倖之浙江尤甚狹逼朝來不聞有聲今浙江之口起自纂風北望嘉興大山水闊二百餘里海舶怖於上潭故取餘姚易舟而浮運河以達杭越蓋以南北岸下夾以沙潭隔礙洪波蹙遏朝勢夫月離震兌他朝已生惟浙江水未泊月徑巽乾朝來已半觸浪推滯後水益來於

是溢於沙潭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為濤耳非山川淺狹使之然也

右論潮汐之消長○愚按先儒有言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地沉則水溢而為朝氣降地浮則水縮而為汐計日十二辰出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天地之氣凡再升再降故

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朝之大也獨異於他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他日其說見於臨安志甚詳今撮其大旨著於此

理學類編卷之四終

理學類編卷之五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重刊
進士堯文宗欽校閱

鬼神

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程子曰人能原始知所以生便能要終知所以死又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或問遊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又問鬼神果有情狀否曰有之曰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張子曰精氣者自無而有遊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為物神之狀也自有而無故隱而為變鬼之狀也○朱子曰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遊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又曰反只如摺轉來謂橫[illegible]原其始摺轉來看其

終如回頭之義又曰來說其終也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此是兩箇合一箇離精氣合則魂魄凝結而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為變又曰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氣魂而精魄也遊魂為變則是魂魄相離雖只說遊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鄭氏曰氣謂噓吸出入者耳目之聰明為魄陰讀為蔭言人之骨肉蔭於地中為土壤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朱子曰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竦動處是悽愴又曰焄蒿是鬼神精氣交感處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朱子曰為德猶言性情功效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

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然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定宇陳氏曰此章自體物而不可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包甚闊凡天地造化日月風雨霜露雷霆四時寒暑晝夜潮水消長草木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死無非鬼神自使人齊明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當祭祀之鬼神來說見得鬼神隨祭而在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可驗於此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朱子曰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以此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朱子曰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饒氏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而謹疾有病而問醫此人事之所宜也若不務此而專禱鬼神是不知也為善去惡亦人道之所宜也或者不務為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求神以免禍是不知也夫鬼神謂之無則洋洋如在謂之有則不可度思當於有無間處之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跡也○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來月往春生夏長皆是又曰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造化之跡也此是公平正直鬼神若所謂嘯于梁觸于胷此則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曰古之戰場往往有鬼彼皆強死固宜未散問此亦造化之跡乎曰若論正理則如樹上忽生出花葉空中忽然有雷電風雨此便是造化之跡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見鬼火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跡但不是正理故以為妖怪耳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良能是說

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是陰陽良能是其靈處又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跡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子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饒氏曰造化之跡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說得粗張子說得精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跡不說他靈處又曰良能是指鬼神之性情而言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問滋息是生息之息是止息之息朱子曰只是生息又曰人自方生而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上漸長漸大至極盛了又漸衰耗以至于散○平巖葉氏曰物自少以至壯氣日至而滋息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遊散散者消而就盡也

張子曰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遊散者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魄

張子曰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

鬼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朱子曰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横渠將屈伸來說鬼神說得變通又曰鬼神屈伸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又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便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問來而伸者為神往而屈者為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噓吸皆然不獨死者為鬼生者為神故横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然問既屈之氣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既屈之氣又能伸也

邵子曰鬼神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花實顔色皆鬼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邪聰明正直有之者誰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邪皆鬼神之情狀也○觀物張氏曰管子云流行於天地之間者謂之鬼神鬼神者太極之英氣正理行乎兩間為天地之用者也氣其狀也理其情也

邵子曰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

或問死生之說上蔡謝氏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先生云待向汝道無來汝怎生信得及待向汝道有來汝但去尋討看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朱子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我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説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魂凝魄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言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問鄭氏以口鼻之噓吸者為魂耳目之

精明者為魄先生謂此蓋指血氣之類言之口鼻之噓吸是以氣言耳目之精明是以血言目之精明以血言可也耳之精明何故亦以血言朱子曰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聵矣氣為魂血為魄又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又曰陽魂為神陰魄為鬼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神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而言者也又曰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以分言之則精為陰而氣為陽故魄為鬼而魂為神以運言之則消為陰而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為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

朱子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為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為神魄降而為鬼矣○北溪陳氏曰所謂始化是胎中初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

朱子曰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為神死底為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或問氣魄曰魄屬鬼氣屬神析木煙出是氣滋潤底是魄人之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發用底皆屬神是氣靜定底皆屬陰是魄知識底是神記事底是魄人初生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既老魄又少所以耳聾目昏精力衰記事不定

問草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朱子曰易說精氣為物則是有精氣方有魂魄草木土石不可以魂魄論

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燒香煙便是魂
燒出漿汁來是魄魂者魄之光燄魄者魂之根本
又問體魄有分別如耳目是體聰明是魄曰然魂
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註謂魂人陽神魄
人陰神此說好

問魂魄陰陽之義朱子曰魂如火魄如水又問鬼神
便是精神魂魄曰然且就一身看自會笑自有許
多聰明知識虛空之中忽然有風雨有雷電這是
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
此見這一身只有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

陰陽之氣所以橫渠云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
帥吾其性只是一箇道理

朱子曰魂魄死者之神靈盖魂神而魄靈魂氣而魄
精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生則魂載於魄魄檢
其魂死則魂遊散而歸于天魄淪降而歸于地也

朱子曰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
物而言生則謂之精氣死則謂之魂魄物則謂之
鬼神

朱子曰魂氣升于天體魄歸于土神氣上升鬼魄下
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死故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
下又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氣便是魂
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
冷所謂魄降

或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
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必知其後必散而
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
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俱散無復更有形象
尚留於冥漠之內朱子曰死便是都散無了又問
遊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曰遊字是漸漸
散若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

成妖孽若莊繇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
得更鬱結而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也

或問世人有為精怪迷惑此理如何朱子曰家語有
之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
曰羵羊皆是氣之雜揉乖亂所生以為無則不可
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有時忽夏寒
冬熱冬月開一朶花豈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
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未須理會也

叔器問先生前日說日為神夜為鬼所以鬼夜出如
何朱子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

鳴皆陰類故皆夜鳴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説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祖享於廟曰鬼就人物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曰鬼又就一身言之魂氣為神體魄為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跡而語其德則誠而已

北溪陳氏曰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鬼以一日言之則旦起日方升屬神午以後漸退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神衰落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之伸者皆為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為陰屬鬼古人論鬼神大槩如此更在人自體究又曰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為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動靜進退行止皆

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為神為魂凡屬陰者皆為魄為鬼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為神魄之降者為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徂落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

勉齋黄氏曰鬼神之論其別有三在天之鬼神陰陽造化是也在人之鬼神人死為鬼是也祭祀之鬼神神示祖考是也三者雖異其所以為鬼神者則同知其異又知其同斯可以語鬼神之道矣

魯齋鮑氏曰陰陽二氣散在兩間觸目無非鬼神者不隨他地頭去分別則混為一區幽明惑亂而人道不立矣故在天為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四時寒暑必有鬼神行乎其間昭然可見書所謂禋于六宗是也自當作一類看在地則五嶽四瀆山君川后能出興雲雨以助化工不可謂無武成所謂所過名山大川是也自當作一類看有功德在民載在祀典如韓子所謂句龍后稷以功孔子以德為聖為賢歷萬世而不可磨滅者自當作一類看如

人死曰鬼氣已散了子孫精誠聚處則祖考來格論語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特士祭其先爲然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等級分劑不可踰越自當作一類看下而至於山變土積水冈木妖或縣箕附顯或生霆起鶴天地間自有此等遊魂鬼術足以惑人不可謂無但非正理亦當自作一類看

右論鬼神之情狀○愚按鬼神之說先儒論之詳矣蓋天地之間陰陽之氣流動充滿莫非鬼神卽天地之大言之日月雷電風雲雨露皆鬼神也春夏秋冬晦明晝夜皆鬼神也卽人身之微言之動止語默寤寐噓吸皆鬼神也生長老死精氣魂魄皆鬼神也以至山川之融結潮汐之消長皆鬼神也草木之榮枯華實之開落皆鬼神也不此之論而指土木偶人以爲神魑魅魍魎以爲鬼是皆愚氏無知之論曾可以此論正大之鬼神哉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朱子曰非其鬼謂非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南軒張氏曰祀典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其分而不可踰蓋天理也有是理

則有是鬼神若於非所當祭而祭焉既無其理何享之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或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程子曰是氣蒸成耳又問既有氣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却於廟中求邪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着只於土木人身上求之土木人身上有雨露邪世人只因祈禱有雨遂指爲靈豈知適然

問先王祭享鬼神則甚謝氏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涣與萃言之雖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理有妙理於若有若無間斷制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

易塞淵鋼曰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
便是自家精神○或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
道無便無與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
無其神同否朱子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
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
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說得徬了這合當
道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
無之今卻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
問性卽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
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

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朱子曰
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物皆得之氣聚則
爲人散則爲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陰陽天地之
理生生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子孫之精
神魂魄自相傳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
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旣散後一似都
無了然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
這裏也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朱子曰固是散又問
子孫之祭祀卻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

分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卻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
能感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
波非前波然卻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
之氣亦是如此他那氣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卻在
這裏根旣在此又卻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
難說要人自看得
朱子曰占人到祭祀處便招呼得來問祖先已死以
何而來曰只是以我之祭承接其氣便有來底道
理又曰人死雖是魂魄各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
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聖人教人子孫當常祭

祀是要聚得他
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
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彼之無朱子曰神祇之氣
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然其消
散亦有久速之異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
陽各從其類求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虛空之
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者旣是他一氣之流
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又問祖
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齋戒祭祀則可以來格
若旁親外親之屬則其精神非我之精神矣豈於

此但以理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邪抑有甚氣來格也朱子曰若道無神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謂其有雲車風馬擁從而來則又誕矣

問鬼神中有謂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總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朱子曰他這說便是上蔡說道要有時便有道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合有

底物事祖宗亦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上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地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他氣便總統在我身上便是箇相關處問祭古聖賢如何曰聖賢道在萬物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是為此姑設為之耳

問先生所答廖子晦書有云死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之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此莫是說天地之氣否朱子曰此氣只一般雖有天神地示人鬼其實則一若有子孫底固是引得氣聚不成無子孫底氣便絕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生生不已底亦自浩然日生而無窮禮諸侯祭其國之無後者如齊祭爽鳩氏之類蓋他先主此國來理合祭他非在其國便不當祭理合如此便有此氣所以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享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為鯀之神亦是

此類不惟有子孫者方有感格其無子孫者氣亦未嘗亡也又問人死氣散若如此說氣又未嘗散也曰如今祭句芒更是遠只是理合當祭便有此氣要之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拍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

或問祭夫子不當以塑像只當用木主曰向日白鹿洞欲塑孔子像於殿某謂不必但設一空殿臨時設席祭之不然只塑孔子坐於地上則可用籩豆簠簋今塑像高高在上而設器皿於地甚無義理

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静有行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朱子曰有此物則有此鬼神莫非陰陽之所為也若細分之則户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霤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問今愚民於村落創立一祠合聚以祈禱之其神便靈何也朱子曰衆心之所輻湊便有生氣所以祭神必用血肉者盖欲籍他之生氣耳如古人釁廟釁龜之意皆然輔廣曰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如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心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不正故所感無由而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行禮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一箇廟貌在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倖求非望無所不至

北溪陳氏曰大凡不當祭而祭皆曰淫祀淫祀無福由脉絡不相關之故後世祀典只緣佛老亂了如老氏設醮以庶人祭天有何關繫如釋迦本是胡神與中國人何相關只如忠臣義士配享元勳若是已不當祭皆與我無干涉自聖學不明鬼神情

狀都不曉如畫星辰都畫箇人以星君目之如泰山曰天齊仁聖帝在唐為天齊王至本朝以東方主生加仁聖二字封帝帝只是一上帝而已安有一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於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為夫婦邪據泰山魯封内惟魯公可以祭今隔一江一淮與南方地脉全不相涉而所在州縣皆爲東嶽行祠亦失於不講明之故南嶽廟向者回祿劉太尉欲再造問於五峯先生先生答以天道人事本一理在天爲皇天上帝在人爲大君五嶽視三公與皇天上帝並爲帝則天道亂矣大君有二則人道亂矣而世俗爲貌像爲立配爲置男女屋而貯之褻瀆神祇之甚南軒又詳之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宇之也何居皆可謂正大之論可以發愚蒙破聾瞽

陳氏又曰江淮以南自古多淫祀以其在蠻夷之域不沾中華禮義狄仁傑毁江淮淫祀一千七百區所存者夏禹伍子胥二廟伊川猶以存伍子胥廟為未是伍子胥可血食於吳而不可血食於楚廟

去秋公未久而淫祠極多皆緣世教不明而世俗好怪耳○今按程子遺書載范文甫赴河清尉問於伊川先生曰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伊川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如何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又問恐駭衆聽曰昔狄仁傑廢江淮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大伯伍子胥耳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可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陳氏又曰後世看理不明諸神廟有靈感響應者則以為英靈神聖之祠在生必聰明正直之人也殊不知此類煞有曲折一樣是富貴權勢等人如伯有為厲子產所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之類一樣是壯年蹈白刃而死英魂不散底人一樣是生稟氣厚精神強底人死後未便消散一樣是人塑神像時塐畫生禽獸之猛鷙者如猴烏之屬生藏於腹中此物皆生被劫而死魂魄不散便會有靈一樣是人心歸以為靈則人精神都聚在那上便自會靈一樣是山川雄峙廟宇坐得其穴其氣亦靈又有是人之本心自有靈處自極其誠敬則精神

聚會凡所占之事自有脈絡相關便自然感應只緣都是一理一氣所謂齊戒以神明其德即此意

唐玄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璵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致堂胡氏曰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為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泉是以賄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璵行之而世以為羞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四海用之而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右論祭祀感通之理○愚按古人之祭祀鬼神非以求福也將以盡報本之意耳是以竭其誠敬薦其時物而奉其祭祀故能致鬼神之來格後世此理不明其所以事鬼神者既無誠敬之心徒從事於禱祈之語於是古人報本之意亡矣吁

理學類編卷之五終

理學類編卷之六

明翰林編修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贊　重刊
庠生充文宗周　校閱

人物

易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朱子曰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魯齋鮑氏曰天地是劈初陰陽之氣結成立其大者以為之主便是箇坯樸了然後為父為母生人生物千變萬化皆不出此所以充塞宇宙何莫非陰陽之氣也

禮記曰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朱子曰天地之德理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氣也交者其氣之妙合會者其氣之凝聚而成形者也○真氏曰天地之德指乾坤健順而言此天地之理人之所得以為性者也陰陽鬼神五行皆指氣而言流行天地之間而人之所得以為形者也然氣之流行理實寓焉非氣之外有所謂理也但理無不善氣則有清濁昏明之不同耳○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而血陰脉陽而體陰頭陽而足陰上體為陽下體為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

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朱子曰真以理言精以氣言妙合者太極二五本混融而無間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

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又曰無極是理二五是氣無極之理便是性性為之主而二氣五行經緯錯綜於其間也凝只是此氣結聚自然生物若不如此結聚亦何由造化得萬物出來

程子曰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朱子曰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化却是有此一箇人後乃生生不

庭
曰陰陽之運升降盈縮未嘗少息陽常盈陰常
虧一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譬如磨既行齒都不
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朱子曰太極分開只是
兩箇陰陽都括盡天下事物千變萬化只是他兩
箇陰氣流行則為陽陽氣流行則為陰只這一氣
消長進退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出來
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朱子曰得
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說陰陽者蓋做
這人須要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如
甲乙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火丙便是陽丁
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
程子曰隕石無種種於氣麒麟無種亦氣化厥初生
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
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
不到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
類則必無氣化之人又問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
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沙島便
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
禽獸生焉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

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
腐草化為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
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着新衣服過幾
日便有蟣蝨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
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
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
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朱子曰天地之初
如何討箇種自是氣蒸結成兩箇人後方生許多
物事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
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那
兩箇人便似如今人身上蝨自然變化出來
張子曰遊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
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或問橫渠此
言是言二氣混沌之初天地未判之時為復是亘
古亘今如此朱子曰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又曰
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兩端其四邊散出紛
擾者便是遊氣以生人物之萬殊此正如麪磨相
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撒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
管層層撒出人物其中有麁有細故人物有偏有
正有精有粗又曰陰陽循環如磨遊氣紛擾如磨

中出者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遊氣之紛擾也○鮑氏曰一元之氣畧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物天地只是包得許多氣在裏無出處衮一番便生一番物造化之運如磨其生物似磨中撒出來有精有粗只是不齊

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人物並生於天地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者也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者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之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

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北溪陳氏曰塞字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掇一字來說氣帥字是就孟子志氣之帥也句掇一字來說理

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此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各有一太極也若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易中却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

男女如何朱子曰太極圖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有牝牡一為陽一為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凝結於造化之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流行於造化之後者理之常也若姜原簡狄之生稷契則又不可以先後言矣此理之變也

魯齋鮑氏曰天地之氣交而生人物觀其所交則氣之所至可以知其類之所從出矣天氣交乎地於

人為男於物為牡地氣交乎天於人為女於物為牝男女牝牡又自交而生生化化之類不窮人物既生氣隨天地之氣升降交感人得天地之中氣四方之氣無不感物得天地之偏氣而亦各隨所感故觀天地之氣交可以知人物之初生矣觀天地之氣感可以知人物之相生矣

問人之生也精氣凝時此理便在氣上否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雖是一齊都有必竟是理為主然氣有清濁清者為氣濁者為質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之為也骨肉毛血陰之為也○

勉齋黃氏曰水火之氣一濕一燥水濕極而生木火燥極而生土人物始生亦精與氣聚而為之耳精濕而氣燥精沉而氣浮故精為貌而氣為言精之盛者濕之極故為木為肝為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為金為肺為聽大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昏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

朱子曰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明昏濁之異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為聖稟其氣清明而

未能純全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正之則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

朱子曰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此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不肖此如寶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在至污處然其所稟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是也

朱子曰人得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通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向上物之有知者不過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之能守禦牛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所爭者此耳

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

問人稟天地五行之氣然父母所生與是氣相值而然否朱子曰便是這氣須從人身上過來今以五行枝幹推算人命與夫地理家推擇山林向背皆是此理然又有異處如磁窰中器物聞說千百件中或有一件紅色大段好者此是異稟惟人亦然瞽鯀之生舜禹亦猶是也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稟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

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有不同邪朱子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朱子曰只有這一路通便卻專人卻事事理會得豈便卻泛泛所以易昏

問鳥獸亦有知覺但他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朱子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折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窗前草不除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

朱子曰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只得陰氣故草弱木是陽氣故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

如雉鴿之類是也雖草木都是得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朱子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見若戕賊之便枯悴不悅懌亦似有知者

朱子曰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蠟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一兩日必竟冬時其氣真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間纔發便發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易謝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謝將死時須猛結一年實了便死此亦是氣將脫也

朱子曰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想聖人心細雖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令人心麤如何察得因言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背上有三十六鱗陰數也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也龜背上文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各有四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背陰處必虛軟男生

必伏女生必偃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故也

程子因見賣兎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有此兎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之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兎何以無尾只為是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尤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軍者多植雉尾車上以候雨晴天將雨則先垂向下纔晴便直上

程子曰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朱子曰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首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無智此本康節說

程子曰近取諸身一身之內百理具備背在上故為陽背在下故為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着豈天地間熱氣乘之則便須發燥肝木也着豈天地間風氣乘之則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

是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箇生物春底氣象羞
惡之心便是箇秋底氣象推之四端皆然此箇道
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具備只是流形不
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子愛其母母愛其
子亦有木底氣象又人皆有羞惡之心如避害就
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
中最為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徃
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立乎天地之間所以為
三才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

朱子曰固有是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
之於陸

北溪陳氏曰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
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為五行二與五
則錯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偏有
正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
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
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
為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
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

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為
得氣之正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
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
行之秀故為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所以義理
皆不通

魯齋鮑氏曰人頭圓頂天足方履地面南背北左東
右西耳聰目明手舉足履無不通正君臣父子五
典之倫仁義禮智五常之性根於心而著於外得
其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得其氣之濁者為愚為不
肖至於近東者多仁而柔近西者多義而剛亦氣
禀之異不得不然夷狄亦人類得暴無禮義者以
其得地尤偏故禀氣亦偏氣使然也非性也人直
生禽獸橫生草木倒生橫生者得氣尤偏故首西
向背天足地於其偏之中亦有仁義存焉得東者
仁得西者義所以當卯酉之位禽雖橫而首昂與
獸微異亦得東方之氣者仁得西方之氣者義鱗
甲毛祼之類又氣之漸入於地者也倒生者得入
地之氣得西北者剛得東南者柔天下之類盡之
矣龍得正東虎得正西故東有蒼龍西有白虎說
文麒麟東方仁獸騶虞西方仁獸凡得東氣皆角

行西氣皆為角者常仁其不及者必柔而易馴如牛羊之類是也其太過者必剛而多馴如豺狼犬豕之類是也西方獸皆胥行東方獸胥多瞋惟能不釐此數神故也禽橫而首昂以氣離地以上漸近乎天故首昂而能飛然東南者自下而升首短尾長羽多文其將飛必騰而上西北者自上而降首長尾短羽多玄縞其將飛必墜于下亦有仁義存焉升之小者為雞雉飛不離地大者為鸞鳳飛冲天降之小者為鴿為鶴飛近天極為鳧鴨飛捨地至於入水東南夜暝西北夜飛自戌至酉漸入

地自寅至卯漸出地故西方為甲蟲螺蚌常多蟄氣漸入故也東方為鱗蟲蛇蝎常多生氣漸出故也故龜鼈之類善伏魚蝦之類善變化陰陽變化升降使然也草木入地之氣故皆倒生與人正相反蓋氣有逆順不容不然生於東者柔秋落春夏亦生於西者剛春發秋久榮枝葉向陰枝不離地故獸宿之且食其葉木貫向陽木參乎天故禽棲之且食其實各從其類也

北溪陳氏曰若就人品上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惟聖人得

氣至清賦質至粹如堯舜於清粹之中又得氣之高厚所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然稟得不高厚止栖栖為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止長止得七十餘歲自聖人以下各有分數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氣不長所以夭死得氣之清者不隔蔽理義便呈露昭著如銀盞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雖有些查滓未能昏蔽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以下或

清濁相半或清少濁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義理上儘看得出而行為不篤多般詭譎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底透底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煮茶則酸澁是有惡味來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脉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

混濁了終不透瑩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禀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遭巉岩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流看來人生氣禀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右論人物之始生○愚按論人物始生於天地肇判之初則由氣化而後有形化張子所謂天地之氣生之是也論人物始生

於結胎受形之初則由精氣之聚而後有是物朱子所謂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是也由是言之則人也物也氣也形也孰有出於陰陽之外哉又按淮南子精神訓言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禀於地也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知故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而醫書之說亦然因附見于此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龜山楊氏曰人禀五行之秀氣而靈於萬物者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然人之下愚卒至於同乎物者豈賦予之異哉失其性而自賊之過也

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之貴也

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

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

周子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朱子曰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禀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

邵子曰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則兼之而又食飛走也故最貴於萬物也

朱子曰得天地之中氣爲人而四方之氣無不具故

人為天地之貴萬物之靈也
朱子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之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
朱子曰天之生物有血氣知覺者禽獸是也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
右論人為物之靈○愚按人與萬物並生於天地之間當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則天以是理賦於我而我受之以為性者可不自盡其道哉苟不能盡其道而甘自棄於殄絕之域則是生與禽獸同行死與草木同腐也可哀也已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朱子曰此段為横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按張子嘗曰形聚為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為變乎故程子辨其非○果齋李氏曰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廻之說
程子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既返之氣以為造化哉況既返之氣已散豈有復在天地之間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有生氣至如海水潮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水來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
張子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

免可謂知鬼乎惑者指遊魂為變為輪廻未之思也今浮屠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鮑若雨問輪廻之說凡為善者死則復生為善人為惡者死則變為禽獸之類切恐有此理何則凡稟冲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合太和至死其氣冥會於冲和之氣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為人之理惡者乎居作惡而冲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于謬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為禽獸之理如何程子答曰未知生

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知原始則能要終矣○今按程子此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能原其始之所以生而要其終之所以死則輪廻之說不辨自明矣

致堂胡氏曰佛之言曰衆生各因愛欲而正性命使世人皆離此以從無生其不能然則受為根本死於此生於彼或人而為畜畜而為人輪轉相尋無有窮已故人貴修行不殺免於報身隨念之善即生樂處欲驗其不然者請有以質之羽毛鱗介與夫蠕耎肖翹之物在天地間抑有定數乎抑無定數乎若有定數則安知人死為畜畜死為人也若無定數則自古及今人與禽獸相為死生不過此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不可謂少矣禽獸其殺人者無幾是當禽獸日加多充滿于宇內人日加少遂至於無人然後報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養海內之户以千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若禽獸為人則禽獸宜凋耗而反加繁多喪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人煙斷絶于時庶類亦不能獨茂若人為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反以凋耗此以目睹實事而質之者一也人

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也而不能於寐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穌也雖大聖人亦不能卓然知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也以方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矍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呼之觸之矍然而覺然其穌之熟也則晦昧冥漠與死者無異又況於氣既離形如光之脫火知識泯滅不可復陽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皎皎然隨善惡所感而有所如往哉此又以聚散實理而質之者二也智者即是以思之則輪轉之有無亦可識矣

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此性

善惡輪迴報應耶
忠孝爲善之出與
惡之徒一樣淪化之
成什麼世界耶
文昌帝君書是假的了

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不是自彼來而入此亦不是自性而後來如月影在這盆水裏除了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月影又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哉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枝上哉

朱子曰人死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然已散者不可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氣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問禮記言魂氣歸于天與張子形潰反原之說如何

朱子曰魂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煙騰上有散而已論理大槩是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冤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

朱子曰死則氣散泯然無跡是其常也有託生者是偶然聚得不散又去湊着那生氣亦能再生然非其常也問人死為禽獸恐無此理然亦見永春人家生子身上有猪毛猪皮者何也曰此不足怪向見籍溪借事一兵胷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耳

朱子曰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氣時腹却厭論來呼而腹厭吸而腹脹乃是今若此者蓋呼氣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已生故其腹脹及吸氣時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出故其腹却厭大凡人生至死其氣只管出出盡便死如吸氣時非是吸外氣而入只是住得一霎時第二口氣又出若無得出時便死○今按朱子此語尤可證輪迴之說蓋所呼之氣既出而所吸之氣即生非謂所吸之氣即所呼之氣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窮明乎此則輪迴之說不足辨矣

平巖葉氏曰精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散則漸滅就盡而已釋氏乃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

若論輪迴生死之辨○愚按輪迴之說起於老佛之徒儒者非之是也然自聖賢之教不明於天下世俗之人惟老佛之言是信故南齊范縝嘗著論以辨之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也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斯言有理故并錄之

理學類編卷之六終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庠生亮文宗明　校閱

性命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朱子曰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又曰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蓋天

之所以賦予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禀之異而其理則未始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楊韓子之云也又曰天命之謂性命便是誥敕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巡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寬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如縣尉捉得賊情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

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朱子曰命猶誥敕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禀受此理則謂之性又曰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

邵子曰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朱子曰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禀受於天言之謂之性

朱子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卽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謂之性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性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理之自然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

體而萬物所得以生者言之理則就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合而言之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朱子曰然

右論性命之理○愚按北溪陳氏有言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只管分看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限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

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朱子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耳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或問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點汚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只是白也又曰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所謂可以為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脉貫通初未嘗

有不同者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隨而未之有改者也○真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凡所謂良能是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朱子曰性即理也此語自孔子後無人見得到

北伊川此語直是顛撲不破性即是天理那得有
理子曰理是天地間公共之理人稟得便為性所
有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
為能盡其道○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
非惟己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
朱子曰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
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
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

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
心從生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
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
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
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知性與命本非二
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
右論本然之性○愚按本然之性天地之
性也天地之性有善而無惡故孟子言性
必道性善而先儒以為發聖賢之所未及
者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
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
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朱子曰此
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
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
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
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
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
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

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
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
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
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出而未
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
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
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
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
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
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惡在

性中為兩物相對出來○朱子曰程子說人生而
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
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
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
曰性也○黃氏曰所譬水處尋常作兩截看循水
流而就下一句以就下譬性之善孟子所謂人無
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者也此結上文人生而靜以
上不容說以下一段之意皆水也又是發端別說
人生氣稟不同而性亦隨異故有此五者之分有
無所於汙者氣之清明純粹者也有未遠而漸濁

有已遠而方濁有濁多有濁少觀其文勢皆以有
字冠其上則可見矣○真氏曰黃氏氣稟不同性
亦隨異之云最得此段之意蓋人之氣稟有至善
而不可移奪者有善少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
多惡少而難於移奪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
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雜乎氣而氣汩之則
不能不惡矣水雖不雜乎土而土汩之則不能不
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
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
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雖

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
不是○朱子曰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
且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程子此
論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又曰
論性不論氣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無以
見義理之同○葉氏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
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
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
故曰不明然性氣二者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

非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
氣質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
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
身之是也○朱子曰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
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
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
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
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
質所稟固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

不可無者存倚捄之功學者所當深省也

程子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朱子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卽是理氣則已翕於形象性善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葉氏曰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爲善或以之爲惡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曰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道此未曾有人說到又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以理雜氣而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汚器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

張子曰性於人無不善繫於善反與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

或問氣質之性朱子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也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爲品亦不一

所謂氣質之性者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性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也

問惡是氣稟程子云亦不可不謂之性何也朱子曰旣是氣稟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付在氣稟上又曰性本善今乃惡亦是此性爲氣所汨正如水爲泥沙所混不成不喚作水

朱子曰性是天賦與人只一同氣質所稟却有厚薄人只是一般人厚於仁而薄於義有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是氣質上來○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不善也

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殊而實未嘗不相近也

雙峯饒氏曰朱子嘗與勉齋言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氣不用事蓋此時惡自沉在下面善之本體呈露少焉接物便打動了性譬之水方其澄靜之時清底在上濁底在下少間流出清底先出來流來流去濁底亦隨後出但聖人純是清底聖人以下則有清多底有濁多底清多者便是氣質之美

右論氣質之性○愚按氣質之性亦自天地之性而出但雜乎氣禀則有善不善之殊故先儒謂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亦非判然兩物是也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禀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

問心有善惡否程子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性生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之水只可謂之水至於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朱子曰性無不善心之所發為情却或有不善說不善非心亦不得却只是心之本體無不善其流而為不善者皆情之感於物而然也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朱子曰邵子此說較之橫渠心統性情尤密真不易之論問性如何是道之形體曰道是汎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性之中又曰理之在心即所謂性故曰心者性之郛郭○北溪陳氏曰心只似箇器一般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郛郭蓋郛郭者心也郛郭中許多人煙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朱子曰統是主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又曰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上二句是總說下二句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且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之言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化

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這裏若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印得天上月影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知覺○定宇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惟以理言則幾於泛以形體謂之天惟以形體言則涉於淺今曰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化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以有道之名也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之性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是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有心之名也○北溪陳氏曰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物受得去成這性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來不離氣知覺從氣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於是乎方有心之名

五峯胡氏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朱子曰五峯此說不是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真氏曰誠者

眞實無妄之理天之命於人人之受於天惟此而已故曰誠成天下之性凡天下所有之理莫不具於一性之中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情者性之動也效如爻者效也之效天下之理不能無變動卦之有爻所以像之性之有情亦猶是也未發則理具於性既發則理著於情情之動雖因乎物所以不能無動則理也故曰情效天下之動仁義禮智性之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之德性情之德雖具而發揮運用則在此心而已故中庸論大本達道必以戒懼謹獨爲主蓋該寂感貫動靜者心也心得其正然後性之本然者全而情之發亦中節矣故曰心妙性情之德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太極陰陽自陰陽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氣之流行性爲之主性之流行心爲之主

朱子曰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隨性是心所有之理心是理所會

之地

朱子曰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

朱子曰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則水之靜情者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泛濫者也才則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

朱子曰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

朱子曰性情字皆從心古人制字必是有意

問心性之別朱子曰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是理心

便是盛貯這理底心屬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

或問心性之別朱子曰這箇極難說且是難為譬喻如伊川以水喻性其說本好却使曉不得者作病心大槩似箇官人天命即是君之命性便如職事一般此亦大槩如此要自理會得如邵子云性者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性則有箇根苗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

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人自體察始得

朱子曰在天為命禀於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脉理甚實仍使分明易曉惟心乃虛明洞徹統性情而為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遂通處是心亦得

朱子曰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

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用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盖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際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

寂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
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
是亦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亦感
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
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右論心爲性情之主○愚按論心爲性之
主則涵養此性使仁義禮智常存於中是
心統性也論心爲情之主則節制此情使
喜怒哀樂發而中節是心統情也故先儒
嘗謂心猶將也性猶在營之軍情猶臨陣

之軍皆將實統之則心爲性情之主可見
矣

理學類編卷之七終

理學類編卷之八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　編輯
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　重刊
八世孫庠生宜勵叔鈍　校閱

異端

韓子曰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漢佛于晉宋
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
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
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所謂清淨寂滅
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
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然則如之何而
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
居明先生之道以道之則庶乎其可也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楊
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
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之言
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
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

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謂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

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

程子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程子曰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其上達處豈有是也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程子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只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葉氏曰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釋氏指為輪廻為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乎聖人矣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以問程子程子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或謂佛之理比吾儒為徑程子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求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耳

程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只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

程子曰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所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已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楊墨之害今也已無之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人人說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

程子曰釋氏之學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

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域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却言免死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乎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秦之愚黔首其術蓋出於此

程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周之意欲齊物理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周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

程子曰莊周言遊方之内遊方之外方何嘗有内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内外各是一處也豈有此理

張子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張子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

物輙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廻未之思也夫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彼感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蔽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圖誑誘飯僧設道場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曰爲此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

瓜剃髮從而燒所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
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
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又況佛
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後生者亦有之矣何故
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
不足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致堂胡氏曰佛者之言其道也曰直指人心見性成
佛今夫人之所以為人異於禽獸者為其有夫婦
父子君臣也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為非性則
佛固人耳不能捨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為性耶則
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
修其道以為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蛇虎微
如蚊虫皆所憐閔捐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
顧惜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除捨不得
與蛇虎蚊虫為比其廣大慈悲又安在哉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朱子曰楊墨之說猶未足
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
難從故人亦未必信楊氏一向為我超然遠舉視
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為說雖甚高然亦
人難學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

闢老子不知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後世
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
之說雖近墨氏然此說淺近未是他深處後因達
磨過來初見梁武帝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
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
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老莊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
其說精妙然只是不是耳

問釋氏之空與老氏之無同否朱子曰老氏依舊有
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徼是也若釋氏則
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

朱子曰老氏欲保全其身長生不死釋氏又却全不
以身為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陽公嘗言
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
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或問佛與老莊
不同處曰老莊絕滅倫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
至禪則義理滅盡

朱子曰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
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
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他却拜其師為父以
弟子為子長者為師兄少者為師弟但他只護得

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真底

朱子曰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倣釋氏三身而為之耳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為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倣其所為遂尊老子為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為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盖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莊子列子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神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朱子曰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作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模倣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譔最鄙俚是北斗經蘇子瞻作儲祥宫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

朱子曰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者句句與吾儒同但不可將來比方殺誤人事因舉佛氏之言與吾儒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

朱子曰佛老之說不待深辨而明只廢三綱五常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朱子曰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為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故首尾與之不合

朱子曰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如此則若是箇殺人的賊一尊向他便可生天矣

或問浮屠氏既不足信然世間人為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

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惡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而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

問佛家言刼數如何朱子曰他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其書云到末刼人皆小先為火所燒成刼灰又為風所吹又為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地亂道

朱子曰釋氏地水火風之說粗言之地便是體水便成魄火風便是魂他也是見得這魂魄撈摸

朱子曰俗言佛燈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寶氣又恐是腐葉飛蟲之光蔡季通去廬山問得云是腐葉之光云若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看之乃一腐葉妙喜在一處見光令人撲之得一小蟲如蛇樣而甚細僅如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到峨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裹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裹頭巾則知乃人影耳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者如水精狀於日中照之便有圓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如佛耳

峨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

朱子感興詩曰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群迷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逕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躓彼荊棘塗誰哉繼二聖為我焚其書○楊用成曰佛固西夷之英蓋將以身化其國人慈悲惻怛淡泊無欲布施捨身毳衣糲食凡其動作語言皆欲以正其國中之亂耳彼見華夏之人膠膠役役日以事物嬰心於是鼓其誕說以解釋其迷惑持作用是性之說即以為妙道之所存持無所持看之說即求以超乎無有之表世之高才明智見其遺去物累一歸於空靡然從之反謂西覺之妙勝於吾儒不知聖人之教每因人之性而不佛焉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皆不可須臾離者今其言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夫婦而求所謂清淨寂滅者其徒桀黠者又從而廣之曰但願空諸所有不願實諸所無吁茲非所謂號空不踐實者歟

唐太史令傅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

服以逃租賦偽庇三途深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

程子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朱子曰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

朱子曰莊周列禦寇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柰何須著白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為一體處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

問莊子比之老子較平帖些朱子曰莊子跌蕩老子收斂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朱子曰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子精神盡發出來豁列子比老子又較細膩

朱子曰莊子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舊訓為中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

欲依阿於其閒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為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則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善之力則其心亦已不公而入於惡矣至於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釋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甚矣

揚子曰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沒黃帝堯舜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或曰善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

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

怕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黃冶變化之術者皆奸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真氏曰谷永此言足以盡方士欺誑之情矣然則永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旦晝不能常旦晝而有暮夜焉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死則有生此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耳而爲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不死有是理乎

歐陽公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士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理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古聖賢之所同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

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於是息慮絕慾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慾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者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

致堂胡氏曰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周公孔子耳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也而名之曰道自漢以來失之矣其後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豈不遠哉

問神仙飛昇之說有諸程子曰若謂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豈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人有語導氣者問程子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朱子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安期生其後不復說唐以來說鍾呂今又不復說看得來此亦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終久亦不能不散

朱子感興詩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瓜山潘氏曰此言神仙之流惡生怖死盜竊天機強陽消陰以為長生不死之計也夫人之生世有生有死乃理之常吾儒之道生順死安或壽或夭脩身以俟之何必苦欲偷生於天地間邪

真氏曰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復求之秦皇求之不驗矣而漢武復求之以漢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為方士之所愚弄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

真氏曰使仙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也明矣縱求而得之裔戎荒幻之教不可以治華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況不可求邪漢武貪

仙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亂亡之厄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

鶴林羅氏曰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煉丹保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髑髏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為贅以生為苦以死為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乃老莊之意也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指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

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倣傚釋氏作經教之類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唐傅奕亦曰佛入中國誑兒幻妄摸擬莊老以文飾之則古人亦嘗有是言矣

右論佛老神仙○愚按異端之說首見於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先儒釋之曰

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謂之如則非止楊墨二氏而已蓋自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邪說橫流異端並起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由孟子之言而楊墨之道息韓子推其功不在禹下為是故也自秦漢以來至于今佛老之說日新月盛亦屢有攻之者矣然攻之暫破而復興撲之未滅而愈熾何也以其死生禍福之說足以惑人也故是編獨詳於佛老神仙而於楊墨諸子

畧焉

顏氏家訓曰陰陽說云辰為水墓又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筭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

顏氏曰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江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唐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才皆為之序質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使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復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其序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族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序葬書曰古者卜葬盖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

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毁之則朝而窆不毁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毁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

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

司馬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勑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為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於此而其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也悖禮傷義無過於此

羅氏曰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詩所謂望楚與堂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之聚此誠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異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廻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生於山栗芽于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為朽壞矣豈能與生者相

咸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
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十年不葬其親者有
既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再至三者有因買地
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苟兄弟數人惑於
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為仇讎者凡此皆璞
之書為之也且人之生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稟賦
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
乎若如璞之說則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
楊誠齋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
身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子孫卒以衰微

則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此方且誦其遺書
而尊信之不已惑乎
洗類曰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
其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虔而
戒其誠非所以定吉凶決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
其故推考時日妄生穿鑿斯風不革怕忌益深致
使凡庶之家將欲開一溝浬折一段牆必待擇日
而後為之構一衡宇雜一椽蕪必審方位而後為
之且吉凶由人焉係時日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
其凶一定於天之所為而已矣惑者不知其在人

也有一不吉則歸罪於時日矣且以不戰之將不
陳之士有能以日時勝者乎不耕之士不實之穀
有能以日時種者乎是皆不能也則時日於人何
有哉
右論陰陽家之說○愚按陰陽家之說自
太史公以來有之矣其言曰陰陽之術大
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
時之大順不可失也褚先生曰臣為郎時
與大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
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

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
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
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
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由是言
之則陰陽之術其來久矣諸家所說吉凶
不同自古如此又況數十百載之下其說
愈多其吉凶愈舛又可得而盡恃之乎
荀子曰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
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形狀顏色而知其吉
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

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謂之吉小人謂之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皮日休曰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類禽獸者則富貴也意立形於天地分性於陰陽其貴者不過人耳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又曰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絫黍言其善必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術行其心而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不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翻然自負坐白壁有公侯之姿食藜藿有卿相之色蓋不能自相其心也或有士居窮處困望一金之助已有沒齒之難有妄誕之人自稱精子卿唐舉之術取其金易於反掌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

東萊呂氏曰孔子以前相術固已顯見於世矣若周叔服相公孫敖之二子一言其必食子一言其必收子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福也子文及叔向毋見越椒伯石之始生一言其必滅若敖氏一言其必喪羊舌氏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數十年之後福焉而福禍焉而禍無一不合蓋曲伎小術豈無或驗乃若吾夫子之門自有相法非卜祝所謂之相書也申申夭夭即孔門相容貌之術闇闇侃侃即孔門相言語之術躩如翼如即孔門相步趨之術勃如怡如即孔門相顏色之術一部一伍一占一候毫釐不差季咸唐舉許負之術至是皆敗矣

右論相人之術○愚按相者視人之狀貌而知其吉凶貴賤者也而妄誕者多以此惑世人故荀子作非相之篇以論之而東萊呂氏乃謂後挾相術以苟衣食者卑冗凡賤而荀卿乃覩為儒者之重以與之辨何其不自重也因附著其說于此

漢光武信圖讖多用决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王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

意之哉豈盡明聽發聖意與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下哉

張衡以俗者學圖讖上疏曰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絶之

眞氏曰讖緯者末世之邪說張衡以為起於哀平之間蓋得之矣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法言先生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畔是徒足以起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益於世教哉

右論讖緯之說○愚按讖緯之說秦以前未之聞也始皇時方士盧生入海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此其圖讖之所始乎其後王莽以金匱符命而簒漢遣五威將帥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光武之即位也以赤伏符之言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由是信用圖讖終漢之世儒者無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先儒歐陽子嘗議取九經註疏刪其讖緯之文惜乎當時未之能行也

理學類編卷之八終

理學類編後序

自有國家者取士以文人皆急
於記誦詞章以階功名而專心
窮理之學者或寡矣其末流至
於道聽塗說貿貿焉莫知所之
由是六經之奥旨孔孟之心法
濂洛關閩之格言亦幾乎泯然

無聞矣
國初臨江儒者張九韶氏深為
此慮思所以闡明理學一以濂
洛關閩六君子之言為主推原
六經語孟之義旁枝漢唐以來
諸子之語有合於理者采之絲
則附以所見曰天地曰天文曰

地理曰鬼神人物性命曰異端
各以類編分為八卷書成命其
名曰格物編同省吳先生伯尚
見而閱之謂所編者乃格物之
一端不足以盡格物之義更以
今名序其編首京兆趙師哥為
之鋟梓傳諸海內百年矣童板

磨滅幾不成書頃見新有刻者
字多紕繆殆不可讀且是編之
於理學張皇幽眇足以救人心
闡正學息邪說闢異端大有功
於聖門有功於後學惜乎書肆
世刻本雖通都大郡亦所罕有
況遐邦小邑而初學之士豈得

多見乎乎恐中廢而不傳也政
暇輙取數章而考校之正其誤
補其闕畧而是編遂爲完書性
理之學至是復明張公之心於
是乎遂矣景不敢自私乃節俸
翻刻朞月畢工因書此於卷末
將以廣其傳庶爲士子者知所
趨向云

成化辛卯中秋日

賜進士亞中大夫掌直隸淮安
府事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右參政前翰林庶吉士工部主
事仁和楊景序

此楊先生舊刻也今已有新刻仍存其序
并原本一冊藏于家以識先生之雅誼焉

蕺山先生人譜一卷人譜類記二卷

（明）劉宗周撰　（清）洪正治輯

清雍正四年教忠堂刻本

人譜一卷、人譜類記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宗周撰。姚江之學多言心、宗周懲其末流、故課之以實踐。是書乃其主蕺山書院時所述以授生徒者也。人譜一卷首列人極圖說、次記過格、次改過說。人譜類記二卷曰體獨篇、曰知幾篇、曰凝道篇、曰考疑篇、曰作聖篇。皆集古人嘉言善行、分類錄之、以爲楷模。每篇前有總記、後列條目、間附以論斷、主於啟迪初學、故詞多平實淺顯、兼爲下愚勸戒、故或參以福善禍淫之說、然偶一及之、與袁黃功過格立命之學終不同也。或以蕪雜病之、則不知宗周此書本爲中人以下立教、失其著作之本旨矣。

劉蕺山先生著

人譜

類記附

教忠堂刊本

蕺山先生清忠亮節昭著寰宇其在東林實足以紹明忠憲之傳先曾王父太常桂渚公雖未嘗身至東林然講道論德與諸賢實相劘切忠憲忠介兩公則尤所契厚故太常之歿也忠憲爲立傳而忠介則書其神道之碑忠憲之言曰予與平仲同鄉舉同出徐檢吾先生之門同進士同爲東林人東林人行輩不一如逯確齋陳思岡丁愼所劉本孺與公爲一輩又曰歲戊午與平仲遊武彜飲酒浩歌而平仲每欷歔以爲老矣媿過時而學也夫平仲勳名滿天下讀書寒暑不輟其所謂過時而學者何在有以平仲語而猛省者乎平仲一語師萬古矣正治過庭時先君成齋先生爲余道太常遺事洎東林諸賢以及蕺山先生殉國諸本末時復以立身行已之大致相詔誡正治雖質性駑下私心頗知向往迄今年過五十無所成就殊負先緒然亦不敢至於大越繩尺者要皆得之家庭師友之教爲多矣比從友人處獲讀蕺山先生證人堂人譜其言與朱子小學四子近思錄互相發明而條分縷晰似於學者尤易尋究自媿志識闇劣未能身體力行於萬一而凡我後昆誠能取是書樂玩而佩繹之則立人之道不外於是矣因鋟之家塾并以公諸同志據傳氏本稍有增益且謂類記亦先生手自甄録者今悉仍之雍正丙午二月歙後學洪正治拜手書於白沙教忠堂之家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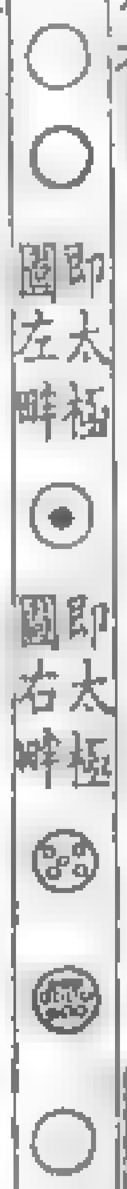
蕺山先生本傳

劉宗周字起東紹興山陰人生而端嚴言動有倫雖年少時已歸然負儒宗望萬曆辛丑成進士丁內艱時許公孚遠學宗紫陽宗周叩爲學之要告以存天理遏人欲遂謹識之勿敢忘甲辰授行人歸養丁外艱讀禮之暇惟以明理見性爲事一日劉永澄至武林互正所學適與決求仁之旨析主靜之說辨修悟之異同永澄爽然如有失而去壬子起官道過高攀龍相與講論復有問學三書皆儒宗要言時顧高諸公修復東林大會四方同人講學不輟京中人目爲鉤黨將搆大獄宗周上書言顧憲成之學歸於自反請各思自反何如時論韙

之旋告病至天啓辛酉起禮部儀制司主事時魏璫初用外庭未有言者乃首發其奸未幾果竊柄亂政如所言遷光祿寺丞累遷太僕少卿以病歸甲子起右通政未赴而冢宰趙南星等斥逐朝局盡變乃疏辭陳人臣進退之義有旨削籍居家潛心理學嘗與攀龍質疑問閒而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爲準的崇禎初復官起順天府尹策蹇就道其子徒步隨之甫蒞任即以直諫被斥歸閉門靜坐不見一客其門人群請設教不得已過陶石簣祠集紳儒會講以伊洛主敬之學宣明於衆而於慎獨之要尤加謹焉丙子起工部侍郎屢進昌言疏論內閣溫體仁狀且極言任用中官體統太重之弊上怒斥爲民歸家啓蕺山書院從遊累千人梓所述人譜以授學者有朱子致知與陽明致知之辯壬午起改吏部左侍郎陳聖學三篇晉左都御史上言建道揆貞法守崇治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請復首善書院及社學罷廠衛上意頗嚮之復以救諫官熊開元姜埰忤旨罷歸甲申國變聞信即赴杭省跣足衣麻被髮請即舉哀或欲俟哀詔至宗周曰豈有子聞父喪不躃踊之理詔至再奉行未爲不可也弘光立起原官至南都疏請誅誤國諸臣又表勸親征併劾四鎮淮撫戰守失宜之罪有違時宰意遂見逐乙酉六月山居聞變不食而卒學者稱念臺先生

歙後學洪正治陔華校編

人極圖



人極圖說

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

即周子所謂太極太極本無極也統三才而言謂之極分人極而言謂之善

繼之者善也

動而陽也乾知大始是也

成之者性也

靜而陰也坤作成物是也

繇是而之焉達於天下者道也放勳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五性之所以著也五性既著萬化出焉萬化既行萬性正矣

五性之德各有專屬以配水火木金土此人道之所以達也

萬性一性也性一至善也至善本無善也無善之真分爲二五散爲萬善上際爲乾下蟠爲坤乾知大始吾易知也坤作成物吾簡能也其俯仰於乾坤之內者皆其與吾之知能者也

乾道成男即上際之天坤道成女即下蟠之地而萬物之胞與不言可知矣西銘以乾坤爲父母至此以天地爲男女乃見人道之大

大哉人乎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其惟心之所爲乎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無知之知不慮而知無能之能不學而能是之謂無善之善

君子存之善莫積焉小人去之過莫加焉吉凶悔吝惟所感也積善積不善人禽之路也知其不善以改於善始於有善終於無不善其道至善其要无咎所以盡人之學也

君子存之即存此何思何慮之心周子所謂主靜立人極是也然其要歸之善補過所繇殆與不思善惡之旨異矣此聖學也

證人要旨

○無極太極 一曰凜閒居以體獨

學以學爲人則必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人證其所以爲心而已自昔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愼獨再則曰愼獨夫人心有獨體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愼獨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體至微安所容愼惟有一獨處之時可爲下手法而在小人仍謂之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至念及

揜著無益之時而已不覺其爽然自失矣君子曰閒居之地可懼也而轉可圖也此時一念未起止有一眞无妄在不睹不聞之地無所容吾自欺也吾亦與之無自欺而已則雖一善不立之中而已具有渾然至善之極君子所爲必愼其獨也夫一閒居耳小人得之爲萬惡淵藪而君子善反之卽是證性之路蓋敬肆之分也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此證人第一義也

靜坐是閒中吃緊一事其次則讀書朱子曰每日取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行之一二年不患無長進

○動而無動 二曰卜動念以知幾

獨體本無動靜而動念其端倪也動而生陽七情著焉念如其初則情返乎性動無不善動亦靜也轉一念而不善隨之動而動矣是以君子有愼動之學七情之動不勝窮而約之爲累心之物則嗜慾忿懥居其大者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懲窒之功正就動念時力挽其轉念之關不使流而爲不善纔有不善未嘗不知之而止之止之而復其初矣過此以往便有蔓不及圖者昔人云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塡壑直如此難亦爲圖之於其蔓故耳學不本之愼獨則心無所主滋爲物化雖終日懲忿只是以忿懲忿終日窒慾只是以慾窒慾以忿懲忿忿愈增以慾窒慾

慾愈潰宜其有取於摧山塡壑之象豈知人心本自無忿忽焉有忿吾知之本自無慾忽焉有慾吾知之只此知之之時卽是懲之窒之之時當下廓清可不費絲毫氣力易曰知幾其神乎此之謂也謂非獨體之至神不足以與於此也

◉靜而無靜 三曰謹威儀以定命

愼獨之學旣於動念上卜貞邪已足端本澄源而念不自念泯也容貌辭氣之間有爲之符者矣所謂靜而生陰也於焉官雖止而神自行仍一一以獨體閑之靜而妙合於動矣如足容當重無以輕佻心失之手容當恭無以弛慢心失之目容當端無以淫僻心失之口容當止無以煩易心失之聲容當靜無以暴厲心失之頭容當直無以邪曲心失之氣容當肅無以浮蕩心失之立容當德無以徙倚心失之色容當莊無以表暴心失之此記所謂九容也天命之性不可見而見於容貌辭氣之間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是卽所謂性也故曰威儀所以定命昔橫渠教人專以知禮存性變化氣質爲先殆謂是與

◎五行攸敍 四曰敦大倫以凝道

人生後便爲五大倫關切之身而所性之理與之一齊俱到分寄五行天然定位然必待其人而後行故學者工夫自愼獨以來根心生色暢於四支自當發

於事業而其大者先授之五倫於此尤加致力外之
何以極其規模之大內之何以究其節目之詳總期
踐履敦篤慥慥君子以無忝此率性之道而已昔人
之言曰五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夫惟常懷不盡之
心而黽勉以從事焉庶幾其道於責乎

◎物物太極 五曰備百行以考旋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非意言之也只縣五大
倫推之盈天地間皆吾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也
其間知之明處之當無不一一責備於君子之身大
是一體關切痛癢然而其間有一處缺陷便如一體
中傷殘了一肢一節不成其爲我又曰細行不矜終

累大德安見肢節受傷非即腹心之痛故君子言仁
則無所不愛言義則無所不宜言別則無所不辨言
序則無所不讓言信則無所不實至此乃見盡性之
學盡倫盡物一以貫之易稱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今
學者動言萬物備我恐只是鏡中花略見得光景如
此若是真見得便須一一與之踐履過故曰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反身而誠
統體一極也強恕而行物物付極也

○其要无咎 六曰遷善改過以作聖

自古無見成的聖人即堯舜不廢兢業其次只一味
遷善改過便做成聖人學者歷過上五條纔舉一公
案如此是善不如此便是過如此是善而善無窮以
善進善亦無窮不如此是過而過無窮因過改過亦
無窮一遷一改時遷時改忽不覺其入於聖人之域
此證人之極則也然所謂是善是不善本心原自歷
落分明學者但就本心明處一決決定如此不如彼
便時時有遷改工夫可做更須小心窮理使本心愈
明則查檢愈細全靠不得今日已是見得如此而即
以爲了手地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紀過格

◎物先兆 一曰微過獨知主之

妄獨而離其天者是

以上一過實函後來種種諸過而藏在未起念以
前彷彿不可名狀故曰微 妄字最難解直是無
病痛可指如人元氣偶虛耳然百邪從此易入人
犯此者便一生受虧無藥可療最可畏也程子曰
无妄之謂誠誠尚在无妄之後誠與僞對妄乃生
僞也妄只一點浮氣所中如履霜之象微乎微乎
妄根所中曰惑爲利爲名爲生死其粗者爲酒色
財氣

◎動而有動 二曰隱過七情主之

溢喜損者三樂之類

遷怒尤忌藏怒

傷哀　長戚戚
多懼　憂讒畏譏或遇事變而失其所守
溺愛　多坐妻子
作惡　多坐踈賤
縱欲　耳目口體之屬
以上諸過過在心藏而未露故曰隱　微過不可見但感之以喜則侈然而溢感之以怒則怫然而遷七情皆如是而微過之眞面目於此斯見今須將微者先行消煞一下然後可議及此耳
◉靜而俏靜三曰顯過九容主之
箕踞　交股大交小交　趨蹶　以上足容

搴拳　攘臂　高卑任意　以上手容
偷視　邪視　視非禮　以上目容
貌言　易言　煩言　以上口容
高聲　謔笑　詈罵　以上聲容
岸冠　脫幘　搖首　側耳　以上頭容
好剛使氣　怠懈　以上氣容
跛倚　當門　履閾　以上立容
令色　遽色　作色　以上色容
以上諸過授於身故曰顯　九容之地即七情穿插其中每容都有七種情狀伏在裏許如喜也會箕踞怒也會箕踞其他可以類推

五行不敘四曰大過五倫主之
非道事親　親過不諫　責善　輕違教令　先意失懽　定省失節　唯諾不謹　奔走不恪　私財　私交遊　浪遊　不守成業　不謹疾　侍疾不致謹　讀禮不愼衣服飲食居處　停喪　祭祀不敬失齋失戒不備物　繼述無聞　忌日不哀飲酒茹葷　事伯叔父母不視父母以降以上父子類皆坐為人子者其為父而遷可以類推
非道事君　長君　逢君　始進欺君考校筮仕鑽刺之類　遷轉欺君資級速化　不愛民　不盡職　受賕　貪生　居鄉把持官府　囑託私事　遲完國課　擅議詔令　私議公祖父母官政美惡以上君臣類

交警不時　聽婦言　反目　帷薄不謹如縱婦女入廟燒香之類　私寵婢妾　無故娶妾　婦言踰閾以上夫婦類皆坐為人夫者
非道事兄　疾行先長　衣食凌競　出入不稟命　憂患不恤　侍疾不謹　私蓄　蚤年分爨　侵公產　異母相嫌　鬩牆　外訴　聽妻子離間　貧富相形　久踈動定　踈視猶子以上長幼類皆坐為人幼者其為長而過可以類推
勢交　利交　濫交　狎比匪人　延譽　恥下問　嫉視諍友　善不相長　過不相規　羣居游談　流連酒食　緩急不相視　初終渝盟　匿怨

強聒　好爲人師（以上朋友類）

以上諸過過在家國天下故曰大　諸大過總在容貌辭氣上見如高聲一語以之事父則不孝以之事兄則不友其他可以類推爲是心上生出來者

（物物不擬）五曰叢過百行主之

浮華　刻薄　輕佻　飾僞　戲動　妄語　疎誕　乖戾　不力學　不服善　不敬師　曠舘職　趨附　躁進　恃勢　恃才　造次　顚沛　由徑　嫌疑　蔽善　竊能　輕諾　爽約　不忍辱　不釋怨　忘恩　忘舊　市恩　嫁禍　游夢　好閑　博奕（戒賭附見）　流連花石　愛聚古玩　好色　閨門　畜婢（錮婢附見）　挾妓　畜俊僕　觀戲劇　作艷詞　不安澹泊　第宅豪奢　盛飾輿馬　衣服奢侈　衣冠異製　暑月袒　科跣　飲食豐盛　宴會侈靡　嗜酒　市飲　輕赴人席　貪得　濫受　輕假　請托　居間爲利　交易不公　拾遺不還　持籌　不治生產　田宅方圓　嫁娶競財　窮追債負　拒人乞貸　圖謀風水　遇事不行方便　滑稽戲謔　好稱人惡　訐人陰事　妄詆前賢　好訟　疏九族　薄三黨　溺女　不善勸化愚人　武斷鄉曲　虐使婢僕　欺凌

寒賤　窮治盜賊　不恤死喪　見骼不掩　不敬神明　棄毀字紙　不敬五穀　殺生　食牛犬　射飛鳥　啓蟄蟲　無故斬草木　笑人體貌　破人婚姻　讀書無次序　讀書不知要　讀書不務實　讀書不能疑　書法潦草　養生導氣

以上諸過自微而著分大而小各以其類相從略以百爲則　百過所舉先之以葆心一關而綱紀之以食色財氣終之以學而叛道者大抵皆從五倫不敍生來

（送復）六曰成過爲衆惡門以克念終焉

祟門　微過成過曰微惡

妖門　隱過成過曰隱惡

鬼門　顯過成過曰顯惡

獸門　大過成過曰大惡

賊門　叢過成過曰叢惡

聖域　諸過成過還以成過得改地立登聖域

以上一過准一惡惡不可縱故終之以聖域　人雖犯極惡大罪其良心仍自不泯依然與聖人一樣只爲習染所引壞了事若纔提起此心耿耿小明火然泉達滿盤已是聖人或曰其如積惡蒙頭何曰說在孟子訓惡人齋沐矣

改過說一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人得之以爲心是謂本心何過之有惟是氣機乘除之際有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者有過而後有不及雖不及亦過也過也而妄乘之爲厥心病矣乃其造端甚微去無過之地所爭不能毫釐而其究甚大譬之木自本而根而幹而標水自源而後及於流盈科放海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慎防其微也防微則時時知過時時改過俄而授之隱過矣當念過便從當念改又授之顯過矣當身過便從當身改又授之大過矣當境過當境改又授之叢過矣隨事過隨事改改之則復於無過可喜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雖然

且得無改乎凡此皆却妄還眞之路而工夫吃緊總在微處得力云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眞能謹微者也專言毋我即顏氏之克己然視子則已粗矣其次爲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視顏則又粗故夫子僅許之曰可以爲難矣言幾幾乎其勝之也張子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痛在亦爲其徒求之顯著之地耳司馬溫公則云某平生無甚過人處但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庶幾免於大過乎若邢恕之一日三檢點則叢過對治法也眞能改過者無顯非微無小非大即邢恕之學未始非孔子之學故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不然其自原憲而下落一格轉粗一格工夫彌難去道彌遠矣學者須是學孔子之學

改過說二

人心自眞而之妄非有妄也但自明而之暗耳暗則成妄如魑魅不能晝見然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其爲本體之明固未嘗息也一面明一面暗究也明不勝暗故眞不勝妄則過始有不及改者矣非惟不改又從而文之是暗中加暗妄中加妄也故學在去蔽不必除妄孟子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以喻人心明暗之機極爲親切蓋本心常明而不能不受暗於

過明處是心暗處是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明中之暗即是過暗中之明即是改但常人之心雖明亦暗故知過而歸之文過病不在暗中反在明中君子之心雖暗亦明故就明中用箇提醒法立地與之擴充去得力仍在明中也乃夫子則曰内自訟一似十分用力然正謂兩造當庭抵死讐對止求箇十分明白纔明白便無事也如一事有過直勘到事前之心果是如何一念有過直勘到念後之事更當何如如此反覆推勘討箇分曉當必有怡然以氷釋者矣大易言補過亦謂此心一經缺陷便立刻與之補出歸於圓滿正圓滿此旭日光明耳若只是皮面補綴頭痛

濺頭足痛救足敗鈌難掩而彌縫日甚仍謂之文過而已雖然人固有有過而不自知者矣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學者虛心遜志時務察言觀色以輔吾所知之不逮尤有不容緩者

改過說三

或曰知過非難改過爲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未嘗復行之行而後成未嘗不知之知令第曰知之而已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抑何改過者之寥寥也曰知行只是一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終知者行之審行者知之實故言知則不必

言行言行亦不必言知而知爲要夫知有眞知有嘗知顏子之知本心之知即知即行是謂眞知常人之知習心之知先知後行是謂嘗知眞知如明鏡常懸一徹永徹嘗知如電光石火轉眼即除學者由嘗知而進於眞知所以有致知之法大學言致知在格物正言非徒知之實允蹈之也致之於意而意誠致之於心而心正致之於身而身修致之於家而家齊致之於國而國治致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苟其猶有不誠不正不修不齊不治且平焉則亦致吾之知而已矣此格物之極功也誰謂知過之知非即改過之行乎致此之知無過不知行此之行無過復行惟無過不知故愈知而愈致惟無過復行故愈致而愈知此遷善改過之學聖人所以沒身未已而致知之功與之俱未已也昔者程子見獵而喜蓋二十年如一日也而前此未經感發則此心了不自知尚於何而得改地又安知既經感發以後遲之數十年不更作如是觀乎此雖細微之惑不足爲賢者累亦以見改過之難正在知過之尤不易矣甚矣學以致知爲要也學者姑於平日聲色貨利之念逐一查檢直用純灰三斗蕩滌肺腸於此露出靈明方許商量日用過端下落則雖謂之行到然後知亦可昔者子路有過七日而不食孔子聞之曰由知改過矣亦黙化語也若

子路可謂力行矣請取以爲吾黨勵

人譜類記上

歙後學洪正治陔華校編

體獨篇

○大學云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謹體獨第一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闇室又曰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一誠立而萬善從之

楊龜山先生曰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意而已詩書所稱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故於觀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或問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又曰主靜立人極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敬勝百邪無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心有所向便是欲

王心齋曰纔有所向便是欲纔有所見便是妄旣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一日謂門人曰爾輩相從只是學得某言語所以不進盍行之因請問力行之

要曰且靜坐

朱子曰凡學須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言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

張敬夫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凡有所爲而爲之謂利無所爲而爲之謂義

邵康節曰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愼獨也

蔡元定貽書諸子曰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勿以吾得罪故遂自懈弛也

薛文清公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又曰予每夜就寢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若有不合則輾轉不能寢必思所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無事不可對人言者耳

陳了翁先生雖閒居容止常自莊敬言不苟發一日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曰吾豈嘗有欺於人耶何爲有此問也

程明道在澶州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入山見林木之佳者便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中

不可著一事

張子韶先生年十四遊膠庠閉閤終日寒折膠暑鑠金不啓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斂容危坐對簡編若與神明伍乃相與驚服而尊師之

胡敬齋先生處家庭如在朝堂對妻孥如對大賓造次顚沛未嘗少違幾微隱約之地則愈嚴愈密嘗有詩云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元交爭眞在此要不愧皇天

劉璉嘗與兄璣退袗隔壁璣於夜間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璣怪問之乃云向未著衣帽故也

趙軌少有行簡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諸子曰機杼之物不願侵人後爲齊州別駕徵入朝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踐踏人禾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

夏公原吉使吳中館於范文正公書院之偏室夜三鼓適范氏子孫有事中堂公聞之先期起衣冠獨坐俟贊者至禮畢方就寢前輩之用心如此

右記體獨錄古人謹獨之說而併及行事之最近者獨不可名即言之已成逗漏況行事之著乎此所謂近似者也擧似以求眞善學者幸反身而自得之

知幾篇

○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述知幾第二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知曰智守曰信又曰幾微故幽（此微字即道心惟微之微幽莫過于鬼神知幾其神之謂）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濂溪只說幾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又曰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譬如劉項相拒滎陽成皐之間我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要牢劄定脚逐漸挨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薛文清公曰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掃除以全吾湛然之性

周子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

朱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若是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只是眼前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如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做詩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到得合用處都不著力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朱子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闇室求物把火來照便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不知不覺自會變不消

得費力

朱子又曰人性褊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作止間以緩持之持之久則所發自有條理

龜山門人相傳指訣常令學者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

王陽明先生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

又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聞譽而喜見毀而戚則將皇皇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

又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慾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

邵康節先生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飲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酒微酡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

何（無可奈何四字內有形容不盡之妙讀者當意會之）

程伯子少好獵既見周茂叔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耳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偶自外暮歸途中見獵者不覺心喜乃知前此果未也（舉此兩則以見喜字之意）

程子曰治怒難治懼尤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薛文清公嘗自言二十年治一怒字不盡以是知克己之難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伊川先生赴涪渡江舟幾覆舟中皆號泣先生獨正襟危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人問曰當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故耳

謝上蔡多恐怖每於危堦上蹈險以習之（恐怖有根危堦之習且從方寸識取語云世上無如人欲險）

呂原明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先生安坐轎上神色不動

第五倫常自言兄子病一夜十起退而輒熟寢子病則

不起然終夜爲之不寢孰謂人果無私乎朱文公曰知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會省察了

陸澄在官忽家信至言兒病危心憂悶不能堪陽明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自有箇中和處過卽是私意人於此多認做天理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以上兩則是說愛不是說憂患不可誤看）

周茂叔先生愛蓮說有曰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菊之愛陶之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衆此以爲用愛之準會心人當不遠也）

張思叔詬僕夫伊川先生曰何不動心忍性

一友每易動氣責人陽明先生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人不是若能反己方見自已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解大紳曰處其心常在熙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怒之人）

伊川先生嘗自言吾受氣甚薄早年多病晚乃愈康年七十二不減壯盛時門人問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過爲攝持歟先生曰吾淡以忘生狥欲爲恥

元城劉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四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可以自主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又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大夫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居坐必端正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享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缺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

謝上蔡云某色欲已斷二十年矣蓋欲有爲必須強盛方勝任故斷之也問於勢利何如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

陸澄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陽明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無做劫盜的閒思雜慮以汝原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利名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光光都消滅了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右記知幾後儒論學都認不得幾字但就動念上討分曉便謂之知幾其實後人所謂幾非周子幾善惡之幾亦非聖人知幾之幾也　學者終身造詣只了得念起念滅工夫便謂儒門極則此箇工夫以前則

委之佛氏而不敢言此箇工夫以外則歸之霸圖而不屑言遂使儒門淡薄爲二家所笑而吾儒遂不能舍二家以立脚以故往往陽闢佛而陰逃禪名聖眞而雜伯術虛無功利之説縱横以亂天下聖學不傳悲夫

定命篇

⊙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述定命第三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愼獨便是

守之之法

張子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叛道矣禮即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

呂原明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朱子曰九容九思便是涵養

周海門曰容貌辭氣德之符一切容儀皆能淑愼使人望而知爲我輩人方見實學

萬思默曰人心惟危故易動易動故有一種躁率粗獷之氣不覺發來與物相忤所以雖向好事動多凶悔吝道心惟微微便細膩聖賢兢兢在微處用功所以氣平色和動必安詳而吉（以上統言九容）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程子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

朱文公每徒行報謁步速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則徘徊瞻顧緩步微吟

鄉先輩陶庸齋篤尚理學每見門弟子有交股時輒正色讓之曰小交則小不敬大交則大不敬（以上足容）

陳才卿見朱晦翁以右手搜涼衫袖口偏於一邊晦翁曰夜來説手容恭公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入手鞠躬曰忘了晦翁笑曰爲己之學有忘耶

有學者每相揖畢則縮左手袖中晦翁曰公常縮著一隻手便不是舉止模樣（以上手容）

記曰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萬思默曰凡物誘人色爲甚人爲誘所入目爲甚故養神之道全在收視收視者非瞑目不視蓋常不欲盡視也如所謂平視含光之意此養德養身之至要語云平視則心柔甚有味（以上目容）

孔子至周觀禮見太廟有金人三緘其口因銘其背曰

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多言多敗毋多動多動多患

賀欽學於陳白沙先生之門與人言論侃侃白沙曰得無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深沉和平於是作書室於後圃扁書深沉和平四字以自警 以上口容

程子曰戲謔甚害事不戲謔亦存心養性之一端

蘇子瞻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生平頗好詼諧范祖禹每戒之子瞻後與人謔必囑曰勿令范十三知之士大夫倉卒間不能自捫其舌賴有畏友亦可補救於萬一也

王陽明先生少好謔自見婁一齋告以聖人可學而至深契之自是常端坐省言同業者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當改也 以上聲容

徐積初見胡安定公頭容稍偏安定厲聲曰頭容要直徐驚起自思不特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 以上頭容

程明道嘗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張橫渠先生自言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李延平初喜馳馬乘醉即馳至一二十里後來涵養到時行路起初如此將到亦是如此如呼一使一聲如此聲聲都如此皆是涵養得力變化氣質處 以上氣容

程伊川入侍經筵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終日侍立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某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以上立容

二程先生在伊川極峻整然跡於峭刻不可近惟明道和易而不失其正甚得孔氏家法一日明道與弟同赴一寺兄由左門弟由右門左門之人隨明道者以數百計右乃寥寥伊川見之歎曰此是頤不及家兄處

劉立之謂從明道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氣象

或問色容莊甚難朱子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 以上色容

右記九容九容便有九思若只言九容便是僞也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以上諸君子都從此得力過來然猶不可不辨也昔曾子寢疾而發歎於孟敬子惓惓於三者之道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疑道篇

(注) 中庸云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述疑道第四

程子曰凡不能動人只是誠未至於事厭倦亦是無誠處又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嘗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朱子曰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質偏處意欲萌處與平常所講相似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最切近處亦都不得絲毫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陋哉

王陽明曰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

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右總記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司馬温公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至於事君亦然又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習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曾子嘗芸瓜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甦蹶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琴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為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逐出包不得已廬舍外旦入洒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歲餘父母感悟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習身口所安也田廬

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後諸弟不能自立包復賑給之

王祥性至孝因繼母朱失愛於父及父母有疾祥衣不解帶湯藥必躬嘗母嘗欲食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為誠孝所感

羅仲素讀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皆始於見得有不是處耳

呂原明事正獻公雖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

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謹出入必告於親

趙居先父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婦奉侍勤謹孝行克諧每日焚香爲父母祈禱百計娛樂暮景

崔沔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脫衣而奉者三十年每美景良辰必扶持晏笑令母忘其所苦母卒毀形吐血茹素終身愛兄姊幾於母慈甥姪甚於子所得俸悉以分惠曰風木既悲無由展我孝思計親所垂念者惟此四五人吾厚待之庶幾九原慰安也

楊乙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飢不敢嘗必先以奉親

有酒則踉進跳躍起舞唱山歌以悅之如是者十年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崔爲傭不受曰吾親烏可一日離也父母相繼死乞得棺脫己衣斂之雖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即露宿棺旁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缺失

李步行賣菜傭也父嗜酒步行鬻菜必市酒歸飲父又間致時物體無完衣而父便身之物嘗給里中有不順之子必曰何不學李步行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歲其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許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

任盡言事母至孝母老多疾未嘗離左右思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言語稍多或以憂喜稍過於是朝暮候視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必效張魏公欲辟之力辭曰盡言假使得一神丹可以長生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況能舍母而與公軍事耶

庾黔婁爲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驚其忽至時易疾方一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便明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活心愈憂苦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徐積父卒時方三歲晨昏餉匐求其父甚哀稍長讀孝經輒流涕不能止既冠從安定胡先生受學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側每見衣冠問候備物盡志惟恐有失應舉入都載母與俱比登第年已過壯未娶或問之曰娶非其人必爲母患固有待也母亡廬墓三年雪夜伏墓側哭不絕聲神宗元豐八年詔賜帛米卒謚節孝先生

胡敬齋執親喪水漿不入口哭踊每夕方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

伊川喪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何子平以母喪去官哀毀踰禮屬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就涼一日以數合米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欲為葺理子平不許曰我天地間一罪人耳屋何宜覆太守聞而矜之為營塚壙

王裒痛父死非命隱居教授廬於墓側旦夕至墓拜跪攀柏哀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為之廢蓼莪之篇

邵鐸葬母鳳鳴山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即避去會稽人異之稱為真孝子

李鄴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請代之不從以為無以達追慕之思也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

許文正公疾革家人有祀事公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起奠獻如儀既徹而卒

柳公綽天性仁孝丁母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薛甚謹其有外婚姻者一不知非薛所生也在公卿間最有家法子仲郢端嚴好禮起居一遵父教事叔公權如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遇於路必下馬端笏立候過乃敢上公權暮歸必束帶迎馬前公權屢辭焉仲郢終不以達官故少改也以上記父子有親

韓魏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畏避或諫曰公所為誠善然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亦無處所公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

司馬溫公為相以身殉國勤勵庶政時已得疾賓客見其瘦引諸葛食少事煩為戒公曰生死命也為之益力疾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

孝宗隆興中除朱子提點江西刑獄促赴召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即入對無及也先生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逆探上意為面諛乎及奏對反復於天理人欲之際甚力帝稱善焉

劉器之為諫官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俟天威稍霽復前極論殿廷觀者皆汗流縮頸目之為殿上虎

山陰汪公應軫以庶常出守泗州泗民惰弗耕桑公首勸耕買桑千本植之募婦女善治蠶者教蠶事會武宗駕駐南都詔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公奏言泗州地瘠民貧流亡載道其婦女存者跣足蓬首不堪見聞萬無以應明詔臣向募桑婦若干人倘許納宮中俾授蠶事有裨聖治不淺詔乃止

蔣司空瑶守揚州時會武宗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官寺賂遺莫可貲筭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為媚悅自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為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主左右正欲中公曰

莫如揚州知府宜上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上熟視之曰異酸子耶吾無須此亟持以歸公叩首謝而去

張橫浦先生以不附和議為秦檜所惡嘗使人諭先生曰大凡立朝須優游委曲先生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者

鄭端簡公曉將廷試董學士玘薦之政府一日來顧出擬彭澤父老送淵明致仕文令為之曰此元老石齋楊公意也其尊人聞之艴然不悅曰後學初入仕當患所以立若通謁相門他日何所不至獨不聞張師德劉元城事乎端簡遂往董辭焉

司馬溫公與姪書云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者無數而以愚直處其間如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墜是以受命以來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

太傅金文通公誡子弟云我在官日汝輩少做一件得意事則我休官日汝輩便省一件失意事

程明道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令晉城時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恤孤寡者責之親戚鄉黨使之無失所鄉必有校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任三年民愛之如父母每於坐處書視民如傷四字曰顥常媿此

四字

張橫渠先生為雲巖令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於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黃勉齋知安慶至則金人已破光山民情震恐議修城以備為請於朝公不俟報即日興工分十二料先自築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所督工分料主之城成會金人破黃州東西皆陷獨安慶如故繼而霖潦巨浸暴至城屹然無損郡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我者黃父也

王端毅公恕爲太宰嘗語人曰宋人有言凡仕於朝者以餽遺及門爲恥仕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恥今動輒曰贄儀贄儀而不羞於人我寧不自恥哉

章拯若楓山先生姪也官至司空清操淳樸與楓山等致政歸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塲買賣回大有生息拯有慚色

明成祖繼統陳廸不屈與子丹山鳳山同磔於市上命割其肉塞廸口因問卿肉氣味何如對曰忠臣孝子肉豈腥膻臣嘗其美人聞其香殿下豈不聞乎

儲福洪武初隸燕山衛籍生平慕顏魯公文文山之爲人建文末挈母妻逃去文皇即位詔勾戍卒入伍福仰

天泣曰吾雖賤卒義不爲叛日夜號呼不食而死妻范氏年二十奉姑甚謹每哭其夫走山谷中不欲聞之姑也然貧無以存一日往澗水浣衣見旁有席草因織席易米奉姑姑沒廬於墓側年八十餘方卒自後草不復生土人傳爲異事

薛西原嘗言雖小事不可爲人囑託縱能免人於患難而損自己之廉恥多矣已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銘之於心不可忘也誓之於死不可改也

高繼成先生有田百畝租入必先輸賦曰草莽中惟此爲君臣之義

司馬溫公自辭樞密歸洛絕口不言時政鄉人欽重之曰此眞相公也

傅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位何爲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顏沾沾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以上記君臣有義

梁鴻娶妻孟光夫婦相敬如賓嘗避地吳中依大家臯伯通家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

山濤爲布衣時家貧謂其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耳韓貞靜儉約不改後濤

果大貴爵及千乘而無媵妾

房元齡妻盧氏有賢德元齡微時病欲死謂妻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須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元齡以明無他後元齡病愈自微至貴禮之終身

吳康齋從父官京師奉父命歸娶既娶共往謁父然後敢同寢

許氏家則曰婦女日守閨門躬習織紡至老勿踰內門如有恣性越禮遊山上冢賽神燒香衒露體面殊非士族家法子孫泣諫之父兄丈夫必痛遏之

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約婚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

川曰頤未三十時亦不能做此事

劉廷式既定婚越五年登第其所聘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不可以配貴人劉曰失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乖若此女某不娶將何所歸爰擇吉成禮夫妻相敬如賓每攜手而行生二子後瞽女以疾卒廷式哀哭不已時東坡爲太守慰諭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君娶盲女愛何從生廷式曰某知亡妻哭妻不知其有目與無目也東坡撫其背曰眞丈夫也瞽女所生二子皆登第

司馬溫公中年無子夫人爲置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一日夫人歸寧令妾捧茶以進適公方讀書妾乘間請曰此何書也公拱手正色曰尙書而讀書自若

妾逡巡而退

韓魏公在政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其且留爲暮年歡公曰所樂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曾子喪偶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韓文公年五十喪其閫夫人子輩數以再娶并納妾爲勸言及輒怒曰我年已半百復何爲哉卒獨處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命小孫溫足教其念書作對句其清心寡欲如此

或問妻可出乎程子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又問古人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而遽出其妻者似此亦無甚害曰此古人忠厚之道君子不忍以大故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程子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孀婦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以上記夫婦有別

漢鄭均兄爲縣吏頗受餽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以復得爲吏受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

北魏楊椿楊津兄弟義讓相事有如父子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椿年老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寐閤前承候安否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初津爲肆州椿在京每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男女百口同爨庭無間言

崔孝芬仁慈長厚弟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侍候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需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父挺與叔振兄弟同居振亡後孝芬等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凊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咨

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納李氏之庫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

孫棘家世孝友時發民丁戍邊弟薩應行棘妻許氏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誘役小郎姑臨亡時以小郎囑君令未婚娶家道不立君今有三子死復何恨棘遂詣郡願代薩行薩辭自引不願兄代太守張岱疑其不實分置二人令吏私察之各報以從其所請顏色共悅甘心就戍岱表上之詔特原免

晉咸寧中大疫庾袞兩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兄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父母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兩兄柩

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氣既歇家人乃返毗病得瘥袞亦無恙

黃士俊敦篤孝弟赴公車途聞兄病篤歎曰焉有急功名而緩視胞兄之死耶半途歸後一科會試大魁天下

或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朱子曰從古來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本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孝而已

王陽明先生曰舜能化象其機括只在不見象的不是

王覽母朱遇祥無道以祥前母所生也覽方數歲見母撻兄輒涕泣抱持至成童時每諫其母母虐少止懼母置毒飲食子祥日夕必與共膳母以非禮使兄覽輒身為分勞又虐祥妻則覽妻亦趨而共母因以悔悟待祥如己子

周文爍性敦友愛其兄嗜酒仰爍為生一日乘醉毆爍鄰人不平而詈之爍怒曰兄未毆我如何離間我骨肉也司馬溫公嘗書其事以示人

謝述字景先少有至行事兄盡誠敬次兄景仁素禮述遇之無禮及景仁病述盡心事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友愛遂篤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

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為敦睦之行

梁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用悉就典者請焉後任於外妻郗氏書求夏服時軌為給事中廓答書云知須夏服計給事自相供無煩別寄向使廓從妻言乃乖離之漸也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伯康年八旬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章三益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為寇所執公曰吾兄止此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幼兒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義之不屈終不加害而去 以上記長幼有序

陳師道律已甚嚴居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公欽之欲與相見先以問秦觀觀曰師道非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敢望其來吾將見之恐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公知其貧懷金餽之聽其議論竟不敢出口一日章惇欲交師道亦令觀以書通之師道答書云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師道於章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素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名義聞命走門失其所以見招之意公又何取焉卒不往

白敏中在長慶年間王啓再秉文衡意欲以第一人處

之嫌其與賀拔惎爲友因密令親知導意敏中如教既而惎造門左右辭以他適敏中開之躍出見惎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足爲榮乃至輕負至交相與歡醉或以語啓啓曰吾比只得敏中今當更取惎矣遂以第一人處惎而敏中居三

程子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人之於朋友修身誠意以待之疎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已也朱子曰朋友之間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

王陽明曰交友以相下爲主故相會之時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養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又曰大凡交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多

陽明先生客座私囑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匪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弈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爲良士由後之說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爲逆子戒之戒之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値寇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我去敗義以求生

豈荀巨伯所爲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人而敢獨留巨伯曰友人有病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不可以入有義之國遂率師而還一郡獲全

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太學與羅玘交厚會玘病痢從者亦死吳爲煮粥餉之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次不爲勞玘語人曰某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吳公也後同登進士

潘叔度與呂伯恭同年進士潘年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即俯首執弟子禮而師事之略無難色朱子甚稱歎之

儲柴墟於陽明先生前輩也先生登第時柴墟已官太僕少卿其後往來問學若弟子方叔賢在吏部與先生同官而叔賢位正郎在先生上一日論學有契即執弟子禮人皆以爲不可及以上記朋友有信

右記五倫學問隨人大做大是小做小是總之不遠於一誠者皆是而品地之高下有不必盡論者君子亦誠而已矣記及楊乙李步行等正以媿一輩讀書識道理者

考旋篇

○書云細行不矜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述考旋第五

程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朱子曰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從兄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分別一箇是與非而去彼取此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勢利紛華聲伎游宴以至於博弈奇玩淡然無所好

右總記

魏傅嘏弱冠知名不輕與人交是時何晏以才辨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元以貴臣子有重望爲之宗主咸欲求交於嘏嘏輒避之嘏友人荀粲謂之曰夏侯太初與何鄧皆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嘏曰太初志過其量能合虛譽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成所謂利口覆邦家之人也鄧元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譽而無關鑰此三人者以吾觀之皆敗德也遠之猶恐及禍況昵之乎未幾三人相次誅滅親友連坐者甚衆而嘏歷顯位以功名終

晉顏含篤於孝友爲朝野所推重嘗與子弟論中朝人物必推重行實而抑絕浮華人問少正卯與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爲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彰露人思加僇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爲甚人咸服焉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此先生過激之論人若能勤學敬身兢兢自持未始非不幸中之幸也

劉摯質直敦厚於書無所不讀而其教子孫必先孝悌而後文藝每曰士無實德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鄭奕嘗以六朝文選教子奕兄見之曰何不教他讀孝

經論語免他學沈謝嘲風弄月汙人行止夫教子文選猶謂不可古人敦崇實德如此

近見童蒙須知一帖最於蒙養之功說得親切末云童子亦趨時人心何由得古不急以莊嚴格語薰育初心徒以華飾麗句發其風藻吾恐巧慧日開淳龐日薄也父兄但思榮其身不思葆其心蓋心者箕裘鴻業之根本聰明溲心則所延必促樸茂維心則所祚必長果能培養此心以迄老成則遞相告誡綿延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聰明溲心所延必促此論後生切當體會

世人稱風流才子必推王謝然見王謝子弟鮮有年

至五十者惟王導年六十四羲之年五十九謝安年六十六耳其後子孫名德不及祖父而愛尚虛元競鬬辭章浮華盛而根本衰本衰者先仆自然之理不信浮華之害孰讀王謝家傳自知以上記警浮華

吳陸遜討山寇還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所在愁擾後遜見吳主語次及式稱爲佳吏吳主曰式毀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愛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吳主歎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所難

王氏自曇首以來世居建康之馬糞巷僧綽僧虔以忠厚傳家門風寬恕虔子志尤爲惇實門下客嘗盜其車幰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蓋其過而稱其美兄弟子姪皆敦厚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多長者

敦厚固本於天性尤要在祖父之敎育彼烏衣巷中風味不及馬糞巷遠矣故烏衣子弟鮮有得壽考者

韓魏公在中書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必手自封識不令人見嘗有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拯退而自見且媿且歎曰韓公眞盛德也

王陽明先生父海日公有以附劉瑾事誣之者或勸之辨白曰此吾同年友事若白之是我訐友也竟不辨後

陽明官京師聞士論猶爲此事紛紜陽明欲具疏奏辨公馳書止之曰汝以此事爲父恥倘攻發吾友反爲吾一大恥遂止

金誠好讀書家本衛籍指揮使麻張素無賴詬曰軍餘乃敢效儒生耶褫其衣使雜草烈日中稍緩撻之誠泣曰讀書求顯揚今虧體辱親矣張愈怒逮其父窘辱之父子相視不敢言永樂丁酉誠領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爲刑部主事張坐殺人逮詣刑部望見誠一步九頓誠笑迎之言於大司寇釋其罪張感泣時人莫不歎其惇厚

餘姚趙錦爲南御史淸軍雲南上疏忤嚴嵩意被逮械

行萬里途中墜車陷塹瀕死者再旣至下獄杖之百錦自分必死幸而削籍歸後嚴嵩敗起錦巡撫貴州過江右見嵩藁厝道旁惻然言於監司加守護焉後又以忤張居正黜歸及張死籍沒錦起大司寇力請寬恤乃得少解其厚德如此躋大位享高壽固其宜矣

徐文貞公階宴客一客取金杯置帽中公見之席罷左右告公少杯公曰已收矣其人酒酣潦倒帽杯落地公佯不知使得仍取置帽中

自古厚德人未有不受天厚報者也今人貧窮孤苦只怨上天薄待已不知自家先薄待自家如何天反於汝獨厚陳眉公曰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

薄德人宜行惜福事數語使人尋味不盡

厚德不徒一事上見須積而後厚其忘恩讐化爾我固德之大者卽如見人議論人短長有可掩覆處爲之掩覆見人作事愚鈍有可提醒處爲之提醒見人狠結冤仇有可解救處爲之解救積之旣久自然高厚又昔人云譬如我穿綫衣凶服道遇吉祥善事相與引而避之其事雖小其心則厚易所謂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勿爲者此類是也 以上記警刻薄

晉卞壼方正質實以繩簡自持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莫斯爲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推奏之丞相王導不從乃止然聞者莫不嚴憚高座上人於王丞相前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

陶侃恭而近禮愛好人倫職事之暇終日斂膝危坐嘗誡子弟曰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以爲宏達耶

唐張九齡風儀秀整異於衆流元宗於朝班望見之謂左右曰朕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後用人必問曰風度得如張九齡否

宋王曾質厚寡言笑望之端凝若神少與楊億同在侍從之列億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吾不敢以戲也 以上記警輕佻

公孫弘起家徒步至爲丞相性詐善欺每示儉約以釣名擧有故人高賀詣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吾自有之弘大慚賀告人曰丞相內服貂蟬外服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始疑其矯汲長孺曾面斥之弘嘗歎曰寧逢惡賓勿逢故人

殷浩被黜後徙於東陽有甥韓伯隨於徙所浩特愛之浩雖終日書空然口無怨言怡神委命談咏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歲餘韓伯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古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乃不覺泣下始知其前此之矯飾

夏侯勝以經術知名而性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宣帝
名為諫議大夫勝入謁或呼帝為君或誤相字於前帝
以是益信之
魯宗道天性敦樸言無矯飾一日易服與故人入酒肆
飲眞宗命中使急召偏覓始得之中使語宗道曰上怪
公來遲當以何事對宗道曰當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
宗道曰飲酒常情欺君大罪中使入如所對眞宗問何
故私入酒家對曰臣貧無器皿酒肆具備適有親客至
遂邀之入耳眞宗益嘉其直樸以上記警飾鵠
管幼安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
膝處皆穿

劉忠定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
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陸象山先生曰規矩嚴整為助不少入儒者之門自當
從言規行矩始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
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
胡文定公少時桀驁不可制其父鎖之空室先有小木
數百段盡取刻為人形父乃置書萬卷其中三月覽盡
後遂為世大儒以上記警戲動
伊川先生非禮勿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
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名
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
哉訓辭
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語人曰卿若得我一妄語
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終莫能得
司馬溫公曰光幼時弄青胡桃女兄欲脫其皮不得女
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來問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
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劉元城先生見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
者公曰其誠乎劉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
蔡虛齋先生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
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妄人乃多言

耳明道先生曰德進則言自簡
昔人云造物生人兩其耳目兩其手足而獨一其舌
意欲使之多聞多見多為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
中與深而以齒如城脣如郭鬚如戟三重圍之若恐
其藏之不固而輕出者故聖賢教人惟以謹言為兢
兢四書五經中所以戒飭之者至矣言之不謹獲禍
最酷試舉世俗所易犯者敬錄數條於左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實見實聞不可著口凡一語
而傷我長厚雖閑談酒謔愼勿形言
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　又曰喜時
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對人無可說話愼勿強尋閒話來說不是承迎世人求為歡悅便是自家無著落消遣不過

言語之當愼正在當快意時遇快意人說快意事面諛之詞有識者未必感背後之議衛之者嘗至刻骨

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憑為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時最不可指人隱諱及椓其祖父之愆蓋一時怒氣所激惟恐語之不深事之不切而不知彼之怨恨已深入於骨髓俗語所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是也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已無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捨短而棄長論已無登枝而忘本交淺者毋與輕言調別者無與強言陰刻者毋與言衷情輕疎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非分語色不及邪緣勿彈射官箴勿月旦人品不偏愛憎不信風聞談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勸善

聞人談一善事談一善人必巧為無端不可解之語逆奪之使滿座哄然而談者色沮然後為快既造口業亦增意業此眞小人之尤者也

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刊刻善本廣爲流布亦與人為善之一端也 以上記警妄語

謝弘微性沉密不妄言議每獻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

范蜀公與司馬溫公相友善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墓銘後光先死鎭作銘其詞哨峻光子康屬蘇子瞻書之蘇曰吾不辭書但恐非三家福耳乃易他銘

張詠性剛毅忽於小節其所善友蕭楚見詠几案上有一絕末二句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楚取筆改恨作幸詠歸見之云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楚曰公功高位重奸人側目錙銖之間未可輕忽且天下一統而公獨恨可乎詠歎曰君眞吾一字師也

朱子嘗教人云凡事須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患

韓非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洩敗昔韓昭侯恐漏夢中之詞孔光不對宣室之樹非過為此鰓鰓蓋見事熟則慮患周積思深則發言簡與其逞智以先人毋寧緘舌而處拙 以上記警躁言

晉衛玠風神閒遠嘗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道恕人不患不

到聖賢地位也
程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朱公掞嘗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呂東萊少時性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日忿懥渙然氷釋朱子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
世間大福德人必能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若器小福薄人便蹶然而動矣以上記警惡戾
董遇少孤貧性質訥而好學漢末關中擾亂與兄采梠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建安初以文學辟名遂

爲儒宗
邴原年十一喪父既孤且貧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少失所恃未嘗知學中心惻然不覺涕零師甚哀之曰何不讀書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果有志我當教爾不須資也於是一冬之間遂通孝經論語及長更思游學單步負笈不憚千里至安邱則師孫崧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師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時北海鄭元有盛名爲學者宗師原以單寒後輩數年之間名與相埒
王育少孤貧爲人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身以償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
皇甫謐少不好學游蕩無度人以爲癡出後叔父其叔母任氏責之至流涕謐素孝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懈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鋤博綜典籍百家之言遂成大儒學者號爲元晏先生
劉孝標家貧好學自以少時未能早悟晩更厲精從夕達旦或時昏睡爇其鬚髮及覺復讀以是明慧過人博極群書文藻秀出南北學者莫與爲匹
祖瑩八歲卽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瑩於灰中藏火候父母寢後夜讀仍以衣被塞窗恐爲家人所覺內外

親屬呼爲小聖兒孝文帝召入令讀五經章句幷陳大義後長名位顯達
范文正公少時食貧力學有讀書帳爲燈烟所熏頂色如墨及顯達後夫人常持此以示子孫
邵堯夫讀書於百原山中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三年
橫渠先生謫告西歸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
楊龜山先生積學嘗舉兩肘示人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矣
張無垢老來目病持卷就明倚立窗下年歲積久雙趺

依然

古人當困窮之日又際離亂之鄉謀生且不暇猶然矢志不輟今世冑之子父兄在上師傅在前春秋方富日月正閒無雜務以經其慮無衣食以累其心而偏不好學眞天地間大罪人也仰負日月內負父師清夜自思能無悔愧（以上記勉不力學）

潁川荀淑遇汝南黃憲於逆旅憲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未及勞問遽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惘然若有失也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

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於心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去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張橫渠先生在京坐虎皮講周易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橫渠與論易次日撤去虎皮語弟子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比見二程深明易理吾所弗及汝輩宜往師之乃歸陝西

明道兄弟初侍其父識邵堯夫後訪堯夫於天津之廬堯夫攜酒飲月陂上歡甚論議終夕明日二程謂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又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

羅仲素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仲素初見龜山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

朱晦菴爲南康守春日陸子靜往訪晦菴與泛舟而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登白鹿洞書院講席請子靜講君子喩義章聽者如堵當時說得痛快座中至有流涕者晦菴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　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晦翁詆子靜朱復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熹與

子靜二人而已熹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

王心齋謁陽明先生於江右時陽明巡撫南贛心齋由中門入陽明降階迎之時心齋服古冠服手持木簡踞上坐坐定問何冠曰有虞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心齋色動坐漸側反覆論致知格物心齋大歎服曰簡易直截某所不及乃下拜執弟子禮辭出就館舍繹思所聞間有不合明日復入見曰某昨輕易拜也請與再論復上坐陽明喜曰有疑便疑有信便信不可苟從又反覆論難曲盡端委竟大服再下拜執弟子禮如初心齋初名銀是日陽明易銀爲艮陽明退謂門人

曰吾擒宸濠無少動心今却為斯人動此眞學聖人者
也以上記警人服善
西漢司隸校尉鮑宣以亢直被禍下獄當死博士弟子
咸舉旛太學前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諸生會者千餘
人明日遮丞相孔光陳說丞相車不得行又伏闕上書
帝乃減宣罪髡鉗徙之上黨
平陵云敞師事同郡吳章章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
千餘人以不附王莽被誅其弟子皆禁錮不得仕宦敞
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殮葬之
東漢魏昭者陳國童子也見郭林宗以為經師易遇人
師難逢因請侍左右供給洒掃林宗許之林宗嘗有疾
命昭作粥粥成進食林宗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
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復進又呵之如是者
三昭容色無變林宗曰吾始見子之面今而知子之心
矣深善之
宋游酢楊時事程伊川先生先生一夕偶瞑坐二子侍
立夜深不去伊川既覺謂曰二君尚在此乎既晚且休
矣及出門外雪深已尺許二子俱傳濂洛之學
明方正學在宋景濂門為高弟濂卒於貶所每私居念
及或見其手蹟或談及濂事輒涕泣既官漢中其家不
能存言於蜀王厚撫恤之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
移時方去

唐彬初從章瑄學嘗令課經義瑄以其不經意作色令
改彬重進復拒如是者三至見擲於地而彬色自若瑄
乃曰是子可教也徐取稿點綴數字未幾與瑄同榜成
進士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君父而外於師為重師友皆以
人合者也惟道同故四海可以樂群惟義至則異姓
可為骨肉致自來風義之敦莫如東漢其次淵源之
接表自宋儒故或生篤其歡或死盡其誼有急則忘
身以拯之既歿則存孤以報之皆道義之顯著者也
吾為表章前哲以式來學以上記警不敬師
宋鄧至為甕師教人以誠熙寧九年神宗御集英殿第
進士至長子綰為翰林學士侍立上側迨唱名及其弟
續綰下殿謝又唱名及其二孫綰又下殿謝上顧而笑
王恭公從旁賛曰此其父鄧至盡誠教人所致也
王文康公父訓誨童蒙必盡心力脩脯不計每與同輩
論師道曰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位何等尊重後生
以師事我則終身成敗榮辱俱我任之若不盡心竭力
悞人子弟與庸醫殺人等罪又喜為童子講孝弟故事
曰學者先心術而後文藝先敦本而後施仁如孝弟有
虧雖才華震世不足重也晚年生文康公人謂為善之
報
閩士某省試不遇叩一相者曰如君骨格縱才高班馬

難許成名惟勤種陰德庶可挽回造化士揣家貧無財種德又思近日為師者多誤人子弟我當盡心訓誨以作陰德或我不負人天亦不負我數年後復省試相者遇之賀曰君即當榮達矣士曰何前拒我之峻而今許我之確耶相者曰君丰神與前大異定有陰德士曰無他惟數年來盡心竭力以誨人子弟耳相者曰成就後學種德最大宜形骨之頓換也榜發果高列

沈千秋嘗與同社論曰居官盡職與否於處館時可預卜主家脩脯朝廷俸祿俱非悠悠忽忽可以消受者近來師道凌夷眞可痛哭長歎不思誤人子弟於心何安必須盡心竭力循循善誘使得有所進益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勿可諉之子弟不率教而自為寬解也（以上記塾讀館職）

嚴彭祖宣帝時以東郡太守高第入為左馮翊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

時人或勸伊川加禮貴近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薛文清公在南都與守備中官抗禮中官以午節饋扇公曰此朝廷禮不敢當也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餞之江上公獨不往英還朝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陳選督學山東清介絕俗會侍閹汪直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拜謁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直愈怒曰即提學寧尊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固非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不可屈節直見選詞氣抗厲而諸生群集署外不可犯遂從容曰先生既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選徐步而出（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

李夢陽為江西提學時中丞俞諫督兵平寇諸監司皆長跽以見夢陽獨直立諫怪之問曰足下何官耶夢陽曰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語畢竟出以是名重天下

陳敬宗為南京祭酒考績至北京王振素慕其名欲致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在京謁振振知忱與公同年示之以意忱言之公公曰敬宗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官他日何以見諸生忱因諷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遺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

嚴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作恭求近時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後同列問曰何更退為陸答曰此處怕見陶淵明（以上記警趨附）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退或勸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可欺君耶

伊川門人欲歸應舉甚迫問之曰蔡人習戴記者少決科之利也伊川責之曰汝是心已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以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與語也

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尹曰此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伊川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未可自專也尹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遂不復就舉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

楊慈湖嘗謂眞西山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希元悅然莫知所謂慈湖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希元曰先生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

王龍谿嘗謂人曰吾人講學去做舉業不惟不相妨原是有助不惟有助原只是一件事言不可以偽為言之精者為文若時時打叠心地潔淨不以世間鄙俗塵土入於肺肝以聖賢之心發明聖賢之言自然平正通達紆徐操縱沉著痛快所謂本色文字盡去陳言不落此子格數萬選青錢上等舉業也若不自出聰明只管傍人學人為詭遇之計非其本色精神縱然發了科第亦只是落套數低舉業有志者所不屑也明道十五六時聞濂溪之學便棄舉業及至弱冠又發了科第此是上等舉業楷樣所謂淡山之寶得於無心也明道嘗云吾於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子亦曰吾於舉業時甚敬非是要舉業好只此是學以上記警躁進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為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

李廷機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候公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温慰勞後詰其巾服因詰以所自曰游泮乎納粟乎抑九載乎弟皆曰否否公曰既不出此則誰不知李九我弟為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詰以原帽所在曰尚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狥俗也弟奉命唯謹夫以元老之弟即屬布衣何嫌儒服而公繩以本等巾服其弟了無難色公之醇謹弟之恭遜正兩相成哉

羅念菴先生嘗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得狀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以公天性之篤亦須二十年功夫始得則知驕吝在常人何可易言無也以上記警時勢

薛文清公曰英氣最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深淺

王陽明先生曰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耳 又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傲生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然非徒外貌卑遜須是中心謙讓常見自己不是眞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

唐初王楊盧駱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許其貴顯裴行儉見之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得令長餘得善終幸矣後果如所言

李鄴侯泌少極聰敏年方七歲即能爲文嘗有長歌行云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意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歌成莫不稱賞獨張九齡戒之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今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德況童子乎泌因有悟泣謝拜三從此不復矜衒

歐陽公修長於文章每對客多談政事不及文章蔡端明襄長於政事每對客多談文章不及政事二公善自晦然卒享盛名極貴顯

謝上蔡別伊川一年後相見伊川問曰別後一年做得甚工夫答曰纔去得一矜字蓋仔細撿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伊川因語同坐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許魯齋曰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

羅念菴二十五舉南宮廷試第一時外舅曾太僕趨賀曰喜吾壻幹此大事念菴面項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若此三年一人寔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友人聯榻蕭寺中商學焉（以上記驕恃才）

昔人云處事須耐煩居官尤甚能耐便有識量著一急性不得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後來造就使憧憧往來鹵莽滅裂即讀書亦不能咀嚼作事交友必有始無終此無恒之人也況於居官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悁躁競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故士必知命而後能樂天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費禕當魏軍次興平禕督師往禦光祿大夫來敏至就求圍棋於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趣禕從容對奕無厭倦意敏曰聊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

劉器之初登第與二同年謁張觀叅政三人同起身請

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旣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解張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從忙後錯了

許魯齋嘗暑中過河南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魯齋獨危坐樹下不顧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或曰世亂梨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薛文清公曰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愼重處之（以上記警造次）

宋末時漣州夜破進士尹穀爲二子行冠禮人譏其迂

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令人盡殺其家而自殺

明末李賊之變京城破翰林汪偉及婦耿懸梁自盡夫偶居左婦居右耿曰雖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乃易之始就縊而絕

靖難兵破南都卓敬不屈臨刑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死有餘罪神色凜然

宋高宗航海時金將琶八追躡至越越守李鄴舉城降與琶八並馬馳衛士唐琦見之憤甚於途中拾一大甓呼天祝曰願一擊殺二賊倉卒間從馬後擲之不中被執琶八將殺之琦曰死吾分耳吾爲天下奇男子當出一奇以死唐時有顏杲卿者爲賊鋸解若能以革囊灌油置我其中縱火焚之使光燄燭天斯大快也琶八曰若眞義士當從若言以成若名遂如言焚之琦意恐琶八追及高宗爲此以緩其程也見者驚駭拾其骨葬焉後紹興郡守傅公崧卿請於朝爲建祠詔贈將軍賜廟額曰旌忠春秋致祭

西漢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王莽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詞氣愿款有足動人賊不忍殺或指以避兵之處母子俱全於難

東漢楊政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經後范升爲事繫獄

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旁候車駕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獨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胸政猶不退哀泣詞請有感帝心乃詔出升獄政由是顯名（以上記警顛沛）

劉忠定公年旣老名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使人啖以大用因勸爲子孫計公曰吾爲子孫不至是矣廢斥三十年未嘗有點墨與權貴正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君實於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

呂榮公自少守官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

不愼乃所以求知也

薛文清公爲御史時中官王振用事一日問內閣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因皆薦公即召爲大理寺少卿三楊以用公出振意欲邀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卒不往

文衡山素不到河干拜客嚴嵩語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我過蘇亦不答拜殊可怪東橋曰此所以爲衡山也若不拜他人獨拜公成得文衡山乎以上記警由徑

古語云君子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蔡虛齋曰居今之世亦有許多當避嫌疑處未可便以聖賢自擬

楊伯起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楊楊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楊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爲無知密愧而止

關壯繆公與昭烈帝之后爲曹操所虜操欲亂其君臣之義使公與后共居一室公秉燭侍后至達旦

何文肅公喬新使淮西巢令閻嶶以嘗師其尊公贈以白金文肅却之嶶曰吾以壽吾師曰子欲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以上記警嫌疑

龎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統答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善道不美其譚將爲善者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

蔡中郎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座又聞王粲到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貌又短陋一坐盡驚蔡曰此子有異才吾所不及吾家書籍當盡與之粲由是知名

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覬粗有才華未爲時知嘗以所作呈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歐陽永叔爲一代文宗於後進有片言隻字可採者必加稱揚又盡錄之別爲一冊名曰文林以上記警蔽善

昔時註莊子者數十家皆莫究其旨獨向秀於舊註外另有解義妙演奇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時郭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之以爲已註誇衒於世時秀門人亦有得其稿者出與比勘則象所註止秋水至樂二篇而已象爲慚愧欲死

唐時隱者譚峭著有譚子化書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臥風雪中經日人謂已死視之則其氣蒸蒸然其後遊建康見宋齊邱有神仙風格出其化書六卷授之曰是書之化其道無窮願子序之流於後世齊邱因奪爲已有而傳之後竟不得其死以上記警竊能

齊伐晉取岑鼎晉人以贗應之齊人知其誑也曰必以

柳下惠之言爲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曰奚不以眞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柳下惠辭曰吾亦愛吾鼎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我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

廬陵張千載字毅夫宋文丞相天祥之友也丞相貴顯時屢以官辟之不就及丞相爲元所執過吉州城下毅夫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旣至燕丞相囚於小樓毅夫即僦居於樓之旁日以美饌供之凡三載如一日又密製一櫝丞相被殺即以藏其首復訪丞相夫

人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尸毅夫收其骸骨以歸廬陵擇地葬焉

薛文淸公嘗言爲士大夫者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方登第時學士楊文貞公欲館之訓子公固辭後擢雲南道御史時相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公辭云職在糾劾無相見禮三楊嗟歎焉（以上記警然諾）

延陵季子使過徐徐君好季子劍口弗敢言季子心許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解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已心許之豈以生死倍吾心哉

范式游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三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將至劭白母請爲饌待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飮盡懽而別

朱暉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暉接以友道把其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朱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分居食給之暉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張君爲友何忽如此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故不忍負之（以上記警爽約）

呂蒙正初拜參知政事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同列不平欲詰其姓名蒙正曰

一知其人則終身不能忘不如弗問也

李沆爲相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隱退久妨賢路寧不媿心乎公於馬上踧踖曰屢求退以主上未允故未敢擅耳終無怒色

富鄭公弼訓子弟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若淸儉之外更加一忍何事不辦少時人有詬罵之者弼佯爲不聞或告之弼曰恐是罵他人曰明呼公名曰天下豈無同名者乎罵者聞之大慙

尹和靖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有學者受橫逆事欲忍則不能堪欲訟又知不可請問

於陽明先生曰聖賢處此有道乎先生曰聖賢豈無善處之道但子心未平氣未和未可以語數日後復見曰覺得邇日心氣漸和平敢請教先生曰既心平氣和矣又何待問耶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携舟送之中有士人滑稽肆談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談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

呂文懿公辭相歸里有鄰人醉詈之呂不爲動但誡僕曰醉者勿與較逾年其人犯辟禁獄公聞之悔曰吾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也 以上記警不忍辱

郭子儀初與李光弼俱爲安思順牙將不相能雖同席不交言後子儀代思順爲將光弼恐見誅乃詣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因涕泣勉以忠義卽薦之爲節度使遂同破賊無纖毫猜忌

趙抃爲御史時與范鎭論事有隙及王安石爲相鎭屢訐其短於上安石恨之一日上問鎭於安石對曰問趙抃便知鎭之爲人上問抃抃曰忠臣也上曰何以知之抃曰昔仁宗違豫鎭首請建立皇嗣以安社稷疏十九上候命百日鬚髮皆白非忠臣而何上然之既退安石曰公不與鎭有隙乎抃曰何敢以私隙而廢公道安石大慚

宋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卽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名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旣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韓魏公平生不識有恩怨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害正人處詞氣和平如道常事

呂滎公嘗言恩讎分明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以上記警不釋怨

人譜類記上

欽後學洪正治陔華校編

古云我有德於人必不可不忘人有德於我必不可忘

司馬溫公曰遇有恩而必報其爲臣必忠爲子必孝

唐張弼脫李大亮之難後大亮貴遇弼於途持之而泣悉推家財與之弼不受大亮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弼之力也願悉臣官爵與弼帝用爲郎中將代州都督弼不任德亮必報恩此兩得之

李夷簡彈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嘉獎今日遠謫豈

得不與相別有如公爲奸佞譖斥敢視同路人乎德輿甚歎服之後數日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朱晦菴厄僞學之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敢送葬惟辛棄疾爲文往哭之曰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宋王隨未第時貧甚遊於翼城逋人飯金執之入縣有石務均者其父爲縣吏爲償錢又飯之館於其家其母尤加敬禮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逃竄他日坐事縣令捕之急往投王王時已爲御史中丞矣封一鋌銀葬務均母縣令聞之事得少解尋王爲參知政事奏補務均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此所謂不忘一飯之恩云

宋大倉顧姓者爲州吏凡有迎送必主城外賣餅江家後江被讎噉盜顧集衆訴其冤得釋江有女年十七送顧所曰感君之恩願將弱息爲箕帚妾顧使其妻具禮送還江又携往顧復却還數年後顧赴京撥韓侍郎辦事偶侍郎公出夫人見之名問曰君非太倉顧提孔乎我即賣餅江家兒也嫁充相公少房尋繼正室秋毫皆君賜也當與相公言之侍郎歸備陳始末侍郎曰仁人也竟上其事孝宗稱歎命查何部缺官因除工部主事

以上記警忘恩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子純仁往姑蘇取麥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未舉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五百斛與之還見公公問東吳遇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公曰何不以麥舟付之曰已付之矣公喜

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韓魏公收而養之旣長聞於朝命以官教之如子朴年少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輒懸師魯像哭之謝罪悔過乃已

王廷禮與陸某交陸貧甚向人貸金五十券中詭書廷禮名姓未幾索金者至廷禮知其故曰陸君吾故人也竟不與辨即脫妻女簪珥償之

陸孟昭送客出門見丐者於道熟視之令人引進語家人曰此所見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公即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沐浴更衣與共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為君置此久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之曰以此為生毋再浪費也 以上記警忘舊

王沂公為相士大夫有請差者公察其可用必先正色却之已而擢用絕不與言嘗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必使之知是猶私而市恩也恩欲歸己怨使誰當

王文正公東政寇準求為使相公驚曰將相之任何可求耶寇憾之已而制出除準節度使同平章事寇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得有此帝曰此王旦薦也寇乃媿服 以上記警市恩

曹彬初與王全斌伐蜀全斌殺降卒三千人彬諫不聽及歸太祖大怒必欲推勘彬為認罪全斌獲免及彬再受命伐江南太祖面戒曰此番毋得如西川妄殺人彬乃以實對且曰初所以堅自伏者不欲使全斌獨受罪也帝益重之

周必大監安府和劑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吏曰假使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 以上記警嫁禍

程子曰人於夢寐之間亦可以卜自己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便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沈文憲公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無所愧然後可以言學

楊翥嘗夜夢誤入林園私食人二桃既寤深自咎曰吾必旦晝義心不明以致此也為之三日不餐

薛文清公曰予往年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黝然謂是朱文公告予曰少嗜慾多明理明發遂書其言於壁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甚心體浩然其妙難以語人　又曰心不亂想形不反覆便是睡時工夫

王心齋以斯道自任謂聖人可學而至意氣甚銳聞陽

明先生講學江右思往見之請於父即日登舟舟中夢與陽明交拜亭下覺曰此神交也抵豫章刺稱海濱生賦二詩為贄由中甬入陽明降階迎之心齋曰昨夜夢交拜此亭陽明曰真人無夢心齋曰孔子何由夢見周公陽明曰此是他真處我千年前已知子來 以上記警遊夢

昔人云寸寸積陰日以當兩分分積陰日以當月人壽百年或成千百歲之功或不得一二年之用可不戒哉

陶侃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於優逸恐不堪事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司馬溫公家居日常處於賜書閣下侍史惟一老僕一更三點即令老僕先睡看書至夜分乃自掩火滅燭而睡至五更初公即自起發燭點燈著述日日如是

朱子曰某生平不會懶雖甚病且要向前做事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縮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爲也 以上記警好懶

昔人有嘲弈棋者曰但見兩肉柱動搖耳其神已落在黑白子中呂晦叔生平未嘗作行草書尤不喜人博曰勝則傷仁負則傷儉

陶士行勤於吏職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

皇甫績幼孤育於外祖韋孝寬嘗與諸外兄博弈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憫績幼孤特宥之績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厲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於是精心好學涉略經史

鄭還古弟齊古好博戲還古恣其所用每出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償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而易轍

胡康侯少時好棋弈登第後即痛自責曰幸得一第德業竟止於是耶後不復弈

昔人博弈不過消閒適興而已至今日則流爲呼盧鬭弔專以賭錢爲事風俗敗壞莫此爲甚夫耍賭最是下流所爲負販奴隸之徒沿街擲錢令廟關色爲民上者猶必緝訪治罪乃今好賭之風偏盛於所號爲縉紳士大夫者儼然身列士班裝模作樣自謂我貴人也及貪心無處發洩則詐謀試之呼盧設局開場引誘少年子弟甜言巧語哄騙富戶癡呆一入圈套百計擄掠妻子從而乞肥奴僕因之生色甚至娼優賤獲對席並坐只思利其財寶絕不顧及體面良心喪盡廉恥全無推究隱微不過欲藉此養家活口豈知種種醜惡有不堪盡述者乎讀陳成卿戒賭十則有不汗流浹背否 以上記警博弈 戒賭附見

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園第爲退老地公曰年踰六十來日有幾乃謀池圃顧何時而居乎吾患位高難退而居也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得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

趙清獻公家於三衢所居樸陋弟姪有欲悅公意者以厚値易鄰居用搆花園公聞之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速還翁居不追其値

明道先生窗前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化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邵康節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
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杯微醺即已
興至成詩自詠出遊城中則乘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
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稚皆歡相謂曰安樂先生來
也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康節所居以俟其
至名曰行窩（以上記警流連花石）
呂文穆公爲相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獻之以求
知公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歎服
韓魏公家藏一玉杯價不貲每設以宴客愛賞殊甚一
日爲侍者擲地而毀侍者失色請罪公顧之徐曰凡物
成毀有數汝誤也非故也神色自若畧不加詰責

或有謂東坡曰吾往端溪可爲公購硯公曰吾止兩手
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備損壞公曰吾
手恐先硯壞（以上記愛聚古玩）
羅一峰會試舟次蘇州夜夢范文正公來謁云來年狀
元屬公矣羅謙讓不敢當公曰某年某樓之事感動上
清應得此報羅寤因憶昔年曾拒奔女於樓夢當有驗
已而果然
唐皐少時讀書燈下有女調之屢將紙窗餂破公補訖
因題於上云餂破紙窗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後皐
大魁天下
吳文恪公訥初赴京時有少婦寡居夜穿壁欲奔公所
公即命僕啓戶冒雨而出次日即遷他寓
林茂先才高過人既與鄰廌家貧閉戶讀書鄰女慕茂
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
鬼神羅列森布何得以此汙我女慚而退林於次年登
第
曹文忠公鼐以明經作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於
驛亭色殊豔意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
書曹鼐不可四字火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母領去明
年會試狀元及第
冒起宗戒色文有云諸惡業中貪色一關最難打破
故三百篇首稱關雎而桑間濮上之什備載垂戒乃

知此病古今皆然然分兩種而受病亦有淺深庸夫
俗子色知難斷意械未工顯蹈明行罔知顧忌至於
文人學士雅擅風流侈標逸韻或賄不足餌而以才
誘或直不能遂而以巧媒繾綣則託於夙因邂逅便
神爲天合終日戒不淫淫心時熾逢人說寡慾慾種
更滋于名犯分裂檢潰閑機關不止千般流毒直兼
數世我願世人寧甘樸拙莫羨多情縱有機緣且思
陰報若腐言不堪入耳豈往事總涉虛無殷鑒炯炯
亦可畏也（以上記警好色）
記曰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故
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居於

內

張湛矜嚴好禮居處必自修整每遇妻子必講說禮法及前言往行以教誨之相對如賓故其妻子亦交相勉飭有聲鄉黨光武朝湛拜太子太傅

呂原明夫人嘗言與公爲夫婦六十年未嘗一日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以上記警閨門

韓魏公嘗以三十萬錢買女婦張氏姿色美麗及至張忽潸然出涕公問故曰妾本修職郎郭守義妻也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歲歉恐盡室餓死願沒身於人以活守義兒女公惻然憫之遣張還且白守義宼後張復來公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取前券包金二十兩

遣之向者三十萬錢竟弗問也

張忠定公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嚴峻莫敢畜婢使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公在蜀四年被名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處女也以上記警畜婢錮婢附見

趙清獻公帥蜀時見有妓戴杏花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傷晚公使老兵呼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聲叫曰趙抃不得無禮旋令止之老兵自幕後躍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時便息某實未嘗往也

二程先生一日同赴士夫家會飲座中有二紅裙侑觴伊川見妓即拂衣起去明道同他客盡歡而罷次早明道至伊川齋頭語及昨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某當時在彼與飲座中有妓心中原無妓吾弟今日處齋頭齋中本無妓心中却還有妓伊川不覺媿服

周恭叔於酒席間屬意一妓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之伊川歸和靖偶言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父母遺體以偶賤娼可乎

胡澹菴十年貶海外比歸日飲於湘潭胡氏園偶作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旁有黎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因書以自

警

楊忠襄公少補郡庠雖暗室必整衣冠端坐足不涉酒肆茶坊同舍生欲壞其節拉之出飲託言賓館其實青樓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妓艶妝出公愕然疾走歸取履焚之涕而自責以上記警挾妓

蘇長公一日過温公值公外出一僕應門曰君實不在長公曰爾主人已自作相何得復稱君實此後當稱司馬相公温公歸遽稱相公公驚異曰誰教汝來僕曰適蘇學士見語如此公笑曰一箇好僕被蘇學士教壞了

温公嘗獨樂園園丁呂直性愚公以直名之春時士人遊園園丁得茶錢十千一日來納公公曰此自汝錢可

持去再四欲留之公怒遂持而去反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圃中新剏一井亭問之乃前園丁十千所造也

淫罪多端男淫更大行者汙心言者亦汙口矣養生家每言男淫損神尤倍於女況比頑童者閨門必多醜聲最宜防戒如司馬公所用僕奴則烏得有意外之患哉 以上記警畜俊僕

胡文定公罷官荆南僚舊餞於渚宮呼樂戲以待公殊不悅楊龜山具朝饍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清坐講論不覺日影之移

張橫渠先生曰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流連又生情怠之氣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故聖人必放鄭聲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不爲物所移耳

黃忠宣公在宣廟時一日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著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王陽明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門人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一本的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

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樸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

梨園唱劇至今日而濫觴極矣然而敬神宴客世俗必不能廢但其中所演傳奇有邪正之不同主持世道者正宜從此設法立教則雖無益之事亦未必非轉移風俗之一機也先輩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即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已旁視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皐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佛法功效更倍至於渡蟻還帶等劇更能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不爽殺盜淫妄不覺自化而好生樂善之念油然生矣此則雖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媟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爲搬演聚父子兄弟幷幃其婦人而觀之見其淫謔褻穢備極醜態恬不知媿此與昔人使婦女裸逐何異曾不思男女之慾如水浸灌即日事防閑猶時有瀆倫犯義之事而況乎宣淫以道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即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獸之門可不深戒哉 以上記警觀戲劇

黃魯直好作艶詞法僧秀師呵之魯直曰空中語耳不致墮馬腹中師曰君以艶詞蕩天下人心罪報何止入馬腹正恐墮泥犂耳黃聞悚然自後絕筆不復作

張續孫戒人作淫詞有云今世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爲風流佳話使觀者魂揺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俗波靡者多彼見當時文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爲書昭布天下則閨房醜行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天良一綫或猶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幼男童女血氣未定見此等詞說

必致鑿破混沌拋捨軀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誰實使之然耶況吾輩既以含齒戴髮更復身列士林不思遏之禁之何忍驅迫齊民盡入禽獸一路哉禍天下而害人心莫此之甚已倘謂四壁相如不妨長門賣賦則何不取古今來忠孝節義之事編爲稗官野史未嘗不可騁才未嘗不可射利何苦必欲爲此開口定是佳人才子密約偷期絕不新奇頗爲落套而且綺語爲殃虛言折福不獨誤人兼亦自誤吾實爲作者危之惜之故不憚與天下共質之也（以上記警作艶詞）

王文正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

范蜀公與司馬溫公同遊嵩山各攜茶往溫公以紙爲帖蜀公用小木盒盛之溫公見而驚曰景仁乃有茶器耶蜀公聞其言留盒與寺僧而去

司馬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物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敝垢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讀周易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次日郊諭所親誚讓之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讌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夜同在某州學舍內喫虀煮飯時否祁笑曰卻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虀煮飯時是爲甚底

范純仁之子正平勤苦好學操履甚於貧士嘗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正平止以敗扇障日徒步往來人莫知其爲宰相子也

張子韶手執一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汙敝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以疏布爲之漬以墨汁夏間汗出或至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禿筆紙用故紙以至衣冠飲食皆不揀擇或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何處以上記警不安淡泊

寇萊公爲相時居第卑隘或勸之起宅公不從魏野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蓋頌其實事也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邱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輔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于忠肅公持身嚴介位至公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嘗緣疾在告宦者奉旨更番來視見公自奉簡樸歎息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輟尚膳醯醬蔬菜之屬爲賜

趙逢龍官侍講致仕丞相葉夢鼎出其門嘗謂師宅卑陋欲市其鄰拓之趙曰鄰里相安一旦驚擾非吾願也卒不從以上記警第宅豪奢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羊羖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

韓康隱霸陵山中桓帝備元纁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始知與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終釋之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騶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不張蓋持扇蔽日伊川先生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

魏文靖公以尚書致仕歸晨夕田間布衣芒履首竹笠以課傭作與野老雜處會天大旱省城三司禱雨雩於壇墠公渡江從之雩乘竹兜行於道中會三司前騶且

至避入委巷猶謂其弗恭也捽而出之三司見之惶恐謝罪行禮既畢倉皇訪公已渡江歸矣

海忠介公極言敢諫廷杖幾死穆廟登極擢巡撫江南戎衣練兵不用八舁四掖且時乘馬尋常牘牒草紙可書不討邊幅民冤赴愬沿途可鳴不立崖岸其始涖任也冠服不備躬詣肆中市買人無識者以上記警服飾騎馬

文中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靑碧

盧懷愼掌選時奉身之物止一布囊常有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風雨北來舉簀自障而已

江湛字徽深爲宋吏部尚書家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身無兼衣口無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遂稱疾及澣就然後入朝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公名知白）

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爲劉氏（以上記警衣服奢侈）

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云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

魏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元曰此服妖也服妖既作身隨之亡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司馬温公倣古製一深衣謂邵康節曰先生亦服此乎曰某爲今人但服今人之服居恒烏冠緇褐見卿相不易（以上記警衣冠異製）

呂與叔在扶溝雖六月酷暑必正襟危坐伊川聞之歎曰與叔可謂敦篤矣

張忠定公生平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壻王羣同飯命羣褫帶公衫帽自如羣亦不敢袒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袒衣無害也（恐羣對長者食亦當如此）

呂涇野先生夙夜居一矮屋危坐誦讀雖炎暑不廢衣冠（以上記警暑月袒）

管寧自遼東歸渡海遇暴風舟將覆寧自檢其過曰吾嘗一日科頭三晨晏起以爲終身憾事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或有裸體者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以上記警科跣）

柳仲郢家世貴顯而家法甚清素凡遇歲儉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又曰先君嘗言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列清要非速客不二羹胾夕食齕蔔瓠而已皆保重名世祿不絕

范文正公爲諸生時貧甚寄讀書僧舍每日不再舉火晝粥斷齏以供朝夕宴如也

王文正公平生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塵埃投羹中公惟啖飯問何以不

食羹曰偶不喜肉一日又壘其飯公視之不食曰偶不喜飯可具粥子弟有訴於公者曰食肉爲庖人所私可治之公曰汝輩料食肉幾何曰一斤今只得半耳公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類如此

范忠宣公平生自奉粗糲無重食不擇滋味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爲常子弟有請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蘇子瞻曰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擷而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粱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耶因作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遂題其廬曰安蔬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

胡壽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公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位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不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爲吾累乎

以上記警飲食豐儉

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眞率會嘗自言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頽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蘇子瞻居黃州時與鄰里往還子瞻旣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困做溫公眞率會而復殺爲三自言有三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章楓山先生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肉相尚非也閱薛文清公在家賓客往來只一雞一黍酒三行就食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在家賓客相望必留飯食止一肉一菜年雖高必就舟次回拜之公府有所相遺必有報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者可以爲法

董損齋成進士後以奉差過華容造謁劉忠宣公留之飲飯麥糈饌惟糟蝦一碟無他具董因感省終身持雅操云

以上記警賓會侈靡

陶士行在武昌與佐吏飲酒常有限或勸少進侃悽然曰昔少年多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過耳

范文正公每飲酒後問夫人曰比來飲酒時何如對曰全無失禮更覺加謹公自恨謂加謹處乃是爲酒所動遂絕飲

蔡齊喜酒通判濟州時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時太夫人

年高頗憂之賈存道爲詩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
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
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王肅家誡曰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
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兄誡以辭之敬仲辭君
而況於人乎
四戒以酒爲第一凡一切淫亂之原多起於酒故可
飲而不可躭世人嗜酒無厭以曠蕩爲達識以銜杯
爲高致遂至形骸顚倒禮法廢亂罵坐臥街凌親犯
上久且喪心隳志失其常性能使士敗名官落職農
荒疇商賈喪資甚則損肺腐腸患生不測又甚則敗

國亡家遺恨千古豈不痛哉范魯公戒子詩云戒爾
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作兇頑類曹月
川詩云養性勿貪昏性水成家宜戒破家湯陳成卿
衛生集云醉者善念悉去惡念熾發醒時所必不敢
爲醉則悉爲之醒時所必不敢言醉則恣言之故飲
而能節者謂之太和湯謂之忘情友飲而不能節者
謂之柔魔謂之甘毒又曰酒淫薪也恣酒不恣淫鮮
矣夫内火方熾淫欲怒發猶且難防矧縱酒以益火
乎醉飽行房五臟反覆得病不小尤宜痛懲更有因
醉鬬狠而受辱喪命者悔之何及縱使極有酒德醉
則高臥於前所論諸過一毫不犯然而酒乃難得之

物飲之過多殊非積福之道且飲興方濃則雖宜爲
之事亦置不爲宜見之人亦辭不見坐失事機獲罪
親友往往而然且夫筵席之上笑語諠譁時光不覺
其長而司中饋值奔走者客筵未散勢不得食夏晝
冬宵枵腹守候常苦其久而且夜深人倦門戶啓閉
不時或致火燭疎虞或致穿窬偷盜種種未便雖有
酒德亦所難免正不得自恃醉之不得而必欲盡興
至醉也又曰世間最可笑事莫如於酒筵爭勝負處
世每事宜退讓況偶爾歡敘行令較拳不過片時意
興勝不足榮負不足辱輸非有失贏非有得彼昏不
知必勝乃已以至不醉不休何愚之甚又有自夸量

大以莫已及爲豪舉不知生人道德文章科第功名
種種多不及人處而偏以量大爲夸不亦謬乎更有
一種人以酒政嚴明爲得意不思酒以合歡宜隨其
量何苦強令多飲以至傷生語云苛政猛於虎吾謂
酒政之苛猶是也座間若遇此輩宜急引避之勿逢
其噬以上記警嗜酒
呂正獻公敎原明公事事循蹈規矩自幼不得入茶坊
酒肆市井閭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
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
晏元獻公居館職時士大夫各爲讌集市樓酒肆皆供
張爲游玩之地公獨家居與兄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

忽自中批特除晏殊執政莫知所因他日上謂侍臣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遊嬉宴賞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以上記警市歛）

富鄭公自汝州得請歸洛築第天津橋與邵堯夫隱居相邇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堯夫曰公相招未必來不名或自至

李見居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候其過門邀之坐二公託以他事不入他日復招飲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也吾輩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不爲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盍二公爲布衣時所志已有如此（以上記警輕赴人席）

衛人釣於河得鰥其大盈車曰吾下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盍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曰噫餌貪以餌死士貪以祿死

張詠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闃如也李畋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爲輕肥故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高士傅霖云前來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

呂汲公以百縑遺伊川先生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在旁謂伊川曰勿爲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頤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錢鶴灘請告門生有守維揚者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濤差有起色弃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也遂潛歸太守追之不得

海忠介公瑞爲南總憲風猷肅然一日因送表向三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孝廉家屋宅壯麗渾公清嚴聞其來盡撤廳事所陳什物索敝椅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綰令人減騶散樂之風初來蒞任止攜二竹其舟泊上河人猶不知偶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衾幬皆白布蕭然不啻如寒士焉（以上記警貪得）

曾子衣敝衣以耕於野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使者曰不求自獻奚爲不受曾子曰參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不我驕我能勿畏乎

鍾離意爲尚書太守張恢坐贓籍沒詔以賜群臣意得珠璣不拜賜帝問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避車於勝母惡其名也此穢物臣不敢拜帝歎曰清哉尚書之言也

伊川先生與韓持國善往造焉久留穎川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

我嘗有金楪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使汝侍食從容道我意彬叔如所戒啓之先生曰顧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辭歸持國曰吾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張橫浦初年貧寠衣食不備有送襲衣者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砥礪則貪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王端毅公恕守揚時有德公者餽千金爲壽公雖謝却之然亦未能忘情終夜不寐每念一動即大呼曰王某汝何得起此念如是者數四比明此念遂息

葉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端嚴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署視室中無長物惟笠澤銀魚乾一裹新歎息攜少許而去明日名之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奚辭焉時呼錢塘一葉清（以上記警濫受）

袁氏世範曰人處窮約動輒稱假雖米鹽醯醢計錢不多然朝夕頻頻令人煩厭如假借衣冠器用既已汙損又因以質錢者有之借之者歷歷在心而借者行行自若且語人曰我未嘗有所假貸於彼此又無恥之甚者也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凡有損壞皆爲補治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意何爲汝曹志之

袁安遇大雪深丈餘扃户不出洛陽令按行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視之見安僵臥在牀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臥不宜干人（以上記警輕假）

孫薪擢元祐中第選教授不赴質性清介與黃葆爲太學舊遊後黃以御史出守處州薪不肯詣郡謁黃約以勸農日會於洞溪至期薪以扁舟來會時有胥吏欲賄黃將因薪納之先俾家僮導意薪曰謹勿語使吾聞是入耳贓

朱子嘗謂學者曰熹在閩遠豈能爲人宛轉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如黃直卿當先爲圖得之矣熹平生爲學只學得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主此意今若曲徇朋友之意相爲經營則是師生之意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學問之本意耶

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鈙留宗校文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中式許以五十萬錢宗笑曰請其人面議之翌早來謁叱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由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其人慚退宗即日辭漕使行

董公樸家居適楚試差公門生也先時封所擬經題寄公公發而火之不以示子子後一科中式

陳良謨游學廣德本庠張堂教謂公曰歸安武大尹今秋必入簾吾引爾往拜其門場中必當留意公唯而出私念窮通有命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託辭不往而是科恰中武公房內假使當時一往則彼此俱無以自明矣（以上記警請託）

呂光詢按吳有給事欲爲富人居間適陸粲在座不果言而別語所親曰昨日陸公譚譚言地方利病又勸其奏請蠲租彼爲公激昂吐辭我乃懷私囁不敢言思之甚愧遂却富人金曰吾爲陸公所化矣

人有操白金託涇野先生居間者先生謝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乃以鳥獸視我耶因而不懌者累日

金九成廉介不受私謁居官十年妻子不充藜藿病凡革會有富家求釋罪於郡侯以千金爲賄九成不可郡侯自抵其榻撫之曰獨不爲妻子饔飧計乎九成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面壁臥不復語（以上記警居間爲利）

王義方爲御史買宅數日忽對賓友指庭中桐樹一雙曰此無酬値賓友言樹當隨宅別無酬例義方曰我只買宅耳樹何所載名宅主付之錢四千

徐鉉市宅以居歲餘見宅主貧甚召謂曰得非售宅虧價以致是乎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故主辭不受命左右輦以付之

嘉善丁淸惠公厚德甚多其買產尤足師法欲置田房必詳訪來歷遇有兄弟交爭或親戚相競及子盜父業主佔奴產者必正色以倫理諭之從容解紛使其相安賴以和好者甚衆其確係己產者方與成交銀必足色法照納官一併交足每致一業必謂家人曰生人占不得一分便宜況棄產得產苦樂大不相同須曲體之三年以後有求加者必應其請曰昔范文正公三買田地吾媿不能效法前賢亦何忍有求不應乎

明山賓家貧將貨所乘車牛旣受錢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卽還之阮孝緒聞而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山賓後官至侍中（山賓南北朝人）

司馬溫公閒居西京一日命老兵賣所乘馬以給用語之曰此馬夏月有肺病當先語之老兵爲之竊笑（以上記警交易不公）

有被裘而夏月荷薪於道道有遺金不顧季札見而呼之曰荷薪者何不取金翁笑曰君何居之高視之卑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請問姓氏曰君乃皮相之士何足與言姓氏遂去

魏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家與其妻妻曰吾聞志士不飮盜泉之水廉士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

呂原明云京師人有以金銀實二筐託付於其友數年而死其友往語其子子曰我父平日未嘗一言此且無契券之驗殆長者之誤也其友曰我躬受之爾父豈待契券與汝汝必與問哉兩人相推無敢當其友遂持以白官時包孝肅尹京兆究其實斷還其子世俗皆謂今人無復良心惟知有利耳聞是兩人之風可以釋世俗之疑矣

羅一峰先生以孝廉赴會試僕於途中拾一金鐲行已五日先生憂旅費不給僕曰無慮也向於山東某處拾一金鐲可質爲費先生怒欲親賫付還僕屈指叩頭曰往返必悞場期不可先生言此必婢僕遺失萬一主人

拷訊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不忍令人死於非命也竟尋至其家果係婦遺面盆而婢誤投於地者主婦疑婢竊取鞭笞流血幾次尋死夫復疑妻有私辱罵不休妻亦憤怒投繯賴人解救先生至出鐲與之舉家感激急行至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竟得中式狀元及第（以上記警拾遺不還）

劉瓛兄弟三人共處蓬室爲風所倒無以葺治怡然自樂聚徒教授從者甚衆

劉善明家甚貧惟有遺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苦賜葛陂塘屯穀五百斛

東萊太守高愼以老病乞歸所居草屋蓬戶甑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不少爲儲蓄以遺子孫乎愼曰吾以勤身清名爲之基以遺之不亦可乎愼三子並爲刺史子孫顯宦者累世

胡敬齋先生平居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先生曰吾何暇急急爲此嘗有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稊稗不生何愁五穀不熟（以上記警）

持潯

許魯齋嘗云爲學以治生爲本此言出甚爲世所譏議後人當善會其意知非教人謀利也貧窮之累人甚矣古今來有不爲此敗節喪名者幾人學者須是習勤服勞樽節儉約勿使游手游食以致仰事俯畜無所依賴

而已昔司馬溫公爲相每論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正是同此意見

顏氏家訓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而衣蔬果之畜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味塒牿之所生爰及栖棬器械薪樵茶茗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已足矣（以上記不治生產）

朱仁軌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枉一段昔有欲爲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在唐如裴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心所不安寧使敝壞或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張邦奇公第宅廳僅二楹旁一楹乃其叔居叔有宿逋願售公倍價買之將重搆焉告於封翁用川翁知其倍價也甚悦已忽潸然淚下曰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吾柱何以爲情公惻然曰兒當還之翁曰想價已償人矣公曰倂價不取可也翁欣然曰若此慰我甚矣

楊翁厚德冠時鄰家搆舍侵其檐溜墮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侵其址公賦詩云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些也不妨其度量如此

陳白沙先生鄰有惡少欲侵其地揚言於衆曰陳氏子異日他出必於途辱之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爲若讓其人慙謝而去又有欲侵其田者處亦如之以上記營田宅方圓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胡安定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鮑宣娶桓氏女裝遣甚厚宣不悦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衣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

范忠宣公將娶婦或傳婦以羅爲幃幔公不悦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

劉師文明州人成都楊氏納爲壻楊翁死數年方婚既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議事師文竊窺之見其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色妻至問其故曰父遺命以田四十畝爲嫁資約錢二千緡邇來多故鬻之殆盡今貨居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故殊不樂劉曰豈有爲壻而令人賣屋以昇之乎取券焚之攜妻徑歸嗚呼今人有因無奩資而不納其婦者何相去之遠也嫁娶責財若償宿逋然使貧家溺女皆是故也甚至有翁壻相訐於訟者有姻婭相對如讎者安得如師文其人以轉移一世乎以上記營嫁娶競財

隋李士謙爲開府參軍家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歲歉名各欠戶設酒焚券不索其償來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所全活者甚衆或曰子陰德大矣公曰陰德如耳鳴已自聞之人無知者今子已知何爲陰德後壽至百歲子孫皆爲顯官

宋黄兼濟於每歲收成時以錢三百緡收糴俟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糶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在已無損小民得濟益州知府張詠極爲稱道其事非已所能及

李賢父爲富商載棉花停邸寓有臨江三商以三百兩易之舍旁火發延燒無遺三商大慟曰本罄難歸非死

則行乞耳李聞而呼之曰貨未及弃猶爲我物物失價存理宜奉還且我本尚厚公等本薄失之無以資生吾不忍見也取三百金盡還之後生子賢位至宰輔以上記警

窮追債負

司馬德操育蠶時有人求蔟箔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或言凡損己贍人謂彼急我緩可以相通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求而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

阮光祿裕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皆給有人葬母欲借不敢言阮聞而歎曰吾有車而令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有士人贗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氣與三十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於魏公士至京造謁以其故請罪公見之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因作書令謁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亦不凡矣所以爲此者不過一時貧窮起見耳至關中夏竟官之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教時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公又贈錢一千因問何爲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孫詞氣甚非乞客因爲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篤學公甚愛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名至太學即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公歎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將猶汨沒而不見也語云緩急人所時有今富貴人不知貧賤痛癢亦是一過況貧賤中往往有豪傑須是大著眼寬推腹可也以上記警拒人乞貸

范文正公嘗得一宅基堪輿家謂曰此當世出卿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即捐其基建學今蘇州府學是也

朱文公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吉地預埋石碑於墳前數年之後突以強佔爲詞訟之官兩造爭於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

奪之情真也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斷還之後公隱居武夷山偶經過其地閒步往閱問其居民則備言埋石誑告因上事文公惱悔無及乃題壁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瓦屋皆響次日視之其墳已毀成一潭連石槨都不見矣

趙端肅公錦頗經營風水一日語人曰吾昨念之富貴之家能致地師千里之外有佳山水處又能出重貲以購之其人不可又能以勢力強之得善地已又將富貴得富貴已又將得善地如環之無端千百世不絕皆人與地爲政遂以手指天曰此老將安所事事耶因一笑

而罷

劉文潔公以讚嘗買山卜葬其母輀車已發矣賣主復有後言公曰吾將以安親體令人情未調卽親靈未安遂扶柩復歸於寢至其人悔謝然後營兆焉

古者葬禮大夫三月士踰月故不葬則不變服易食哀親之未有歸也令人惑於風水之說有貪求吉地遷延日久者有旣葬多疑屢行啓掘者不思古人卜地之義惟是孝子慈孫亶親遺體不爲風水所侵不爲蟲蟻所蝕不爲耕犂所及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溝池如是已矣豈以親之骸骨爲子孫福利之具哉則風水不必貪也又有惑於分房之說兄弟猜嫌終年牽制旣擇年月日時又疑山水偏向則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矣豈知人之禍福各有因緣於山水何與則分房不必執也倘若執迷不悟一遭利名牽逐淹滯他鄉年復一年幾無安土之望或遭水火又有焚溺之虞爲人子者獨能恬然於心乎又權厝一事萬不可久久則雨水浸淋日氣下蒸未及歸土木已朽矣仁人孝子當何以爲心也以上記學

風水圖諫

韓魏公知鄆州時京東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折除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令至今用之

范忠宣公尹洛時多惠政後爲執政其子自許展省河南少憩村店有老翁從店出注視其子曰明公容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具冠帶出拜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平生粗知守分偶意外爭鬭事至官得杖罪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名某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丞相曰爾當自新免罰放出非特某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爭鬭者

朱軾家貧教學得束脩三千歸遇一田父械鎖悲泣問故云欠青苗錢三千不能償官司督責生不如死軾曰我恰有三千盡與之遂得釋

張知常在上庠日偶他出有同舍生發篋盜其金十兩學師集同舍撿得之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夜袖金還公公憐其貧復以半與之後公大顯

羅念菴先生罷官歸道經蕪湖病亟抽分項東甌爲醫藥資有揚賈犯重辟願獻千金求解項欲以此爲公壽公力却事乃寢既而思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脫之獄乃遺書謝項因爲解之揚賈得生竟不知爲公力也

松江有儒士薛河東者貧而無賴謁無錫富室鄒氏自稱錢狀元師託以他往便履一叩鄒信禮之張筵相款

未終適有報錢狀元至薛起謂主人曰吾當往其舟謁而偕來主人唯唯往以眞情告之崔瀣欣然應曰此何妨但同往主人迎之崔瀣執禮甚謹側坐談笑至盡醉而終略無可疑之色以上記警遷事不行方便

古人云俗語近於市纖語近於娼諢語近於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又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垂涎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辯詞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此三端避文人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

何長瑜爲臨川王義慶記室好譏議人嘗以韻語嘲其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靑靑不解久星星行

復出輕薄少年多效之凡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言於文帝遂謫廣州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

魏收文章名世而性輕薄好爲訕謗時人謂之驚蛺蝶

鄭光業兄弟好誹笑人凡投獻詞句有可嗤者輒貯之箱中號曰苦海每有宴會使人舁苦海於前各舉一欵以爲諧笑

陳亞夫滑稽蔡君謨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純是惡陳即應聲曰蔡襄無口即成衰時人絕倒侮人者定爲人侮可爲口過之戒

黃庭堅與趙挺之同在館閣庭堅素輕趙趙嘗曰吾鄉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庭堅曰想都是蘿蔔與瓜虀耳趙憾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以上記警滑稽戲謔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阯遺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

程皓性周愼不談人短每見人有所訾議未嘗應和俟其言畢徐爲白之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諸事之美以稱之

李文靖公爲相不喜道人之惡祕監胡旦嘗與文靖同

掌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歷詆前罷職者四人而譽文靖甚力意將附之文靖得啓愀然不樂曰吾豈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人而短四人乎終爲相不舉旦

陳忠肅公瓘性謙和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以上記警好揚人惡

趙槩與歐陽修同在史館槩厚重寡言修屢輕之趙不以屑意會修甥女淫亂事覺語連修與甥亂上怒甚群臣無敢言者槩獨上言修以文學近臣不可輕蟣以閨房曖昧之事臣與修蹤跡素疎修之待臣亦淺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傅獻簡公曰以帷簿之罪加人最爲暗昧萬一非眞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訒乎公諱以上記警訐人陰事

伊川先生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劉元城嘗言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前人蓋聞見未廣涉世淺也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有武侯不死禮樂可興之說乃著論以駁之其意以武侯霸佐恐禮樂未遑耳康節先生見而大怒欲杖之伯溫自是潛心討究不敢輕論前人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短長要當已有眞見乃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江司馬有名於時好爲大言輕詆前輩初爲湖廣副使時翰林姜寶督四川學政道經楚省與諸司會飲黃鶴樓司馬席間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衆皆瞠眙寶亦唯唯而已後數日會餞司馬又大言如初寶笑而應之曰訪問蜀中胥吏秀才中並無此人姓名想是臨考畏避耳合席鬨然大笑司馬不以爲媿以上記警妄詆前賢

子產治鄭鄧析欲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子產於是執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太邱長陳寔居鄉里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相謂曰寧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

雷孚宜豐人也居官清白長厚好行德義自唐虞至孚十一世未嘗訟人於官

王漸唐時孝子也性淳樸作孝經義五十卷凡鄉閭有鬬訟漸即詣門高聲誦孝經義一卷訟者俱爲慙謝

乙普明兄弟爭產經年結訟各相援証訴於清河太守蘇瓊瓊名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田地而失兄弟於心如何因下淚諸証無不感泣兄弟叩首交讓

朱晦菴門人有與人爭訟者切責之曰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讎

吳康齋應召還山後有族人盜賣祭田康齋訟之官至囚服聽斷太守不爲禮君子譏之

顧公憲成司理處州有兄弟訟累年不決者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乃恬不以爲怪何也旣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投之杖謂其兄曰爲我扑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扑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公故促之兩人叩頭請曰曩者官爲析曲直故不服

令當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公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以上記譬好訟)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宗族嘗語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踈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卹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於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田以養群從之貧乏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

陸九韶與其兄九齡弟九淵昆弟自相師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尊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擇子弟

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詞爲韻語月朔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詞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則聞之官長屛之遠方焉

胡仲堯累世同爨至數百口搆學舍以教子弟朝夕講貫聚書數萬卷

陳克菴嘗謂其子戴曰吾藉祖宗餘廕官二品祿入之產汝何可獨享其分十之六爲思遠庄以事先以周宗族乃捐田百四十畝於公家迨公卒後貧甚族人欲以田還其子子不可曰先人行義截取而私之獨不愧於心乎人謂公有子矣(以上記譬睦九族)

晏平仲敝車羸馬以朝田桓子以爲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

陽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甥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奔喪城親與其弟舁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

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品節家故饒貲諸父析屋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以給姻族䘏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宅以居

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

范文正公少孤母改適朱公因育於朱氏公既貴待異母兄弟一體特以任子移之

楊應之學士元祐間爲成都轉運判官後召爲校書郎有遠房母舅在蜀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宦橐遺之

程大中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心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惟謹其姊之夫死公迎姊以歸教養其子同於己子既而姊之女又寡公懼姊之悲傷又取甥女歸養之時官小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

張元貞嘗建一義庄歲畱租二百石以濟族黨以四百石賑鄉民有司爲給帖書籍

范陽盧仲元之妻兄崔某積有百金埋密室內惟仲元知之臨終崔妻李氏以凍餒爲憂盧屏人語以埋金之處未幾盧赴選經雒中弔崔氏之孤訖李述亡夫之意欲盧經紀其家盧遂罷選持其金於揚州爲崔置田宅兼爲剖分家事而去踰年謁選人重其義 以上記警[illegible]三黨

陳殺軒令諸暨其俗女多則淹之公委曲設法勸止又念民苦嫁女爲定上中下三則示以議婚之初即爲定約大家不得厚責妝資民甚便之其俗遂化

揚州蔡璉建育嬰社募衆協舉其法以四人共養一嬰

每人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有貧婦領乳者月給工食銀六錢每逢月望驗兒給銀考其肥瘠以定賞罰三年爲滿待人領養此法不獨恤幼又能賑貧免一時溺嬰之慘興四方好善之心世間功德莫此爲甚凡城邑村鎮皆可倣行爲官司者循此勸導各方利益更大 以上記警溺女

王烈器量過人有盜牛者主人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劒於路一人見而守之及暮至還之乃即前盜牛者諸有爭訟必求直於烈或望門而返

高鳳居鄉有爭財者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退讓奈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

邵康節居洛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皆親之嘗以春秋時出遊諸親故家將至老少良賤咸迓於門既入爭前來問訊婦女有爭忿不決者自陳於前先生爲逐一分別之人人得其歡心留數日復遊一家月餘乃歸

昔有兩人相詬於衢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沒天理乙曰你沒天理王陽明先生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兩人諄諄然講學也門人曰詬也焉爲學先

生曰汝不聞乎曰心曰天理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又焉詬曰夫夫也惟知求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 以上記警不善

勸化愚人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再犯而行法不悛者絕之

徐孝祥隱居好學鋤地後園見樹根一坎下有石甃啓之皆白金也遂亟掩之人無知者閱二十年值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矣啓穴日取數錠糴米以散鄉里全活不可勝數其女將嫁惟以荊布遣之於藏金錙銖無犯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家頗豐一夕盜入擒獲之乃鄰
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爲盜因詰所欲遂與錢
十千以資衣食又恐爲邏者所獲留至天明始去盜感
愧卒爲良民（以上記警武斷鄉曲）
劉寬嘗留客遣蒼頭市酒去久不還客大不堪及至公
罵之曰畜産客去後公入問奴無恙否人問其故公曰
罵畜産辱莫甚焉吾懼其自殺耳
陶元亮爲彭澤令遣一蒼頭歸給其子薪水仍遺子書
曰彼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程明道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
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州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
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且駭
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
李文靖公有一僕逋金十千一夕遁去有女方十歲有
姿色自繫一劵於帶願賣身以償所負公囑夫人曰當
如己女育之俟長擇人嫁之夫人如教及笄擇一壻具
奩歸之後僕還女白其事感公刻骨公病僕夫婦刲股
作羹及薨服衰三年
傳云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文中子曰
能使僮僕懷恩斯可與從政矣觀此知待僮僕之難
（以上記警虐使奴僕）
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人蒙袂輯屨貿貿

人誌類四　四五　敦忠堂

然來黔敖左手奉食右手執飲曰嗟來食其人揚目而
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斯從而謝焉終不食
而死
張橫渠先生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羅文毅公出遇死殣即解衣覆之遇乞者無以應輒解
銀帶與之
魯文恪公鐸爲孝廉時計偕北上遇雪夜宿旅舍借馬
卒寒苦令臥衾下
陳眉公云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
難有恩而難有禮（以上記警欺凌寒賤）
陳太邱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太邱不發但呼子弟
訓飭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
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也因指而示之盜大驚稽首
請罪太邱慰論而遣之且賞之絹盜感泣而去
庾袞事親至孝或有盜斬其先墓之柏莫知爲誰乃名
鄰人集於墓前而自責焉因叩頭涕泣謝祖禰曰德之
不修不能庇先人之墓袞之罪也父老咸爲垂泣自後
人莫之犯
韓魏公一日至諸子書室枕邊見有一劒公問何用答
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於此
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氈
之說不記乎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隨吾

人誌類四　四六　敦忠堂

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耳

司馬溫公新第成一日步行見墻外暗埋竹簽問之曰此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而須設防且盜亦人也命去之君子以善服人不如以善養人養人至於盜賊使之改過直是一具大洪爐也

陳白沙嘗舟行遇盜盡劫同舟人財物白沙據舟尾呼曰我有行李在此可取去盜問爲誰答曰我陳白沙也盜訝曰小人無知驚動君子舟中之人即公友也忍取其財乎悉還而去

海陵王心齋從王陽明講學以良知爲宗一日盜至其家公亦與之講良知群盜譁曰如吾輩者良知安在公曰汝試去衣良知便露群盜悉去衣惟一褲相顧不去公曰此即良知所在也汝不去此是有恥也此心本有謂之良知因爲之反覆曉諭群盜感悟而去

孔寺丞牧有盜伐其所種竹木被執牧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伐而益之俾如其意盜者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牧歎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爲製橋盜者慚不復渡 以上記警竊治盜賊

范雲少與王晅善雲起新宅成移家始畢晅卒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含殮時以爲難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縗絰數人營理喪具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賵殮棺槨皆未具公憮然即撤宴席厚賙給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汪尚寶卿文輝爲諸生時就臺試友人與偕者馬旋墮水死同列以試期迫促倉皇解散去汪獨留殯殮之乃去比至不及試期人皆笑其迂汪自若也次科即登第

甯宗禮秉性好善嘗造棺施人有貧不能葬者又贈以錢米終其身不倦後子孫貴盛無比 以上記警不恤死喪

周文王使人抇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今我非其主耶遂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澤及枯骨矣歸周者由是益衆

齊景公畋於梧邱夜猶早公姑坐睡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以所夢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有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邱此其地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聞而感悅

周暢爲河南尹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旁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

陳元於熙寧間歲荒見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帖藏屍不可紀

李東崗撫甘肅偶見都司獄墻隈白骨塡積詢之乃遠

年罪人死者公蹙然曰死已償其罪矣遺骸暴露何忍見也遂於城外作義塚埋之

宣城沈龍嘗卜葬地輿師得一穴歎美不置及啓土見有遺棺輿師欲棄之水龍心不忍輿師言失此吉地豈能復得即不忍棄之水更擇地埋之何如龍又不可亟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爲立碑以識焉以上記警見骼不掩

趙清獻公每夜焚香告天人問之公曰吾自少來晝有所爲夜必拜告上帝不敢告者不敢爲也

陸象山知荊門軍教人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上元設醮黃堂以講義代醮詞人皆感動每歲旱祈禱即雨郡人異之丞相周必大曰荊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

胡九韶家貧好易課兒力耕每夕焚香謝天賜清福其妻嘗笑之曰一日三飡菜粥何爲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飢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孫覺知福州民有欠官錢者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請葺佛殿覺曰汝輩施錢願得福耳佛殿未甚壞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即佛亦應含笑垂慈獲福不既多乎富人遂輸之官囹圄以空

朱文公云紙錢起於唐明皇時王璵蓋古用玉帛後易之以錢幣然亦無許多錢來埋故璵作紙錢易之又曰漢祭河用御龍御馬皆以木爲之此已是用紙錢之漸以上記警不敬神明

夫字紙者天地之精華聖賢之性命蓋自蒼頡創造以來歷有萬年自天子至於庶人上非此無以立治下非此無以資生則字紙之當敬惜豈待講究而後明哉然其爲用至廣則遺棄者正復不少甚至污穢毀壞不可究詰此其褻瀆天地聖賢而爲名教之罪人者誠可痛哭而悼歎也

王曾之父生平見字紙遺棄必拾而以香湯洗之然後焚化一夕夢至聖撫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當遣曾參來生汝家未幾果生一男即沂公也三元及第爲宋名相

顔之推曰吾每讀聖賢書未嘗不肅衣冠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辭義及聖賢名姓不敢穢用也

楊慧兒九歲即善屬文於五經諸史過目成誦一夕在館病痢夜中如厠誤投字紙於内次早翻閱故書茫然不省拈題搆思胸中如有物礙不復能成文理遂至廢棄未幾夭亡以上記褻瀆字紙

晉殷仲堪讀書守道天性素朴都督三州軍事時荊州連年水旱仲堪食止五椀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每語子弟曰人見我位任方州聲勢隆重謂我當豁平昔胸臆今我處此心常惴惴貧者士之常焉得

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司馬溫公嘗有言曰儉字必惜費之本也粒米必珍窗
之源也
朱晦菴餉弟子惟脫粟飯一日胡紘來訪亦以此供之
紘大慍曰炙雞斗酒山中未乏何爲簡褻至此
陳僖敏公鎰父孟玉爲人善良嘗出行登厠見鍋底飯
一塊在厠旁拾於水中滌而食之後生公仕至尚書贈
父如其官
王嶼宅與一寺鄰其厨溝中每日流出雪色飯粥累累
不絕有一僧取之洗淨晒乾積成一囷靖康中金人入
寇嶼以誤國獲罪與家眷拘囚寺中絕食此僧即用前

米水浸蒸熟送食老幼皆飢甚食之惟覺香美僧指囷
中乾米曰此皆相公厨溝流出者嶼聞之不勝歎悔以上記警不敬五穀
宋眞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觸於道左怪問之對曰今
日尚食殺其羔故爾如此眞宗聞之惨然自是不殺羊
羔
宋仁宗嘗中夜飢甚思食燒羊與侍人言之已而戒勿
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也
呂原明爲郡令公帑多備鰒魚諸乾物及笋乾蕈乾以
待賓客可減雞鴨等生命也
劉子璵竭塘取魚放水將半有二大鯉躍出堰外復躍
入且銜且涉如此再三子璵異之深觀堰內有小鯉數
百頭聚一窟中不得出故二鯉往來跳躍而救其子寧
身陷死地不惜也子璵歎息悉撤堰放魚越二年掘地
得金遂致大富
學士周豫嘗烹鱔見有彎身向上者剖之腹中皆有子
乃知曲身避湯者以護子故也自後遂不復食鱔
陳惠度於剡山射一孕鹿既傷產下小鹿以舌舐子身
乾而後鹿母乃死惠度見之惨然遂棄弓矢爲僧建惠
安寺嵊縣東鹿死處生草號鹿胎草
天寶末沈氏畜一母雞將死其雛悲鳴不食以喙取薦
覆之又銜芻草列前若祭狀向天長號而死沈氏義之

作孝雞塚
蘇長公曰子不喜殺不能斷也近年始能不殺豕羊然
性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得
脫自此遂不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即放江中雖無活
理庶幾萬一便令不活亦愈於烹煎蓋自己得出患難
不異雞鴨之脫庖厨不忍復以口腹故使有生之類受
無量怖苦耳以上記警殺生
禮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
犬豕無故不殺則有故而殺者無幾矣夫養親祀先敬
賓大禮所在不得已而烹宰若徒爲口腹斷宜減省至
於六畜之中有功於世而無害於人者惟牛與犬尤不

可食故昔人云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永免使居官者能循是說而多方禁約其功德寧可思議乎

梁望蔡縣民有以牛酒賀令者令將殺之以供客牛徑至階下而拜令大笑遂宰之飲啖醉飽即臥於簷下及醒覺遍體許癢爬搔隱疹因而成癩半年而死

張四兒業殺牛有人牽牛登舟纜忽斷牛奔入市遇四兒四兒恃膂力素慣縛牛直前縛之忽不能制異常時大懼奔入一店中牛亦追入店四兒登樓牛亦登樓觸四兒腸出死牛自下樓復轉入一巷覓賣牛肆主適其人他出盡毀器具始徐徐出郊

餘姚朱某屠狗爲業勸改不從後被火爲火所焚急解衣赴溪水中皮捲肉露宛如一新剝狗痛楚狂走遶城市叫呼一晝而死妻媳俱死瓦礫中髓腦血肉炙焞有聲

蜀民李紹好食犬前後殺犬不可勝計嘗買一黑犬甚雄壯紹養之一日因醉夜歸犬迎門號吠紹怒取斧擊犬其子自內奔出正中其額而死索犬不知所之未幾紹病作犬嘷而死以上記警食牛犬

程明道先生爲上元主簿始至邑見人持黏竿以傷宿鳥公取黏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任滿停舟郊外聞數人共語曰此折竿主簿也鄉民子弟自此不敢弋取宿鳥者數年矣

新塗瑒兒以捕鳥爲業被殺甚多一晚有寒雀棲樹上高處乃急裝黏登高取之忽枝折墮地一竹簽刺入腦中流血被面而死以上記警射飛鳥

曹武惠王性不喜殺所居室壞子孫請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皆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存心愛物如此

趙善應夏不去草冬不破坦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

胡僖方省試時欲寓一潘姓園見群蟻集室中以數十萬計家僮攜火欲焚之公力止曰以吾一夕之安致傷

數十萬命吾不忍也竟辭而去後入試窘三書義但見群蟻戢戢筆端逐之不去遂思如泉湧至四經義蟻即不見既中式司試者評公文云若有神助以上記警戕蟄蟲

宋哲宗宮中戲折柳枝適程頤在經筵進以方長不折之說聞帝宮中盥漱噴水避蟻因講畢請曰有是乎帝曰然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人問之曰與自家生意一般可見草木雖是無知若無故而斬伐不幾自傷其生意乎

司馬溫公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以上記警無故斬草木

魯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

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
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趨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
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
自此始矣後四國同伐齊戰於鞌齊師敗績國幾亡
晉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攻江陵吳人知其病癭以瓠
繫狗頸示之有大樹似癭者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
城破盡捕殺之
宋王安石饒氏甥也舅以安石膚理如蛇皮輕詆之曰
此行貨亦欲求官耶安石後大顯以詩寄之曰世人莫
笑老蛇皮已化龍鱗衣錦歸傳語晉江饒八舅如今行
貨正當時詩舅慚沮

王陽明先生講學時有泰和楊茂者候門求見其人聾
且啞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婉曲曉諭茂時扣胸指天
躃地稽首再拜而別後其人爲善終身子孫有榮顯者
以上記警戒人聾啞
夫婚姻者合二姓以衍宗祧關係最重乃或因私仇宿
怨而妄誣其男女追論其家世穢將結而一語中停從
方合而片言成隙豈不犯鬼神之怒乎又有嫌貧悔盟
恃強離婚者尤於天理有害倘有司徇情曲斷使之分
散所供成案即作離書皆大損陰騭也諺云一世破婚
三世窮蓋有意破毀最是陰毒之行宜受此惡報者或
問至親密友託我詢訪亦可專意和合誤人終身否曰

若容貌粗陋宜爲掩飾或其人不肖及其家世不當聯
姻者勸之斟酌可耳
張寅安福人少從叔振烈遊學於龔龔人有憐其才者
館穀之後領順天鄉薦龔人爭欲與之聯姻寅曰寅嘗
聘邑人康氏女今南北不相聞問者已十年矣何忍因
其年遠地隔而竟負之耶會試不第乃南歸先是康之
父母亦議改適其女以死自誓凜不可奪至是遂偕伉
儷後寅成進士康封安人
太學生景姓者流落他郡家有一子又被人拐去而景
不知也傭書數年僅餘銀三兩偶見一窮人鬻妻慨然
贈之夫婦得完感謝而去至明年送還猶念其貧堅不

肯受夫婦心大不安以景生親自炊煮乃買一小廝送
之景不得已勉強應允及携入門乃即景生被拐之子
悲喜不勝聞者莫不歎異 以上記警戒人婚姻
朱子讀書必循序而致精以爲窮理之要嘗曰讀書須
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一般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
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則不知有下
章又曰以我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而茫然又
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至求其放心一
章曰我放心未收如何讀書能記乃獨處一室靜坐月
餘自此讀書無遺
司馬溫公嘗言學者讀書少能自一卷讀至卷末往往

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不能終篇先生最尊猶常
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置一書讀之自首
至尾正校錯字未終卷誓不讀他書此學者所難也以上記警讀書無序次
謝上蔡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言舉史
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
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
過不差一字謝殊不解後來省悟每以此接引博學之
士又謝上蔡曰明道先生嘗教某曰賢讀書須不要尋
行數墨
程子嘗言作文雖不害道若一向專意則志局於此安

能與天地同大
朱子曰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
是陷溺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思量詩句
先正云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
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又方遜志先生謂門人
康鏞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箇是字以上記警讀書不知要
嚴君平賣卜成都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
言依於悌雖終日講學而無講學之名士大夫不可不
知此意
朱子曰今日正要端本澄源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
向沒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失前忘後而可謂之

學乎
朱子又曰目前爲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
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
之歸故其身心放縱意念粗淺於自己分上無毫髮得
力處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
半
蔡虛齋曰若是眞學問文章必有見於威儀之際與夫
日用之常若是眞道德性命必有見於治家之法與夫
當官之政以上記警讀書不務實
楊龜山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
疑今世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

能相尚
許魯齋設教懇款周悉必使通曉嘗問諸生此章書義
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書中無疑看出有疑
有疑却看出無疑方是有益
陳白沙曰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
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某初學時亦是
如此更無別法以上記警讀書不能疑
程明道先生作字甚敬曰非是要字好只此便是學
黃山谷見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藁本雖數百卷顛倒塗
抹訖無一字作草
陸象山曰寫字須一點是一點一畫是一畫不可苟

陳白沙曰予書法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勿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以上記警書法源草）

人有語導氣者問明道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富鄭公以邵堯夫年高勸學修養堯夫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後遇疾笑謂溫公曰雍欲觀化一巡疾革伊川顧曰願先生自作主張曰無可主張者

陸澄以多病從事養生陽明先生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而志專於是則養身之道在其中矣元靜但當清心寡欲一意聖賢不當輕信異道徒斃精神於無益耳（以上記警養生導氣）

右記百行考旋百事只是一事學者能於一處打得徹則百事自然就理不然正所謂覷著堯行事亦無堯許多聰明那得動容周旋中禮也

作聖篇

○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述作聖第六

張子東銘篇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千古而下埋沒却東銘今特爲表而出之）（此緣儒者專喜講大話也余嘗謂東銘遠勝西銘聞者愕然）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富鄭公年八十猶書座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又語有群居閉口獨坐防心二語最喫緊

楊慈湖先生曰吾少時初不知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耶乃反觀內索久之得其一已而又觀索得其二三已而又索然後見過不勝其多乃大懼力改

薛文清公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王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當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然見良知親切功夫亦自不難

錢起新曰人言知過悔過尚是虛事須是補過補得一分方改得一分補得二分方改得二分（原註前輩周寧宇先生又言補過如以新縫補舊衣更加堅固方得永無破綻若只以舊補舊豈能長久此意更得進步法）

蔡虛齋曰禍莫大於縱已之慾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此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亟矣不可以易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徐庶少時任俠擊劍殺死人手折節學問後遂與諸葛孔明齊名

趙清獻公思絕慾掛父母畫像於臥牀中以自警趙康靖公中歲置黃黑豆於几案以分別善惡此亦可謂能自警省者
橫渠先生少喜談兵嘗以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先生感悟遂盡棄其學而進求之六經醇如也
朱子嘗言自見李延平先生後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非
呂東萊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
邢七自云一日三簡點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倣三省之說而錯者也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
陽明先生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詞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於聖賢之學
王心齋入京師言動詭異都中人大駭還至會稽陽明思裁之及門三日不與見一日陽明送客出門外心齋長跪階下曰某知過矣陽明不顧心齋隨入至庭事復厲聲曰仲尼不爲已甚陽明於是揖之起時同志在側莫不歎改過之勇

右記遷善改過只有曾子易簀是千古榜樣前輩有言曾子已至聖人地位易簀一事只看他氣象如何後人言改過多是隔靴搔癢都不切貼程子所謂只向人面上說一般話是也所以終身不長進竟念作聖豈易言哉
省察克治爲實踐之方古人功不求多過惟求寡先難後獲理有固然頼上士愼過中特玉成下藉忠誨使父兄師友之教不先則罔所遵循展轉沒溺即長而能悔去日已多嚮求歸爲途已遠矣家大人每慨世之學者務其枝葉而絕其本根歷

火積薪臥其上而不知煑鴆淬劒食其中而罔覺以詩書爲利祿之媒以功名爲緣飾之具習俗囂陵人才敝薄匪無故也楙侍側時未嘗不舉此以相誡勉比見蕺山劉先生人譜以爲此書最有切於身心爰命楙洎弟模標桂楃榕榜共相讐校鋟之家塾以詒後人幷以廣之同志讀是編者苟能身體而力行之暴者抑之而思仁懦者激之而思強固者道之而思通辟者規之而思正貪者矯之而思廉蔽者發之而思明隘者充之而思廣庶幾與刻書之指不相戾乎男肇楙敬識

人譜類記下

欽定執中成憲八卷

（清）世宗胤禛撰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御定執中成憲八卷

雍正六年春

世宗憲皇帝敕撰雍正十三年夏書成奏

進仰蒙

裁定

宣付武英殿校刊乾隆三年告蕆

御製序文頒行前四卷錄帝堯以來至明孝宗嘉言善政後四卷皆唐虞至明諸臣論說有所裨於治道者其或與旨未賅疑義未明則折衷以

御論以闡發其理蘊評斷其是非昔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始著帝王經世之法後來遞相推衍互有發明御製之書惟唐之帝範敷陳得失為最悉官撰之本惟明之君鑒纂錄事蹟為最詳然帝範頗參雜說詞意或不深醇君鑒旁摭諸書義例亦為冗雜至於宋之洪範政鑒以焦贛京房之說附會於武王箕子之文益離其宗蓋聖人之道統惟聖人能傳之聖人之治法亦惟聖人能述之非可以強而及也我

世宗憲皇帝聖德神功上超三古闡明帝學

論定是編汰駁存精删繁舉要凡道文書籍一經持擇創作典謨猶虞帝傳心親闡執中之理殷宗典學自述成憲之監也雖百篇之裁於洙泗何以加茲

家法貽謀以鞏萬世之丕基者豈偶然歟

御製執中成憲序

惟我
皇考法天行健一日萬幾宵旰不遑
猶以其間
簡命儒臣採錄經史子集所載自古
帝王元德顯功訏謨大訓以及
名臣奏章先儒語類深切治道

者次第進呈
皇考親爲刪定命曰執中成憲始於
雍正六年仲春成於十三年中
夏未及刊布而我
皇考遽遐棄臣民予小子煢煢在疚
未之前見也嗣統既月勉從諸
臣請躬涖庶政始獲而讀之既

卒業然後知
聖心聖學實與堯舜孔子同揆而汲
汲於是編則專以啓迪我後人
示之標準也間嘗繹思大學一
書竊見仲尼祖述堯舜之實義
焉其所謂明德者即虞書所謂
道心也所謂明明德者懼其爲

人心所蔽也所謂格物致知者
嚴辨人心道心之界以盡萬事
萬物之理即書所謂惟精也所
謂正心誠意者力祛人心之雜以
致道心之純即書所謂惟一也
所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
止於至善者即書所謂允執厥

中也然極乎執中之量則惟堯舜為無歉而中之散見於萬事萬物者則不惟三代聖王即秦漢以後仁厚英哲之君下及中主亦必有一事二事之合焉不獨皐夔益契伊傅周召孔曾思孟即近代羣儒文士亦必有一話一言之合焉故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蓋中之理無事無物而不具亦無人而不知是即明德之根於性而不息者而惟舜能察之惟舜能執之惟舜能用之故善與人同合德於天地我

皇考編定是書自二帝三王之事古聖賢之言下逮羣儒文士之可節取者兼收而不遺用是道也

皇考之治天下無一事不審其則無一物能遁其情即書所謂惟精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無一時之不敬無一念之不誠即書所謂惟一大學所謂心正而意誠故凡施於政教者或予或奪或寬或嚴或抑揚遲速之稍有不同而無不立乎大中可為民極即書所謂執中大學所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也而所以立綱陳紀更

伏善治其大者皆斷自
聖心而細者亦博採於衆議有其人
不能皆入於善而一言之中必
不廢焉即中庸所謂好問好察
執兩而用中也然我
皇考聰明睿智夙具於
聖性而養成於

聖學者已數十年故
皇考之惟精乃不思而得
皇考之惟一乃不勉而中
皇考之執中而化成天下乃從容中
道無為而成豈復有資於是書
所以
親為刪定者正恐在後之侗懵然無
見於執中立極之道爰示之以
成憲也豈惟予小子奉以終身
惟日兢兢無敢踰越我世世子孫
苟能服膺勿失而溯其淵源則
於堯舜孔子之道一以貫之矣豈
惟君人者舍是無以建其有極
以清天下之偏陂反側哉凡百有

位果能是訓是行則上之可輔理
成化以著勲猷而下亦可以謹身
而寡過於以謨明弼諧共臻喜
起明良之盛無難矣
乾隆元年丙辰三月望日御筆

唐帝堯

書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六韜帝堯王天下之時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

禁邪僞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振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

家語帝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

新書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

虞帝舜

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

難任人（蔡沈集傳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絶也任包藏凶惡之人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

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蔡沈曰臣以人言鄰以職言

帝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蔡沈曰在時指忠直爲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撻扑也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於册也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中庸孔子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孟子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禮記有虞氏貴德而尚齒

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孔子曰虞帝君天下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

家語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

虞舜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

御製論

虞舜好生而惡殺蓋生者發育長養之意是以聖人好之殺者閉藏收斂之威是以聖人惡之二者皆天地四時自然之功用故下文曰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蓋天地以靜虛爲德故其生殺也以神應而無心四時以變物爲能故其生殺也亦化行於不悖觀風霆雨露之旅施秋肅春溫之迭嬗則知天地四時之有殺正天地四時之

惡殺正天地四時之好生也聖人合天地四時以爲心故惡殺而不能不用殺如四凶之誅五刑之作皆堯舜好生惡殺之實心實政若務好生之虛名而以無殺爲惡殺則其流必出於姑息之一途政寬民慢如水弱之玩而多死是非眞能惡殺乃適成其爲好殺也豈天地好生惡殺之心豈聖人好生惡殺之道乎帝堯之言曰一人有罪此我陷之也惟存此心然後可以惡殺蓋明罰敕法正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期於人人皆知遠殺其斯爲眞能惡殺者乎

新書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愛焉

夏王禹

書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

又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又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又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

后惟明明蔡沈曰修輔者各修其職以輔其君也

御製論

人君出治仰承天命俯臨百官必也上之明於天戒而省愆脩德以承眷佑之恩下之明於百官脩輔之道而選才任能以收贊襄之益故曰厥后惟明明也苟不能明於天戒是不知敬天罔無足論矣不能明於百官脩輔之道必至賢否混淆誠偽雜出失辨才論官之宜而庶績皆爲叢脞矣是以

百官脩輔之當明與明天戒而並重也

孟子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史記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亹亹穆穆爲綱爲紀

晉書大禹聖者乃惜寸陰

商王湯

書王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又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仲虺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又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

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又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傅說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詩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孟子湯執中立賢無方

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

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御製論

成湯解網三面史記以為諸侯悅服稱其德及禽獸由斯而言則是聖人當日設為解網之事以籠絡人心聳動觀聽類於權術之為非聖人之心也且既有解網之仁則當其放桀南巢何為不解網而釋之乎以此詰問將不免於後人之疑矣朕謂聖人之心至公無私慶賞刑威皆因物付物而已所執之法如網張於一面而三面皆虛左右之間皆人人可生之地乃人或不肯由三面以自全而甘心蹈一面之網則聖人亦無如之何矣若夏桀者自蹈於一面之網者也書曰天討有罪聖人奉若天道而已何所容心於其間哉

湯曰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

商王太甲

書王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御製論

天以仁愛為心必無作孽於人之理此皆由人之自取也其云天作孽者乃人有過失天降災異以示儆而人能恐懼修省自可潛為轉移故曰猶可違也若有過愆而上天垂訓仍無忌憚不知畏懼故曰自作孽也其能逭乎

商王盤庚

書王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蔡沈曰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也力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勤有功也）

御製論

為政之道大綱舉而後衆目張所謂大綱者莫有過於農事田功也是以聖人知服田力穡之為綱而所其無逸惟念小民之依則乃亦有秋者卽綱之有條而不紊也由是而家給人足時和年豐百度之脩明萬邦之作乂莫不於農事親之矣

又曰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蔡沈曰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謂各以極至之理存於心也

御製論

分猷分念人臣之職也但事有至當之理不及不可過亦不可所謂中也若能得中則所分之猷所分之念皆有益於國計民生苟不得中則雖有佐理之才何能獲贊襄之益乎而此大中之理又不

待外求也人性皆善返之此心而自得故曰各設中于乃心

商王武丁

書說命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蔡沈曰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厭飫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又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御製論

股肱之道左右元首與庶司百職承流宣化者不同故必得其人乃可以翊贊君上康濟兆民若居股肱之任而不能盡股肱之道則非其人矣是卽伊尹所稱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之義也至於才全德備盡啓沃寅亮之功而爲良臣者此乃爲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之流立臣道之極所謂聖人者也故曰良臣惟聖若云良臣輔而君聖何以良臣

如箕子比干而不能輔導君德於萬一乎此專爲臣道而發者況辭意顯然甚易明曉後人因聖字不敢居遂勉强詮解大失本旨矣

又曰惟后非賢不乂 乂治也 惟賢非后不食 食食祿也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御製論

惟賢非后不食舊說賢人待食於君斯亦淺之乎

言賢矣朕謂賢非后不食者乃聖賢之心必欲得君以行其道否則憂國憂民寢食爲之不寧又或如易井渫不食禮記稷而弗食之義言賢者抱道而不遇主譬猶清泉嘉穀而不得爲人所食也

詩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朱子曰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商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周文王

書武王曰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蔡沈曰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

周公曰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蔡沈曰卑服卽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詩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 朱子曰在閨門之中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朱子曰雖幽隱亦若有臨之者雖無厭斁亦若有所守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朱子曰無所前聞自合於法雖無諫諍亦入於善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朱子曰言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故令斯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

大學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孟子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御製論

常人不能見道而自安以爲聞道者無足論矣若夫文王乃生安之聖身在道中動容周旋自然中道從心所欲皆合天理渾然與道爲一孟子曰望

道而未之見者此正言文王聖不自聖惟恐或離於中道即無斁亦保之義也

禮記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

逸周書文王召太子發曰我所保與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不爲驕侈不爲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童牛犢也童馬駒也不服不馳所以長養之也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牧以爲人即孟子所謂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之意天下利之而勿德是爲大仁

周武王

書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御製論

皋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武王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天不自聰明而以百姓之視

聽爲聰明而以百姓之視聽爲聰明爲人主者必能明四目達四聰以天下人之耳目爲耳目方能理無不燭物無不照謂之亶聰明而克盡元后父母之道其自恃爲神靈天縱者非亶聰明之道也

又曰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

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又曰天畏棐忱蔡沈曰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蔡沈曰惠者順於理懋者勉於行言民之怨不在事之大小惟視在上之能順與不能順能勉與不能勉耳

御製論

聖人以仁民愛物爲心自無斂怨之理以大公至正爲道亦無避怨之方斂怨者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者也避怨者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也夫己之

欲必不可從而百姓之譽亦不可干何也天下之人心不同則舍怨之情亦異善者之所不怨者必惡者之所怨惡者之所不怨者必善者之所怨是以為人君者不在乎辨怨端之大小而為之去就不在乎統怨端之大小而為之趨避惟問我之所行惠與不惠懋與不懋而已吾果惠而順於理即任怨之意果懋而勤於事即任勞之意則在己者信無可怨兆庶之廣即中有怨之之人而無可怨之實則雖怨猶不怨也不能如是則不怨猶怨也實心愛民之君臣常任怨任勞而有所不恤不辭即如子產古之賢臣也為政之初百姓怨之迨及三年百姓頌之同一子產也同一民情也同一子產之政也而先後之間民情迥異如此然則為政者惟準於理而已何所用其取舍哉

又曰人有小罪非眚（眚謂過誤）乃惟終自作不典（謂其圖為亂常之事）式爾（謂用意如此）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

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爾謂偶爾如此）既道極厥辜（謂盡輸其情）時乃不可殺

又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水監能見人之妍醜民監則其得失可知）

論語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中庸武王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孟子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御製論

君師之道非有兩端君師之責亦非分屬為君者教養並施正德利用厚生缺一不可其理自兼為師是師道即在君道之中未有為君而不兼師者也為師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君道亦寓孔子為萬世師表其所垂之道法人人尊奉

率由貢如臣服且千古帝王無不奉令而承教則君道即在師道中矣君師之任有不可岐視者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大戴禮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席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席所以為安故因為戒）鑑銘

曰見爾前慮爾後（鑑所以為明故因為戒）帶銘曰慎戒必恭恭則壽（帶所以為禮故因為戒）屨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屨履所以為行故因為戒）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牖所以受天明故因為戒）劍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劍所以為佩故因為戒）

周成王

書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

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

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

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不知祇畏則入於可畏之中）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王曰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又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御製論

成王此語乃向君陳而言故教以善則歸君一德一心之義當如此也若爲臣者果有嘉謀嘉猷入告於君可以福蒼生而利社稷則爲君者亦自揚播於衆以表彰其善焉蓋君陳臣也故成王訓以爲臣之道而成王之所以爲君者已在不言之表矣若言成王爲一偏之論則大失古聖王垂訓之深意苦心也

又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越絕書成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

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黍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

說苑成王曰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勿格以言博采其詞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服以親

周康王

書王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

守蔡沈曰申申明愼戒敕也以康四海

又曰資富能訓蔡沈曰資藉也謂藉於富而能率循教訓惟以永年

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又曰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蔡沈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爲民寡者易其事以爲不足爲

周穆王

書王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蔡沈曰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

又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又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又曰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孔穎達曰汝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欲其謙而勿自恃也惟當敬愼用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天子有善事則億兆賴之此乃安寧久長之道也

又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蔡沈曰兩造兩爭者皆至也具備者詞証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於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於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於過而宥免之也

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孔安國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

御製論

刑罰之疑而後有赦疑者其事曖昧而難知游移而莫定聖人罪疑惟輕故赦之也若無可疑則無可赦矣帝王之道賞不僭而刑不濫夫刑之失入固爲濫而失出亦爲濫後世相沿於刑罰之情狀

顯然供証歷歷者猶屢加平反而減等以示寛則是於不疑者亦矜恤之矣若復援肆赦之文槩爲宥釋則姑息之害其濫不亦甚乎有明刑之責者極當詳慎

又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蔡沈曰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

又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蔡沈曰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温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於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訟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

漢高祖皇帝

前漢書項籍將季布數窘帝項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籍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籍滅丁公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世爲人臣無傚丁公也

高祖寛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趨時如嚮赴英雄陳力羣策畢舉

漢太宗孝文皇帝

史記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前漢書文帝曰法正則民慤顔師古曰慤謹也罪當則民從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如淳曰阽近邊欲墮之意）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顏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

今而野不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顏師古曰樹謂藝殖也）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鄭氏曰黥劓刖左右趾）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

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顏師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顏師古曰以賢為上然後及親也）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

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詔之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跡所及靡不閑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顏師古曰楙美也）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顏師古曰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諍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

宗廟之福方内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旣不德又不敏明不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始終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

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躬顔師古曰言朕自發視之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爲有司枉撓也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

有所隱

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

孝文皇帝將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欽定執中成憲卷之一終

欽定執中成憲卷之二

漢孝景皇帝

前漢書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顏師古曰失其常理也)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李斐曰姦法因法作姦也)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顏師古曰厭服也讞平議也)

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顏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甚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顏師古曰耗不明也)丞相以聞請其罪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顏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韋昭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顧用)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謂與盜臧同罪)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罪非已逮為人所累曰逮不屬逮不逮及也)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如淳曰師樂師盲瞽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當鞠繫者頌繫之(顏師古曰頌寬容之不桎梏也)

漢世宗孝武皇帝

前漢書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請皆罷奏可

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顏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竝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

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御製論

漢武帝下求賢之詔而曰議不舉者罪蓋其求賢若渴之意迫切於中故其形於教令者如此夫知人則哲古帝其難之故人不難於舉而難於所舉之公且明也使臣工果賢則不待罪之而自能舉即或不舉亦必有不舉之故舉不舉公當則均有益卽此亦可以覘舉者之心志如臣工未必皆賢則所舉何能盡當又豈可繩之以法使之借口以不得已濫舉塞責乎古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蓋謂素所深知之賢而媢嫉遏抑不與同升耳非概言不舉者俱加之以重罰也

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顏師古曰遠近如一是爲仁也不憚艱難是爲義也）今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

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竝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抵至也謂分循所至無令煩擾使饑寒之民重受其困也）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尼者具舉以聞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京畿所統曰內史言其在內以別於諸郡守也其地卽京兆馮翊扶風三輔之

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顏師古曰租挈收田租之約令也郡謂四方諸郡也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顏師古曰平繇者均齊渠堰之力役謂俱得水利也

漢中宗孝宣皇帝

前漢書令郡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敷奏其言考試功能

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

詔曰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惟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詔曰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顏師古曰息生長也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蘇林曰囚徒病律名爲瘐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

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

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
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
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
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
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繇
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
上計簿計簿謂戶口錢穀之數及案訊諸因論課殿最之簿也每歲終郡國遣使詣京師上之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

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
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詔曰潁川太守黃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
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
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
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
金百斤
漢世祖光武皇帝
後漢書帝封功臣皆為列侯下詔曰人情得足苦
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
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
慄日慎一日
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於富者奢侈貧
者單財李賢曰單盡也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其布告
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

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
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跡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
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
詔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
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
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
漢顯宗孝明皇帝
後漢書詔曰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敕有司務順

時氣使無煩擾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李賢曰放手謂貪縱爲非有司明奏罪名竝正舉者李賢曰舉非其人竝正舉主之罪又郡國每因徵發輕爲姦利詭責羸弱先急下貧詭猶僞也下猶賤也縱豪強故違責羸弱縱富貴故先急下貧其務在均平無令枉刻

詔曰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

之費子孫饑寒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漢肅宗孝章皇帝

後漢書詔曰三事大夫李賢曰三事三公也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稱朕意焉

詔曰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氏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能顯謂才能顯著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於戲其勉之哉

漢孝和皇帝

後漢書詔曰隄防溝渠所以順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廢慢懈弛不以爲負刺史二千石其隨宜疏導勿因緣妄發以爲煩擾將顯行其罰

晉世祖武皇帝

晉書詔曰雖詔有所欲及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

皆不可隱情
詔以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其賜穀千斛布告
天下

南齊世祖武皇帝

南齊書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在我禳之何益

詔曰婚禮下達人倫攸始周官設媒氏之職國風興及時之詠四爵內陳義不期侈三鼎外列事豈存奢晚俗浮靡歷茲永久每思懲革而民未知禁乃聞同牢之費華泰尤甚膳羞方丈有過王侯富者扇其驕風貧者恥躬不逮或以供帳未具動致推遷年不再來盛時忽往宜為節文頒之士庶並可擬則公朝方樏供設合巹之禮無虧寧儉之義斯在如故有違繩之以法

梁高祖武皇帝

梁書詔曰經國有體必詢諸朝所以尚書置令僕丞郎旦旦上朝以議時事前共籌懷然後奏聞頃者不爾每有疑事倚立求決古人有云主非堯舜何得發言便是是故放勳之聖猶咨四岳重華之叡亦待多士豈朕寡德所能獨斷自今尚書中有疑事前於朝堂參議然後啓聞不得習常其軍機要切前須諮審自依舊典

魏太宗明元皇帝

魏書敕有司勸課留農者曰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椁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教行三農生殖五穀教行園圃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賄教行嬪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自是民皆力勤故歲數豐穰畜

牧滋息

魏高祖孝文皇帝

魏書詔曰今牧民者與朕共治天下也宜簡其徭役先之勸奬相其水陸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内勤若輕有徵發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民有不從長教惰於農桑者加以罪刑

詔曰婚娉過禮則嫁娶有失時之弊厚葬送終則生者有糜費之苦聖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禮數

約之以法禁逾者民漸奢尚婚葬越軌致貧富相高貴賤無别朕今憲章舊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為定準

詔曰朕承祖宗夙夜惟懼然聽政之際猶慮未周至於案文審獄思闕已過自今群官奏事當獻可替否無或面從俾朕之過彰於遠近

詔曰文武之道自古竝行威福之地必也相藉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叡未捨兵甲之行然則天下雖平忘戰者殆不教民戰可謂棄之是以周立司馬之官漢置將軍之職皆所以輔文强武威肅四方者矣國家雖崇文以懷九服修武以寧八荒然於習武之方猶為未盡今則訓文有典教武闕然將於馬射之前先行講武之式可敕有司豫修場埒其列陣之儀五戎之數別俟後敕

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

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

北史詔禁圖讖秘緯諸巫覡假稱鬼神妄說吉凶及委巷諸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

魏世宗宣武皇帝

魏書詔曰諸州刺史不親民事緩於督察郡縣稽逋旬月之間纔一覽决淹獄久訟動延時序百姓怨嗟方成困弊尚書可明條制申下四方令曰親庶事嚴敕守宰不得因循寬怠廢政

唐高祖皇帝

舊唐書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秘書外省別立小學

高祖命劉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更刊律令謂曰

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為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刊定務使易知

西突厥曷薩那可汗獻大珠於高祖高祖勞之曰珠信為寶朕所重者赤心珠無所用竟不受之

孫伏伽初以三事上諫（三事謂納諫諍戒遊戲及擇任太子諸王寮佐也）高祖覽之大悅下詔曰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典籍豈無先誡臣僕諂諛故弗之覺也漢高祖反正從諫如流洎乎文景繼業宜元承緒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周隋之季忠臣結舌一言喪邦良足深誡永言於此常深歎息朕每惟寡薄恭膺寶命雖不能性於天道庶思勉力常冀弼諧以匡不逮而羣工卿士罕進直言將申虛受之懷物所未諭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至誠慷慨詞義懇切指陳得失無所迴避非有不次之舉曷貽利行之益伏伽既懷諒直宜處憲司可治書侍御史仍須示遠近知朕意焉

雍州萬年人宋興貴累世同居躬耕致養至興貴已四從矣高祖聞而嘉之詔曰人稟五常仁義為重士有百行孝敬為先自古哲王經邦致治設教垂範皆尚於斯叔世澆訛人多偽薄修身克己事資誘勸朕恭膺靈命撫臨四海愍茲弊俗方思還淳宋興貴立操雍和志情友穆同居合爨累代積年務本力農崇謙履順弘長名教敦立風俗宜加褒顯以勸將來可表其門閭蠲免課役布告天下

使明知之

高祖賜高麗王建武書曰朕恭膺寶命君臨率土祇順三靈綏柔萬國普天之下情均撫字日月所照咸使乂安王既統攝遼左世居藩服思稟正朔遠循職貢故遣使者跋涉山川申布誠懇朕甚嘉焉方今六合寧晏四海清平玉帛既通道路無壅方申輯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場豈非盛美但隋氏季年連兵構難攻戰之所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

離室家分析多歷年歲怨曠不申今二國通和義無阻異在此所有高麗人等已令追括尋即遣送彼處有此國人者王可放還務盡撫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於是建武悉搜括華人以禮賓送前後至者萬數

唐太宗皇帝

貞觀政要中書令房元齡奏言秦府舊左右未得官者並怨前宮及齊府左右處分之先已太宗曰古稱至公者蓋謂平恕無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堯舜廢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誅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為公無私於物昔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重況我今理大國乎朕與公等衣食出於百姓此則人力已奉於上而上恩未被於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故異情凡一面尚且相親況舊人而頓忘也才若不堪亦豈以舊人而

先用今不論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豈是至公之道耶

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欲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躭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滋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至於出一非理之言則萬姓為

之解體怨讟旣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
又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
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朕雖不
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直言鯁議致天下太平
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
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
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
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

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爲理之意固
未及於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
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
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太宗謂曰朕之所任皆以爲
賢卿知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不的知佞者請
陛下佯怒以試羣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諫則
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人太宗謂封德彝曰流

水淸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爲詐
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淸理不可得朕常
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其爲人如此豈可堪爲教
令謂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
道訓俗卿言雖善朕所不取也
太宗從容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
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祚運長短
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僕射蕭瑀進曰紂爲無道

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周室微六國無
罪秦氏專任智力吞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
太宗曰不然周旣克殷務弘仁義秦旣得志專行
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
在玆乎
又曰人有明珠莫不貴重若以彈雀豈非可惜況
人之性命甚於明珠見金錢財帛不懼刑網徑卽
受納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彈

雀何況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耶羣臣若能備盡忠直益國利人則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榮遂妄受財物贓賄旣露其身亦殞實爲可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疎遠忠正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之手亦可爲笑

謂房元齡曰自此倘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

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諸衣冠以爲恥累

謂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專心政道聞有好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彼皆宰臣親故公等但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爲形迹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爲舉得其賢故也但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讎嫌不得不舉

王珪拜諫議大夫每推誠盡節多所獻納太宗謂曰卿所論皆中朕之失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祗爲不聞己過或聞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復聞過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乎

謂朝集使曰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庭實比聞都督刺史邀射聲名厥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境外求更相倣效遂以成俗極爲勞擾宜改此弊不得更然

謂侍臣曰朕謂亂離之後風俗難移比觀百姓漸知廉恥官人奉法盜賊日稀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是以爲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此事也

又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

責怨

又曰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朕則以爲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昔舜誡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又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凡爲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謙恭者在身倘有不是之事誰肯犯顏諫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懼羣臣天高聽卑何得不畏羣公卿士皆見瞻仰何得不懼以此思之但知常謙常懼猶恐不稱天心及百姓意也

太常少卿祖孝孫奏所定新樂太宗曰禮樂之作是聖人緣物設教以爲撙節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陳將亡也爲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爲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聞則悲耳何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俱存朕能爲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

謂侍臣曰古人云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故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惟好釋氏老氏之教終日談論苦空未嘗以軍國典章爲意及侯景率兵向闕尚

書郎以下多不解乘馬孝元帝在於江陵爲萬紐于謹所圍猶講老子不輟百寮皆戎衣以聽此事亦足爲鑒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爲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

又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間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或不堪養百姓故於屏風上錄其姓名

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居深
宫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
實理亂所繫尤須得人
又曰朕嘗謂貪人不解愛財也至如內外官五品
以上祿秩優厚一年所得其數自多若受人財賄
不過數萬一朝彰露祿秩削奪此豈是解愛財物
規小得而大失者也且為主貪必喪其國為臣貪
必亡其身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固非謬言也

昔秦惠王欲伐蜀不知其逕乃刻五石牛置金其
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拖
牛入蜀道成秦師隨而伐之蜀國遂亡漢大司農
田延年贓賄三千萬事覺自死如此之流何可勝
記朕今以蜀王為元龜卿等亦須以延年為覆轍
也
謂房元齡等曰朕比見隋代遺老咸稱高熲善為
相者遂觀其本傳可謂公平正直尤識治體又漢

魏已來諸葛亮為丞相亦甚平直陳壽稱亮之為
政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
慢者雖親必罰卿等豈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
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賢者
謂公卿曰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
等長守富貴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業業
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
但百姓安寧自身常得懽樂古人云賢者多財損

其志愚者多財生其過此言可為深誡若徇私貪
濁非止壞公法損百姓縱事未發聞中心豈不常
懼恐懼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豈得苟貪財
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孫每懷愧恥耶卿等宜深思
此言
謂房元齡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則濫賞
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朕
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為心恒欲公等盡情極諫公

等亦須受人諫語豈得以人言不同已意便即護短不納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復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繫之於朕故曰慎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於卿輩既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倘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爲國之大害也

又曰朕比見衆議以祥瑞爲美事頻有表賀慶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夫爲人君當須至公理天下以得萬姓之懽心若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後諸州所有祥瑞並不用申奏

又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爲惡愚人好犯憲章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兹無赦又蜀先主嘗謂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每見啓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故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數赦卒至傾敗夫謀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已來絶不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彌不可數將恐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

謂左庶子于志寧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爲說百姓閒利害事朕年十八猶在民閒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量處置或時有乖疎得人諫諍方始覺悟若無忠諫者爲說何由行得好事况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且人主安危所繫不可輒爲驕縱但出敕云有諫者即斬必知天下士庶無敢更發直言故克己勵精

容納諫諍卿等常須以此意共相談說每見有不
是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裨益也
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
生長富貴好尚驕逸多不解親君子遠小人故爾
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往行冀其以為規範因
命徵錄古來帝王子弟成敗事名為自古諸侯王
善惡錄以賜諸王
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則自內省恒恐上不稱

天心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諫欲令耳目外
通下無怨滯又比見人來奏事者多有怖慴言語
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
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
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
又曰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
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
姓不堪遂致滅亡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惟
欲清淨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
姓安樂夫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
君能清淨百姓何得不安樂乎
又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游仁義積則物自歸
之人皆知畏避災害不知行仁義則災害不生夫
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常令相繼若斯須懈怠去
之已遠猶如飲食資身恒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
又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
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以防

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朕所為事若有不當或有
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比見前史或有人臣諫
事遂答云業已為之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為停改
此則危亡之禍可反手而待也
詔曰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
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門下省復有據

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錄狀奏聞

欽定執中成憲卷之二終

欽定執中成憲卷之三

唐太宗皇帝

舊唐書貞觀元年陳君賓轉鄧州刺史州邑喪亂之後百姓流離君賓至纔期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遭霜澇君賓一境獨免當年多有儲積蒲虞等州戶口盡入其境逐食太宗下詔勞之曰朕以隋末亂離毒被海內率土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存一寤寐思之心焉若疚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惟以安養為慮每見水旱降災霜雹失所撫躬責己自慚德薄恐貧乏之黎庶不免饑餒傾竭倉廩普加賑恤其有一人絕食若朕奪之分命庶寮盡心匡救去年關內六州及蒲虞陝鼎等復遭亢旱禾稼不登糧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比聞刺史以下及百姓等並識朕懷逐糧戶到遞相安養迴還之日各有贏糧乃別賚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知水旱

無常彼此遞相拯贍不應凶年二則知禮讓興行輕財重義四海士庶皆爲兄弟變澆薄之風敦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其安置房口官人支配得所並令考司錄爲功最養戶百姓不恡財帛已勑下者免今年調物宜知此意務相勸勉

太宗嘗嫌上封者衆不近事實欲加黜責魏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己過今之封事謗木之流也陛下思聞得失秖可恣其陳道若所言衷則

有益於陛下若不衷無損於國家太宗曰此言是也並勞而遣之

資治通鑑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耶

又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又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唐德宗皇帝

舊唐書王希全將赴靈州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之乃著君臣箴以賜之其詞曰夫惟德

惠人惟辟奉天從諫則聖共理惟賢皇立有極駿命不易總萬幾以成務齊六合之殊致一心不能獨鑑一目不能周視數求哲人式序在位於戲君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何啟沃之所宜自古今而未得且以讜言者逆耳讒諛者伺側故下情未通而上聽已惑俾夫忠賢敗於凶慝譬彼輕舟泛徒楫之亦有和羹宰夫膳之孰云理國不自得師覆車之軌予甚懲而高以下升和由

甘受惟君無艮亦臣之咎閱諸辛毗牽裾魏后則有禽息竭忠碎首勉思獻替以平可否勿謂無傷自微而彰勿謂何害積小成大事有隱而必見令既出而焉悔鼓鐘在宮聲聞於外浩然涉水朕未有艾將負扆以虛心期盡忠而納誨在昔夔契實匡舜禹近茲魏徵佐我文祖君臣協德混一區宇肆予寡昧獲纘丕緒臣哉鄰哉爾翼爾輔高秋始肅我武惟揚敕此禁衞殿於大邦戀闕方甚嘉言

乃昌是規是諫金玉其相辭高理要入德知方總彼千慮備於八章宣父有言起予者商殷有盤銘周有欹器或誠以詞或警以事披圖演義發於爾志與金鏡而高懸將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鮮愼厥終汝其夙夜期保朕躬無曰爾身在外而誠不通一言之應千里攸同導彼遐徐達予四聰華獎仰德將乃之功既往既來懐賢忡忡賜予和汝式示深衷

唐憲宗皇帝

舊唐書憲宗嗣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顧謂丞相曰太宗之創業如此元宗之致理如此既覽國史乃知萬倍不如先聖當先聖之代猶須宰執臣寮同心輔助豈朕今日能獨爲理哉自是延英議政晝漏率下五六刻方退

唐文宗皇帝

舊唐書詔曰儉以足用令出惟行著在前經斯爲理本朕自臨四海愍元元之久困日昃忘食宵興疚懐雖文繡之飾尚愧茅茨之儉亦諭卿士形於詔條如聞積習流弊餘風未革車服第室相高以華靡之制賁用實貨同歐於食貨之源有司不禁侈俗茲扇蓋朕教導之未敷使兆庶昧於恥尚也其何以足用行令臻於至理與永念懇歎追茲抑敕自今內外班列職位之士各務素樸弘茲國風

有僭侈尤甚者御史糾上主者宜示中外知朕意
焉

唐宣宗皇帝

資治通鑑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
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
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
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
爲御史

後周世宗皇帝

資治通鑑詔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
盡識若不採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
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得失若言之不入
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宋太祖皇帝

宋史令自今諸州歲受稅租及筦榷貨利上供物
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師毋役民妨農

帝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
爾謂爲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
耳

詔曰民生在勤所寶惟穀先王之明訓也朕奄宅
中夏爲之司牧聽乃億兆期臻富庶矧農桑之業
爲衣食之原今陽和在辰土膏脉起當播種之云
始慮遊惰之尚多苟力作之不勤則秋斂之何望
諸州長吏等任居牧守職司勸課所宜敦率黎庶

勉勵農功俾比屋之人服勞於南畝三時之務無
失於西成極其麃蓘之勤用致茨梁之詠懋功信
賞國典在焉

詔曰豐年之詠播於頌聲廣畜之訓垂於載籍今
三時不害百姓小康田里無愁嘆之聲壠畝有遺
滯之穗州縣長吏等職司牧養義當勸率俾及歲
穰各務儲積或値凶歉不至匱乏古者倉廩實禮
節興所宜禁民猜博勿致遊惰戒其崇儉免於靡

毅中嚴條敎稱朕意焉

太祖名王昭素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重其言書於屏風

通鑑永寧公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爲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

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宋太宗皇帝

宋史上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者則快快於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又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卽無不治謂爲飾喜怒之具卽無不亂卿等愼之

謂宋琪等曰在昔帝王多以崇高自處顏色嚴毅左右無敢質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欵曲商確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無得有所顧避

諭宰臣曰每閱大理奏案節目小未備移文案覆動涉數千里外禁繫淹久甚可憐也卿等詳酌非人命所繫卽量罪區分勿須再鞫

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

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況能惠養黎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能上達矣

令內外官凡所舉薦有變節踰矩者自首則原其聯坐之罪

詔郡縣有治行尤異吏民異服居官廉恪蒞事明

緻關訟衰息倉廩盈羨寇盜剪滅部內肅清者本
道轉運司各以名聞當驛置赴闕親問其狀加旌
賞焉其貪冒無狀淹延關訟踰越寇度盜賊競起
部內不治者亦條其狀以聞當行貶斥
帝親選京朝官三十餘人自書戒諭之言於印紙
曰勤政愛民奉法除姦方可書爲勞績且謂錢若
水曰奉法除姦之言恐諸臣未喻因而生事可語
之曰除姦之要在乎奉法

太宗幸國子監召孫奭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
耶因咨嗟久之
詔曰古者振木鐸於路所以來四方之風謡設鼓
樽於庭所以延羣臣之諫諍在朝內外官自今或
知民間利病及時政得失並得直言無隱
詔曰昔舜之有天下也選於衆而舉善人則不仁
不善者斯遠矣矧今提封至廣設官尤衆銓選既

限於常調英俊或沈於下僚俾振滯淹屬在倫類
傳不云乎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朕當親覽而
進之其令常參官舉升朝官者各二人
通鑑帝遣守臣得楊延慶等十餘人命爲知州因
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
禍昔秦彭守潁川教化大行境內多瑞宋琪曰秦
彭一郡守政善而天應之若此況君天下者乎
宋眞宗皇帝

宋史詔曰朕爲民司牧罔敢逸豫冀聞闕政屢詔
讜言而羣臣奏對罕有極陳得失豈詢求之未至
何循默以自持其令御史臺諭內外官各上所見
勿爲廻避
宋仁宗皇帝
帝學經筵講尚書洪範五事帝曰王者之用五事
皆本於五行乎王洙對曰王者治五行得其性則
五事皆善故五事得則有休徵五事失則有咎徵

是以聖人克謹天戒以修其身帝曰人君奉天在於修德夙夜兢兢戒慎於未形尚恐不至必俟天有譴告然後修德此豈畏天之道也

宋史詔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朕慮天下之士或有遺也旣以臨軒較得失而憂其屢不中科則衰邁而無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閭而進不得預於祿仕故常數之外特爲之甄采而狃於寬恩遂隳素業苟簡成風甚可恥也自

今宜篤進厥學無習僥倖

詔守令或貪恣耄昏以弛爲寬以苛爲察以增賦斂爲勞以出入刑罰爲能而部使者莫之舉劾自今其各思率職勿撓權倖勿縱有罪以稱朕意

詔曰國家設制策之科將博詢於讜議有能規朕躬之過失陳宰相之闕遺糾中外之姦回斥左右之朋比述未明之機事貢無隱之密謀以至臺省之官阿私而罔上郡國之吏專恣以濫刑或通受貨財潛行請託或恃憑權勢政事貪殘並許極言朕當親覽其令百官遇起居日轉對在外臣僚亦許其實封以聞

詔曰夫和平醇一之政行則民休美之氣應險刻媮薄之路啓則民戚慘之變生蓋風化之感天下其猶影響之相從也御史執法嘗爲朕言宜深詔執事以遏浮競之風其令中書門下務采端厚忠實可以表厲風俗之士並進於朝以啓迪朕心其

詭激辨巧敢涉朋比之迹者必行放棄之罰庶幾朝廷清明百異消弭以起治平咨爾攸司其服朕命

詔曰朕惟善治之主以天下耳目爲視聽而不自任其聰明耳目之官今臺諫之任也夫以四海之廣萬事之衆臺官數人不能以周知固將詢及士大夫而其間傾邪險害之徒不惟朝廷義理所在謂職在言責勢必施行輒徇巳之愛憎倚依形似

扇造語言以中善良豈朕所以圖治之意哉其令
中書門下開儆百工務行敦實
通鑑輔臣以雨稱賀帝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晝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比欲下詔罪已撤樂減膳又恐近於衆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敢受賀乎

宋神宗皇帝

宋史帝曰灌溉之利農事大本但陝西河東民素不習此苟享其利後必衆趨三白渠爲利尤大有舊跡可極力修治凡疏積水須自下流開導則畎澮易治書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
詔曰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然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其責不在已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爲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倡而發者也今百度墮弛風俗偷墮薄蝕災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創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極言無隱嘗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不言爾爲不恭朕將用此攷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而明黜陟焉

宋高宗皇帝

言行錄上曰人心國之本也雖有土地若失人心

亦不可立國
宋史幸秘書監須手詔曰士習爲空言而不爲有用之學久矣爾其勉修術業益勵猷爲一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會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訓顧不美歟
呂頤浩等以旱乞罷政帝賜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厭天心者
通鑑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於州縣令刻石文

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宋孝宗皇帝

宋史詔曰獄重事也用法一傾則民無所措手足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巧持多端隨意輕重之朕甚患焉其自今革玩習之弊明審克之公使姦不容情罰必當罪用廸於刑之中勉之哉毋忽

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

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爲旱備乎唐韋丹爲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九所灌田萬二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爲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潴波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爲朕相邱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措手受弊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卽勤惰而寓賞罰焉

通鑑帝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虞允文對曰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然之

帝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

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趙雄奏事上曰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語王道始於不饑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恥言農事殊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

理財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理財爲務

宋理宗皇帝

通鑑詔曰朕粤稽盛帝明王制治保邦曷嘗不以人材爲先務蓋雖堯舜之法度文武之方策苟非其人是廸是循則亦徒法而已故必賴濟濟之賢藹藹之士布列中外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相繼於長久也我國家聾設進士一科得人爲盛三百年間所以保乂王家垂休億載

者厥功茂哉弊久寖滋近年尤甚非無佳士頴出由此其選然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植德勵行者難究其蘊奥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漓至於冒國法以苟營假儒官而挾策倡言亂雅勦說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變通蓋披閱先朝名臣奏議其論取士之法非一惟程顥頤兄弟深明治道酌古準今綱條詳明用意肫切今三省詳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務於科舉令甲無大更張以妥安士心而於進士之外舉所以崇尚經術考察德行選用材能之道立爲一代之典陶成四方之風庶幾豐芑之仁垂之萬世顧不美歟

金世宗皇帝

上諭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凡爲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譽必虧忠節卿宜戒之

謂宰臣曰朕觀在位之臣初入仕時競求聲譽以取爵位亦既顯達卽徇默苟容爲自安計朕甚不取宜宣諭百官使知朕意

又曰朕已行之事卿等以爲成命不可復更但承順而已一無執奏且卿等凡有奏何嘗不從自今朕旨雖出宜審而行有未便者卽奏改之或在下位有言尚書省所行未便亦當從而改之毋拒而不從

上與親王宰執從官從容論古今興廢事曰經籍之興其來久矣垂教後世無不盡善今之學者既能誦之必須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誦之何益女直舊風最爲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當習學之舊風不可忘也

諭宰臣曰凡已經奏斷事有未當卿等勿謂已行

不爲奏聞改正朕以萬幾之繁豈無一失卿等但言之朕當更改必無吝也

尚書省奏擬同知永寧軍節度使事阿可爲刺史
上曰阿可年幼於事未練授佐貳官可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禮奏曰臣等以阿可宗室故擬是職上曰郡守係千里休戚安可不擇人而私其親耶若以親親之恩賜與雖厚無害於政使之治郡而非其才一境何賴焉

謂宰臣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如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至紀綱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也餘復何爲

謂宰執曰齊桓中庸主也得一管仲遂成霸業朕夙夜以思惟恐失人朕既不知卿等又不薦必俟全才而後舉蓋亦難矣如舉某人長於某事朕亦量才用之又言人之有幹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最優也

謂大臣曰國初風俗淳儉居家惟布衣非大會賓客未嘗輒烹羊豕朕常念當時節儉之風不欲妄費凡宮中之官與賜之食者皆有常數

謂宰臣曰朕觀唐史惟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甚得諫臣之體近時臺諫惟指摘一二細碎事姑以塞責未嘗有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與毋乃亦不知也

有司奏重修上京御容殿上謂宰臣曰宮殿制度

苟務華飾必不堅固今仁政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見他處歲歲修完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虛華無實者不能經久也今土木之工滅裂尤甚下則吏與工匠相結爲姦侵尅工物上則戸工部官支錢度材惟務苟辦至有工役纔畢隨卽欹漏者姦弊苟且勞民費財莫甚於此自今體究重抵以罪

金章宗皇帝

金史詔戒諭尚書省曰國家之治在乎紀綱紀綱

所先賞罰必信今乃上自省部之重下逮司縣之間律度弗循私懷自便遂延隳廢苟且成風習此爲恒從何致理朝廷者百官之本京師者諸夏之儀其易自今各懲已往遵繩奉法竭力赴功無枉撓以徇情無依違而避勢壹歸於正用範乃民

元太祖皇帝

元史太祖有訓欲治身先治心欲責人先責已

元憲宗皇帝

元史帝諭羣臣曰爾輩若得朕獎諭之言卽志氣驕逸志氣驕逸而災禍有不隨至者乎爾輩其戒之

元世祖皇帝

元史世祖卽位之初首詔天下國以民爲本民以衣食爲本衣食以農桑爲本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於民俾民崇本抑末

命宣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

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官汙濫及民不孝弟者量輕重議罰

帝立御史臺以答察兒爲御史大夫張雄飛爲侍御史且戒之曰卿等旣爲臺官職在直言朕爲汝君苟所行未善亦當極諫況百官乎汝宜如朕意人雖嫉妬汝朕能爲汝地也

帝曰朕於廷臣有懃直忠言未嘗不悅而受之違忤者亦未嘗加罪蓋欲養忠直而退諛佞也

元仁宗皇帝

元史詹事院臣啓金州獻瑟瑟洞請遣使采之帝曰所寶惟賢瑟瑟何用焉若此者後勿復聞先是近侍言賈人有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慚而退

詔曰朕賴天地祖宗之靈獲承聖緒永惟治古之

隆羣生咸遂國以乂寧朕夙興夜寐不敢怠遑任賢使能興滯補闕庶其臻茲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朕之志也

帝曰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及今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而勿失則下民知所畏避綱紀可正風俗可厚其或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欲求治安豈不難哉

顧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耶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

詔曰比歲設立科舉以取人材尚慮高尚之士晦跡邱園無從可致各處其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邁深明治道不求聞達者所在官司具姓名牒報本道廉訪司覆奏察聞以備錄用又屢詔求言於下使得進言於上雖指斥時政並無譴責往往采擇

其言任用其人列諸庶位以圖治功其他著書立言裨益教化啓廸後人者亦斟酌錄用著為常式云

欽定執中成憲卷之三終

明太祖高皇帝

洪武實訓右御史大夫鄧愈等各言便宜事太祖覽之謂愈等曰治天下當先其重且急者而後及其輕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教化行而習俗美足衣食者在於勸農桑明教化者在於興學校學校興則君子務德農桑舉則小人務本如是爲治則不勞而

政舉矣今卿輩所言皆國家之不可闕者但非所急卿等國之大臣於經國之道庇民之術尚當爲予盡心焉

太祖與侍臣論及創業之難曰朕賴將帥之力掃除禍亂以成大業今四海漸平朕豈不欲休息以自娛然所畏者天所懼者民苟所爲一有不當上違天意下失民心馴至其極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

又曰人主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

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已能多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已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已之過

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

太祖退朝顧謂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

生民休戚係焉故曰愼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有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爲之惕然

太祖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

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洪武四年命建奉先殿謂禮部尚書陶凱曰朕聞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遠之道豈敢怠忽復感歎曰養親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之苦徒切於身後今歲時致享

則於太廟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所爾其考論以聞

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於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淸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皡皡而不自知此卽神仙也功業垂於簡冊聲名流於後世此卽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業圖天下之安其敢游心於此

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葢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

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

謂羣臣曰謀國之道習於舊聞者當適時宜狃于近俗者當計遠患苟泥古而不通今溺近而忘於遠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設施必欲有利於天下可貽於後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葢國家之事所係非小一令之善爲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無窮之

患不可不愼也
又曰人有精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敎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耶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敎之之道當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不以正爲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

記誦章句而已
太祖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於國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
謂秦府右相文原吉等曰藥所以防病積貨所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爲諸子擇賢以爲之輔

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忽於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姑息小過大愆必至故塞水者必於其源源塞而流絶伐木者必於其根根斷而木不拔矣設王有所違失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則是大失將至俟其大失將至然後規之救有所弗及矣夫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凡歷代賢王著名方册其臣亦皆賢者故能齊其美爾等職在輔導

宜盡心所事
論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與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故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爲法

若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太祖與侍臣論用人之道曰人主以明爲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之見以爲明夫爝火之光豈勝於列炬衆人之見必廣於一人故用天下之賢才以爲治使天下之情幽隱畢達則明無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取衆長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

一人而酬應天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芻蕘至賤者也古人尚有取于其言況左右前後之人與共事者豈無一得之長乎諸公所建明當備陳之

諭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流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汙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耳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然爲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爲所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正故取人爲難而知言爲尤難也

諭羣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而古之賢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憂治

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嘗一日忘其憂何也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綏之方未盡得宜卿等能同予之憂乎能同予憂庶幾格天心而和氣可致矣若徒竊位苟祿於生民之利病漫不加省卒之禍敗隨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懼哉

太祖與羣臣論民間事曰四民之業莫勞於農觀

其終歲勤勞少得休息時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穀不登則舉家飢困朕一食一衣則念稼穡機杼之勤爾等居有廣廈乘有肥馬衣有文繡食有膏粱當念民勞大抵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未有民困窮而國獨富安者爾等其思佐朕裕民之道庶幾食祿無愧

太祖觀漢武帝紀顧謂翰林待制吳沈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

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其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敝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太祖閱內藏慨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取一已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為一已之奉也今天下已平國家無事封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

太祖謂侍臣曰淡泊可以養志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度奢侈移性故奇技淫巧皆役心損德之具朕觀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樸遂成一統之業至庚申帝驕淫奢侈飫粱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故逸豫未終敗亡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為明鑒朕常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長保國家矣

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太祖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

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

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監在下故能修省者蒙福不能

者受禍太祖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而爲祥者故宋公一言熒惑移次齊侯暴露甘雨應期災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由人致也

又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

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卽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未旦卽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卽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祗畏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

太祖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是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於民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於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太祖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繫

也人君當存惕厲不可少息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民生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常命儒臣書於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之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太祖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為說而又謬為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葢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歿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縱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於世者若謂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慾養以中和自

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況萬無此理當痛絕之

太祖閱漢書謂侍臣曰漢高以追逐狡兔比武臣發縱指示比文臣譬諭雖切而語則偏重朕謂建立基業猶搆大廈剪伐斲削必資武臣藻繪粉飾必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堊用武而不用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塗塈二者均失之為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陂

諭戶部臣曰善為政者賦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勞故民力紓財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於賦役使民不至於勞困則民豈有不足田野豈有不安爭訟豈有不息官府豈有不清如此則民豈有不受其福者乎民既受福為官長者亦得以享其福矣近來有司不以民為心動即殃民殃民者禍亦隨之苟能憂民之貧而慮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謂善為政也爾等勉之

太祖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太祖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

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棼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民無冤抑刑獄清省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奸養育羣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體之毋忽也

命刑部都察院斷事等官審錄囚徒太祖曰錄囚務在情得其真刑當其罪大抵人之隱曲難明獄

之疑似難辨故往往有經審錄尋復反異蓋由審刑者之失以至此耳故善理獄者在推至公之心擴至明之見則巧偽無所隱疑似無所惑自然訟平理直枉者得申繫者得釋苟存心失公聽斷不明是猶舍衡以求平掩鑑以索照獄何由得理事何由能直今命爾等審錄囚徒務以公破私明辨惑毋使巧偽繁滋而疑讞不決生者拘幽於囹圄死者受冤於地下非惟負朕慎刑之心實違上天好生之意凡錄囚之際必預先精閱前牘詳審再三具實以聞

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本於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爲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太祖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

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於敗乃可以無敗能慎於成乃可以有成必須周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爲人所乘慎之慎之

征南將軍湯和移師進攻延平太祖遣使賫勅諭和曰軍中之事難於執一惟當以德服人必其負

固弗順然後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邇者邇者遠
之所贍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懸邇服則遠
來大懾則小懼又曰若欲人不違已當使之以信
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
有所分矣凡此皆汝所短故特諭爾
太祖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羣臣宴畢太祖見諸
功臣進退有禮召前諭之曰朝廷之間以禮爲主
人之有禮如衣之有領朕聞元世祖命伯顏阿术

二人平江南班師之日世祖遣儒臣許衡齎酒迎
之兩人推讓莫肯先飲伯顏曰阿术之功當先酌
阿术曰伯顏之功當先酌相讓者久之衡歎曰賢
矣哉古有拔劍擊柱而爭功者視此何如今觀卿
等雖出身行陣而進退周旋不失禮度朕爲之喜
卿等能始終如此何患後世無稱道之者
命京衛將士練習武藝是時諸將率師平中原未
關陝而將士之留京師者多安逸太祖諭之曰凡

事必預備然後有濟先時浚流臨旱免憂已涸而
汲汲焦弗及汝等當閒暇之日宜練習武藝不可
謂無事便可宴安也夫溺於宴安者必至於危亡
安而慮危者乃可以常安又曰成功非易保祿尤
難今國家之用人正如用車苟有齟齬不行即移
載他車矣汝等其戒之諸將皆頓首謝
詔諸武臣曰治定功成頒爵授祿爾等享有富貴
正當與賢人君子講學以明道理以廣見聞通達

古今之務以成遠大之器豈可苟且自足止於武
夫而已夫位隆而不知學徒長驕傲之心生今而
不知古豈識成敗之跡古之良將皆文武相資爾
等不可以爲兩途有識者必然吾言其次在從違
之間其下者耳若不聞吾言諄切爾等其勉識之
太祖親閱武於教場既罷諭諸將臣曰畜兵所以
衞民勞民所以養兵兵民相資彼此相利今爾等
無耕耨之勞而充其食無織紝之苦而足其衣是

皆出於民也然無知之徒不知捍禦之道橫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於困乏者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爾等勤勞建功皆已榮顯宜戒其縱恣之心體朕恤下之意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者善體衆情也不違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

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同知

陸齡率兵討之諭之曰蠻夷梗化自作不靖今命卿等討之軍旅之事以仁爲本以威爲用申明號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有勵心姑息行則人懷怠志士心勵雖少必濟人志怠雖衆弗克所謂仁者非姑息所謂威者非殺伐仁以撫衆威以振旅則鮮有不克齡受命行皆討平之

諭省府臣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進職位可謂尊顯矣當同心輔國以享祿位朕嘗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微戒盈滿常懼驕縱兢兢業業日愼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也至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蓋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淫以致於敗古人置欹器於座側正以戒其驕盈耳汝等宜戒愼之又謂都督府臣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効力曷能致

此切不可挾功驕恣輕忽下人若此則鮮有不敗者朕故拳拳爲爾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駕馭不以至誠相感故易生猜疑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儆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則可與國同其長久矣

諭來朝守令曰朕設置百官各司厥職以分理庶務惟郡守縣令爲牧民之官凡賦斂徭役訴訟皆先由縣次方至府若縣令賢明則賦斂平徭役均

訴訟簡一縣之事既治則府可以無憂矣苟縣官貪虐以毒民或怠荒以廢事民間利病尸坐不聞不惟民受其殃府亦受其弊矣爲府官者知其弊能繩其奸貪去其闒茸請更賢者而任之則上下皆安矣若知而不舉上下蒙蔽雖苟且一時終必爲其所累智人君子必能察於此矣爾等勿謂身居遠外朕不能知異日政績有聞必有嘉賞爾等爲政何如耳

吏部奏用國子生十四人皆爲六品以下官太祖諭之曰事君之道惟盡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無蔽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飢寒不得其所者有獄訟寃抑者有賢才不舉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爲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則方寸自明而諸弊可息一牽於私欲而惑於人言則冥然如坐暗室飢寒者無由獲濟寃抑者無由伸理賢才蘊蔽而豪猾縱横則爲廢職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記之毋爲人蔽惑也

謂將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忘武備往往至於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以言息兵講武而後可以言偃武若晉徹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

擾唐徹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正須常存不虞之戒然則武備其可一日而忘哉

有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內有曰立威太祖覽畢諭之曰汝說甚善但立威之說亦有偏耳夫中國之與蠻夷在制馭之何如蓋蠻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懷然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則不能懾其暴惟威惠並行此馭蠻夷之道也古人有

言以懷德畏威爲强正以此耳
謂廷臣曰朕常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眞召治工數人而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曰鍛鍊不至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眞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畧有偏邪乃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别邪正審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明成祖文皇帝

大訓記各布政司府州官進表者辭歸上諭曰治天下者以天下之心爲心治一方者以一方之心爲心朕居君位夙夜念慮未嘗忘民每思飲食衣服百物之奉皆出民力民或有寒不得衣飢不得食勞不得息朕何忍獨安爾等皆以賢才爲國家任牧民之職夫受人寄者當盡己之力爲人上者當推己之心治民之道農桑爲急不害播種則民無飢不妨蠶桑則民無寒蓋民之衣食皆出己力未嘗仰給公家惟賴公家統理以免强凌衆暴之患耳爾等當明其利害順其好惡去其爲惡之人則爲善者自安懲其趨末之習則務本者自固况數年以來軍旅供給民勞爲甚今畧得休息正如病者初差宜保養調護若復勞擾病將愈深其歸戒之

周王橚來朝且獻騶虞百僚稱賀以爲皇上至仁格天所致既罷朝上謂侍臣曰適聞羣臣言不覺

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夫有怨豈得謂仁一念不誠豈能格天朕方夙夜惕懼何可便謂騶虞是天降祥於朕侍臣曰此天心眞不偶然者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爲祥在朕更當加愼

上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鎭紙金獅歘側將墜給事中耿通趨進移置案中上顧侍臣曰一器

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
獨可置之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危
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
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
上顧諸將論用兵之法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
勝益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
須步武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
于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

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則
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
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
明仁宗昭皇帝
大訓記刑部尚書金純左都御史劉觀等奏刑名
畢上諭之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怒增損卿等
鞫獄之際亦當虛心聽察量其情實有罪不可幸
免無罪不可濫刑持法明信則人有所畏而不敢

犯若不明其情而任巳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
寃抱恨者朕之所惡卿等其以爲戒卿等皆國大
臣非獨自巳當存矜獄之心如朕一時過于嫉惡
處法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毋以乖迕爲慮朕不難
于從善也
明史通政使請以四方雨澤章奏送給事中收貯
帝曰祖宗令天下奏雨澤欲知水旱以施恤民之
政積之通政司既失之矣今又令收貯是欲上之

人終不知也自今奏至即以聞
明宣宗章皇帝
大訓記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前命御史考察
在外等官政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近聞
考察之官少能著實但信偏言更不博詢其有勤
于職業因理公務不免施刑小人不喜誣爲酷暴
反致罷退屑濫之官綱紀不立人所狎玩或貪贓
賄低首下氣依阿度日小人貪其易與乃更保留

如此不當孔子曰衆好惡必察焉宜嚴戒飭之務盡至公毋使正人受誣小人得志如或不當責有所歸

上御奉天門諭三法司官曰朕夜來觀周書立政篇有云式敬爾繇獄以長我王國此深有意味盖能敬愼用刑不致枉濫則仁恩浹洽足以培固國本福祚豈不靈長今不必論效驗但當以敬爲主有虞欽恤正是此意卿等宜夙夜勿忘

謂侍臣曰三代以下人主唐太宗善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故有貞觀之治宋太祖嘗曰唐太宗受人諫疏常自引咎不以爲耻不若已不爲非使人無可諫二者孰是侍臣對曰宋太祖所言爲優上曰宋太祖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若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禹湯猶取善于人況其下者乎朕以爲人君者當以太宗爲法

明憲宗純皇帝

明史山西巡撫何喬新劾奏遲延獄詞僉事尚敬劉源因言凡二司不決斷詞訟者半年之上悉宜奏請執問帝曰刑獄重事周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特爲未得其情者言耳苟得其情即宜決斷無非拘幽往往瘐死是刑官殺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條其即以喬新所奏通行天下

明孝宗敬皇帝

實訓上視學行釋奠禮御彝倫堂賜勅勉勵諸生曰朕惟自古帝王本綱常以致治必以學校爲首務爲學校所以明人倫也孔子述經垂教莫先乎此我祖宗奄有寰宇建學育材文教誕敷治化旁洽肆朕繼統之初聿遵成憲擇日視學祗謁先師孔子退御彝倫堂聽講經書因以勸勵師生夫治本於道道載於經所當講明而體行者舍綱常何以哉朕躬行圖治惟古帝王是期爾師生其亦以

古之賢才是勵於經必究其精微之奧於綱常倫理必盡其允蹈之功蘊之爲德行措之爲事業大足以尊主庇民次足以修政立事罔俾濟濟之咏專美有周則我明治化將與唐虞於變時雍匹休矣欽哉故諭

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曰朕惟刑以輔治用之貴得其平刑平則善有所勸惡有所懲而人心服天道和不平則不足以勸善懲惡而人心不服天道乖災變之來誠有不能免焉故特戒飭爾等各加

敬慎仍行南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令後問刑之際務必存心以仁恕持法以公平察辭辨色詳審其情罪所當重者重之以懲惡毋務姑息而不顧縱惡長奸之非罪所當輕者輕之以宥過毋事苛刻而致有抑鬱稱冤之歎其或證驗無憑情隱難明者尤當加意推究毋或俾致於一時而冀不坐罪于他日如此庶不背古聖人欽恤之訓而於朕刑期無刑之治亦有裨益焉

欽定執中成憲卷之四終

唐虞

書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蔡沈曰百志猶百慮也言方寸之間光輝明白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蔡沈曰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叙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

又曰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蔡沈曰無敎逸欲有邦者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

又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蔡沈曰有庸當作五庸同寅協恭和衷哉蔡沈曰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言典禮雖天所叙秩然正之使叙而厚用之使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懋勉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蔡沈曰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自我民明威蔡沈曰威古文作畏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蔡沈曰言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

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商

書仲虺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伊尹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又曰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蔡沈曰言勿以小善而不爲萬邦之慶積于小勿以小惡而爲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

又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蔡沈曰括矢括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于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又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蔡沈曰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于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于憸邪

又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

又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眞德秀曰聽言之道當求義理之當不當順意見之偏苟合乎理雖逆吾意不可不從苟拂乎理雖順吾意不可不察

又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又曰天難諶 諶信也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又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蔡沈曰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

又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 蔡沈曰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 臣爲上爲德 蔡沈曰爲上爲德左右厥辟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 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蔡沈曰難者難于任用愼者愼于聽察所以防小人也和者可否相濟一者始終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德無常

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蔡沈曰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于不一之善約而會之于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也

說苑伊尹曰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

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書傳說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蔡沈曰言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亂治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蔡沈曰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于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又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蔡沈曰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

又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蔡沈曰居止而安之義安于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安于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又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蔡沈曰王忱不艱言王忱信之亦不爲難

又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蔡沈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

道積于厥躬 蔡沈曰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于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于身不可以一二計矣

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蔡沈曰斅敎也言敎人居學之半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敎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周

書箕子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蔡沈曰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

又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

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三畧呂望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

書召公奭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又曰不寳遠物則遠人格所寳惟賢則邇人安

又曰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蔡沈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

逸周書周公曰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昌大在自克無過在數懲不困在豫慎見禍在未形除害在能斷安民在知過用兵在知時勝大患在合人心施舍在平心不幸在不聞其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禍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存亡在所用存在愼威安在恭己

國語史佚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

左傳周任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蘊積崇聚也絶其根本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又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國語虢文公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共供也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與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

左傳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

國語內史過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齊齋精也

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德政而均布福焉

曹劌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財用不匱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

管子管夷吾曰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

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於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

又曰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

又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

又曰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閒之堵墻窺而不見也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君善而臣傳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

又曰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柏不凋殺其霜雪夏不為薺麥枯死止其雨露)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

又曰昔年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

富者兵强兵强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强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

又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

又曰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敎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其衆

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又曰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又曰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又曰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又曰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於上

又曰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

又曰天因人聖人因天

又曰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

多士不爲歡

又曰明主之治國也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爲也

又曰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行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行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

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強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強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又曰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

又曰斷制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

又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

又曰時者得天義者得人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

人

又曰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臣黨而成羣

又曰凡民之從上也非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

又曰心治是國治也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民故功作而民從

又曰聽言之道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許之則失守
距之則閉塞
又曰凡人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
天下扶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
立必墮天下所扶雖高不危
又曰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
右而進故無壅遏之患
國語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

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
也將至矣
左傳胥臣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
能旅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又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
也（豐財謂稼穡邦國豐年也）
國語王孫說曰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與
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

已
范燮曰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
又曰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
其壞也無日矣
左傳臧孫紇曰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壹以待人軌
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
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
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

可禁乎（濯讀作洗）
士弱曰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
因民三曰從時
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
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
農之有畔（言其界）其過鮮矣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
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

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為己藥石）

又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

衛侯問北宮文子曰何為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

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民謂之有威儀也

晏嬰曰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

又曰君人執信臣人執恭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

又曰君所為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為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去其否是以政成而不干

晏子春秋晏嬰曰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

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

又曰古之聖王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

又曰賢君之治國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以加賞不因

怒以加罰不從欲以勞民不修怨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藏下無凍餒之民賢君之治國若此

左傳閔馬父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易孔子彖傳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朱子曰泰通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

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朱子曰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

之大民勸矣哉程子曰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心而說服無斁故以之先民則民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象傳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程子曰裁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裁制成其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植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為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朱子曰以仁爲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無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故足以爲事之幹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繫辭傳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此謙九三爻辭 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朱子曰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

不出戶庭无咎 此節初九爻辭 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朱子曰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

禮記孔子曰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又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又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又曰立愛自親始敎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敎民順也敎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敎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

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孔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又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孝經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又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又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

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

又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又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左傳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

以和

又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

大戴禮孔子曰君子之道譬則防歟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

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又曰禍莫長於無咎

又曰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齊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是故佚於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

又曰父之於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倒行耶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

家語孔子曰御四馬者正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同是車馬或以致千里或不及數百里以其所爲進退緩急異也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以其所爲進退緩急異也

晏子春秋孔子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

賈誼新書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

說苑孔子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愨而後求知能焉

韓詩外傳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

寛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强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强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

荀子顔淵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

大戴禮曾子曰君子成人之美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又曰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

又曰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

又曰古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乂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

又曰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事父與兄言言友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

又曰孝子善事君

又曰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以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公羊傳公羊高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孫

子華子程本曰上下洞達而無疑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

荀子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窌窖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等賦以差等制賦也）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

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其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豐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

又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

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利樂分施而恥積藏

又曰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

又曰有治人無治法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孫卿子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又曰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

又曰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也而輟行

又曰聖人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是以衆異不

得相蔽也

又曰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可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乎上則不可以得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察麤理矣

又曰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說教人也聽聽人之言也

辨辨其是非也

又曰王者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使百姓曉然皆知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

欽定執中成憲卷之五終

欽定執中成憲卷之六

漢

新書賈誼曰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令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惑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君道神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鮮矣

史記張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

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

韓詩外傳韓嬰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性情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于外不假于人反諸巳而存矣

又曰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為上

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
又曰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
又曰昔者聖王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飢寒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

席而匡天下也
又曰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之迷理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義而就刑誅也

又曰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挍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皐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能者爲己用無道以御之身雖多能猶將無益于存亡矣
又曰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

又曰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礪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順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人師爲佐中主以人友爲佐下主以人吏爲佐危亡之主以人隸爲佐
又曰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
又曰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

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

又曰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明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

又曰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敎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姦絀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姦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强

又曰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

前漢書董仲舒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

又曰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敎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敎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敎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敎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敎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敎化行而習俗美也

又曰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

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

又曰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懋哉懋哉皆强勉之謂也

又曰天子之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事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

春秋繁露董仲舒曰考績絀陟計事除廢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擥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賞罰用于實不用于名賢愚在于質不在于文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

又曰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見其光所以爲明也爲人主者法天之行內深藏所以爲神外博觀所以爲明也任羣賢以受成不自勞于事所以爲尊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爲仁也

又曰聖人之爲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爲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瀉于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

又曰人主以好惡喜怒變俗習天以煖清寒暑化草木人主之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煖清寒暑必當其時乃發也使好惡喜怒未嘗差也如春秋冬夏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

又曰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以此觀之雖

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正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若是者謂之天德

前漢書韓安國曰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

又曰聞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古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語古人之善語也）重作事也

史記司馬遷曰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

前漢書東方朔曰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鹽鐵論桓寬曰治不可以煩煩則亂治不可以怠怠則廢

又曰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

又曰築城者先厚其基而後求其高育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贍

又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

前漢書王褒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

路溫舒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皋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

魏相曰誅亂禁暴謂之義兵兵義則王敵加于己

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

劉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周公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內萬國驩于外故盡得其驩心以

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以和致和獲天助也

又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

又曰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于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顏師古曰言聖人在位臨馭四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鄭氏曰茹牽引也彙類也顏師古曰征行也）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

說苑劉向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聖人

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于此行之于彼萬姓之所戴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不避仇讎忠于事君仁于利下伊呂是也故顯名存于今是之謂公

又曰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

又曰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人民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

又曰聖人布德施惠非求報于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于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又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牙未

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焉如此者純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誼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于君不敢自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于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察幽隱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餽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顔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于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于論渴于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沉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

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求主之所好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辨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

操國事以爲輕重于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
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
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明主入則辯
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
間使主惡名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
臣也是謂六邪
又曰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
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

不能則學雖知必質然後辨之雖能必讓然後爲
之貴問也
又曰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謗
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
亦難矣
又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
又曰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
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

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又曰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
又曰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前漢書翼奉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
正雖愚爲用若乃懷邪知益爲害
李尋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
皆可使爲君子
蕭望之曰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
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

其欲利不勝其好義
匡衡曰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
雅頌舉異才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
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
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
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
又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源婚姻之禮正

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又曰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

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艸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又曰聖王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儼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顔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大雅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又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

又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

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

杜欽曰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

後漢書魯恭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于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

桓譚曰善爲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于時

鍾離意曰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

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太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晏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

班固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敎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

又曰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廢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

之盛至于刑措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又曰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

白虎通班固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明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以順成其道

論衡王充曰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安樂爲符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百姓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聖主治世期于民安不期符瑞

後漢書王符曰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爲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鬻奇爲末

又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

又曰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善良書曰文

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罰也非好傷人
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貪除人害也
潜夫論王符曰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
物養萬民者也故有號者必稱典名理者必效于
實羣僚師尹各列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辨
其治以考其績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
奉職不懈而陳言者不得誣矣
又曰殺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

建者以有日力也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
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
本國之基故務省役而爲民愛日
又曰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於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
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
又曰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
則國亂法無常行亦無常弛君敬法則法行君慢

法則法弛
忠經馬融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履莫大
乎忠忠者中也至公無私天無私四時行地無私
萬物生人無私大亨貞中也者一其心之謂夫
又曰大臣於君可謂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
忠在乎沉謀濟運正國安人任賢以爲理端委而
自治尊其君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
時之信聖德洋溢頌聲作焉

又曰君子之事上也入則獻其謀出則行其政秉
職不回言事無偉苟利社稷不顧其身上下用成
故昭君德蓋百工之忠也
又曰在官惟明涖事惟平立身惟清三者備矣然
後可以理人宣君德以弘其化明國法以期於無
刑視君之民如視其子則民愛之如愛其親蓋守
宰之忠也
又曰祗承君之法度行孝弟於其家服勤稼穡以

供王賦此兆人之忠也

又曰惟天監人善惡必應善莫大於作忠惡莫大於不忠君子守道所以長守其休小人不常所以自陷其咎

後漢書崔寔曰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

楊賜曰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顔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

仲長統曰制地以分人立政以分事明版籍以相數閲審什伍以相連持急農桑以豐委積省末作以一本業敎教學以移性情表德行以勵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旅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絶煩暴審此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惰有事不廹遽

又曰作有利于時制有便于物者可爲也事有乖于數法有犺于時者可改也故行于古有其迹行于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

申鑒荀悦曰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

其法是謂五政

又曰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若肆情于身而繩欲于衆行詐于官而矜實于民是捨己之所易而責人之所難也

又曰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

又曰通于道者其守約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

之要也此謂道根執之心胸之間而功被天下也
又曰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技同本務則事業修矣
又曰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類以定好惡善惡要于功罪毀譽效于準驗聽言責事舉

名察實無或虛偽以蕩眾心故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忒藏外無異望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
又曰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治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于刑乎小人不忌刑況于辱乎若夫中

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是謂章化
又曰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
又曰天子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

身尊有師傅卑有近臣大則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辭不恥下問
又曰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此治國之風也
又曰逆上順道謂之忠臣逆道順上謂之諛臣忠所以為上也諛所以自為也忠臣安于心諛臣安于身故在上者必察于逆順審乎所為慎乎所安
又曰心誠則神明應之況于萬民乎志正則天地

順之況于萬物乎

前漢紀荀悅曰德必核其實然後授位能必核其實然後授事功必核其實然後授賞罪必核其實然後授刑行必核其實然後貴之言必核其實然後信之物必核其實然後用之事必核其實然後修之一物不稱則榮辱賞罰從而繩之故衆正積于上萬事實于下

中論徐幹曰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

道遠數者仁足以覆幬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知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變應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姦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于聽受而審于官人達于興廢之原通于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備矣

又曰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故博求聰明睿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

任其職百僚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大臣者治萬邦之重器也不可以衆譽著也人主所宜親察也衆譽者可以聞斯人而已故堯之聞舜也以衆譽及其任之也則以心之所自見

又曰當賞者不賞則爲善者失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爲惡者輕國法而怙其所守故司

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者乎

三國

心書諸葛亮曰知人之性最難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爲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不可不察

又曰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巧佞而爲忠信

又曰爲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米未炊將不言饑軍火未然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

又曰知人之道間之以是非而觀其志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告之以艱難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又曰用人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奮矣接之以禮勵之以信則士無不忠矣恩意不倦

法若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忠武集諸葛亮曰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

又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

蜀書諸葛亮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賞罰臧否不宜異同

又曰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

張裔曰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魏文曹植曰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

又曰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

敬事之臣也故君不可虛授臣不可虛受

王粲曰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爲首故仰伺星辰以審其時俯耕耤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受賞田不懇則加罰農地益闢則吏受大賞農損地荒則吏受重罰也

魏書杜恕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

魏志陳羣曰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毀譽無端眞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

欽定執中成憲卷之六終

欽定執中成憲卷之七

晉

晉書羊祜曰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

晉文杜預曰聖王之政循乎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

蜀志陳壽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

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循名責實虛偽不容邦域之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晉書荀勖曰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政不息奉職司者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缾而守不假器矣 左傳雖有挈缾之智守不假器杜預注挈缾汲者喻小智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

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

陽春畏之如雷霆勿使微文煩擾爲百吏所黷二
三之命爲百姓所譏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
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言心能自强於善而不以力爭勝也）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
奸矣凡此皆省事之本也

又曰發號施令與而當則安凡職所臨履先精其
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條上言之
然後斟酌大體詳省所宜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

傅咸曰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
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
災

又曰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
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司內外之任措置隨宜

溫嶠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宣揚王化延譽四方
宜重其選

陶侃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鄭默曰勸稼務農爲國之基選人得材濟世之道
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愼黜陟勸戒之道崇尚樸
素化導之本

阮种曰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
人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
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故上有克讓之風則
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

又曰賢臣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

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塗明度量以程其能
審經制以效其功

紀瞻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
之原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

虞預曰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
生植萬物人君所以保乂黎庶是以宣威擬於震
電推恩象於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

潘尼曰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

莫重乎無私無私莫要於寡欲
袁宏曰古之明君知視聽之屬不能不關於物也知一己之明不能不滯於情也求忠信之人而置之左右故好惡是非之情未嘗宣於外而愛憎毀譽之言無由而至矣
又曰經綸之方在乎設官分職因萬物之所能統體之道在乎至公無私與天下均其欲
抱朴子葛洪曰堯舜有為人主之勤無為人主之

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
又曰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遺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過而念遠功
又曰人臣勲不弘則班俸祿之日厚也績不茂則羞爵命之妄高也

南北朝

魏書甄琛曰王者濟時拯物為民父母乾坤所惠

天子順之山川秘利天子通之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野虞教導之相侵奪者罪之周禮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障護雖在官實為民守之耳
韓顯麟曰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耤千畝以勵百姓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弟均賞實為治之先務也
高允曰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

則為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
李彪曰崇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
周書黎景熙曰天地極其高厚故萬物仰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故庶類資忠信焉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
蘇綽曰天地之性惟人為貴然性無常守隨化而

遷化於教樸則質直化於澆偽則浮薄凡諸牧守令長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樸素使百姓亹亹日遷於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

又曰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每至歲首戒勅部人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

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令種桑植果藝其蔬菜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

又曰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人也有材藝而本於正直必循分以効績若有材藝而習於奸僞必蠹法以行私故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志行善則舉之志行不善則去之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充則事無不理

又曰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周官小司寇職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參之以證驗愼測情狀窮鑒隱伏使奸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遂明大致此善之上也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聽察以理必窮所見考訊以法不苛不暴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

亦其次也

又曰征税之法宜令平均平均者不舍豪强而徵貧弱不縱奸巧而困愚拙也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必須勸課使預營理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

又曰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慈師

隋

隋書房彥謙曰賞以勸善刑以懲惡故疎賤之人

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遠者也

文中子王通曰無赦之國其政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民貧則賦少

又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

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又曰帝者之制恢恢乎無所不容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

唐

唐文張蘊古大寶箴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有具寮和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於所忽禍生於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已因心於民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

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邱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曰不識不知書曰無偏無黨一彼此於

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淸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於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淸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爲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理盡性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舊唐書魏徵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

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浚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愼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爲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愼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而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

兹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

又曰省畋遊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聽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

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於慎守而已

又曰君能盡禮臣能納忠必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義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岑文本曰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

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崇儉省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

又曰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隆其基也

劉仁軌曰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愚夫之計擇之者聖人是以周王詢於芻蕘殷后謀於版築故得享國長久傳祚無疆功宜清廟慶流後葉

姚班曰忠臣事君有犯而無隱明主馭下納諫以進德故書云有言逆于志必求諸道有言順于志必求諸非道

盧藏用曰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國靜賞罰得中則兵強

馬周曰臨天下者以人爲本欲令百姓安樂惟在刺史縣令縣令既衆不必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

資治通鑑陳子昂曰尙德行者必無凶險之類務公正者必無邪佞之朋保廉節者必憎貪冒之黨有信義者必讐苟且之徒此天地之性物類之情其理自然不可改易

吳兢曰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所難燭智

有所難周上心未喻於下下情未達於上惟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明四目達四聰也

李絳曰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存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止十之二耳雖開納獎勵倘恐不至若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

唐文陸贄曰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謬好者不邪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

又曰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豐凶而人無流亡

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將至也

又曰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無思不服

又曰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

又曰天之視聽皆因乎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

於上天人之間影響相準

又曰聖人制事必度物宜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於周行既任以事者乃使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

無遺士矣

又曰聚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

又曰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求

又曰仲尼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道理所由生也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蓋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

又曰聖人之於愛才不惟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蓋人皆含靈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汙泥疏瀹則川沼

又曰求善若不及用之惟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不抉瑕不求備

不以人廢舉不以巳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無不用之材亦無不實之舉

又曰接下之道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媸而妍媸自彰莫得而怨也

又曰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貴

精在於按名責實

又曰推誠之道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在於盡言貴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貴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疏然後可責人以成功

又曰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狂訐明我之能恕諫者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

又曰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

又曰王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言與衆共之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啟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讒間之道行可不慎哉

白居易曰聖人之爲治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

知不肖而去之乎將在乎秉其樞操其要刻邪爲正變觚爲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非他懲勸之所致也

劉蕡曰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宼政可以移風俗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

李德裕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

二者勢不相合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

又曰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唯英主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人遠矣雖有小過不諱人言也

宋

王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

錢若水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

不以窮達易志操其以爵祿位過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

田錫曰謀慮者斷之始勇敢者斷之用若謀慮未精成敗未盡見情僞未洞知而不忍小忿小恥卒然奮發自謂決斷斯乃剛愎而遂敗也安得謂之斷哉蓋謀熟而後斷則大功隨之而興智淺而言斷則大患亦隨之而起故智與斷在乎兼備也

張詠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功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

王曾曰人臣章奏不可擇利近名須純意於國事

又曰用賢人主之事薦人而使之知是徇私市恩也

杜衍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豪商大賈乘時收賤水旱之歲則閉糴高價以圖厚利故常平之法必量戶口衆寡出納無壅增損有宜且嚴賞罰課官吏禁偕以規利者然後民受其益

范仲淹曰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材讒疾者衆必先時以辨之聖主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聰明自廣勞心臨事則叢脞自困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置之要地使竭力殫心則政成於下而柄歸於上始可以言無爲矣

又曰歲饑修城郭倉廒吏舍祠寺兼倡富民興築塘堰可發有餘之財以惠貧民工技食力之人食

於官府私家者日數千百人並以贍其老弱救荒之政莫大於此

又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又曰善養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敎化經略之備焉

又曰帝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

又曰凡留陳得失未可盡以爲實當深究其宜

韓琦曰凡進言於君事不明辨則怨而不聽論或過當則激而不信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

又曰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擾

富弼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奸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

包拯曰帝王行事但顧理道如何固不計其言之先入後陳也必若主先入者以爲是則姦罔之人逞其敏捷或巧中人或陰圖事惟恐居其後矣

又曰凡臣僚上言利害如可爲經久之制方許頒行或小有異同非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更易如此則法存畫一民有定志

張方平曰古者合兵農而議政通文武以命官故苟有制勝之術何必擊刺之利乃爲武苟有經邦之道何必章句之學乃爲文

蔡襄曰箴闕失獻明謨擿回邪擊權倖諫官之職也邪人惡之必曰好名以彰君過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需切直者則極論之人主從而行之適以見從諫之美所謂好名以彰君過則巧佞者所爲耳於事之難言者喑而不言擇其所無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議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之謂好名也且事有缺失諫官最爲近密如不盡言人主何從知而改之傳之天下後世終以爲

過此正所謂彰君過也惟明君能察忠臣巧佞之分則聰明廣而利害悉矣

蘇舜欽曰四海至遠民有隱情不可以徧照故博采愚賤之言而擇用之萬幾至煩事有習弊不可以獨覽故詳察衆多之議以更張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

又曰惟誠可以應上天惟實可以安下民

滕甫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

非松栢也朝廷無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難之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又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材爲急務人材不足雖有良法孰與行之

又曰天下之事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

司馬光曰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非姑息之謂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

明非伺察之謂知道義識安危别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非彊亢之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

又曰水未至而豫爲之防水雖不至亦無所害謂水不足憂而不爲之防一旦水至則防無所及矣故君子貴於思患而豫防之也

又曰王者以天下爲家無有遠邇當視之如一不可使惻隱之心止於目前而已

又曰人君不行無功之賞則羣下勸人臣不受非

分之賜則廉恥立

又曰國家必先實而後文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鬭治兵之實也

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故必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覦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則國家安若泰山又何貴文采之飾哉

又曰人之材性各有短長人君當量能授官人臣當陳力就列如此則事無曠廢上下得宜

又曰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

又曰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必與士共之刑人必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已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

又曰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聽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

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

又曰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

又曰馭下之道恩過則驕驕則不可不戢之以威威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之以恩恩威之道聖人所以制世御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成萬物者也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姤者

何也衆人之所與也罰雖至重而人無所怨者何
也衆人之所惡也
又曰王者撫有四海君臨億兆若事無巨細皆以
身親之則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古語有之曰察
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非
不欲兼之勢不可也是以明王總其大體執其樞
要精選賢能任以百職有功者賞有罪者誅故處
躬不勞而收功甚大

又曰人臣之進言者拾其急而識其緩則言益繁
而用益寡矣人君之納聽者忽其大而謹其細則
心益勞而功益淺矣
又曰采名而不責實則天下飾名以希功按法而
不求情則天下巧文以避罪
又曰為人君者滌濯其心至公至正審察善惡明
辨是非忠信者雖有怨讎而必用姦回者雖有私
恩而必誅是以羣臣曉然各知所守一心同德以

事其上
又曰為政有體治事有要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
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曰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
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
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
又曰明主之不妄賞賜非吝之也誠以賜一無功
則天下無功之人皆有覬覦之心有功之人皆懷
怨望惟無功者不能得然後有功者勸

又曰夫木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
邱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
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
力多而功寡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
形是以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顧未然
之言嘗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
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甘言卑詞啟
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

偪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嘗甚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

又曰明君之於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疎無先無後惟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

范鎮曰人臣言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

呂公著曰人主延見羣臣論及人物之臧否尤宜謹密苟有未至則人臣懼後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不敢盡其所言矣

蘇洵曰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故先王本之以至誠使天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

蘇軾曰事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

又曰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寛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雖大發倉廩蠲損課利官為之困而已飢之民終多死亡

又曰以寛得愛愛止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寛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

蘇轍曰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稅廪有餘粟帑有餘帛久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斂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民所入有限所害無窮久而不勝其貧也

又曰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既敗中人以下皆自棄而為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為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比附易以為非

又曰天下之患常伏於其所偏重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

欽定執中成憲卷之七終

欽定執中成憲卷之八

宋

范純仁曰博覽羣策通達下情使四方利病必聞羣下之能否皆見然後可以布順民之政恢太平之風

又曰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以急求積弊不可以頓革道不馴致則有揠苗之患事欲速成則有不達之憂人急求則才佞進

而巧僞生弊頓革則人情擾而怨懟作

程子曰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

又曰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

又曰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命則天命也討

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

又曰任人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擇之慎則必得其賢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

又曰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又曰天地之生萬物之成合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事爲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間也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聖王之必去也

又曰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

又曰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疎遠之自然天下嚮風以薦達爲急務拔擢既廣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恥格而風俗厚矣

又曰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

又曰凡避嫌者皆內有不足處所爲誠公矣何嫌之足避乎

又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

又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

又曰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

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

又曰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

又曰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私也

劉摯曰小人之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

范祖禹曰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於凡事莫不皆然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矣

又曰古之賢君聞有災害惟責人之不言其救災惟恐不及於事不徒事信守臣奏報恐言者之小其事以緩君心之憂也

又曰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人君寧受未然之言勿遺無及之悔

彭汝礪曰凡國之政敎刑禁之要宜以時布於州縣鄉保使有司讀諭而敎之其言如是則其法如是其罪如是則其刑如是使天下之民知天子所

以敎愛之如此而得有所避也刑可得而省矣

王居正曰論節損者當知隨時以省事不在隨事以省費雖一切減半計其實未嘗不重費也惟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苟非禦寇備敵賑恤百姓皆從姑置則費省而國裕矣

呂中曰任用大臣必擇德望與才智兼備者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鎭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濟天下之事

李新曰天下之事莫尙於密聖人之功無易於勤尙密則無敗事貴勤則無棄功

李綱曰人臣之言不激切不足以動主聽而激切則有過當之患人主之聽不廣大不足以盡人言而廣大則有紛擾之患故辭順理直而匪訐者言之善也博詢精考而不惑者聽之公也

又曰孝子之於親豈必待其愛而後孝忠臣之於君豈必待其信而後忠哉亦自盡其誠而已

又曰凡所施爲勿太遽以致騷擾勿太緩以失機會則事得其序不擾而辦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

又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涖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

楊時曰天下重任非狷忿褊廹者所能勝也狷忿

禍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

又曰君臣相與之際當以誠意爲主

胡安國曰聖人心無偏繫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賞罰焉不期公而自公爾

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范成大曰克知灼見知人之明也其次莫若公公非即明而可以生明蓋去胸中之私喜怒用天下

之公是非以進退天下之才斯十得八九矣

羅從彥曰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因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

又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又曰朝廷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王十朋曰財有限而用無窮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斯能足用

朱子曰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但有聖賢之君在上熏蒸陶冶中材以下自能改變以其平日爲己之心爲公家辦事自然修舉

又曰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如劫盜殺人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計也

又曰爲政必有規矩使奸胥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

又曰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機

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

又曰愛人必先節用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或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下者

又曰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

又曰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

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凉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又曰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兹在兹不敢忘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盡言極諫者與居左右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為德之修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為無不如志

又曰集衆思者易為力專已智者難為功

又曰聖人之心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苟功罪之實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乃所以為平也

又曰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又曰天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可為尚當朝乾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

又曰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托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

又曰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

張栻曰人君事天宜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又曰胸中着一寛字寛必有弊着一猛字猛必有弊處事當如持衡高者抑之低者揚之則常平矣

又曰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去之之道莫先於虛己莫要於任賢虛己則壅蔽消於外任賢則壅蔽撤於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通矣

又曰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蓋由矜智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在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能得其平者寡矣

呂祖謙曰宴安者衆惡之門也賢者入之而愚明者入之而昏剛者入之而懦潔者入之而汙豈不甚可畏耶

又曰百種巧偽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猜疑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

胡寅曰難强莫如忿心難制莫如欲心難降莫如驕心難平莫如怒心難解莫如疑心難正莫如偏心

魏了翁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氷如病瘝乃身故無一時可縱弛無一事不戒慎無一刻可暇逸無一息敢肆欲也自朝至昃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不獨勞於民事蓋亦所以養壽命之原保身以保民耳

陳傅良曰太虛清明天之體也將以潤物則為雨

露將以動物則為風雷將以成物則為霜雪俄而開霽天體湛然纖翳不留三光如故人主喜則為賞怒則為刑刑賞既行更無凝滯心宇泰定即天德也

真德秀曰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任己私而咈公理亦不可屈公法以徇人情諸葛亮有言我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勝公者蓋徇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暱畏豪雄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為重以重為輕則違乎國法矣

又曰為大臣者必以羣下有言為救己之過而不以為形己之短以為愛己而不以為輕己以為助己而不以為異己然後能盡事物之理

又曰委任臣工君之大體躬親聽斷君之大權二義並行初不相悖

趙方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

崔與之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金

高琪曰聖主以宗廟社稷為心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

石琚曰天子之富藏於天下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

徒單鎰曰為政之要在正臣下之心凡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趨向自正苟羣臣不明禮義難以責小民之從化

唐括安禮曰世無全才當廣取士之路而區別器使之

元好問曰人習於逸勞事艱於處始惟强也故能
立天下之懦惟堅也故能易天下之難

元

康希憲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已謂皋夔
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

康里脫脫曰敬天莫先勤民民安其業則災沴自
弭

奕赫抵雅爾丁曰讀律不能變通以適事宜譬之

醫者雖善方論而不能切脈用藥於疾痛奚益

許衡曰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
下順則不勞而治

又曰古人舉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
亦然不可使人知出於已如月星皆借日以爲光
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
及近日却失其光臣道陰道理當如此

又曰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
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

又曰地力之生物有數人力之成物有限取之有
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
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又曰推勘公事已得其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
是卽利人也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
陰德夫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
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
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逃於神明陰德何有

焉

王鶚曰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

吳澄曰居官以廉爲本然不明則爲吏所蔽雖廉
何補明矣而其心不仁則深刻殘酷縱其下漁獵
蹦躁略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裁決徒
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
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疵能而未

公故也全此五善乃可爲官

又曰士大夫治官如治家則何事不可辦

又曰學以明義理仕以行政事所明者本所行者用也本之所培者深則用之所達者優

陳祐曰大臣貴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同於利則私怨萌生

揭傒斯曰爲政以儲才爲要養之於位望未隆之先而用之於經歷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

余闕曰知祖宗得天下之難則必能求其所以得之之道矣知其所以得天下之道則知所以保天下之道矣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此祖宗得天下之道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此子孫保天下之道也

孛朮魯翀曰聖人之治天下其爲道也動與天準其爲法也燦若列星使民畏罪遷善而吏不敢舞智御人蓋鞭笞斧鉞與禮樂敎化相爲表裏及其至則民協於中刑措不用道法本無二故也

陳天祥曰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完實則膚體康強未有耗其血氣而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

明

劉基曰夫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

於一人故耳齊則聰目齊則明心齊則一萬夫一力天下無敵

宋濂曰天生烝民莫不有欲欲動情勝詭僞日滋强暴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設刑憲以爲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恃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苟梗化敗俗之徒不誅雖堯舜不能以爲治

王禕曰古今之變不同儀章制度不能久而無弊及其既弊則必損益之以求其當審其宜而後可行而其本在乎因天道順人情故禮之本所以合理也不可不同禮之用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

又曰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

又曰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出入離合動有節制

向背取舍各適事機非特人莫知吾之所以然雖吾亦不能先必其所以然譬之槃之走丸丸走於槃縱橫圜直繫於臨時不可必知所可必知者丸之不能出於槃也

方孝孺曰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威之謂也古之為法者以仁義禮樂為穀粟而以慶賞刑威為鹽醯故功成而民不病棄穀粟而食鹽醯此亂之所由生也

又曰人君之學莫大於治心立政而治心之術有五持敬以弭安肆之萌寡欲以遏侈縱之漸養慈愛之端以充其仁伐驕泰之氣以固其守擇賢士自輔以閑其邪五者立然後可以為政而為政之方有七明而不至於苛寬而不流於縱嚴而不近於刻仁而不溺於無斷智而不入於詐妄納諫而能委任無逸而能不變此為政之本也

于謙曰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

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餘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詐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功

又曰華夏蠻貊之人皆係朝廷赤子兵刑不得已而施貴在恩威並行然後人無不服故防奸禦侮之道固難一於招撫亦難專於誅殺蓋可撫則撫可捕則捕貴在相機而行隨宜而處也

薛瑄曰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

不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晷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

又曰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為虛文適足以啟下人之玩

又曰世有貴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寃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寃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

所以長奸頑也據高位戴顯名秉三尺者忍為此乎

又曰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又曰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又曰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又曰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讐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又曰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爵祿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爵祿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

又曰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則堯舜傳心之要可知矣

又曰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無心可也或治奸頑而務為寬縱暴其小慈欲使人感己之惠其慢天討也甚矣

李時勉曰國家所恃長久者天命與人心也而天命常視人心為去留欲得人心必敦教化必修禮讓必遂其生養必足其衣食使其知父子君臣之義被道德仁義之化休養田里不見貪殘之政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

呂坤曰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爲先海宇之内以養元氣爲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羣黎百姓無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

又曰人情之所易忽莫如漸天下之大可畏莫如漸漸之始也雖君子不以爲意有謂其當防者雖君子亦以爲迂不知其積重難返之勢天地聖人亦無如何其所由來者漸也

又曰四肢百骸一痛癢間心無不知一脉相通之

故也守令者郡縣之脉也監司者一省一路之脉也君相者天下之脉也故心之所及四海莫不精神政令所加萬姓莫不鼓舞

又曰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又曰易偏執而難中正者己也易偷惰而難振作者衆也易壞亂而難整飭者事也故爲政要鼓舞不倦綱常張紀常理

又曰有以姑息匪人市寛厚名有以毛舉細故市精明名皆偏也聖人之寛厚不使物有所恃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敦大中自有分曉

又曰爲政者貴因時事在當因不爲後人開無故之端事在當革不爲後人長不救之禍

又曰自委質後此身原不屬我朝廷名分爲朝廷守之一毫貶損不得非抗也一毫高抗不得非卑也朝廷法紀爲朝廷執之一毫徇人不得非固也一毫任己不得非愎也

又曰物理人情自然而已聖人得其自然者以觀天下而天下之人不能逃聖人之洞察握其自然者以還天下而天下之人不覺爲聖人所斡旋即其立法以繩物有近於矯拂然拂其人欲之私而順其天理之公故雖有倔強錮蔽之人莫不警悟而馴服

又曰天地之財要看從來處又要看歸宿處從來處要豐要養歸宿處要約要節

又曰天下之患成於怠忽者居其半成於激廹者居其半惟聖人能消禍於未形弭患於旣著夫是之謂知微知彰知微者不動聲色要在能察幾知彰者不激怒濟要在能審勢

邱濬曰聖人之心未嘗自聖世雖已治而猶有願治之心言雖畢陳而恒有渴聞之念

又曰人以漸而用而出類之才則不以漸官以次而除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

又曰報國孰爲大薦賢爲大蓋竭一身之智力其效少竭衆人之智力其效多

又曰天下之大譬則人之一身焉一身之中外有四肢百體內有五臟六腑其氣息之相通血脉之周流無一時之可息無一處之可滯故治天下者恒以其身視天下無尺寸之膚不愛則無尺寸之膚不養身處乎宮庭壇廈之上而心常存乎郡國閭里之中

又曰財生於地而成於天所以致其用者人也天地歲歲有所生人生歲歲有所用歲用之數不可少而歲生之物或不給茍非歲歲爲之制先期而計其數先事而爲之備至於臨事而爲之措置則有弗及者矣

又曰聖人之用刑雖若不得已而實不容已也於不容已之中而存不得已之心不容已者上天討罪之義不得已者聖人愛物之仁

劉大夏曰居官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非特當戒利亦當遠名

李東陽曰節用如開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如蓄源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

楊一淸曰無事當如有事時隄防有事當如無事時鎭靜

王守仁曰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事宜必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

見其難今居官者多反是豈見不到此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爲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葺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徒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永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

邵寶曰勿以一方爲小勿以一人爲寡勿以一事爲微勿以一時爲近天下一方之會也衆人一人

之聚也萬事一事之集也萬世一世之積也可不愼哉

又曰聽信不惑於親近則採納不患於不覈好尚不徇於同異則品鑑不患於不當喜怒不逐於愛憎則取舍不患於不公

楊繼盛曰天下之事每成於憂而敗於喜夫喜則縱縱則視天下之事皆易也而怠心生憂則畏畏則視天下之事皆難也而愼心生愼怠之間天下之治亂所係

屠隆曰大臣之道懸鑑持衡適於中和而不偏偏則爲害惟虛明之人辨焉

又曰人臣體國蓋以國家爲身體也人之於身體勞逸欲均飢飽欲時起居欲愼寒暑欲調養其血脉惜其精神何所不到人臣以調護身體者調護國家則莫如注念黔首是故節其勞逸問其飢寒敎以義理厚其風俗去其慆淫䘏其疾苦有利於

民者興之如口腹之得美飲食也有害於民者去之如面目之去贅疣也以此體國乃人臣之道

又曰天地間太和元氣盎然流行造化得之以久長人物得之以化育治天下者自當敦大醇厚然或寬而無節簡事而流於廢弛愛人而傷於姑息天下玩焉又當濟之以嚴肅紀綱申法度令天下無敢梗吾之化者而後慈愛之心得以宣布人物相生相養各得其所蓋寬者仁之用也嚴者義之

用也義所以成其仁也
張居正曰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
人稟賦强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惟撙節愛惜不
以暬欲戕之亦皆足以卻病而延壽
潘季馴曰夫避難趨易爭一時之便而畧其害非
長策也襲功於身而遺艱於後人非純臣之節也
王弘誨曰一念之逸萬事之源一時之逸終身之
疵法天行健惟日孜孜惟聖克念無不在茲堯兢
舜業並稱兢兢惟無逸乃能有逸惟有為是以無

為
王家屏曰聖王馭世爵人而人以為榮者其命德
公也賞人而人以為勸者其論功當也官不擇德
則名器褻而得之不足為榮賞不程勞則恩澤濫
而觀者莫知所勸
葉向高曰谷惟虛也而後風入之澤惟虛也而後
水鍾之心惟虛也而後善歸之明主知獨聞之易

以壅也故與天下共聞之為聰知獨見之易以蔽
也故與天下共見之為明收萬耳目為一耳目合
萬心思為一心思合其聰而聰益徹聯其明而明
逾光幽隱燭於燃犀情偽瑩於觀火邪正之路別
於黑白得失之機辨若列眉
顧憲成曰官轂轂舉念不在君父官封疆舉念不
在百姓即有他美君子不齒
高攀龍曰夫賑飢不難於飢者必賑而難於賑者
必飢賑者未必飢則飢者未必活何者以有限之

財當無窮之費必不繼也惟是隨門逐戶什伍相
稽當時給票據票給米自無中間展轉弊竇民受
實惠
又曰心本明又須人自明之故放於外則不明復
於內則明著於欲則不明循乎理則明動於氣則
不明安於止則明荒於怠則不明居於敬則明務
於動則不明主於靜則明明與不明在一念轉移

間也
又曰朝廷膏澤至州縣始致之民州縣不賢則民不安賢者視君為天不敢欺也視民為子不忍傷也則奉法修職皆出於心之所不容已非有為也
又曰人心各有陰私故各成隔礙凡居位者必自心先無陰私而後可潛消人之陰私自心先無隔礙而後可潛通人之隔礙惟君國是念毋身家苟營而後可弘濟於艱難

趙南星曰人之為善為奸皆必以才故愛才者易至於容奸而擊奸者易至於棄才
又曰天下承平久則居官者習於逸樂逸樂久則節行不立節行不立則綱紀廢弛而名分陵夷
周宗建曰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大臣公則小臣自不敢以私見大臣正則小臣自不敢以私干大臣剛方自任則小臣自不敢優游取適大臣高尚自矢則小臣自不敢耽戀求容

葉伯巨曰天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和氣熏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
周怡曰人臣以盡心體國為忠協力濟事為和舍己從人為虛忘讐序賢為公自古及今未有不由此而治者也

劉廷蘭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故可否相濟乃謂之和君臣且然況於共事之人所宜協恭一德以成厥美聖莫高於周召猶有不相說之時豈可舍社稷安危之計而顧私家疑忌之嫌哉

欽定執中成憲卷之八終